

●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清史稿

(下册)

清史稿（下）

（第 二 册）

清史稿（下）目录

（第 二 册）

卷二百五十八 列传四十五

希福·····	765
珠满·····	766
玛奇·····	767
额赫讷·····	767
洪世禄·····	768
彰库·····	768
鄂克逊·····	769
莽奕禄·····	770
沙纳哈·····	770
偏图·····	771
瑚里布·····	772
达理善·····	774
额楚·····	774
穆成额·····	775
额斯泰·····	776
布舒库·····	777
塔勒岱·····	777

瓦岱·····	778
桑格·····	779
伊巴罕·····	779
沃申·····	780
武穆笃·····	782
瑚图·····	782
玛哈达·····	784
杰殷·····	784
弟杰都·····	785
瓦尔喀·····	786
卷二百五十九 列传四十六	
宜里布·····	787
哈克三·····	788
阿尔护·····	789
路什·····	790
雅赉·····	791
扩尔坤·····	791
王承业·····	792
王忠孝·····	793
卷二百六十 列传四十七	
姚启圣·····	794
子仪·····	797
吴兴祚·····	798
施琅·····	800
朱天贵·····	804

卷二百六十一 列传四十八

杨捷·····	804
石调声·····	806
万正色·····	806
吴英·····	808
蓝理·····	810
黄梧·····	812
子芳度·····	812
兄子芳世·····	813
芳泰·····	814
穆赫林·····	815
段应举·····	817

卷二百六十二 列传四十九

魏裔介·····	818
熊赐履·····	821
李光地·····	825

卷二百六十三 列传五十

王弘祚·····	829
姚文然·····	831
魏象枢·····	833
朱之弼·····	836
赵申乔·····	839

卷二百六十四 列传五十一

郝维纳·····	843
任克溥·····	845

刘鸿儒	847
刘槿	849
朱裴	851
张廷枢	851

卷二百六十五 列传五十二

汤斌	853
孙之旭	857
陆陇其	858
张伯行	860
子师载	863

卷二百六十六 列传五十三

叶方蔼	864
沈荃	865
励杜讷	866
子廷仪	867
廷仪子宗万	868
徐元珙	868
许三礼	870
王士禎	871
韩菼	874
汤右曾	875

卷二百六十七 列传五十四

张玉书	877
李天馥	879
吴琬	880

张英·····	882
子廷瓚·····	883
廷璐·····	883
廷璩·····	884
陈廷敬·····	884
温达·····	886
穆和伦·····	887
萧永藻·····	887
嵩祝·····	888
王頊龄·····	890
卷二百六十八 列传五十五	
米思翰·····	891
子李荣保·····	892
顾八代·····	892
玛尔汉·····	894
田六善·····	895
杜臻·····	899
萨穆哈·····	900
卷二百六十九 列传五十六	
索额图·····	902
明珠·····	904
余国柱·····	907
佛伦·····	907
卷二百七十 列传五十七	
郝浴·····	909

子林	911
杨素蕴	912
郭琇	914
卷二百七十一 列传五十八	
徐乾学	917
翁叔元	920
王鸿绪	920
高士奇	923
卷二百七十二 列传五十九	
汤若望	926
杨光先	929
南怀仁	931
卷二百七十三 列传六十	
李率泰	932
赵廷臣	935
袁懋功	937
徐旭龄	937
郎廷佐	938
弟廷相	939
郎永清	939
永清子廷极	940
佟凤彩	940
麻勒吉	942
阿席熙	944
玛祐	945

施维翰·····	945
卷二百七十四 列传六十一	
杨雍建·····	947
姚缔虞·····	949
朱弘祚·····	951
子纲·····	952
王鹭·····	952
宋萃·····	954
陈诜·····	955
卷二百七十五 列传六十二	
格尔古德·····	957
金世德·····	958
赵士麟·····	959
郭世隆·····	959
傅腊塔·····	961
马如龙·····	963
卷二百七十六 列传六十三	
石琳·····	964
兄子文晟·····	966
徐潮·····	966
子杞·····	968
贝和诺·····	968
子马喇·····	969
陶岱·····	969
博霖·····	969

觉罗华显·····	970
蒋陈锡·····	970
子涟·····	971
洞洞·····	971
刘荫枢·····	972
音泰·····	973
鄂海·····	975
卫既齐·····	976
卷二百七十七 列传六十四	
于成龙·····	978
孙准·····	981
彭鹏·····	982
陈瓚·····	984
陈鹏年·····	986
施世纶·····	988
卷二百七十八 列传六十五	
慕天颜·····	991
阿山·····	994
噶礼·····	996
卷二百七十九 列传六十六	
杨方兴·····	999
朱之锡·····	1001
崔维雅·····	1003
靳辅·····	1004
陈潢·····	1011

宋文运	1012
董讷	1012
熊一潇	1012
于成龙	1012
孙在丰	1015
开音布	1015
张鹏翮	1016
卷二百八十 列传六十七	
郎坦	1020
朋春	1022
萨布素	1023
玛拉	1026
卷二百八十一 列传六十八	
费扬古	1028
满丕	1032
硕岱	1032
素丹	1033
马斯喀	1034
佟国纲	1035
迈图	1035
格斯泰	1036
阿南达	1036
子阿喇纳	1038
吉勒塔布	1039
殷化行	1041

潘育龙	1043
孙绍周	1044
从孙之善	1044
额伦特	1045
康泰	1046
泰弟海	1047
卷二百八十二 列传六十九	
姜希辙	1047
余缙	1049
德格勒	1050
陈紫芝	1051
笪重光	1051
任弘嘉	1051
高层云	1053
沈恺曾	1053
龚翔麟	1054
高遐昌	1055
卷二百八十三 列传七十	
觉罗武默讷	1057
舒兰	1059
拉锡	1061
拉锡子旺札尔	1061
旺札尔子博灵阿	1061
图理琛	1062
何国宗	1064

卷二百八十四 列传七十一

觉罗满保	1066
陈策	1068
施世骠	1068
蓝廷珍	1069
族弟鼎元	1070
林亮	1071
何勉	1071
陈伦炯	1072
欧阳凯	1073
罗万仓	1073
游崇功	1074

卷二百八十五 列传七十二

王紫绶	1075
袁州佐	1076
黎士弘	1077
多弘安	1078
佟国聘	1079
王繻	1079
田呈瑞	1080
张孟球	1080

卷二百八十六 列传七十三

王掞	1082
子奕清	1084
奕鸿	1084

劳之辨	1084
朱天保	1085
陶彝	1087
任坪	1087
范长发	1087
邹图云	1088
陈嘉猷	1088
王允晋	1088
李允符	1088
范允铸	1088
高玠	1088
高怡	1088
赵成穰	1088
孙绍曾	1088
邵璿	1089
卷二百八十七 列传七十四	
佟国维	1089
马齐	1091
子富良	1093
弟马武	1093
马武子保祝	1093
阿灵阿	1093
子阿尔松阿	1094
揆叙	1094
鄂伦岱	1095

卷二百八十八 列传七十五

鄂尔泰	1096
弟鄂尔奇	1102
子鄂弼	1102
鄂宁	1103
张廷玉	1103
子若霭	1106
若澄	1107
若淳	1107
从子若淮	1107

卷二百八十九 列传七十六

朱轼	1108
徐元梦	1112
蒋廷锡	1114
子溥	1116
迈柱	1117
白潢	1119
赵国麟	1120
田从典	1121
子懋	1123
高其位	1123
逊柱	1124
尹泰	1124
陈元龙	1125

卷二百九十 列传七十七

杨名时	1127
黄叔琳	1129
子登贤	1131
方苞	1131
王兰生	1133
留保	1135
胡煦	1135
魏廷珍	1136
任兰枝	1138
蔡世远	1138
沈近思	1140
雷铨	1141
卷二百九十一 列传七十八	
海望	1143
三和	1145
莽鹄立	1145
杭奕祿	1146
傅鼐	1149
陈仪	1151
刘师恕	1152
焦祈年	1153
李徽	1154
王国栋	1154
许容	1156
蔡仕觐	1157

卷二百九十二 列传七十九

高其倬	1158
金鉉	1160
杨宗仁	1161
子文乾	1162
孔毓珣	1164
斐倅度	1167
子宗锡	1169
唐执玉	1170
杨永斌	1172

卷二百九十三 列传八十

李绂	1175
蔡珽	1179
谢济世	1180
陈学海	1184

卷二百九十四 列传八十一

李卫	1185
田文镜	1188
宪德	1191
诺岷	1194
陈时夏	1196
王士俊	1197

卷二百九十五 列传八十二

隆科多	1201
年羹尧	1203

胡期恒	1211
卷二百九十六 列传八十三	
岳钟琪	1212
季父超龙	1221
超龙子钟璜	1221
钟琪子濬	1222
策棱	1222
子成衮扎布	1226
车布登扎布	1227
卷二百九十七 列传八十四	
查郎阿	1229
傅尔丹	1231
马尔赛	1235
李杓	1236
庆复	1236
李质粹	1239
张广泗	1239
卷二百九十八 列传八十五	
噶尔弼	1243
法喇	1244
查克丹	1245
钦拜	1245
常赉	1246
哈元生	1247
子尚德	1248

董芳	1249
查弼纳	1250
达福	1251
定寿	1252
素图	1252
卷二百九十九 列传八十六	
马会伯	1254
从兄际伯	1255
际伯弟见伯	1255
觐伯	1256
路振扬	1256
韩良辅	1257
弟良卿	1259
子勋	1259
杨天纵	1260
王郡	1262
宋爱	1263
卷三百 列传八十七	
沈起元	1265
何师俭	1266
唐继祖	1268
马维翰	1269
余甸	1269
王叶滋	1270
刘而位	1271

卷三百一 列传八十八

讷亲	1273
傅恒	1276
子福灵安	1282
福隆安	1282
福隆安子丰绅济伦	1283
傅恒子福长安	1283

卷三百二 列传八十九

徐本	1284
汪由敦	1285
子承霈	1286
来保	1287
刘纶	1289
子跃云	1291
刘统勋	1291
子墉	1295
孙瓌之	1295

卷三百三 列传九十

福敏	1296
陈世倌	1298
史貽直	1299
阿克敦	1302
孙嘉淦	1305
梁诗正	1313

卷三百四 列传九十一

张照	1315
甘汝来	1317
陈惠华	1319
王安国	1320
刘吴龙	1321
杨汝穀	1321
张泰开	1322
秦蕙田	1322
彭启丰	1324
梦麟	1325
卷三百五 列传九十二	
钱陈群	1327
子汝诚	1329
汝诚子臻	1330
沈德潜	1330
金德瑛	1332
钱载	1333
齐召南	1334
陈兆仑	1335
兆仑孙桂生	1336
董邦达	1336
钱维城	1337
邹一桂	1338
谢墉	1339
金甡	1340

庄存与	1340
刘星炜	1341
王昶	1341
卷三百六 列传九十三	
曹一士	1342
李慎珍	1346
李元直	1347
陈法	1347
胡定	1347
仲永檀	1348
柴潮生	1351
储麟趾	1357
卷三百七 列传九十四	
尹继善	1359
刘於义	1363
陈大受	1365
张允随	1367
陈宏谋	1370
卷三百八 列传九十五	
那苏图	1376
杨超曾	1377
徐士林	1379
邵基	1382
王师	1382
尹会一	1383

王恕	1385
方显	1388
子桂	1391
冯光裕	1391
杨锡绂	1393
潘思榘	1396
胡宝琮	1398
卷三百九 列传九十六	
崔纪	1402
喀尔吉善	1404
子定长	1406
孙鄂云布	1406
雅尔图	1407
晏斯盛	1408
瑚宝	1411
卫哲治	1412
苏昌	1413
鹤年	1414
吴达善	1416
崔应阶	1417
王检	1418
吴士功	1419
卷三百十 列传九十七	
齐苏勒	1422
嵇曾筠	1425

子璜	1428
高斌	1431
从子高晋	1435
完颜伟	1437
顾琮	1438
白钟山	1440
卷三百十一 列传九十八	
哈攀龙	1443
子国兴	1443
任举	1446
冶大雄	1447
马良柱	1449
本进忠	1450
刘顺	1451
卷三百十二 列传九十九	
傅清	1452
拉布敦	1454
班第	1455
子巴禄	1458
鄂容安	1458
纳穆札尔	1460
三泰	1462
卷三百十三 列传一百	
兆惠	1463
阿里衮	1468

子丰昇额	1471
布彦达赉	1474
舒赫德	1474
子舒常	1478
卷三百十四 列传一百一	
策楞	1479
子特通额	1481
特清额	1481
特成额	1482
玉保	1482
达尔党阿	1484
哈达哈	1485
子哈宁阿	1486
永常	1487
觉罗雅尔哈善	1487
富德	1490
萨赖尔	1492
卷三百十五 列传一百二	
高天喜	1495
鄂实	1496
三格	1496
和起	1497
唐喀禄	1498
阿敏道	1499
满福	1500

豆斌	1501
端济布	1502
诺尔本	1503
卷三百十六 列传一百三	
瑚尔起	1504
爱隆阿	1505
弟巴灵阿	1506
舒明	1507
福祿	1507
齐里克齐	1508
阎相师	1509
伊柱	1509
努三	1510
乌勒登	1511
卷三百十七 列传一百四	
王无党	1512
吴进义	1513
谭行义	1514
李勋	1514
樊廷	1515
武进陞	1516
马负书	1516
范毓琦	1517
卷三百十八 列传一百五	
阿桂	1518

子阿迪斯	1527
阿必达	1527
卷三百十九 列传一百六	
于敏中	1528
和珅	1530
弟和琳	1536
苏凌阿	1537
卷三百二十 列传一百七	
三宝	1538
永贵	1539
蔡新	1541
程景伊	1542
梁国治	1543
英廉	1544
彭元瑞	1545
纪昀	1546
陆锡熊	1547
陆费墀	1547
卷三百二十一 列传一百八	
裘曰修	1548
吴绍诗	1551
子垣	1552
坛	1553
阎循琦	1554
王际华	1554

曹秀先	1555
周煌	1556
子兴岱	1557
曹文埴	1557
杜玉林	1559
王士棻	1559
金简	1560
子缙布	1561
卷三百二十二 列传一百九	
窦光鼐	1562
李漱芳	1564
范宜宾	1565
曹锡宝	1565
谢振定	1567
钱沣	1567
尹壮图	1569
卷三百二十三 列传一百十	
黄廷桂	1572
鄂弥达	1576
杨廷璋	1578
庄有恭	1580
李侍尧	1584
弟奉尧	1588
伍弥泰	1589
官保	1590

卷三百二十四 列传一百十一

方观承	1591
富明安	1597
周元理	1598
李湖	1600
李瀚	1600
李世杰	1601
袁守侗	1604
郑大进	1605
刘峨	1607
陆耀	1608
管干贞	1609
蒋兆奎	1611
胡季堂	1613

卷三百二十五 列传一百十二

李清时	1615
姚立德	1616
李宏	1617
子奉翰	1619
奉翰子亨特	1620
何熠	1621
子裕城	1622
吴嗣爵	1623
萨载	1624
兰第锡	1628

韩馥	1629
卷三百二十六 列传一百十三	
开泰	1631
阿尔泰	1633
桂林	1635
温福	1637

卷二百五十八

列传四十五

希福 珠满 玛奇 额赫讷 洪世禄 彰库
鄂克逊 莽奕禄 沙纳哈 偏图 瑚里布
达理善 额楚穆成额 额斯泰布舒库 塔勒岱
瓦岱桑格 伊巴罕 沃申武穆笃
瑚图玛哈达 杰殷弟杰都 瓦尔喀

希福，他塔喇氏，满州正红旗人，世居安褚拉库路。祖罗屯，国初以八百户来归，编牛录。父哈宁阿，官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锦州、松山。入山海关，逐李自成至庆都。授牛录章京世职。希福初任二等侍卫，袭世职。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从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赴湖广。陕西提督王辅臣以宁羌叛，分据平凉、秦州，命希福移师守兴安、汉中。十四年，大将军贝勒洞鄂进攻秦州，希福攻克东、西二关。十五年，调守陇州。十六年，迁前锋统领。十七年，命赴湖南，驻茶陵。十八年，攻衡州，夜半薄城下，夺门入，贼烧营遁，城复。擢正红旗满洲都统。

时耿精忠将马承荫以南宁降，诏希福率所部赴广西，佐镇南将军莽依图规云南。十九年，承荫复叛，战陶登，大败之。莽依图卒于军，朝命赉塔为征南大将军，希福将莽依图所部以从。至西隆，破石门坎，复安笼所，攻黄草坝，希福

屡力战。既至曲靖，复马龙诸城。遣硕塔等下嵩明州，遂会大军围省城。希福率前锋卫击，贼大溃。其党马宝、胡国柱自蜀还救，希福与珠满、桑额迎战乌木山，大破之。宝奔姚安，部卒溃，寻降。国柱奔云龙州，希福追至永昌，截守潞江诸要隘。国柱自度不能脱，缢死。其别将王绪、李匡自焚死。二十一年，擢西安将军。部议追论希福从征长沙战失利，当夺官、削世职。上念希福战功多，命轻之。二十七年，调正红旗蒙古都统。

二十九年，噶尔丹寇边，上命裕亲王福全出师讨之，以希福参赞军务，破贼乌阑布通。三十一年，授建威将军，统师驻右卫。三十三年，噶尔丹内犯，将侵根敦戴青，诏希福亟赴图拉备守御。希福疏调大同总兵康调元率三千人偕往，并请发察哈尔兵，上责其疑阻，敕还驻右卫。部劾希福不收八旗送马糜饷，免官。三十八年，卒。

珠满，瓜尔佳氏，隶满洲正白旗，先世居乌拉。祖多和伦来归，次子额赫玛瑚任侍卫，攻郑成功厦门，阵没，赠拖沙喇哈番，无子。珠满其兄子也，袭世职，署参领，耿精忠叛，使其党犯南康，珠满从将军尼雅翰击败之。吉安既平，又从莽依图军征广东，入韶州。马宝等来犯，珠满居右翼，奋战，大破贼，宝溃围出。进取广西，破吴世琮，解南宁围。陶登之捷，并败世璠将范齐韩、詹仰等援兵。从希福征云南，石门坎、黄草坝诸役，战常陷坚。围省城，斩世璠将胡国柄于乌木山。师还，晋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累迁护军参领。三十六年，出为荆州副都统。三十九年，被命讨川蛮，驻守鸦陇江。四十一年，还本官。会镇筸苗乱，命尚书锡勒

达等统帅抚剿，以珠满谙兵事，敕共筹战守。抚降三百一寨，唯天星寨犹负隅，师分四路入，珠满为策应，攻克葫芦寨，馀悉平。擢江宁将军。四十六年，卒，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玛奇，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其先哈达万汗之族。初授显亲王护卫。累迁镶白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上念广西将士劳苦日久，宜番休，命与都统赵琰，副都统洪世禄、祖植椿率师往，并命参赞军务。次柳州，降伪将三十余人。赉塔取云、贵，上趣玛奇进兵，安笼所、黄草坝诸役，并有功。进军曲靖，迭克马龙州、易龙所、杨林城。世璠军壁浑水塘，与嵩明遥应。玛奇分遣兵趋嵩明，乘不备，克其东门，贼启西门遁。乃会贝子彰泰军入省城，屯归化寺。世璠使其将胡国柄等出战，阵斩之，遂合围，与勒贝等夺城西北银锭山。贼炮弹雨下，玛奇挺立当其冲，督兵掘壕筑垒。垒成，俯瞰城内，纵炮，贼不支，内乱，世璠死。与穆占入城抚民，授镇安将军，驻防云南。二十三年，坐才力不及，当免；上命撤云南驻防兵，玛奇率以还京。三十五年，卒。子常赉，自有传。

额赫讷，纳喇氏，满洲镶蓝旗人。初任王府护卫，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云南及平栖霞土寇，有功，擢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驻防兖州。耿精忠叛，分兵犯江西，诏参赞简亲王喇布军务。马雄扰广东，命倍道往援。未至，而尚之信谋乱，将犯赣州。额赫讷退守南赣，连破寇寨二十馀。会叛将严自明犯南康，围信丰，又击之固镇铺，围解。命参赞莽依图军务，赴韶州。马宝等壁城东山，与额楚击败之。旋奉莽依图檄赴梧州佐傅弘烈，闻祖泽清叛据高州，亟还师次电白。

贼殊死守，额赫讷破之，高州平。授护军统领。从莽依图进剿柳州，与勒贝、希福分路击敌，败之。二十年，克安笼所，略定曲靖、罗平。师既克云南，凯旋，调前锋统领，擢镶蓝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噶尔丹犯边，命屯归化城。寻召还，以老乞休。卒。

洪世禄，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瓦尔喀。祖噶锡屯，归太祖，授世管牛录额真。顺治间，洪世禄嗣职，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云南，入缅甸。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康熙十二年，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十四年，大将军信郡王鄂扎讨察哈尔布尔尼，洪世禄参赞军务。师至达禄，薄敌垒，布尔尼设伏山谷间，以三千余人出拒。洪世禄将右翼进战，伏起，师有备，尽歼之。布尔尼悉众发火器力战，洪世禄等纵兵分击，大破之。布尔尼收余众屯山冈，洪世禄督兵环射，公道掩杀，布尔尼乃遁走。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十九年，命与玛奇等益赉塔兵，攻石门坎，赉塔令勒贝等为前锋，洪世禄等继进，破贼夺隘入；攻黄草坝，洪世禄当头队，复力战破隘。师还。二十三年，以老乞休。二十七年，卒。

彰库，亦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父多克索哩，事太宗，从伐明，攻南皮，先登，赐号“巴图鲁”，授世职牛录章京。顺治间，累进二等甲喇章京，卒，彰库袭，自骁骑校署参领。从将军希尔根讨耿精忠，徇抚州，破精忠将易明；战建昌，阵斩杨益茂等。又击破邵连登长兴山、李茂珠等建昌镇鼓山。从勒贝攻柳州，破世璠将范齐韩、詹仰等。从赉塔下云南，克石门坎、黄草坝，皆在行。又从希福逐世璠将马宝、巴养元，战于乌木山，大破之，宝等降。师还，进世职

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授护军参领。累迁至镶黄旗满洲副都统。致仕，卒。子海宝，康熙三十三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袭职。

鄂克逊，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父鄂通武，事世祖，有战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鄂克逊袭职。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京师闻变，有杨起隆者，诈称朱三太子，私改元广德，号其徒为“中兴官兵”，裂布裹首以白，披身以赤，谋作乱。其徒黄吉、陈益等三十余人，聚正黄旗周公直家，公直，承恩伯全斌子也，家鼓楼西街。公直出诣都统祖永烈告变，起隆等遽举火。鄂克逊行过鼓楼，见火，升屋望之，贼皆披甲露刃，遂奔告兵部尚书明珠、都统图海，永烈与副都统觉罗吉哈礼率兵围公直家。贼益纵火，流矢如雨，鄂克逊先入，斩十余人，擒益、吉，悉诛之，独起隆遁去。后七年，图海驻军凤翔，捕得起隆，槛送京师，诛之。

十三年春，以参领衔从定南将军希尔根赴江西，至南昌，寇陷龙泉。石灰澳者，县要隘也，南曰山都澳，北曰河塘澳，寇阻险筑垒相犄角。鄂克逊夺其隘口，破南北诸垒，寇遁，蹙击至曹林，拔十馀寨，遂复龙泉。敌来犯，反击破之。十五年，从简亲王喇布及希尔根攻吉安，敌阵于城北，以火器战，鄂克逊剿贼垒逐贼，贼堕壕死者甚众。三桂将马宝与韩大任以数万人来援，战于螺子山，我师败绩。鄂克逊被数创，犹力战，马蹶，鄂克逊堕，跃而起，手刃数人，复夺马入阵，收战士尸，奔而殿。十七年，大任自万安走福建，鄂克逊与额

楚分道逐贼，败贼汀州老虎洞，焚其垒，杀贼六千馀。

复从穆占徇湖南。时拉寨、萨克察自安仁赴永兴，被困。穆占令鄂克逊送米及火药济之，贼拒阻，击却之，乃得达。十八年，与三桂将郭应辅、吴国贵战于永州，多所俘馘。十九年，师下贵州，战于新田卫；复进，逐贼镇远，克偏桥、兴隆二卫。穆占令鄂克逊袭取重安浮桥，师得济。二十年，师下云南，围省城，破象阵，鄂克逊夺归化寺东西二垒。师还，授江宁驻防佐领，再迁江宁副都统。四十六年，上南巡，鄂克逊迎谒，陈战绩，擢江宁将军，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五十七年，以老乞休。雍正七年，卒，年八十八，谥武襄。

莽奕禄，富察氏，满州正白旗人。曾祖阿布岱，自叶赫归太宗，授牛录章京世职。莽奕禄袭，累晋二等阿达哈哈番。从师征广东，败李定国于新会，进一等。康熙初元，授护军参领。三桂反，诏署统领，从征湖广。以功擢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十九年，从穆古征贵州。时世璠据贵阳，其将韩天福据新添卫，莽奕禄与诸军击却之，复龙里。薄贵阳城，世璠遁，遂克之。二十年，进军平远，贼据西南山拒战，又与副都统花色等击败其众，城复。旋下黔西、大定诸城，遂入云南，会赉塔军于曲靖，进围省城。调满州副都统，参赞赉塔军务。云南平，还，授护军统领，管佐领，擢都统。三十年，出为荆州将军。四十二年，谢病归。寻卒，谥敏肃。雍正时，命改入正白旗。

沙纳哈，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六年，从征大同，克左卫，先登，赐号“巴图鲁”，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旋署甲喇额真。从将军伊尔德下浙江，克舟

山，进三等阿达哈哈番。移师福建讨郑成功，率师为前锋，以舟进。俄，舍舟登陆，战失利，面及项中三矢，师退。吏议夺赐号、世职，以受创重，免籍没、鞭责。顷之，还拜他喇布勒哈番，授西安驻防佐领。己，命还京，授参领。

康熙十三年，精忠叛，出师江西，败易明于抚州。贼自建昌入，奉希尔根檄率前锋兵百，会两蓝旗兵击却之。叛将杨富弟杨三与李茂著以万余人掠抚州，与护军统领瓦岱进攻，大捷。三、茂著中箭堕水死。从岳乐进兵瑞州，寇万五千人自上高扼会浦。与桑额疾击之，克上高。阮国栋据新昌北山，复与诸将会击，斩四千馀级，新昌亦复。进规萍乡。

三桂将夏国相等以一万三千人据来龙山，结寨十二，师环攻之，贼败溃；沙纳哈截杀之，脱者仅四百。十八年，兵进次湘潭，贼遁走。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前锋统领。其秋，国相屯武冈双井寨，使马宝等以二万四千人拒战。沙纳哈将三百人进击，贼披靡，逐北至枫木岭。二十年，师至盘江西坡，击败世璠将线绒，遂入云南。世璠以象阵拒师，沙纳哈大败其众，追迫城下，斩其将胡国柄等九人。云南平。擢正黄旗蒙古都统，列议政大臣。二十六年，谢病归。寻卒，恤如制。

偏图，李氏，汉军正白旗人，隶内务府。康熙十三年，以奉宸院催长从军陕西，授都司衔，旋授督标游击。十四年，土寇李长腿以千余人攻淳化、三水，掠三原，偏图与游击缴应善将六百人自泾阳逐贼至红水沟，俘四十馀，获旗械、骡马以归。又率绿旗兵从将军阿密达出瓦云驿，与副都统鄂克济

哈率满洲兵共趋泾州，贼据隘，数战破之。进薄城，贼出拒，击斩三百馀级，遂克之，斩王辅臣将卫民誉。又从护军统领舒淑攻灵台，破辅臣将马瑞轩，拔陶家堡，斩百馀级。又与鄂克济哈略庆阳，招降二十馀寨。入宁州，破辅臣将魏虎山、冯嘉德等。还军泾州，又破贼镇原。

从大将军贝勒洞鄂攻辅臣平凉，贼筑垒高阜；将二百五十人，与护军统领阿哈多等仰攻，破之。十五年，援商州，克山阳，破辅臣将李茂荣于宽平里，斩百馀级。复援三原，战西阳镇，逐贼至凤凰山，出陷贼难民百馀。寻从大将军图海攻平凉，屯虎山墩，断粮道，辅臣降。十六年，授督标副将。十七年，从征兴安，贼据岭掘壕树栅，偏图自窑儿沟出岭后毁垒，逐贼至香泉。十八年，攻破梁河关，克兴安及汉阴、石泉诸县。

十九年，命从将军赵良栋南征。二十年，命增置云南随征总兵，以授偏图。吴世璠将胡国柱以二万馀人屯马湖拒守，良栋檄偏图坚守雅州，徇荣经，斩百二十馀级。从良栋军克关山关，下黎州，夺大流河隘口。逐贼火场坝，深入山谷中，降世璠将蔡国明、戴圣明、于登明、杨泗等，复越大、建昌。渡金沙江，破石虎关。遂攻会城，夺玉皇阁及土桥、东寺、西市三市街，城旋下。二十一年，授永顺总兵。叙功，加左都督。三十年，朝京师，擢云南提督。四十五年，复朝京师，赐孔雀翎。五十年，迁镶白旗汉军都统。五十五年，卒。赐祭葬，谥襄敏，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瑚里布，赫舍里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和穆多哈连。父

吴巴海，归太祖，授牛录额真。瑚里布袭。天聪间，擢一等侍卫、噶布什贤章京。事太宗，屡从征伐。顺治元年，英亲王阿济格讨李自成，瑚里布率正红旗前锋兵从。二年，师次绥德，贼乘我未列阵，掠我马数十。瑚里布追及之山巅，击贼溃，以所掠马归。自成走湖广，师从之，克安陆。瑚里布破贼，得其战舰。逐自成至九宫山，五战皆胜。以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

三年，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师将至西充，令瑚里布与参领席卜臣率前锋四十人，持檄先驱。遇贼骑，突前冲击，斩三十馀级，俘二人。薄献忠垒，斩其执纛者，师继进，与战，遂殪献忠。瑚里布复与都统准塔下遵义，战璧山，破贼。六年，从征湖广，攻湘潭，徇衡州，皆有俘馘。以功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哈番。累擢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右翼前锋统领。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南征。十六年，师克云南，明桂王走缅甸。与左翼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率兵趋永昌，渡潞江，战磨盘山，克腾越，穷追至南甸，师还，追论磨盘山战时都统沙里布战死，瑚里布弗及援，功不叙。康熙十二年，圣祖加恩诸旧将，瑚里布加太子少师。

吴三桂反，授都统赫叶安西将军，改瑚里布护军统领为之副，率禁旅自西安进。十三年，趣瑚里布与前锋统领穆占驰援四川。师次汉中，寇屯阳平关，攻克之。迭破七盘、朝天二关，进攻保宁，三桂将吴之茂拒守，与相持。上命大将军贝勒洞鄂西征，瑚里布参赞军务。王辅臣叛应三桂，命瑚里布引兵自汉中还驻西安。寻又命瑚里布从洞鄂攻辅臣，克秦州。进围平凉，久不下。十五年，以大学士图海代洞鄂为

大将军，瑚里布罢参赞，留军听调遣。十六年，卒于军。

达理善，那木都鲁氏，满洲正黄旗人。其先世岳苏纳，与绥芬路长明安图巴颜同族，归太祖。达理善其四世孙也。崇德间，以闲散隶骁骑营。从征明，攻济南，树云梯以登，达理善为第三人，克其城，赐号“巴图鲁”，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复从征明，围锦州，战松山、杏山间，屡破敌。

顺治三年，从梅勒额真珠玛喇、和託等驻防杭州，击败明将方国安，屡战皆捷。五年，从讨叛将金声桓，复南昌。累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授甲喇额真。十五年，从征云南，攻元江，克之，得明桂王将高应凤，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康熙二年，以老乞休。十三年，王辅臣叛，请自效，命署本旗副都统，率师赴西安。十四年，次陇州仙逸关，辅臣屯平凉，遣其将高鼎、蔡元以四千人迎战。达理善与前锋统领穆占等共击之，鼎、元败走，克关山关。师自清水进，夺渭河桥，次秦州。城寇出战，达理善纵兵夹击，寇败入城，分兵克东关。叛将吴之茂以万人援平凉，逼秦州立寨，城寇八千馀出应，犯我师。达理善已病，犹督兵力战，大破贼。寻卒，赐祭葬，谥武毅。事定，兵部叙功，上谕曰：“达理善巴图鲁以老乞休，复请从军，尽心效力，卒于行间。”复加拖沙喇哈番，合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额楚，乌扎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萨哈勒察。顺治初，从内大臣和洛辉出师，驻防西安。降将刘洪起以西平叛，树云梯攻城，护军昂海先登，额楚继之，遂克其城，授

牛录额真。迭进三等阿达哈哈给番。从军贵州还，适郑成功犯江宁，遂自荆州驰救，大破成功，进二等。再迁江宁副都统。康熙七年，迁将军。

耿精忠之叛也，徽州所属多附贼，移师规绩溪，破之，克徽州。贼据休宁新岭，分兵夹击，长驱复婺源。诏进征饶州，攻乐平，薄东门，贼出窜，追袭之，俘斩过半。进攻鄱阳，遂定饶州。叛将陈九杰遁入鄱阳湖，毁其舟十馀。次万年，至石头街渡口，与贼夹水而军。额楚自出挑战，而潜使骑兵济上游，绕贼后袭击，俘九杰，诛之。万年复，并克安仁、弋阳。

上复命赞简亲王喇布军，军南昌。会吴三桂遣高天杰陷吉安，与将军哈勒哈齐攻之，克外郭；马宝、韩大任等来援，额楚迎战于螺子山，我师败绩。宝闻长沙被围，乃引去。坐失机，罢官，留世职，仍领江宁兵赴广东。宝等复犯韶州。师次莲花山，贼逼营，城兵出应，战，破贼，遂与勒贝守韶州。寻命与莽依图合军进。叛将祖泽清复以高州应贼，诏趣额楚自肇庆兼程进，至藤县，遇大疫，士马多死。疏请增遣备御，未至而寇集，城陷。与勒贝进解南宁围，还江宁。十九年，卒。

穆成额，那木都鲁氏，满洲镶红旗人。父富喀禅，西安将军，有勋劳（语在《康古里传》），授三等精奇尼哈番。穆成额袭职。精忠叛，命署副都统，从征南将军希尔根下江西，分守南昌。三桂自长沙遣将犯袁州，与总兵赵应奎赴援，败贼西村，规万载，斩其渠邱以祥，城复，遂克安福。精忠将刘进忠构郑锦扰濒海郡邑，上先后命尼雅翰、舒恕率兵赴广东，以穆成额参赞军务，克始兴，臬通贼守备李光明。尚之

信以韶州、南雄叛，退保南安、赣州，克万安、南康，频有功。上命舒恕守赣州，而以莽依图代其任，穆成额参赞如故。广东定，从莽依图下粤西。三桂遣将分犯浔州、梧州、桂林、平乐，与额楚、勒贝、传弘烈并力讨之。次郁林，战失利；还守藤县，寻复陷。坐免官，籍没。未几，卒。

额斯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大学士额色赫弟也。初任一等侍卫。康熙三年，擢副都统。九年，授护军统领。

吴三桂反，命顺承郡王勒尔锦帅师讨之，以额斯泰参赞军务。三桂兵自贵州出，湖南南境皆陷。诏与护军统领伊尔都齐简锐先发。十三年二月，师次荆州，常德、长沙皆陷。三桂将刘之复、陶继智率万余人犯宜昌，夹江而垒。额斯亲自荆州赴援，与总兵徐治都率舟师横江截击。战甫接，贼潜以三百人扰我师后，我师分击败之，得贼舟三，贼败走。

师进次岳州，三桂时屯澧州，其将吴应麒、廖进忠、柯铎、高起隆据岳州。马宝、胡国柱率二万人会于澧州，水陆岔集，设鹿角阻我骑兵。额斯泰与贝勒察尼等议，令前锋先夺山冈扼贼吭，继乃分路截击，夺据城陵矶及七里桥，俾首尾不相顾。至期，闻贝勒营欢角，额斯泰率战舰进，众乘之，贼大溃。

是岁冬，命参赞贝勒尚善军务，规岳州，与贼相持久。十五年二月，诏趣尚善进兵。尚善乃令额斯泰督所部水陆诸军以进。贼舟列阵洞庭，贯以铁锁，额斯泰率锐卒冲其北，使副都统路什击其南。战甫交，额斯泰麾纛进，炮矢雨岔，卫卒死者五人，额斯泰不为动，进如前，手刃数十人，遂克君山，获贼舟五十馀，诏嘉之。十六年，卒于军。师旋，追论

征岳州迟留不进，坐籍家产，上宥之。

额斯泰伟干有雅量，恤军爱民，谄谄略。尝图滇、楚扼塞，悬壁谛视。既寝疾，犹强起视事。卒日，军民为位哭，哀动郊野。孙傅鼐，自有传。

布舒库，吴鲁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纳尔泰，官牛录额真。从征大同叛将姜瓖，率子噶尔琿、纳什库力战，阵亡。布舒库其长子也。以巴牙喇壮达从征江西、云南，战常陷坚，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康熙初，授参领，擢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列议政大臣。韩大任据吉安，上命参赞简亲王喇布军务。次永丰，大任兵至，与提督赵赖同击之。贼退守山寨，布舒库缓师诱之，弗应。相持月余，大任引去，追斩千馀级。大任走福建，又与哈克三追剿，连破之老虎洞、鞍子岭，贼势以蹙，大任降。还征湖南。互详《哈克三传》。贼犯永兴，穆占令守河岸，贼不能进。遂从穆占取耒阳，进规常宁。与塔勒岱数败贼，逐北翟里桥，去永州四十里。又从穆占攻城，贼大溃。与简亲王喇布会师武冈。十九年，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击败马承荫，克雒容，承荫复降。旋卒，谥刚壮。

塔勒岱，博和里氏，满州镶白旗人。初授噶布什贤壮达。康熙初，从征缅甸，授前锋侍卫。三桂叛，从军，从穆占逐贼野狐岭。贼隐深林中，出步骑诱战，发其伏，歼之。克阳平关，进次保宁蟠龙山。师败引还，两遇贼，击之败去，予拖沙喇哈番。从讨王辅臣，战陇州，进围秦州，克之。遂趋平凉，屡捷。十五年，命从穆占移师湖南，驻攸县，击败三桂将王国佐。又败黄士彪、裘万宝放酃县、桂阳州；败吴国贵、吴应麒于永州、沅州。凯旋，授护军参领。擢镶白旗蒙

古都统，进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二十五年，卒，谥勇壮。

瓦岱，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孙也。父敖德，事太宗，分额亦都旧辖人户，益以新附瑚尔哈部众，授敖德世管牛录事。屡从征有功，授二等阿达哈哈番。瓦岱其第三子也。初任侍卫，署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云南、湖广有功，即真。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命署护军统领，从安亲王岳乐援江西，所至为军锋。次抚州，战钟家岭，被巨创。寇夜袭营，仍力战却之，并击败精忠将易明等。又战瑞州北山，抚定东乡。移师徇建昌，精忠将邵连登拥众可八万，因山为垒，负险抗拒。瓦岱与将军希尔根分阵山下，鸣角仰攻，多所斩获。连登中矢，馀溃，复绝其归路，得贼舟六十馀。遂下建昌，乘胜克新城。十五年，复萍乡，进规长沙，仍为军锋。战南桥、齐家峒，皆捷。十八年，克长沙，以次下衡州、宝庆，并歼贼于武冈，克其城。渡紫阳河，贼分据渡口，瓦岱俟诸军进战，引兵袭其后，夹击之，贼大败。湖南平。授护军统领，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二十一年，授江宁将军。二十三年，车驾南巡，嘉其居官廉，赉御用袍，并白金千。二十四年，召授镶黄旗满洲都统，以博济代之。谕曰：“将军、副都统与地方官多不相能，唯瓦岱克谐众志，尔当效之。”既至京，任议政大臣。

二十七年，湖广裁兵，夏逢龙倡乱，命为振武将军往讨之。师至黄州，逢龙所署置总兵赵得等迎降，胡约谦等复献

武昌、汉阳二城，诸生宜畏生执逢龙以献，磔之，并诛其党与，班师。

三十年，诏授定北将军，率师赴图拉，追击噶尔丹至克鲁伦河。三十一年，命偕都统班达尔沙督理达勒鄂莫、瑚尔鄂莫屯田。坐督耕不勤，免官，削云骑尉。寻卒。

桑格，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库礼子。桑格以三等侍卫袭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善射，擢一等侍卫。康熙十五年，授护军统领，从希尔根赴江西。上谕以江西为粤东咽喉，江、浙唇齿；兵民持两端，当协同将军领重兵进剿。至则攻易明于抚州，援贼自建昌至，倚城结垒，合城寇拒战。桑格夷其垒，明遁，州复。明复来犯，再败之。希尔根移师入城，桑格出至碣石，遇贼，战大捷。连克上高、新昌、东乡诸县，击斩连登，明遁，遂下建昌。

吴三桂将夏国相据萍乡，桑格会诸军并进，战来龙山，连破十二寨，国相奔长沙。十八年，克长沙。御制诗宠异之，有“百战威名早已扬”句。湖南上游，惟武冈枫木岭与辰州辰龙关皆天险，为入贵州要道。三桂将吴国贵、马宝据武冈，桑格与伊巴罕督兵攻之，鏖战三昼夜，国贵中炮死，余溃走，遂克枫木岭。二十年，以怠职罢官。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诏署护军统领。师至克鲁伦河，请追击逸寇，与平北将军马思喀进次乌兰西路。噶尔丹已败，收集降众，护送至张家口。还京，复护军统领原品。三十八年，卒。

伊巴罕，格济勒氏，满洲正白旗人，世居雅兰。其世父舒珠，从征黑龙江有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无子。伊巴罕

袭。初任三等侍卫，改刑部郎中兼佐领。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嗣以护军参领援江西，击走建昌贼及抚州援寇，复新昌、萍乡。枫木岭之捷，功最，擢前锋统领。出为盛京将军。康熙二十四年，征还，复授前锋统领。二十五年，追录前功，进世职一等兼拖沙喇哈番。寻卒。

沃申，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崇德时，以噶布什贤兵从伐明锦州，克松山。顺治元年，从入关，平保定，进征山、陕，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赐号“巴图鲁”。平舟山有功，加拖沙喇哈番。累迁杭州副都统。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浙东告警，与总督李之芳赴衢州御之。寻徙守金华，精忠将阎标自温州来犯，辄败走。又遣将焚浦江寇垒，遂会贝子傅喇塔取台州，道义乌，遇精忠将赵明卿，击败之。十四年，精忠将林冲等据仙居，师三路入，战白水洋。沃申纵兵张两翼，令营总萨木哈将左，侍卫卦塔将右。战移时，贼坚持不退，沃申直前击之，连破二垒。太平贼闻我师至，就叛将曾养性乞兵以守。时夜将半，沃申三面梯攻，缺其西而隐卒城外以待其逸。黎明，贼果启西门遁，伏起，大溃。

师入仙居，寇水陆扼险守，沃申谗知有路通黄岩，可袭其后，伐木凿石，开道以济师。夜达黄岩，贼大惊，遣其党吴长春扼半山岭，沃申身先士卒，大破之。进梁蓬隘口，又大败其众。养性奔福建，十五年，构瑞安石塘贼分路入寇，与副都统吉勒塔布先后击退之。其夏，傅喇塔被命征福建，沃申从。浦城为四达要衢，入福建捷径也。精忠将连登云以二

万余众守隘，沃申攻夺山寨，武穆笃等乘雾直捣其巢，复云和。精忠降，沃申守延平。亡何，郑锦势益炽，使其将吴淑取邵武，薄延平，顿木城、新屯渡口，别遣将潜扰浦塘隘口。沃申率师破之，乘势渡河攻木城，贼溃走，遇其将杨德来援，又败之小河岸，斩万余人。邵武、汀州相继复。泰宁、建宁、宁化、长汀、清流、归化、连城诸县以次皆降。其将朱宁遁入海，据石井寨。

十六年，师分三路入，沃申进自东路，克清寺。十七年，寇万余人逼漳州，其将刘国轩壁对河为犄角。城兵寡，沃申以千余人赴援，瑚图分道亦至，大破之。贼退据长泰，谋犯南靖，顿蜈蚣山。沃申与瑚图并力迎击，自辰至未，贼大溃，弃寨走，克长泰。贼退据江东桥，截漳、泉路。沃申与浙江提督石调声力战，攻桥东岸，自长泰深入奋击之，贼遁走，江道乃通。

十八年，锦将林盛据东石，其地近泉州，为金门、厦门屏蔽，三面皆海，寇婴城固守。沃申精选前锋，架云梯，乘潮落亟进，亲薄壕指麾，遂拔东石。十九年，锦将林深与我水师相拒，别遣将扼大定、小定，梗我舟行道。会泉州无舟，沃申自陆路取大定，夺其中寨；追至小定，贼遁，燔其巢。适海澄已下，乘胜渡海取尾高溪，与漳州兵夹攻，寇屯金、厦者皆窜出大洋。师还，沃申留守泉州。初江山之陷也，积骸盈野，议者颇咎之。守金华，奉檄取温州，赴事又缓；守台州时，小梁山寇势盛，未能击。廷臣追论其罪，坐免。沃申在行间久，大小凡九十余战，身被创二十余处，一时称骁将。三十年，卒。

武穆笃，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初任巴牙喇甲喇章京。从伐明桂王，自贵州入云南，击败其将李成蛟于凉水井、李定国于双河口；进至卢噶，定国列象阵拒战，大败之，追至磨盘山，又大捷：授拖沙喇哈番。又剿山东土寇于七，有功，授前锋参领。精忠叛，从将军傅拉塔率师自浙江下福建，次台州。贼壁黄瑞山，谋犯天台，其地当江北，为水陆咽喉。武穆笃与吉尔塔布、塞白理悉力攻克之。师至凉蓬隘口，杀伏贼几半，贼夜遁。武穆笃追击于黄土岭，贼溃退黄岩，师围城，曾养性遁走，城复。师至上塘岭，养性拥众三万拒战，武穆笃统前锋冲击，大败之，身被数创，获甲械无算。太平、乐清、青田三县，大荆、磐石二卫相继收复。石塘岭之役，功最。康熙十七年，创发，卒于军。丧还，遣侍卫内大臣奠茶酒，命赐恤视前锋统领，进拜他喇布勒哈番，谥襄壮。

瑚图，洪鄂氏，满洲镶白旗人。以巴牙喇壮达从征湖广、福建，屡有功。康熙二年，授江宁协领。八年，擢副都统。

十三年，耿精忠叛，命与副都统玛哈达率所部赴杭州，参赞平南将军赉塔军务。精忠将马九玉遣别将胡锦等犯衢州，与副将王廷梅等击败之，复破贼大沟源、焦园、红桥诸处。十四年，九玉屯衢州西南，夜渡水袭我军；与廷梅往击之，败之杭埠。九玉复遣别将李廷桂军元口村，设木城，绝我粮运，并据东西山为犄角，瑚图分兵击之，燔其木城，贼败走。十五年，覆其兵大溪滩，江山复。九玉奔常山，瑚图进围之，遁去。逐至江西玉山界，克常山，进拔浦城。及精忠降，随军驻福州。

郑锦将徐耀以三万人至乌龙江南，军小门、直凤诸山，又与总兵董大来夹击之，破其垒十四，贼大溃，进驻泉州。土寇数谋乱，辄败去，徙守漳州。十七年二月，寇陷石玛，逼海澄。从黄芳世赴援，败寇弯腰树、观音山，寇收馀众垒石玛拒师。逾月，寇舟二百乘潮至，与石玛寇相表里，将夹击我军。瑚图从芳世坚守，潜令总兵黄蓝袭其后，击之，毁其舟九，寇保垒。海澄围解。时漳州兵少，瑚图昼夜循徼不少休。锦兵连舫数百，蹈瑕入东关，炮击之退。已，复至，构山寇蔡寅扼天宝山，截我饷道。瑚图督战，焚其船，寇殊死战，不少却。会芳世援师至，乃遁去。

未几，刘国轩、吴淑复破海澄，陷长泰，饷道又阻。瑚图以八百人扼要路，淑率万馀众逼漳州，国轩夹水而军为击援。值副都统沃申率师至，瑚图从赉塔分路进击，至蔗林，遇伏，师少却。瑚图斩却退者三人，众乃奋进，连破十六营。寇退据长泰，谋犯南靖。瑚图引兵进，寇以兵五万分军龙虎、蜈蚣二山，复与沃申麾众力战，寇乃败，弃营走，遂克之。然寇犹据江东桥不退，赉塔军其西，而令瑚图、沃申与提督石调声取桥东岸，乃间道逾朝天岭，过龙江口，深入寇军奋击。寇弃寨，走入舟，据桥口，急击之，寇出江道。漳、泉路始通。国轩还海澄。

十八年，寇顿鳌头山，复数窥江东桥，谋断我后路。师分四路入，瑚图与副都统玛思文为一路，击败之。十九年，攻克玉洲各寨。寇败窜厦门。海澄再复。随赉塔赴潮州，再战破贼。闽、粤平，还江宁。二十三年，擢杭州将军。二十六年，卒，诏奖其清慎，予恤，谥敏恪。

玛哈达，佟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礼部承政巴都里孙。康熙七年，自参领擢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吴三桂反，诏守兖州，徙安庆。精忠叛，赴浙参赞赉塔军务。时大将军杰书至金华，精忠将陈重自东阳来犯，玛哈达与都统石调声等败之山口村小河岸，追击至郑家店。俄，精忠将徐尚朝拥众五万人犯金华，距城十二里结寨，玛哈达与台吉察浑、都统巴雅尔、总兵李荣等分兵击败之。精忠将张元兆以二万人屯寿溪，又与巴雅尔、荣移兵击之，破垒十八，斩兆元及其众二千馀。尚朝复据积道山，与总兵陈世凯等乘雾进兵，破其木城。十四年，击精忠将沙有祥等于桃花岭，复处州。尚朝、有祥等又来攻，复与察浑、荣、世凯分兵击败之。十五年，擢杭州将军。杰书下福建，玛哈达从赉塔自衢州率兵先驱。大溪滩、仙霞岭诸役，战常陷坚。进复建宁、延平，还杭州。论功，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二十三年，召授正白旗满洲都统。坐补官徇情，罢，遣戍黑龙江。二十八年，卒。

杰殷，韩氏，满洲正红旗人，其先为朝鲜人。父义，归太祖，授世职一等参将。杰殷初授一等侍卫，累迁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康熙十一年，迁护军统领。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从内大臣佟国纲率师驻宣府。

王辅臣叛，上命将军毕力克图率师驻大同，以杰殷参赞军事。土寇朱龙据榆林，毕力克图移师讨之，次谢村，分兵为三队，杰殷乘夜先发，黎明次河岸。贼三千馀据杨家店渡口，杰殷督兵渡河击贼，贼溃，克吴堡，遂趋绥德。贼屯虎尔崖山口，杰殷督兵仰攻，殄其裨将，俘七十馀人，进破卧

牛城，复米脂、延川诸县，复进收延安及诸属县，并定宜川县境二十六寨。再进攻平凉，大将军贝勒洞鄂令杰殷领左翼兵为前锋，辅臣以万余人列阵迎战。杰殷督兵捣其中坚，战自巳至未，凡三胜，复分兵环击，歼馘甚众。自是屡击却辅臣兵。

十五年，吴三桂将吴之茂以万余人屯秦州，为辅臣声援。洞鄂令杰殷移师御之，战谷口山崖，斩五十馀级。与将军佛尼埒、提督王进宝会师。议出贼后断粮道，杰殷督兵先行，战罗家堡、战盐关、战三十里铺，屡击败之茂护粮兵。之茂扬言将断临洮、巩昌道，杰殷移师伏羌，战平头山、战马坞，又屡击败之茂护粮兵，破其垒，克通渭，还驻秦州。大将军图海下平凉，之茂引兵走。杰殷与佛尼埒率师夜追之，及于牡丹园，力战破阵，克祁山堡。之茂别部兵自西和至，败之祁山嘴，又败之清阳峡。选轻骑逐之茂，及于石牙儿关，之茂以二十人越山遁，斩五千馀级，俘五百余人，克礼、西和二县。

三桂将王屏藩走阶州，督兵追之，降其兵三百馀，复还驻秦州。十九年，攻保宁，克顺庆，并复所属州县，进驻成都。寻卒，赐祭葬，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弟杰都，顺治十六年，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将军达素徇厦门，破郑成功舟师。康熙十三年，从前锋统领穆占自陕西入四川，破之茂裨将石存礼于朝天关；趋保宁屯蟠龙山，屏藩引众劫营，绝我师饷道。师引退，杰都殿，力战，死之，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瓦尔喀，完颜氏，满洲镶红旗人。初任噶布什贤壮达，称骁勇，中创不少却，数被优赉。崇德时，从贝勒岳託伐明，攻怀来、宝坻，略山东，攻克海丰，并先登。又从贝勒阿巴泰攻范县，薄城，以矛凿垣为磴，缘而上，克之。顺治初，从肃亲王豪格徇四川，数击败张献忠兵。有护军阿纳海者为敌困，瓦尔喀策马突前，格杀二人，翼之出。与梅勒额真乌拉禅驻防大名，击土寇。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授工部理事官，董修宫殿，进一等。十六年，署噶布什贤章京。从固山额真卓洛驻防云南，讨平元江土司。康熙元年，还京，授参领，兼督捕理事官。迁西安副都统。七年，擢将军。

十二年，吴三桂反，湖南、广西皆应。命瓦尔喀偕佛尼埒赴四川备守御，许便宜行事。师次汉中，分三道入，击叛将谭弘野狐岭，发其伏，歼之。乘胜复阳平、七盘、朝天诸关，先后斩万馀级，获旗帜、器械称是。时贼据保宁，师进逼，凿壤堑与相持，久弗下。瓦尔喀遘疾，卒于军，谥襄敏。寻追论保宁不疾进兵，又守隘弗严，损将士，部议追夺官阶、世职，并削谥。

论曰：希福将莽依图所部，转战下云南，功最多，鄂克逊、偏图等皆与攻云南，而偏图留镇三十年，抚定创夷。瑚里布、达理善以夙将从军，额楚战广西，额斯泰战湖南，瓦岱战江西，沃申战闽、浙，杰殷、瓦尔喀战川、陕，皆有功绩。是时倾禁旅以出，八旗将士敌忾策勋，斯其尤炳著者也。

卷二百五十九

列传四十六

宜里布 哈克三 阿尔护 路什

雅賚 扩尔坤 王承业 王忠孝

宜里布，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阿济格尼堪子也。初授兵部副理事官。顺治八年，袭三等伯爵，兼管牛录。恩诏进一等伯。擢刑部侍郎，调吏部。郑成功据台湾为乱，议者谓当徙濒海居民入内地，以避剽掠，绝接济，命宜里布与尚书苏纳海历江南、浙江、福建勘疆界。既定，还京师，擢正白旗蒙古都统。康熙七年，调本旗满州都统，列议政大臣。

吴三桂反，十三年，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率师讨之，以宜里布参赞军务。既至荆州，三桂自常德攻陷松滋，襄阳总兵杨来嘉、副将洪福叛附之，壁谷城、鄖阳间，窥视郡邑，诏宜里布守宜昌。十四年，来嘉等犯南漳，顺承郡王承制授宜里布讨逆将军印，与副都统根特往援。来嘉等引退，旋复犯均州，垒武当山下，宜里布督兵击之，斩千馀级，来嘉等复引退。

时三桂屯松滋北山，缘江置战舰，谋水陆并进。命宜里布与都统范达礼等守襄阳、均州诸处。三桂遣其将张以诚与来嘉等寇南漳，宜里布与总督蔡毓荣分率劲旅夹击，斩三千馀级。十六年，命与将军穆占率荆州满洲兵自岳州下长沙，克茶陵。三桂兵奔攸县，宜里布追击之，斩四千馀级，俘百馀，

克攸县。

十七年，穆占师进克郴州、永兴诸处，驻师郴州，而令宜里布守永兴。三桂遣其将马宝、胡国柱等来犯，与副都统哈克三督兵御之，力战，殒于阵。丧还，遣内大臣奠茶酒，复遣侍卫谕其母曰：“宜里布侍朕久，深知其为人。出师有劳绩，方谓功成奏凯，即可相见。忽闻阵没，凄怆痛悼！尔家贫，予白金六百为治丧资。”赐祭葬，谥武壮。子阿什坦袭爵。

哈克三，佟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父法萨里巴图鲁，以骁骑校从征战没。哈克三初授礼部笔帖式，累迁员外郎。顺治十四年，改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康熙二年，李自成馀孽李来亨等据茅麓山，剽掠为民害，从将军穆里玛等讨之。贼入山，哈克三从巴牙喇章京堪泰自山后进，大破之；复与总兵于大海夹击，多所斩馘，来亨自缢死；擢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十二年，调满洲副都统，寻迁护军统领。

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大将军信郡王鄂扎率师讨之，哈克三参赞军务。师次达禄，布尔尼列阵以待，而隐兵山谷间以诱我师。土默特兵遇伏，哈克三力御败之。复督骁骑突贼阵，贼溃奔，斩馘甚众，布尔尼以三十骑遁。叙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

十六年，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讨吴三桂，哈克三参赞军务。三桂将韩大任据万安，哈克三与副都统雅沁等分道进，大任渡河走。哈克三以山径隘不容骑，请调绿旗兵守隘，断贼饷道，上责其稽延，敕穷追毋纵入楚。贼窜兴国山中，追击之黄塘、新田铺，师舍骑而徒，奋击，贼大溃。复选轻骑夜逐

贼至姜坑岭，贼据险自保，哈克三分兵环攻，斩千馀级。大任等收馀众走福建，屯老虎洞。十七年三月，与都统巴雅尔，副都统锡三、雅沁、布舒库等分队夺隘，斩六千馀级，获所置总兵以下三百馀。大任穷蹙，率众诣康亲王军降，哈克三还吉安。旋命赴湖南，与将军穆占会师驻郴州。三桂将马宝、胡国柱攻永兴急，穆占令哈克三率师赴援，与都统宜里布力战，同殁于阵。丧还，遣内大臣奠茶酒，予白金五百治丧，赐祭葬，谥武毅，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无子，以弟之子巴尔泰袭。

阿尔护，富察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辉发。父鄂拜，国初来归，管牛录。从入关，击走李自成。复从征福建有功，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累迁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阿尔护初授王府长史。

康熙十三年，命署副都统，与将军坤巴图鲁率师出驻汝宁。其冬，吴三桂将王屏藩等自四川窥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之。与坤巴图鲁赴西安，十四年，将五百人守宝鸡。贼来犯，击之，败去，追至天王村，抚定归州十二堡，降其将七、兵千馀。八月，诏分将军佛尼埒兵六百授阿尔护，守栈道诸险要。与三桂将彭时亨战仰天池，大捷。出蚂蚁河口，望见贼营分立九龙山，即以锐师宵加之，贼大溃。十月，三桂将石存礼等拥众八千出栈道，据益门镇口，分七营窥宝鸡，兼为王辅臣声援。阿尔护令军中曰：“有能攻克隘口者，赏与克州县城同。”军士气奋，分三道上，直捣其巢，力战，自巳至未，七营尽破，追奔十数里，射殪其将，获旗帜、器械无算。

迭破贼仰天池山下，及益门镇东邵家山、黄儿子沟、沈家坡诸处，自是贼不敢出栈道。

十五年，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从将军穆占移师湖广。十六年，三桂将吴国贵犯长沙，力战，死之。事闻，谥敏壮，予三等阿达哈哈番。

路什，纳喇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章甲城。父克恩，归太祖。路什以骁勇称。崇德七年，师入兖州，以云梯攻城，路什先登，克之，赐号“巴图鲁”，予世职游击。

顺治初，以甲喇额真从入关，与牛录额真衮泰将步兵击李自成；复与梅勒额真阿哈尼堪逐自成至庆都，败之，自成溃而西。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徇陕西，与梅勒额真阿喇善攻绥德，围延安，七战七克。时自成南走商州，奔湖广，蹑追至武昌，获其孥。论功，进二等。

张献忠据蜀，久不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西征，会叛将贺珍等犯汉中，分兵守鸡头关，路什与巴牙喇纛章京鳌拜击却之；追破珍于楚湖，入四川，所向皆捷。献忠既灭，分兵剿馀贼，俘斩甚众，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南征，师入贵州。明桂王将罗大顺出拒战于黔西州十万溪箐，路什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鄂讷、梅勒额真噶褚哈分兵击之，连破数营，敌大溃。叙功，进二等。

吴三桂反，路什年已七十，请从征，遂从贝勒尚善徇湖南。康熙十七年秋，以偏师取湘阴，进洞庭湖，守九马嘴。寇至，风大作，泊绿林滩，舟被击，路什犹贾勇发矢石，击杀

十数人，力竭，死。时七月二十八日也。事闻，进一等兼拖沙喇哈番。

子布纳海，袭。圣祖亲征噶尔丹，布纳海从内大臣费杨古出西路，战于昭莫多。师有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卒，子瑚什屯，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雅赉，纳喇氏，满洲正蓝旗人。初任王府长史，兼佐领。康熙十三年，命署副都统，驻防江宁，未至，徙驻安庆。耿精忠遣其将扰江西，广信、建昌、饶州并陷。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率禁旅南征，驻南昌，以雅赉与署领都统阿喀尼参赞军务，移兵攻彭泽。既，谕知贼据小姑山，先遣兵击之。贼结水寨拒战，我军出其后，陟山而下，斩其裨将，馀众多被创赴水死。师进攻彭泽，城西临江，南北皆倚山，路险峻，乃督兵略其东，陟山，树云梯以登。贼不能抗，纵火启东门走，追击败之，遂进攻湖口。安亲王军至，贼弃城走都昌，雅赉追及之，败窜鄱阳湖，所置吏以湖口降。

十四年，将水师逐贼鄱阳湖，趋五桂寨，贼弃寨走，其将黄浩浮舟来犯，击却之。追至梅溪、瑞洪、康山湖及坝口，先后得船数百，斩数千级，与陆军会苜蓿湾，克馀干县。复进征建昌，精忠将邵连登据常兴山，列营三十，雅赉攻其左，诸军自右击之，尽夷其巢，连登中流矢死。复与都统霍特征广信，次石峡，方暑，士马疲渴，猝遇伏，师少却，雅赉直前奋战，中炮死，赐祭葬，谥襄壮，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扩尔坤，萨克达氏，满州镶红旗人，世居那穆都鲁。祖

叶古德，归太祖，编牛录，俾统之。父喜福，任兵部理事官。崇德间，从征黑龙江，顺治初，从征汉中，皆有功。复出讨姜瓖，瓖将屯宁武关，分据左卫。喜福力战，被巨创，卒于军，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

扩尔坤初授牛录额真。从征贵州，战屡捷。康熙初袭职，迁护军参领，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吴三桂反，命率师驻防太原。十三年，徙驻西安。会四川告警，命进驻汉中。三桂将吴之茂犯广元，遣兵败之，复分水陆兼进，又击之败去。之茂遣裨将贺腾龙劫粮二郎关，扩尔坤驰击，获腾龙。之茂复遣裨将何德成犯广元，分兵渡河击却之，逐北三十馀里。寻以七盘、朝天诸关复陷贼，诏还驻汉中。

十四年，汉中乏饷，将军锡卜臣领兵还城固，扩尔坤率右翼兵殿后。三桂将彭时亨等拥众八千据险邀阻，扩尔坤击溃之，且战且行三昼夜，次洋县金水河，七战皆捷。诸军前行，仍令扩尔坤殿，俄贼环逼，力战中创，殁于阵，赐祭葬，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子逊扎齐，袭职，官至工部尚书。

王承业，字琼山，江南庐江人。少入伍。康熙初，从军福建，克金门、厦门。累擢游击，迁广西副将。十七年，将军莽依图徇广西，以承业为新设援剿中营总兵，管副将事。十八年，吴世琮犯梧州，承业击败之。世琮弃营宵遁，克浔州。世琮以十万人分屯贵州、广西诸要隘，而自将兵围南宁。承业赴援，设奇与城兵相犄角，战新村西山之巅，斩六千馀级，世琮负重伤败走，南宁围解。遂自陶邓山进剿柳州，叛将马承荫以二万人拒战，击败之，乘胜定象州，承荫遂降。

其冬，将军赉塔自南宁直进云南，檄承业至西隆。吴世璠将何继祖据石门坎，去安笼所三十里，地僻道险。十九年正月，承业奋勇入，连夺二隘口，复所城。继祖退据黄草坝，列象拒战，承业疾击之，自卯至未，毁其营二十有二。克曲靖，取沾益，下马龙、杨林，大小三十馀战，无不披靡。既抵会城，壁城外归化寺。世璠将胡国柄、刘起龙出拒，承业引守备林廷燦鏖战，自卯至午，突入贼阵，炮中额，坠马死。廷燦单骑驰救，贼矢雨集，亦殒于阵。事闻，诏赠承业右都督，廷燦赠都司僉事。

王忠孝，奉天人。以参将衔从军屡有功，累擢署左翼总兵官。从将军赉塔下云南，为前锋。克西隆，攻广西县，忠孝与所部游击林桂选勇士数十人，越岭疾驰下，大破贼。攻石门坎，师盛旗帜，鸣鼓角，趋上游，忠孝与桂督兵涉水，出间道绕其后，破敌寨。攻黄草坝，与桂引敌入谷，伏起，夹击，斩世璠军裨将。既破隘，师进薄云南会城。国柄等出战，忠孝与承业、廷燦同时战死，赠都督同知。

廷燦，广东南海人。桂，广东番禺人。忠孝既战没，桂佐赉塔定云南，代为左翼总兵官。

论曰：吴三桂白首举事，号善用兵。屯松滋数年，不敢渡江攻荆州。晚欲通赣、粤道，宜理布、哈克三以死拒，然终不得达，安在其为善用兵也？阿尔护辈杀敌致果，授命疆场。承业战没云南城下，悍敌致死，诚有不易当者。故比而论之，亦以见戡定始末。他死事者，语别见《忠义传》，不能遍著也。

卷二百六十

列传四十七

姚启圣子仪 吴兴祚 施琅朱天贵

姚启圣，字熙止，浙江会稽人。少任侠自喜。明季为诸生。顺治初，师定江南，游通州，为土豪所侮，乃诣军前乞自效。檄署通州知州，执土豪杖杀之，弃官归。郊行，遇二卒掠女子，故与好语，夺其刀杀之，还女子其家。去附族人，籍隶镶红旗汉军。举康熙二年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政负课数万，系狱，启圣牒大府，悉为代偿。寻以擅开海禁，被劾夺官。

十三年，耿精忠反，兵入浙江境，陷温州傍近及台、处诸属县。圣祖命康亲王杰书统师进讨，启圣与子仪募健儿数百诣军，以策干王。檄署诸暨知县，剿平紫瑯山土寇。十四年，以王荐，超擢温处道僉事。从都统拉哈达克松阳、宣平二县。十五年，偕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等剿贼石塘，焚其木城，斩获甚众，乘胜复云和。

先是，精忠以书招郑锦，锦至复拒之，将士多为内应，锦遂取泉、漳二府，据厦门。精忠与战，复屡败。启圣又使仪破精忠将曾养性于温州。十月，师入仙霞关，趋福建，精忠降。擢启圣福建布政使，率兵讨锦。吴三桂将韩大任骁勇善战，世称小淮阴者也，自赣入汀，谋与锦合。启圣说之降，简其部卒，得死士三千人，以为亲军。十六年，从康亲王复邵

武、兴化，尽取漳、泉地。锦遁归厦门。总督郎廷佐奏启圣与子仪屡著战功，贍军购马，具甲胄弓矢，糜白金五万，皆出私财，诏嘉奖。

十七年，锦遣其将刘国轩、吴淑、何佑等复犯漳、泉，海澄公黄芳世、都统穆赫林、提督段应举等与战，败绩，遂陷海澄、长泰、同安、惠安、平和诸县。诏擢启圣福建总督，条上机宜，“请调福宁镇兵助攻泉州，调衢州、赣州、潮州三镇兵助攻漳州，复设漳浦、同安二总兵，增督标兵五千。通省经制兵万八千，申明临阵赏罚，禁厮役占兵额”。下议政王大臣议，衢、赣、潮三路皆重地，未便征发，既增督标兵，毋庸复广通省兵额，余皆从其议。七月，偕海澄公黄芳度自永福进克平和、漳平。国轩等解泉州围，进逼漳州，壁于蜈蚣岭。启圣率壮士钟宝、张黑子等出战，将军费塔、都统沃申等夹击，连破贼寨，斩其将郑英、刘正玺等十余人，国轩遁海澄，乘胜复长泰。叙功，进正一品。九月，复遣仪率兵攻同安，敌弃城遁，斩其将林钦等。寻偕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杨捷等进攻海澄，败国轩於江东桥，又败之于潮沟。

十八年，国轩与淑、佑等踞郭塘、欧溪头、欲断江东桥以犯长泰。启圣偕费塔、捷及巡抚吴兴祚等邀击，大败之，先后招降所置吏四百馀、兵一万四千有奇。国轩等复率万馀人谋夺榴山寨，启圣偕费塔及副都统石调声击败之，至太平桥、潮沟，斩千馀级。十九年，会费塔等攻海澄。时提督万正色先克海坛，启圣及总兵赵得寿、黄大来等分兵七路并进，破十九寨；别遣将渡海，拔金门、厦门，降锦将朱天贵等，锦退保澎湖，尽复所陷郡县：进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二十年，左都御史徐元文劾“启圣疏请借司库银十二万，经营取息，侵占民利；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皆克军饷腴民膏而得。闽民极困，启圣不能存抚，拆毁民居，筑园亭水阁，日役千人，舞女歌儿充牣房闼；又强取长泰戴氏女为妾。海坛进师，力为阻挠，及克厦门，又言当直取台湾。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吴兴祚、万正色平海奏功，启圣惭妒，妄谓正色与锦将朱天贵有约，让海坛而去。险诈欺诬，乞敕部严议”。上令启圣覆奏，启圣言：“臣于康熙十七年十月进兵至凤凰山，因一时投诚者多，犒赏不继，与抚臣吴兴祚议外省贸易，颇有微利，前督臣李率泰、经略洪承畴尝借帑为之，遂冒昧上疏，未蒙俞允。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赏，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后有此。臣于十七年七月至省，见总督官廨为耿精忠屯兵毁伤倾圯，因捐赏修整，日役不过数十，栅外员役私舍，令其自行撤除。至臣妾皆有子女，年已老大，并无歌儿舞女，强取戴氏女，尤无其事。十八年十一月，臣密陈进剿机宜，请水陆五道进兵，并未阻挠。至得厦门即攻台湾，先于十八年九月预陈，亦非届时发议。抚臣、提臣拜疏出师，平贼首功已定，臣何所容其惭妒。朱天贵应抚投诚，天贵言之而臣始知之。臣任三闽三职，虽无妒功之心，实有溺职之咎。乞敕部严议，别简贤能。”疏入，报闻。二十一年，叙克海澄、金门、厦门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方郑锦屡入寇，徙滨海居民入内地，俾绝接济、避侵掠，下令越界者罪至死，民多荡析。及禁旅班师，驱系良民子女

北行，启圣白王严禁。复捐赀赎归难民二万余人，并请开海界、复民业，听降卒垦荒，民困渐苏。及锦死，子克塽仍其爵，称延平王，凡事皆决之国轩等。启圣令知府卞永誉、张仲举专理海疆，多以金帛间其党与。克塽乃遣使赍书，愿称臣入贡，不剃发登岸，如琉球、高丽例。启圣以闻，上不许，趣水师提督施琅进征。

二十二年六月，琅进攻台湾，取澎湖。启圣驻厦门督馈运，以大舟载金、缗、货、米至军，大赉降卒，遣之归，台民果携贰。复设间使克塽与国轩互相猜，众莫为用。琅遂定台湾，克塽、国轩等皆降。语具《琅传》。启圣还福州，未几，疽发背，卒。明年，部议以启圣修缮船舶、军械、浮冒帑金四万七千有奇，应追缴，上念其劳，免之。

子仪，膂力绝人，雄伟与父埒。初以捐纳知县从征，累战有功。康亲王檄署游击。议叙，内擢郎中。上以仪有才略，且自陈愿以武职自效，改都督僉事，以总兵用。历狼山、杭州、沅州、鹤庆诸镇总兵，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卒，赐祭葬。

钟宝，少业屠，流为盗。启圣令香山，招之降。后启圣征福建，宝偕同降者二十人隶麾下，每战辄当前，所向有功。累进秩都督僉事。启圣卒，遂归。后数年，部议注官，授潼关参将，迁靖边协副将。卒。宝抚兵民有恩，称为钟佛子。

韩大任，降后入觐，圣祖以其为三桂将，留为内务府包衣参领。二十九年，从佟国纲征噶尔丹，次乌阑布通，伏发，国纲歿于阵。大任惊曰：“吾闻临阵失帅，兵家大罪。吾以叛逆之党，蒙恩不死。今岂可坐必死之律，复对狱吏乎？”因驰入贼阵，手刃数十人，死之。

吴兴祚，字伯成，汉军正红旗人，原籍浙江山阴。父执忠，客礼亲王代善幕，授头等护卫。兴祚自贡生授江西萍乡知县。金声桓叛，郡县多被寇，萍乡以有备独完。坐事罢。旋以守御功复官，授山西大宁知县，迁山东沂州知州。白莲教啸聚为患，兴祚开谕散遣之。复坐事降补江南无锡知县。县吏亏库帑，更数政未得偿，官罢不能去。兴祚至，为请豁除，其当偿者出私财代输。清丈通县田，编号绘图，因田征赋。飞诡隐匿，皆不得行。县徭役未均，最烦苦者为图六。兴祚以入官田征租雇役，民害乃除。岁饥，为粥食饿者。八旗兵驻防苏州，兴祚请于领兵固山，单骑弹压。兵或取民鸡，立笞之，皆奉约束。塘溢，兵不得渡，立竹于塘旁，悬灯以为识，骑行如坦途。

康熙十三年，迁行人，仍留知县事，用漕运总督帅颜保荐，超擢福建按察使。有朱统锬者，号明裔，耿精忠私署敕远将军，及精忠降，自称宜春王，据贵溪为乱，与福建错壤。兴祚轻骑至光泽，抚其将陈龙等，遣降将阳自归为内应，令龙导师入，其将冯珩等缚统锬，率兵三千以降。

十七年，擢巡抚。时郑锦踞台湾，遣其骁将刘国轩等陷漳、泉属县，复围泉州。兴祚率标兵自兴化赴援，至仙游，锦将黄球等率二千人结土寇万馀屯白鸽岭。兴祚分兵三道，自当中路，与战，自辰至酉，相持不即退。兴祚遣兵自间道夺白鸽岭关口，斩级六百，堕岸溺水死者甚众，寇乃溃走，追败之于岭头湾，复永春、德化二县。国轩自泉州走入海，以巨舰数百出没赤屿、黄崎诸处。兴祚遣总兵林贤等统水师出

海，分三路夹攻，焚敌舰六十馀，俘斩六千有奇。疏报捷，并言：“海逆逼犯漳、泉，大军由陆路进发，跋涉疲难。臣前捐募水兵，一战破贼，但兵力稍薄，未易轻取厦门。若得水师二万，再添造战船，可直捣巢穴，扫荡鲸波。”诏允行。

十八年，国轩率兵二千至郭塘、欧溪头，欲断江东桥以犯长泰，兴祚与都统吉勒塔布、总督姚启圣会师击走之。兴祚遣驿传道王国泰等招降锦将蔡冲雕、林忠等三百八十五人，兵万二千五百，拔难民千二百，得舟六十七。叙前后功，进秩正一品。

十九年，疏言：“郑锦盘踞厦门，沿海生灵受其荼毒。臣去冬新造战船，水师提督万正色分配将士，自闽安出大洋操练。俟旧存船艘修葺完整，江南炮手齐集，即相机进取厦门。”二月，正色师进海坛，兴祚自泉州会宁海将军拉哈达、总兵王英等赴同安，攻克汭洲、浚尾诸隘。渡海，拉哈达出中路，英右，兴祚左，奋战，敌大溃，遂克厦门。时正色已取海坛，降锦将朱天贵等，复遣兵取金门，馀众悉窜台湾。捷闻，诏嘉奖，下部优叙。兴祚因请留澳民防守，蠲荒田租粮，减关课。正色亦请于海澄、厦门分兵驻守。上命侍郎温岱赴福建会议。温岱至，启圣与言正色复海坛，与天贵先有约乃进兵，无杀贼攻克事。温岱还京师，兵部据其言，议兴祚冒功，上命仍议叙，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二十年，擢两广总督。兴祚上官，疏言尚之信在广东横征苛敛，民受其害数十年。因举盐埠、渡税、税总店、渔课诸害，悉奏罢之。自迁界令下，广东沿海居民多失业，兴祚疏请展界，恣民捕采耕种。上遣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会

兴祚巡历规画，兵民皆得所。又言潮州海汛辽阔，商民往来贸易，恐宵小潜踪，应令澄海协达濠营水汛官兵船只改归南澳水师镇统辖，与碣石镇互相联络，巡防外海岛屿，诏并允行。二十四年，疏请于广东、广西二省设炉鼓铸，给事中钱晋锡、御史王君诏疏劾兴祚鼓铸浮冒，下吏议，当镌秩，命以副都统用。

三十一年，授归化城右翼汉军副都统，复坐事镌秩。三十五年，上征噶尔丹，命自呼坦和硕至宁夏安十三塘，兴祚愿效力坐沙克舒尔塘，未几，复原秩。三十六年，卒。

兴祚为政持大体，除烦苛，卒后远近戴之。历官之地，并吁祀名宦。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卫锋。顺治三年，师定福建，琅从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芝龙归京师，其子成功窜踞海岛，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縶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十三年，从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击败成功于福州，授同安副将。十六年，成功据台湾，就擢琅同安总兵。

康熙元年，迁水师提督。时成功已死，其子锦率众欲犯海澄，琅遣守备汪明等率舟师御之海门，斩其将林维，获战船、军械。未几，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等攻克厦门，敌惊溃，琅募荷兰国水兵，以夹板船要击，斩级千馀，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叙功，加右都督。三年，加靖海将军。

七年，琅密陈锦负嵎海上，宜急攻之。召诣京师，上询

方略，琅言：“贼兵不满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锦智勇俱无。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分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合则势蹙，台湾计日可平。”事下部议，寝其奏。因裁水师提督，授琅内大臣，隶镶黄旗汉军。

二十年，锦死，子克塽幼，诸将刘国轩、冯锡范用事。内閣学士李光地奏台湾可取状，因荐琅习海上事，上复授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谕相机进取。琅至军，疏言：“贼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际，飓风时发，我舟骤难过洋。臣今练习水师，又遣间谍通臣旧时部曲，使为内应。俟风便，可获全胜。”二十一年，给事中孙蕙疏言宜缓征台湾。七月，彗星见，户部尚书梁清标复以为言，诏暂缓进剿。琅疏言：“臣已简水师精兵二万、战船三百，足破灭海贼。请趣督抚治粮饷，但遇风利，即可进行，并请调陆路官兵协剿。”诏从之。

二十二年六月，琅自桐山攻克花屿、猫屿、草屿，乘南风进泊八罩。国轩踞澎湖，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馀里为壁垒。琅遣游击蓝理以鸟船进攻，敌舟乘潮四合。琅乘楼船突入贼阵，流矢伤目，血溢于帕，督战不少却，总兵吴英继之，斩级三千，克虎井、桶盘二屿。旋以百船分列东西，遣总兵陈蟒、魏明、董义、康玉率兵东指鸡笼峪、四角山，西指牛心湾，分贼势。琅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队，以八十船继后，扬帆直进。敌悉众拒战，总兵林贤、朱天贵先入阵，天贵战死。将士奋勇衷击，自辰至申，焚敌舰百馀，溺死无算，遂取澎湖，国轩遁归台湾。克塽大惊，遣使诣军前乞降，琅疏

陈，上许之。八月，琅统兵入鹿耳门，至台湾。克塽率属剃发，迎于水次，缴延平王金印。台湾平，自海道报捷。疏至，正中秋，上赋诗旌琅功，复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赐御用袍及诸服物。琅疏辞侯封，乞得如内大臣例赐花翎，部议谓非例，上命毋辞，并如其请赐花翎。

遣侍郎苏拜至福建，与督抚及琅议善后事。有言宜迁其人、弃其地者，琅疏言：“明季设澎水标于金门，出汛至澎湖而止。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据为巢穴。及崇祯元年，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盘踞其地，纠集亡命，荼毒海疆。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日纳土归命，善后之计，尤宜周详。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赉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鼓惑人心。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恐未易见效。如仅守澎湖，则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远隔金门、厦门，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臣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设之官兵，分防两处：台湾设总兵一、水师副将一、陆营参将二、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兵二千。初无添兵增饷之费，已足固守。其总兵、副将、参、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转升内地。其地正赋杂粮，渐行蠲豁。驻兵现给全饷，三年后开征济用，即不尽资内地转输。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并绘图以进。”疏入，下议政王

大臣等议，仍未决。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蔚奏应如琅请。寻苏拜等疏亦用琅议，并设县三、府一、巡道一，上命允行。

琅又疏请克塽纳土归诚，应携族属与刘国轩、冯锡范及明裔朱桓等俱诣京师，诏授克塽公衔，国轩、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馀职官及桓等于近省安插垦荒。复疏请申严海禁，稽核贸易商船，命如所议。

二十七年，入觐，温旨慰劳，赏赉优渥。上谕琅曰：“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尚有轻尔者。惟朕深知尔，待尔甚厚。后三逆平定，惟海寇潜据台湾为福建害，欲除此寇，非尔不可。朕特加擢用，尔能不负任使，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殄灭无馀。或有言尔恃功骄傲，朕令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勿遣者，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况天下已平，反疑而勿遣耶？今命尔复任，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琅奏谢，言：“臣年力已衰，惧勿胜封疆之重。”上曰：“将尚智不尚力。朕用尔亦智耳，岂在手足之力哉？”命还任。三十五年，卒於官，年七十六，赠太子少傅，赐祭葬，谥襄壮。

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将出师，值光地请急归，问琅曰：“众皆言南风不利，今乃刻六月出师，何也？”琅曰：“北风日夜猛。今攻澎湖，未能一战克。风起舟散，将何以战？夏至前后二十馀日，风微，夜尤静，可聚泊大洋。观衅而动，不过七日，举之必矣。即偶有飓风，此则天意，非人虑所及。郑氏将刘国轩最骁，以他将守澎湖，虽败，彼必再战。今以国轩守，此则胆落，台湾可不战而下。”及战，云起东南，国轩望见，谓颶作，喜甚。俄，雷声殷殷，国轩推案起曰：“天命矣！今且败。”人谓琅必报父仇，将致

毒于郑氏。琅曰：“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子世纶、世骠，自有传；世范，袭爵。

朱天贵，福建莆田人。初为郑锦将。康熙十九年，师下海坛，以所部二万人、舟三百来降，授平阳总兵。琅攻澎湖，天贵以师会。国轩拒战，天贵以十二舟薄敌垒，焚其舟，杀伤甚众，战益力，俄，中飞炮仆舟中，犹大呼杀贼，遂卒，赠太子少保，谥忠壮。

论曰：“台湾平，琅专其功。然启圣、兴祚经营规画，戡定诸郡县。及金、厦既下，郑氏仅有台澎，遂聚而歼。先事之劳，何可泯也？及琅出师，启圣、兴祚欲与同进，琅遽疏言未奉督抚同进之命。上命启圣同琅进取，止兴祚毋行。既克，启圣告捷疏后琅至，赏不及，郁郁发病卒。功名之际，有难言之矣。大敌在前，将帅内相竞，审择坚任，一战而克。非圣祖善驭群材，曷能有此哉？

卷二百六十一

列传四十八

杨捷石调声 万正色 吴英 蓝理 黄梧

子芳度 从子芳世 芳泰 穆赫林段应举

杨捷，字元凯，义州人，先世居宝应，明初，以军功授后屯卫指挥使，世袭，遂家焉。捷初为明裨将，顺治元年来

降，授山西抚标中军游击。岚县土寇高九英等聚众剽掠，巡抚马国柱檄捷捕治，斩九英，毁其巢。国柱迁总督，以捷为督标中军参将，旋擢副将。

四年，师定广东，命捷率宣化、大同兵三千往镇抚。五年，行次池州，金声桓、李成栋叛。大将军谭泰请以捷驻防九江会剿，即授九江总兵，率兵复都昌，获声桓所置吏馀应柱等，斩之。江西平，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十年，从靖南将军喀喀木讨广东叛镇郝尚久，复潮州。调陕西兴安，经略大学士洪承畴请留原镇，加右都督。调福建随征右路总兵，十二年，叙复潮州功，进左都督。郑成功侵掠福建，兴战云霄、铜山诸处，屡捷。十六年，擢江南提督。会成功陷镇江，窥江宁，加太子少保，充江南随征左路总兵，驻扬州，防江北要汛。十八年，命署庐凤提督，寻调山东。土寇于七败窜入海，捷捕治其党五十余人，诛之。

康熙十二年，调江南。十七年，郑锦攻漳州，陷海澄。调捷福建，辖水陆各军，进少保兼太子太保。疏言：“臣前剿贼云霄、铜山间，深知闽兵不力战。自任江南提督，召募材健，训练有年。拟选三千人随征福建。”诏允之。捷至福州，闻锦犯泉州，即督兵趋惠安。锦将刘国轩断洛阳桥，以三千人据陈山坝阻我师，捷遣游击李璉等袭破之。总兵黄大来与副都统禅布等会师洛阳桥南夹击，国轩遁，泉州平。锦将王一鹏复窥惠安，捷令总兵张韬御之，捕斩略尽。其别将叶明、纪朝佐等出没德化、永春间，萧武等以舟师泊湄州，窥兴化。捷遣将防守策应，移师至漳州。偕副都统吉尔塔布等败国轩于江东桥，又分兵屯守柯坑山、凤山、万松关诸要隘，遣别将

扼守榴山寨。

捷初上官，疏请别设水师提督，得以专御陆路。上授捷昭武将军，领福建陆路提督事。十八年，国轩率众劫榴山寨，欲夺江东桥。捷会平南将军赉塔等分两翼夹击，大败之于下坑山及欧溪头，斩级千馀，获甲仗无算。国轩屯狮子山，联络远近各寨为声援。十九年，捷亲率健卒剿平乌屿诸寨，与总督姚启圣、总兵姚大来等分下玉洲、三汊、石码，连破十九寨，进取海澄。锦将苏侃以城降，遂乘胜与浙江提督石调声复厦门，国轩自铜山窜归台湾。

是年，以老病乞罢，命还任江南提督。叙复海澄功，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三十九年，卒，年七十四，赠少傅兼太子太傅，谥敏壮。孙铸，袭职，请改籍扬州卫。

石调声，汉军镶黄旗人。以佐领从征广东，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迁参领，驻防福建。擢杭州副都统。耿精忠犯浙江，调声迎击，屡却贼。擢浙江提督。康熙十七年，郑锦遣刘国轩等犯海澄，诏趣调声赴援，未至而海澄陷，康亲王檄守惠安。贼陷同安，遂围泉州，惠安亦陷。调声退军兴化，与参赞大臣禅布攻复惠安，逐北至洛阳桥。泉州围解。复偕副都统沃申破贼江东桥。顷之，国轩等复夺桥，断饷道，将军赉塔檄调声迎击，败之。十九年，复厦门、金门，国轩遁。调声还浙江任。初贼陷江山、惠安，战士暴骨多未瘞，议者以咎调声。二十一年，追论夺官及世职。寻卒。

万正色，字惟高，福建晋江人。少入伍。以招降海寇陈灿等，叙功，授陕西兴安游击。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正

色从西安将军瓦尔喀征四川。叛将谭弘等据阳平关拒战，败之于野狐岭，乘胜复广元、昭化。累擢岳州水师总兵。时三桂据岳州，扼守洞庭湖套，植木为桩阻我师。十七年，正色上官，率舟师夜入乱苇中，拔桩尽，击贼，屡败之。三桂将江义、巴养元、杜辉等率舟二百攻柳林嘴，正色与游击唐善等击之，毁其舟。是岁三桂死于衡州，其子应麒与辉、义等守岳州。正色遣千总魏士曾赍书十四分致应麒部将，士曾为所杀，应麟亦杀部将之受书者，遂内讷。其将陈华、李超、王度冲出降，应麟弃城遁，遂复岳州。正色士曾请恤，赠守备。十八年，追叙克阳平关功，加左都督。

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征福建，耿精忠降，而郑锦犹踞金门、厦门，陷海澄。正色自以闽人习海上事状，因陈水陆战守机宜，言：“福建负山枕海，贼踪出没靡常。宜择官兵习于陆者分布要害，使贼不得登岸；水军自万安镇顺流直下金门，塞海澄以断其归路。贼自厦门来援，则从金门掩击。更请蠲除沿海边地杂派，设法招抚，善为安置，则贼党自散。”疏入，诏加太子少保，调福建水师总兵，擢提督。时议檄调荷兰国船进取厦门，正色疏言：“荷兰船迟速莫必，延至三四月，风信转南，即难前进。今新旧鸟船俱集，臣与抚臣吴兴祚决计进讨，臣率水师直攻海坛，兴祚率陆兵为声援。”

十九年，正色征海坛，分前锋为六队，亲统巨舰继之，又以轻舟绕出左右，并力夹攻，发炮击沉敌舰，溺死三千余人，遂取海坛。其将朱天贵遁，正色追蹙至平海澳，天贵走崇武，正色掩击，大败之。与将军拉哈达、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会师取厦门，天贵降。

锦窳归台湾。疏请分兵镇守滨海要地，上遣兵部侍郎温岱莅视。寻议铜山、厦门诸处量设总兵以下官，留水师二万人分镇之。初，海坛既克，下兵部叙功。启圣语温岱：“正色先与天贵约乃进兵，未尝与贼战。”兵部疏闻，上命仍议叙，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上谕正色规取台湾，正色请缓师。二十年，改陆路提督。

二十五年，调云南。未几，与鹤庆总兵王珍互讦，命与珍诣京师质问。总督范承勋劾正色纳贿侵蚀，上遣侍郎多奇、傅拉塔按治，下刑部论死，上以正色功多，特宥之，夺官，仍留世职。三十年，卒。

吴英，字为高，福建莆田人。幼为海贼掠置岛中，更姓王。康熙二年，赴泉州降，授守备札。从提督王进功攻郑锦，拔铜山城，加都司僉书衔。寻授浙江提标都司。

十三年，耿精忠反，其将曾养性侵浙，总兵祖弘勋以温州叛应之，分犯宁波、绍兴。英从提督塞白理击败之，降其将李荣春等，迁左营游击。十四年，养性、弘勋率众十馀万犯台州。英言于塞自理，阳修毛坪山径，潜引兵间道自仙居袭贼后，贼踞黄岩半山岭拒战。英偕游击曾承等冒矢石前进，斩其将刘邦仁等，遂复黄岩，迁中军参将。

十五年，贝子傅拉塔规复温州，养性、弘勋率三万人乘夜劫营。英分兵五百伏贼后，自率精锐据大羊山，阻其要道，遇贼，殊死战，身中数枪。师继进，伏尽起，贼大溃，斩获无算。寻从提督石调声援象山，贼屯石门、西溪二岭。英偕游击侯奇等分兵三道抵慈溪，击沉贼船，歼其众，遂复象山。

九月，康亲王杰书进征福建，精忠降，养性、弘勋引退。其将冯公辅踞松阳，英入山，招之降。其党林惟仁等屯处州，英剿抚兼用，斩贼五百馀，降惟仁及兵千馀。

十七年，锦犯泉州，康亲王檄调声赴援，英率师从。锦将刘国轩据洛阳桥，英自上游陈山坝渡江，以奇兵出贼后，造浮桥济师，前后夹攻，斩级六百有奇。迁福建督标中军副将。率师援漳州，连克十九寨，转战至江口，发炮击沉敌船，遂复海澄。十八年，国轩复拥众数万屯郭塘、欧溪头，谋夺江东桥，英击走之，擢同安总兵。

十九年，偕宁海将军拉哈达、巡抚吴兴祚自同安港口分兵，进克厦门，锦遁归台湾。是年英奏请复姓。二十二年，移兴化，会施琅进攻澎湖。英偕总兵朱天贵、林贤等自八罩屿乘风进击，游击蓝理陷围，英冲入敌阵，拔之出。翌日，进取虎井屿，英右耳中枪，益力战，跃入敌舰，手刃其将郑仁，馀悉骇窜。国轩与郑克塽乞降，事具《琅传》。

二十四年，入觐，奏言：“台湾地势绝险，土番止求衣食，素无他愿。自来小寇窃发，皆由内地奸民作祟，陆师搜捕易尽。前议设水师赶缙双篷船百，请减十之八，留二十船分拨台湾、澎湖二处，传递文书。台湾、澎湖经制官兵一万员名，前议以鹿皮、白糖通洋助饷，不能如期给发。臣见台湾民田之外，别有水田，俱属郑氏亲党及其部将，耕牛甚多。请分四千屯田，每兵给田三十亩、牛一，课耕种。农隙操练，则兵有恒产，饷可省半。”疏入，命议行。寻移镇浙江舟山。擢四川提督。

英先以军功加左都督，授世职拖沙喇哈番。叙平台、澎

功，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三十六年，调福建陆路提督，改水师。上南巡，英朝行在，赐御书榜额。召见，问：“福建今有无海寇？”英对曰：“海寇断不至蔓延，若蔓延，任臣等何用？惟海中与城郭不同，一水汪洋，乘一小舟，随处可藏匿。商贾失利，不得已走而为盗，往往有之，不可遽谓之海寇也。”上降诏奖英笃实而明达，寻授威略将军，仍领水师提督事，复御制诗赐之，勸以黽勉防微。五十一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少保。

蓝理，字义山，福建漳浦人。少桀骜，膂力绝人。集族人勇健者击杀海寇卢质，诣吏，欲因以为功，吏疑亦盗也，系之狱。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悉纵击者，令赴藩下授职。理间道走仙霞关诣康亲王军降，为向导，破叛将曾养性于温州。十五年，从师入闽，授建宁游击。十七年，从都统费塔败海寇于蜈蚣山，复长泰。十八年，迁灌口营参将。十九年，总督姚启圣驻师漳浦，令理分兵守高浦，辞不赴，劾理虚兵冒饷，坐夺官。下部议罪，拟杖徒，理请剿海寇自赎，上允之，发军前效力。

二十一年，提督施琅征台湾，知理英勇，奏署右营游击领舟师，部议格之，特旨允行。琅令理当前锋，诸弟瑶、瑗、珠皆从。郑克塽遣其将刘国轩守澎湖，令曾遂等率众数万迎敌，战舰蔽海。理督兵与战，自辰至午，战益力。遂发炮，弹掠理而过，理仆，遂遥呼曰：“蓝理死矣！”瑶扶理起立，理亦呼曰：“蓝理在，曾遂死矣！”呼刀，族子法以授理，见理腹破肠流出，为掬而纳诸腹，瑗傅以衣，珠持匹练缚其创。理

呼杀贼，麾兵进，击沉敌舰二，敌大溃。琅过理舟慰劳之，令治创复战。琅舟胶浅沙，敌舰环围之，理闻，赴援。理舟书姓名篷上，敌惮理，战为稍却，追击，大败之。得敌舰，请琅易舟，出，逐敌至西屿，杀伤殆尽，遂克澎湖。台湾平，叙功，仍授参将，加左都督。

未几，丁父忧。二十六年，服阕，诣京师，迎驾赵北口，召至御前，问澎湖战状，命解衣视其创，慰劳甚至，超授陕西神木营副将。寻擢宣化镇总兵，挂镇朔将军印。二十九年，移定海。四十二年，复移天津。赐花翎、冠服，并御书榜曰“所向无敌”赉焉。四十三年，以旧伤疾作，乞解任，温旨慰留，遣御医诊视。理以畿辅地多荒洼，请于天津开垦水田百五十顷，岁收稻谷，民号曰“蓝田”。

四十五年，擢福建陆路提督。四十六年，上南巡，理迎驾扬州，赏赉有加，复御书榜曰“勇壮简易”。四十七年，丁母忧，命在任守制。五十年，巨盗陈五显等纠二千人扰泉州永春、德化诸县。事闻逾数月，理始疏陈，并言村落安集如故，上斥其诳，命夺职，总督梁鼎、巡抚满保先后劾理贪婪酷虐诸状，遣侍郎和託、廖腾燧会督抚按治得实，论斩，诏从宽免死，入京旗。五十四年，师北征，剿策妄阿喇布坦，理请赴军前效力，赐总兵衔，从都统穆尔赛协理北路军务。以病回京，寻卒。诏免所追银两，遣其妻子回籍归葬。

理虬勇善战。性率直。官福建提督，政行于乡里。捕治盗贼，遂及诸豪家。修桥梁，平道路，率富民钱，益积怨。泉州民绘虎为榜，列理诸累民状，以是得罪。上念其旧功，终矜全之。弟瑶，未仕；瑗，官至金门总兵；珠，累官参将。

黄梧，字君宣，福建平和人。初为郑成功总兵，守海澄。顺治十三年，梧斩成功将华栋等，以海澄降。大将军郑亲王世子济度以闻，封海澄公。十四年，总督李率泰疏请益梧兵，合四千人，驻漳州。梧与李率泰及提督马得功、都统郎赛水陆分道进，破七城，克闽安镇。叙功，赐甲冑，貂、裘，加太子太保。梧牒李率泰，荐委署都督施琅智勇忠诚，熟谙沿海事状，假以事权，必能剪除海孽；又言成功全藉内地接济，木植、丝绵、油麻、钉铁、柴米，土穴阴为转输，赍粮养寇，请严禁；并条列灭贼五策，复请速诛成功父芝龙。率泰先后上闻，琅得擢用，芝龙亦诛。寻命严海禁，绝接济，移兵分驻海滨，阻成功兵登岸，增战舰，习水战，皆用梧议也。

及成功病卒，其将万义、万禄、杨学皋、陈莽、陈辉、颜立勋、黄昌、黄义、馀期英等诣梧降。康熙二年，师攻厦门，靖南王耿继茂出浔尾，梧偕李率泰出嵩屿，督水陆将卒夹击，斩获无算，遂克厦门、金门、浯屿三岛。郑锦遁据铜山。继茂令梧统兵驻云霄防剿。三年，梧招锦将周全斌、陈升、黄廷、何政、许贞、李思忠等来降。遂偕继茂、李率泰及提督王进功乘夜渡海，拔铜山。锦走还台湾。

梧疏言：“自海上归诚，十二年中，先后招抚文武吏二百馀、兵数万人，有蒙赐封侯伯且世袭者。臣公爵未定何等及承袭次数，乞敕部核议。”寻命定封一等公，世袭十二次。七年，兵部议裁汰诸行省兵额，梧标下额定官三十员、兵一千二百人，馀移驻河南。十三年，耿精忠反，传檄至漳州。梧方病疽，闻变惊恚，遂卒。

子芳度，字寿岩。梧既卒，阳以梧命答精忠，而阴募兵

自守，凡二月馀，得壮士六千人，遂斩精忠所置都督刘豹等，誓师登陴，以蜡丸函疏，遣黄蓝间道驰奏。上嘉梧忠荃，降诏优恤，以芳度袭爵；并谕师自浙江、江西、广东三路入福建。芳度诃何路兵先到，迎会合剿。寻疏言：“漳州介耿、郑二逆间，自八月以来，坚与耿拒，伪与郑和。因得阴行招募，练成劲旅万人，分布漳城及龙溪等五县。无何，耿逆来犯，臣率众迎击，擒所无算。二逆构怨已深，势必俱败。诚得粤省大兵乘胜进攻，臣当率师迎会，迅奏扫除之功。”十四年，复言：“臣拒耿饵郑，固守一载有馀。近二逆通好，臣谋已泄。郑逆遂撤回各镇，蜂聚海澄，备粮缮器。臣知其狡谋，遣总兵杨壮猷等扼守平和，并令臣从兄芳泰突围赴广东，接引大兵。郑逆率众围城，昼夜攻击。臣连次出兵，斩其将黄鼎新、卢英等。但孤城缺饷，百计难支。计粤路援师，旦夕可至。乞密敕浙江、江西两路兵迅速进发，俾二逆不能相顾，臣可会合奏功。”

漳州自五月被围至七月，敌来益众，竖云梯攻城，炮毁城堞三十馀丈。芳度率将士拒战，歼贼无算。敌环攻不退，芳度连疏告急。诏趣统兵诸将迅速赴援，并拨饷接济。十月，城中粮尽，叛将吴淑引贼陷城。芳度率兵巷战，力竭，赴开元寺井死，年二十有五。贼戕其尸，母赵、妻李自经。从父枢、从兄芳名、弟芳声、芳祐并死。期功男女从死者三十馀人。贼又斫梧棺，毁其尸。副将蔡隆，游击朱武，外委张琼、戴邻、陈谦俱骂贼死。事闻，优诏褒恤，赠芳度王爵，谥忠勇，如多罗郡王例，遣大臣致祭。隆、武、琼、邻、谦俱赠官有差。

梧兄子芳世，字周士。先于康熙元年丧梧疏入觐，留京

师，授一等侍卫。及芳度遣蓝赉疏告急，芳世自陈乞从大军自广东进援，上许之，以为福建随征总兵官，降敕褒勉。芳世至广东，会弟芳泰自漳州突围出，芳世督兵赴援，距漳州仅二日，闻城陷，退屯惠州。芳度殉难，诏以芳世袭爵。十五年，叛将马雄等诱芳世兄弟附三桂，不从，乘间脱走，至江西信丰，遣蓝赉疏陈陷贼始末。上嘉之，加太子太保，命仍镇守漳州。蓝自参将擢海澄总兵，今驰赴康亲王军，俟漳、泉恢复，收集海澄公部下散失官兵，镇守汛地。

十六年，芳世疏言：“臣叔梧遗骸遭贼残毁，请与芳度一体议恤。臣叔枢骂贼而死，臣弟芳名、芳声奋力守城，同日遇害，并乞赐恤。”诏赠梧太保，谥忠恪，枢赠按察使僉事，芳名、芳声赠太常寺卿，各予荫；赐芳世蟒袍、弓矢、鞍马，褒嘉甚至。

十七年，锦将刘国轩、吴淑犯海澄，芳世与总督郎廷相、副都统孟安等迭败之观音山、柘山头、石玛村等处。国轩退犯漳州，芳世率兵堵剿，歼贼甚众。山寇蔡寅诈称朱三太子，纠众数万，与锦通，犯漳州。芳世击败之于天宝山，斩其渠杨宁等。芳世疏言：“漳州乱后，臣叔梧、弟芳度旧部离散，臣渐次收集，得四千八百人，选补本标五营六百人，馀无额可补，乞汰留三千人，别立三营，视经制给饷。”部议从之。未几，病卒，遗疏言：“闽省久困兵祸，漳州尤甚。愿大师底定后，严饬有司轻徭薄赋，苏此残黎。”并区画海疆数事，复以子溥年才九岁，请以弟芳泰袭爵，诏赠少保，谥忠襄。

芳泰，字和士。少为诸生。佐芳度守漳州，突围出乞援。城陷后，父母妻子皆遇害。至广东，值尚之信叛，芳泰与芳

世从巡抚杨熙力战得出。寻授江南京口总兵。芳世卒，袭爵。屡出剿贼，复平和、漳平诸县。总督姚启圣疏言芳泰年少，不能辖标兵。下部议，令芳泰诣京师。芳泰疏请暂驻汀州，为兄芳度营葬。启圣复言海澄公标下旧兵，闻芳泰在汀州，皆走依之，伪将吴淑兄弟以曾害芳度，不敢来降，请敕芳泰速离福建。十八年，芳泰至京师，上言：“臣久经行阵，不为幼弱。离漳已十月，不闻吴淑投诚。督臣无计办贼，以臣藉口。臣当壮年，乞仍驻闽疆督剿，以报主恩。”上慰谕之。二十二年，许其回籍营葬。二十九年，卒，以子应缙为芳度后，袭爵。四十九年，应缙为芳泰请恤，赠太子少保。乾隆初，追谥襄愍。三十二年，高宗特诏以公爵世袭罔替。

应缙卒，谥温简。无子，以从子仕简为后，袭爵。乾隆初，朝京师。高宗以其幼，令还里待命。十九年，授衢州总兵。二十四年，迁湖广提督，历广东、福建陆路水师。疏发厦门商船陋规，上嘉之，谕：“汝知恩，朕亦知人。”漳、泉民流入台湾，屡出劫掠，仕简亲渡海督兵捕治。再入觐，赐黄马褂、双眼花翎、黑狐端罩。病后偶蹶，赐人参、高丽清心丸。淡水生番戕同知杨凯，复渡海督兵捕治，加太子太保。林爽文乱起，督兵讨之，师久无功。总督常青、李侍尧先后劾仕简贻误，夺官，逮下刑部论斩，特宥之。寻赦归，卒。

仕简子秉淳前卒，以其孙嘉谟袭爵。秉淳初授蓝翎侍卫，累迁至狼山总兵。嘉谟初授头等侍卫，累迁至温州总兵。

穆赫林，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人。祖琐诺木，为兀鲁特贝勒。太祖时，从明安来归。积战阀，授二等总兵官。

卒，顺治间，追谥顺良。再传，子僧格袭世职，遇恩诏，累进三等伯。卒，穆赫林袭职。康熙五年，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列议政大臣。

吴三桂反，十三年，偕都统拉哈达率兵驻防兗州，旋命移驻江宁。时耿精忠叛应三桂，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将军贝子傅喇塔讨之。穆赫林率所部喀喇沁、土默特兵赴浙江，与傅喇塔师会。十四年，从攻台州，精忠将林冲纠众万馀，列十三寨拒战。穆赫林督兵攻拔其寨，斩获无算，复仙居。

师自黄岩进，精忠将曾养性偕叛将祖弘勋据温州分水陆迎战，穆赫林击败之上塘岭，得战舰三十馀。精忠将彭国明率众五千濒瓯江列寨，穆赫林率兵至宝带桥奋击，斩级千馀，尽获其枪械旗帜，遂薄江而阵，贼来犯，辄战却之。温州绕城为壕属瓯江，为闸以蓄水，师争闸，贼护甚力，久未能薄城。时康亲王杰书驻金华，檄傅喇塔与穆赫林速攻城。穆赫林言必得大炮乃可克。十五年，上责王贝子等迁延，师无功。王因劾穆赫林与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段应举等违令瞻顾状，命事平议罪。八月，康亲王自衢州攻克仙霞关，精忠降，徙养性、弘勋等至福州，檄穆赫林移师福建，驻守延平。

郑锦使其将吴淑、吴潜自邵武来攻，穆赫林击之浦塘隘口，阵斩其将杨大任等，乘胜复邵武、汀州二府及所属县。锦屡犯泉州，复侵潮州，穆赫林与副都统沃申、总兵马三奇等分兵赴之，屡捷。十七年，锦犯海澄，穆赫林与海澄公黄芳世率兵迎击于湾腰树，战失利，退保海澄。锦复纠众环逼，据高阜瞰城中，炮石交下，穆赫林与应举协力固守，粮尽，身负重创，未几城陷，乃与应举自经死。事平，吏议穆赫林征

温州师无功，守海澄闻援且至，不能突围出，当夺官及世职，籍其家，上以穆赫林有战功，赏籍没，命其从子赫达色袭爵。世宗时，诏与应举并入祀昭忠祠。

段应举，汉军镶蓝旗人。父思信，明广宁千总。太祖取广宁，来降，予世职备御。卒，应举袭。从端重亲王博洛讨叛将姜瓖，攻汾州及太谷，克之。复从贝勒屯齐征湖南，屡有功。累擢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进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偕镇国将军王国光赴广东，驻防潮州。康熙三年，剿叛将苏利于南塘铺，贼败遁，复碣石卫。叙功，进世职一等。寻署山东提督。十三年，率兵赴杭州剿御耿精忠，授福建提督。击贼仙居、黄岩、太平、乐清，进围温州，皆捷。十五年，从康亲王征福建，精忠降。时郑锦据漳、泉、兴化，与将军拉哈达合兵进剿，复兴化、泉州二城。复分兵定漳州及海澄等县，应举进驻海澄。十七年，刘国轩、吴淑等陷平和，穆赫林战失利。诏责应举不能平贼，调江宁提督杨捷代之，应举仍以副都统从征。寻城陷，死之。

论曰：郑氏为海疆患三十余年，捷、正色扞卫艰难，内定泉、漳，外收金、厦；英、理遂佐施琅越海恢疆，而理尤忠奋，称虎将。方郑氏乱时，有自海上降者，辄优以封爵，林兴珠为建义侯，郑鸿逵为奉化伯，周全斌为承恩伯，郑纘绪为慕恩伯，梧最先降，授成功旧封。子芳世殉漳州，以忠延世。穆赫林等死海澄，孤城抗节，亦自有足称者。悍寇死战，御之艰，克之尤伟矣！

卷二百六十二

列传四十九

魏裔介 熊赐履 李光地

魏裔介，字石生，直隶柏乡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四年，授工科给事中。五年，疏请举经筵及时讲学，以隆治本。又言：“燕、赵之民，椎牛裹粮，首先归命。此汉高之关中，光武之河内也。今天下初定，屡奉诏蠲赋，而畿辅未沾实惠，宜切责奉行之吏，彰信于民。”俱报闻。

转吏科，以母忧归。服阕，九年，起故官。应诏疏言：“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阏。大臣闭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以习功名。纪纲日弛，法度日坏。请时御正殿，召对群臣，虚心咨访。令部院科道等官面奏政事，仍令史官记注，以求救时之实。”时世祖亲政，裔介疏言：“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又言：“摄政王时，隐匿逃人，立法太严，天下嚚然，丧其乐生之心。后以言官陈说，始宽其禁，责成州县，法至善也。若舍此之外别有峻法，窃恐下拂人心，上干天和，非寻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上韪之。

河南巡抚吴景道援恩诏荐举明兵部尚书张缙彦。裔介疏言：“缙彦仕明，身任中枢，养寇误国，有卢杞、贾似道之奸，而庸劣过之。宜予摈弃，以协公论。”疏下部议，以事在赦前，予外用。又疏言：“州县遇灾荒，既经报部，其例得蠲缓钱粮，即予停征，以杜吏胥欺隐。并就州县积谷及存贮库银，先行

赈贷。”下所司议行。时直隶、河南、山东诸省灾，别疏请赈。上命发帑金二十四万，分遣大臣赈之，全活甚众。

十一年，迁兵科都给事中。东南兵事未定，疏言：“今日刘文秀复起于川南，孙可望窃据于贵筑，李定国伺隙于西粤，张名振流氛于海岛，连年征讨，尚稽天诛。为目前进取计，蜀为滇、黔门户，蜀既守而滇、黔之势蹙，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粤西稍弱，昨岁桂林之役未大创，必图再犯，以牵制我湖南之师。宜令藩镇更番迭出，相机战守。此三方者，攻瑕宜先粤西。粤西溃则可望胆落，滇、黔亦当瓦解。”又疏劾湖南将军续顺公沈永忠拥兵观望，致总兵官徐勇、辰常道刘升祚力竭战死。永忠坐罢任夺爵。复劾福建提督杨名高玩寇，致漳州郡县为郑成功沦陷，名高坐罢任。

寻迁太常寺少卿，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疏劾大学士陈之遴营私植党，之遴坐解官，发辽阳闲住。十四年，迁左都御史，上谕之曰：“朕擢用汝，非由人荐达。”裔介益感奋，尽所欲言。四月，因钦天监推算次月日月交食，疏请广言路，缓工作，宽州县考成，速颁恩赦，释滞狱，酌复五品以下官俸，减征调之兵，节供应之费。上嘉之，下部详议以行。尝侍经筵，讲汉文帝春和之诏，因举仁政所宜先者数事。正阳门外菜园为前朝嘉蔬圃地，久为民居，部议入官。裔介过其地，民走诉，即入告，仍以予民。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十七年，京察自陈。以御史巡方屡坐贪败，责裔介未纠劾，削太子太保，供职如故。

时可望犹据贵州，郑成功乱未已。裔介疏言：“可望恃峒蛮为助，宜命在事诸臣加意招徕，予以新敕印，旧者毋即收

缴，则归我者必多。成功作乱海上，我水师无多，惟于沿海要地增兵筑堡，使不得泊岸劫掠，然后招其携贰，散其党与，海患可以渐平。”下部议行。未几，疏劾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欺罔附和诸罪，命正宗、克巩回奏，未得实，下法司勘讯，并解裔介官与质。谕定，正宗获罪籍没，克巩夺职视事，复裔介官。时以云南、福建用兵，加派钱粮。裔介疏请敕户部综计军需足用即停止，上命未派者并停止。康熙元年，云南既定，疏言：“云南既有吴三桂藩兵数万，及督提两标兵，则满洲兵可撤。但滇、黔、川、楚边方辽远，不以满洲兵镇守要地，倘戎寇生心，恐鞭长莫及。荆、襄乃天下腹心，宜择大将领满兵数千驻防，无事则控制形势，可以销奸宄之萌；有事则提兵应援，可以据水陆之胜。”疏下部，格不行。复请以湖广总督移驻荆州，从之。

进吏部尚书。三年，拜保和殿大学士。时辅臣柄政，论事辄争执，裔介调和异同，时有所匡正。预修《世祖实录》，充总裁官。九年，典会试。是年内院承旨会吏、礼二部选新进士六十人，试以文字，拟上中下三等入奏，上亲定二十七人为庶吉士。御史李之芳劾裔介所拟上卷二十四人，先使人通信，招权纳贿；并谓与班布尔善相比，引用私人。班布尔善官大学士，党鳌拜，伏法。上命裔介复奏，裔介疏辨，并言：“臣与班布尔善同官，论事辄龃龉。以鳌拜之势焰，足迹不至其门，岂肯附班布尔善？臣服官以来，弹劾无所避忌。前劾刘正宗，其党切齿于臣者十年于兹。之芳，正宗同乡，今为报复。”因自请罢斥，疏下吏部会质。之芳力争，裔介自引咎。部议以之芳劾奏有因，裔介应削秩罚俸，上宽之，命供

职如故。

十年，以老病乞休，诏许解官回籍。《世祖实录》成，进太子太傅。二十五年，卒，赐祭葬如制。

裔介居言路最久，疏至百餘上，敷陈剴切，多见施行。生平笃诚，信程、朱之学，以见知闻知述圣学之统。著述凡百餘卷，大指原本儒先，并及经世之学。家居十六年，躬课稼穡，循行阡陌，人不知其为故相也。雍正间，祀贤良祠。乾隆元年，追谥文毅。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曲顺天乡试，迁国子监司业，进弘文院侍读。

康熙六年，圣祖诏求直言。时辅臣鳌拜专政，赐履上疏几万言，略谓：“民生困苦孔亟，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一旦水旱频仍，蠲豁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然非独守令之过也，上之有监司，又上之有督抚。朝廷方责守令以廉，而上官实纵之以贪；方授守令以养民之职，而上官实课以厉民之行。故督抚廉则监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抚贪则监司贪，守令亦不得不贪。此又理势之必然者也。伏乞甄别督抚，以民生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贪廉为督抚之优劣。督抚得人，守令亦得人矣。虽然，内臣者外臣之表也，本原之地则在朝廷。其大者尤在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今朝廷之可议者不止一端，择其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极其纷更，而国体因之日伤也。国家章程法度，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患已潜滋暗伏于

其中。乞敕议政王等详议制度，参酌古今，勒为会典，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矣。一曰，职业极其隳窳，而士气因之日靡也。部院臣工大率缄默瞻顾，外托老成慎重之名，内怀持禄养身之念。忧愤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激，端方者诋为迂腐。间有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讪笑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已。乞申饬满、汉诸臣，虚衷酌理，实心任事，化情面为肝胆，转推诿为担当。汉官勿阿附满官，堂官勿偏任司员。宰执尽心献纳，勿以唯诺为休容，台谏极力纠绳，勿以钳结为将顺，则职业修举，官箴日肃而士气日奋矣。一曰，学校极其废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讲，师道不立，经训不明。士子惟推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不知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高明者或泛滥于百家，沉沦于二氏，斯道沦晦，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特简儒臣使司成均，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曰，风俗极其僭滥，而礼制因之日坏也。今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糜终岁之粮，舆隶被贵介之服，倡优拟命妇之饰，习为固然。夫风俗奢、礼制坏，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也。乞明诏内外臣民，一以俭约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规定经制，不许逾越，则贪风自息、民俗渐醇矣。虽然，犹非本计也。根本切要，端在皇上。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薰陶德性，优以保衡之任，隆以师傅之礼；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从，朝夕献纳。毋徒事讲幄之虚文，毋徒应经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辍，毋以晨夕有间。于是考诸六经之文，监

于历代之迹，实体诸身心，以为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习，必端其选，缀衣虎贲，亦择其人。佞幸不置于前，声色不御于侧。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内而深宫燕闲之间，外而大廷广众之地，微而起居言动之恒，凡所以维持此身者无不备，防闲此心者无不周，主德清明，君身强固。由是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于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疏入，鳌拜恶之，请治以妄言罪，上勿许。

七年，迁秘书院侍读学士。疏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年来灾异频仍，饥荒叠见，正宵旰忧勤、彻悬减膳之日，讲学勤政，在今日最为切要。乞时御便殿，接见群臣，讲求政治，行之以诚，持之以敬，庶几转咎征为休征。”疏入，鳌拜传旨诘问积习、隐忧实事，以所陈无据，妄奏沽名，下吏议，镌二秩，上原之。八年，鳌拜败，命康亲王杰书等鞠治，以鳌拜衔赐履，意图倾害，为罪状之一。方鳌拜辅政擅威福，大臣稍与异同，立加诛戮。赐履以词臣论事侃侃无所避，用是著直声。上即位后，未举经筵，赐履特具疏请之，并请设起居注官。上欲幸塞外，以赐履疏谏，乃寝，且嘉其直。

九年，擢国史院学士。未几，复内阁，设翰林院，更以为掌院学士。举经筵，以赐履为讲官，日进讲弘德殿。赐履上陈道德，下达民隐，上每虚己以听。十四年，谕奖其才能清慎，迁内阁学士，寻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下内阁，赐履误票三法司核拟。既，检举，得旨免究。赐履改草签，欲谗

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签嚼而毁之，立德以语索额图。事上闻，吏部议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归，侨居江宁。

二十三年，上南巡，赐履迎谒，召入对，御书经义斋榜以赐。二十七年，起礼部尚书。未几，以母忧去。二十八年，上复南巡，赏赉有加。二十九年，起故官，仍直经筵。命往江南谳狱，调吏部。会河督靳辅请豁近河所占民田额赋，命赐履会勘。奏免高邮、山阳等州县额赋三千七百二十八顷有奇。三十四年，弟编修赐瓚以奏对欺饰下狱，御史龚翔麟遂劾吏部铨除州县以意高下，赐履伪学欺罔，乞严谴。下都察院议，赐履与尚书库勒纳，侍郎赵士麟，彭孙遹当降官，上不问，赐瓚亦获赦。

三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预修《圣训》、《实录》、《方略》、《明史》，并充总裁官。典会试者五。以年老累疏乞休。四十二年，温旨许解机务，仍食俸，留京备顾问。四十五年，乞归江宁。比行，召入讲论累日。赐履因奏巡幸所至，官民供张烦费，惟上留意，上颔之，给传遣官护归。四十六年，上阅河，幸江宁，召见慰问，赐御用冠服。四十八年，卒，年七十五，命礼部遣官视丧，赐赙金千两，赠太子太保，谥文端。五十一年，上追念赐履，知其贫，迭命江宁织造周恤其家；谕吏部召其二子志契、志夔诣京师，皆尚幼，复谕赐履僚属门生醵金饮之。

赐履论学，以默识笃行为旨，其言曰：“圣贤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为神也。”著《闲道录》，尝进上，命备省览。雍正间，礼贤良祠。

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幼颖异。年十三，举家陷山贼中，得脱归。力学慕古。康熙九年成进士，进庶吉士，授编修。十二年，乞省亲归。

十三年，耿精忠反，郑锦据泉州，光地奉亲匿山谷间，锦与精忠并遣人招之，力拒。十四年，密疏言：“闽疆褊小，自二贼割据，诛求敲扑，民力已尽，贼势亦穷。南来大兵宜急攻，不可假以岁月，恐生他变。方今精忠悉力于仙霞、杉关，郑锦并命于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与赣州接壤，贼所置守御不过千百疲卒。窃闻大兵南来，皆于贼兵多处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诈为入广，由赣达汀，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馀不至，则我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贼不战自溃。伏乞密敕领兵官侦谍虚实，随机进取。仍恐小路崎岖，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可以必胜。”置疏蜡丸中，遣使间道赴京师，因内阁学士富鸿基上之。上得疏动容，嘉其忠，下兵部录付领兵大臣。时尚之信亦叛，师次赣州、南安，未能入福建。康亲王杰书自衢州克仙霞关，复建宁、延平，精忠请降。师进驻福州，令都统拉哈达、賚塔等讨郑锦，并求光地所在。十六年，复泉州，光地谒拉哈达于漳州。拉哈达白王，疏称“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宜予褒扬”，命优叙，擢侍读学士。行至福州，以父丧归。

十七年，同安贼蔡寅结众万馀，以白巾为号，掠安溪。光地募乡勇百余人扼守，绝其粮道，贼解去。未几，锦遣其将刘国轩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诸县，进逼泉州，断万安、

江东二桥，南北援绝。光地遣使赴拉哈达军告急，值江水涨，道阻，乃导军自漳平、安溪小道入。光地从父日烺率乡勇度石珠岭，芟荆棘，架浮桥以济。光地出迎，具牛酒犒军。又使弟光垚、光垠以乡兵千度白鸽岭，迎巡抚吴兴祚军于永春。师次泉州，击破国轩，窜入海。拉哈达上其功，再予优叙，迁翰林学士。光地上疏推功将帅，辞新命，不允；并官日烺，后积功官至永州总兵。

十九年，光地至京师，授内阁学士。入对，言：“郑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争权，宜急取之。”且举内大臣施琅习海上形势，知兵，可重任，上用其言，卒平台湾。

陈梦雷者，侯官人。与光地同岁举进士，同官编修。方家居，精忠乱作，光地使日烺潜诣梦雷探消息，得虚实，约并具疏密陈破贼状，光地独上之，由是大受宠眷。及精忠败，梦雷以附逆逮京师，下狱论斩。光地乃疏陈两次密约状，梦雷得减死戍奉天。

二十一年，乞假奉母归。二十五年，还京，授翰林院掌院学士，直经筵，兼充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逾年，以母病乞归省。二十七年，至京。初，光地与侍读学士德格勒善，于上前互相称引。上召德格勒与诸词臣试乾清宫，以文字劣，镌秩。旋掌院库勒讷劾其私抹起居注事，下狱论罪。诏责光地，光地引罪，乞严谴，上原之。寻擢兵部侍郎。三十年，典会试。偕侍郎博霖、徐廷玺，原任河督靳辅勘视河工。三十三年，督顺天学政。闻母丧，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上令遵初命。给事中彭鹏复疏论光地十不可留，目为贪位忘亲，排诋尤力。乃

下九卿议，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三十五年，服阕，仍督顺天学政。三十六年，授工部侍郎。

三十七年，出为直隶巡抚。初，畿辅屡遭水患，上以漳河与滹沱合流易泛滥，命光地导漳自故道引入运河，杀滹沱之势。光地疏言：“漳河现分为三：一自广平经魏、元城，至山东馆陶入卫水归运；一为老漳河，自山东丘县经南宫诸县，与完固口合流，至鲍家嘴归运；一为小漳河，自丘县经广宗、巨鹿合于滏，又经束鹿、冀州合于滹沱。由衡水出献县完固口复分为两支：小支与老漳河合流而归运，大支经河间、大城、静海入子牙河而归淀。今入卫之河与老漳河流浅而弱，宜疏浚；其完固口小支应筑坝逼水入河，更于静海阎、留二庄挑土筑堤，束水归淀，俾无泛滥。”诏报可。寻奏霸州、永清、宛平、良乡、固安、高阳、献县因浚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顷，请豁免赋额，从之。通州等六州县额设红剥船六百号，剥运南漕，每船给贍田，遇水旱例不蠲免，光地奏请援民田例概蠲免之。三十九年，上临视子牙河工，命光地于献县东西两岸筑长堤，西接大城，东接静海，互二百馀里；又于静海广福楼、焦家口开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畅，无水患。四十二年。上褒其治绩，擢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四十三年，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合疏劾光地抚绥无状，致河间饥民流入京畿，并宁津县匿灾不报状。光地疏辩，引咎乞罢，诏原之。再疏辞尚书，不许。寻疏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称诏旨，贩鬻私盐，得银百六十馀万，霖论斩，籍没。

四十四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

《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议》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研求探讨。四十七年，皇太子允初以疾废，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孰可当储位者。尚书王鸿绪等举皇子允禩，上切责之。询光地何无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问臣以废太子病，臣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尝告诸人也。”光地被上遇，同列多忌之者，凡所称荐，多见排挤，因以撼光地。抚直隶时，御史吕履恒劾光地于秋审事任意断决，上察其不实，还其奏。给事中王原劾文选郎中陈汝弼受赃，法司论绞，汝弼，光地所荐也。上察其供证非实，下廷臣确核，得逼供行贿状，汝弼免罪，承讞官降革有差，原夺官。

光地益敬慎，其有献纳，罕见于章奉。江宁知府陈鹏年忤总督阿山，坐事论重辟，光地言其诬，鹏年遂内召，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讦，遣大臣往讯，久不决。嗣诏罢噶礼，复伯行官，光地实赞之。桐城贡土方苞坐戴名世狱论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霏卒后，谁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苞得释，召入南书房。其扶植善类如此。

五十二年，与千叟宴，赐赉有加。顷之，以病乞休，温旨慰留。越二年，复以为请，且言母丧未葬，许给假二年，赐诗宠行。五十六年，还朝，累疏乞罢，上以大学士王揆方在告，暂止之。五十七年，卒，年七十七，遣恒亲王允祺奠醊，赐金千两，谥文贞。使工部尚书徐元梦护其丧归，复谕阁臣：“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雍正初，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

弟光坡，性至孝，家居不仕，潜心经术。子钟伦，举人，治经史性理，旁及诸子百家，从其叔父光坡治《三礼》，于

《周官》、《礼记》尤精，称其家学。从子天宠，进士，官编修，有志操，邃于经学，与弟钟侨、钟旺俱以穷经讲学为业。钟侨进士，官编修，督学江西，以实行课士，左迁国子监丞。钟旺，举人，授中书，充《性理精义》纂修官。

论曰：“圣祖崇儒重道，经筵讲论，孜孜圣贤之学，朝臣承其化，一时成为风气。裔介久官台谏，数进谏言，为忧盛危明之计，自登政府，柴立不阿，奉身早退，有古大臣之风。赐履刚方鲠直，疏举经筵，冀裨主德，庶乎以道事君者欤？光地扬历中外，得君最专，而疑谤丛集，委蛇进退，务为韬默。圣祖尝论道学不在空言，先行后言，君子所尚。夫道学岂易言哉？”

卷二百六十三

列传五十

王弘祚 姚文然 魏象枢

朱之弼 赵申乔

王弘祚，字懋自，云南永昌人。明崇祯三年举人。自蓟州知州迁户部郎中，督饷大同。顺治元年，授岢岚兵备道。总督吴孳昌以弘祚筹画军饷，请仍留大同。二年，以总督李鉴荐，仍授户部郎中。中原初定，图籍散佚。弘祚聪强习掌故，户部疏请修《赋役全书》，以弘祚主其事。弘祚谓：“民不苦正供而苦杂派，法不立则吏不畏，吏不畏则民不安。闾阎菽

帛之输，朝廷悉知之，则可以艰难成节俭。版籍赋税之事，小民悉知之，则可以烛昭绝侵渔。”裁定赋役，一准万历间法例，晚末苛细巧取，尽芟除之，以为一代程式。三年，加太仆寺少卿。六年，迁太仆寺卿，仍领郎中。

十年，擢户部侍郎。时云、贵尚为明守，孙可望据辰州。弘祚请于江南、江西、湖广丰稔之地，采米谷、储粮饷为进取计。又言：“黔国公沐天波世守云南，得民心，其僚属有散处江宁者，宜令往招天波为内应。贵州九股黑苗，自都匀、黎平远及庆远、靖州，近为可望蹂躏，宜加意抚绥，俾令归化。冠服异制，勿骤更易。”上以所言足助抚剿，下经略大学士洪承畴采行。

十一年，给事中郭一鹗劾弘祚修《赋役全书》逾久未成，弘祚疏辨，一鹗复劾其巧饰。下部议，以各省册报稽迟，弘祚不举劾，论罚俸。十二年，疏请禁有司私派累民、将领冒名领饷，皆下部议行。十三年，以河西务钞关员外郎朱世德征税不如额，援赦请免议，坐降三级，命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叙劳，还所降级。考满，荫子。寻擢尚书，加太子少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校订律例。十六年，进太子太保。

云南平，迭疏上善后诸事，请开乡试，慎署员，设重镇，稽丁田，恤士绅，抚土司，宽新政。既，又疏言司道宜久任，州县宜部选，投诚宜解散，荒残宜轸恤，炉座宜多设。弘祚闻父母丧，疏乞解官奔赴，命在任守制。逾月，命出视事。十八年，圣祖即位，疏请归葬，许之。旋谕促还朝。

康熙三年，授刑部尚书，寻复还户部。四年，星变地震，

求直言。弘祚疏言：“异星见，天失其常；地震，地失其常。挽回天地之变，首在率循人事之常。”漕粮自通州运京师，或谓水次支散，可省转搬费。弘祚持不可，谓：“水次支散，受者艰负戴。必减直而售，则米狼戾在外。京仓颁给虽有祟者，颗粒皆在都下。根本至计，不宜以小利遽变。”又有议尽裁州县存留与变漕粮官运为商运者，固争不得，具疏上之，卒如弘祚议。

六年，用辅政大臣鳌拜议，户部增设满尚书，以授玛尔赛，与弘祚齟齬。七年，户部失察书吏假印盗帑，大学士班布尔善独罪弘祚，坐夺官。八年，鳌拜得罪，起弘祚兵部尚书。九年，以老乞休，命驰驿归里，食原俸。弘祚中道疾作，侨居江宁。念未终事父母，辑《永思录》，自号曰思斋。十一年，疏辞俸，谕曰：“卿在官著有劳绩，引年乞休，赐禄颐养，毋固辞。”十三年，卒，赐祭葬，谥端简。

姚文然，字弱侯，江南桐城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顺治三年，以安庆巡抚李犹龙荐，授国史院庶吉士。五年，改礼科给事中。六年，疏请“敕抚、按、道恩诏清理刑狱，勿任有司稽玩。条赦之外，有可矜疑原宥者，许专疏上陈”。又请重定会试下第举人选用例，以广任使。又言：“直隶与山东、河南接壤，盗贼窃发，东西窜匿，难于越境追捕。请改保定巡抚为总督，辖直隶、山东及河南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又请敕各省督抚勿滥委私人署州县官。诸疏皆下部议行。寻转工科。

八年，世祖亲政，疏请令都察院甄别各省巡按，下部院

会议，以六等考核，黜陟有差。是岁，江南、浙江被水，文然请灾地漕米改折，视灾重轻定折多寡。既，又言：“折漕例新定，民未周知。官吏或折外重征耗银，或先已征米而又收折，或折重运轻，其弊不一。请敕漕臣密察严劾。”上并采纳。十年，疏言大臣得罪不当锁禁，得旨允行。迁兵科都给事中，乞归养。

康熙五年，起补户科给事中。六年，疏言：“四川、湖广诸省官吏，借殿工采木，搜取民间屋材、墓树，宜申饬禁止。”又言：“采买官物，其由官发价者，如有驳减馀银，例贮司库。若价出自民，馀银宜还之民间。”又言：“案牍烦冗滋弊，一部可迳结之事，即应一部迳结；一疏可通结之事，即应一疏通结。若各省钱粮考成已报完者，部臣宜于议覆时即予开复。”均如所请。九年，考满内升，命以正四品顶带食俸任事。故事，给事中内升，还籍候补。留任自文然始。文然与魏象枢皆以给事中敢言负清望，号“姚魏”。十年，两江总督麻勒吉坐事逮诣京师，仍用锁系例。文然复上疏论之，上谕：“自后命官赴质，概免锁系，著为令。”

寻迁副都御史，再迁刑部侍郎。十二年，调兵部督捕侍郎。京口副都统张所养劾将军柯永蓁徇私纵恣，令文然往按，永蓁坐罢。迁左都御史。十三年，疏言：“福建耿精忠、广西孙延龄皆叛应吴三桂，中间阻隔，赖有广东。精忠将士旧驻其地，熟习山川形势，倘与延龄合谋相犄角，则广东势危。江西境与福建、广东接，倘侵据赣州南安，驿道中断，饷阻邮梗。宜驻重兵通声援。”上嘉纳之。陕西提督王辅臣叛，河南巡抚佟凤彩引疾，上已许之；文然言河南近陕西，流言方甚，

凤彩得民心，宜令力疾视事，上为留凤彩。

文然屡有论列，尤推本君身，请节慎起居。孝诚皇后崩，权攒巩华城，上数临视，文然密疏谏，且引唐太宗作台望昭陵用魏征谏毁台事相拟，上亦受之，不怫也。十五年，授刑部尚书。时方更定条例，文然曰：“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可无慎乎？”乃推明律意，钩稽研讨，必剂于宽平，决狱有所平反，辄辄色喜。尝疑狱有枉，争之不得，退，长跪自责。又以明季用刑惨酷，奏除廷杖及镇抚司诸非刑。十七年，卒，赐祭葬，谥端恪。

文然清介，里居几不能自给，在官屏绝馈遗，晚益深研性命之学。子士基，官湖广罗田知县；士塾，官陕西朝邑知县；皆有治行。

魏象枢，字环极，山西慰州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四年，授刑科给事中。疏言：“明季大弊未禁革者，督、抚、按听用官舍太杂，道、府、州、县胥隶太滥，请严予清厘。”报可。五年，劾安徽巡抚王愬受赇庇贪吏，愬坐罢。转工科右给事中。时以满、汉杂处不便，令商民徙居南城。象枢疏言：“南城地狭，商民赁买无房，拆盖无地。请下部察官地官房，俾民输银承业。”复疏请更定会典。并下部议行。七年，转刑科左给事中。

八年，世祖亲政，有司有以私征侵帑坐罪者，象枢疏陈其弊，请飭州县依易知单造格眼册，注明人户姓名、粮银、款目及蠲赈清数，上大吏核验，印发开征；又请定布政使会计之法，以杜欺隐，立内外各官治事之限，以清稽滞：皆见施

行。复疏言：“圣政方新，机务孔多，中外相望治平，非同昔日。上近巡京畿，辅臣当陪侍法从，尽启沃之忠。倘远有临幸，亦宜谏止銮舆，副保傅之责。”又因灾变上言，谓天地之变，乃人事反常所致。语侵权贵尤急。九年，转吏科都给事中。十年，大计，疏请复纠拾旧制，言官纠拾未得当，不宜反坐，下所司，著为令。因复疏言顺治四年吏科左给事刘健以纠拾被谴，宜予昭雪，上为复健官。

总兵任珍失职怨望，并擅杀其家人，下九卿科道议罪，大学士陈名夏等二十八人，别为一议，象枢与焉。上责其徇党负恩，下部议，罪应流，宽之，命留任。十一年，大学士宁完我劾名夏，辞连象枢，谓象枢与名夏姻家牛射斗有连，象枢纠劾有误，吏部议降级，名夏改票罚俸，命逮问。象枢自陈素不识射斗，得免议。寻以名夏父子济恶，言官不先事论劾，各科都给事中皆镌秩，象枢降补詹事府主簿，稍迁光禄寺丞。十六年，以母老乞终养。

康熙十一年，母丧终，用大学士冯溥荐，授贵州道御史。入对，退而喜曰：“圣主在上，太平之业方始。不当以姑且补苴之言进。”乃分疏，言：“王道首教化，满、汉臣僚宜敦家教。”“督抚任最重，有不容不尽之职分、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责成互纠。”“制禄所以养廉，今罚俸例太严密，宜以记过示罚，增秩示恩。”“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备任使。”“戒淫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圣祖多予褒纳。复疏纠湖南布政使刘显贵侵公帑不当内升，给事中徐司仁欺罔不法，皆坐黜。十二年，以岁满加四品卿衔，寻擢左佾都御史。

十三年，岁三迁，至户部侍郎。会西南用兵，措兵食，察

帑藏，多所规画。疏论筹饷，请确估价直，严核关税，慎用各直省布政使。十七年，授左都御史。疏言：“国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抚。愿诸臣为百姓留膏血，为国家培元气。臣不敢不为朝廷正纪纲，为臣子励名节。”因上申明宪纲十事，上嘉其切中时弊。各直省举劾属吏多失当，江苏嘉定知县陆陇其有清名而被劾罢，象枢疏荐之。镇江知府刘鼎溺职，题升粮道；山西绛州知州曹廷俞劣迹显著，纠察不及；象枢疏劾之。磨勘顺天乡试卷，因陈科场诸弊，请设内帘监试御史；考核各直省学道，举劳之辨、邵嘉，劾卢元培、程汝璞，上如其议以为黜陟。

十八年，迁刑部尚书。象枢疏言：“臣忝司风纪，职多未尽，敢援汉臣汲黯自请为郎故事，留御史台，为朝廷整肃纲纪。”上可其奏，以刑部尚书留左都御史任。分疏劾山西巡抚王克善、榷税芜湖主事刘源诸不法状，皆坐黜。七月，地震，象枢与副都御史施维翰疏言：“地道，臣也。臣失职，地为之不宁，请罪臣以回天变。”上召象枢入对，语移时，至泣下。明日，上集廷臣于左翼门，诏极言大臣受赇徇私，会推不问操守；将帅克敌，焚庐舍，俘子女，攘财物；外吏不言民生疾苦；狱讼不以时结正；诸王、贝勒、大臣家人罔市利，预词讼；上干天和，严饬修省。是时索额图预政贪侈，诏多为索额图发，论者谓象枢实启之。

寻命举廉吏，象枢举原任侍郎雷虎、班迪、达哈塔、高珩，大理寺卿瑚密色，郎中宋文运，侍讲萧维豫，布政使毕振姬，知县陆陇其、张沐凡十人。上谕曰：“雷虎朕亦闻其清，以其怠惰罢黜，既经象枢特荐，授内阁学士。班迪清慎，因

使往江西按事，未能明晰，问以民间苦乐，又谢不知，以是镌秩。馀令吏部议奏录用。”十九年，仍授刑部尚书。寻命与侍郎科尔坤巡察畿辅，按治豪猾，还奏称旨。

象枢有疾，上赐以人参及参膏，命内侍问饮食如何。二十三年，奏事乾清门，蹶焉，即日疏乞休，再奏，乃许之，命之入对，赐御书寒松堂额，令驰驿归。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一，赐祭葬，谥敏果。

象枢以冯溥荐再起。象枢见溥，问何以见知？溥曰：“昔馀为祭酒，故事，丁祭不得陪祀者，当于前一日瞻拜。君每期必至，敬慎成礼。一岁直大雨，君仍至，肃然瞻拜而去，此外无一人至者。馀以是知君笃诚。”子学诚，进士，授中书。上推象枢恩，改编修，官至谕德。嘉庆间，录贤良祠诸臣后裔，赐象枢四世孙煜举人。

朱之弼，字右君，顺天大兴人。顺治三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转工科都给事中。八年，疏言：“国家宜重名器。旧制，胥吏供役年久无过，予以议叙，选用佐贰。今户、兵等部书役别系职衔，非官非吏，有玷班行。此曹起自贫乏，不数年家赀巨万，衣食奢侈。非舞文作奸，何以致此？户、兵堂司官岁有迁转，此曹历年久不去，官为客，吏为主，流弊何穷。请严察褫夺。”下部议行。九年，以父丧去。十一年，起补户科都给事中。

十二年，疏言：“小民纳粮一也，而其目有四：曰漕粮、白粮、军粮、恤孤粮。军粮、恤孤粮程限迟缓，无增耗之费，有力之家，往往营求拨兑；单弱之户，派纳漕、白，苦乐不

均。军粮行折色，军得银则妄费，生挂欠之弊。恤孤粮半饱豪强，鳏寡孤独无由控诉。请飭漕臣下各省粮道，亲督州县画一编征，尽数输纳，敢有拨兑者治罪。”又言：“钱粮侵欠，兵食不充，为上所厯念。侵欠之大者，曰漕欠、粮欠。漕欠责漕督亲督粮道，粮欠责督抚亲督布政使，令本年附征。某年欠项逾限不完，以溺职论，有司侵亏怠缓，纠劾不贷。如此，则年销年欠，宿逋可清。”上韪其言，并严飭行。又疏言：“国家章制大备，部臣实心任事，利自知举，弊自知革。今乃尽若事外，遇事至，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稍重大即请会议。不然，行外察报，迁延岁月而已；不然，听督抚参奏，科道指纠而已；不然，苟且塞责，无容再议而已：上下相诿，彼此相安。国家事安得不废，百姓安得不困？欲致太平，必无之事也。臣愚谓今日求治，首在择人。上面召诸大臣亲试才品，因能授任；复考其历事后兴利几何，除弊几何，定功罪，信赏罚，则法行而事举矣。”上纳之弼言，谕六部去怠忽旧习。一岁中四迁，授户部侍郎。十三年，河西务钞关员外郎朱世德征税不如额，户部援赦请免议，上切责谴部臣，之弼降三级。

十五年，授光禄寺少卿，再迁左副都御史。疏言：“巡按未得其人，当责都察院考核，巡按之贤不肖，即都察院堂上官贤不肖。臣与诸巡按约，操守当洁清，举劾当得宜，抚按当互纠。臣等定差不公，考核不当，巡按贤者不荐，不肖者不纠，诸御史亦得论劾。至巡方应行诸事，当令掌河南道会诸御史各抒见闻，奏请明定画一。”从之。

世祖恶贪吏，命官得赃十两、役得赃一两，皆流徙。令

既行，之弼疏论其不便，略谓：“自上谕宣传后，抚按所纠，必无以大贪入告者。何则？一经提问，有司无不图保身命，虽盈千累百，而及其结讞，期不满十两而止。是未纠以前，徒层累而输于大吏。被纠之后，又层累而输于问官。尺籍所科，百不一二。盖虽起龚、黄为今之有司，未有不犯十两之令者。而今普天之下，皆不取十两之有司，岂真出古循吏上哉？良以令严则思遁，徒有名而无其实也。上但择抚按一大贪者惩之，一大廉者奖之，则众贪惧、众廉奋矣。”

会岁旱求言，之弼疏言：“山东巡抚耿焞、河南巡抚贾汉复以垦荒蒙赏，两省百姓即以赔熟受困，岁增数十万赋税，多得之於鞭笞敲剥、呼天抢地之子遗。怨苦之气，积为沴厉。”又疏劾户部赈济需迟，救荒无术。京师既得雨，河南报彰德、卫辉以旱成灾，户部奏：“上步祷天坛，时雨方降。彰德、卫辉地接畿南，何独请蠲恤？请覆勘。”之弼疏争，略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雨，安得以輦下例率土？且以抚臣疏报为不可信，而又倚以覆勘，使抚臣告灾如前，部臣信之不可，不信必易人而勘，徒使地方增烦扰耳。自夏徂冬，被灾州县未尽停征，待勘明已至来春，虽蠲免，徒饱吏橐，饥民转为沟中瘠久矣。”与尚书王弘祚廷辨，卒从之弼议。十八年，复授户部侍郎。

康熙四年，调吏部。五年，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六年，疏言：“福建官兵月米五十馀万石，岁征十万馀石，馀皆采诸市，石值银二两四钱。朝廷买米养兵，绝不抑值以累民。臣闻延、建、汀、邵诸府民以买米摊赔为累，有愿缴田入官者。漳、泉之间，按地派米，石必加六斗，又迫令折价三四

两不等，数倍于正供，民不胜其朘削。”上特谕督抚严察。

七年，调刑部。八年，疏言：“各省存留钱粮，顺治间军需正迫，有裁灭之令。昨年部臣又请酌减。存留各款，原为留备地方公用，事不容已，费无所出，势不得不派之民间，不肖有司因以为利。宜复康熙七年以前存留旧例。”又疏言：“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人虽有贵贱，均属赤子。请赦谕八旗，凡蓄仆婢，当时其教诲，足其衣食，恤其劳苦，减其鞭笞，使各得其所。岁终刑部列岁中自尽人数，系某旗某家，具册呈览，俾人知儆惕。”又言：“世祖严治贪官蠹役，特立严法，如非官役，不用此例。今不论有禄无禄，通用重典。贪蠹事发，被证畏同罪，刑讯不承，使大贪漏网。请嗣后因事纳贿，仍拟同罪。如逼抑出钱，倘非官役，许用旧律。”诏并如所请。九年，调兵部。十四年，以母丧去官。十七年，起授工部尚书。二十二年，会推湖北按察使，之弼举道员王垓，不当上意，以所举非材，吏部议降三级调用。寻卒。

之弼内行修笃，事亲孝，与其弟之佐相友爱。之佐，顺治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历官侍读学士。严事之弼，虽白首，执子弟礼甚谨。

赵申乔，字慎旃，江南武进人。康熙九年进士。二十年，授河南商丘知县，有惠政。二十五年，以贤能行取，命以主事用。二十七年，授刑部主事。三十年，迁员外郎，以病乞归。四十年，以直隶巡抚李光地荐，召见，上察申乔敬慎，超擢浙江布政使。陛辞，上谕曰：“浙江财赋地，自张鹏翮后，

钱粮多蒙混，当秉公察核，不亏帑，不累民。布政使为一省表率，尔清廉，属吏自皆守法。”申乔顿首谢曰：“臣蒙皇上特擢，不黽勉为好官，请置重典。”申乔上官，不挟幕客，治事皆躬亲，例得火耗，悉屏不取。四十一年，上谕奖申乔居官清，能践其言，就迁巡抚。布政使旧有贴解费，岁支不过十之五，申乔积二千馀金，封识以授代者，曰：“吾奏销不名一钱，后将难继，得此足办一岁事，毋以扰民也。”钱塘江潮啮塘，申乔令镕铁贯石，筑子塘为护。

湖南镇筴红苗杀掠为民害，民走京师叩阍陈状，给事中宋骏业因劾总督郭琇、巡抚金玺、提督林本植讳匿不为民去害，上命侍郎傅继祖、甘国枢及申乔往按，尽发红苗杀掠害民状，琇等皆坐罢。调申乔偏沅巡抚。四十二年，疏言与总督喻成龙檄衡永道张士可入苗洞宣抚，已听命者二十馀寨，并与提督俞益谟发兵讨诸不率命者。上命尚书席尔达等率荆州驻防满洲兵，并檄广东、贵州、湖北三省提督，会成龙等进攻。自龙椒洞至于天星寨，分道搜剿，斩悍苗千馀，三百馀寨咸听命受约束，苗悉定。申乔疏上善后诸事，移辰沅道驻其地。上奖征苗诸将，贵州提督李芳述功最，并褒申乔强毅。

上南巡，申乔朝行在，上以湖南地偏远，官吏私征、加耗倍于他省，特诏申伤。申乔还，建上谕碑亭于通衢，示属吏，并疏劾巴陵知县李可昌等违例苛敛，夺官逮治。四十五年，申乔疏言：“清浪、平溪二卫地处山僻，请改米征银，俾省运费。”四十六年，疏言：“漕运旗丁旧有耗赠、行月银米，于起运前预发。给事中戴嵩条奏俟至通州补发，意在防其亏缺。湖南运道远于江、浙，例本无耗赠，惟恃行月银米为转

运之资。今既扣存，穷丁不能涉远，必致误漕。请仍旧例预发。”上许之，著为令。

四十七年，命赴湖北按谕荆州同知王侃等侵蚀木税，疏请裁港口渡私税，荆州关税部差如故。申乔还，又请以靖州属鸬鹚关税并入辰州关。别疏言：“营兵给饷，每于正月支领，时地丁尚未开征，挪移则累官，预征则累民，请以隔岁馀存米石拨给兵饷”。并下部议行。内阁学士宋大业祭告南岳还京师，劾申乔轻褻御书，诏结申乔。申乔疏辨，并言：“大业初使湖南，馈金九千。此次再使湖南，馈金五百，意不嫌，札布政使董昭祚，言南岳庙工馀银毋报部。臣仍报部充饷，以是诬劾。”大业坐夺官，申乔镌五级留任。

四十八年，疏劾提督俞益谟取兵粮三十五石，诏诘益谟。益谟劾申乔苛刻，请并解官质讯。四十九年，上命尚书萧永藻往按，永藻察申乔疏实，上为罢益谟，而命申乔还职。寻擢左都御史，谕曰：“申乔甚清廉，但有性气，人皆畏其直。朕察其无私，是以护惜之。”五十年，疏请刻颁部行则例。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遗录》有大逆语，下刑部，鞫实坐斩。五十一年，疏请禁营兵冒名食粮；又言上普免各省地丁钱粮，惟潼关卫、大同府征本色，不在蠲例，请如奉天、台湾例，一体蠲免；并允所请。

又疏言每岁农忙，京师当遵例停讼。上谕曰：“农忙停讼，听之似有理，实乃无益。民非独农也，商讼则废生理，工讼则废手艺。地方官不滥准词状，准则速结，讼亦少矣。若但四月至七月停讼，而平日滥准词状，又复何益？且此四月至七月间，或有奸民诈害良善，冤向谁诉？八月以后，正当收

获，亦非闲时。福建、广东四季皆农时，岂终岁停讼乎？读书当明理，事有益于民，朕即允行，否则断乎不可也。”五十二年，广东饥，命往督平糶。寻授户部尚书。

五十三年，旗丁请指圈沧州民地，直隶巡抚赵弘燮议以旗退地另拨，部议不许。申乔言沧州民地有旨停圈，宜如弘燮议，上从之。时方铸大钱，商人请纳银领易小钱送宝源局改铸，命内务府会户部议。申乔言：“收小钱，有司责也，商人图利，恐近藉端扰民，不可许。”而疏已上，议准申乔奏，请罢斥。上召问状，申乔言：“司官但送侍郎画题，为所藐视，无颜复居职。”上曰：“君子惩忿窒欲，此语宜详思。司官藐视，但当奏劾。尔性苛急，不能容人。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但不杀而已。盖于万物皆养育而保全之。尔在官诚廉，然岂可恃廉而矫激乎？”命任事如故。卒用申乔议，罢商人纳银领钱。

申乔子凤诏，官太原知府。上幸龙泉关，凤诏入谒，上以申乔子优遇之。问巡抚噶礼贤否，凤诏言噶礼清廉第一，上为擢噶礼江南总督。及噶礼以贪败，上举凤诏问尚书张鹏翮，鹏翮言其贪。五十四年，山西巡抚苏克济劾凤诏受赇至三十馀万，命夺官按治。申乔疏谢不能教子，请罢斥，上责其词意忿激，非大臣体，命任事如故。凤诏坐赃罪至死。

五十九年，以病乞休。上仍奖申乔清廉，令在官调治。凤诏赃未清，命免追，并谕大学士，谓“速传此旨，使其早知，庶服药可效也”。寻卒，年七十有七，赐祭葬，谥恭毅。雍正元年，加赠太子太保。六年，湖广总督迈柱疏劾属吏亏帑，有申乔在偏沅时事，例当分偿。世宗特命免之。

论曰：弘祚定赋役，文然修律例，皆为一代则，其绩效巨矣。象枢廉直謇謇，能规切用事大臣，尤言人所难言。之弼意主于爱民，凡所献替，皆切于民事。申乔名辈差后，清介绝流辈，慷慨足以任国家之重。贞元之际，自据乱入升平，开济匡襄，诸臣与有力焉。

卷二百六十四

列传五十一

郝维讷 任克溥 刘鸿儒 刘健
朱裴 张廷枢

郝维讷，字敏公，直隶霸州人。父杰，明崇祯进士。顺治初，授行人，迁户部给事中。迭疏请开经筵，祀阙里，废斥诸臣才堪录用者量予自新，朝贺大典内监不得入班行礼，俱下部议行。累迁户部侍郎。卒。

维讷，顺治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七年，出为福建督粮道佥事。师下漳南，粮运多阻，维讷督米二万石浮海达泉州以济军。巨盗张自盛犯延、邵，徙维讷权延建邵道，设方略，用间散其党，自盛就擒。寻署按察使，谢苞苴，绝羨耗。举卓异，复用孙承泽、成克巩荐，十一年，召授通政司右参议。累迁大理寺卿。十三年，擢户部侍郎，调吏部。十六年，丁父忧。服阕，起户部侍郎，复调吏部。

康熙三年，典会试，寻擢左都御史。维讷以开国二十余年，南徼初定，民困未苏，疏言：“天下大弊在民穷财尽，连

年川、湖、闽、广、云、贵无不增兵增饷，本省不支，他省协济。臣观川、湖等省尚多旷土，若选绿旗及降兵精锐者隶之营伍，给以牛种，所在屯田，则供应减而协济可以永除，闾里无追呼之困。”又疏言：“巡按既裁，地方巡视责归督抚。督抚任重事繁，出巡动逾旬月，恐误公务，况骑从众多，经过滋扰。至属官贪廉，闾阎疾苦，咨访耳目，仍寄司道。请嗣后事关重大者，仍亲身巡察，馀概停止。”又疏言：“山西、山东等省偏旱，发帑赈济，圣恩至为优渥，特穷乡僻壤恐难遍及，惟蠲免钱粮，率土均沾实惠。但田有田赋，丁有丁差，前者被灾地方，例多免粮不免丁；其有丁无田者，反不得与有田之户同沾恩泽。请丁银均如田粮分数蠲免。”又疏言：“贪吏罪至死者，遇赦免死，并免交吏部议处。此曹饕餮狼藉，未可令其复玷名器，貽害地方。虽新例赴部另补，贪残所至，播虐惟均。请敕部定议，凡赃款审实者，遇赦免罪，仍当夺官。庶官箴可肃，民害可除。”皆下部议行。

五年，迁工部尚书，调刑、礼二部。八年，调户部。疏请停督抚勘灾，申禁圈取民地，并得旨允行。十一年，调吏部。时兵兴开捐纳，正途日壅，维讷为斟酌资格，按缺分选，铨法称平。十八年，给事中姚缔虞请宽免科道风闻言事之禁，下廷臣议，维讷谓：“言官奏事，原不禁其风闻。但风闻奏参审问全虚者，例有处分，否则虑有藉风闻挟私报怨者，请仍照定例行。”从之。

维讷领吏、户二部最久，法制多经裁定。凡事持大体，遇会议、会推、朝审，委曲斟酌，期于至当。敷奏条畅，所见与众偶有同异，开陈端绪，不留隐情，上深重之，往往从其

言。十九年，遭母忧。服阙，诣京师，未补官，卒，谥恭定。

任克溥，字海眉，山东聊城人。顺治四年进士，授南阳府推官。卓异行取，十三年，授吏科给事中。疏言：“上励精图治，知亲民之官莫过守令，特择各府繁剧难治者，许三品以上各举一人，破格任用。使保举得当，一人贤则一郡安，人人贤则各省安，太平何难立致。乃为时未久，以贪庸劾罢者已有数人，前此保举不能秉公慎选可知。乞敕部察处。”

十四年，转刑科，疏言：“抗粮弊有三：宦户、儒户、衙蠹。宜分三项，各另造册，申报总督、巡抚、巡按，宦欠者题参，衿欠者褫革，役欠者逮治。”复疏论顺天乡试给事中陆貽吉与同考官李振邨、张我朴交通行贿鬻举人，下吏部、都察院严鞫，貽吉、振邨、我朴与居间博士蔡元禧，进士项绍芳，行贿举人田耜、邬作霖皆坐斩。命礼部覆试不及程者，褫夺流徙又二十五人，考官庶子曹本荣、中允宋之绳并坐降调。

十五年，充会试同考官，出闱，疏言：“伏读上谕，令各衙门条奏兴利除弊。时近两月，仅见宗人府一疏，各衙门迟疑观望。窃谓其病有二：一则因循既久，发论方新，恐无以赎往日旷官之咎；一则瞻望多端，指陈无隐，恐无以留后来迁就之门。臣子报国，止有朴忠，遇事直陈；稍一转念，便持两端，势必摭拾琐屑，剿说雷同，不能慷慨论列，又安望设诚致行？乞严饬不得浮泛塞责，并鉴别当否，示以劝惩。”又疏言：“近以各衙门胥役作奸犯科，诏令诸臣计议指摘。臣以为惩于弊后，不若杜于弊先，如吏部文选司推升原有定序，

应先悬榜部门，序列姓名、资俸、荐纪、参罚，使共见共闻；考功司议处条例，亦画一颁发，使不得轻重增减。至各官开缺，以科钞为凭，向以发钞后先转移舞弊。如当逮问，先下刑部，与事止夺官、迳下吏部者迟速有异。应令即日钞发，使不容操纵。”上以所奏切中时弊，下部详议行。

转礼科都给事中，疏言：“士为四民首，宜端习尚。请敕学臣，凡有请托私书，许揭送部科，差满定为上考。并令举优当访学行著闻之士，惩劣则以抗粮为最重。”又疏言：“钱粮逋欠，非尽在民。臣前奏三款，部议分册申报，得旨允行；而造册奏报者，惟山西一省耳。诸省玩泄从事，不肯实心清理，徒以开荒增课，一时博优叙之荣，仍听其逋欠而不之问，请飭部察核；又绅衿抗粮，定有新条，蠹役尤应加严，并请敕部定例行。”十七年，迁太常寺少卿。十八年，遭父丧。

康熙三年，起补原官。六年，疏言：“朝廷欲薄赋，有司反加赋；朝廷欲省刑，有司反滥刑：皆由督抚不得其人。今方有诏令部院纠察，部院肯纠极贪大恶之督抚一人，天下为督抚者警；督抚肯纠极贪大恶之司道一人，天下为司道者警。督抚、司道廉洁，则有司不苦诛求，轻徭薄赋，政简刑清，自宽然有馀地矣。”八年，应诏陈民生疾苦，言：“小民莫疾于加派，莫苦於火耗，已敕严禁矣。此外疾苦尚有数端：有司派殷户催粮，粮单中多列逃亡绝户，无可征粮；且有粮册无名，按时追比，致倾家以偿者。邮传供应，原有钱粮，或侵入私囊，僉民养马应夫或充里长。使客往来，舟车饮食，责令设备。河漕附近，籍民应役，衣敝履决，力尽筋疲，而工食或至中饱。浅夫闸夫，卖富差贫，一名更至数十名，衙役

捕系恫吓，民被累无穷。请敕督抚清厘征禁。”上纳其言，并特谕河工毋得累民。

寻迁右、左通政。十一年，疏言：“嘉鱼知县李世锡告湖广巡抚林天擎索贿，以此知馈遗不绝，苞苴尚行，较世祖朝有司不敢馈遗督抚、不敢轻至省会风气迥殊。督抚初受命，群馈裘马、弓矢，而为督抚者亦饰观瞻、趋奢侈，一时费累万。上官后，为酬报取偿地，遂苛索属吏，貽累于民。请敕督抚赴官之先，屏绝馈送，勿铺张行色，以俭养廉。督抚参罚科条甚密，部院亦当知督抚艰难繁重，依例处分，毋过为吹索，俾得专心吏治民生，无旁顾之忧。”先后诸疏并下部议行。

十二年，擢刑部侍郎。十八年，京察，以才力不及拟降调，命再议，改注不谨，遂夺官。三十八年，迎蹕临清，复原衔。四十二年，南巡还蹕东昌，幸其所居园，赐松桂堂榜。以克溥年将九十，赐刑部尚书衔。是岁卒，赐祭葬。乾隆四十七年，高宗览克溥条奏诸疏，善之，谕：“克溥逮事两朝，抒诚建白，无愧直言谏诤之臣。”并命录诸疏宣示。

刘鸿儒，字鲁一，直隶迁安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疏言：“开国之始，首重安民。宜轻赋徭，革积弊。伏读恩诏，赋制悉依万历初年，及观顺治二年征数，并不减少，且复增重，请敕有司核实。州县六房书吏，初房各二人，今则增至七、八十人，并请敕有司核简。”上命指实，鸿儒复言：“臣籍迁安，明季丁银，下下二钱，下中四钱，上地一亩七分有奇。民苦输将，犹多逋赋。今蒙恩诏蠲免，而二年征数，二钱者增至三钱六分，四钱者增至七钱二分，上地每亩

增至八分有奇。一邑如此，他邑可知。乞敕清查蠲免。”下部确察。四年，调户部。五年，坐纠巨鹿知县劳有学失实，左迁上林苑蕃育署署丞。十年，命复故官。十三年，补兵科，疏言：“畿辅近地，劫掠时闻。请严责成，谨防捕。”下部如所请。

转户科，十五年，疏言：“开国以来，度支屡见不敷。汰冗员，增榷务，广输纳，督积逋，讲求开节，已无不尽。今南服削平，万方底定，宜总计财赋之数，准其出入，定为经久不易之规。请通计一岁内亩赋、丁徭、盐征、津税，各省轻资、重运及赎陂事例等项，汰其猥琐无艺者，所存金粟若干数；然后计一岁内上方供应、官吏俸禄、兵马粮料、朝祭礼仪、修筑工役，以至师生廩饩、胥役代食，罢其不经无益者，所需金粟若干数；务使出入相合，定为会计之准。用财大端惟兵，生财本计惟土。欲纾国计，莫善于屯田，朝廷下民屯之令。设官置役，多糜廩禄，得不偿失，不旋踵而请罢。稽古屯制，不在民而在兵，请敕各省驻兵处所，无论边腹地方，察有荒土，令兵充种。正疆界，信赏罚，则趋事自力；丰种具，宽程效，则收获自充。此唐初府兵之制也。自顷四川、贵州已入版图，所得之地，必需驻守；若令处处兴屯，则根本自固，战守咸资。此又赵充国之于先零，杜预之於宛、叶，确然可循之遗策也。顺天左右郡县，拱翊王畿，根本要地，自令旧人圈住，深得居重驭轻之意。但畿辅之民，多失恒业，拨补他地，皆有系属，岂能据为己有？今喜峰、冷口诸关外，大宁以南，弥望千里，咸称膏壤，请令民愿出关开垦者，许承为己业。沃土新辟，获利必饶，先事有获，趋者自众。数年

以后，渐次起科，成聚成邑，堪资保障。二者皆军国大计，若设诚致行，久之兵食充足，国基赖以不拔矣。”下部议，以滇、黔未靖，兵饷无数，难以预定会计；设置兵屯，及畿辅民出边垦种，敕所司详勘。

十七年，迁顺天府府丞，再迁左通政。十八年，迁太常寺卿。康熙三年，迁通政使。六年，擢兵部侍郎。十年，调户部。十二年，迁左都御史。

官户部时，甘肃巡抚华善因擅发仓粟赈灾，户部循例题参，并议罚偿，鸿儒无异议；及官都御史，又疏论华善不应参处，嗣后封疆大臣有利民之政，不宜拘以文法。给事成性疏劾，下部议，坐鸿儒先未异议，后又指摘沽名，降二级调用。寻卒于家。

刘健，字玉璽，直隶大城人。顺治二年进士。是岁选新进士十人授给事中，健除户科。疏论山东巡抚杨声远劾青州道韩昭宣受贿释叛贼十四人，仅令住俸剿贼，罚不蔽辜，昭宣坐夺官。四年，转兵科右给事中。疏论江南巡按宋调元荐举泰州游击潘延吉，寇至弃城走，调元滥举失当，亦坐夺官。是岁大计，健用拾遗例，揭山东聊城知县张守廉贼款，下所司勘议，守廉以失察吏役得赃，罚俸；健诬纠，坐夺官。十年，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请行大计拾遗，因论健枉，得旨，吏役诈赃，知县仅罚俸，言官反坐夺官，明有冤抑，令吏部察奏，命以原官起用。授兵科左给事中。

十一年，疏言：“近畿被水地，水落地可耕。方春农事急，请敕巡抚徽州县发存留银，借灾民籽种，俟秋成责偿。仍饬

巡行乡村勘核，不使吏胥得缘以为利。”

十二年，疏言：“郑成功蹂躏漳、泉，窥伺省会。臣昔充福建考官，询悉地势。福清镇东卫，明时驻兵防倭。倘复旧制，可以保障长乐，藩卫会城。宋、元设州海坛，明以倭患弃之。若设将镇守，可与镇东互为犄角。仙霞岭为入福建门户，与江西、浙江接壤，宜设官控制，招民以实其地，俾无隙可乘。成功数犯京口，泊舟平洋沙为巢穴。宜乘其未至，移兵驻镇，使退无可据，必不敢深入内地。”疏入，敕镇海将军石廷柱等分别驻守。

十三年，授山西河东道副使。十五年，转河南盐驿道参议。十六年，授湖广按察使，就迁右布政。十八年，总督张长庚、巡抚杨茂勋疏荐榷廉幹，协济滇、黔兵饷至八百餘万，清逋赋垦地，除鼓铸积弊。榷以母忧归。康熙二年，起江西布政使。

吴三桂乱作，措饷供兵，事办而民不扰。十四年，授太常寺卿。十六年，迁大理寺卿。十七年，擢副都御史，疏言：“自吴三桂为乱，军需旁午，大计暂停。今师所至，渐次荡平。伏思兵后残坏已极，正赖贤有司招徕安辑。若使不肖用事，何以澄吏治、奠民生、息盗贼？请令督抚速行举劾，凡经荐举者，改行易操，一体严察，不得偏徇。”下部如所请行。又疏言：“江西当乱后，民逃田墟，钱粮缺额不急于蠲免，逃者不归，归者复逃；荒者未垦，垦者仍荒。”上为特旨番行蠲免。

旋以病乞休，谕慰留，遣太医视疾。擢吏部侍郎。未几，复擢刑部尚书。十八年，病剧，始得请还里。至家，卒，赐祭葬，谥端敏。

朱裴，字小晋，山西闻喜人。亦顺治三年进士。知直隶易州，移河南禹州。裴治尚严，到官即捕杀盗渠。县有诸生聘妇为盗掠，既复自归。盗以夺妇讼生，妇以生贫且别娶，反为盗证。前政论生死，裴廉得实，为榜杀妇而出生於狱。擢刑部员外郎，迁广东道御史，再迁礼科给事中。满洲俗尚殉葬，裴疏请申禁，略言：“泥信幽明，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疏入，报可。累迁工部侍郎。以疾乞休，归。地震，伤于足，卧家九年，卒。

张廷枢，字景峰，陕西韩城人。父顾行，康熙六年进士，官江安督粮道。廷枢，二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三十八年，以侍读主江南乡试。四十一年，以内阁学士督江南学政。四十四年，圣祖南巡，赐御书、冠服。四十五年，迁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

湖广容美土司田舜年揭其子昞如贪庸暴戾，昞如匿桑植土司向长庚所，不赴鞫。总督石文晟以闻，并劾舜年僭妄。命左都御史梅锜、内阁学士二格会文晟按治。舜年诣武昌，文晟执之，病卒。文晟及湖北巡抚刘殿衡、偏沅巡抚赵申乔、提督俞益谟各降罚有差。

四十八年，进刑部尚书。民张三等盗仓米，步军统领託合齐逮送刑部，满尚书齐世武拟斩监候，廷枢持不可，拟充军。下九卿议，廷枢改拟不当，当罚俸。上责廷枢偏执好胜，夺官。俄，託合齐得罪，五十一年，起廷枢工部尚书。江南

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互讦，命尚书张鹏翮、总督赫寿按治，议夺伯行官。上复命廷枢与尚书穆和伦覆勘，如鹏翮等议。疏下九卿，上特命夺噶礼官，伯行复任。

五十二年，调刑部。五十六年，河南宜阳知县张育徽加征火耗虐民，盗渠亢珽结渑池盗李一临据神屋寨为乱，并劫永宁知县高式青入寨；閤乡盗王更一亦藉知县白澄豫征钱粮，啸聚围县城；巡抚张圣佐、总兵冯君侁不能平，又匿不以起衅所由入告。命廷枢与内阁学士勒什布按治，珽自缢；更一、一临就擒，置之法；澄、育徽拟绞监候；圣佐、君侁夺官；并追咎原任巡抚李锡令属吏加征激变，论斩。兰阳白莲教首袁进等谋不轨，命廷枢并按，论罪如律。五十八年，南阳镇兵为乱，辱知府沈渊，命廷枢偕内阁学士高其倬按治；浙江巡盐御史哈尔金受商人赇，被劾，命廷枢偕内阁学士德音按治。并论如法。

廷枢还京师，疏言：“河南漕米自康熙十四年每石改折银八钱解部，嗣因米贱，部议以一钱五分解部，馀交巡抚购米起运。巡抚分委州县，州县复派民买输，甚为閤閤累。请交粮道购运，毋得派累民间。”下部议行。

世宗在藩邸，优徐采噉佣者捶杀人，部议以佣抵。廷枢独议罪在采，坐徙边。世宗即位，褒廷枢抗直，复逮采论罪。雍正元年，以原任编修陈梦雷侍诚郡王得罪，命发黑龙江，廷枢循故事，方冬停遣，又出其子使治装。尚书隆科多劾廷枢徇纵，命镌五级，逐回籍。

子缙，进士，官中允，亦以告病家居。六年，陕西巡抚西琳劾廷枢受河督赵世显赃六千，抗追不纳，缙居乡不法。诏

夺廷枢及缙官，令所司严讯。廷枢被逮，道卒。总督岳钟琪议缙当斩，籍其家，诏特宽免，令缙在川、陕沿边修城赎罪。乾隆时，复廷枢官，追谥文端。子缌，亦进士，官户部主事。

论曰：维讷论贪吏遇赦，不得遽复官；克溥言民生疾苦，戒加赋滥刑；鸿儒请定岁会之制；榘议兵后当复行计典；裴请禁殉葬：益于国，泽于民，言各有所当也。廷枢使车四出，惟张伯行事出上裁，他皆称指。律严科场罪，所以重取士，乃草野私议辄以为过甚。克溥兴丁酉顺天之狱，卒以不谨罢，殆怨家所中欤？廷枢得罪，似亦有齟之者，诎而后申，足为謇直者劝矣。

卷二百六十五

列传五十二

汤斌孙之旭 陆陇其 张伯行子师载

汤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明末流贼陷睢州，母赵殉节死，事具《明史·列女传》。父契祖，挈斌避兵浙江衢州。顺治二年，奉父还里。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讨。

方议修《明史》，斌应诏言：“《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攸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议。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

下所司。大学士冯铨、金之俊谓斌奖逆，拟旨严饬，世祖特召至南苑慰谕之。时府、道多缺员，上以用人方亟。当得文行兼优者，以学问为经济，选翰林官，得陈烜、黄志遴、王无咎、杨思圣、蓝润、王舜年、范周、马烨曾、沈荃及斌凡十人。

斌出为潼关道副使。时方用兵关中，征发四至。总兵陈德调湖南，将二万人至关欲留，斌以计出之，至洛阳哗溃。十六年，调江西岭北道。明将李玉廷率所部万人据雩都山寨，约降，未及期，而郑成功犯江宁。斌策玉廷必变计，夜驰至南安设守。玉廷以兵至，见有备，却走；遣将追击，获玉廷。

斌念父老，以病乞休，丁父忧。服阕，闻容城孙奇逢讲学夏峰，负笈往从。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尚书魏象枢、副都御史金铉以斌荐，试一等，授翰林院侍讲，与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浙江乡试正考官，转侍读。二十一年，命为《明史》总裁官，迁左庶子。二十三年，擢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缺，方廷推，上曰：“今以道学名者，言行或相悖。朕闻汤斌从孙奇逢学，有操守，可补江宁巡抚。”濒行，谕曰：“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习尚华侈，其加意化导，非旦夕事，必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赐鞍马一、表裹十、银五百。复赐御书三轴，曰：“今当远离，展此如对朕也！”十月，上南巡，至苏州，谕斌曰：“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多，力田者寡。尔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可挽颓风。”上还辟，斌从至江宁，命还苏州，赐御书及狐腋蟒服。

初，徐国柱为江宁巡抚，淮、扬二府被水，国柱疏言：

“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征赋。”斌遣覆勘，水未退即田，出水处犹未可耕，奏寝前议。二十四年，疏言：“江苏赋税甲天下，每岁本折五六百万。上命分年带征漕欠，而地丁钱粮，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五年并征。州县比较，十日一限。使每日轮比，则十日中三日空闲，七日赴比。民知剝补无术，拌皮骨以捱征比；官知催科计穷，拌降革以图卸担。愚将民欠地丁钱粮照漕项一例，于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带征。”又疏言：“苏、松土隘人稠，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剩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区区两府，田不加广，而当大省百馀州县之赋，民力日绌。顺治初，钱粮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宽。后因兵饷急迫，起解数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难逭部议。官吏顾惜功名，必多苟且。参罚期迫，则以欠作完；赔补维艰，又以完为欠。百姓脂膏已竭，有司智勇俱困。积欠年久，惟恃恩蠲。然与其赦免于追呼既穷之后，何若酌减于征比未加之先。愚将苏、松钱粮各照科则量减一二成，定适中可完之实数，再将科则稍加归并，使简易明白，便于稽核。”又请蠲苏、松等七府州十三年至十七年未完银米，淮、扬二府十八九两年灾欠，及邳州版荒、宿迁九厘地亩款项，并失额丁粮，皆下部议行。九厘地亩款项，即明万历后暂加三饷，宿迁派银四千三百有奇，至是始得蠲免。

淮、扬、徐三府复水，斌条列蠲赈事宜，请发帑五万，余米湖广，不俟诏下，即行咨请漕运总督徐旭龄、河道总督靳辅分赈淮安。斌赴清河、桃源、宿迁、邳、丰诸州县察赈，疏闻，上命侍郎素赫助之。先后奏劾知府赵禄星、张万寿，知县陈协浚、蔡司沾、卢缙、葛之英、刘涛、刘茂位等。常州

知府祖进朝以失察属吏降调，斌察其廉，奏留之。又疏荐吴县知县刘滋、吴江知县郭琇廉能最著，而征收钱粮，未能十分全完，请予行取。下部皆议驳，特旨允行。

斌令诸州县立社学，讲《孝经》、《小学》，修泰伯祠及宋范仲淹、明周顺昌祠，禁妇女游观，胥吏、倡优毋得衣裘帛，毁淫词小说，革火葬。苏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神祠，几数百年，远近奔走如鹜。谚谓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少妇病，巫辄言五通将娶为妇，往往瘵死。斌收其偶像，木者焚之，土者沉之，并饬诸州县有类此者悉毁之，撤其材修学宫。教化大行，民皆悦服。

方明珠用事，国柱附之。布政使龚其旋坐贪，为御史陆陇其所劾，因国柱贿明珠得缓；国柱更欲为斌言，以斌严正，不得发。及蠲江南赋，国柱使人语斌，谓皆明珠力，江南人宜有以报之，索赇，斌不应。比大计，外吏辇金于明珠门者不绝，而斌属吏独无。

二十五年，上为太子择辅导臣，廷臣有举斌者。诏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率宫僚，专资辅翼。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洁已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以风有位。”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将行，吴民泣留不得，罢市三日，遮道焚香送之。初，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争论下河事，久未决。廷臣阿明珠意，多右辅。命尚书萨穆哈、穆成额会斌勘议，斌主浚下河如成龙言。萨穆哈等还京师，不以斌语闻。斌至，上问斌，斌以实对。萨穆哈等坐罢去。

二十六年五月，不雨，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语

侵执政，下廷议，明珠惶惧，将引罪。大学士王熙独曰：“市儿妄语，立斩之，事毕矣。”斌后至，国柱以告。斌曰：“汉臣应诏言事无死法。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上卒免汉臣罪。明珠、国柱愈恚，摘其语上闻，并摭斌在苏时文告语，曰“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以为谤讪，传旨诘问。斌惟自陈资性愚昧，愆过丛集，乞赐严加处分。左都御史璚丹、王鸿绪等又连疏劾斌。会斌先荐候补道耿介为少詹事，同辅太子，介以老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侥幸求去，且及斌妄荐，议夺斌官，上独留斌任。国柱宣言上将隶斌旗籍，斌适扶病入朝，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将击登闻鼓讼冤，继知无其事，乃散。

九月，改工部尚书。未几，疾作，遣太医诊视。十月，自通州勘贡木归，一夕卒，年六十一。斌既卒，上尝语廷臣曰：“朕遇汤斌不薄，而怨讪不休，何也？”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斌祸且不测。

斌既师奇逢，习宋诸儒书。尝言：“滞事物以穷理，沉溺迹象，既支离而无本；离事物而致知，隳聪黜明，亦虚空而鲜实。”其教人，以为必先明义利之界，谨诚伪之关，为真经学、真道学；否则讲论、践履析为二事，世道何赖。斌笃守程、朱，亦不薄王守仁。身体力行，不尚讲论，所诣深粹。著有《洛学编》、《潜庵语录》。雍正中，入贤良祠。乾隆元年，谥文正。道光三年，从祀孔子庙。

孙之旭，字孟升。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编修，改御史。出为霸昌道，内迁左通政。所至皆有声。

陆陇其，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县。嘉定大县，赋多俗侈。陇其守约持俭，务以德化民。或父讼子，泣而谕之，子掖父归而善事焉；弟讼兄，察导讼者杖之，兄弟皆感悔。恶少以其徒为暴，校于衢，视其悔而释之。豪家仆夺负薪者妻，发吏捕治之，豪折节为善人。讼不以吏胥逮民，有宗族争者以族长，有乡里争者以里老；又或使两造相要俱至，谓之自追。征粮立挂比法，书其名以俟比，及数者自归；立甘限法，令以今限所不足倍输于后。

十五年，以军兴征饷。陇其下令，谓“不恋一官，顾无益于尔民，而有害于急公。”户予一名刺劝谕之，不匝月，输至十万。会行间架税，陇其谓当止于市肆，令毋及村舍。江宁巡抚慕天颜请行州县繁简更调法，因言嘉定政繁多逋赋，陇其操守称绝一尘，才干乃非肆应，宜调简县。疏下部议，坐才力不及降调。县民道为盗所杀而讼其仇，陇其获盗定讞。部议初报不言盗，坐讳盗夺官。十七年，举博学鸿儒，未及试，丁父忧归。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应诏举清廉官，疏荐陇其洁己爱民，去官日，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于父母，命服阕以知县用。

二十二年，授直隶灵寿知县。灵寿土瘠民贫，役繁而俗薄。陇其请于上官，与邻县更迭应役，俾得番代。行乡约，察保甲，多为文告，反覆晓譬，务去斗狠轻生之习。二十三年，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以陇其与兖州知府张鹏翮同举清廉官。二十九年，诏九卿举学问优长、品行可用者，陇其复被荐，得旨行取。陇其在灵寿七年。去官日，民遮道号泣，如去嘉定

时。授四川道监察御史。偏沅巡抚于养志有父丧，总督偕在任守制。陇其言天下承平，湖广非用兵地，宜以孝教。养志解任。

三十年，师征噶尔丹，行捐纳事例。御史陈菁请罢捐免保举，而增捐应升先用，部议未行。陇其疏言：“捐纳非上所欲行，若许捐免保举，则与正途无异，且是清廉可捐纳而得也；至捐纳先用，开奔竞之途：皆不可行。更请捐纳之员三年无保举，即予休致，以清仕途。”九卿议，谓若行休致，则求保者奔竞益甚。诏再与菁详议，陇其又言：“捐纳贤愚错杂，惟恃保举以防其弊。若并此而可捐纳，此辈有不捐纳者乎？议者或谓三年无保举即令休致为太刻，此辈白丁得官，踞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休致在家，俨然搢绅，为荣多矣。若云营求保举，督抚而贤，何由奔竞；即不贤，亦不能尽人而保举之也。”词益激切。菁与九卿复持异议。户部以捐生观望，迟误军需，请夺陇其官，发奉天安署。上曰：“陇其居官未久，不察事情，诚宜处分，但言官可贷。”会顺天府尹卫既齐巡畿辅，还奏民心皇皇，恐陇其远谪，遂得免。

寻命巡视北城。试俸满，部议调外，因假归。三十一年，卒。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缺，上欲用陇其，侍臣奏陇其已卒，乃用邵嗣尧，嗣尧故与陇其同以清廉行取者也。雍正二年，世宗临雍，议增从祀诸儒，陇其与焉。乾隆元年，特谥清献，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著有《困勉录》、《松阳讲义》、《三鱼堂文集》。其为学专宗朱子，撰《学术辨》。大指谓王守仁以禅而托于儒，高攀龙、顾宪成知辟守仁，而以静坐为主，本原之地不出守仁范围，诋

斥之甚力。为县崇实政，嘉定民颂隲其，迄清季未已。灵寿邻县阜平为置冢，民陆氏世守焉。自号隲其子孙。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考授内阁中书，改中书科中书。丁父忧归，建请见书院，讲明正学。仪封城北旧有堤，三十八年六月，大雨，溃，伯行募民囊土塞之。河道总督张鹏翮行河，疏荐堪理河务，命以原衔赴河工，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馀里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诸工。四十二年，授山东济宁道。值岁饥，即家运钱米，并制棉衣，拯民饥寒。上命分道治赈，伯行赈汶上、阳谷二县，发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有奇。布政使责其专擅，即论劾，伯行曰：“有旨治赈，不得为专擅。上视民如伤，仓谷重乎？人命重乎？”乃得寝。四十五年，上南巡，赐“布泽安流”榜。

寻迁江苏按察使。四十六年，复南巡，至苏州，谕从臣曰：“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时命所在督抚举贤能官，伯行不与。上见伯行曰：“朕久识汝，朕自举之。他日居官而善，天下以朕为知人。”擢福建巡抚，赐“廉惠宣猷”榜。伯行疏请免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荒赋。福建米贵，请发帑五万市湖广、江西、广东米平糴。建鳌峰书院，置学舍，出所藏书，搜先儒文集刊布为《正谊堂丛书》，以教诸生。福州民祀瘟神，命毁其偶像，改祠为义塾，祀朱子。俗多尼，鬻贫家女，髡之至千百，伯行命其家赎还择偶，贫不能赎，官为出之。

四十八年，调江苏巡抚，赈淮、扬、徐三府饥。会布政使宜思恭以司库亏空为总督噶礼劾罢，上遣尚书张鹏翮按治。

陈鹏年以苏州知府署布政使，议司库亏三十四万，分扣官俸役食抵补，伯行咨噶礼会题，不应。伯行疏上闻，上命鹏翻并按。别疏陈噶礼异议状，上谕廷臣曰：“览伯行此疏，知与噶礼不和。为人臣者，当以国事为重。朕综理机务垂五十年，未尝令一人得逞其私。此疏宜置不问。”伯行寻乞病，上不许。鹏翻请责前任巡抚于准及思恭偿十六万，馀以官俸役食抵补。上曰：“江南亏空钱粮，非官吏侵蚀。朕南巡时，督抚肆意挪用而不敢言。若责新任官补偿，朕心实有不忍。”命察明南巡时用款具奏。伯行又疏奏各府州县无著钱粮十万八千，上命并予豁免。

噶礼贪横，伯行与之许。五十年，江南乡试副考官赵晋交通关节，榜发，士论哗然，舆财神入学宫。伯行疏上其事，正考官左必蕃亦以实闻，命尚书张鹏翻、侍郎赫寿按治，伯行与噶礼会鞫，得举人吴泌、程光奎通贿状，词连噶礼。伯行请解噶礼任付严审，噶礼不自安，亦摭伯行七罪讦奏。上命俱解任，鹏翻等寻奏晋与泌、光奎通贿俱实，拟罪如律；噶礼交通事诬，伯行应夺官。上切责鹏翻等掩饰，更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覆按，仍如前议。上曰：“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噶礼才虽有馀而喜生事，无清正名。此议是非颠倒，命九卿、詹事、科道再议。”明日，召九卿等谕曰：“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朘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遂夺噶礼官，命伯行复任。

五十二年，江苏布政使缺员，伯行疏荐福建布政使李发

甲、台湾道陈璘、前祭酒徐正健，上已以湖北按察使牟钦元擢任。未几，伯行劾钦元匿通海罪人张令涛署中，请逮治。令涛兄元隆居上海，造海船，出入海洋，拥厚货，结纳豪贵。会部檄搜缉海贼郑尽心徐党，崇明水师捕渔船，其舟人福建产，冒华亭籍，验船照为元隆所代领，伯行欲穷治。是时令涛在噶礼幕，元隆称病不就逮，狱未竟而死于家。噶礼前劾伯行，因摭其事为七罪之一。会上海县民顾协一诉令涛据其房屋，别有水寨数处窝藏海贼，称令涛今居钦元署中。上命总督赫寿察审，赫寿庇令涛，以通贼无证闻；复命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按其事，鹏翮等奏元隆、令涛皆良民，请夺伯行官。上命复审，且命伯行自陈，伯行疏言：“元隆通贼，虽报身故，而金多党众，人人可以冒名，处处可以领照。令涛乃顾协一首告，若其不实，例应坐诬；钦元庇匿，致案久悬。臣为地方大吏，杜渐防微，岂得不究？”既命解任，鹏翮等仍以伯行诬陷良民、挟诈欺公，论斩，法司议如所拟，上免其罪，命伯行来京。

旋入直南书房，署仓场侍郎，充顺天乡试正考官。授户部侍郎，兼管钱法、仓场，再充会试副考官。雍正元年，擢礼部尚书，赐“礼乐名臣”榜。二年，命赴阙里祭崇圣祠。三年，卒，年七十五。遗疏请崇正学，励直臣。上轸悼，赠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从祀文庙。

伯行方成进士，归构精舍于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曰：“入圣门庭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始赴官，尝曰：“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因自号曰

敬庵。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在官所引，皆学问醇正，志操洁清，初不令知。平日齟齬之者，复与共事，推诚协恭，无丝毫芥蒂。曰：“已荷保全，敢以私废公乎？”所著有《困学录》、《续录》、《正谊堂文集》、《居济一得》诸书。

子师载，字又渠。举人。以父荫补户部员外郎。雍正初，授扬州知府。岁饥，高邮湖西民以县吏报灾轻，不得赈。师载行部，见饥民满道，不待报而赈之。江都芒稻闸为准、黄、高、宝诸河入江要津，夏潦盛涨。闸官利商人饵，谓非运使令不得启。师载询盐艘须水六七尺，今过半，乃身往督役启闸。其后芒稻闸属府启闭，遂以为例。累迁江苏按察使，内擢右通政。再迁，授仓场侍郎，命协办江南河务。授安徽巡抚，仍命赴南河协同防护。会河溢，夺官。上命诛疏防同知李焞、守备张宾，使师载视行刑，毕，释之。再起为兵部侍郎，迁漕运总督。复授河东河道总督。师载长于治河。少读父书，研性理之学，高宗称其笃实。卒，赠太子太保，谥愬敬。

论曰：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斌、陇其、伯行三人而已，皆以外吏起家，蒙圣祖恩遇。陇其官止御史，而廉能清正，民爱之如父母，与斌、伯行如一，其不为时所容而为圣祖所爱护也亦如一。君明而臣良，汉、唐以后，盖亦罕矣。斌不薄王守仁，陇其笃守程、朱，斥守仁甚峻，而伯行继之。要其躬行实践，施于政事，皆能无负其所学，虽趋向稍有广隘，亦无所轩轻焉。

卷二百六十六

列传五十三

叶方蔼 沈荃 励杜讷 子廷仪 孙宗万
徐元珙 许三礼 王士禛 韩菼 汤右曾

叶方蔼，字子吉，江南昆山人。顺治十六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江南奏销案起，坐夺官。寻授上林苑蕃育署丞。事白，还故官。康熙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四年，迁国子监司业，再迁侍讲。宴瀛台，群臣皆进诗赋，方蔼制八箴以献，上甚悦，命撰《太极图论》以进，赐貂裘、文绮。十五年，迁左庶子，再迁侍讲学士。十六年，命充《孝经衍义》总裁，进讲《通鉴》。上问：“诸葛亮何如伊尹？”方蔼对曰：“伊尹圣人，可比孔子；诸葛亮大贤，可比颜渊。”上首肯。讲《中庸》，上问：“知行孰重？”对曰：“宋臣朱熹之说，以次序言，则知先行后；以功夫言，则知轻行重。”上曰：“毕竟行重，若不能行，知亦虚知耳。”转侍读学士。十七年，充《鉴古辑览》、《皇舆表》总裁，经筵讲官，直南书房。上勤于典学，故事，以大臣二人日直，上特以属方蔼，兼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十八年，召试博学宏词，命方蔼阅卷，总裁《明史》。十九年，《尚书讲义》成。上以讲幄劳，加方蔼尚书衔。上讲《易·噬嗑》卦辞，方蔼与同官库勒纳进所撰《乾坤二卦总论》，上览竟，谕曰：“卦爻义各有不同，即如《噬嗑》卦中

四爻主用刑者言，初上二爻主受刑者言，必得总论发挥，庶全卦之义了然，诸卦可依此撰进。”二十年，授刑部侍郎。二十一年，卒，遣奠茶酒，赐白金二百。上以方蔼久侍讲幄，启沃勤劳，命优恤，赐谥文敏。

方蔼初释褐，以文章受知世祖。家居时，有密陈其居乡不法者，下其事江苏巡抚田雯核覆。雯以乡评入告，上曰：“朕固知方蔼不如是也！”其后事圣祖，直内廷，眷遇优渥。方蔼故廉谨，其卒，以板扉为卧榻，支以四瓮，布帐多补缀，无以为敛，见者以为难能。

沈荃，字贞蕤，江南华亭人。顺治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世祖择翰林官外转，荃出为大梁道副使。剧盗董天禄、牛光天剽掠许、颍间，荃督兵捕治，歼其渠，群盗皆散去。禹州盗倚竹园为巢，杀人越货，荃遣吏卒收捕，发土得尸十馀，悉按诛之。寻署按察使，疏言：“师方南征，必经南阳、汝宁诸府，供应疲苦，亢村、郭店诸驿，官死夫逃，请敕均拨驿站银两。师既入楚，留马彰德，役民饲秣，请敕以怀庆、卫辉、广平、顺德、大名诸府更番分驻。各县常平仓蓄谷太寡，请敕定额：大县五六百石，小县三四百石。开封自河决后，城垣淤圯，官吏分驻各邑，乡闾暂移辉县。近奉旨修复汴城，请敕筹拨钱粮，督倡兴工。河南土地，原有上中下等则，向因疆井混淆，一例派粮。今查勘渐定，请敕视万历年间则例，照地派粮。河南兵额一万二千，奉旨缺额免补，有汰无增，驻防分汛，每苦不足，请敕仍许募补足额。”俱下部议行。

康熙元年，以忧归。六年，授直隶通蓟道，坐事左迁。九

年，授浙江宁波同知。未上官，特旨召对，命作各体书，称旨，诏以原品内用。十年，授侍讲，直南书房。十一年，转侍读。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三年，擢国子监祭酒。十五年，迁少詹事。十六年，擢詹事。

十八年，旱，求直言。时更定新例，罪人当流者徙乌喇，下廷臣议。荃谓：“乌喇去蒙古三四千里，地极寒，人畜多冻死。今罪不至死者，乃遣流，而更驱之死地，宜如旧例便。”疏上，有旨令画一，荃持前议益坚，且曰：“此议行，三日不雨者，甘服欺罔罪。”上改容纳之。越二日，天竟雨，例得罢。十九年，上以讲幄劳，加荃礼部侍郎衔。二十一年正月，乾清宫宴廷臣，赋柏梁体诗，荃与焉。二十三年，卒。上以荃贫，赐白金五百。

子宗敬，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以编修入直，上命作书，因谕大学士李光地曰：“朕初学书，宗敬父荃指陈得失。至今作字，未尝不思其勤也。”宗敬官至太常寺少卿。

励杜讷，字近公，直隶静海人。励氏自镇海北迁，讷以杜姓补诸生。康熙二年，纂《世祖实录》，选善书之士，讷试第一，赴馆缮录。书成叙劳，授福建福宁州同，命留直南书房，食六品俸。十九年，授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一年，奏请复励姓。圣祖方阅《通鉴纲目》，杜讷与学士张英侍，阅竟，杜讷请以御批宣示史馆，下礼部翰林院会议，如所请。二十七年，迁赞善。二十九年，迁侍讲，改光禄寺少卿。三十六年，迁通政司参议。三十七年，迁太仆寺卿，再迁宗人府府丞。

三十九年，迁左副都御史。疏言：“督抚大吏，朝廷畀以百馀城吏治、数千里民生，责任至重；若托词镇静，渐成悠忽，不过以期会簿书忝封疆之寄。请敕各督抚年终汇奏若何察吏安民、兴利除弊，以备清览；不实，则治以欺罔之罪；庶时时警勉，不敢优游草率，贻误地方。藩司专掌钱谷，臬司专掌刑名，州县之钱粮有无亏空，定案之爰书有无驳审，详实并列，则藩臬之优劣亦无遁情。”议如所请。又言：“提镇保送将弁，时有骑射甚劣并年老之员，经特旨甄别。典戎要务，首在考察将弁，请敕部将各提镇所属引见不称旨之员，汇册呈览，并定处分。”下诏所司饬行。四十二年，擢刑部侍郎。卒。

杜讷学行醇粹，直禁廷二十馀年，无纤芥过失。四十四年，上驻蹕静海，敕奖杜讷谨慎勤劳，亲定谥曰文恪，手书赐其家。雍正元年，赠礼部尚书。八年，祀贤良祠。高宗即位，加赠太子太傅。

子廷仪，字南湖。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一年，特命直南书房。四十三年，授编修，遭父丧，既终，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擢翰林院掌院学士、兵部侍郎。雍正元年，迁刑部尚书。疏言各省常平仓谷，当责督抚核实盘查，年终册报；又请于古北口外设理事同知，检察命、盗狱；并从之。二年，疏言各州县团练民壮，当选习枪箭，勤加训练，上韪之，下直省督抚实力奉行；又疏请分立内外监，内监居要犯，外监居轻犯，别为女监，另墙隔别；均报可。迭疏论监生考职，禁止私盐，清查入官家产，各举其丛弊所在，并下部议行。七年，加太子太傅，赐

“矜慎平恕”榜。九年，调吏部，仍专管刑部事。十年，卒，谥文恭。

子宗万，字滋大。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二年，命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督山西学政。六年，迁国子监司业，按试潞安。临晋民解进朝诈称御前总管，私书请托，宗万疏发之，谕嘉奖，迁侍读，命巡察山西。八年，巡抚石麟劾宗万扰驿递，并纵仆受赇，坐夺官。十年，起鸿胪寺少卿，仍直南书房。四迁至礼部侍郎，调刑部。乾隆元年，吏部劾宗万保举河员受请托，坐夺官。寻命直武英殿。七年，再起侍讲学士，累迁通政使。直懋勤殿，纂《秘殿珠林》，迁左副都御史。擢工部侍郎，调刑部。十年，坐纵门客生事，复夺官，手诏诘责，命还里闭户读书。督抚那苏图劾宗万纵弟占官地，命承修固安城工，免其罪。十六年，复起侍讲学士，累迁光禄寺卿。二十四年，卒。

子守谦，嘉庆十年进士，官编修。

自杜讷以诸生受知遇，子孙继起，四世皆入翰林。

徐元珙，字辑五，江南武进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典广西试，迁郎中。出为福建建宁道佥事，善治盗。移山西冀宁南道参议，遭母忧去。康熙十二年，起直隶口北道参议。时宣镇未设府县，但置同知分防。元珙和调将士，严斥堠，增亭障，葺城郭，修学舍，边境晏然。入为光禄寺少卿，历太仆寺卿、通政使。

二十四年，授太常寺卿。疏请厘正北郊配飨位次，略言：“本朝分祭南北郊。圆丘南向，三圣并配，甚巨典也。独方泽

配位，臣不能无议。昭穆之位，分左右不分东西。圆丘南向，则东为左为昭，西为右为穆；地祇既北向，则西为左为昭，东为右为穆。盖东西有定方，而左右无定位，从正位所向而殊。汉、唐地祇皆南向，至宋政和四年，引北牖答阴之义，始改北向，配位亦改焉。明嘉靖九年，建方泽坛，因宋制，地祇北向，而配位仍设于东，不应古礼。盖其时礼官误执以东为左，因循至今。然明配位止一太祖，或左或右，尚无越次之嫌。今三圣并配，左右易位，因之昭穆失序；况配位误则从坛皆误，即陵山从祀岳镇者亦误。揆诸典礼，实有未安，有待厘止。”疏入，下廷臣集议，学士徐乾学、韩爌皆劾元珙议，独许三礼驳之，遂不行。语见《三礼传》。

二十五年，迁左副都御史。疏请正北海祀典，略言：“唐望祭洛州，即今河南府。宋望祭孟州，即今怀庆府。明依宋制。说者谓怀庆属济源，潜通北海，故于此望祭焉。本朝定制，东海祀莱州，南海祀广州，西海祀蒲州，皆为允当。独北海仍祀怀庆，窃以岳镇方位，当准皇部。往南祭北，于义未惬。谨按北镇医巫闾山在今奉天府境，山既为北镇，川即可为北海，矧长白山水、黑龙、鸭绿诸江，悉朝宗于海。请更定北海之祭，就北镇医巫闾为便。或疑历时已久，不可辄更。臣按北岳祀恒山曲阳，积二千馀年，用科臣言改祀浑源州。岳祭可更，何疑海祭？”疏入，议行。

二十六年，疏乞归养。至家，父已前卒。二十七年，孝庄文皇后崩，赴阙哭临。疾作，卒於京师，上闻而悯之，丧归，许驰驿，恤如礼。

元珙尚风义，座主陈彩没，妻妾继逝，抚其一岁孤并其

女，为营婚嫁，与己子无异。时论推其笃厚。

彩字美公，广东顺德人。顺治九年进士，自编修出为江南常镇道。康熙初，江南有大狱，诸生连染被逮，彩以轻刑全活之甚众。

许三礼，字典三，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授浙江海宁知县。海宁地濒海，多盗，三礼练乡勇，严保甲，擒盗首朱纘之等。益修城壕，筑土城尖山、凤凰山间，戍以士兵。筑塘浚河，救灾储粟，教民以务本。立书院，延黄宗义主讲。在县八年，声誉甚美。

康熙八年，行取，授福建道御史。疏言：“汉儒董仲舒表章六经，其言道之大原出于天，与禅宗异学专主明心者不同。故宋儒程颢有儒道本天、释教本心之辨。宜视宋时六大儒，从祀国学，进称先贤。”下廷臣议，不果行。时云、贵犹未定，三礼疏言荡平后，察大吏宜严，苏民困宜宽。

寻命巡视北城，太常寺卿徐元珙议北郊配位应改坐西向东，下廷臣集议，三礼曰：“阳生于子，极于巳，故祀天在冬至，位南郊南向；阴生于午，极於亥，故祀地在夏至，位北郊北向。答阴答阳，义各有取。配位者主道也，义在近尊者为上。故配天尚左，配地尚右，并居东。改之非是。”从之。寻疏请定武臣守制例，下廷臣集议，有谓本朝无比例者。三礼曰：“宋高宗绍兴七年，岳飞闻母讣，解兵柄徒步归庐山，庐墓三年。此往代守制例也。”遂定议武臣守制自此始。旋擢通政司右参议。二十七年，迁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再迁大理寺卿。

召对便殿，上曰：“河图洛书，道治之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忽金火易位何也？”对曰：“此即一阴一阳之道也。天地大德曰生，故河图左旋，而相生为顺数；洛书右转，而相克为逆数。一顺一逆，位所由易也。”上曰：“既顺何以逆？”对曰：“孤阳不生，独阴不成。河图自北而东，顺以相生，木火土金水，就流行言；洛书自北而西，逆则相克，上下四方中，就对待言。既五数在中，纵横皆十五矣，惟克乃所以生也。阴阳交则生变，变则生生不易。”上又问曰：“《洪范》九畴，皇建有极，谓人参三才，此说是乎？”对曰：“自天地开辟以来，赖有圣人，愿治而不愿乱者，天地之心；有治而不能无乱者，天地之数。数至则生圣人，拨乱而返之治，裁成辅相，以左右民，则圣人建极会极归极之功也。圣人既能拨乱而返之治，始副天地长治之心，此人参三才之说，实理也，亦实事也。”上颇嘉美之。

迁顺天府府尹。二十八年，迁右副都御史。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以病告归，未及行，卒。

三礼初师事孙奇逢，及在海宁，从黄宗羲游，官京师，有所疑，必贻书质宗羲。敦宋赵抃故事，旦昼所为，夜焚香告天，家居及在海宁，皆建告天楼。圣祖重道学，尝以之称三礼云。

王士禛，字贻上，山东新城人。幼慧，即能诗，举于乡，年十八。顺治十二年，成进士。授江南扬州推官。侍郎叶成格被命驻江宁，按治通海寇狱，株连众，士禛严反坐，宽无辜，所全活甚多。扬州鹺贾逋课数万，逮系久不能偿，士禛

募款代输之，事乃解。康熙三年，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河督朱之锡交章论荐，内擢礼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十一年，典四川试，母忧归，服阕，起故官。

上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蔚：“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蔚以士禎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蔚言。召士禎入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禎始。上征其诗，录上三百篇，曰《御览集》。

寻迁国子监祭酒，整条教，屏馈遗，奖拔皆知名士。与司业刘芳喆疏言：“汉、唐以来，以太牢祀孔子，加王号，尊以八佾，十二筩豆。至明嘉靖间，用张璁议，改为中祀，失尊崇之意。《礼》：祭从生者。天子祀其师，当用天子之礼乐。”又疏言：“自明去十哲封爵，称冉子者凡三，未有辨别。宋周敦颐等六子改称先贤，位汉、唐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宜予厘定。”又疏言：“田何受《易》商瞿，有功圣学，宜增祀。郑康成注经百馀万言，史称纯儒，宜复祀。”又疏言：“明儒曹端、章懋、蔡清、吕柟、罗洪先，并宜从祀。绛州贡生辛全，生际明末，以正学为己任，著述甚富，乞敕进遗书。”又请修监藏经史旧版。疏并下部议，以筩豆、乐舞、名号、位次，俟会典颁发遵循；增祀明儒及征进遗书，俟《明史》告成核定；修补南北监经史版，如所请行。

二十三年，迁少詹事。命祭告南海，父忧归。二十九年，起原官，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三十一年，调户部。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渚。三十七年，迁左都御史。会廷议省御史员额，士禎曰：“国初设御史六十，后减为四十，又减为二十四。天子

耳目官，可增不可减。”卒从士禎议。

迁刑部尚书。故事，断狱下九卿平议。士禎官副都御史，争杨成狱得减等。官户部侍郎，争太平王训、聊城于相元、齐河房得亮狱皆得减等，而衡阳左道萧儒英，则又争而置之法。徐起龙为曹氏所诬，则释起龙而罪曹，案其所与私者，皆服罪。及长刑部，河南阎焕山、山西郭振羽、广西窦子章皆以救父杀人论重辟，士禎曰：“此当论其救父与否，不当以挺刃定轻重。”改缓决，入奏，报可。

士禎以诗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四十年，乞假迁墓，上命予假五月，事毕还朝。四十三年，坐王五、吴谦狱罢。王五故工部匠役，捐纳通判；谦太医院官，坐索债殴毙负债者。下刑部，拟王五流徙，谦免议，士禎谓轻重悬殊，改王五但夺官。复下三法司严鞫，王五及谦并论死，又发谦嘱托刑部主事马世泰状，士禎以瞻徇夺官。四十九年，上眷念诸旧臣，诏复职。五十年，卒。

明季文敝，诸言诗者，习袁宗道兄弟，则失之俚俗；宗钟惺、谭友夏，则失之纤仄；敦陈陈子龙、李雯，轨辙正矣，则又失之肤廓。士禎姿稟既高，学问极博，与兄士禄、士祐并致力于诗，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所谓“味在酸咸外”、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标示指趣，自号渔洋山人。主持风雅数十年。同时赵执信始与立异，言诗中当有人在。既没，或诋其才弱，然终不失为正宗也。

士禎初名士禎，卒后，以避世宗讳，追改士正。乾隆三十年，高宗与沈德潜论诗，及士正，论曰：“士正绩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因追谥文

简。三十九年，复谕曰：“士正名以避庙讳致改，字与原名不相近，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今改为士祜，庶与弟兄行派不致淆乱。各馆书籍记载，一体照改。”

韩莢，字元少，江南长洲人。读书通《五经》，恬旷好山水。朋游饮酒，欢谐终日，而制行清严。特工制举文。应顺天乡试，尚书徐乾学拔之遗卷中。康熙十二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修撰，充日讲起居注官。圣祖知其能文，命撰《太极图说》以进，复论进所作制举文，召入弘德殿讲《大学》。初世祖命纂《孝经衍义》未成，至是以莢专任纂修。十四年，典顺天试，十五年，迁赞善。十六年，迁侍讲。十七年，复典顺天试。十八年，乞假归。二十三年，起故官，寻转侍读。二十四年，上亲试翰林，莢列第二，迁侍讲学士。寻擢内阁学士。

二十六年，再假归，筑室西山。点勘诸经注疏，旁逮诸史。居八年，三十四年，召至京，命以原官总裁《一统志》。迁礼部侍郎，兼掌院学士。祭酒阿理瑚请以故大学士达海从祀文庙，下部议，莢谓：“从祀巨典，论定匪易。达海造国书，一艺耳。”持不可。永定河工开事例，户部请推广，得捐纳道府。莢谓道府不当捐纳，御史郑维孜疏言：“国子监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试者。请尽发原籍肄业。”莢曰：“京师首善地，远人向化，方且闻风慕义而来。若因一二不肖，辄更定制，悉为驱除，太学且空，非国礼。维孜言非是。”事得寝。三十九年，充经筵讲官，授礼部尚书，教习庶吉士。四十一年，上疏乞解职，专意纂辑承修诸书，诏慰留之，并赐“笃

志经学、润色鸿业”榜。四十二年，再称疾，上不悦，敕仍留原任。四十三年，再疏乞退，仍不允。是岁秋，卒，恤如礼。

莢负文章名，而立朝树风概，敢言，与人有始终。其再假归也，乾学方罢官家居，领书局洞庭山中。两江总督傅腊塔构乾学，将兴大狱，素交皆引去。莢旦暮造门，且就当事白其诬，乃已。其复起也，上遇之厚，尝曰：“韩莢天下才，美风度，奏对诚实。”又曰：“莢学问优长，文章大雅，前代所仅有。所撰拟能道朕意中事。”会江宁布政使张万禄蚀帑金三十馀万金，总督阿山庇之，谓费由南巡。下廷臣议，有言阿山与有连，妄语罪当死。莢谓纵有连，情私而语公。忌者增益其语入告，上由是疏莢。及再谢病，诏责其教习庶吉士，每日率以饮酒多废学；九卿集议，不为国事直言，惟事瞻徇。莢意不自得，病甚，饮不辍，至卒。乾隆十七年，高宗谕奖“莢雅学绩文，湛深经术。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开风气之先，为艺林楷则”。追谥文懿。

子孝嗣，举人；孝基，进士，官编修，莢卒，奉母不出十馀年。雍正初，召修《明史》。书成，移疾归，年九十而终。

汤右曾，字西崖，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出典贵州试。三十九年，授刑科给事中。两广总督石琳疏言琼州生黎以文武官吏婪索，激而为乱。上遣侍郎凯音布、学士邵希穆按治。右曾疏言：“揭帖言琼州文武官往黎峒采取沉香、花梨致生衅，石琳及巡抚萧永藻、提督殷化行平时绝不觉察，且黎乱在上年，迟且一载，始行题报，

掩饰欺隐，请严加处分。”石琳等皆下吏议。四十年，疏请刊颁《政治典训》及《御制文集》。

四十一年，转户部掌印给事中。初，以私钱多，改钱制轻小，使私铸无所利，顾仍不止。上令仍铸大钱，下廷臣议，改铸大钱，其旧铸小钱，期二年销毁。右曾疏言：“改大钱宜遵圣谕，若毁小钱则民间必惊扰。且户、工二部存钱八十四万串，若议销毁，工料耗折甚多。且二年中铸出新钱不过一百万串，岂能遍及各省？新钱无多，旧钱已毁，恐私铸更繁，钱法愈坏。古者患钱重，则改轻而不废重；患钱轻，则改重而不废轻：使子母相权而行。新铸重钱，每串作银一两；旧铸轻钱作七钱：并听行使。积久大钱流通，小钱自不行矣。”疏再下廷臣议，定新钱每重一钱四分，旧钱并行勿禁，如右曾议。

四十四年，提督河南学政。秩满，巡抚汪灏疏言右曾取士公明。四十八年，迁奉天府府丞。四十九年，迁光禄寺卿。五十年，转太常寺卿、通政使。五十一年，擢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十二年，授吏部侍郎。尚书富宁安、陈鹏翮皆廉办有威棱，右曾贰之，锐意文案，纠剔是非。选人或挟大力以相要，必破其机纽，俾终不获选。由是干进射利者，皆业怨于吏部，而富宁安往莅而师，鹏翮任事久，见知于上深，莫可摇动，遂争为浮言撼右曾。六十年，命解右曾侍郎，仍专领掌院学士。六十一年，卒。

右曾少工诗，清远鲜润。其后师事王士禛，称入室。使贵州后，风格益进，锻炼澄汰，神韵冷然。右曾朝热河行在，上命进所为诗，右曾方咏文光果，即以进上。上为和诗，有

句曰“业香密叶待诗公”，右曾自定集，遂取是诗冠首。

论曰：方藹、荃、杜讷以文学直内廷，其结主知，尤在于廉谦。元珙、三礼议礼各申其所见，有当于经指。士禎以诗被遇，清和粹美，蔚为一代正宗。莢于文亦然，久而论定，并邀补谥，增文字之重，右曾师事士禎，继以诗被遇。论者谓自明弘治、正德以后一百五十年，而文章复在台阁，为圣祖崇儒右文之效云。

卷二百六十七

列传五十四

张玉书 李天馥 吴璥 张英子廷璣
廷璐 廷璩 陈廷敬 温达穆和伦
萧永藻 嵩祝 王頊龄

张玉书，字素存，江南丹徒人。父九征，字湘晓。顺治二年，举乡试第一。九年，成进士。博学砺行，精《春秋三传》，尤邃于史。历史部文选郎中。出为河南提学佥事，考绩最，当超擢，遽引疾归。

玉书，顺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左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十九年，以进讲称旨，加詹事衔。二十年，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寻迁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藩平，有请行封禅者，玉书建议驳之，事遂寝。二十三年，丁父忧，上遣内阁学士王鸿绪至邸赐奠。服

阁，即家起刑部尚书，调兵部。

二十七年，河道总督靳辅奏中河工成。时学士开音布往勘称善，监高邮石工，疏请闭塞支河口为中河蓄水。上以于成龙尝奏辅开中河无益累民，今中河工成，乃命玉书偕尚书图纳等往勘，并遍察毛城铺、高家堰及海口状。濒行，上谓玉书曰：“此行当秉公陈奏，毋效熊一潇托故推诿为也。”玉书等还奏：“勘阅河形，黄河西岸出水高。年来水大，未溢出岸上，知河身并未淤塞。海口岸宽二三里，河流入海无所阻。中河工成，舟楫往来，免涉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但与黄河逼，河宽固不可，狭又不能容运河及骆马湖之水。拟请于萧家渡、杨家庄增建减水坝，相时宣泄。闭塞支河口，应如开音布议。”上悉从之。

浙江巡抚金铉以民杜光遇陈诉驻防满洲兵扰民，下布政使李之粹察讯。之粹咨杭州将军郭丕请申禁，郭丕以闻。上遣尚书熊赐履往按，赐履丁忧去，改命玉书。寻调礼部。二十八年，上南巡，驻蹕苏州，玉书还奏杜光遇无其人，所陈诉皆虚妄。金铉、李之粹皆坐夺官，流徙。二十九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三十一年，靳辅奏高家堰加筑小堤，复命玉书偕图纳往勘。还言：“曩者黄涨，淮流被逼，故洪泽湖水视昔为高。今拟筑堤，距高家堰甚近；若水涨，则高家堰大堤且不保，筑小堤何益？因条列高家堰河工，自史家刮至周桥一万四百馀丈，宜筑堤三官庙。诸口宜改石工。今拟筑小堤处，宜令河臣每岁亲勘。”上深然之。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玉书扈行，预参帷幄。师次

克鲁伦河，噶尔丹北窜，大将军费扬古截击，斩杀几尽，噶尔丹仅以身免。玉书率百官上贺。三十六年，充《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丁母忧，遣官赐祭，并赐御书松荫堂榜。三十八年，上南巡，玉书迎谒，赐赉有加。三十九年，服未阕，召至京，入阁视事。四十年，扈驾南巡，驻蹕江宁，召试士子，命为阅卷官。御舟次高资港，玉书奏言前去镇江不远，请幸江天寺，留驻数日，上为留一日。

四十六年，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开溜淮套河，上南巡，次清口勘视，见所树标竿多在民冢，召鹏翮极斥其非。玉书奏曰：“向者老人白英议引汶水南北分流，不若别作坝引汶水通漕，其下流专以淮水敌黄。黄水趋海，此万世利也。”上善其言，遂谕鹏翮罢开溜淮套，事具《鹏翮传》。

四十九年，以疾乞休，温旨慰留。五十年，从幸热河，甫至疾作，遂卒，年七十，上深惜之，亲制挽诗，赐白金千。命内务府监制棺槨衾绞，驿送其丧还京师，加赠太子太保，谥文贞。五十二年，上追念旧劳，擢其子编修逸少为侍读学士。

玉书谨慎廉洁，居政地二十年，远避权势，门无杂宾，从容密勿，为圣祖所亲任。自奉俭约，饮食服御，略如寒素。雍正中，入祀贤良祠。

李天馥，字湘北，河南永城人。先世在明初以军功得世袭庐州卫指挥僉事，家合肥。有族子占永城卫籍，天馥以其籍举乡试。顺治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博闻约取，究心经世之学，名藉甚。累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每侍直，有所见，悉陈无隐，圣祖器之。康熙十九年夏，旱，

命偕大学士明珠会三法司虑囚，有矜疑者，悉从未减。寻擢户部侍郎，调吏部。杜绝苞苴，严峻一无所私，铨政称平。二十七年，迁工部尚书。河道总督靳辅议筑高家堰重堤，束水出清口，停浚海口；于成龙主疏浚下河。上召二人诣京师入对，仍各持一说，下廷臣详议，天馥谓下河海口当浚，高家堰重堤宜停筑，上然之。历刑、兵、吏诸部。

三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学士。上曰：“机务重任，不可用喜事人。天馥老成清慎，学行俱优，朕知其必不生事。”三十二年，以母忧回籍，上赐“贞松”榜御书，勉以儒者之学；复谓：“天馥侍朕三十余年，未尝有失。三年易过，命悬缺以待。”三十四年，服将阕，起故官，入阁视事。上亲征厄鲁特，平定朔漠，兵革甫息，天馥务以清静和平，与民休息。尝谓：“变法不如守法。奉行成宪，不失尺寸，乃所以报也。”三十八年，卒，谥文定。

天馥在位，留意人才，尝应诏举彭鹏、陆陇其、邵嗣尧，卒为名臣。为学士时，冬月虑囚，有知县李方广坐当死，天馥言其有才，得缓决，寻以赦免。刑部囚多瘐毙，为庀屋材，多为之所，别罪之轻重以居，活者尤众。事亲孝，居丧庐墓，有双白燕飞至，不去，人名其居为白燕庐。子孚青，进士，官编修。父丧归，不复出。

吴琬，字伯美，山西沁州人。顺治十六年进士，授河南确山知县。县遭明季流寇残破，琬拊流亡，辟芜废，垦田岁增，捕获盗魁诛之。师下云南，县当孔道，輿马粮饷，先事筹办而民不扰。康熙十三年，以卓异入为吏部主事，历郎中。

累迁通政司右参议。刑部尚书魏象枢亟称其贤。二十年，特擢右通政，累迁左副都御史。疏请复督抚巡方，略言：“令甲，督抚于命下之日，即杜门屏客；莅任，守令不得参谒。凡有举劾，惟据道府揭报，爱憎毁誉，真伪相乱，督抚无由知。革火耗而火耗愈甚，禁私派而私派愈增。请敕督抚亲历各属，以知守令贤否。或谓巡方恐劳扰百姓，夫督抚贤，则必能禁迎送、却供应；如其不肖，虽端坐会城，而暮夜之馈踵至，岂独巡方足以劳民哉？”又言：“巡抚及巡守道无一旅之卫，而提镇各建高牙。前抚臣如马雄镇，道臣如陈启泰，怀忠秉义，向使各有兵马，奚至束手？宜及时复旧制，使巡抚、巡守道仍各管兵马。减提督，增总兵，以一镇之兵酌分数镇，听督抚节制。”

二十八年，迁兵部侍郎，寻授湖广巡抚。湖北自裁兵乱后，奸猾率指仇人为乱党，株连不已，璵悉置不问，而惩其妄讐者，人心大定。陕西饥，流民入湖广就食，今有司分赈，全活甚众。三十一年，诏以荆州兵船运漕米十万石至襄阳备赈，璵议：“兵船泊大江下至汉口受米，复西上抵襄阳，计程二千馀里。令原运漕船若乘夏水顺道赴襄阳，仅七百馀里，即以便宜行事。”疏入，上嘉之。未几，丁母忧，服未阕，即授湖广总督，仍听终制乃赴任。故事，土司见州县吏不敢抗礼，其后大吏稍稍假借之。璵至，绝馈遗，飭谒见长吏悉循旧制，或犯约束，檄谕之，无敢肆者。

三十五年，召为左都御史。三十六年，典会试。上北征回銮，顾迎驾诸臣，褒璵及河道总督张鹏翮居官之廉，即擢璵为刑部尚书，而以鹏翮为左都御史。三十七年，拜保和殿

大学士，兼刑部。琬熟谙旧章，参决庶务，靡不允当。奏对皆竭忱悃，上每称善。所荐引多贤能吏。

三十九年，复典会试，上手书“风度端凝”榜赐之。寻具疏乞休，不允。上尝临米芾书以赐琬，书其后曰：“吴琬宽厚和平，持己清廉。先任封疆，军民受其实惠。朝中之事，面折廷诤，能得其正。朕甚重其能得大臣之体。”四十四年，卒，谥文端。翰林院撰祭文，上以为未能尽琬，敕改撰。吏部奏大学士缺员，上以琬丧未归，悬缺未即别除，曰：“朕心不忍也。”

琬所至多惠政，两湖及确山皆祠祀。初，沁州荐饥，琬余米赈之，全活无算。有司议增沁粮一千三百石，琬力争乃已。乡人德之，立祠以祀。雍正中，祀贤良祠。

张英，字敦复，江南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父忧归服闋，授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十六年，圣祖命择词臣谨谨有学者日侍左右，设南书房。命英入直，赐第西安门内。词臣赐居禁城自此始。时方讨三藩，军书旁午，上日御乾清门听政后，即幸懋勤殿，与儒臣讲论经义。英率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辄食趋宫门，慎密恪勤，上益器之。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从。一时制诰，多出其手。

迁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十年，以葬父乞假，优诏允之，赐白金五百、表裹缎二十，予其父秉彝恤典视英官。英归，筑室龙眠山中，居四年，起故官。迁兵部侍郎，调礼部，兼管詹事府。充经筵讲官，奏进《孝经衍义》，命刊布。

二十八年，擢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调礼部，兼官如故。编修杨瑄撰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祭文失辞，坐夺官流徙；斥英不详审，罢尚书，仍管翰林院、詹事府，教习庶吉士。寻复官，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三十六年，典会试。寻以疾乞休，不允。三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

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在讲筵，民生利病，四方水旱，知无不言。圣祖尝语执政：“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四十年，以衰病求罢，诏许致仕。濒行，赐宴畅春园，敕部驰驿如制。四十四年，上南巡，英迎驾淮安，赐御书榜额，白金千。随至江宁，上将旋跸，以英恳奏，允留一日。时总督阿山欲加钱粮耗银供南巡费，江宁知府陈鹏年持不可，阿山怒鹏年，欲因是罪之，供张故不办；左右又中以蜚语，祸将不测。及英入见，上问江南廉吏，首举鹏年，阿山意为沮，鹏年以是受知于上为名臣。四十六年，上复南巡，英迎驾清江浦，仍随至江宁，赐赉有加。

英自壮岁即有田园之思，致政后，优游林下者七年。为《聪训斋语》、《恒产琐言》，以务本力田、随分知足诰诫子弟。四十七年，卒，谥文端。世宗读书乾清宫，英尝侍讲经书，及即位，追念旧学，赠太子太傅，赐御书榜额揭诸祠宇。雍正八年，入祀贤良祠。高宗立，加赠太傅。

子廷赞，字贞臣。康熙十八年进士，自编修累官少詹事。先英卒。廷玉，自有传。

廷璐，字宝臣。康熙五十七年，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授

编修，直南书房，迁侍讲学士。雍正元年，督学河南，坐事夺职。寻起侍讲，迁詹事。两督江苏学政。武进刘纶、长洲沈德潜皆出其门，并致通显，有名于时。进礼部侍郎，予告归，卒。

廷瑑，字桓臣。雍正元年进士，自编修累官工部侍郎，充日讲官。起居注初无条例，廷瑑编载详赡得体。既擢侍郎，兼职如故。终清世，已出翰林而仍职记注者惟廷瑑。乾隆九年，改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典试江西，移疾归。廷瑑性诚笃，细微必慎。既归，刻苦砺行，耿介不妄取。三十九年，卒，年八十四。上闻，顾左右曰：“张廷瑑兄弟皆旧臣贤者，今尽矣！安可得也？”因叹息久之。

廷璐子若需，进士，官侍讲。若需子曾敞，进士，官少詹事。

自英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

陈廷敬，初名敬，字子端，山西泽州人。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是科馆选，又有顺天通州陈敬，上为加“廷”字以别之。十八年，充会试同考官，寻授秘书院检讨。康熙元年，假归，四年，补原官。累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四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改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与学士张英日直弘德殿，圣祖器之，与英及掌院学士喇沙里同赐貂皮五十、表裏缎各二。十七年，命直南书房。丁母忧，遣官慰问，赐茶酒。服除，起故官。二十一年，典会试。滇南平，更定朝会燕飧乐章，命廷敬撰拟，下所司肄习。迁礼部侍郎。

二十三年，调吏部，兼管户部钱法。疏言：“自古铸钱时轻时重，未有数十年而不改者。向日银一两易钱千，今仅得九百，其故在毁钱鬻铜。顺治十年因钱贱壅滞，改旧重一钱者为一钱二分五厘，十七年又增为一钱四分，所以杜私铸也。今私铸自如，应改重为轻，则毁钱不禁自绝。产铜之地，宜停收税，听民开采，则铜日多，钱价益平。”疏下部议行。

擢左都御史。疏言：“古者衣冠、舆马、服饰、器用，贱不得逾贵，小不得加大。今等威未辨，奢侈未除，机丝所织，花草虫鱼，时新时异，转相慕效。由是富者黻货无已，贫者耻其不如，冒利触禁，其始由于不俭，其继至于不廉。请敕廷臣严申定制，以挽颓风。”又言：“方今要务，首在督抚得人。为督抚者，不以利欲动其心，然后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为心，然后能加意于民；民可徐得其养，养立而后教行。宜饬督抚凡保荐州县吏，必具列无加派火耗、无黻货词讼、无朘削富民。每月吉集众讲解《圣谕》，使知功令之重在此。而皇上考察督抚，则以洁己教吏，吏得一心养民教民为称职，庶几大法而小廉。”又言：“水旱凶荒，尧、汤之世所不能尽无，惟备及于豫而周当其急，故民恃以无恐。山东去年题报水灾，户部初议行今履勘，继又行令分晰地亩高下，今年四月始行覆准蠲免。如此其迟回者，所行之例则然耳。臣愚以为被灾分数既有册结可据，即宜具覆豁免，上宣圣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泽之心，中不使吏胥缘为弊窦。”疏并议行。

二十五年，迁工部尚书。与学士徐乾学奏进《鉴古辑览》，上嘉其有裨治化，命留览。时修辑三朝《圣训》、《政治

典训》、《方略》、《一统志》、《明史》，廷敬并充总裁官。累调户、吏二部。二十七年，法司逮问湖广巡抚张汧，汧会曾賚银赴京行贿。狱急，语涉廷敬及尚书徐乾学、詹事高士奇，上置勿问。廷敬乃以父老，疏乞归养，诏许解任，仍管修书事。

二十九年，起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调刑部。丁父忧，服阕，授户部尚书，调吏部。四十二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仍直经筵。四十四年，扈从南巡，召试士子，命阅卷。四十九年，以疾乞休，允之。会大学士张玉书卒，李光地病在告，召廷敬仍入阁视事。五十一年，卒，上深惜之，亲制挽诗一章，命皇三子允祉奠茶酒；又命部院大臣会其丧，赐白金千，谥文贞。

廷敬初以赐石榴子诗受知圣祖，后进所著诗集，上称其清雅醇厚，赐诗题卷端。尝召见问朝臣谁能诗者，以王士禛对，又举汪琬应博学鸿儒，并以文学有名于时。上御门召九卿举廉吏，诸臣各有所举，语未竟，上特问廷敬，廷敬奏：“知县陆陇其、邵嗣尧皆清官，虽治状不同，其廉则一也。”乃皆擢御史。始廷敬尝亟称两人，或谓曰：“两人廉而刚，刚易折，且多怨，恐及公。”廷敬曰：“果贤欤，虽折且怨，庸何伤？”

温达，费莫氏，满洲镶黄旗人。自笔帖式授都察院都事，迁户部员外郎。康熙十九年，授陕西道御史。迁吏科给事中，兼管佐领。授兵部督捕理事官。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温达随皇七子允祐、都统都尔玛管镶黄旗大营。三十六年，擢内阁学士。三十八年，迁户部侍郎。四十年，命赴山西、陕

西察验驿马，还，授议政大臣。云贵总督巴锡劾游击高鉴讞狱不当，并论提督李芳述徇隐，芳述亦劾巴锡，命温达往按，鉴罪应徒，巴锡左迁，芳述罚俸。四十一年，调吏部，擢左部御史。四十二年，复命往贵州按威宁总兵孟大志侵饷，论罪如律。四十三年，迁工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四十六年，授文华殿大学士，纂修《国史》、《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明史》，并充总裁。五十年，命八旗及部院举孝义，因谕曰：“孝为百行首。如大学士温达，尚书穆和伦、富宁安之孝，不特众所知，朕亦深知之也。”御制诗以赐，复褒其孝友。五十三年，以老乞休，许致仕。寻谕温达虽老，尚自康健，命仍任大学士。五十四年，卒，命皇子奠茶酒，赐祭葬，谥文简。

穆和伦，喜塔腊氏，满洲镶蓝旗人。自兵部笔帖式四迁为御史，又三迁为内阁学士。命往山东察赈，自泰安至郯城。康熙四十三年，迁工部侍郎。四十八年，授礼部尚书。四十九年，调户部。上称穆和伦孝，其母年已九十，御书“北堂眉寿”榜赐之。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劾，命穆和伦往按，右噶礼，上责其是非颠倒，终直伯行。寻以老病乞休，复起授户部尚书。坐事当左迁。寻卒。

萧永藻，汉军镶白旗人。父养元，管佐领。永藻自荫生补刑部笔帖式。康熙十六年，授内阁中书，迁礼部员外郎，袭佐领。迁郎中，监湖口税务。授御史，再迁顺天府尹。三十五年，擢广东巡抚。疏言：“钱多价贱，每千市价三钱二三分，兵领一两之饷，不及数钱之用。民亦因钱贱，货物难行。请

暂停鼓铸。”又疏言：“开山发矿，多人群聚，良莠淆杂，臣通饬严禁。近有长宁匪徒集众私采，知县尤鹏翔请饬部议处。”鹏翔坐夺官。

三十九年，给事中汤右曾劾永藻与总督石琳于黎人争斗事，迟至一载始行具题；纵属吏朘民，民困而为盗，海则电白、阳江，山则英德、翁源，横行劫掠。上命与广西巡抚彭鹏互调，入覲，上谕当命效鹏所行，并诚荐举当择清廉。四十五年，迁兵部侍郎。湖广总督石文晟劾容美土司田舜年不法，命左都御史梅锱、内阁学士二格往谏，与文晟异议；复命永藻与大学士席哈纳、侍郎张廷枢覆谏，还奏舜年已死，无诸僭越状。

四十六年，擢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四十八年，湖南巡抚赵申乔与提督俞益谟交恶互劾，命永藻偕副都御史王度昭往按，得益谟违例缺兵额状，申乔事事苛求，非大臣体，并拟夺官，上罢益谟，留申乔。四十九年，调吏部，旋授文华殿大学士。五十六年，列议政大臣。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加太子太傅，命驻马兰峪守护景陵。雍正五年，宗人府奏护陵宗室广善越分请安，永藻不先阻，当夺官，上责永藻自恃其有操守，骄矜偏执，惟知阿谀允禔，长其傲慢狂肆之罪，如议夺官，仍命护陵自效。七年，卒，年八十六。

嵩祝，赫舍里氏，满洲镶白旗人。父岱衮，事太宗，协管佐领。史来衮，自侍卫累迁至内三院学士，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嵩祝袭职，康熙九年，管佐领。二十三年，迁护

军参领。三十三年，擢内阁学士。

三十四年，盛京旱，命与侍郎珠都纳偕往，发海运米万石散贫民，万石平糶。还京，命复偕珠都纳往开原等散米。上谕曰：“将军等请散米，但言兵不言民。此皆朕赤子，当一并给与，月与米一斗五升，至来岁四月。”嵩祝等散米如上指，事毕还京师。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嵩祝管正黄旗行营。师还，命统后队缓行，待西路章奏。迁兵部侍郎，改护军统领。三十六年，复扈上出塞驻宁复，命昭武将军喀斯喀等穷追噶尔丹，嵩祝参赞军务。噶尔丹窜死，师至摩该图，引还。

四十年，迁正黄旗汉军都统。广东官兵剿连州瑶失利，命嵩祝偕副都统达尔占、侍郎傅继祖往会总督石琳，调广西、湖南兵进剿，即授广州将军。濒行，上谕以相机招抚。四十一年，师次连州，檄三省官兵分布要隘。瑶人剃发请降，执戕官兵者九人诛之。师引还，调正红旗。

四十八年，署奉天将军。海盗舟泊双岛，挟火器出掠，遣兵击杀三十余人，得其舟一。疏请山东水师兼巡奉天属金州铁山，又请选盛京满洲兵千人习鸟枪，设火器营，皆从之。迁礼部尚书。

五十一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五十五年，上幸热河，嵩祝从。久不雨，上忧旱甚，遣嵩祝还京师，察诸大臣祈雨不躬至者劾奏。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加太子太傅，修《圣祖实录》及玉牒，并充总裁。雍正五年，奉天将军噶尔弼奏贝子苏努为将军时，借放库银三万馀，嵩祝坐徇隐，夺官。十三年，卒，年七十九。

王项龄，字颢士，江南华亭人。父广心，字农山。有文名。顺治六年进士，官御史，巡视京、通二仓，厘剔漕弊，奸猾屏迹。

项龄，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太常寺博士。十八年，举博学鸿儒，召试一等，授编修，纂修《明史》，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一年上元节，圣师御乾清宫赐廷臣宴，仿柏梁体赋诗，项龄与焉。迁侍讲，督四川学政。累迁侍讲学士。二十八年，左都御史郭琇疏劾少詹事高士奇与项龄弟鸿绪植党营私，并诋项龄与士奇结婚媾，交关为奸利。项龄、士奇、鸿绪并休致，寻命项龄留任如故。转侍读学士，以父忧归，服阕，起故官。累擢礼部侍郎。四十三年，上南巡，幸项龄所居秀甲园，赐御书榜。四十六年，上南巡阅河，再幸其第。寻调吏部，充经筵讲官。擢工部尚书，典会试。五十五年，拜武英殿大学士。

雍正元年，诏开恩榜，项龄重与鹿鸣宴，加太子太傅。以老，累疏乞休，上以项龄先朝旧臣，勤劳岁久，谙习典章，辄与慰留。三年，痰作，命御医治疾，赐参饵。寻卒，年八十四，上为辍朝一日，令朝臣出其门下者素服持丧、各部院汉官会祭，赐太傅，谥文恭。

弟九龄，字子武，进士，授编修，官至左都御史；鸿绪，自有传。

论曰：玉书等遭际承平，致位宰相。或以文学进，或以功能著，或以节操用，皆循循乎矩度。即朝旨所褒许，于玉书则曰“小心”，于天馥则曰“勤慎”，英曰“忠纯”，璥曰

“宽厚”，廷敬曰“清勤”，温达“孝”，永藻“廉”，嵩祝“老成”，项龄“安静”。诸臣之行诣显，世运之敦庞亦可见矣。

卷二百六十八

列传五十五

米思翰子李荣保 顾八代 玛尔汉
田六善 杜臻 萨穆哈

米思翰，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沙济。曾祖旺吉努，当太祖时，率族来归，授牛录额真。父哈什屯，事太宗，以侍卫袭管牛录。擢礼部参政，改副理事官。讨瓦尔喀，招明总兵沈志祥。从攻锦州，明总兵曹变蛟夜袭御营，先众捍御，被创，力战却之。顺治初，授内大臣、议政大臣，世职屡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睿亲王多尔袞摄政，诸大臣巩阿岱等并附之，哈什屯独持正，忤睿亲王，降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肃亲王豪格以非罪死，巩阿岱等议杀其子富绶，哈什屯与巴哈力持，事乃已。世祖亲政，累进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十二年，奖奉职恪勤诸大臣，加太子太保。康熙初卒，谥恪僖。

米思翰，其长子也，袭世职，兼管牛录，授内务府总管。辅政大臣从假尚方器物，力拒之。圣祖亲政，知其守正，授礼部侍郎。八年，擢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是时各直省岁赋，听布政使存留司库，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请通饬各直省俸饷诸经费，所馀悉解部，由是勾稽出纳权尽属户部。

十二年，尚可喜疏请撤藩，吴三桂、耿精忠疏继入，下户、兵二部议。米思翰与兵部尚书明珠议三藩并撤，有言吴三桂不可撤者，以两议入奏。复集诸大臣廷议，米思翰坚持宜并撤，议乃定。既而吴三桂反，上命王贝勒等率八旗兵讨之，议者谓军需浩繁，宜就近调兵御守。米思翰言：“贼势猖獗，非绿旗兵所能制，宜以八旗劲旅会剿。军需内外协济，足支十年，可无他虑。”于是请以内府所储分年发给，复综核各直省库金、仓粟，以时拨运，悉称旨。又疏言：“师行所至，屡奉明诏以正赋给军需，恐有司尚多借端私派，请敕各督抚严察所属，供应粮饷薪刍，一切动官帑，毋许苛派；其购自民间者，务视时价支給，勿纤毫累民。”上命如议速行。

米思翰寻卒，年甫四十三，上深惜之，予祭葬，谥敏果。时三桂势力张，精忠及可喜子之信皆叛，议者追咎撤藩主议诸臣，上曰：“朕自少时，以三藩势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其叛，诿过于人耶？”及事定，上追忆主议诸臣，犹称米思翰不置。

米思翰子马斯喀、马齐、马武，皆自有传。

李荣保，袭世职，兼管牛录，累迁至察哈尔总管，卒。乾隆二年，册李荣保女为皇后，追封一等公。十三年，册谥孝贤皇后，推恩先世，进封米思翰一等公。十四年，以李荣保子大学士傅恒经略金川功，敕建宗祠，祀哈什屯、米思翰、李荣保，并追谥李荣保曰庄憲。

顾八代，字文起，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父顾纳禅，事太宗，从伐明，次大同，攻小石城，先登，赐号

“巴图鲁”，予世职牛录章京。旋授甲喇额真。顺治初，从入关，定陕西、湖南、江南、浙江，皆在行间，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子顾苏，袭，进二等。

顾八代，其次子也。任侠重义，好读书，善射。以荫生充护军。顺治十六年，从征云南有功，授户部笔帖式。旋以顾苏及子佛岳相继卒，无嗣，顾八代袭世职，迁吏部郎中。康熙十四年，圣祖试旗员第一，擢翰林院侍读学士。

吴三桂陷湖南，遣其将掠两广。镇南将军莽依图自江西下广东，驻韶州。十六年，上命顾八代传谕莽依图规复广西，即留军，从征广西。巡抚傅弘烈为三桂将吴世琮所败，莽依图引兵与相合。顾八代按行诸军，谓结营散乱，敌至虑不相应。世琮兵至，师复败，还驻梧州。世琮来追，击却之。顾八代策世琮且复至，益戒备。会除夕，世琮以三万人奄至，又击败之。十七年，师进次盘江，与世琮军遇，莽依图病甚，以军事属顾八代；偕副都统勒贝等渡江，与世琮战，分兵出敌后，破其左而合击其右。世琮溃围出，遣精骑追之，自杀。师进克南宁，叛将马承荫与三桂军合，可十万，拒战。诸将或难之，顾八代奋入阵，诸将皆力战，遂破敌。

十八年，京察，掌院学士拉萨里、叶方蔼以顾八代从征有绩效，注上考；大学士索额图改注“浮躁”，坐夺官。莽依图疏言顾八代从征三载，竭诚奋勉，运筹决胜，请留军委署副都统，参赞军务，上命以原衔从征。十九年，莽依图卒于军，顾八代从平南大将军赉塔下云南，攻会城。顾八代议当先取银锭山，俯瞰城内，攻得势。及勇略将军赵良栋师至，用顾八代策，先取银锭山，克会城，云南平。师还，授侍讲学

士。

二十三年，命直尚书房，累迁礼部侍郎。二十八年，授尚书。三十二年，坐事，上责其不称职，夺官，留世职，仍直尚书房。三十七年，以病乞休。四十七年，卒。

顾八代直尚书房时，世宗从受学；及卒，贫无以敛，世宗亲临奠，为经纪其丧。雍正四年，诏复官，加太傅，予祭葬，谥文端，又以其贫，赐其家白金万。八年，建贤良祠京师，谕满洲大臣当入祀者五人，大学士图海、都统赉塔，次即顾八代，及尚书玛尔汉、齐苏勒。

子顾俨，袭世职，自参领官至副都统。孙顾琮，自有传。

玛尔汉，兆佳氏，满洲正白旗人。顺治十一年，翻译举人，授工部七品笔帖式，累迁刑部员外郎。

康熙十三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吴三桂，上命扬威将军阿密达自江宁移师讨之，玛尔汉以署骁骑参领从。十四年，与副都统鄂克济哈、穆舒琿等自泾州进兵，屡破垒，斩级数百，克宁州。十五年，大将军图海督兵围平凉，辅臣降，玛尔汉还京师。图海请调凉州、宁夏、固原诸镇兵进攻兴安、汉中，上命副都统吴丹及玛尔汉赴诸镇料理征发，兼询缓急机宜。甘肃提督张勇请缓师，上命图海固守凤翔、秦州诸要隘，分兵授征南将军穆占下湖广，命玛尔汉从。十七年，授御史。

十九年，穆占师进贵州，二十年，师进云南，玛尔汉皆在行间，得功牌十二。云南平，师还，追论征湖南不力援永兴，致损将士，夺功牌九。二十一年，命巡视河东盐政。御史许承宣、罗秉伦劾山西巡抚图克善令平阳属十三州县增报

盐丁加课累民，下巡抚穆尔赛会玛尔汉核实，请免虚报一万七千馀丁。二十五年，以按治归化城都统固穆德不实，吏议左迁。二十六年，授理藩院司务。从大学士索额图等使鄂罗斯定边界，辞辨明析，鄂罗斯人折服。事闻，圣祖嘉其能。寻迁户部郎中。三十三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再迁兵部侍郎。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玛尔汉驻土木董理驿站，以送军为赢，吏议夺官，命宽之。

三十八年，迁左都御史。再迁兵部尚书，充经筵讲官、议政大臣。四十三年，岁饥，流民就食京师。命与内大臣佟国维、明珠、阿密达等监赈。四十六年，调吏部。四十八年，以老病乞休。五十七年，卒，年八十五。上遣内大臣临奠，赐祭葬。雍正八年，世宗谕奖玛尔汉谨慎忠厚，事圣祖宣力多年，完名引退，赠太子太傅。贤良祠成，命入祀。乾隆元年，高宗命追谥恭勤。

田六善，字兼山，山西阳城人。顺治三年进士，授河南太康知县，时当兵后，劳来安集。九年，巡抚吴景道疏荐才守兼优，迁户部主事，监临清关，复监凤阳仓兼临淮关。罢滥征，革奇羨，商民称便。累迁郎中。十五年，授江南道御史。兵部议禁民乘马，六善疏言其不便，下廷臣集议，弛禁。十六年，疏言：“欲安民在劝清吏，乞敕各督抚实行荐举，吏部于各督抚莅任一二年后，列奏荐举何人，能否察吏安民，即可以是鉴别。议者或谓举荐清吏，无以处乎不在清吏之列者，一难也；恐督抚依旧受贿徇私，二难也；征粮缉逃处分挂碍，三难也。然臣谓清吏果得荐举，则为清吏者见公道尚存，益

坚其持守，一便也；群吏以不著清名为愧，力自濯磨，二便也；某省有清吏几人，以验政治修废，三便也；天下晓然知有能必先有守，风俗丕变，四便也；向日督抚厌憎清吏无益于己，今必且卵翼而亲爱之，五便也。不惑于三难，力致其五便，将循良兴起，不让前古矣。”下部议行。寻命巡视长芦盐政。十七年，还掌江南道事。

康熙元年，乞假归。三年，补贵州道御史。四年，疏言：“兵部议裁山西、陕西、河南等处兵额，三营裁一营。遇裁之兵，挟久练之技，处坐困之时，穷无所归，遂为贼盗。请谕总督、提督诸臣，察已裁之兵，如弓马娴熟、膂力精强，仍收入伍。自后老弱必斥，逃亡不补。所渐去者疲卒，不虑其为非；所招回者劲兵，可资其实用。”下部议，令各营汰去老弱，其年力精壮者仍留充伍。又疏言：“吏部于往日曾行之事，率皆援以为例，惟意所彼此，莫穷其弊。请敕部以上所裁定及有旨著为例者，汇为一册，敬谨遵守，余仍循旧章。”得旨，如所请。七年，命巡视京、通仓，还掌山东道事，得旨内升，回籍待缺。

十一年，授刑科给事中，秩视正四品。疏言：“臣里居读上谕，以苏克萨哈为鳌拜仇陷，杀其子孙，连坐族人白尔赫图，恩予昭雪。臣思法律为天下共者也，以满洲劳苦功高之人，因与执政诸臣意见相左，辄牵连兴大狱，恐尤而效之，报复相寻，借端推刃。《周礼》有八议，罪大可减，罪小可赦。请特制昭示，满洲犯罪非反叛有实迹者，一准于律，勿妄议株连。储人才，固国本，于是乎在。”上韪其言，下王大臣议，从之。又疏言：“圣学宜先读史。史者，古帝王得失之林也。

其君宽仁明断，崇俭纳谏，则其民必安，其事必治，其世必兴必平。若夫苛察因循，恶闻过，乐逞欲，其民必不安，其事必不治，其世必衰必乱。乞谕日讲诸臣，以《通鉴》与经史并进。”得旨俞允。寻转户科掌印给事中。三迁至右佥都御史。

十三年，疏言：“吴三桂负恩叛逆，处必灭之势。绿旗月饷，步兵一两有奇，马兵二两有奇，甲胄不必坚强，弓刀不必精利，登山涉水，资以先驱。臣谓绿旗力虽弱，善用之则强；心虽涣，善收之则聚。供给宜足，劳逸宜均。至先登破阵，无分满、汉，赏赉公平。斯忠勇自奋，克佐劲旅以奏肤功，今日所宜急计者也。”下部议鼓励绿旗官兵叙给爵赏例。迁顺天府尹。未几，复迁左副都御史。十四年，疏言：“臣昔为河南知县时，孙可望，李定国尚据云、贵、四川，其势不减于吴三桂。金声桓叛江西，姜瓖叛大同，亦不异耿精忠、王辅臣。而当日民心未若今之惊惶疑惧者，由其时督抚有孟乔芳、张存仁、吴景道诸臣，敦行俭朴，慎守廉隅，吏治肃清，民生乐遂也。宜特颁严谕，令各督抚禁杂派，核军实。有司或剥民败检，立行纠劾，以省民力、安众心。师行所至，更宜审酌剿御。近见江西、浙江报捷诸疏，屡言杀贼累万。然必待杀尽而后入闽，恐愚顽之民无尽，草窃之贼亦无尽。臣谓先取精忠，则群贼自息。昔姜瓖乍叛，上寇群起，瓖灭，土寇亦尽，其明验也。至三桂狡谋，觊以二隅之地困天下全力，我即以天下全力困此一隅。三桂授首，则四川、广西不烦兵而自定。”又疏言：“臣籍山西，与陕西接壤。黄河自边外折入内地，至蒲州一千馀里。蒲州上至禹门，为平阳府属，河

西为西安，有提督、总兵重兵驻守。自此以北，永宁州、临县为汾州府属，渡口有孟门镇、高家塔诸处；更北保德州为太原府属，渡口有黑田沟、穷狼窝诸外。河西为延安，素称荒野，河东为交城，路险山深，草穷潜匿。请敕巡抚、提督分兵驻防。”又疏言：“师已抵平凉，辅臣迫于必死，困兽犹斗，杀贼百不偿失兵一。宜驻军城下，以逸待劳，急攻固原，绝其粮道。平凉地瘠，非比湖南地广米多，可以持久。粮道不通，人心自散，必有斩辅臣献军门者。若贼东出则东应，贼西出则西应，疲我师徒，分我威力，固原围解，贼气贯通，此断断不可者也。”诸疏并下王大臣议行。

十六年，擢工部侍郎。十七年，以夏旱求言，疏言：“今日官至督抚，居莫敢谁何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道府岁纳规礼，加之以搜括，则道府所辖官民，不啻鬻之道府矣。州县岁纳规礼，重之以勒索，则州县所属士民，不啻鬻之州县矣。世祖朝，山东巡按程衡劾巡抚耿焞，江南巡按秦世祯劾土国宝，皆置重典，天下肃然。今巡按久停，虽欲议复，恐一时难得多人。惟有出自上意，欲清一省，则选一人遣往，不必一时俱发。出其不意，示以不测，使天下奸恶吏不敢恃督抚而肆志，即有不肖之督抚，亦莫敢庇贪而害民。”疏入，报闻。

调户部。十八年，疏言：“国家有钱法以通有无、利民用，自秦、汉及唐、宋，公私皆悉用钱；至金、元，以银与钱钞并行；至明中叶，乃专资于银。闯逆之乱，或沉江河，或埋山谷，又以贪吏厚藏，银益少，民益困。今欲救天下之穷，惟有多铸钱。铸钱所资，铜六铅四，而可采之山，所司每深讳

之，盖恐时有时无，貽累偿税。且上官闻其地开采，此挟彼制，诛求甚多也。臣谓宜令天下产铜铅之地，任民采取，有则以十分二输税于官，无则听之州县自行稽察，毋使多官旁挠。报采多者予议叙，则官与民皆乐为，资以鼓铸，钱不可胜用矣。”下九卿详议，拟例以上，得旨：“采铜关系国计，其令各督抚率属殚力奉行。”

六善以老病乞罢，上不许。二十年，命致仕。三十年，卒于家，年七十一。

杜臻，字肇馥，浙江秀水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擢吏部侍郎。

国初以海上多事，下令迁东南各省沿海居民于内地，画界而设之禁。界外皆弃地，流民无所归，去为盗。及师定金門、厦門，总督姚启圣请以界外地按籍还民，弛海禁，收鱼盐之利给军食，廷臣持不可。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平，上命以界外地还民。会给事中傅感丁请以江、浙、闽、粤滨海界外地招徕开垦，乃命臻及内阁学士席柱赴福建、广东察视展界，进臻工部尚书。臻与席柱如广东，自钦州防城始，遵海以东而北，历府七、州三、县二十九、卫六、所十七、巡检司十六、台城堡寨二十一，还民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顷，复业丁口三万一千三百。复加福建，自福宁州西分水关始，遵海以北，历府四、州一、县二十四、卫四、所五、巡检司三、关城镇寨五十五，还民地二万一千一十八顷，复业丁口四万八百。于是两省滨海居民咸得复业。别遣使察视江南、浙江展界复业，同时毕事。臻以母丧还里，席柱复命，奏陈滨海

居民还乡安业。上曰：“民乐处海滨，以可出海经商捕鱼，尔等知其故，前此何以不准议行？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曩禁令虽严，私出海贸易初未尝断绝。凡议出海贸易不可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

臻丧终，起刑部尚书。旧制，方冬狱囚月给煤，狱吏率乾没，囚多以寒疾死，臻力禁之。调兵部。时议裁各省驻防及督、抚、提、镇标兵，臻谓：“兵冗可裁而不宜骤行，请自今老弱、物故、额缺概不补，数岁额自减。”从之。再调礼部。以疾告归，寻卒于家。上南巡，书“眷怀旧德”额追赐之。

臻少负力学，事祖母及父母孝，宏奖人才，诗文剴切中条理。

萨穆哈，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

康熙十二年，圣祖允吴三桂疏请撤藩，遣萨穆哈偕郎中党务礼、席兰泰，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如贵州，具舟及刍粟，谕以毋骚扰，毋迟误。既至，三桂谋反，提督李本深与谋，书招贵州巡抚曹申吉，总督甘文焜得之，告萨穆哈等，趣诣京师告变，并请兵赴援。萨穆哈与党务礼、席兰泰行至镇远，三桂已举兵，镇还将吏得三桂檄，不给驿马。萨穆哈、党务礼得马二，驰至沅州。乃乘驿，十一昼夜至京师，诣兵部，下马喘急，抱柱不能言，久之始苏，上三桂反状。席兰泰自镇远乘小舟至常德，乃乘驿，后七日至。辛珠、萨尔图不及行，死之。十三年，擢萨穆哈刑部郎中。十四年，叙告变功，萨穆哈、党务礼、席兰泰并应升光禄、太仆诸卿。

十五年，授太仆寺卿。十六年，再迁户部侍郎。命监赈山东。十七年，还京师。疏言：“臣屡奉使命，所过州县，间有藉差科派民财，深滋扰累。请嗣后有大事，特遣部院官，余并责督抚料理。”上为下廷臣会议，定州县科敛俱视贪吏治罪。调吏部。二十年，再迁工部尚书。二十一年，命察视石景山至卢沟桥石堤，疏言：“堤内本官地，康熙初招民垦荒，致侵损堤根。请敕部免其赋，罢勿复耕。”从之。二十二年，命察视山西地震，疏请被灾最重州县发帑治赈。

二十四年，河道总督靳辅请于高邮、宝应诸州县筑堤，束黄河注海，按察使于成龙主浚海口，下廷臣议，用辅策。上询日讲官籍江南者，侍读乔莱力请用成龙策。上曰：“乡官议如此，未知民意如何？”令萨穆哈与学士穆成额，会漕运总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详察民间利害。萨穆哈等行历海口诸州县，诸州县民陈状参差不一；檄诸州县，令各择通达事体者十人询利害，皆言浚海口不便。二十五年，萨穆哈还奏，谓详问居民，从成龙议；积水不能施工，从辅议；水中亦不能取土，请两罢之。是时成龙召诣京师，上命廷臣及萨穆哈、成龙再议。成龙言浚海口当兼治串场河，费至百馀万。廷臣以为费巨，疏请停。未几，斌入为尚书，奏言：“海口不急浚，再遇水，下游诸州县悉付巨浸。”上召问萨穆哈，萨穆哈不坚执前奏。复下廷臣议，始定用成龙策。上责萨穆哈前覆奏不实，夺官。寻授步军翼尉。

三十二年，仍授工部尚书。三十九年，上察知工部积弊，河工糜帑，受请托，发银多侵蚀，诘责萨穆哈等。萨穆哈寻以老疾乞罢，上斥其伪诈，命夺官，仍留任，察工部积弊，一

一自列。四十三年，以疏浚京师内外河道侵蚀帑银，萨穆哈得贼，逮治拟绞。卒于狱。

论曰：米思翰赞撤藩之议，绸缪军食，足以支十年，知定谋有由也。顾八代、玛尔汉皆文臣，能克敌，复以廉勤建绩。六善于军事有建白，收绿旗之用，其效著于后矣。臻巡复海疆，兵后一大政也。萨穆哈以告变受赏，亦附著于斯篇。

卷二百六十九

列传五十六

索额图 明珠余国柱 佛伦

索额图，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索尼第二子。初授侍卫，自三等洊升一等。康熙七年，授吏部侍郎。八年五月，自请解任效力左右，复为一等侍卫。及鳌拜获罪，大学士班布尔善坐党诛，授索额图国史院大学士，兼佐领。九年，改保和殿大学士。十一年，《世祖实录》成，加太子太傅。十五年，大学士熊赐履票本有误，改写草签，既又毁去。索额图与大学士巴泰、杜立德等疏劾，赐履坐罢归。十八年，京察，侍讲学士顾八代随征称职，翰林院以“政勤才长”注考，索额图改注“浮躁”，竟坐降调。语详《顾八代传》。

索额图权势日盛。会地震，左都御史魏象枢入对，陈索额图怙权贪纵状，请严谴。上曰：“修省当自朕始！”翌日，召索额图及诸大臣谕曰：“兹遭地震，朕反躬修省。尔等亦宜洗

涤肺肠，公忠自矢。自任用后，诸臣家计颇皆饶裕，乃朋比徇私，益加贪黷。若事情发觉，国法具在，决不尔贷！”是时索额图、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党，贪侈倾朝右，故谕及之。上并书“节制谨度”榜赐焉。

十九年八月，以病乞解任，上优旨奖其“勤敏练达，用兵以来，赞画机宜”，改命为内大臣。寻授议政大臣。先是索额图兄噶布拉，以册谥孝敬仁皇后推恩所生，封一等公；弟心裕，袭索尼初封一等伯；法保，袭索尼加封一等公。二十三年三月，以心裕等懒惰骄纵，责索额图弗能教，夺内大臣、议政大臣、太子太傅，但任佐领，并夺法保一等公。二十五年，授领侍卫内大臣。

时俄罗斯屡侵黑龙江边境，据雅克萨，其众去复来。上发兵围之。察罕汗谢罪，使费耀多罗等来议界。二十八年，上命索额图与都统佟国纲往议。索额图奏谓：“尼布楚、雅克萨两地当归我。”上曰：“尼布楚归我，则俄罗斯贸易无所栖止，可以额尔固纳河为界。”索额图等与议，费耀多罗果执尼布楚、雅克萨为请。索额图等力斥之，仍宣上意，以额尔固纳河及格尔必齐河为界，立碑而还。

二十九年，上以裕亲王福全为大将军，击噶尔丹，命索额图将盛京、吉林、科尔沁兵会于巴林，败噶尔丹于乌阑布通。以不穷追，镌四级。三十五年，从上亲征，率八旗前锋、察哈尔四旗及汉军绿旗兵前行，并命督火器营。大将军费扬古自西路抵图拉。上驻克鲁伦河，噶尔丹遁走。费扬古截击之于昭莫多，大败其众。三十六年，上还幸宁夏，命索额图督水驿，会噶尔丹死。叙功，复前所镌级。四十年九月，以

老乞休，心裕代为领侍卫内大臣。

索额图事皇太子谨，皇太子渐失上意。四十一年，上阅河至德州，皇太子有疾，召索额图自京师至德州侍疾。居月馀，皇太子疾愈，还京师。是岁，心裕以虐毙家人夺官。四十二年五月，上命执索额图，交宗人府拘禁，谕曰：“尔为大学士，以贪恶革退，后复起用，罔知愧悔。尔家人讦尔，留内三年，朕意欲宽尔。尔乃怙过不悛，结党妄行，议论国事。皇太子在德州，尔乘马至中门始下，即此尔已应死。尔所行事，任举一端，无不当诛。朕念尔原系大臣，心有不忍，姑贷尔死。”又命执索额图诸子交心裕、法保拘禁，谕：“若别生事端，心裕、法保当族诛！”诸臣党附索额图者，麻尔图、额库礼、温代、邵甘、佟宝并命严鞫，阿米达以老贷之。又命诸臣同祖子孙在部院者，皆夺官。江潢以家有索额图私书，下列部论死。仍谕满洲人与偶有来往者，汉官与交结者，皆贷不问。寻索额图死于幽所。

后数年，皇太子以狂疾废，上宣谕罪状，谓：“索额图助允弑潜谋大事，朕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允初欲为索额图报仇，令朕戒慎不宁。”并按诛索额图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他日，上谓廷臣曰：“昔索额图怀私，倡议皇太子服御俱用黄色，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

明珠，字端范，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叶赫贝勒金台石孙。父尼雅哈，当太祖灭叶赫，来降，授佐领。明珠自侍卫授銮仪卫治仪正，迁内务府郎中。康熙三年，擢总管。五

年，授弘文院学士。七年，命阅淮、扬河工，议复兴化白驹场旧闸，凿黄河北岸引河。旋授刑部尚书。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充经筵讲官。十一年，迁兵部尚书。十二年，上幸南苑，阅八旗甲兵于晾鹰台。明珠先布条教使练习之，及期，军容整肃，上嘉其能，因著为令。

康熙初，南疆大定，留重兵镇之：吴三桂云南，尚可喜广东，耿精忠福建。十馀年，渐跋扈，三桂尤骄纵。可喜亦忧之，疏请撤藩，归老海城。精忠、三桂继请。上召诸大臣询方略，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主撤，明珠和之。诸大臣皆默然。上曰：“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痍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因下诏许之。三桂遂反，精忠及可喜子之信皆叛应之。时争咎建议者，索额图请诛之。上曰：“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明珠由是称上旨。十四年，调吏部尚书。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屡充《实录》、《方略》、《一统志》、《明史》诸书总裁，累加太子太师。迨三叛既平，上谕廷臣以前议撤藩，惟明珠等能称旨，且曰：“当时有请诛建议者，朕若从之，皆含冤泉壤矣！”

明珠既擅政，簠簋不饬，货贿山积。佛伦、徐国柱其党也，援引致高位。靳辅督南河，主筑堤束水，下游不浚自通。于成龙等议浚下游，与异议。辅与屯田，议者谓不利于民，多不右辅，明珠独是其议。蔡毓荣、张汧皆明珠所荐引者也，迨得罪按治，恐累举者，傅轻比，上谕斥，始定。与索额图互植党相倾轧。索额图生而贵盛，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显斥之，于朝士独亲李光地。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与徐乾学等相结。索额图善事皇太子，而

明珠反之，朝士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荐汤斌傅皇太子，即以倾斌。会天久不雨，光地所荐讲官德格勒明《易》，上命筮，得夬，因陈小人居鼎铉，天屯其膏，语斥明珠。事具《德格勒传》。

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改。凡奉谕旨或称善，明珠则曰‘由我力荐’；或称不善，明珠则曰‘上意不喜，我从容挽救’；且任意附益，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罔不宣露。部院事稍有关系者，必请命而行。明珠广结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锡珠等，凡会议会推，力为把持；汉人则国柱为之囊橐，督抚藩臬员缺，国柱等展转征贿，必满欲而后止。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应升者，率往论价，缺皆预定。靳辅与明珠交结，初议开下河，以为当任辅，欣然欲行。及上欲别任，则以于成龙方沐上眷，举以应命，而成龙官止按察使，题奏权仍属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乃始一力阻挠。明珠自知罪戾，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惟恐发其奸状，考选科道，辄与订约，章奉必使先闻。当佛伦为左都御史，见御史李兴谦屡疏称旨，吴震方颇有弹劾，即令借事排陷。明珠智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乱政。伏冀立加严谴。”

疏入，上谕吏部曰：“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精白，大法小康。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

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附和于后，一意谄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至于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原期得人，亦欲令被举者警心涤虑，恐致累及举者，而贪黷匪类，往往败露。此皆植党纳贿所致。朕不忍加罪大臣，且用兵时有会著劳绩者，免其发觉。罢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未几，授内大臣。后从上征噶尔丹，督西路军饷，叙功复原级。

明珠自罢政后，虽权势未替，然为内大臣者二十年，竟不复柄用。四十七年，卒。子性德、揆叙自有传。

余国柱，字两石，湖广大冶人。顺治九年进士，授袁州推官。迁行人司行人，转户部主事。康熙十五年，考授户科给事中。时方用兵，国柱屡疏言筹饷事，语多精核。二十年，擢左副都御史。旋授江宁巡抚，请设机制宽大缙。得旨：“非常用之物，何为劳费？”当明珠用事，国柱务罔利以迎合之，及内转左都御史，迁户部尚书，汤斌继国柱抚江苏；国柱索斌献明珠金，斌不能应，由是倾之。二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益与明珠结，一时称为“馥秦桧”。会上谒陵，中途召于成龙入对，成龙尽发明珠、国柱等贪私。上归询高士奇，士奇亦以状闻。及郭琇疏论劾，言者蜂起，国柱门人陈世安亦具疏纠之，颇中要害，国柱遂夺官。既出都，于江宁治第宅，营生计，复为给事中何金兰所劾，命逐之回籍。卒于家。

佛伦，舒穆禄氏，满州正白旗人。自笔帖式累迁内阁学士。吴三桂既死，其孙世璠犹据滇、黔，命佛伦总理粮饷，通镇远运道，旋兼理四川粮饷。事平，迁刑部侍郎。寻迁左都

御史，擢工部尚书，转刑、户两部。先是下河工程，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议不协，命佛伦偕侍郎熊一潇等勘议。佛伦受明珠指，议如辅言，为总漕慕天颜所劾。御史陆祖修亦劾佛伦袒辅，且言：“九卿会议时，尚书科尔坤等阿佛伦意，尚书张玉书、左都御史徐乾学言兴屯所占民田应还之民，科尔坤置不闻。他九卿或不得见只字。”上怒，下部严议。及郭琇劾明珠，指佛伦为明珠党，因解佛伦任。召辅等廷对，佛伦乃奏停屯田，并汰前所设官。部议夺佛伦官，上命留佐领。旋授内务府总管。

出为山东巡抚，疏请均赋役，令绅民一体应役，诏嘉其实心任事。初，潍县知县朱敦厚以赃私为巡抚钱瑀所发，乞徐乾学请于瑀，获免，且内擢主事。至是事发，下佛伦鞫实，乾学坐夺官。佛伦又劾琇知吴江县时，尝侵公帑，其父景昌故名尔标，乃明御史黄宗昌奴，坐贼党诛，琇改父名冒封典，当追夺。乾学故附明珠，后相失，或传琇疏乾学实主之，故佛伦以是报。寻擢川陕总督，入为礼部尚书。三十八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三十九年，琇入覲，讼父受诬。上诘佛伦，自承不实，当夺官，援赦得免。未几，以原品休致。旋卒。

论曰：康熙中，满洲大臣以权位相尚者，惟索额图、明珠，一时气势熏灼，然不能终保令名，卒以贪侈败。索额图以附皇太子得罪，祸延于后嗣。明珠与索额图竞权，不附皇太子，虽被弹事罢相，圣祖犹念其赞撤藩，力全之，以视索额图，岂不幸哉？若国柱、佛伦，则权门之疏附矣。

卷二百七十

列传五十七

郝浴子林 杨素蕴 郭琇

郝浴，字雪海，直隶定州人。少有志操，负气节。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八年，改湖广道御史，巡按四川。时张献忠将孙可望、李定国等降明，为桂王将，据川南为寇，师讨之，郡县吏率军前除授，恣为贪虐。浴至，严约束，廉民间疾苦，将吏始敛迹。九年，平西王吴三桂与固山额真李国翰分兵复成都、嘉定、叙州、重庆。已而两路兵俱败，三桂退驻绵州。浴在保宁监临乡试，可望将数万人薄城，浴飞檄邀三桂，激以大义，谓“不死于贼，必死于法”。逾月，三桂乃赴援，可望等引去。

浴在围城中，上诏询收川方略，疏言：“秦兵苦转饷，川兵苦待哺，故必秦不助川而后秦可保；川不冀秦助而后川可图。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带三十州县。若移兵成都，照籍屯田，开耕一年，可当秦运三年。所难者牛种，倘令土司出牛，抚臣与立券，丰年还其值，当无不听命。嘉定据上游，饶茶、盐，令暂易谷种，则牛、种俱不难办也。臣故谓开屯便。川所患者滇寇也，滇寇所恃，不过皮兜、布铠、岛銃、刷刀，善于腾山逾岭。蜀中土官土兵，其技尤娴于此。若拔其精锐为前茅，以满州骁骑为后劲，疾雷迅霆，贼必鸟兽散。臣故谓用土兵便。”上以其言可采，下部议。部议谓战守

事当听三桂主之，遂报寝。浴又言：“土贼投诚，给札授官，恣行劫掠为民害。请嗣后愿归伍者归伍，愿为民者，令有司造册编丁，免牛租，除杂派，就熟地开征，俾有定额。”疏议行。

三桂入四川，骄横，部下多不法，惮浴严正，辄禁止沿路塘报。浴上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阏若此，安用臣为？”及保宁围解，颁赏将士，三桂以冠服与浴，浴不受。疏言：“平贼乃平西王责。臣司风宪，不预军事，而以臣预赏，非党臣则忌臣也。”因陈三桂拥兵观望状，三桂深衔之。浴劾永宁总兵柏永馥临阵退缩，广元副将胡一鹏骄悍不法，并命夺官逮治。降将董显忠等以副将衔题授司道，恣睢虐民，浴复疏劾，改原职。三桂嗾显忠等入京陈辨，浴坐镌秩去。

十一年，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等交章荐浴，三桂乃摭浴保宁奏捷疏有“亲冒矢石”语，指为冒功，论劾，部议当坐死，上命宽之，流徙奉天。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皆以荐浴挂吏议。浴至戍所，益潜心理学理之学，嗜《孟子》及《二程遗书》，以“致知格物”颜其庐，刻苦厉志。康熙十年，圣祖幸奉天，浴迎谒道左，具陈始末，上为动容，慰劳良久。

十二年，三桂反，尚书王熙、给事中刘沛先荐浴，为部议所格。十四年，侍郎魏象枢复疏言：“浴血性过人，才守学识，臣皆愧不及。使在西蜀操尺寸之权，岂肯如罗森辈俯首从逆？臣子立朝，各有本末。当日参浴者三桂也，使三桂始终恭顺，方且任以腹心。浴一书生耳，即老死徙所，谁复问之？今三桂叛矣，天下无不恨三桂，即无不怜浴。浴当三桂

身居王爵，手握兵柄，不畏威，不附势，致为所仇。三桂之所仇，正国家之所取，何忍弃之？”上乃召浴还，复授湖广道御史。

时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三桂，浴疏言：“大兵进剿平凉，宜于西安、潼关用重兵屯驻，以待策应。用郧阳之兵攻兴安，调河南之兵入武关，直取汉中，逆贼计日可擒。”上然之，下其疏诸帅。复请禁苛征，恤民困，止督、抚、提、镇坐名题补之例。章十数上，皆中时弊。十六年，命巡视两淮盐政，严剔宿蠹，增课六十餘万。淮、扬大饥，发仓米赈救，全活甚众。十七年，擢左佾都御史，迁左副都御史。

十九年，授广西巡抚。广西新经丧乱，民生凋瘵，浴专意抚绥，疏陈调剂四策，请裁兵、汰马、防要害、简精锐；复请停鼓铸，改米征银，复南宁、太平、思恩诸府县行盐旧制；上辄报可。时南疆底定，满洲兵撤还京师。浴疏言抚标兵不宜裁减，下部议，留其半。又请为死事巡抚马雄镇、傅弘烈建祠桂林，知府刘浩、知县周岱生为孙延龄所戕，疏请予恤。二十二年，卒官。丧归，士民泣送者数千里不绝。

初，傅弘烈以军事急，移库金七万有奇、米七千餘石供饷，浴请以库项扣抵。及卒，布政使崔维雅署巡抚，劾浴侵欺，命郎中苏赫、陈光祖往按，如维雅言。部议夺官追偿。上知浴廉，谕所动钱粮非入己，从宽免追。二十五年，子林讼父冤，复原官，赐祭葬。

林，字中美。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授中书科中书，历吏部郎中，亦以廉正称。累迁礼部侍郎，加尚书衔。致仕，卒。

杨素蕴，字筠湄，陕西宜君人。顺治九年进士，授直隶东明知县。东明当河决后，官舍城垣悉败，民居殆尽，遗民依丘阜，仅数十家。素蕴至，为缮城郭，招集流亡，三年户增至万馀。山东群盗任凤亭等剽掠旁郡，扰及畿南。素蕴设计降其渠，散其胁从。十七年，举卓异，行取，授四川道御史。疏言：“臣言官也，宜以言为事。然今天下所患，正在议论多而成功少。国家建官分职，各有所事。诚使司举劾，筹财用，任封疆，理刑狱，各举其职，则平天下无馀事。更愿皇上推诚御物，肃大闲，宽小箚，俾人人得展其才，尤端本澄源之要也。”

时吴三桂镇云南，郡县吏得自辟署，谓之“西选”。渐乃题用朝臣，无复顾忌。素蕴疏言：“三桂以上湖南道胡允等十员题补云南各道，并有奉差部员在内，深足骇异。爵禄者人主之大柄，纲纪者朝廷之大防，柄不可移，防不可溃。前此经略用人，特命二部不得制肘，亦惟以军前效用及所辖五省各官酌量题请，从未闻敢以他行省及现任京官坐缺定衔者也。且疏称求于滇省既苦索骏无从，求于远方又恐叱驭不速，则湖南、四川距云南犹近，若京师、山东、江南相去万里，不知其所谓远者更在何方？皇上特假便宜，不过许其就近调补。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何如归吏部铨授，尤为名正言顺。纵或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才品为藩臣所素知，亦宜请旨令吏部签补；乃径行拟用，不亦轻名器而褻国体乎？人臣忠邪之分，起于一念之敬肆。藩臣敝历有年，应知大体。此举为封疆计，未必别有深心，然防微杜渐，当慎于几先。牢申饬藩臣，嗣后惟力图

进取，加意抚绥，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自朝廷，则君恩臣谊两尽其善。”疏下部。

十八年，圣祖即位，辅臣柄政，出素蕴为川北道。三桂见素蕴前奏，恶之，具疏辨，并摘“防微杜渐”语，谓意含隐射，语伏危机。诏责素蕴回奏，素蕴言：“防微杜渐，古今通义。臣但期藩臣每事尽善，为圣世纯臣，非有他也。”下部议，坐素蕴巧饰，当降调，罢归。

居十年，三桂反。尚书郝惟讷、冀如锡，侍郎杨永宁交章请起用，惟讷词尤切，略言：“素蕴首劾三桂，云当防微杜渐。在当日反状未形，似属杞忧。由今观之，则素蕴先见甚明，且为国直陈，奋不自顾，其刚肠正气，实有大过人者！亟宜优录。”乃命发湖广军前，以原品用。会丁父忧，服阕，乃赴军前。总督蔡毓荣题补湖广提学道，部议当以现办军务参议道题补。康熙十七年，题补下荆南道。时襄阳总兵杨来嘉、副将洪福等叛应三桂。大军运饷，自襄至房、保路险狭，舟车不通，岁调襄阳、安陆、德安三郡丁夫担负，饷苦不继。素蕴访知谷城有小溪可通舟，乃按行山谷开饷道，由是水运通利，省丁夫什九，军乃无乏。迁山西提学道。二十四年，任满，荐举擢通政司参议，累迁顺天府尹。二十六年，授安徽巡抚。会岁饥，上疏清赈。甫拜疏，即徽州县开仓赈给，全活甚众。

寻调湖广巡抚。夏逢龙乱初定，胁从尚众，人情恒扰，一夕数惊。素蕴首严告讦之禁，反侧以安。二十八年，大旱，疏请蠲免武昌等属三十二州县钱粮，上遣户部郎中舒淑等会督抚勘灾。舒淑至武昌，素蕴适患暑疾，令布政使于养志从总

督丁思孔往勘。寻称病乞休，上疑其托疾，夺官。命甫下而素蕴已卒。

先是，湖北郡县疾苦最甚者，如沔阳、江陵、汉阳、嘉鱼滨江地陷未蠲赋额，咸宁、黄陂、景陵谷折，江夏、崇阳、武昌、通城、汉阳、汉川、云梦、孝感、应城谷田科重，监利一年两赋，为民害数十年。素蕴得其实，条为两疏。未及上而病革，口授入遗疏，曰：“此疏行，吾目瞑矣！”

郭琇，字华野，山东即墨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八年，授江南吴江知县。材力强干，善断疑狱。征赋行版串法，胥吏不能为奸。居官七年，治行为江南最。二十五年，巡抚汤斌荐琇居心恬淡，莅事精锐，请迁擢。部议以琇征赋未如额，寝其奏，圣祖特许之，行取，授江南道御史。时河督靳辅请停浚下河，筑高家堰重堤，清丈堤外田亩以为屯田，谓可增岁收百馀万。巡抚于成龙议不合，上令尚书佛伦往勘，主辅议。下九卿核奏，尚书张玉书、左都御史徐乾学力言屯田扰民。二十七年，琇疏劾辅治河无功，偏听幕客陈潢阻浚下河。上御乾清门，召诸大臣，下琇疏，令会同察议。寻辅入觐，复召诸大臣与议。琇申言屯田害民，辅坐罢，而擢琇金都御史。

大学士明珠柄政，与徐国柱比，颇营贿赂，权倾一时，久之为上所觉。琇疏劾明珠与国柱结党行私，详列诸罪状，并及佛伦、傅拉塔与辅等交通状，于是明珠等降黜有差。琇直声震天下。迁太常寺卿，再迁内阁学士。二十八年，复迁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擢左都御史。疏劾少詹事高士奇与前任左都御史王鸿绪植党为奸，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

修王项龄依附坏法，士奇等并休致回籍。

未几，御史张星法劾山东巡抚钱珏贪黷，珏奏辨，因及琇尝致书嘱荐即墨知县高上达等，却之，遂挟嫌使星法诬劾，下法司讯。狱未具，琇疏言：“左都御史马齐于会讯时多方锻炼，必欲实以指使诬劾罪。”诏责琇疑揣。寻法司奏琇请托事实，当夺官。上以琇平日鲠直敢言，改降五级调用。二十九年，吏部推琇通政司参议，上命改令予琇休致。江宁巡抚洪之杰以吴江县亏漕项，事涉琇，牒山东追琇赴质。时佛伦为山东巡抚，因劾琇违例逗留希进用，请夺官逮治，又劾琇世父郭尔印乃明季御史黄宗昌家奴，琇父郭景昌原名尔标，尝入贼党伏法，琇私改父名请诰封，应追夺。部议如所请，逮赴江宁勘治。坐侵收运船饭米二千三百馀石，事发弥补，议遣戍，诏宽之。

三十八年，上南巡，琇迎驾德州。既还京师，谕大学士阿兰泰等曰：“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为吴江令，居官甚善，百姓感颂至今。其人有胆量，可授湖广总督，令驰驿赴任。”琇上官，疏言：“黄州、武昌二府兵米二万七千有奇，运给荆州、郧阳汛地，悬隔千里，挽输费不貲，请改折色。江夏等十三州县有故明藩产，田瘠赋重，数倍民粮，请一律减征。江夏、嘉鱼、汉阳三县濒江地，水啮土琇，有赋无田者三百馀顷，请豁免。”皆允行。

三十九年，入觐，因奏言：“臣父景昌，即墨县诸生，有册可稽。邑匪郭尔标本无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伦何所据，诬臣并及臣父。”时佛伦为大学士，上诘之，以舛错对，命仍予诰轴。琇陛辞，奏请清丈地亩，并言湖南地广人稀，恐清

丈后赋当差减。上问：“当减几何？”琇言：“当减十分之三。”上曰：“果益民，虽倍于此，亦不惜也！”寻条陈三事：一，严定筑堤处分；一，停造无用粮船；一，通融调补苗疆官吏。又疏禁征赋诸弊政。上嘉其实心除弊，并允行。时红苗就抚，琇陈善后之策，请颁诏敕，令勒石永遵。

四十年，以病乞休，上曰：“琇病甚，思一人代之不可得，能如琇者有几人耶？”给事中马士芳劾湖广布政使任风厚久病，巡抚年遐龄徇庇不以闻。遐龄奏风厚实无病。风厚入覲，上见其未衰，因曰：“任风厚若不堪任使，郭琇岂肯徇庇耶？”未几，琇以病剧再疏求罢，仍慰留。黄梅知县李锦催科不力，琇委员摘印。锦得民心，民闭城拒之，乞留锦。御史左必蕃劾琇，部议当夺官，上以清丈未毕，缓之。

四十一年，镇筴诸生李定等叩阍奏红苗杀掠，总督、巡抚匿不以闻；而给事中宋骏业亦劾琇向鹜虚声，近益衰废，持禄养痾。乃命侍郎傅继祖、甘国枢，浙江巡抚赵申乔往按。会琇报清丈毕，乞罢任。上责其清丈稽延，与前奏不合，行不顾言；并及匿报红苗杀掠与黄梅拒命事。琇自陈老病失察，请治罪。初红苗犯镇琇，游击沈长禄往剿，至大梅山，守备许邦垣、千总孙清俱隐贼，长禄私赎之归，讳不报；而副将朱绂报苗已就抚，琇据以入告。继祖等勘得状，琇与提督林本植并夺官。五十四年，卒。寻祀乡贤，并礼吴江名宦。

论曰：“郝浴、杨素蕴秉刚正之性，抗论强藩，曲突徙薪，防祸未形，甘窜逐而不悔。郭琇抨击权相，有直臣之风，震霆一鸣，金壬解体。盖由圣祖已悟其奸，而琇遂得行其志。然

以浴之廉，蒙议于身后；素蕴居官爱民，不终于位；琇则横被诬陷，废置十年，始获申雪。得君如圣祖，犹不克善全，直道难行，不其然哉？

卷二百七十一

列传五十八

徐乾学翁叔元 王鸿绪 高士奇

徐乾学，字原一，江南昆山人。幼慧，八岁能文。康熙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十一年，副蔡启僔主顺天乡试，拔韩荃于遗卷中，明年魁天下，文体一变。坐副榜未取汉军卷，与启僔并镌秩调用。寻复故官，迁左赞善，充日讲起居注官。丁母忧归，乾学父先卒，哀毁三年，丧葬一以礼；及母卒，如之。为《读礼通考》百二十卷，博采众说，剖析其义。服阕，起故官。充《明史》总裁官，累迁侍讲学士。

二十三年，乾学弟元文以左都御史降调，其子树声与乾学子树屏并举顺天乡试。上以是科取中南皿卷皆江、浙人，而湖广、江西、福建无一与者，下九卿科道磨勘。树屏等坐斥举人。是年冬，乾学进詹事。二十四年，召试翰詹诸臣，擢乾学第一，与侍读韩荃、编修孙岳颁、侍讲归允肃、编修乔莱等四人并降敕褒奖赏赉。寻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充《大清会典》、《一统志》副总裁，教习庶吉士。时户部郎中色楞额往福建稽察鼓铸，请禁用明代旧钱，尚书科尔坤、徐国柱等议如所请。乾学言：“自古皆新旧兼行，以从民便。若设

厉禁，恐滋纷扰。”因考自汉至明故事，为议以献。上然之，事遂寢。

诏采购遗书，乾学以宋、元经解、李焘《续通鉴长编》及唐《开元礼》，或缮写，或仍古本，综其体要，条列奏进，上称善。时乾学与学士张英日侍左右，凡著作之任，皆以属之。学士例推巡抚，上以二人学问淹通，宜侍从，特谕吏部，遇巡抚缺勿预推。未几，迁礼部侍郎，直讲经筵。朝鲜使臣郑载嵩诉其国王受枉，语悖妄。乾学谓恐长外藩跋扈，劾其使臣失辞不敬，宜责以大义。上见疏，奖，谓有关国体。已而王上疏谢罪。二十六年，迁左都御史，擢刑部尚书。二十七年，典会试。

初，明珠当国，势张甚，其党布中外，乾学不能立异同。至是，明珠渐失帝眷，而乾学骤拜左都御史，即劾罢江西巡抚安世鼎，讽诸御史风闻言事，台谏多所弹劾，不避权贵。明珠竟罢相，众皆谓乾学主之。时有南、北党之目，互相抨击。尚书科尔坤、佛伦，明珠党也，乾学遇会议会推，辄与齟齬。总河靳辅奏下河屯田，下九卿会议，乾学偕尚书张玉书言屯田所占民地应归旧业，科尔坤、佛伦勿从。御史陆祖修因劾科尔坤等偏袒河臣，不顾公议，御史郭琇亦劾辅兴屯累民，诏罢辅任。湖广巡抚张汧亦明珠私人，先是命色楞额往谏上荆南道祖泽深婪赃各款，并察汧有无秽迹，色楞额悉为庇隐。御史陈紫芝劾汧贪黷，命副都御史开音布会巡抚于成龙、马齐覆讯，汧、泽深事俱实，复得泽深交结大学士徐国柱为嘱色楞额徇庇及汧遣人赴京行贿状，下法司严议。时国柱已为琇劾罢，法司请檄追质讯，并诘汧行贿何人，汧指乾学。上闻，

命免国柱质讯，戒勿株连。于是但论汧、泽深、色楞额如律，事遂寢。乾学寻乞罢，疏言：“臣蒙特达之知，感激矢报，苞苴馈遗，一切禁绝。前任湖北巡抚张汧横肆污蔑，缘臣为宪长，拒其币问，是以衔憾诬攀。非圣明在上，是非几至混淆。臣备位卿僚，乃为贪吏诬构，皇上覆载之仁，不加谴责，臣复何颜出入禁廷，有玷清班？伏冀圣慈放归田里。”诏许以原官解任，仍领修书总裁事。

二十八年，元文拜大学士，乾学子树谷考选御史。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乾学：“律身不严，为张汧所引。皇上宽仁，不加谴责，即宜引咎自退，乞命归里。又复优柔系恋，潜住长安。乘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摇纳贿。其子树谷不遵成例，朦朧考选御史，明有所恃。独其弟秉义文行兼优，原任礼部尚书熊赐履理学醇儒，乞立即召用，以佐盛治。乾学当逐出史馆，树谷应调部属，以遵成例。”诏乾学复奏，乾学疏辨，乞罢斥归田，并免树谷职。疏皆下部议，坐三礼所劾无实，应镌秩调用。三礼益恚，复列款讦乾学赃罪，帝严斥之，免降调，仍留任。

是年冬，乾学复上疏言：“臣年六十，精神衰耗，祇以受恩深重，依恋徘徊。三礼私怨逞忿，幸圣主洞烛幽隐。臣方寸靡宁，不能复事铅槧。且恐因循居此，更有无端弹射。乞恩终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归省先臣丘陇，庶身心闲暇。愿比古人书局自随之义，屏迹编摩，少报万一。”乃许给假回籍，降旨褒嘉，命携书籍即家编辑。二十九年春，陞辞，赐御书“光焰万丈”榜额。未几，两江总督傅腊塔疏劾乾学嘱托苏州府贡监等请建生祠，复从其子侄交结巡抚洪之杰，倚

势竞利，请敕部严议。语具《元文传》。上置弗问，而予元文休致。

三十年，山东巡抚佛伦劾潍县知县朱敦厚加收火耗论死，并及乾学尝致书前任巡抚钱珏庇敦厚。乾学与珏俱坐是夺职。自是齟齬者不已。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逮狱，阅二年未定讞。按察使高承爵穷诘，在上自承尝馈乾学子树敏金，至事发后追还，困坐树敏罪论绞。会诏戒内外各官私怨报复，树敏得赎罪。三十三年，谕大学士举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王熙、张玉书等荐乾学与王鸿绪、高士奇，命来哀修书。乾学已前卒，遗疏以所纂《一统志》进，诏下所司，复故官。

翁叔元，字宝林，江南常熟人。康熙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馆试第一。累迁国子监祭酒，洊擢吏部侍郎，迁工部尚书。部例，每有工作，先计其直上之，名曰“料估”。工完多冒破，所司不敢以闻，有十年不销算者，大工至四十三案。叔元莅部甫半载，积牍一清。调刑部，移疾归，卒。叔元爱才而褊隘，何焯在门下，初甚赏之；叔元疏劾汤斌，焯请削门生籍，叔元摈之，竟不得成名。以是为世所诮云。

王鸿绪，初名度心，字季友，江南娄县人。康熙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十四年，主顺天乡试。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翰林院侍讲。十九年，圣祖谕奖讲官勤劳，加鸿绪侍读学士衔。时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造《中说补》，聚徒横议，常至数千人。自诩前知，与人决休咎。巡抚董国兴劾其左道惑众，逮至京，得旨宽释。及吴三桂反，顺

承郡王勒尔锦驻师荆州，方旦以占验出入军营，巡抚张朝珍亦称为异人。上密戒勒尔锦勿为所惑。方旦乃避走江、浙，会鸿绪得其所刊《中质秘书》，遂以奏进，列其诬罔君上、悖逆圣道、摇惑人心三大罪。方旦坐诛。

二十一年，转侍读，充《明史》总裁。累擢内阁学士、户部侍郎。二十四年，典会试。二十五年，疏请回籍治本生母丧，遣官赐祭。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劾广东巡抚李士桢贪劣，潮州知府林杭学尝从吴三桂反，乃举其清廉。士桢坐罢，杭学夺职。会灵台郎董汉臣疏陈时事，以谕教元良、慎简宰执为言。御史陶式玉劾汉臣摭给浮言，欺世盗名，请逮治。鸿绪疏言：“钦天监灵台郎、博士等官，不择流品，星卜屠沽之徒，粗识数字，便得滥竽。请敕下考试，分别去留。”下部议行。汉臣及博士贾文然等十五人并以词理舛误黜。初，以式玉疏下九卿集议，尚书汤斌谓大臣不言，惭对汉臣。汉臣既黜，鸿绪偕左都御史璚丹、副都御史徐元珙合疏劾斌务名鲜实，并追论江宁巡抚去任时，巧饰文告，以博虚誉。上素重斌清廉，置弗问。

鸿绪论各省驻防官兵累民，略言：“驻防将领恃威放肆，或占夺民业，或重息放债，或强娶民妇。或谎诈逃人，株连良善；或收罗奸棍，巧生扎诈。种种为害，所在时有。如西安、荆州驻防官兵纪律太宽，牧放马匹，驱赴村庄，累民刍秣；百十成群，践食田禾，所至驿骚。其他苦累，又可类推。请严饬将军、副都统等力行约束。绿旗提、镇纵兵害民，以及虚冒兵粮者，不一而足，请饬督抚立行指参。”上命议行。

未几，以父忧归。二十八年，服阕，将赴补。左都御史

郭琇劾鸿绪与高士奇招权纳贿，并及给事中何楷、编修陈元龙，皆予休致。语具《士奇传》。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事，按察使高承爵按治。在上言尝以银馈举人徐树敏，至事发退还，因坐树敏。巡抚郑端覆讯，在上言尝以银五百馈鸿绪，亦事发退还。端乃劾乾学纵子行诈，鸿绪竟染赃银，有玷大臣名节，乞敕部严议。上特谕曰：“朕崇尚德教，黜陟烦苛。凡大小臣工，咸思恩礼下逮，曲全始终；即因事放归，仍令各安田里。近见诸臣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相寻，牵连报复；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已，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朕总揽万机，已三十年，此等情态，知之甚悉。娼嫉倾轧之害，历代皆有，而明季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闻，而分树党援，飞诬排陷，迄无虚日。朕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宜各端心术，尽黜私忿，共矢公忠。倘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朋党之罪。”时鸿绪方就质，诏至，得释。

三十三年，以荐召来京修书。寻授工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四十七年，调户部。其年冬，皇太子允礽既废，诏大臣保奏储贰，鸿绪与内大臣阿灵阿、侍郎揆叙等谋，举皇子允祀，诏切责，以原品休致。

五十三年，疏言：“臣旧居馆职，奉命为《明史》总裁官，与汤斌、徐乾学、叶方霫互相参订，仅成数卷。及臣回籍多年，恩召重领史局，而前此纂辑诸臣，罕有存者。惟大学士张玉书为监修，尚书陈廷敬为总裁，各专一类：玉书任志，廷敬任本纪，臣任列传。因臣原衔食俸，比二臣得有馀暇，删繁就简，正谬订讹。如是数年，汇分成帙，而大学士熊赐履

续奉监修之命，檄取传稿以进，玉书、廷敬暨臣皆未参阅。臣恐传稿尚多舛误，自蒙恩归田，欲图报称，因重理旧编，搜残补阙，复经五载，成列传二百八卷。其间是非邪正，悉据公论，不敢稍逞私臆。但年代久远，传闻异辞，未敢自信为是。谨缮写全稿，齐呈御鉴，请宣付史馆，以备参考。”诏俞之。

五十四年，复召来京修书，充《省方盛典》总裁官。雍正元年，卒于京。乾隆四十三年，国史馆进《鸿绪传》，高宗命以郭琇劾疏载入，使后世知鸿绪辈罪状。

孙兴吾，进士，官吏部侍郎。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幼好学能文。贫，以监生就顺天乡试，充书写序班。工书法，以明珠荐，入内廷供奉，授詹事府录事。迁内阁中书，食六品俸，赐居西安门内。康熙十七年，圣祖降敕，以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讲章、诗文，供奉有年，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十九年，复谕吏部优叙，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寻补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迁右庶子。累擢詹事府少詹事。

二十六年，上谒陵，于成龙在道尽发明珠、徐国柱之私。驾旋，值太皇太后丧，不入宫，以成龙言问士奇，亦尽言之。上曰：“何无人劾奏？”士奇对曰：“人孰不畏死。”帝曰：“若辈重于四辅臣乎？欲去则去之矣，有何惧？”未几，郭琇疏上，明珠、国柱遂罢相。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汧以赍银赴京行贿事发，逮治，狱辞涉士奇。会奉谕戒勿株连，于是置弗问。事详《徐乾学传》。士奇因疏言：“臣等编摩纂辑，惟在直庐。

宣谕奏对，悉经中使。非进讲，或数月不覲天颜，从未干涉政事。不独臣为然，前入直诸臣，如熊赐履、叶方霭、张玉书、孙在丰、王士禎、朱彝尊等，近今同事诸臣，如陈廷敬、徐乾学、王鸿绪、张英、励杜讷等，莫不皆然。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张汧无端疑怨，含沙污蔑，臣将无以自明，幸赖圣明在上，诬构难施。但禁廷清秘，来兹萋斐，岂容仍玷清班？伏乞赐归田里。”上命解任，仍领修书事。二十八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幸士奇西溪山庄，御书“竹窗”榜额赐之。

未几，左都御史郭琇劾奏曰：“皇上宵旰焦劳，励精图治，用人行政，未尝纤毫假手左右。乃有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鸿绪等，表里为奸，植党营私，试略陈其罪。士奇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兴闻政事。而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者。声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给事中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兄项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及在内大小卿员，皆鸿绪、楷等为之居停，哄骗馈至，成千累万。既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是士奇等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事发潜遁。有虎坊桥瓦房六十馀间，价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此外顺成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令心腹出名置买，寄顿贿银至四十馀万。又於

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於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其罪之可诛者三也。皇上洞悉其罪，因各馆编纂未竣，令解任修书，矜全之恩至矣！士奇不思改过自新，仍怙恶不悛，当圣驾南巡，上谕严戒馈送，以军法治罪。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鸿绪在淮、扬等外，招揽各官馈送万金，潜遗士奇。淮、扬如此，他处可知。是士奇等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俨然士林翘楚；竟不顾清议，依媚大臣，无所不至。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之士哉？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何楷、王项龄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故不避嫌怨，请立赐罢斥，明正典刑，天下幸甚。”疏入，士奇等俱休致回籍。副都御史许三礼复疏劾解任尚书徐乾学与士奇姻亲，招摇纳贿，相为表里。部议以所劾无据，得寝。

三十三年，召来京修书。士奇既至，仍直南书房。三十六年，以养母乞归，诏允之，特授詹事府詹事。寻擢礼部侍郎，以母老未赴。四十二年，上南巡，士奇迎驾淮安，扈蹕至杭州。及回銮，复从至京师，屡入对，赐予优渥。上顾侍臣曰：“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子》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寻遣归，是年卒于家。上深惜之，命加

给全葬，授其子庶吉士與为编修。寻谥文恪。

论曰：儒臣直内廷，谓之“书房”，存未入关前旧名也。上书房授诸皇子读，尊为师傅；南书房以诗文书画供御，地分清切，参与密勿。乾学、士奇先后入直，鸿绪亦以文学进。乃凭藉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致屡遭弹劾，圣祖曲予保全。乾学、鸿绪犹得以书局自随，竟编纂之业，士奇亦以恩礼终，不其幸欤！

卷二百七十二

列传五十九

汤若望 杨光先 南怀仁

汤若望，初名约翰亚当沙耳，姓方白耳氏，日耳曼国人。明万历间，利玛窦挟天算之学入中国，徐光启与游，尽其术。崇祯初，日食失验，光启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庄烈帝用其议，设局修改历法，光启为监督，汤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光启卒，以李天经代，奏进汤若望所著书及恒星屏障。迭与台官测日食，候节气，并考定置闰先后，汤若望术辄验。庄烈帝知西法果密，欲据以改《大统术》，未行而明亡。

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袞定京师，是岁六月，汤若望启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

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王命汤若望修正历法。七月，礼部启请颁历，王言：“治历明时，帝王所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又民之至意。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汤若望复启言：“敬授人时，全以节气交宫，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为重。今节气、日时、刻分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俱照道里远近推算，增加历首，以协民时，利民用。”王奖其精确。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惟新法吻合，《大统》、《回回》二法时刻俱不协。

世祖定鼎京师，十一月，以汤若望掌钦天监事。汤若望疏辞，上不许。又疏请别给敕印，而以监印缴部，谓治历之责，学道之志，庶可并行不悖，上亦不许。并谕汤若望遵旨率属精修历法，整顿监规，如有怠玩侵紊，即行参奏。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号通玄教师，敕曰：“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闳、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于历法代有损益。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遂以积差。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徐光启特荐于朝，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魁等，实不及尔。但以远人，多忌成功，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尔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今特锡尔嘉名，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非偶然也。”旋复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

钦天监旧设回回科，汤若望用新法，久之，罢回回科不

置。十四年四月，革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疏言：“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开皇己未，抱其历学，重译来朝，授职历官，历一千五十九载，专管星宿行度。顺治三年，掌印汤若望谕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阴五星陵犯、天象占验，俱不必奏进。臣察汤若望推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今于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见，皆关象占，不敢不据推上闻。乞上复存臣科，庶绝学获传。”并上十四年《回回术》推算太阴五星陵犯书，日月交食、天象占验图象。别疏又举汤若望舛谬三事：一、遗漏紫炁，一、颠倒觜参，一、颠倒罗计。八月，上命内大臣爱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观象台测验水星不见，议明炫罪，坐奏事诈不以实，律绞，援赦得免。

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新法十谬，并指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妄奏春气已应参、觜二宿，改调次序，四馀删去紫炁。天祐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汤若望及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科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皆凌迟处死；故监官子刘必远、贾文郁、可成子哲、祖白子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皆斩。”得旨，汤若望效力多年，又复衰老，杜如预、杨宏量勘定陵地有劳，皆免死，并令覆议。议政王等覆议，汤若望流徙，馀如前议。

得旨，汤若望等并免流徙，祖白、可成、发、光显、有泰皆斩。自是废新法不用。

圣祖既亲政，以南怀仁治理历法，光先坐谴黜，复用新法。时汤若望已前卒，复通微教师封号，视原品赐恤，改“通玄”曰“通微”，避圣祖讳也。

杨光先，字长公，江南歙县人。在明时为新安所千户。崇祯十年，上疏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舁棺自随。廷杖，戍辽西。

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为《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斥所奉天主教为妄言惑众。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下礼、吏二部会鞫。康熙四年，议政王等定讞，尽用光先说，谴汤若望，其属官至坐死。遂罢新法，复用《大统术》。除光先右监副，疏辞，不许；即授监正，疏辞，复不许。

光先编次其所为书，命曰《不得已》，持旧说绳汤若望。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既屡辞不获，乃引吴明烜为监副。明烜，明炫兄弟行，明炫议复回回科不得请，至是明烜副光先任推算。五年春，光先疏言：“今候气法久失传，十二月中气不应。乞许臣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并饬礼部采宜阳金门山竹管、上党羊头山柅黍、河内葭莩备用。”七年，光先复疏言：“律管尺寸，载在《史记》，而用法失传。今访求能候气者，尚未能致。臣病风痹，未能董理。”下礼部，

言光先职监正，不当自诿，仍令访求能候气者。

是时朝廷知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疏劾明烜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於是年十二月置闰，应在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岁两春分、两秋分，种种舛误，下议政王等会议。议政王等议，历法精微，难以遽定，请命大臣督同测验。八年，上遣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会监正马祐测验立春、雨水两节气及太阴火、木二星躔度，南怀仁言悉应，明烜言悉不应。议政王等疏请以康熙九年历日交南怀仁推算，上问：“光先前劾汤若望，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光先何者为是，汤若望何者为非，及新法当日议停，今日议复，其故安在？”议政王等疏言：“前命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赴观象台测验，南怀仁所言悉应，吴明烜所言悉不应，问监正马祐，监副宜塔喇、胡振钺、李光显，皆言南怀仁历法上合天象。一日百刻，历代成法，今南怀仁推算九十六刻，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应按九十六刻推行。南怀仁言罗睺、计都、月孛、推历所用，故入历；紫炁无象，推历所不用，故不入历。自康熙九年始，紫炁不必造入七政历。”又言：“候气为古法，推历亦无所用，嗣后并应停止。请将光先夺官，交刑部议罪。”上命光先但夺官，免其罪。

南怀仁等复呈告光先依附鳌拜，将历代所用《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致李祖白等无辜被戮，援引吴明烜诬告汤若望谋叛。下议政王等议，坐光先斩，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刑部议明烜坐奏事不实，当杖流，上命笞四十释之。

南怀仁，初名佛迪南特斯，姓阜泌斯脱氏，比利时国人。康熙初，入中国。时汤若望方黜，杨光先为监正，吴明烜为监副，以《大统术》治历，节气不应，金、水二星躔度舛错。明烜奏水星当见，其言复不售。乃召南怀仁，命治理历法。南怀仁劾光先、明烜而去之，遂授南怀仁是监副。

时康熙八年三月，南怀仁言是岁按旧法以十一月置闰，以新法测验，闰当在九年正月。既又言是月二十九日雨水，乃正月中气，即为康熙九年之正月，闰当在是年二月。上命礼部询钦天监官，多从南怀仁，乃罢八年十二月闰，移置九年二月；节气占候，悉用南怀仁说。六月，南怀仁请改造观象台仪器，从之。十二月，仪器成，擢南怀仁监正。仪凡六：曰黄道经纬仪，曰赤道经纬仪，曰地平经仪，曰地平纬仪，曰纪限仪，曰天体仪；并绘图立说，次为《灵台仪象志》。十七年，进《康熙永年表》，表推七政交食，为汤若望未竟之书，南怀仁续成之。二十一年，命南怀仁至盛京测北极高度，较京师高二度，别为推算日月交食表上之。南怀仁官监正久，累加至工部侍郎。二十七年，卒，谥勤敏。

自是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迁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五十四年，命纪理安制地平经纬仪，合地平、象限二仪为一。乾隆中，戴进贤、徐懋德、刘松龄、傅作霖皆赐进士。道光间，高拱宸等或归国，或病卒。时监官已深习西法，不必复用西洋人，奏奉宣宗谕，停西洋人入监。方圣祖用南怀仁，许奉天主教，仍其国俗，而禁各省立堂入教。是时各省天主堂已三十馀所。雍正间，禁令严，尽毁去，但留京师一所，俾西洋人入监者居之。入内地传教，辄绳以法。迨停西洋人入监，

未几海禁弛，传教入条约，新旧教堂遍内地矣。

论曰：历算之木，愈入则愈深，愈进则愈密。汤若望、南怀仁所述作，与杨光先所攻讦，浅深疏密，今人人能言之。其在当日，嫉忌远人，牵涉宗教，引绳批根，互为起仆，诚一时得失之林也。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为天下主，虚己励学知是。呜呼，圣矣！

卷二百七十三

列传六十

李率泰 赵廷臣 袁懋功 徐旭龄 郎廷佐
弟廷相 郎永清 永清子廷极 佟凤彩
麻勒吉阿席熙 玛祐 施维翰

李率泰，字寿畴，汉军正蓝旗人，永芳子。初名延龄，年十二，入侍太祖，赐今名。年十六，以宗室女妻之。弱冠，从太宗征察哈尔、朝鲜及明锦州，又从贝勒阿巴泰征山东，并有功，洊擢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命以刑部参政兼任，率师驻防锦州。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又率兵徇山东、河南，斩自成将赵应元，降其众万人。二年，从豫亲王多铎破自成兵潼关。移师南征，克扬州，下江宁，分兵定苏州、松江诸郡。江阴典史阎应元拒守，督兵攻破之。豫亲王令驻防苏州。会明

将吴志葵、黄蜚等来犯，时城兵仅千馀，率泰使绕城张帛为援兵状。志葵等斩关入，劲骑突起截击，尽歼之。

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平浙江、福建，叙功，授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五年，郑彩犯福建漳、泉诸郡，诏率泰与靖南将军陈泰协剿，斩获甚众。复长乐、连江二县。彩走，复擒斩所署总督顾世臣等，遂克兴化。寇攻福州四月，围始解。民食尽，江西盗郭天才自杉关长驱至福州，载米麦江上，诱民出就食。率泰师次建宁，檄守吏严备，乃夜焚洪山桥遁。巡按御史周世科虐刑婪贿，率泰疏劾，置诸法。六年，从征大同叛将姜瓖，下保德州，擒瓖党牛化麟等。叙功，复加拖沙喇哈番。

初定官制。改参政为侍郎，率泰仍以刑部侍郎兼梅勒额真。八年，调吏部，拜弘文院大学士。条奏请惩贪酷官吏，给满洲兵马草料，酌量营造工程次第，上从之。未几，与大学士陈泰坐误增恩诏赦款，并罢任，降世职为拜他喇布勒哈番。九年，特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年，用大学士洪承畴荐，授两广总督。时明桂王朱由榔居安隆，其将李定国拥兵广西，土寇廖笃增等应之。十一年，率泰遣兵进剿，斩笃增於玉版巢。十二年，定国犯广东，率泰御之，败其将高文贵。会靖南将军珠玛喇率禁旅至，合兵夹击，大破之。复高、雷二郡。

十三年，加太子太保，调闽浙总督。率泰有方略，善用兵，与士卒同甘苦。时郑成功据台湾，数入寇。率泰疏请增设水师三千，造哨船百馀艘，招降海盗，散其羽翼。又言成功父芝龙不宜徙宁古塔，其地近海，恐乘间遁归，为患滋大。

世祖悉用其言。以破定国功，进世职一等。考满，加少保。十五年，招抚成功将唐邦杰、林翀、叶禄等，降者数万人。十五年，成功攻温州，陷平阳、瑞安，率泰调江宁满洲兵助剿，成功败走。是年，诏分闽浙总督为二：以都统赵国祚督浙江，驻温州；而以率泰专督福建，驻福州。未几，成功据南安岭窥福州，其党陈斌既降复叛，率众据罗星塔。率泰檄兵燔其巨舰千馀，成功遁。斌复降，奏诛之。十六年，坐事夺世职，任总督如故。

康熙元年，率泰以漳州为福建门户，奏增设水师二千。寻与靖南王耿继茂击走定海小埕诸寇，复与提督马得功平万安所，击步成功将杨宣。是年成功死，其子锦拒命如故，部下渐携贰。於是率泰复招降其将林俊奇、陈辉、何义、魏明等三百馀人，兵二千有奇。统建宁、延平、邵武三路士卒剿内地山寇，获其渠王铁佛，斩之。既，锦率其将周全斌以五百馀人自梁山内犯，率泰遣总兵王进加、参将折光秋夹击，大破之；复与靖南王耿继茂统舟师捣厦门，取浯屿、金门二岛，锦宵遁。三年，降其将林国梁，进兵八尺门，降其将翁求多；夜半渡海拔铜山，斩级三千有奇，其将黄廷等率兵民三万馀人来降，获敌舰、军械无算。锦仅以数十艘遁入台湾。叙功，加秩正一品。

寻以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五年，卒官。遗疏言：“海贼远窜台湾，奉旨撤兵，与民休息。第将众兵繁，撤之骤，易致惊疑；迟，又恐貽患。今当安反侧之心，后须防难制之势。红毛夹板船虽已回国，然往来频仍，异时恐生衅。至数年以来，令沿海居民迁移内地，失其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耕

渔，庶苏残喘。”上闻，优诏褒恤，赠兵部尚书，复世职，谥忠襄。

赵廷臣，字君邻，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二年，自贡生授江苏山阳知县，迁江宁同知，有政声。坐催征逾限，免。十年，大学士洪承畴经略湖广，荐廷臣清干，题授下湖南道副使，屡平冤狱。十三年。调督粮道。

十五年，从定贵州，遂擢授巡抚。甫至官，察民间疾苦，定赋蠲赈，惩贪横，禁吏卒驿骚。疏言：“贵州古称鬼方，自城市外，四顾皆苗。其贵阳以东，苗为夥，而铜苗、九股为悍；其次为革老，曰羊黄，曰八番子，曰土人，曰侗人，曰蛮人，曰冉家蛮，皆黔东苗属也。自贵阳以西，罗罗为夥，而黑罗为悍；其次曰仲家，曰米家，曰蔡家，曰龙家，曰白罗，皆黔西苗属也。专事斗杀，馭之甚难。臣以为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请自后应袭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读书者，亦许其仕进，则儒教日兴而悍俗渐变。土官私袭，支系不明，争夺易起，酿成变乱，令岁终录其世次籍上布政司达部。有争袭者，按籍立辨，豫杜衅端。”并下部议行。

十六年，擢云贵总督。土寇冯天裕陷湄潭，犯瓮安，调兵击却之。疏请改马乃、曹滴诸土司为流官。又言：“贵州曩被寇，改卫为府，改所为县，法令纷更，民苦重役，今应复旧制。云南田土荒芜，当招民开垦。冲路州县，请以顺治十七年秋粮贷为春种资。”并下部议行。吴三桂贡象五，世祖命免送京，廷臣因乞概停边贡，允之。十八年，以平土酋龙吉

兆功，加兵部尚书。是年调浙江。叙云南垦荒劳，加太子少保。

康熙二年，疏言：“浙江逋赋不清，由征解繁杂，请以一条鞭法令各州县随征随解，布政司察明注册，至为简易。”又疏言：“征粮之法不一，苟能寓抚字於催科，即百姓受其福。急公好义，人情皆然。有司止以捶楚为能，民安得不重利借债，减价卖产？钱粮完，地方坏矣。苟能得廉有司，禁革火耗，天平不欺天，法马不违法，又禁绝差扰，一酒一饭无不为民节省，民未有不交纳恐后者。征粮之能，在人不在法，然不得其人而循法行之，亦得半之道也。实征册籍立实在户名，以杜诡卸；流水红簿送本府印发，以防侵蚀；易知由单遍散穷山深谷，以绝横索。臣於浙属立法通行，催征得法之吏，请敕部酌议，许题请奖励。”又疏请移海岛投诚官兵分插内地，杜其煽诱；定水师提镇各营兵制，以备水战。杭、嘉、湖三郡毗连太湖，易藏奸宄，请增造快号船，拨兵巡哨。诏并随之。时郑成功死，廷臣招明鲁王所署将军阮美、都督郑殷、侍郎蔡昌登等，皆率众来降；惟张煌言散兵居定海山中，执而杀之。

四年，疏请崇节俭，维风俗。又言用人宜宽小眚，请敕部分别罢误降革人员，量才录用。又言民人鬻身旗下，宜令有司给与印契，并晓谕邻里，后或逃归，有容留者，乃可坐以窝逃。并议行。时钱滞不行，疏请令外省收铜开铸，准宝泉、宝源两局法式，去各省分铸之名，以天下之钱供天下之用。上命复各省二十四监铸钱。浙东初平，叛狱屡起，廷臣平情谏鞫，全活甚众。时海滨尚多馀孽，闻廷臣宽大，多解

甲来归。六年，以病乞休，诏慰留之。八年，巡海自福建还，至奉化，病卒，谥清献。

廷臣为政宽静而善折狱。有瞽者入屠者室，攫其箬中钱，屠者逐之，则曰：“欺吾瞽，夺吾钱。”廷臣令投钱水中，见浮脂，以钱还屠者。有杀人狱已诬服，廷臣察伤格，曰：“伤寸而刃尺，必冤也！”更求之，得真杀人者。旱，山中人言魃见，入人家辄失财物。廷臣曰：“盗也！”令吏捕治之。

袁懋功，字九叙，顺天香河人。顺治二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疏请慎简学官，磨勘文体，厘定礼制。又以前明废官援恩诏踵至，请敕吏部会都察院严核才品。累擢户部侍郎。十七年，世祖谕懋功才品敏练，授云南巡抚。时云南初定，懋功令降卒入籍归农，垦无主之田。编保甲，以时稽察。奏减屯田粮额，请停派部员履勘田亩。抚云南九载，政绩大著。以父忧去。服除，起山东巡抚。康熙十年，济南五十六州县卫新垦地被淹，懋功疏请展限一年起科，部格不行，上特允之。调浙江，未行，卒，谥清献。

徐旭龄，字元文，浙江钱塘人。顺治十二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再迁礼部郎中。康熙六年，授云南道御史。裁缺，改湖广道。迭疏请汰额外衙役，核州县赎鍰，降调官百姓保留敕督抚核实，皆下部议行。命偕御史席特纳巡视两淮盐政，疏陈积弊，请严禁斤重不得逾额，部议如所请勒石。又疏请停止豫征盐课，部议不允。迁太常寺少卿，累擢左佾都御史，请裁军兴以后增设道员。二十二年，授山东巡抚。二十三年，迁工部侍郎。复出为漕运总督，疏请厘三害，筹三便，革随漕增、裁运耗二项，及民间帮贴盘费脚价，各省给军款项，改

由州县逐发运丁，行月粮改入现运项下拨给，并合并漕船帮次，皆下九卿议行。二十六年，卒，亦谥清献。

郎廷佐，字一柱，汉军镶黄旗人，世籍广宁。父熙载，明诸生。太祖克广宁，熙载来归，授防御，以军功予世职游击。崇德元年卒，长子廷辅嗣。廷佐，其次子也。自官学生授内院笔帖式，擢国史院侍读。顺治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徇四川，平张献忠。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迁秘书院学士。

十一年，授江西巡抚。江西自明末洊遭兵乱，逋赋巨万。廷佐累疏请蠲缓苏民困，诏允行。土寇洪国柱等掠饶州、广信，遣兵剿平之。十二年，擢江南江西总督。江南逋赋至四百馀万，廷佐核赋籍，曰：“此非尽民困不能输也，必有官吏侵蚀而诡称民逋者。民困可矜，官吏弊不可不革。”乃籍之为三：曰官侵，曰吏蚀，曰民逋。责右布政使按籍督催，而令左市政使稽征新赋，以除新旧牵混之弊。并疏请官吏征赋未完者，令戴罪留任催征，於是宿弊顿革。师行取估舶以济，商民交困。廷佐疏请视江西例，发帑造船备用，上韪其言，命议行。

十六年，巡阅江海，因密疏言：“郑成功屯聚海岛，将犯江南。江南汛兵无多，水师舟楫未备，请调发邻省劲兵防御。”事格不行。未几，成功陷镇江，袭瓜洲，遂窥江宁，城守单弱。会梅勒额真噶楚哈、玛尔赛自贵州旋师，廷佐与驻防总管喀喀木邀入城共御敌，挫其前锋，得舟二十馀。成功兵大至，战舰蔽江，廷佐登埤固守。提督管效忠、总兵梁化凤等

水陆夹击，焚敌舰五百馀，擒斩无算，成功遁入海。捷闻，诏嘉奖。十八年，分江南江西总督为二，以廷佐专督江南。康熙四年，复旧制，仍兼江西。七年，以疾解任。致仕大学士金之俊家居，得匿名书帖，诋其曾降李自成，之俊诉廷佐，令有司穷治。上闻，虑株连无辜，责之俊违例妄诉，廷佐俟病痊愈起用，镌二秩。

十三年，耿清忠反，授廷佐福建总督。廷佐奏言：“臣孙为耿氏婿，臣与精忠有连。然誓不与贼俱生，愿力疾前驱，歼除叛寇。”上嘉之，赐鞍马、甲胄以宠其行。廷佐至浙江，从大将军康亲王杰书治军，驻金华。疏陈精忠勾结海寇，宜剿抚兼施。上曰：“海寇当抚，精忠当用剿，或用间。”廷佐颇有规画，未及行，十五年，卒於车，赐祭葬。江南、江西俱祀名宦。

弟廷相，字钧衡。初授钦天监笔帖式。累官四川左布政使。四川屡经兵燹，廷相莅任，百废俱兴，民不知扰。康熙八年，授河南巡抚。廷佐卒，上即擢廷相为福建总督。会精忠降，馀党纪朝佐、张八等尚抗拒，廷相剿抚兼用，旬月悉平。郑锦及山寇朱寅屡犯郡县，遣兵分剿，屡却之，擒斩甚众。十七年，锦窥漳州，据玉州等寨，分扰石码、江东桥。廷相请援，诏康亲王督兵协剿。时寇势甚张，上责廷相庸懦不能殄贼，命解任。二十七年，卒。

郎永清，字定庵。初授礼部笔帖式。出知山西浑源州，招民开垦，豁逋赋万馀。姜瓖党高山等窜伏山谷间为盗，永清简丁庄，亲率搜捕，多斩获。事平，擢江西赣州知府，平反冤狱，居官有声。师讨李定国，议牧马赣州，民哗言兵且入

城，争窜避。永清度城外地为牧场，区画八旗驻营，具刍茭，兵不入城，赣民安堵。即还，征民夫数千挽舟，滩水湍激，永清虑民夫无食且逃，以大舰载米尾其后，军行无滞。民德之，为立像祠焉。

从子廷佐巡抚江西，永清例回避，调山西汾州。迁山东东昌道副使，转湖广下荆南道。李自成党踞房、竹间，官军分路会剿，馈饷俱取给郢、襄，陆路挽运，议征民夫数万。永清疏水道，仿古转搬法，安塘递运，军得无匮。累迁湖南布政使。衡、永、宝三郡苦食粤盐，滩险道远，商民交病。永清申请改食淮盐，民便之。康熙十二年，调河南。师讨吴三桂，议养马南阳，永清请移牧湖广。河南协济湖广军米十万石，申巡抚题请改於江南、江西采运。在官十二年，课最。二十五年，擢山东巡抚。未几，卒官，祀湖南名宦。永清子廷极、廷栋。

廷极，字紫衡。初授江宁府同知，迁云南顺宁知府，有政声。累擢江西巡抚。江西多山，州县运粮盘兑，民间津贴夫船耗米五斗三升，载《赋役全书》，岁分给如法。户部初议驳减，总督范承勋以请，得如故。至是户部复议停给，并追前已给者，廷极累疏争之。寻兼理两江总督。五十一年，擢漕运总督。卒，谥温勤。廷栋，字朴齐。官湖南按察使。

佟凤彩，字高冈，汉军正蓝旗人，养性从孙也。初授国史院副理事官。外改顺天香河知县，内擢山西道御史，出视河东盐政。顺治七年，巡按湖南。八年，外转湖广武昌道参议，迁广西右布政使。时师征云南，道广西，供亿浩繁，凤

彩筹济无匮。调江西左布政使。十七年，擢四川巡抚。四川经张献忠乱，城邑残破，劝官吏捐输，修筑成都府城，葺治学宫，浚都江大堰。以祖母忧去官。

康熙六年，起贵州巡抚。疏言：“驿站累民，而贵州尤苦。层山峻岭，俗言‘地无三里平’。行一站，马则蹄瘤脊烂，夫则足破肩穿。应於重安江、杨老堡、黄丝铺、盘江坡、江西坡、软轿坡等六处增置腰站，设夫马如额。”复言：“黔省田土多奇零，国初隶版图，州县卫所等官不谙赋役，任意牒报。户部以明季《赋役全书》发黔订正，原报多者不复更改，少者照数增添。臣莅任，酌定徭单规式，饬所司填给花户，以杜私派。嗣各属造报，此多彼缩，不能照则填给。且田地名色甚多，钱粮轻重不一。现饬所司清厘，更正《赋役全书》，以垂永久。”诏并允行。丁母忧。

十一年，起河南巡抚。彰德旧有万金渠，康熙七、八年水患三至，凤彩奏请修浚，以弭民害。寻疏言：“豫省岁修黄河，用夫多或至万馀，俱按亩起派，雇直年需三四十万，小民重困。请改为官雇，按通省地亩等则派银，刊明徭单。若遇意外大工。再具题请旨。”上以派银雇夫仍属累民，命并免之。十二年，凤彩疏言：“均平里甲，直省通行。河南虽有里甲之名，其实多者每里或五六百顷，少者止一二百顷，或寥寥数顷。有司止知照例编差，里小田少，难以承役。愈增苦累。今饬州县按征粮地亩册，如一州县有地一千顷，原分为十里者，每里均分一百顷；一里之中各分十甲，每甲均分十顷。遇有差徭，按里甲分当，则豪强无计规避，贫弱不致偏枯。”又言：“豫省民间栽柳供河工采办，岁需百馀万束。”自

康熙七年以后，协济江南河工已二百七十万余束。去岁阳武险工，无柳可用，将民间桃、李、梨、杏尽行斫伐，方事堵御。是修防本省河工尚属不敷，实难协济外省。且黄河流船装柳止二三百束，至无船之地，官吏束手，若非亟图变通，必至误运。向例本省河工运柳，每束给银五分，今远运江南千里之外，止给银四分五厘，民安得不赔累？乞敕河臣於江南雇船到豫，使民止备柳束挽运江干。嗣后就江南邻近无河患处，酌派协济。留河南有馀不尽之柳，以备本省河患，庶百姓稍得苏息，大工不致迟误。”疏入，并下九卿科道议行。河南民称均里甲、蠲夫柳为利民二大疏。

吴三桂反，河南当通衢，凤彩悉心调度，民不知扰。十三年，以疾乞休，许之，士民赴阙吁留。左都御史姚文然疏言，凤彩抚豫数载，民所爱戴，宜令力疾视事，命仍留任。十六年，卒官，谥勤僖。河南、四川、贵州并祀名官。

麻勒吉，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苏完，有达邦阿者，当太祖时来归，麻勒吉其曾孙也。顺治九年，满、汉分榜，麻勒吉以繙译举人举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一，授修撰，世祖器之。十年，谕麻勒吉兼通满、汉文，气度老成，擢弘文院侍讲学士。十一年，擢学士，充日讲官，教习庶吉士，编纂《太祖》、《太宗圣训》副总裁，经筵讲官。

明将孙可望诣经略洪承畴军降，封义王，命麻勒吉为使，学士胡兆龙、奇彻伯副之，赍敕印授之。即偕诣京师。麻勒吉初与直隶总督张玄锡同官学士，使还，玄锡迎於顺德，麻勒吉诃辱之，玄锡愤，自刎不殊。巡抚董天机以玄锡手书遗

疏上闻，上遣学士折库纳、侍郎霍达往按。玄锡复疏言：“麻勒吉於迎候时面斥失仪，又责以前此南行不出迎，且云：‘在南方洪经略日有馈遗，何等尽礼！’奇彻伯又索臣骡驼。臣因贿赂干禁，不与。”上责麻勒吉等逼迫大臣，任意妄行，下九卿会勘。玄锡，直隶清苑人，明庶吉士。顺治初授原官，自检讨累迁至学士。上称其勤敏，擢宣大总督，移督直隶、河南、山东。至是，以听勘诣京师，居僧寺，自缢。九卿议麻勒吉等当夺官籍没。上宽之，削加级、夺诰敕而已。

十六年，以云南初定，发帑金三十万，命麻勒吉偕尚书伊图、左都御史能图往赈，并按大将车贝勒尚善纵兵扰民状，麻勒吉为奏辨。寻安亲王岳乐覆勘，尚善兵入永昌掠民妇事实，麻勒吉坐徇庇，夺官。十八年，命以原衔入直。上大渐，召麻勒吉与学士王熙撰拟遗诏，付内廷侍卫贾卜嘉进奏。上命麻勒吉怀诏草，俟上更衣毕，与贾卜嘉奏知皇太后，宣示诸王贝勒。是夕上崩，麻勒吉遵旨将事。旋授秘书院学士。

康熙五年，擢刑部侍郎。七年，授江南江西总督。时苏州、松江频遭水患，布政使慕天颜议浚吴淞江、刘河口，麻勒吉因与巡抚玛祐疏请以各府漕折银十四万充工费。淮、扬被水坍没田地，请永免岁赋。诏并允行。镇江驻防兵许将军李显贵、知府刘元辅侵冒钱粮，遣学士折尔肯等往按得实，麻勒吉坐不先举发，并械系至京听勘。给事中姚文然疏言麻勒吉罪状未定，宜宽锁系，上然之。寻命复任。十二年，大计，左迁兵部督捕理事官。

吴三桂反，定南王孔有德婿孙延龄及提督马雄以广西叛应之。十六年，命赴简亲王喇布军，招抚延龄。比至桂林，延

龄已为三桂所杀，其部将刘彦明等率众降。十八年，诏麻勒吉赴广西护诸军，时雄已死，其子承荫降，授招义将军，封伯爵。已，部兵以饷匱哗，麻勒吉上言：“承荫与黄明、叶秉忠皆贼帅归诚，今承荫授高爵，而明、秉忠未授官，故阴噉兵士为变。秉忠年老无异志，惟明强悍，为柳州官兵所慑服，若不调用他所，终恐为害。”乃授明总兵官。明复叛，诏麻勒吉与偏沅巡抚韩世琦会剿，寻报为苗人所杀。十九年，巡抚傅弘烈剿贼至柳州，承荫复叛，弘烈遇害，命麻勒吉兼摄巡抚事。时柳州再变，民多逃窜，田荒赋淆，麻勒吉招抚流亡，令归故业，葺学宫，振兴文教，颇著治绩。二十一年，撤故定南王所部，分隶八旗汉军，麻勒吉率以还京。

二十三年，授步军统领。二十八年，卒。三十七年，兵部奏黄明为贵州参将上官斌等所擒，麻勒吉追坐妄报，夺官。江南民为麻勒吉立碑雨花台纪绩，祀名宦。

阿席熙，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自兵部笔帖式四迁光禄寺卿。考满，辅政大臣鳌拜等令解任，随旗行走，复坐事夺官。圣祖亲政，鉴其无罪，命以郎中用。七年，超擢陕西布政使。举卓异，擢巡抚。康熙十二年，迁江南江西总督。耿精忠叛，窥江西，阿席熙发兵赴剿，并檄援浙江。未几，精忠陷广信、建昌、饶州，参将陈九杰等应之。阿席熙遣兵防徽州，贼陷绩溪、婺源，扰及徽州，迭克之。简亲王喇布率师至江宁，以阿席熙参赞军务。十七年，疏报江南清出隐漏田地一万四千馀顷、山八百馀里，加兵部尚书。寻坐瞻徇巡抚幕天颜奏销浮冒，罢任。卒。阿席熙居官廉洁，江南士民德之，祀名宦。

玛祐，哲柏氏，满洲镶红旗人。顺治九年繙译进士。授佐领，兼刑部员外郎。迁钦天监监正。康熙八年，江宁巡抚缺，命议政大臣等会推满洲郎中以上、学士以下通汉文有才能者备擢用，举奏皆不当上意，特以命玛祐。九年夏，淮安、扬州二府久雨，田庐多淹，诏发帑赈济。玛祐疏请蠲免桃源等县积欠赋银，及六、七两年未完漕米。部议漕米无蠲免例，上特允其请，并蠲减苏、松、常三府被灾岁赋。

十年，疏言：“苏、松二府额赋最重，由明洪武初以张士诚窃据其地，迁怒於民，取豪户收祖籍，付有司定赋额，较宋多七倍、元多三倍，是以民力困竭，积逋遂多。自康熙元年至八年，民欠二百馀万，催征稍急，逃亡接踵，旧欠仍悬，新逋复积。请敕部核减二府浮粮，以期岁赋清完。”疏下部议，以科则久定，报寝。时布政使慕天颜请浚吴淞江、刘河，玛祐与总督麻勒吉请以漕折十四万充费。给事中柯耸疏言，东南水利宜乘此兴工，尽疏各支河。下玛祐覆勘。玛祐言各州县支河皆已疏通，吴县长桥乃太湖泄水要道，应令开浚。未几，以京口将军李显贵等侵饷事觉，坐不先举发，挂吏议，当左迁，命留任。十二年，黄、淮水涨，清水潭石堤决，高邮等十八州县卫所被灾，玛祐奏请发帑赈济。十五年，霪雨久不霁，以忧卒。遗疏极陈水灾民困，无一语及私。诏褒惜，谥清恪。

施维翰，字及甫，江南华亭人。顺治九年进士，授江两临江推官，清漕弊，善折狱，奸顽敛迹。巡抚郎廷佐奏其治行，举卓异，内擢兵部主事。改山东道御史，疏言：“察吏首

重惩贪，尤宜先严大吏。各督抚按露章弹劾，宜及监司，勿仅以州县塞责。”又言：“纠举之法，密於文，疏於武。镇帅拥重兵，有庸碌衰惫、缓急难恃者，有纵恣焚赃、肆虐军民者，督抚按徇隐弗纠，事发同罪。”诏并议行。十七年，出按陕西。圣祖即位，裁巡该，维翰乞假归。

康熙三年，复授江南道御史，疏言：“直省钱粮，每委府佐协征，所至铺设供给，不免扰民。甚或纵容胥役，横肆诛求。请概行禁止，以专责成、杜扰害。”下部飭禁。巡盐河东，征课如额。八年，疏劾偏沅巡抚周召南徇庇贪吏。十一年，疏劾福建总督刘斗徇情题建故靖南王耿继茂祠。召南、斗并坐谴。十二年，内升，以四品服俸仍留御史任。疏言：“设登闻鼓，原以伸士民冤抑，故使科道共与其事。然每收诉状，必特科道六十餘员集议，辄致稽延。请用满、汉科道各一员司之，半年更易。”从之。

迁鸿胪寺少卿，累迁左副都御史。浙江巡抚陈秉直荐举学道陈汝璞，为左都御史魏象枢所劾，秉直应降调，以加级抵销。维翰言：“秉直与汝璞见闻最近，乃徇情妄举，非寻常诖误可比。请敕部定义，凡保举非人坐降调者，不许抵销。”上然之，因著为例。给事中李宗孔继劾秉直，坐左迁。

十八年，授山东巡抚。会岁祲，民多流亡，维翰疏请赈恤，并截留漕米五万石发济南仓存贮，散给饥民。又疏言：“青、莱等府距临清仓远，办解甚艰。请永行改折，以息辅输。”民大悦服。二十一年，代李之芳为浙江总督。之芳按治军士鼓噪，系累二百餘人。维翰至，即日定讞，多平反。二十二年冬，调福建，未上官，二十三年春，卒，谥清惠。

论曰：“李率泰镇福建，御郑成功父子，赵廷臣督浙江，执张煌言，有功於戡定。郎廷佐厘逋赋，佟凤彩均里甲、蠲夫柳，为民祛害。麻勒吉初奉使迫张玄锡至死，圣祖谕斥其纵恣，然於江南有惠政，阿席熙、玛祐清望尤过之。施维翰在台敢言，出持疆节，措置得大体。皆康熙初贤大吏也。悵悌君子，屏藩王国，厥绩懋矣！”

卷二百七十四

列传六十一

杨雍建 姚绵虞 朱弘祚子纲

王鹭 宋萃 陈讷

杨雍建，字自西，浙江海宁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广东高要知县。时方用兵，总督驻高要。师行征民夫，吏虑其逃，繫之官廨。当除夕，雍建命徙廊庑，撤肴饌畀之。师中索榕树枝制绳以燃炮，军吏檄征，语不逊，雍建笞之。总督王国光以是称雍建方刚，特疏荐。莅官甫一年，擢兵科给事中。

十六年春，世祖幸南苑，雍建疏言：“昨因圣体违和，传谕孟春飨太庙，遣官致祭。至期皇躬康豫，仍亲庙祀，此敬修祀典之盛心也。乃回宫未几，复幸南苑，寒威未释，陟历郊原，恐不足以慎起居。且古者蒐苗獮狩，各有其时。设使兽起於前，马逸於后，惊属车之清尘，岂能无万一之虑？”疏

入，上甚怒，宣雍正入，谕以阅兵习武之意。雍正奏对不失常度，上意亦解。

时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并镇广东，雍正疏陈广东害民之政八：委吏太滥，杂派太繁，里役无定例，用夫无定制，盐埠日横，私税日盈，伐薪采木，大肆流毒，均宜亟为革除。且两藩共建，供亿维繁。今川、贵底定，请移一藩镇抚其地，俾粤民苏息。上寻命继茂移镇福建，雍正发之也。十七年，疏言：“朋党之患，酿於草野。欲塞其源，宜严禁盟社。请饬学臣查禁。”从之。转吏科给事中。圣祖即位，辅臣秉政，奏事者入见，皆长跪，雍正独立语。比退，辅臣目之曰：“此南苑上书谏猎者也。”自是奏事者见辅臣皆不跪。

康熙三年，彗星见。雍正奏言：“天心仁爱，垂象示警。乞斋心修省，广求直言，详询利病，并饬内外臣工，涤虑洗心。共修职业。”上优旨褒答。四年，疏言：“治化未醇，由於臣职未尽。比者部臣以推诿为卸责，明为本部应议之事，或请咨别部，或请饬督抚，致一案之处分，因一人之口供未到而更待另议；一事之行止，因一时文卷小误而重俟行查；至地方利弊所关，惮于厘正，辄云已经题定，无庸再议。如此，则一二胥吏执定例以驳之足矣，不知满、汉堂司各官所司为何事也。督抚以蒙蔽为苟安，民苦于差徭，而额外之私征，未闻建长策以除积困；吏横於贪暴，而有司之掊克，不过摘薄罪以引轻条。向日行考满之法，则题报者皆称职，曾无三岁以下之劣员；平时上弹劾之章，则特纠者仅末僚，不及道府以上之大吏。凡此推诿蒙蔽之习，请严饬内外臣工各图报称，倘仍蹈故辙，立予罢斥，以儆官常。”疏入，报闻。寻自刑科

都给事中累擢左副都御史。

十八年，典会试，授贵州巡抚。疏请立营制，减徭役，招集流亡，禁革私派。土司谒巡抚，故事，必鸣鼓角，交戟於门，俾拜其下。雍正悉屏去，引至座前问疾苦，予以酒食，土司咸输服。始，贵阳斗米值钱五千，雍正请转饷以给。既，令民剪荒茅，教以耕种。此三年，稻田日辟，民食以裕。二十三年，召授兵部侍郎。寻以亲老乞终养，许之。四十三年，卒，赐祭葬。子中讷，进士，官右中允。

姚绶虞，字历升，湖广黄陂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授四川成都府推官。四川残民多聚为盗，互告讦，酿大狱。绶虞平恕谳鞫，辄得其情，审释叛案株连狱囚十七人。总督苗澄、巡抚张德地荐廉能，举卓异，会裁缺，改陕西安化知县。行取，康熙十五年，授礼科给事中。疏请严选庶吉士，考核翰林，报闻。十七年，典试江西，还，奏：“江西被贼残破州县在丁缺田荒案内者，请敕督抚酌量轻重，限三年或五年劝垦，以渐升科。全省逋赋二百二十万，历年追比，仅报完三万。此二百十数万，虽敲骨吸髓，势必不能复完。请早予蠲免，俾小民得免死亡。”

十八年，地震，求言。绶虞上疏曰“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原期知无不言，有闻则告。自故宪臣艾元征请禁风闻条奏，自此言路气靡，中外多所顾忌。臣请皇上省览世祖朝诸臣奏议，如何赛谔；今者相率以条陈为事，软熟成风。盖平时无以作其敢言之气，一旦欲其慷慨直陈，难矣。乞敕廷臣会议，嗣后有矢志忠诚、指斥奸佞者，即少差谬，亦赐矜全。

如或快意恩仇，受人指使，章奉钞传，众目难掩，纵令弹劾得实，亦难免於徇私之罪。如此，则言官有所顾忌，不敢妄言；中外诸臣有所顾忌，不敢妄为。”疏下九卿科道会议。越日，召廷臣等集中左门，上问：“締虞疏如何定义？”吏部尚书郝惟讷等暨给事中李宗孔等俱言风闻之例，不宜复开。上问：“締虞，尔意如何？”締虞对曰：“皇上明圣，从未譴罪言官。但有处分条例在，言官皆生畏惧。”上曰：“如汝言，条例便当废耶？”締虞对曰：“科条虽设，当辨公私诚伪。”上意稍解。谕言：“官宜敷陈国家大事，如有大奸大贪，纠劾得实，法在必行，决不姑贷。且魏象枢弹奏程汝璞，亦是风闻，已鞫问得实，原未尝有风闻之禁也。”上宣締虞前，指内阁所呈世祖时章奏示之曰：“汝以朕为未阅此乎？”締虞对曰：“惟久经圣览，臣故不惮尽言。”上命以所言宣付史馆。次日，复命締虞入起居注，授笔札记之。寻转工科掌印给事中。上考察科道，黜孙绪极、傅廷俊、和盐鼎三人，而嘉締虞与王曰温、李迥称职。二十一年，疏论外吏积习，视事偷惰，公务沉阁，文移迟缓；僚属宴会，游客酬酢，废时糜费。请敕部禁飭。累擢左佾都御史。

二十四年，授四川巡抚。締虞先为推官有声，百姓喜其来。締虞至，榜上谕於厅事，严约束，禁私征杂派，杜绝馈遗，属吏惮之。疏言：“四川迭经兵火，荒残已极。官户乡绅，多流寓外省，虽令子弟复业，迨入学乡举登仕版后，仍弃本籍他往。百姓见其如此，亦裹足不归。若招回乡宦一家，可抵百姓数户。绅宦既归，百姓亦不招而自至。今察明各属流寓外省绅衿，请敕部移行，飭令复业。”从之。蜀人困於采木，

缔虞陞辞，首陈其害，会松威道王鹭入覲，亦举是以奏，诏特免之。复请免运白蜡，停解铁税，皆获施行。二十七年，卒官，赐祭葬。

朱弘祚，字徽荫，山东高唐人，昌祚弟。弘祚自举人授江南盱眙知县，有惠政，举卓异。康熙十四年，行取御史，以昌祚子绂官大理寺卿回避，改刑部主事。再迁兵部督捕郎中，出为直隶天津道僉事，调直隶守道参议。

二十六年，超擢广东巡抚。入见，奏对称旨，赐帑金千，及内厩鞍马。过庾岭，察知夫役苦累，首禁革之。复牒兵部，凡使者过境，有驿站供亿，不得更有所役。广东军兴后，无艺之征，浮於正供，悉罢免。劾墨吏尤者数人，馀悉奉法。盐法为藩下奸民所乱，据引地莫敢谯诃。弘祚疏陈整饬盐政数事，如议行。

高州属县吴川，琼州属县临高、澄迈，户少田荒，积逋十二万两有奇，疏请豁免。卫所屯田岁输粮三斗，额重多逃亡。弘祚言：“民粮重，则每亩八升八合起科，今屯田浮三之二，非恤兵之道，当比例裁减。”事皆允行。逆乱方定，奸民告讦无已，疏请严妄首株连之例，略谓：“当定南分镇，闻风投冒倚藉声势者，实繁有徒。迨经平定，藩下人应归旗者，悉已簿录解京；籍内无名者，释放为民。嗣有旨：‘藩下官兵、奴仆及贸易人等，除实系辽东旧人及价买人外，逐一清查，发出为民。’臣寻绎诏意，原以诸人皆朝廷赤子，不忍株累。且十馀年来，或补伍，或归农，或死亡迁徙，无籍可稽。乃奸宄之徒，蔓引株连，或在部呈首，或向有司告讦；及事白省

释，而官民之被累已深，请敕部严议。”从之。

三十一年，擢福建浙江总督。值大计，弘祚疏言“福建地瘠民佻”，上责弘祚失言，谓：“贤才不择地而生。四川巡抚张德地署延绥巡抚，言‘延绥边地，无可举博学鸿词者’；少詹事邵远平奏‘南方人轻浮不可用’。朕心甚不愜，因皆罢斥。今弘祚又以谬言陈奏，下部议降调。”三十九年，命修高家堰河工，病卒。

子绛，官至广东布政使；纲，初授兵部主事，累官湖南布政使，雍正间，擢云南巡抚，疏劾署巡抚杨名时徇隐废弛，藩库借支未清款项至十九万有奇，名时坐是得罪。寻调抚福建，卒，谥勤恪。

王鹭，字辰岳，山东福山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康熙五年，典试广东。历刑部郎中。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鹭督运军粮，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二十四年，垒溪大定堡山后生番出掠，巡抚韩世琦檄兵追剿，令鹭驻茂州，与总兵高鼎议剿抚。鹭赴堡开谕，番族据巴猪寨，阳就抚，负隅如故。鹭招抚附近诸寨，遣兵自庙山进，围寨，斩获无算。追至黑水江，贼渠挖子被焚死，山后番众悉降。调直隶口北道，未行。

时以太和殿工，命采蜀中枏木。鹭入覲，疏言“四川大半环山巉岩，惟成都稍平衍。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穷壑，人迹罕到，斧斤难施，所以久存。民夫入山采木，足胝履穿，攀藤侧立，施工既难；而运路自山抵江，或百馀里，或七八十里，深涧急滩，溪流纡折，经时历月，始至其地。木在溪间。必待暴雨而出，故陆运必於春冬，水运必於夏秋，非可一径

而行，计日而至，其艰如此。且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疮痍。自荡平以后，休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馀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就中抽拨五千入山采木，衣粮器具，盈千累百，遣发民夫，远至千里，近亦数百里，耕作全废，国赋何征？请敕下抚臣，亲诣采枏处察勘，量材取用，其必不能采运者，奏请上裁。”疏入，上谕曰：“四川屡经兵火，困苦已极，采木累民。塞外松木，取充殿材，足支数百年，何必枏木？令免采运。”未几，吏部循例疏请司道内擢京堂，鹭未与，特命内升。寻授光禄寺少卿，累迁太常寺卿。

二十六年。授江西巡抚。陛辞，上谕曰：“大吏以操守为要，大法则小康，百姓蒙福。”鹭对曰：“臣向在四川，不取民间粒米束草。日费取给於家。”上曰：“身为大臣，日费必取给于家，势有所不能。但操守廉洁，念念爱民，便为良吏，且亦须安静。贪污属吏，先当训诫；不悛，则纠劾。”濒行，赐帑金千。二十七年，擢闽浙总督。疏言：“江西自荡平后，积年蠲免银米二百万有奇，民生渐裕。然征收之弊，尚为民累，钱粮明加火耗，暗加重戕，部院司道府皆有解费。臣入境之初。火耗已减，解费尚存，即揭示剔除积弊，尽革官役上下大小杂费。南昌、新建二县漕粮尚仍民兑，俱行革除，漕运积年陋规，搜剔无遗。但在民则省费。在官则失利。恐臣去后，空言无用，乞天语严禁，不致前弊复生。”下所司知之。

时湖广叛卒夏逢龙据武昌，陷黄州。鹭次邵武，闻警，恐蔓及江西，奏拨福建兵协剿。自海禁既弛，奸民杂入商贩，出洋劫掠。鹭既上官，即檄温州总兵蒋懋勋，黄岩总兵林本植、

定海总兵董大本以舟师出洋搜捕。懋勋、本植得贼舟七，大本於白沙湾获巨舰一，斩盗渠杨仕玉等十六辈，释被掳难民百十一人。二十八年，上幸浙江，赐鹭御用冠服。谕曰：“尔任总督，实心任事，浙、闽黎庶称尔清廉，故特加优赉。”未几，召拜户部尚书，以老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

三十三年，召大学士、九卿及河督于成龙入对，上责成龙排陷靳辅，并及鹭与左都御史董讷、内阁学士李应荐附和成龙，鹭等具疏引罪，讷、应荐并夺官，鹭原品休致。三十四年，卒於家，赐祭葬。

宋荦，字牧仲，河南商丘人，权子。顺治四年，荦年十四，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逾岁，试授通判。康熙三年，授湖广黄州通判。以母忧去。十六年，授理藩院院判，迁刑部员外郎，榷赣关，还迁郎中。二十二年，授直隶通水道。二十六年，迁山东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察司库亏三十六万有奇，荦揭报督抚，责前布政使刘鼎、章钦文分偿。户部采铜铸钱，定值斤六分五厘，荦以江苏不产铜，采自他省，值昂过半，牒巡抚田雯，疏请停采。下部议，改视各关例，斤一钱。

二十七年，擢江西巡抚。湖广叛卒夏逢龙为乱，征江西兵赴剿，次九江，挟饷缺几哗变。荦行次彭泽，闻报，檄发湖口库帑充行粮，兵乃进。至南昌受事，旧裁督标兵李美玉、袁大相纠三千余人，谋劫仓库，应逢龙以叛。荦闻知之，捕得美玉、大相，众恟恟。荦令即斩以徇，谕众受煽惑者皆贷不问，众乃定。

江西采竹木，饶州供紫竹，南康、九江供檀、枏诸木，通省派供猫竹，名虽官捐，实为民累，荦疏请动支正帑采买。上命岁终巡抚视察布政司库，荦疏请粮驿道库，布政使察核；府库，道员察核。汉军文武官吏受代，家属例当还旗，经过州县，点验取结。荦曰：“是以罪人待之也。”疏请自赃私斥革并侵挪帑项解部比追外，止给到京定限咨文，俾示区别。皆下部议行。

三十一年，调江苏巡抚。苏州滨海各县遇飓，上元、六合诸县发山水，淮、扬、徐属县河溢，疏请视被灾轻重，蠲减如例。发江宁、凤阳仓储米麦散赈。别疏请除太湖傍坍地赋额，户部以地逾千亩，令详察。荦再疏上陈，上特允之。

荦在江苏，三遇上南巡，嘉荦居官安静，迭蒙赏赉，以荦年逾七十，书“福”、“寿”字以赐。四十四年，擢吏部尚书。四十七年，以老乞罢，濒行，赐以诗。五十三年，诣京师祝圣寿，加太子少师，复赐以诗，还里。卒，年八十，赐祭葬。

陈诰，字叔大，浙江海宁人。康熙十一年举人，授中书科中书舍人。二十八年，考授吏科给事中，乞养归。三十六年，起补原官。转刑科掌印给事中。疏言：“淮、黄自古不两行。迺者修归仁堤，开胡家沟，出睢湖之水；闭六坝，加筑高家堰，出洪泽湖之水。此借淮敌黄不易之理。然淮水入运者多，则敌黄仍弱。旧设天妃闸，自淮、黄交会处至清江浦，凡为五闸，重运到时，更迭启闭，过即下板锁断，是以全淮注黄。其引入运河者，不过暂资济运。自改建草坝，淮、黄

尽趋运河，清江浦民居可危。宜复天妃闸旧制，使淮易敌黄，有裨大工。”疏下河督张鹏翮议行。寻疏劾山东蒲台知县俞宏声以赦前细故，拘系监生王观成，迫令自杀；巡抚王国昌仅以杖责解役结案，玩视民命。命侍郎吴涵偕诜往按，宏声坐夺官，国昌等议处。授鸿胪寺卿，再迁左副都御史。

四十三年，授贵州巡抚。疏言：“贵州田地俱在层冈峻岭间，土性寒凉，收成歉薄，人牛种爇维艰。前抚臣王爇因合属田地荒芜十之四五，减轻旧则，招徕开垦成熟，六年后起科。有续报者亦如之。”疏下部，如所请。四十七年，调湖北。疏劾布政使王毓贤亏帑，命解任。寻以盘验已完，奏免其罪。五十年，擢工部尚书。五十二年，调礼部。五十八年，乞休，命致仕。六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清恪。子世倌，自有传。

论曰：当三藩乱时，云、贵、闽、粤，其发难地也；蹂躏所及，湖南北、江西、四川，受害最甚。伊辟、王继文抚云南，从师而南，参与军画，其事已别见；雍正於贵州，绵虞於四川，弘祚於广东，鸞於江西，萃承鸞，诜遥继雍正，兵后抚绥甚勤。大乱方定，起衰教弊，出水火，登衽席，伟哉诸人之功欤。

卷二百七十五

列传六十二

格尔古德 金世德 赵士麟 郭世隆
傅腊塔 马如龙

格尔古德，字宜亭，钮祜禄氏，满洲镶蓝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院副理事官。康熙三年，从定西将军图海平湖广茅麓山李自成馀部。师还，迁弘文院侍读，进翰林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三年，从安亲王岳乐讨吴三桂。三桂将林兴珠降，上策请分水师，泊君山，断常德道；泊香炉夹扁山，断长沙、衡州道；则三桂将坐困。安亲王令格尔吉德驰奏，并以兴珠语闻，上密谕驻岳州诸将议行。师还，擢詹事，迁内阁学士。

二十一年，授直隶巡抚。上谕之曰：“金世德、于成龙为巡抚有声，尔承其后，得名甚难。若急于求名，或致债事。尔其慎诸！直隶旗下庄头与民杂处，倚恃声势，每为民害。尔其严察惩创，即皇庄亦毋宽宥。”八旗圈地属于王公大臣者，辄置庄，设庄头，主征租，遂以病民，上深知之，故以谕格尔古德。格尔古德寻疏言：“自鬻投旗之人，或作奸犯科，冀逃法网；或游手好闲，规避差徭。本主听其仍居本籍，放债牟利，则讳旗而称民；窝逃构讼，遇官长访闻，又舍民而称旗。诈害良善，官不敢问。应责成本主，止留农户在庄，馀俱收回服役。有徇纵者议处。”下所司伤禁，并谕户部：“凡

鬻身之人，先经犯罪。投旗冀幸免者，与知情之本主，并从重治罪。”时大学士明珠所属佐领下人户指圈民间地，民诉於户部，事下巡抚，令宛平县察勘。知县王养廉言无碍民冢，格尔古德疏劾圈占冢地属实，养廉挂吏议。诏嗣后有如此者，严惩不贷。自康熙初，鳌拜柄政，总督朱昌祚等以圈地获罪，由是无敢讼言其失者。至奸民窜入旗下，寻仇倾陷，狡桀莫能制。独格尔古德承上指，执法严惩，时称为“铁面”。

二十三年，上幸五台山，格尔古德迎驾，询地方贤吏，以灵寿知县陆陇其对。寻疏荐井陘道李基和、卢龙知县卫立鼎与陇其廉能，下部擢用。顷之，以疾乞休，优诏慰留。会诏廷臣公举清廉官，首以格尔古德列奏。上念其羸疾，遣御医诊视。未几，卒，赐恤加等，谥文清。

格尔古德清介，布衣蔬食，却馈遗，纤毫不以自污。上尝责漕运总督硕干居官无状，硕干言：“臣为众所忌，故未能致声誉。”上曰：“格尔古德为巡抚，没后人犹思慕称颂。居官苟善，岂有不致声誉者？”为上所重如此。祀直隶名宦。

金世德，字孟求，汉军正黄旗人，兵部侍郎维城子。淹贯经史，精国书。以荫生授内院博士，累擢左副都御史。康熙七年，授直隶巡抚。是时尚循明制，直隶不置两司，世德请设守道理钱谷，巡道理刑名，如外省布政、按察二司。由是始有专司。畿北诸郡，旗、民杂处，易於容奸，请立屯长以治之。唐县等三十七州县，田一千六百馀顷，河流沙拥，民不能耕。岁输银二万有奇、谷豆三百九十石，历年责原户纳赋为民害，世德为奏请除额。地震通州等九州县，复请赈恤，并蠲免钱粮。皆如所请行。师南征，供亿繁急，世德单骑行

营中，躬料刍糗，军无横索，吏无侵渔，市肆晏然。十九年，卒，谥清惠。

赵士麟，字麟伯，云南河阳人。康熙三年进士，授贵州平远推官。改直隶容城知县，缉盗卫民，创正学书院，与诸生讲学。行取，授吏部主事。历郎中，擢光禄寺少卿，三迁至左副都御史。疏请台湾改郡县比内地，设总兵镇守，省沿海之戍卒，诏报可。

二十三年，授浙江巡抚。杭州民贷於驻防旗兵，名为“印子钱”，取息重，至鬻妻孥卖田舍；不偿，则鬻於官。营兵马化龙毆官，成大狱。士麟移会将军制缴券约，捐资代偿。将军令减子归母，母复减十之六。事遂解，民大称颂。诏裁浙江总督，总督驻衢州，督标兵三千被汰，乏食哗掠，民罢市。士麟仍济以饷，因奏设副将一，定额兵八百馀，留拨各营缺额。众乃定。浙中豪右衙蠹，骄悍不法，为民害。士麟廉得其状，悉置之法，强暴敛迹。省城河道久淤，督役疏浚，半载讫工，民以为便。复缮城隍，修学校，亲莅书院，与诸生讲论经史及濂、洛、关、闽之学，士风大振。禁革规费，积弊一清。二十五年，移抚江苏。浙人怀之，绘图以志去思，并於西湖敬一书院肖像祀之。寻召为兵部督捕侍郎，调吏部，皆能举其职。三十七年，卒。祀浙江名宦。

士麟潜心正学，以朱子为归。躬行实践，施於政事，士恧民恬，所至皆有声绩。

郭世隆，字昌伯，汉军镶红旗人。父洪臣，原籍汾州。顺

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下九江，洪臣随明将左梦庚来降，入旗，授佐领，分辖降众。累官湖广道州总兵。康熙四年，世隆袭管佐领，授礼部员外郎，改御史。二十七年，盛京福陵守兵诉其兄冤死，命世隆往按，得诬良刑逼自缢状，原审侍郎阿礼瑚等坐失实夺官。顷之，超擢内阁学士。圣祖谒孝陵，经通州，山西礼县民诉知县万世纬及知府纪元婪索状，命世隆会督抚按治。世纬坐贪婪、科派、杖毙无罪人，元坐受赇荐世纬卓异，皆论死。

二十九年，代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先是，置任安溪知县孙鏞告福建巡抚张仲举、布政使张永茂侵蚀库帑，遣郎中吴尔泰会总督勘讯，至即拘讯知府六人，连引州县官数十人。上闻疑之，命世隆往按，发仲举与前布政使张汧窜改赋册、侵隐已征额银捏作民欠，又汧迁湖广巡抚亏福建库帑三十馀万，仲举前任湖南布政亦亏帑，相约互抵；嗣仲举闻汧以赃败，而福建库尚未完，饬属代为弥缝，左证悉合。仲举、永茂俱论罪如律。

世隆之任，帝谕曰：“于成龙居官甚善，继之不易，尔当勤慎任事。”顺天、保定、真定，永平诸府旱，世隆奉命履勘，疏言：“被灾者七十四州县，请蠲本年及来年额赋。霸、文安等十四州县灾尤重，请治赈。”迭疏筹积贮，并以奉天岁丰，请饬山海关暂听民间转粟，仍限肩挑驮负，不得以大车装载，皆如所请。又疏言：“真定地当冲要，所属赞皇县，西有大峪曰子午套，素为盗藪，请移紫荆关副将驻真定；调马、步兵二千分防霸州。”子牙河决，淹没田亩，请修筑大城等县堤岸，并浚王家口、黑龙港诸支流堙塞者，皆报可。

三十四年，擢闽浙总督。岁歉，率闭余居奇。世隆疏请蠲赋，并发帑二十万，乞余江、浙，海运平糴，诏俞之。先是浙省奏请鼓铸，官吏射利，请减其分数。由是私铸者众，每钱不及七八分，壅滞不行。三十八年，上南巡，世隆迎驾，至杭州，民拥舆赴诉。乃停官炉，发帑收毁私钱，钱得流布。上闻，为褒美。鄞县沿海田，被水冲决一千七十馀亩，请永免额赋。

四十一年，调两广总督。广东海疆二千馀里，守汛辽阔，盗贼出没无常。世隆疏定营制，增设兵船巡哨，迭击败海盗，沉其舟四十五。疏报擒海阳巨盗蔡玉也等五人。上遣刑部侍郎常绶往勘，因议世隆平时禁贼不严，盗发，朦胧掩饰，坐夺官。

四十六年，起湖广总督。疏陈防守红苗，请沿边安设塘汛，禁内地民与苗往来，并勿与为婚姻。未几，召为刑部尚书。五十年，以山西流匪陈四等潜入湖广，鸠党劫掠，世隆前任总督坐失察，夺官。五十二年，万寿，复原品。居三年，卒。直隶、福建、浙江，两广、湖广皆祀名宦。

傅腊塔，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康熙十九年，授山东道御史，有声台中。二十五年，出为陕西布政使。二十六年，擢左副都御史，迁工部侍郎。二十七年，偕侍郎多奇往云南按提督万正色与总兵王珍互讦事。谏实，正色、珍俱论罪有差。调吏部，授两江总督。陛辞，上谕曰：“尔当洁己奉公，督两江无如于成龙者，尔效之可矣！”傅腊塔至官，清弊政，斥贪墨，谏狱尤明慎。

赣县民诉知县刘瀚芳私征银米十馀万，并蠹役不法。傅腊塔因劾布政使多弘安、按察使吴延贵、赣南道钟有德於吏役婪赃不速勘，复从轻拟，曲为庇护，弘安、延贵、有德并坐罢。

二十八年。上南巡，阅运河，命傅腊塔会河道总督王新命勘仪真河闸。疏言：“闸外为北新洲，北新洲外又有涨沙平铺江中。应疏北新洲支河，直通四闸。粮艘循涨沙尾入新河口，可以通行。”别疏言：“江宁厘税累民，内输房税，外输廊钞，更外输棚租，请予蠲免。”皆如所请。二十九年，淮、徐饥，发常平仓谷赈恤，灾民赖焉。芦洲丈量，例委佐贰，民苦需索。傅腊塔定五年一行，悉以印官理其事。历年逋赋，量为带征，由是积困顿苏。是年，监临江南乡试，疏称士子应试者万有馀人，请广科举额，下部议，增广额四十名。疏劾大学士徐元文、原任尚书徐乾学纵子弟招权罔利，巡抚洪之杰徇私袒庇。诏毋深究，予元文休致。沭阳民周廷鉴叩阍讼降调侍郎胡简敬居乡不法，并及之杰瞻徇状，命傅腊塔按治，得实，简敬及其子弟并治罪，之杰夺官。

三十二年，广东巡抚江有良与巡盐大常少卿沙拜互讦。傅腊塔往按，有良、沙拜并坐受赇。夺官。三十三年，疏言：“淮、扬所属多版荒，巡抚宋荦曾请缓征，格于部议。臣履亩详勘，盐城、高邮等州县因遇水灾，业户逃亡者众。今田有涸出之名，人无耕种之实，小民积困。熟田额粮尚多悬欠，何能代偿盈万之荒赋？请恩赐蠲除，庶逃户怀归，安居乐业。”疏入，下部议，不许，上特命免征。旋卒於官。上闻，谕廷臣曰：“傅腊塔和而不流，不畏权势，爱惜军民。两江总督居官善者，于成龙而后，惟傅腊塔。”遣太仆寺卿杨舒赴江宁致

祭，赠太子太保，谥清端，予骑都尉世职。士民怀之，为建祠江宁。四十四年，上南巡，经雨花台，赐祠额曰“两江遗爱”。雍正中，入祀贤良祠。

马如龙，字见五，陕西绥德州人。康熙十一年举人。十四年，陕西提督王辅臣据宁羌叛，其党朱龙寇绥德，陷之。如龙纠乡勇倚山立寨，寇至，屡击却之。辅臣诱以伪礼，斩其使。会平逆将军毕力克图兵至，如龙渡河迎，呈伪札，并陈贼虚实，因率所部为前锋，克绥德。毕力克图以闻，即便宜令摄州事。总督哈占亦疏言如龙倡义拒贼状，请优叙。

十六年，授直隶滦州知州。州民猾而多盗，如龙锄暴安良，豪右敛迹。州有民杀人而埋其尸，四十年矣；如龙宿逆旅，得白骨，问之，曰：“此屋十易主矣。”紮最初一人至，钩其情得实，置诸法。昌平有杀人狱不得其主名，使如龙按之。阅状，则民父子杀於僧寺，并及僧五，而民居旁二姓皆与民有连，问之，谢不知。使迹之，二人相与语曰：“孰谓马公察，易欺耳。”执讯之，乃服。自是民颂如龙能折狱。十九年，以察出民间隐地，叙劳，入为户部员外郎，历刑部郎中，榷浙江北新关税务。

二十四年，迁杭州知府。杭州民贷於旗营，息重不能偿，质及子女。如龙请於将军，核子母，以公使钱代偿。杭州民咸颂如龙。二十八年，上南巡，闻其治行，超擢按察使。平反庶狱，多所全活。海贼杨士玉窜迹岛屿，勾土贼胡茂等剽掠商船，如龙设策擒之，尽歼其首从，巡抚张鹏翮以闻。二十九年，迁布政使，属吏有岁馈，悉禁绝之。是年，绍兴大

水，库储绌，无可救济。如龙檄十一郡合输米二万馀石，按户赈给，告属吏曰：“是逾於岁馈多矣。”

三十一年，授江西巡抚。整饬常平仓，春以羨米出贷，秋收还仓。饬州县广积储，备凶荒。仿白鹿洞遗法，建书院以教士。严溺女之禁。疏请罢追转漕脚耗。三十八年，入覲，赐御书“老成清望”榜。时淮、杨荐饥，如龙以江西连岁丰稔，率僚属捐米十万赈之。以老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四十年，卒，赐祭葬。

论曰：守成世为大臣者，以仁心行仁政，培养元气，其先务也。兵革初息，疮痍未复，格尔古德等任封疆之重，拊循安辑，与民休息，政绩卓卓在耳目。廷褒老成，野留遗爱，有以哉！

卷二百七十六

列传六十三

石琳兄子文晟 徐潮子杞 贝和诺子马喇
陶岱 博霖觉罗华显 蒋陈锡子涟 洞
刘荫枢 音泰 鄂海 卫既齐

石琳，汉军正白旗人，石廷柱第四子。初授佐领，兼礼部郎中。康熙元年，出为山东按察使。二年，以忧去官。寻即起江南按察使，以在山东追入官房地迟延，坐降调。六年，授浙江盐运使。十二年，转湖广下荆南道。十三年，襄阳总

兵杨来喜、副将洪福以南漳叛应吴三桂，据房县、保康、竹山。琳偕总兵刘成龙率师讨之，抚定各峒寨。十五年，迁河南按察使。禁旅南征，牧马开封，当麦秋，琳与统兵诸将帅约，令兵毋驿骚，坐帐中四十馀日。及去，民得获麦。

二十年，迁浙江布政使。时耿精忠初平，衢州被兵尤甚，户口逃亡，丁赋皆责之里甲。琳核实，请免之。师行供亿浩繁，民多逋负，琳悉为厘定，裁革陋规，禁加耗尤严。尝曰：“革一分火耗，可增一分正供。”二十三年，擢湖北巡抚。工部以修建太和殿，檄各省采泝、杉诸木。琳言泝产万山中，挽运甚艰，请宽其程限。部议不许，特诏允之。

二十五年，调云南。疏言：“详核《赋役全书》，应更改者八事。云南自明初置镇设卫，以田养军曰屯田。又有给指挥等官为俸，听其招佃者曰官田。其租入较民赋十数倍，犹佃民之纳租於田主。国初吴三桂留镇，以租额为赋额，相沿至今，积逋愈多，官民交困。宜改依民赋上则起科。云南盐井有九，以各井行盐之多寡为每岁征课之重轻。琅井盐斤征课六厘，白井八厘，至黑井则倍。明末加征，较明初原额不啻数倍。今请减黑、白二井之课如琅井例。开化民田亩科粮二斗六升三合，较未设府以前加至十倍。通省民粮，惟河阳最重，今当减半，与河阳一例。元江由土改流，三桂於额粮外别立名色：曰田地讲银，曰茶商税银，曰普洱无耗秋米，曰浪妈等六寨地租。加赋倍征，民不堪命，应请各减其半。通海六寨地粮较民赋重几三倍，当改依新定民赋科则。磻嘉每粮一石，征条编银四两有奇，亦为偏重。今既归南安州附征，应与州赋一律，每粮一石，征银一两四分。丽江界连土番，古

称荒服。三桂叛后，割金沙江以内喇普地与蒙番，地去而粮存，当删除。建水自明时设参将，岁派村寨陋规银三百有奇、粮八十馀石，三桂遂编入正额，当裁革。新平之银场，易门之铜厂，矿断山空，宜尽豁课税。”疏入，下所司议，刊入《全书》颁行。

二十八年，擢两广总督。琼州总兵吴启爵奏琼属黎地，请设州县，筑城垣，增兵防守。命琳勘奏，力陈其非要，上从之。四十一年，连州瑶作乱，遣都统嵩祝等会剿，平之。琳规画善后，定官吏管辖，拨兵移防，悉协机宜。未几，卒官。

兄子文晟，初授蓟州同知，历云南开化、山西平阳知府。康熙三十三年，上嘉其居官有声，超擢贵州布政使。是岁，即迁云南巡抚。为政务举大纲。云南屯赋科重民田数倍，琳官巡抚时，奏减而未议行；文晟复疏请，特允减旧额十之六。安南国王黎维正统告国内牛羊、蝴蝶、普园三地为邻界土司侵占，乞敕谕归还。会文晟入觐，上问文晟，奏言：“此地明时即内属，非安南地。妄言擅奏，不宜允。”乃降诏切责之。四十三年，调广东。四十四年，擢湖广总督。坐劾容美土司田舜年僭妄淫虐非实，部议当降调，上命留任。文晟以疾乞退，上谕大学士曰：“文晟粗鄙，若为土司事而罢，似未得体。今既引疾，可允其请。”罢归。五十九年，卒。

徐潮，字青来，浙江钱塘人。康熙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擢少詹事。潮学问淹通，在翰林，应奉文字，多出其手。圣祖尝御门召讲《易》、《论语》，敷陈明晰，为之倾听。三迁至工部侍郎，督理钱局，清介不苟随俗。局官冒

滥事发，潮独无所连染。三十三年，典会试。以母忧归，服阕，起刑部侍郎。

三十九年，授河南巡抚，上谕之曰：“河南火耗最重，州县多亏欠，尔当筹画禁止。”潮上官，令火耗无过一分，州县私派，悉皆禁革。南阳承解黑铅，卫辉办兑漕米，向皆假手胥吏，恣为侵渔。潮悉心区画，宿弊悉除。开封五府饥，疏请漕粮暂征改折，以平市直。归德属永城、虞城、夏邑三县被灾地亩至一万七千馀顷，出赍常平、义、社仓谷，借给贫民牛种，全活甚众。四十一年，上巡幸畿甸，问巡抚李光地邻省督抚贤否，光地举潮对。上褒美，以潮与光地、张鹏翮、彭鹏、郭琇并称。四十二年，上南巡，潮迎驾泰安，赐冠服及御书榜额。其冬，西巡，复迎驾，赏赉有加。上念汾、渭皆入河，议于河南储谷，遇山、陕岁歉，自水道移粟，便于陆运。命潮会陕西、山西督抚勘议。潮与川陕总督博霖会勘三门砥柱。语见《博霖传》。又别疏言：“汴水通淮，一自中牟东经祥符至宿迁，湮塞已久；一自中牟东南经尉氏至太和，今名贾鲁河，尚可通流：请量加疏浚。郑州北别有支河，旧迹尚存，若于此建闸，使汴与洛通，尤为民便。”上从之。

四十三年，擢户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四十四年，扈从南巡，命赴河南按事。时上以高邮、宝应诸州县频年被水患，由洪泽湖无所宣泄，宜于高堰二坝筑堤束水入河，又于下河筑堤束水入海。会潮按事还，上询河壩形势，因指授方略，命往董其役。四十五年，监修高家堰滚水坝、高邮车逻中坝，并浚文华寺减河。四十六年，监修武家坝、天然坝、蒋家坝及诸堤闸，先后毕工。四

十七年，调吏部。四十九年，以病乞休，许以原官致仕。五十四年，卒，赐祭葬。

潮居官平易，不事矫饰，所至民咸称颂。乾隆初，追谥文敬。子本，自有传。

杞，字集功。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官编修。由甘肃布政使巡抚陕西，入为宗人府府丞。予休致，卒。

贝和诺，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济席哈孙。自工部笔帖式授户部主事，历郎中，兼佐领，累迁大理寺卿。康熙三十五年，命往山东经理闸河。漕运总督桑额奏漕船尽过济宁，较往岁早一月。上以遣官经理，於漕运便，命以为常。迁左副都御史，擢户部侍郎。三十七年，朝鲜岁侵，国王李焞乞开市义州中江贸易。诏发三万石与为市，令贝和诺及侍郎陶岱临视。事已，焞上表谢“八道生灵，赖以全活”。是年，授陕西巡抚。疏报：“陕西开事例，积贮米麦，应存一百七十七万石有奇，今实存仅十七万。”上命尚书傅腊塔、张鹏翮往按。寻疏言长安、永寿、华阴等余补三十八万有奇，余皆欠自捐生，请令补完。

三十九年，调四川。疏言：“打箭炉、木鸦等处番、民一万九千余户归顺，请增设安抚使五、副使五、土百户四十五，以专管辖。边民运茶赴炉贸易，给官引五千六百道，定额征课。川省行盐，潼川、中江山路崎岖，难於陆运，额运壅滞。惟水江小溪可通水运，请增给水引，商民交便。”贝和诺治事精详，尚书张鹏翮按事还，於上前亟称之。四十二年，召授兵部侍郎。

四十四年，擢云贵总督，捕治富民盗李天极、王枝叶等。天极广通诸生，与临安朱六非造为符讖，师宗州枝叶，人素无行，天极等诱之，诡托明桂王孙，纠党谋不轨。僭称文兴三年，散播印札，图劫掠广南、开化，自蒙自窜入会城。贝和诺标兵调得状，诛六人，流其馀党。四十九年，召拜礼部尚书。以太原流匪陈四等六十余人诡称赴云南垦地，贝和诺得布政使牒报不察究，坐降调，授盛京工部侍郎。五十七年，复召为礼部尚书，以老乞休，诏慰留。六十年，卒官。

子马喇，袭管佐领，兼护军参领，累擢正红旗满洲副都统。雍正五年，西藏阿尔布巴等与贝子康济鼐不睦，命马喇往驻西藏。既，阿尔布巴戕害康济鼐，后藏颇罗鼐率兵报仇，执阿尔布巴等。遣尚书查郎阿等讞其罪，磔之。诏颇罗鼐总管前后藏事，移达赖喇嘛於里塘。七年，命马喇驻里塘守护，赐帑金二千，总藏事。擢护军统领。还京，迁工部尚书，坐免。十一年，复以副都统衔往西藏办事。卒官。

陶岱，瓜尔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由主事历户部郎中，累擢吏部侍郎。朝鲜告饥，乞开市贸谷，命陶岱与贝和诺运米给余，御制《海运朝鲜记》纪其事。康熙三十八年，署两江总督。寻授仓场侍郎，以漕运迟误，降五秩，随旗行走。寻卒。

博霖，巴雅拉氏，满洲镶白旗人。自护卫授銓仪使，擢镶白旗都统。康熙二十四年，授江宁将军，调西安。三十五年，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师西剿噶尔丹，命博霖率满洲兵自宁夏会师，大败噶尔丹於昭莫多。叙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

圣祖尝谕大学士等曰：“博霖自江宁赴西安，军民攀留泣送，直至浦口。非有善政，何能如此？诚可谓将军矣！”四十二年，上幸西安阅兵，谕曰：“西安官兵皆娴礼节，重和睦，尚廉耻，且人才壮健，骑射精练。朕巡幸江南、浙江、盛京、乌喇等处阅兵，未有能及之者，深可嘉尚！”赉博霖御用纓鞬、弓矢。

四十三年，授四川陕西总督。上以山、陕屡岁祲，欲於河南储粟备赈，溯黄河挽运，虑三门砥柱水急，舟不得上，命博霖偕山、陕、河南巡抚会勘。寻合疏言：“三门滩多水激，挽运险阻，仍以陆运为便。”从之。四十七年，卒，赐祭葬。

觉罗华显，满洲正红旗人。初授宗人府主事，迁户部理事官。康熙三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累迁内阁学士。三十九年，授甘肃巡抚，未上官，调陕西。四十年，擢川陕总督。甘肃流民数千人就赈西安，华显与巡抚鄂海出俸为有司倡，集资计口授粮，并拨荒地为业。上幸西安阅兵，与博霖、鄂海同受赐。陕民困重敛，华显饬有司禁私征，屏绝馈遗，军民称颂。四十二年，卒官，加太子太保，赠兵部尚书，谥文襄。祀陕西名宦。

蒋陈锡，字雨亭，江南常熟人。父伊，康熙十二年进士，迁庶吉士，授御史。疏陈民间疾苦，绘十二图以进。累官河南提学道副使，卒官。

陈锡，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授陕西富平知县。岁饥，米斛直数千，发仓赈济，不给，斥家资佐之，全活甚众。行取，擢礼部主事。监督海运仓，革粮艘篷席例银。迁员外郎。河道总督张鹏翮荐佐两淮河务。四十一年，授直隶天津道，迁

河南按察使，讞决平恕。豫省有老瓜贼为害行旅，陈锡廉得其巢穴，悉擒治之。

四十七年，迁山东布政使。未几，擢任巡抚。疏请缓征二十三州、县、卫被灾逋赋，广乡试解额，增给买补营马直，免累及所司。条陈海防三事，言战船当更番修葺，水手当召募熟谙水道之人，沿海村庄当举行围练，互相接应；并以御史陈汝咸条议海疆弭盗，疏请渔舟编甲，闽、粤鸟船不许携炮械，得盗舟火药军器，必究所从来。部议悉从之。长芦巡盐御史希禄请增东省盐引，临清关请增设济宁等五州县口岸，陈锡皆言其不便，并得请。

五十五年，擢云贵总督。禄劝州土酋常应运诱沿江土夷攻卓干寨，陈锡檄师会剿，平之，拨兵弁驻守其地。石羊绪矿厂硐老山空，课额不足，疏请嗣后硐衰即止，勿制定额。镇远至省三十二驿，山路崎岖，驿夫苦累，下令非有符合，毋滥应夫马。都统武格、将军噶尔弼率师入西藏，以云南粮运艰难，欲自四川运粮济给。四川总督年羹尧奏言滇、蜀俱进兵，蜀粮不足兼供。乃命陈锡与巡抚甘国璧速运。五十九年，诏责其筹济不力误军机，与国璧并夺职，令自备资斧运米入藏。明年，卒於途。雍正元年，山东巡抚黄炳言陈锡在巡抚任，侵蚀捐谷羨馀银二百馀万，部议督追。弟廷锡入陈始末，诏减偿其半。子涟、洞。

涟，字檀人。进士，官编修，终太仆寺卿。

洞，字恺思。进士，历工部郎中，出为云南提学道。西陲用兵，命从军，授甘肃凉庄道。西徼多卜藏、玛嘉诸部与谢勒苏、额勒布两部逃入倚石门寺为巢，往来劫掠。洞料简

精锐，会凉州镇官兵，分五路进剿，转战棋子山，歼贼之半。时罗卜藏丹津进逼西宁，复檄兵捍御，罗卜藏丹津遁走。大将军年羹尧上其功，迁山西按察使，进布政使。上嘉洞实心供职，免其父追偿。雍正十年，加侍郎衔，往肃州经理军营屯田。在事二年，辟镇番柳林湖田十三万亩，得粮三万石。筑河堤，扩二大渠，分浚支渠，并建仓储粮，公私饶裕。副都御史二格协理军需，劾洞侵帑误公，逮治论死，下狱追赃。总督查郎阿等交章雪其诬，洞已病卒。

刘荫枢，字乔南，陕西韩城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河南兰阳知县，有政声。行取，擢吏科给事中，以忧归，服阕，除刑科给事中。疏言：“廉吏必节俭。邇来居官竞尚侈靡，不特车马、衣服、饮食、器用，僭制逾等；抑且交结、奔走、馈送、夤缘，弃如泥沙，用如流水。俸不给则贷於人，玷官箴，伤国体。请敕申斥，以厉廉戒贪。”又疏言：“京师放债，六七当十，半年不偿，即行转票，以子为母。数年之间，累万盈千。是朝廷职官，竟为债主厮养。乞敕严立科条，照实贷银数三分起息。”并下部议行。寻调户科。三十六年，诏求直言，荫枢疏请肃纪纲，核名实，开言路，报可。

三十七年，外转江西赣南道。赣俗健讼，荫枢昼夜平决，怨妄诉者，讼渐稀。将吏私征门税，荫枢令革之。米市有牙课，牙人藉以婪索。荫枢以其钱置田，征租代课，除民累。置按察使，忤总督阿山，以讞狱前后狱辞互异，劾罢。四十二年，圣祖西巡，荫枢迎驾潼关，上识之，召封称旨，复授云南按察使。四十五年，迁广东布政使。总督贝和诺称其清廉

勤慎，士民爱戴，云南布政使缺员，请以荫枢调补，上从之。荫枢督浚昆明湖，筑六河岸闸。会夏旱，发粟平糶，禱於五华山，得雨，民大悦。

四十七年，擢贵州巡抚。贵州苗、仲杂处，号难治。荫枢至，绝馈遗，省徭役，务以安静为治。疏请广乡试解额，设南笼厅学，以振人文。先后请改石阡、丹川、西堡、宁谷、平州、大华诸土司，设流官。开驿道，自云南坡至蕉溪二千馀里。又疏言贵州钱粮课税仅十馀万，邻省岁协饷二十馀万，稍愆期，军士悬额待饷。请豫拨二十万储布政使库。部议持不可，疏三上，诏特允之。其后红苗叛，饷赖以无绌。乌蒙、威宁两土司相仇杀，四川巡抚年羹尧遣吏勘问，土酋匿不出，疏闻，命四川、云、贵督抚按治。荫枢先至，遣使招谕，威宁土酋听命，乌蒙土酋亦自缚出就质，咸愿伏罪释仇，苗以无事。

五十四年，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诏备兵进讨。荫枢累疏请缓师，略云：“小丑不足烦大兵。愿皇上息怒，重内治，轻远略。”上责其妄奏，命驰驿赴军前周阅详议。荫枢抵巴里坤，上疏数千言，请屯兵哈密，以逸待劳。旋称病还甘肃，疏乞休，严旨谯让，仍令回巡抚任。荫枢疏报病愈，上斥荫枢：“令诣军前即称病，令回任病顿愈，情伪显然。”命解任诣京师。部议阻挠军务，坐绞，上宥之，遣赴喀尔喀种地。年已八十二，居戍三年，释还，复故官。六十一年，与千叟宴。世宗御极，召见，赐金归里。寻卒，年八十七。

音泰，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初为西安驻防兵。康

熙十三年，副都统佛尼勒讨吴三桂将谭弘、吴之茂、王屏藩等，音泰隶麾下。师自汉中进克阳平朝天关，驻守梅岭关，贼夜劫营，音泰力御，中枪折齿，得上赏。明年，佛尼垓攻王辅臣秦州，临壕列围，贼突骑出犯，音泰射殪三人，贼骇遁。复进攻西和，屡败之茂等於盐关岐山堡。十七年，进攻四川，克保宁、叙州。叙功、授骁骑校，迁防御。

三十五年，署参领，从西安将军博霖会大将军费扬古征噶尔丹，出西路。五月，上亲征，出中路，至克鲁伦河。值积雨，运粮滞，贼预焚草地，我军紆道秣马。音泰言於博霖曰：“圣驾亲征，宜倍道前进。”乃急趋昭莫多，大军继进，噶尔丹败遁。叙功，予云骑尉世职。四十一年，迁佐领。四十二年，上巡西安，令官兵校射，音泰蒙赉与赐宴，寻授协领。

四十三年，擢西安副都统。四十四年，授西宁总兵官。上知其贫，诏陕西督抚助练兵犒赉之资。四十六年谕：“音泰久居西陲，谙习兵事，外藩蒙古及内地军民交口称誉。”命擢甘肃提督。四十八年，授川陕总督。入觐，赏花翎及冠服、鞍马，并御书“揽辔澄清”榜赐之。

四十九年，干伟番蛮罗都等掠宁番卫，戕冕山营游击周玉麟，命四川巡抚年羹尧偕提督岳昇龙往剿。羹尧至，昇龙已擒罗都等三人械送勘问。既定讞，遂先还。昇龙偕建昌总兵郝弘勋至会盐招降，番蛮诸酋愿率众十万贡纳粮马。音泰请以降酋为土司，分领其众。因劾羹尧违旨先还，诏夺羹尧职，留任效力。未几，昇龙以疾解任，羹尧知其曾假帑金，议率属捐俸代偿，音泰不从。羹尧遂入告，上允行，并谕音泰宜与巡抚和衷。寻褒其洁清不瞻徇，实心任事。会奉诏申禁

游民越境，令严劾纵容官吏。邠州诸属拘系者四十馀案，每案至数十人。音泰疏言诸人皆藉技营生，无不法状，应递解原籍编管；如纵出境，议处所司，上韪之。

以病疏乞休，上曰：“朕前幸西安，知音泰义勇，洊擢至总督。宽严并用，军民无不感戴。朕甚爱惜之，可令在任调摄。”五十二年，复请，许解任还京师，给第宅田亩，以旌其廉。并谕群臣曰：“朕初用音泰，人不知其善，后乃称朕有知人之明也。”五十三年，卒，赐祭葬，谥清端。初授云骑尉世职，特命世袭罔替。

鄂海，温都氏，满洲镶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历宗人府郎中，兼佐领。康熙三十二年，圣祖亲征噶尔丹，命鄂海赴宁夏储备牲畜。陕西按察使员缺，上以命鄂海，且谕之曰：“初任外僚，每言洁其身以图报。及莅任，辄背其言。朕於数十从臣中简尔为按察使，尔当益励素行也。”三十七年，迁布政使。四十年，擢巡抚。

四十九年，授湖广总督。镇筸边外红苗为乱，令总兵张谷贞等召苗目宣谕，毛都塘等五十二寨、盘塘等八十三寨，先后薙发归化，上嘉之。五十二年，移督川、陕。疏报甘肃洮、岷边外大山生番请归化，上以洮、岷边外无生番，或为蒙古属部，命详察。鄂海奏大山在洮州东南土司杨汝松界外，非蒙古属部，宜令汝松兼辖；复疏报四川会川营界外凉山番目阿木哨请归化，岁贡马，请给番目职衔，令辖所属番、民；并从之。甘肃靖远、固原、会宁岁歉饥，民乏食，疏给口粮资本，抚辑流移。

五十七年，大将军贝子允禩等率师讨策妄阿喇布坦，驻兵西宁、甘州、庄浪诸处。鄂海请发西安库帑四十万，并拨平凉、巩昌、宁夏仓谷十万，充饷；以陕西葭州、甘肃宁夏等二十八处转输军需，请豁丁粮，纾民力。五十八年，复请豁甘肃逋欠钱粮草束，俾民得尽力输纳本年粮草以佐军，户部格不行，特旨允之。六十年，诏解任专治粮饷，以四川巡抚年羹尧代之。未几，命往吐鲁番种地效力。雍正元年，予原品休致，效力如故。寻卒。

卫既齐，字伯严，山西猗氏人。父绍芳，字犹箴，顺治三年进士，授河南尉氏知县。兵后修复城郭、学校，勤劝课，广积储，禁暴戢奸，尉氏民颂焉。行取兵部主事，累迁贵州提学道僉事、浙江巡海道副使。

既齐，康熙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讲学志当世之务，上疏言时事，语戆直。会遭祖母丧，假归。居久之，诣京师补官。上命以对品调外，授直隶霸州州判。既齐召民之秀良者曹试而教诲之，俾各有所成就。民贷於旗丁，子钱过倍，横索无已。既齐力禁戢之，无敢逞。迭署固安、永清、平谷知县，所至辄有惠政。巡抚于成龙疏荐，会既齐以母忧去，继复遭父丧。一日，上御门，举既齐咨於九卿，僉曰贤，命复授检讨。二十七年，服阕，诣京师补官。上知既齐讲学负清望，超擢山东布政使。既齐感激，益自奋勉为清廉，令府县输款封还平馀。门悬钲，吏民白事得自通。建历山书院，仿经义、治事之例，设奎、壁二斋课士。护巡抚印者再。清庶狱，结八十馀案，株累数百人尽释去。在官三年，

有声绩。三十年，授顺天府尹，疏请按行所部，黜陟属吏贤不肖。上以为无益，不许。寻擢副都御史，闻山、陕蝗见，平阳以南尤甚，疏请赈恤，上责其悬揣。

旋授贵州巡抚。绍芳为提学，士民祠焉。既齐至贵州，谒父祠受事。黎平知府张湫、副将侯奇嵩报古州高洞苗金涛匿罪人杀吏，请发兵进剿，既齐疏闻，即遣兵捕治；湫、奇嵩复报兵至斩苗一千一百一十八人，既齐复以闻。旋察知湫、奇嵩妄报，疏实陈，请夺湫、奇嵩官勘治。上责既齐轻率虚妄，遣尚书库勒纳、内阁学士温保往按。旋命逮既齐至京师，上令九卿诘责。既齐引罪请死，九卿议当斩，上命贷之，遣戍黑龙江。明年，赦还。家居，立社课士，斥家资供膏火。三十八年，上命承修永定河工。三十九年，又命督培高家堰，卒工次。

论曰：康熙中叶后，天下乂安，封疆大吏多尚廉能，奉职循理。若石琳改赋役，徐潮革火耗，博霁、华显、音泰整饬武备，安不忘危，皆能举其职者。刘荫枢志在休民，未知应兵之不容已，蒋陈锡、鄂海又以督饷稽迟蒙谴，卫既齐遭际殊异，而不获以功名终，其治行皆有可称，膏泽及於民，无深浅远近，要为不沫矣。

卷二百七十七

列传六十四

于成龙 孙准 彭鹏 陈瓚 陈鹏年
施世纶

于成龙，字北溟，山西永宁人。明崇祯间副榜贡生。顺治十八年，谒选，授广西罗城知县，年四十五矣。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瑶、僮犷悍，初隶牒籍。方兵后，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成龙到官，召吏民拊循之，申明保甲。盗发即时捕治，请於上官，谏实即处决，民安其居。邻瑶岁来杀掠，成龙集乡兵将捣其巢，瑶惧，誓不敢犯罗山境。民益得尽力耕耘。居罗山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牒上官请宽徭役，疏鹺引，建学宫，创设养济院，凡所当兴罢者，次第举行，县大治。总督卢兴祖等荐卓异。

康熙六年，迁四川合州知州。四川大乱后，州中遗民裁百治，正赋仅十五两，而供役繁重。成龙请革宿弊，招民垦田，贷以牛种，期月户增至千。迁湖广黄冈同知，驻岐亭。岐亭故多盗，白昼行劫，莫敢谁何。成龙抚其渠彭百龄，赏罪，令捕盗自赎。尝察知盗所在，伪为丐者，入其巢，与杂处十馀日，尽得其平时行劫状。乃出呼役械诸盗，具狱辞，骈缚坑之，他盗皆远窜。尝微行村堡，周访闾里情伪，遇盗及他疑狱，辄踪迹得之，民惊服。巡抚张朝珍举卓异。

十三年，署武昌知府。吴三桂犯湖南，师方攻岳州，檄

成龙造浮桥济师，甫成，山水发，桥圯，坐夺官。三桂散伪札遍湖北州县，麻城、大冶、黄冈、黄安诸盗，皆倚山结寨应三桂。妖人黄金龙匿兴宁山中，谋内乱。刘君孚者，尝为成龙役，善捕盗，亦得三桂札，与金龙等结大盗周铁爪，据曹家河以叛。朝珍以成龙旧治得民心，檄往招抚。成龙诘知君孚虽反，众未合，犹豫持两端。兼程趋贼寨，距十里许止宿，榜示自首者免罪，来者日千计，皆贷之。先遣乡约谕君孚，降者待以不死。乃策黑骡往，从者二，张盖鸣钲，迳入贼舍。呼君孚出见，叩头受抚，降其众数千，分立区保，籍其勇力者，督令进讨。金龙走纸棚河，与其渠邹君申往保山寨，成龙擒斩之。朝珍以闻，请复官，即擢黄州知府，上允之。

诸盗何士荣反永宁乡，陈鼎业反阳逻，刘启业反石陂，周铁爪、鲍世庸反泉畈，各有众数千，号东山贼，遥与湖口、宁州诸盗合，将趋黄州。时诸镇兵皆从师徇湖南，州中吏民裁数百，议退保麻城。成龙曰：“黄州，七郡门户，我师屯荆、岳，转运取道於此。弃此不守，荆、岳且瓦解。”誓死不去。遂集乡勇得二千人，遣黄冈知县李经政攻阳逻，得鼎业诛之。士荣率贼数犯，自牧马崖分两路来犯。成龙遣千总罗登云以千人当东路，而自当西路。令千总吴之兰攻左，武举张尚圣攻右，成龙力冲其中坚。战合，之兰中枪死，师少却；成龙策马冒矢石迳前，顾千总李茂昇曰：“我死，汝归报巡抚！”茂昇战甚力，尚圣自右出贼后，贼大败，生致士荣，槛送朝珍，遂进克泉畈。凡二十四日，东山贼悉平。十五年，岁谨，讹言复起。成龙修治赤壁亭檄，日与僚吏献咏其中，民心大定。

会丁继母忧，总督蔡毓荣奏请夺情视事。十六年，增设江防道，驻黄州，即以命成龙。

十七年，迁福建按察使。时郑成功迭犯泉、漳诸郡，民以通海获罪，株连数千人，狱成，当骈戮。成龙白康亲王杰书，言所连引多平民，宜省释。王素重成龙，悉从其请。遇疑狱，辄令讯鞠。判决明允，狱无淹滞。军中多掠良民子女没为奴婢，成龙集资赎归之。巡抚吴兴祚疏荐廉能第一，迁布政使。师驻福建，月征莖夫数万，累民，成龙白王罢之。

十九年，擢直隶巡抚，莅任，戒州县私加火耗馈遗上官。令既行，道府劾州县，州县即讦道府不得馈遗挟嫌，疏请严定处没，下部议行。宣化所属东西二城与怀安、蔚州二卫旧有水冲沙压地千八百顷，前政金世德请除粮，未行，为民累；成龙复疏请，从之。又以其地夏秋屡被灾，请治赈。别疏劾青县知县赵履谦贪墨，论如律。二十年，入觐，召对，上褒为“清官第一”，因问剿抚黄州土贼状，成龙对：“臣惟宣布上威德，未有他能。”问：“属吏中亦有清廉否？”成龙以知县谢锡充，同知何如玉、罗京对。复谕劾赵履谦甚当，成龙奏：“履谦过而不改，臣不得已劾之。”上曰：“为政当知大体，小聪小察不足尚。人贵始终一节，尔其勉旃！”旋赐帑金千、亲乘良马一，制诗褒宠，并命户部遣官助成龙赈济宣化等处饥民。成龙复疏请缓真定府属五县房租，并全蠲霸州本年钱粮，均报可。是年冬，乞假丧母，优诏许之。

未几，迁江南江西总督。成龙先后疏荐直隶守道董秉忠、阜城知县王燮、南路通判陈天栋。濒行，复荐通州知州于成龙等。会江宁知府缺，命即以通州知州于成龙擢补。成龙至

江南，进属吏诤诫之。革加派，剔积弊，治事尝至达旦。好微行，察知民间疾苦、属吏贤不肖。自奉简陋，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江南俗侈丽，相率易布衣。士大夫家为减舆从、毁丹墀，婚嫁不用音乐，豪猾率家远避。居数月，政化大行。势家惧其不利，构蜚语。明珠秉政，尤与忤。二十二年，副都御史马世济督造漕船还京，劾成龙年衰，为中军副将田万侯所欺蔽。命成龙回奏，成龙引咎乞严谴，诏留任，万侯降调。二十三年，江苏巡抚余国柱入为左都御史，安徽巡抚涂国相迁湖广总督，命成龙兼摄两巡抚事。未几，卒於官。

成龙历官未尝携家属，卒时，将军、都统及僚吏入视，惟笥中终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赐祭葬，谥清端。内阁学士锡住勘海疆还，上询成龙在官状，锡住奏甚清廉，但因轻信，或为属员欺罔。上曰：“于成龙督江南，或言其变更素行，及卒后，始知其始终廉洁，为百姓所称。殆因素性鲠直，不肖挟仇谗害，造为此言耳。居官如成龙，能有几耶？”是年冬，上南巡至江宁，谕知府于成龙曰：“尔务效前总督于成龙正直洁清，乃为不负。”又谕大学士等曰：“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加赠太子太保，荫一子入监，复制诗褒之。雍正中，祀贤良祠。

孙准，字子绳。自荫生授山东临清知州，有清操。举卓异，入为刑部员外郎，迁户部郎中。出为江南驿盐道，再迁浙江按察使，居成龙丧归，起四川布政使。康熙四十三年，授贵州巡抚。飭州县立义学，令土司子弟及苗民俊秀者悉入肄业，送督学考试。调江苏，岁饥，请发帑赈济上元等十五县及太仓、镇海二卫。滨江海田亩被潮汐冲击，多坍没，疏请

豁免钱粮，诏允行。以布政使宜思恭为总督噶礼所劾，准坐失察，罢归。雍正三年，复职衔。寻卒。

彭鹏，字奋斯，福建莆田人。幼慧，有与其父仇，欲杀鹏，走匿得免。顺治十七年，举乡试。耿精忠叛，迫就伪职，鹏阳狂示疾，椎齿出血，坚拒不从。事平，谒选，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知县。三河当冲要，旗、民杂居，号难治。鹏拊循惩劝，不畏强御。有妄称御前放鹰者，至县索饷牵，鹏察其诈，縶而鞭之。治狱，摘发如神。邻县有疑狱，檄鹏往鞫，辄白其冤。二十七年，圣祖巡畿甸，召问鹏居官及拒精忠伪命状，赐帑金三百，谕曰：“知尔清正不受民钱，以此养尔廉，胜民间数万多矣！”寻顺天府尹许三体劾鹏匿报控案，命巡抚于成龙察之。成龙奏：“鹏讯无左验，方缉凶，非不报也。”吏议夺官，诏镌级留任。嗣以缉盗不获，累被议，积至降十三级，俱从宽留任。

二十九年，诏举廉能吏，用尚书李天馥荐，鹏与邵嗣尧、陆陇其、赵苍璧并行取，擢为科道。寻乞假归，明年，即家起工科给事中。三十二年，陕西西安、凤翔，山西平阳灾，发帑赈之。又命运河南米十万石界陕西散饥民。鹏疏论陕西、山西、河南三省有司不恤民状，语甚切，下所司，并令鹏指实以闻。鹏因奏泾阳知县刘桂克扣籽粒，猗氏知县李澍杖杀灾民，磁州知州陈成郊滥派运价，夏邑知县尚崇震派银包运，南阳知府朱璘暧昧分肥，并及闻喜、夏县匿灾不报状。诏三省巡抚察审，事不皆实，鹏例当谴，上赏之。

三十三年，疏劾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李仙湄闱墨删改过多，

杨文铎文谬妄，给事中马士芳磨勘通贿。下九卿等察议，以鹏奏涉虚，因摘疏语有“臣言如妄，请劈臣头，半悬国门，半悬顺天府学”，以为狂妄不敬，应夺官。命鹏回奏，鹏疏言：“会议诸臣，徇试官徐倬、彭殿元欺饰，反以臣为妄，乞赐罪斥。”上不问，而予倬、殿元休致。

是年，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遭母丧，上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鹏劾光地贪恋禄位，不请终制，应将光地解任，留京守制，上从之。会廷臣集议，鹏追论杨文铎文谬妄，与廷臣忿争，事闻，命解职，以原品效力江南河工。三十六年，召授刑科给事中。三十七年，出为贵州按察使。

三十八年，擢广西巡抚。湖广总督郭琇请除学政积弊，给事中慕琛、满晋，御史郑惟孜等亦疏列顺天乡试事。上以李光地、张鹏翮、郭琇与鹏俱清廉，命各抒所见。鹏疏言：“琇请严督抚处分，学政贪赃，提问督抚，需索陋规，视贪赃治罪，久有定例，请敕榜示律条。惟孜请令各省监生回籍乡试，九卿虑成均空虚，应责成祭酒司业，就坐监读书者讲习考课，各省学政择诸生有文行者送入成均，何虑空虚？琛、晋请察封坐号以防换卷，臣谓换卷多在入门暗约出号交卷时，请严稽於此。”又言：“文官子弟请皇上亲试，臣谓当另立考场，去取听睿裁。”与光地等疏皆下九卿详议。互详光地等传。时河南巡抚徐潮之任，上谕曰：“尔能如李光地、张鹏翮、郭琇、彭鹏，不但为今之名臣，亦足重於后世矣。”鹏在官省刑布德，减税轻徭。广西旧供鱼胶、铁叶，非其土物，赴广东采运，鹏疏请免之。

寻移抚广东，濒行，疏言：“广西州县借端私派，名曰均

平。臣到任，劾罢贺县、荔浦、怀集、武缘诸贪吏。前此诸州县大者派至三千两，其次一二千两。不肖官吏，往往先征均平而后正课，甚者均平入己，遇事复行苛派。其不派均平者，又取盈於火耗。且均平所入，费於公者十之二三，费於馈遗者十之六七。欲去旧弊、苏民困，必先养州县之廉。请於征粮之内，明加火耗一分。其馀陋规，概行禁止。”疏入，下部议，谓火耗不可行，但严禁加派。广西旧未设武科，鹏奏请行之。时与萧永藻互调，上勉永藻效鹏，又谕大学士曰：“彭鹏人才壮健，前知三河，闻有贼，即佩刀乘马驰捕，朕所知也。”御史王度昭劾鹏在广西知布政使教化新亏帑，不即纠举；迨离任始奏闻，又掩护其半。广西粮道张天觉改征兵米浮销九十馀万，部勒追完，而鹏反以天觉署布政使。兵米之案，必由藩司审详，是直以天觉察天觉也。命鹏回奏，鹏疏辨，并讦度昭。上以其辞忿激，降旨严飭。

广东因借兵饷，改额赋征银为征米，较估报时值浮多，户部屡饬追完。鹏至官，是年岁稔米价低，以米计银少七万三千有奇，疏请令经管各官扣追存库，并议嗣后额赋仍依原则征银，采购兵米；其按年应追完之银，实因丰歉不同，米价无定，乞免重追；诏允行。鹏视事勤敏，遇墨吏纠劾无少徇。岁旱，步祷日中，诣狱虑囚，开仓平糶，旋得雨，民大称颂。四十三年，卒官，年六十八，上深悼惜，称其勤劳，赐祭葬。寻祀广东名宦。

陈瓚，字眉川，广东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授福建古田知县。古田多山，丁田淆错，赋役轻重不均，民逋逃

迁徙，黠者去为盗。璜请平赋役，民以苏息。调台湾，台湾初隶版图，民骁悍不驯。璜兴学广教，在县五年，民知礼让。四十二年，行取，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四川提学道佥事。清介公慎，杜绝苞苴。上以四川官更加派厉民，诏戒飭，特称璜廉。未几，用福建巡抚张伯行荐，调台湾厦门道。新学宫建朱子祠於学右，以正学历俗，镇以廉静，番、民帖然。在官应得公使钱，悉屏不取。

五十三年，超擢偏沅巡抚。莅任，劾湘潭知县王爱湊纵役累民，长沙知府薛琳声徇庇不纠劾，降黜有差。寻条奏禁加耗，除酷刑，崇积谷，置社仓，崇节俭，禁馈送，先起运，兴书院，饬武备，停开采，凡十事。诏嘉勉，谕以躬行实践，勿骛虚名。旋入觐，奏言：“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人所以贪取，皆为用不足。臣初任知县，即不至穷苦，不取一钱，亦自足用。”比退，上目之曰：“此苦行老僧也！”

寻调抚福建，上谕廷臣曰：“朕见璜，察其举止言论，实为清官。璜生长海滨，非世家大族，无门生故旧，而天下皆称其清。非有实行，岂能如此？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宜加优异，以厉清操。”陛辞，上问：“福建有加耗否？”璜奏：“台湾三县无之。”上曰：“火耗尽禁，州县无以办公，恐别生弊端。”又曰：“清官诚善，惟以清而不刻为尚。”璜为治，举大纲，不尚烦苛。修建考亭书院及建阳、尤溪朱子祠，疏请御书榜额，并允之。复疏言：“防海贼与山贼异，山贼啸聚有所，而海贼则出没靡常。台湾、金、厦防海贼，又与沿海边境不同，沿海边境患在突犯内境，而台、厦患在剽掠海中。欲防台、厦海贼，当令提标及台、澎水师定期会哨，以交旗为

验。商船出海，令台、厦两汛拨哨船护送。又令商船连环具结，遇贼首尾相救，不救以通同行劫论罪。”下部议，以为繁琐，上韪其言，命九卿再议，允行。

是年冬，兼摄闽浙总督。奉命巡海，自赍行粮，屏绝供亿。捐谷应交巡抚公费，奏请允饷。上曰：“督抚有以公费请充饷者，朕皆未之允。盖恐准令充饷，即同正项钱粮，不肖者又于此外婪取，重为民累。”令璘遇本省需款拨用。璘又请以司库馀平赏赍兵役，命遵前旨。广东雷州东洋塘堤岸，海潮冲激，侵损民田，璘奏请修筑，即移所贮公项及俸钱助工费。堤岸自是永固，乡人蒙其利。五十七年，以病乞休，诏慰留之。未几，卒於官。遗疏以所贮公项馀银一万三千有奇充西师之费。命以一万佐饷，馀给其子为葬具。寻谕大学士曰：“陈璘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追授礼部尚书，荫一子入监读书，谥清端。

璘服御俭素，自奉惟草具粗粝。居止皆於厅事，昧爽治事，夜分始休。在福建置学田，增书院学舍，聘主讲，人文日盛。雍正中，入祀贤良祠。乾隆初，赐其孙子良举人；子恭员外郎，官至知府。

陈鹏年，字沧洲，湖广湘潭人。康熙三十年进士。授浙江西安知县，当兵后，户口流亡，豪强率占田自殖。鹏年履亩按验，复业者数千户。烈妇余冤死十年，鹏年雪其枉，得罪人置诸法。禁溺女，民感之，女欲弃复育者，皆以陈为姓。河道总督张鹏翮荐调赴江南河工，授江南山阳知县，迁海州知州。四十二年，圣祖南巡阅河，以山东饥，诏截漕四万石，

令鹏翮选贤干吏运袞州分赈，以鹏年董其事，全活数万人。上回銮，召见济宁舟次，赋诗称旨，赐御书。

寻擢江宁知府。四十四年，上复南巡，总督阿山召属吏议增地丁耗羨为巡幸供亿，鹏年力持不可，事得寝。阿山嫌之，令主办龙潭行宫，侍从征馈遗，悉勿应，忌者中以蜚语。会致仁大学士张英入对，上问江南廉吏，举鹏年；复询居官状，英言：“吏畏威而不怨，民怀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末也。”上意乃释。幸京口阅水师，先一日，阿山檄鹏年於江干叠石为步，江流急，施工困难，胥徒惶遽。鹏年率士民亲运土石，诘旦工成。顾阿山憾不已，疏劾鹏年受盐、典各商年规，侵蚀龙江关税银，又无故枷责关役，坐夺职，系江宁狱。命桑额、张鹏翮与阿山会鞫，江宁民呼号罢市，诸生千馀建幡将叩阍。鹏年尝就南市楼故址建乡约讲堂，月朔宣讲圣谕，并为之榜曰“天语丁宁”。南市楼者故狭邪地也，因坐以大不敬，论大辟。上与大学士李光地论阿山居官，光地言阿山任事廉干，独劾陈鹏年犯清议，上颔之。谏上，鹏年坐夺官免死，征入武英殿修书。

四十七年，复出为苏州知府。禁革奢俗，清滞狱，听断称神。值岁饥，疫甚，周历村墟，询民疾苦，请赈贷，全活甚众。四十八年，署布政使。巡抚张伯行雅重鹏年，事无巨细，倚以裁决。总督噶礼与伯行忤，并忌鹏年。已，劾布政使宜思恭、粮道贾朴，因坐鹏年核报不实，吏议夺官，遣戍黑龙江，上宽之，命仍来京修书。噶礼复密奏鹏年虎丘诗，以为怨望，欲文致其罪，上不报。俄，噶礼与伯行互讦，屡遣大臣按治，议夺伯行职。上以伯行清廉，命九卿改议，并谕

曰：“噶礼曾奏陈鹏年诗语悖谬，宵人伎俩，大率如此。朕岂受苦辈欺耶？”因出其诗畀阁臣共阅。五十六年，出署霸昌道，仍回京修书。

六十年，命随尚书张鹏翮勘山东、河南运河，时河决武陟县马营口，自长垣直注张秋，命河督赵世显塞之。议久不决，鹏年疏言：“黄河老堤冲决八九里，大溜直趋溢口，宜於对岸上流广武山下别开引河，更於决口稍东亦开引河，引溜仍归正河，方可堵筑。”奏入称旨。世显罢，即命鹏年署河道总督。六十一年，马营口既塞复决，鹏年谓：“地势低洼，虽有引河，流不能畅。惟有分疏上下，杀其悍怒。请於沁、黄交汇对岸王家沟开引河，使水东南行，入茌泽正河，然后堤工可成。”诏如议行。先是，马营决口因桃汛流激，难以程工；副都御史牛钮奉命阅河，奏於上流秦家厂堵筑，工甫竟，而南坝尾旋决一百二十馀丈，入马营东下。鹏年与巡抚抚宗义谋合之。既，北坝尾复溃百馀丈，鹏年乃建此议。世宗即位，命真除。时南北坝尾合而复溃者四，至是以次合龙，而马营口尚未塞。鹏年止宿河坝，寝食俱废，寝羸惫。雍正元年，疾笃，遣御医诊视。寻卒，上闻，谕曰：“鹏年积劳成疾，没於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磬。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褒锡甚至。赐帑金二千，锡其母封诰，视一品例荫子，谥恪勤。祀河南、江宁名宦。

子树芝、树萱。圣祖时，以诸生召见，令随鹏年校书内廷。树芝官至平越知府，树萱官至户部侍郎。

施世纶，字文贤，汉军镶黄旗人，琅仲子。康熙二十四

年，以荫生授江南泰州知州。世纶廉惠勤民，州大治。二十七年，淮安被水，上遣使督堤工，从者数十辈，驿骚扰民，世纶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北兵变，官兵赴援出州境，世纶具刍粮，而使吏人执挺列而待，兵有扰民，立捕治，兵皆敛手去。二十八年，以承修京口沙船迟误，部议降调。总督傅腊塔疏陈世纶清廉公直，上允留任。擢扬州知府。扬州民好游荡，世纶力禁之，俗为变。三十年八月，海潮骤涨，泰州范公堤圯，世纶请捐修。三十二年，移江宁知府。三十五年，琅卒，总督范成勋疏以世纶舆情爱戴，请在任守制；御史胡德迈疏论，世纶乃得去官，复居母丧岁馀，授苏州知府，仍请终制，辞不赴。三十八年，既终制，授江南淮徐道。

四十年，湖南按察使员缺，九卿举世纶，大学士伊桑阿入奏，圣祖谕曰：“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搢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可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是岁授湖南布政使。湖南田赋丁银有徭费，漕米有京费。世纶至，尽革徭费，减京费四之一，民立石颂之。四十三年，移安徽布政使。

四十四年，迁太仆寺卿。四十五年，坐湖南任内失察营兵掠当铺，罢职。三月，授顺天府府尹，疏请禁司坊擅理词讼、奸徒包揽捐纳、牙行霸占货物、流娼歌舞饮宴，饬部议，定为令。四十八年，授左副都御史，兼管府尹事。四十九年，迁户部侍郎，督理钱法。寻调总督仓场。五十四年，授云南巡抚，未行，调漕运总督。世纶察运漕积弊，革羨金，劾贪弁，除蠹役，以严明为治。岁督漕船，应限全完，无稍愆误。

时西陲用兵，转输馈运，自河南达陕西。陕西旱饥，五十九年，上命世纶诣陕西佐总督鄂海督军饷，并令道中勘河南府至西安黄河挽运路径，并察陕西现存谷石数目陈奏。世纶乃泝河西上，疏言：“河南府孟津县至陕西太阳渡，大小数十馀滩，纤道高低不等，或在河南，或在河北。浍池以下，舟下水可载粮三百馀石，上水载及其半；浍池以上，河流高迅，仅可数十石。自砥柱至神门无纤道，惟路旁石往往有方眼，又有石鼻，从前挽运，其迹犹存。自陕州至西安府，河水平稳，俱有挽运路径。谨绘图以闻。”又言：“河南府至陕州三门，今乃无舟。请自太阳渡以下改车运，太阳渡至西安府党家马头舟行为便。党家马头入仓复改车运，谷二十万石都银十万三千两有奇。但运谷二十万，止得米十万。请令河南以二谷易一米，则运价可省其半。若虑米难久贮，请照例出陈易新。”奏入，上念陕西灾，发帑金五十万，并令酌发常平仓谷；又以地方官吏大半在军前，令选部院司官诣陕西，命世纶总其事。世纶令分十二路察贫民，按口分给，远近皆遍。六十年春，得雨，灾渐澹。上命世纶还理漕事。六十一年四月，以病乞休，温旨慰留，令其子廷祥驰驿省视。五月，卒。遗疏请随父琅葬福建，上允之，诏奖其清慎勤劳，予祭葬。

世纶当官聪强果决，摧抑豪猾，禁戢胥吏。所至有惠政，民号曰“青天”。在江宁以忧归，民乞留者逾万。既不得请，人出一钱建两亭府署前，号一文亭。官府尹，步军统领託合齐方贵幸，出必拥驺从。世纶与相值，拱立道旁俟。託合齐下舆惊问，世纶抗声曰：“国制，诸王始具驺从。吾以为诸王至，拱立以俟，不意为汝也！”将疏劾，託合齐谢之乃已。赈

陕西，陕西积储多虚耗，将疏劾。鄂海以廷祥知会宁，语微及之，世纶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顾，何有於子？”卒疏言之。鄂海坐罢去。

论曰：于成龙秉刚正之性，苦节自厉，始终不渝，所至民怀其德。彭鹏拒伪命，立身不苟，在官亦以正直称。陈璘起自海滨，一介不取，行能践言。陈鹏年、施世纶廉明爱人，不畏强御。之五人者，皆自牧令起，以清节闻於时。成龙、世纶名尤盛，闾巷诵其绩，久而弗渝。康熙间吏治清明，廉吏接踵起，圣祖所以保全诸臣，其效大矣。

卷二百七十八

列传六十五

慕天颜 阿山 噶礼

慕天颜，字拱极，甘肃静宁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浙江钱塘知县。迁广西南宁同知，再迁福建兴化知府。康熙九年，擢湖广上荆南道。总督刘兆麒疏言天颜习边海诸事，请调福建兴泉道。寻擢江苏布政使。十二年，丧母。总督麻勒吉、巡抚玛祐疏言：“天颜廉明勤敏，清积年逋赋，厘剔挪移，事未竟，请令在官守制。”十三年，入觐，疏言：“江南田地钱粮有隐占、诡寄诸弊，臣飭州县通计田额，均分里甲；又因科则不等，立征收截票之法，每户实征钱粮分十限，於开征日给限票，依限完纳截票。逾限未截，按数追比，吏不能

欺民。”下部，著为令。

十五年，擢江宁巡抚。疏进钱粮交代册，上嘉其清晰，命布政使交代当以此为式。寻以节减驿站钱粮，加兵部侍郎。师征吴三桂，大将军贝勒尚善请造船济师，下天颜督造送岳州。叙劳，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仍兼右副都御史。时诸道兵应征发，舳舻蔽江，夫投牵挽，动以千万计。天颜疏言：“纤夫募诸民间，夫给银一钱。民争逃匿，计里均派，先期拘集，饥寒踣顿。及兵既到，计船给夫，兵与船户横索财物，鞭撻死伤。臣拟军赴前敌，仍给纤夫；其凯旋还京，并各省调遣归标官兵，每船应夫苦干，以其直给船户，令雇水手。”上从之，命下直省，著为令。

江南水道交错，天颜为布政使时，请於巡抚玛祜，浚吴淞江、刘河淤道。十九年，江南困霖雨，疏言：“附近吴淞江、刘河诸州县水道通畅，旋溢旋消。宜兴、常熟、武进、江阴、金坛诸县水无出路，或要口湮塞，致积雨成壑。常熟白茆港为长洲、昆山、无锡诸水出海要道，武进孟渎河为丹阳、宜兴、金坛诸水归江要道，请动帑疏浚。”上从之。於是浚白茆港四十三里达海，浚孟渎河四十八里达江，皆建闸以时启闭，费帑九万有奇。又尝疏请减浮粮，除版荒、坍没公占田地，部议坍没许豁除，版荒令覆勘。二十年，疏请募民垦版荒，六年后起科。

扬州知府高德贵亏帑数万，既劾罢，旋卒，天颜疏销草豆价，户部核减七千有奇，天颜檄追德贵家属。京口防御高腾龙，德贵族也，与参领马崇骏以天颜奏销浮冒讦於将军杨凤翔，凤翔格不行。总督阿席熙劾崇骏、腾龙婪取，上遣郎

中图尔宸、钟有德会天颜勘治。崇骏、腾龙叩阍讼天颜奏销浮冒，恶其讦告构罪状，唆总督劾奏。上命图尔宸、钟有德具狱，崇骏、腾龙焚取罪至死，天颜以草豆价户部核减谕罪德贵，当左迁。得旨，如议。

天颜将去官，疏列成劳，且言：“夙夜冰兢精白，不意遭诬讦，蒙鉴宥不加严谴。”上以天颜未闻有廉名，乃自言“冰兢精白”，非是，命严飭。二十三年，起湖北巡抚，复谕之曰：“尔前为巡抚，未能洁己率属。今宜痛改前非，廉谨自持，以副任使。”旋移贵州。

二十六年，授漕运总督，疏言：“京口至瓜洲，漕船往来，风涛最险。请仿民间渡生船，官设十船，导引护防。”部议非例，不允。上曰：“朕南巡见京口、瓜洲往来人众，备船过渡，有益於民。其如所请行。”天颜疏陈江南、江西累年未完漕项银米请恩赏，上命尽免康熙十七年以前积逋。江南扬州、淮安所属运河东濒海诸州县地卑下，谓之下河，频岁被水。上先用汤斌议，遣侍郎孙在丰疏浚下河。河道总督靳辅议起翟家坝迄高家堰筑重堤，束堤堰溢出之水北出清口，谓疏浚无益。天颜仍主疏浚，并修筑高家堰，与不协。上遣尚书佛伦、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会勘，佛伦等主用辅议，天颜、在丰议与辅异。天颜密疏力争，辅疏劾天颜与在丰有连，欲在丰建功，故坚阻上游筑堤。下部议，夺天颜职，而辅亦为御史郭琇、陆祖修，给事中刘楷交章劾罢。初，辅请於仲家庄建闸，引骆马湖水，别凿中河，俾漕船避黄河之险，天颜亦议为无益。上命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往视，还奏天颜令漕船毋入中河，上以责天颜，逮下狱。天颜反覆申辨，副

都御史噶尔图举天颜诉辞先后互异，坐奏事上书不以实论罪，上追录天颜造舟济师，特宽之。三十五年，卒。

天颜历官有惠绩，尝疏请有司亏帑虽逾限，於发遣前清偿，仍赏其罪。狱囚因逸犯株连，待质已三年者，於秋审时开释；狱囚无亲属馈食，月给米三斗：皆恤下之政。在江南，兴水利，蠲积逋，而请免纤夫，苏一时之困，江南民尤颂之。独劾嘉定知县陆陇其不协於舆论，左都御史魏象枢疏言：“天颜劾陇其，称其操守绝一尘，德有馀而才不足。今之有司，惟操守为难；既知之矣，何不留以长养百姓？请严饬诸督抚大破积习，勿使廉吏灰心，贪风日长。”会诏举清廉，象枢遂以陇其应，语具《陇其传》。

阿山，伊拉哩氏，满洲镶蓝旗人。初自吏部笔帖式历刑部主事、户部员外郎。康熙十八年，授翰林院侍讲，七迁至户部侍郎。三十年，命治赈西安、凤翔二府，明年还京。上闻流民有至襄阳者，以问阿山。阿山言正月已得雪，民无流亡。上曰：“正月虽雪，二、三月雨不时，麦收未可望。流民至襄阳甚多，汝未之知耳。”坐奉使不尽心，左授郎中。三十三年，擢左副都御史。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阿山从。授阿密达为将军，逐噶尔丹，阿山为参赞。师还，授盛京礼部侍郎。三十六年，授翰林院掌院学士。

三十九年，授江南江西总督。安徽布政使张四教以忧去官，巡抚高永爵劾四教擅动库帑，下阿山察奏。阿山言四教动库帑为公用，请免议，上复命具实状以闻。阿山乃言：“三十八年上南巡，四教发库帑十一万供办，议令各官扣俸抵补。

各官皆自承，臣不敢隐。”上责阿山徇情沽誉，命漕运总督桑额鞠四教，论如律。阿山当夺职，上宽之，命留任。

四十三年，阿山劾江西巡抚张志栋大计不公，志栋及布政使李兴祖、按察使刘廷玑、道员韩象起等皆夺职。阿山又言大计志栋主之，请复兴祖等官。给事中许志进劾阿山恩威自擅，阿山疏辩，且诋志进为淮安漕标营卒子，素行不端，为志栋报复。志进亦追论阿山庇张四教，并收属吏贿赂，盗仓谷不问，贪淫恶迹，纵妾父生事。疏并下部议，部议皆夺职。上复宽阿山，命留任如故。四十四年，疏劾江宁知府陈鹏年贪酷，并以妓楼改建讲堂，渎圣谕，大不敬。命会桑额及河道总督张鹏翮集谏，坐鹏年罪至斩，上特命来京，事具《鹏年传》。

阿山与桑额、鹏翮议自泗州开河筑堤，引淮水至黄家堰，入张福口，会出清口，是为溜淮套，疏请上临视。四十五年，授刑部尚书。四十六年，上南巡，临视溜淮套，谕曰：“阿山等奏溜淮套别开一河，分泄淮水，绘图进呈。朕策骑自清口至曹家庙，见地势甚高，虽成河，不能直达清口，与所进图不同。且所立标竿多在民冢上，朕何忍发此无限枯骨耶？”命鹏翮罢其事。下九卿议，阿山及桑额、鹏翮皆夺职；上以阿山主其议，命但坐阿山，遂夺职。五十一年，江苏布政使宜思恭以亏帑坐谴，因列诉总督噶礼等频向需索，阿山亦受节馈，下部议，上以阿山老，宽之。五十二年，万寿，复原品。逾年，卒。

阿山故精察，上尝问大学士李光地：“阿山在官何若？”光地奏：“臣尝与同僚，廉干，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独劾陈鹏

年一事耳。”上颔之。

噶礼，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何和哩四世孙也。自荫生授吏部主事，再迁郎中。康熙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次克鲁伦河。噶礼从左都御史于成龙督运中路兵粮，首达行在，召对，当上意。寻擢盛京户部理事官。岁馀三迁，授内阁学士。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抚。噶礼当官勤敏能治事，然贪甚，纵吏虐民。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会潞安知府缺员，噶礼疏荐霍州知州李绍祖，绍祖使酒自刎，噶礼匿不以奏。上闻之，下九卿议罪，拟夺噶礼职，上宽之。御史刘若鼐疏论噶礼贪，得赃无虑数十万，太原知府赵凤诏为其腹心，专用酷刑以济贪壑事。下噶礼复奏，得辩释。

平遥民郭明奇等以噶礼庇贪婪知县王绶，走京师诣巡城御史袁桥列诉。桥疏闻，并言“噶礼通省钱粮加火耗十之二，分补大同、临汾等悬亏帑，馀并以入己，得四十馀万；指修解州祠宇，用巡抚印簿勒捐；令家伶赴平阳、汾州、潞安三府迫富民馈遗；又以讼得临汾、介休富民亢时鼎，梁湄金；纵汾州同知马遴；庇洪洞知县杜连登，皆贪吏；隐平定雹灾”，凡七事。上命噶礼复奏，山西学政邹士璠代太原士民疏留噶礼。御史蔡珍疏劾士璠“职在衡文，乃与巡抚朋比。且袁桥疏得旨二日后，太原士民即具呈，显为诬伪。噶礼与士璠同城，委为不知，是昏愎也；知而不阻，是幸恩也。请并敕部议处。”寻噶礼复奏，以明奇等屡坐事走京师诬告，并辨桥、珍所言皆无据。下九卿察奏，明奇等下刑部治罪，桥、珍坐诬谴罢。

四十八年，迁户部侍郎，旋擢江南江西总督。噶礼至江南，益恣肆，累疏劾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皆坐罢。知府陈鹏年初为总督阿山劾罢，上复命守苏州；及宜思恭罢，署布政使。鹏年素伉直，忤噶礼。噶礼续劾宜思恭亏帑，又论粮道贾朴建关开河皆有所侵蚀，遂及鹏年核报不实，鹏年复坐罢。噶礼复密疏鹏年虎丘诗怨望，上不以为动。

巡抚张伯行有廉声，至则又与噶礼忤。五十年，伯行疏言本科江南乡试取士不协舆论、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检举同考官知县王曰俞、方名所荐士有不通文字者。上命尚书张鹏翮如扬州会噶礼及伯行察审。鹏翮至，会谳，既得副考官编修赵晋及曰俞、名诸交通状，伯行欲穷其狱。噶礼盛怒，刑证人，遂罢谳。伯行乃劾噶礼，谓舆论盛传总督与监临提调交通鬻举人；及事发，又传总督索银五十万，许不竟其事；请敕解任就谳。噶礼亦劾伯行，谓：“方会谳时，臣正鞫囚，伯行谓臣言不当，臣恐争论失礼，缄口结舌。伯行遂阴谋诬陷，以鬻举人得银五十万污臣，臣不能与俱生。”因及伯行专事著书，猜忌糊涂，不能清理案牍。时方有戴名世之狱，又言：“《南山集》刻板在苏州印行，伯行岂得不知？进土方苞以作序连坐，伯行夙与友，不肯捕治。”并列伯行不职数事。

疏入，上并命解任，令鹏翮会漕运总督赫寿察奏。狱具，晋、曰俞、名及所取士交通得贿，当科场舞弊律论罪；噶礼劾伯行不能清理案牍事实，余皆督抚会衔题咨旧事，苞为伯行逮送刑部，《南山集》刻板在江宁，皆免议；伯行妄奏噶礼鬻举人，当夺职。上切责鹏翮、赫寿瞻徇，又命尚书穆和伦、

张廷枢覆谏，仍如鹏翮等议。上谕曰：“噶礼才有馀，治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屡疏劾伯行。朕以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手批不准。此议是非颠倒！”下九卿、詹事、科道察奏，复谕曰：“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必受朘其削且半矣。即如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欲害之，摘虎丘诗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初无他意。又劾中军副将李麟骑射皆劣。麟比来迎驾，朕试以骑射，俱优。若令噶礼与较，定不能及。朕於是心疑噶礼矣。互劾之案，遣大臣往谏，为噶礼所制。尔等皆能体朕保全廉吏之心，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蒙升平之福矣。九卿等议噶礼与伯行同任封疆，互劾失大臣体，皆夺职；上命留伯行任，噶礼如议夺职。

五十三年，噶礼母叩阍，言噶礼与弟色勒奇、子干都置毒食物中谋弑母，噶礼妻以别户子干泰为子，纵令纠众毁屋。下刑部鞫得实，拟噶礼当极刑，妻论绞，色勒奇、干都皆斩，干泰发黑龙江，家产没入官。上令噶礼自尽，妻从死，馀如部议。

论曰：“廉吏往往不获于上，岂长官皆不肖，抑其强项固有所不可堪欤？陇其之廉，天颜知之而不能容。鹏年初扼於阿山，继挫於噶礼，皆欲中以危法，抑又甚矣。伯行与噶礼互劾，再谏不得直。幸赖圣祖仁明，陇其复起，鹏年致大用，伯行亦终获全。二三正人诎而得申，人心风气震荡洋溢，所被至远。噶礼不足以语此，盖天颜、阿山亦弗能喻也。

卷二百七十九

列传六十六

杨方兴 朱之锡 崔维雅 靳辅陈潢
宋文运 董讷 熊一潇 于成龙孙在丰
开音布 张鹏翮

杨方兴，字淳然，汉军镶白旗人。初为广宁诸生。天命七年，太祖取广宁，方兴来归。太宗命直内院，与修《太祖实录》。崇德元年，试中举人，授牛录额真衔，擢内秘书院学士。性嗜酒，尝醉后犯跸，论死，上贯之，命断酒。

顺治元年，从入关。七月，授河道总督。李自成决河灌开封，其后屡决屡塞，贼势浸张，土寇群起，两岸防守久废。伏秋汛发，北岸小宋口、曹家寨堤溃，河水漫曹、单、金乡、鱼台四县，自兰阳入运河，田产尽没。方兴至官，遣兵捕治土寇，扫穴擒渠，乃疏请修筑。二年七月，河决流通集，分两道入运河，运河受河水淀淤淤塞，下流徐、邳、淮、扬亦多冲决。方兴以防护无功自劾，上谕以殫力河防，不必引咎。旋疏荐补管河道方大猷等。四年，流通集决口将合，河下注湍激，又决汶上入独山湖。方兴请修筑通济闸上下堤岸，并淮安东北苏淤、马罗等堤，又筑江都、高邮诸石堤，流通集合口。进兵部尚书衔。

七年，加太子少保。八月，河决荆隆口，南岸出单家寨，北岸出朱源寨。南岸先合，河全注北岸，张秋以下堤尽溃，自

大清河东入海。方兴用大猷议，於上游筑长缕堤遏其势，复筑小长堤塞决口，期半年蒔事。九年，方兴复乞休，不许。大猷擢江南按察使，方兴请以新街管河务。九年，荆隆口工竟，方兴疏言：“清口，淮、黄交汇，黄强淮弱，岁需疏浚。请於清江、通济二闸适中处修复福兴闸，启一闭二，以时蓄泄。”从之。

给事中许作梅，御史杨世学、陈棐交章请勘九河故道，导河北流入海。方兴言：“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以前治河，但令赴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迄我清，东南漕运，自清口迄董家口二百余里，藉河为转输，河可南必不可北。若欲寻禹旧迹，导河北行，无论漕运不通，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不可收拾。势须别筑数千里长堤，较之增卑培薄，难易显然。且河挟沙以行，束之为一，则水急沙流；播之为九，则水缓沙壅。数年后河仍他徙，何以济运？臣愚以为河不能无决，决而不筑，司河者之罪；河不能无淤，淤而不浚，亦司河者之罪。若欲保其不决不淤，谁敢任之？请敕下廷议，定画一之规，屏二三之说，俾有所遵守。”疏入，上嘉纳焉。

十年，河决大王庙，距朱源寨口不远。给事中周体观劾方兴治河罔效，方兴疏辨，因请罢斥，温诏慰留。十一年，给事中林起龙复劾方兴侵蚀工需，累民捐费至六十馀万；并劾大猷等奸贪不法。上解方兴任，命入都质对，起龙以诬讪，方兴复任。既，直隶总督李荫祖复劾大猷贪婪误工，方兴亦劾大猷，上以其不先举发，切责之。给事中董笃行又劾方兴徇庇，降级留任。

十四年，乞休，上念其劳，以原官加太子太保致仕。方兴还京师，所居仅蔽风雨，布衣蔬食，四壁萧然。康熙四年，卒，赐祭葬。

朱之锡，字孟九，浙江义乌人。顺治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一年七月，擢弘文院侍读学士，四迁至吏部侍郎。十四年，杨方兴乞休，上特擢之锡，以兵部尚书衔，总督河道，驻济宁。十五年十月，河决山阳柴沟，建义、马逻诸堤并溢。之锡驰赴清江浦筑戢堤，塞决口。宿迁董家口为沙所淤，就旧渠迤东别开河四百丈通运道。十六年，条上治河诸事，言：“河南岁修夫役，近屡经奏减，宜存旧额。明制，淮工兼用民修，宜复旧例。扬属运道与高、宝诸湖相通，淮属运道为黄、淮交会，旧有各堤闸，宜择要修葺。应用柳料，宜令濒河州县预为筹备。奸豪包占夫役，卖富金贫，工需各物，私弊百出，宜责司、道、府、厅查报，徇隐者以溺职论。额设水夫，阴雨不赴工，所扣工食，谓之旷尽，宜令管河厅道严核。河员升调降用，宜令候代始行离任。河员有专责，不宜别有差委。岁终察核举劾，并宜复旧例。”皆下部议行。之锡丁母忧，命在任守制，疏请归葬，优诏给假治丧。十七年，还任。以捐金赈淮、扬、徐三府灾，加太子少保。

康熙元年，河决原武、祥符、兰阳县境，东溢曹县，复决石香炉村。之锡檄济宁道方兆及董曹县役，而赴河南督塞西阎寨、单家寨、时利驿、蔡家楼、策家寨诸决口。四年二月，疏言：“南旺为运河之脊，北至临清，南至台庄，四十餘闸，全赖启闭得宜。濒河春常少雨，伏秋雨多，东省久旱，山

泉小者多枯，大者已弱。若官船经闸，应闭者强之使开，泄水下注，则重运之在上者阻；应开者强之使闭，留水待船，则重运之在下者又阻。乞饬各遵例禁。”得旨，非奉极要差遣，擅行启闭者，准参奏。八月，疏言：“部议停差北河、中河、南河、南旺、夏镇、通惠诸分司，归并地方官。臣维河势变幻，工料纷繁，天时不齐，非水则旱，或绸缪几先，或补葺事后，或张皇於风雨仓遽之际，或调剂於左右方圆之间。北河所辖三千馀里，其间三十馀闸；中河所辖黄、运两河，董口尤运道咽喉，清黄交接，浊流易灌；南河所辖在淮、黄、江、湖之间，相距穹远；南旺、泉源三百馀处，近者或出道隅，远者偏藏僻壤；夏镇地属两省，凿石通漕，形势陡绝，节宣闸座，尤费经营；通惠浮沙易浅，峻水易冲，塞决之役，岁岁有之。若云归并府佐，则职微权轻，上下掣肘。至於地方监司，责以终年累月奔驰驻守，揆之事势，万万不能。分司与各道界壤迥不相同，应合而分：一闸座也，上流以为应闭，下流以为应开；一额夫也，在此则欲求多，在彼又复患少。不但纷竞日多，必致牵制误事。应请仍循旧制。”得旨允行。五年二月，卒。

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疏言：“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溢，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贮银十馀万；频年撙节，现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核其官守，可谓公忠。及至积劳撙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年止四十有四，未有子嗣。吁请恩恤，赐祭葬。”徐、兗、淮、扬间颂之锡惠政，相传死为河神。十二年，河道总督王光裕请锡封号，部

议不行。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南巡视河工，始允大学士阿桂等请，封助顺永宁侯，春秋祠祭。嗣加号曰“佑安”，民称之为朱大王。

崔维雅，字大醇，直隶大名人。顺治三年举人，授浚县教谕，迁河南仪封知县。仪封濒河，岁苦泛滥，北岸三家庄当水冲，十四年，水势北注，岸崩五里馀。维雅於上游故流疏使东行，北岸得安。复与塞封丘大王庙决口，之锡疏荐，擢开封南河同知。

康熙元年五月，曹县石香炉村河决，士民求速塞，维雅持不可。工将成复溃，至冬乃塞，如维雅言。迁浙江宁波知府，光裕疏荐，擢河南河道副使。时沿河千馀里，险工迭出，维雅常预为之备，得无事。阳武潭口寺堤直河冲，水势迅急，下埽辄蛰。维雅预於上流疏引河，埽定，堤得固。虞城距河堤仅数里，堤没入河，北岸引河冲刷不利。维雅预迎河溜挑浚，及秋水归新河，旧河为平陆。桃源七里沟河屡塞屡决，光裕檄维雅往勘，维雅言引河浅狭，流缓沙停，激荡无力，宜令河头加宽阔，使足翕受全河；又待河水突涨，乃使开放，建瓴直下。又言下游数十里已成平陆，而引河仅百丈，节短势蹙，力不能刷淤，当接挑二百丈阔，损十之八而深半之。又言开放当在河头西北，留近埽五丈勿开，则河流入口有倒泻之势，埽亦迎流下。光裕悉用其议。复迁河南按察使，湖南、广西布政使，内召为大理寺卿。卒。

维雅治河主疏导引河，使水有所归，故屡有功而后不为患。当靳辅兴大工时，维雅奏上所著河防刍议、两河治略，并

诋谏辅所行诸法，列二十四事难之。辅疏辨，谓维雅说不可行，寢其议。

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改内阁中书，迁兵部员外郎。康熙初，自郎中四迁内阁学士。十年，授安徽巡抚。疏请行沟田法，以十亩为一畝，二十畝为一沟。沟土累为道，道高沟低，涝则泄水，旱以灌田。会三藩乱起，不果行。部议裁驿站经费，辅疏请禁差员横索、骚扰驿递，岁终节存驿站、损脚等项二十四万有奇。上奖辅实心任事，加兵部尚书衔。

十六年，授河道总督。时河道久不治，归仁堤、王家营、邢家口、古沟、翟家坝等处先后溃溢，高家堰决三十馀处，淮水全入运河，黄水逆上至清水潭，浸淫四出。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清口涸为陆地。辅到官，周度形势，博采舆论，为八疏同日上之：首议疏下流，自清江浦至云梯关，於河身两旁离水三丈，各挑引河一道，俟黄、淮下注，新旧河合为一，即以所挑土筑两岸大堤，南始白洋河，北始清河县，并东至云梯关。云梯关至海口百里，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湿，不能施工；馀八十里亦宜量加疏浚，筑堤以束之，限二百日毕工，日用夫十二万三千有奇。次议治上流淤垫，洪泽湖下流自高家堰西至清口，为全淮会黄之所。当於小河两旁离水二十丈，各挑引河一道，分头冲洗。次议培修七里墩、武家墩、高家墩、高良涧至周桥闸临湖残缺堤岸，下筑坦坡，使水至平漫而上，顺缩而下，不至怒激崩冲。堤一尺、坦坡五尺，夯杵坚实，种草其上。次议塞黄、淮各

处决口，例用埽，费巨且不耐久；求筑土御水之法，宜密下排桩，多加板榄，用蒲包裹土，麻绳缚而填之，费省而工固。次议闭通济闸坝，浚清口至清水潭运河二百三十里，以所挑之土倾东西两堤之外，西堤筑为坦坡，东堤加培坚厚。次议规画经费，都计需银二百十四万八千有奇。宜令直隶、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预征康熙二十年钱粮十之一，约二百万。工成后，令淮、扬被水田亩纳三钱至一钱；运河经过，商货米豆石纳二分，他货物斤四分；并开武生纳监事例，如数补还。次议裁并冗员，明定职守，并严河工处分，违决视讳盗；兼请调用官吏，工成，与原属河厅官吏并得优叙。次议工竣后，设河兵守堤，里设兵六名至二名，都计五千八百六十名。疏入，下廷议，以方军兴，复举大工，役夫每日至十二万馀，召募扰民，应先择要修筑。上命辅熟筹。

十七年，辅疏言：“以驴运土，可减募夫之半；初拟二百日毕工，今改为四百日，又可减募夫之半。”河工故事，大堤谓之“遥堤”，堤内复为堤逼水，谓之“缕堤”。两堤间为横堤，谓之“格堤”。辅疏请就原估土方加筑缕堤，有馀量增格堤，南自白洋河，北自清河，上至徐州，视此兴筑。馀并如前议。疏入，复下廷议，允行。

上谕以治河大事，当动正项钱粮。辅疏言：“前议黄河两岸分筑遥、缕二堤，勘有旧堤贴近河身，拟作为缕堤，其外更筑遥堤。前议用驴运土，今议改车运。前议离堤三十丈内不许取土，今因宿迁、桃源等县人弱工多，改令二十丈外取土。前议河身两旁各挑引河一道，今以工费浩繁，除清河北岸浅工必须挑浚。馀俱用铁扫帚浚深河底。”下部议，从之。

是岁吴三桂死，上趣诸将帅进兵，辅欲节帑佐军，又以兴工后需费溢出原估，均颇改前议，先开清口引河四道，塞高家堰、王家冈、武家墩诸决口，筑堤束水。如所议施行。顾下流未大治，伏秋盛涨，水溢出堤上，复决碭山石将军庙、萧县九里沟。辅乃议设减水坝，於萧、碭、宿迁、桃源、清河诸县河南北两岸为坝十三，坝七洞，水盛藉以宣泄。辅复察清口淮、黄交会，黄涨侵灌运河，乃自新庄闸西南开新河至太平坝；又自文华寺开新河至七里闸，复折向西南，亦至太平坝；改以七里闸为运口，由武家墩烂泥浅转入黄河。运口距黄、淮交会处约十里，自此无淤垫之患。疏报，并议行。辅勘清水潭决口屡塞屡冲，乃弃深就浅，筑东西长堤二道，并挑新河八百四十丈，疏积水。山阳、高邮等七州县民田，至是皆出水可耕。

十八年，辅疏报，并请名新河曰永安河，报闻。翟家坝淮河决口成支河九道，辅饬淮扬道副使刘国靖等督堵塞，至是工竟，辅诣勘疏报，并言：“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州县渚水诸湖，逐渐涸出。臣今广为招垦，俾增赋足民，上下均利。”屯田之议自此起。

漕船自七里闸出口，行骆马湖达窑湾。夏秋盛涨，冬春水涸，重运多阻。辅议浚湖旁阜河故道，上接汧河通运。疏入，下廷议，上问诸臣意若何，在都御史魏象枢曰：“辅请大修黄河，上发帑二百五十一万，计一劳永逸。前奏堤坝已筑十之七，今又欲别开河道，所谓一劳永逸者安在？臣等虑漕运有阻，故议从其请。”上曰：“象枢言良是。河虽开，必上流浩瀚，方免淤滞。今雨少水涸，恐未必有济。即已成诸工，

亦以旱易修，岂得恃为永固耶？”十九年五月，辅丁忧，命在任守制。秋，河复决，辅疏请处分，上趣辅修筑。二十年三月，辅疏言：“臣前请大修黄河，限三年水归故道。今限满，水未归故道，请处分。”下部议，当夺官，上命戴罪督修。

二十一年五月，上遗尚书伊桑阿、侍郎宋文运、给事中王曰温、御史伊喇喀勘工。候补布政使崔维雅奏上所著书，议尽罢辅所行减水坝诸法，大兴工，日役夫四十万，筑堤以十二丈为率。上命从伊桑阿等往兴辅议之。伊桑阿等遍勘诸工，至徐州，令辅与维雅议，辅疏言：“河道全局已成十八九。萧家渡虽有决口，而海口大辟，下流疏通，腹心之害已除。断不宜有所更张，隳成功，酿后患。”伊桑阿等还京师，下廷议，工部尚书萨穆哈等请以萧家渡决口责辅赔修，上以赔修非辅所能任，未允；又议维雅条奏，伊桑阿请召辅询之。十一月，辅入对，言萧家渡工来岁正月当竟，维雅所议日用夫四十万、筑堤以十二丈为率，皆不可行。维雅议乃寝。上命塞决口，仍动正项钱粮。二十二年四月，辅疏报萧家渡合龙，河归故道，大溜直下，七里沟等四十馀处险汛日加，并天妃坝、王公堤及运河闸座，均应修筑。别疏请饬河南巡抚修筑开封、归德两府境河堤，防土流疏失。上均如所请。十二月，命复辅官。

二十三年十月，上南巡，阅河北岸诸工，谕辅曰：“萧家渡堤坝当培薄增卑，随时修筑。减水坝原用以泄水，遇泛滥横流，安知今日减水坝不为他年之决口？且减水旁流，浸灌民田，朕心深不忍。当筹画措置。”上见堤夫作苦，驻辔慰劳久之，谕辅戒官役侵蚀工食。复视天妃闸，谕辅宜改草坝，并另设七里、太平二闸杀水势。舟过高邮，见田庐在水中，恻

然愍念。遣尚书伊桑阿、萨穆哈察视海口。还跸，复阅高家堰，至清口，阅黄河南岸诸工，谕辅运口当添建闸座，防黄水倒灌；复召辅入行宫慰谕，书《阅河堤诗》赐之。

辅以上念减水淹民，因议於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新河，谓之中河。於清河西仲家庄建闸，引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入中河。漕船初出清口浮於河，至张庄运口，中河成，得自清口截流，经渡北岸，度仲家庄闸，免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伊桑阿等还奏，议疏浚车路、串场诸河至白驹、丁溪、草堰诸口，引高邮等处减水坝所泄水入海。上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董其事，仍受辅节制，奏事由辅疏报。

二十四年正月，辅疏请徐州迤上毛城铺、王家山诸处增建减水闸，下廷议。上谕减水闸益河工无益百姓，不可不熟计，命遣官与辅详议，若分水不致多损民田，即令兴工。九月，辅疏报赴河南勘黄河两岸，请筑考城、仪封、封丘、荥泽堤埝，下部议行。成龙议疏海口泄积水，辅谓下河地卑於海五尺，疏海口引潮内侵，害滋大；议自高邮东车逻镇筑堤，历兴化白驹场，束所泄水入海，堤内涸出田亩，丈量还民，馀招民屯垦，取田价偿工费。疏闻，上谓取田价恐累民，未即许。

寻召辅、成龙驰驿诣京师廷议，成龙议开海口故道，辅仍主筑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敌海潮。大学士、九卿从辅议，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瑀从成龙议，议不决。上命宣问下河诸州县人官京师者，侍读宝应乔莱等乃言：“从成龙议，工易成，百姓有利无害；从辅议，工难成，百姓田庐坟墓多伤损，且堤高一丈五尺，束水至一丈，高於

民居，伏秋溃决，为害不可胜言。”上颇右成龙，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诣淮安会漕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详勘。二十五年正月，萨穆哈等还奏，谓民间皆言浚海口无益。寻授成龙直隶巡抚，罢浚海口议。四月，召斌为尚书，入对，上复举其事以问，斌言浚海口必有益於民。上责萨穆哈、穆称额还京时不以实奏，夺官。召大学士九卿及莱等定议浚海口，发帑二十万，命侍郎孙在丰董其役。

工部劾辅治河已九年，无成功。上曰：“河务甚难，而辅易视之。若遽议处，后任者益难为力，今姑宽之，仍责令督修。”二十六年，辅疏言：“运堤减水以下河为壑，东即大海，浚海口似可纾水患；惟泰州安丰、东台、盐城诸县地势甚卑，形如釜底，若止就此挑浚，徒增其深。淮流甚涨，高家堰洩水汹涌而来，仍不能救民田之淹没。臣以为杜患於流，不若杜患於源。高家堰堤外直东为下河，东北为清口，当自翟家坝起至高家堰筑重堤万六千丈，束减水北出清口，则洪泽湖不复东淹下河。下河十馀万顷皆成沃产，而高、宝诸湖涸出田亩，可招民屯垦，以裕河库。”上使以辅疏示成龙，成龙仍言下河宜开，重堤不宜筑。上遣尚书佛伦，侍郎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与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会勘。佛伦等皆欲用辅议，天颜、在丰与相左。佛伦等还奏，下廷议，会太皇太后崩，议未上。

二十七年春，给事中刘楷，御史郭琇、陆祖修交章论辅，琇辞连辅幕客陈潢，祖修请罢辅，至以舜殛鲧为比；天颜、在丰亦疏论屯田累民，及辅阻挠开浚下河状。琇旋劾大学士明珠等，语复及辅。辅入觐，亦疏讦成龙、天颜、在丰等朋比

谋陷害。上曰：“辅为总河，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但屯田、下河二事，亦难逃罪。近因被劾，论其过者甚多。人穷则呼天，辅若不陈辨朕前，复何所控告耶？”三月，上御乾清门，召辅与成龙、琇等廷辨，辅、成龙各持所见不相下。琇言辅屯田害民，辅言属吏奉行不善致民怨，因引咎，坐罢，以王新命代，佛伦、讷、在丰、达奇纳皆左迁，天颜、吉士并夺官，陈潢亦坐谴。

时中河工初竣，上遣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往勘，还奏中河商贾舟楫不绝。上谕廷臣曰：“前者于成龙奏河道为靳辅所坏，今开音布等还奏，数年未尝冲决，漕运亦不误。若谓辅治河全无所裨，微特辅不服，即朕亦不愜。”因遣尚书张玉书、图纳，左都御史马齐，侍郎成其范、徐廷玺阅工，遍察辅所缮治，孰为当改，孰为不当改，详勘具奏。玉书等还言河身渐次刷深，黄水汎溜入海，两岸闸坝有应循旧者，有应移改者，多守辅旧规。

十一月，上遣尚书苏赫等阅通州运河，命辅偕往，请於沙河建闸蓄水，通州下流筑堤束水，从之。二十八年正月，上南巡阅河，辅扈行。阅中河，上虑逼近黄河，水涨堤溃；辅对若加筑遥堤即无患。还京师，谕奖辅所缮治河深堤固，命还旧秩。二十九年，漕运总督董讷以北运河水浅，拟尽引南旺河水北流；仓场侍郎开音布复疏请浚北运河，上谕辅，言南旺河水尽北流，南河必水浅，惟从北河两旁下埽束水，自可济运。上命偕开音布董理。

三十一年，王新命坐事罢，上曰：“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河务不得其人，必误漕

运。及辅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纾数年之虑。”令仍为河道总督，辅以衰弱辞，命顺天府丞徐廷玺为协理。会陕西西安、凤翔灾，上命留江北漕粮二十万石，自黄河运蒲州。辅疏言水道止可至孟津，亲诣督运，上嘉之。辅疏请就高家堰运料小河培堤使高广，中河加筑遥堤，并增建四闸，堵塞张庄旧运口，皆前此缮治所未竟者。别疏请复陈潢官，并起用熊一潇、达奇纳、赵吉士。辅病剧，再疏乞解任，命内大臣明珠往视，传谕调治。十一月，卒，赐祭葬，谥文襄。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请，建祠河干。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雍正五年，复加工部尚书。

子治豫，袭职。世宗以其侍父在官，知河务，命自副参领加工部侍郎衔，协理江南河工。

陈潢，字天一，浙江钱塘人。负才久不遇，过邯郸吕祖祠，题诗壁间，语豪迈。辅见而异焉。踪迹得之，引为幕客，甚相得。凡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康熙二十三年，上巡河，问辅：“孰为汝佐？”以潢对。二十六年，辅疏言潢十年佐治勤劳，下部议，授潢佾事道衔。二十七年，郭琇劾辅，辞连潢。辅罢，潢削职衔，逮京师，未入狱，以病卒。辅复起，疏请复潢官，部议以潢已卒，寝其奏。

潢佐治河，主顺河性而利导之，有所患必推其致患之由；工主核实，料主豫备，而估计不当过省，省则速败，所费较所省尤大；慎固堤防，主潘季驯束水刷沙之说，尤以减水坝为要务；有溃决，先固两旁，不使日扩，乃修复故道，而疏引河以注之；河流今昔形势不同，无一劳永逸之策，在时时谨小慎微，而尤重在河员之久任。张霭生采潢所论，次为

《治河述言》十二篇。高宗以霭生《河图》能得真源，命采其书入《四库》，与辅《治河奏绩》并列。

宋文运，字开之，直隶南宫人。顺治六年进士，授山东滋阳知县，行取刑部主事。再迁吏部郎中，掌选政，清直守正。以魏象枢荐，擢鸿胪寺少卿，累擢刑部侍郎。命佐伊桑阿行河，上特谕之曰：“尔有所见，当坚持详议，毋以伊桑阿为尚书而阿其意也。”以病乞休，加太子少保，致仕。卒，谥端憲。久之，上犹谓文选司事要，文运操守声名，无能及之者。

董讷，字兹重，山东平原人。康熙六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累擢至江南总督。为政持大体，有惠於民。左迁去，江南民为立生祠。二十八年，上南巡，民执香跪讷生祠前，求复官讷江南。上还蹕，笑谓讷曰：“汝官江南惠及民，民为汝建小庙。”旋以待读学士复出为漕运总督。卒。

熊一潇，字蔚怀，江西南昌人。康熙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浙江道监察御史。请罢投诚武官改授文官例，并议裁并各关，皆下部议行。累官工部尚书，坐夺官。以辅遗疏荐，起太常寺卿，复至工部尚书。致仕，卒。孙学鹏，进士，官广东巡抚。

于成龙，字振甲，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七年，自荫生授直隶乐亭知县。八年，署滦州知州。以逸囚当降调，乐亭民列善政，两叩阊吁留，下巡抚金世德勘实，得复任。十三年，以缉盗逾限未获，又当降调，世德疏请留，上特许之。十八年，迁通州知州。

二十年，直隶巡抚于成龙迁两江总督，疏荐可大用；会江宁府缺员，疏请敕廷臣推清操久著与相类者，上即以命成龙。二十三年，上南巡至江宁，嘉成龙廉洁，亲书手卷赐之。超擢安徽按察使。上还京师，赐其父参领得水貂裘，并谕八旗诸大臣有子弟为外吏者，各贻书训勉，视得水之教成龙。上以江南下河诸州县久被水，敕议疏浚，命成龙分理，仍听河道总督靳辅节制。辅请於上流筑堤束水；成龙拟疏海口，浚下河水道，持异议。上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往谘於民，萨穆哈等还奏，言众谓浚海无益，乃命缓兴工。

二十五年二月，授成龙直隶巡抚。入对，上问：“治畿辅利弊应兴革者宜何先？”成龙对：“弭盗为先。奸宄倚旗下为渊藪，有司莫敢谁何，臣当执法治之。”濒行，赐白金千、表裏二十端。上官，疏言：“弭盗当力行保甲，旗下庄屯不属於州县，本旗统领远在京师，仅有拨什库在屯，未能约束。应令旗人与民户同编保甲，拨什库、乡长互相稽察，盗发，无问所劫为旗为民，协力救护。得盗，赏；藏盗、纵盗，罚。”又疏言：“燕山六卫，所辖辽阔，与州县不相统属，盗发止责汛弁捕治，而卫官置不问。请以卫地属所近州县同编保甲，并於通州、卢沟桥、黄村、沙河各设捕盗同知，守备以下分汛、墩、台及旗下庄屯，悉归稽察。”并下部议行。先后捕治旗丁沈颠、太监张进昇及大盗司九、张破楼子等，置於法。二十六年，上奖成龙廉能，加太子少保。幸霸州，成龙朝行在，赐白金千、马具黄鞍辔。湖广巡抚张汧以贪被劾，命与副都御史开音布、山西巡抚马齐往按，得实，论如律。

初，成龙分理下河，未兴工而罢。上又以汤斌言，复命

浚治，以侍郎孙在丰董其役。辅仍主重堤束水，并议开中河，疏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上命学士禅布以疏示成龙，成龙力主浚下河，罢筑重堤，并谓中河虽开无益。辅诣京师，疏言在丰及总漕慕天颜附和成龙，朋谋陷害。成龙自湖广还，上命诸臣廷辨之。辅言浚海口虑倒灌，成龙言高家堰筑堤，纵上流水不来，而秋雨时至，天长、六合诸水泄归何处，故海口仍当浚。上罢辅，代以王新命。及中河工竟，遣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阅视，还奏天颜令漕船退出中河。上逮问天颜，天颜发成龙私书，嘱毋附辅。下廷臣议，削太子少保，降调，命留任。二十九年，迁左都御史，兼镶黄旗汉军都统。

三十一年，新命罢，辅复为河督，旋卒，上以命成龙。辅领帑购柳束，工部驳减，成龙核无虚冒。辅筑高家堰重堤，募夫远方，预给银安家，工中止，未扣抵。新命题销，格部议，成龙复以请，上并与豁免。三十三年，召诣京师，疏言运河自通州至峰县，黄河自荥泽至碭山，堤卑薄者皆宜加筑高厚，并高家堰诸处改石工，毛城铺诸处疏引河，及清江浦迤下并江都、高邮诸堤工，策大举修治。别疏请设道员以下各官，又计工费，请开捐例，减成核收；并推广休革各员，上至布政使，皆得捐复。上召成龙入，问：“开捐例得无累民？”成龙言：“无累。”请益力，上廷折之，成龙乃请罪。上因问：“尔尝短靳辅，谓减水坝不宜开，今果何如？”成龙曰：“臣彼时妄言，今亦视辅而行。”廷臣议成龙怀私妄奏，当夺官，上命留任。仍兴举简要各工，乃请先将高家堰土堤改筑石工。

三十四年，命复官。旋丁父忧，还京师，以董安国代。上亲征噶尔丹，再出塞，命成龙以左都御史衔督饷，噶尔丹窜

死，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三十七年，命以总督衔管直隶巡抚，请修永清、固安浑河堤，并加以浚治，上为改河名曰永定。旋疏请设南北岸分司。董安国罢，复授河道总督。三十八年，上南巡，临阅高家堰、归仁堤诸处，谕以增筑疏浚诸事。寻以病乞假，命在任调治，遣医往视。三十九年，卒，赐祭葬，谥襄勤。

孙在丰，字杞瞻，浙江德清人。康熙九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直起居注，充日讲官，进讲屡称旨。累迁工部侍郎，仍兼翰林院学士。二十六年，命率郎中鄂素等赴淮、扬浚海口，铸监修下河工部印授之。在丰疏言开新不如循旧，筑高不如就低，迤远不如取近。施工以冈门镇为最先，次白驹场，次丁溪场，次草堰。上悉从之，并以在丰请，令辅闭高家堰及高邮诸减水坝。辅仍主筑堤束水。上令辅会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及在丰集议，遂会疏用辅议。在丰监修海口冈门镇、白驹工已毕，丁溪、草堰工俱停。上以谕成龙，成龙言：“上遣在丰监修下河，万民欢颂。今冈门、白驹诸工将竣，而辅又以为无益，欲於高家堰等处筑堤。在丰先经履勘，始行兴工；若果无益，何待开浚年馀又会议请停？此实臣所不能解也。”二十七年，在丰疏劾辅阻挠下河，辅亦劾在丰与天颜结婚姻，附和成龙。下廷臣议，辅罢，成龙坐镌秩，责在丰前后言不仇，降调。上命仍以翰林官用，俄授侍读学士。二十八年，迁内阁学士。卒。

开音布，西林觉罗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累迁至左副都御史。康熙二十六年，偕成龙按湖广巡抚张汧，论罪如律。二十七年，擢户部侍郎，命监理高邮、宝

应下河工程。二十八年，上南巡，成龙扈行，命与侍郎徐廷玺阅视下河，还奏丁溪至白驹，水三道入海，上流冯家坝引河当仍开浚，馀工悉可停。乃召开音布还，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寻擢步军统领，迁兵部尚书，授镶白旗满洲都统。三十八年，命专管步军统领。四十一年，卒，谥肃敏。

张鹏翮，字运青，四川遂宁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迁礼部郎中。十九年，授江南苏州知府，丁母忧。除山东兖州知府，举卓异，擢河东盐运使，内迁通政司参议，转兵部督捕副理事官。从内大臣索额图等勘定俄罗斯界，还擢大理寺少卿。二十八年，授浙江巡抚。疏言绅民愿亩捐谷四合，力不能者听。旋以杭州、嘉兴等府秋收歉薄，请暂免输谷。上曰：“昨岁浙江被灾，循例蠲赋，并豁免钱粮，岂可强令捐输？鹏翮原题力不能者听，自相矛盾。”下部议，夺官，上宽之。寻授兵部侍郎，督江南学政。三十六年，迁左都御史。三十七年，迁刑部尚书，授江南江西总督。三十八年，上南巡，命鹏翮扈从入京，赐朝服、鞍马、弓矢。

初，陕西巡抚布喀劾四川陕西总督吴赫等侵蚀贫民籽粒银两，命鹏翮与傅腊塔往按。还奏未称旨，命鹏翮与傅腊塔复往陕西详审。三十九年春，还奏布喀、吴赫及知州兰佳选、知县张鸣远等侵蚀挪用，各拟罪如律。上谕大学士曰：“鹏翮往陕西，朕留心访察，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

寻授河道总督，入辞，上谕令毁拦黄坝通下流，浚芒稻河、人字河引湖入江。鹏翮到官，请撤协理徐廷玺及河工随带人员，并乞敕工部毋以不应查驳之事阻挠，并从之。寻疏

言：“臣过云梯关，见拦黄坝巍然如山，下流不畅，无怪上流之溃决。应拆拦黄坝，挑浚河身，与上流一律宽深。”又言清口淤垫，应於张福口开引河，引清水入运敌黄，建闸以时启闭。又言人字河至芒稻山分二派，又名芒稻河，应浚使畅流；并浚凤凰桥引河及双桥、湾头二河，皆汇芒稻河入江。俱下部议行。寻以拦黄坝既撤，河身开浚深通，畅流入海，疏请赐名大通口。上嘉鹏翮章奏词简意明，治事精详，遣员外郎拖抗拖和、中书张古礼驰驿令鹏翮举所规画入奏。鹏翮疏陈开浚引河、运口，培修河岸堤坝诸事，并下部速议行。寻又疏陈河工诸弊，并请河员承挑引河，偶致淤垫，免其赔修；夫役劳苦，工成日请给印票免杂徭。上嘉其陈奏切要周备。寻又请於归仁堤五堡建矶心石闸，并於三义坝旧中河筑堤，改入新中河，合为一河，便粮艘通行。上谓所议甚当，并如所请。

上倚鹏翮治河，谓鹏翮得治河秘要，谕大学士曰：“鹏翮自到河工，日乘马巡视堤岸，不惮劳苦。居官如鹏翮，更有何议？”鹏翮以修治事状遣郎中王进楫入奏，上谕进楫归语鹏翮，加意防守高家堰。鹏翮乃增筑月堤及旁近诸堤坝。洪泽湖溢，泗州、盱眙被灾，上询修治策，鹏翮言：“泗州、盱眙屡被灾，即开六坝亦不能免。”上怒曰：“塞六坝乃于成龙题请，不自鹏翮始。顷因泗州、盱眙灾，令与阿山议修治，非欲开六坝救泗州、盱眙而令淮、扬罹水患也。鹏翮何昏愤乃尔！”四十一年，鹏翮疏请加筑清河县黄河北岸戢堤，天妃闸改筑运口，草坝建石坝，改卞家庄土堤为石堤，皆议行。又以桃源城西烟墩黄水大涨，请加筑卫城月堤，并於邵家庄、颜

家庄开引河，上虑部议迟延，特允之。四十二年，上南巡视河，制《河臣箴》、《淮黄告成诗》以赐，并书榜赉鹏翮父烺。

山东泰安、沂州等州饥，上命截漕二万石交鹏翮往赈。鹏翮令河员动常平仓谷二十八万馀石散赈，疏请以山东各官俸工补还。上责鹏翮河员发仓谷邀誉，乃令山东各官补还，鹏翮谢罪，仍以“殚心宣力、清洁自持”，加太子太保。

河决时家马头，数年未堵塞。鹏翮以淮安道王谦言劾山安同知佟世禄冒帑误工，夺官追偿。世禄再叩阍，上令尚书徐潮按治，鹏翮、谦坐诬劾当谴，上特宽鹏翮。工部侍郎赵世芳又劾鹏翮浮销十三万有奇，请逮治。上曰：“河工钱粮原不限数，水大所需多，水小所需少。如谓鹏翮以十三万入己，必无之事。河工特用人，鹏翮用人不胜事，故至此耳。”因还世芳疏。上南巡，阅清口，见黄水倒灌，诘鹏翮，鹏翮不能对。上曰：“汝为王谦辈所欺，流於刻薄。大儒持身如光风霁月，况大臣为国，若徒自表廉洁，於事何益？”上舟渡河阅九里冈，嘉鹏翮修治如法，御制诗书扇以赐。及秋，淮、黄并涨，古沟、清水沟、韩家庄并溢，廷臣议夺官，上命仍留任。寻督塞诸处漫口。

四十五年，疏请开鲍家营引河，寻用通判徐光启言，拟开引河出张福口，分洪泽湖异涨，即为高家堰保障，谓为溜淮套。鹏翮与总督阿山、总漕桑额合疏请上莅视。四十六年，上南巡，阅所拟引河道，谕曰：“朕自清口至曹家庙，见地势甚高，标竿错杂。依此开河，不惟坏田产，抑且毁冢墓。鹏翮读书人，乃为此残忍事，读书何为？”诘责鹏翮，鹏翮谢罪。上以议为阿山所主，非鹏翮意，削太子太保，夺官，仍留任。

四十七年，以黄、运、湖、河修防平稳，命复官，并免应追帑银。寻迁刑部尚书。四十八年，调户部。

五十一年，江南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劾，命鹏翮与总漕赫寿往按。鹏翮等右噶礼，请罢伯行。五十二年，调吏部。伯行劾布政使牟钦元，赫寿时为总督，与异议。五十三年，命鹏翮与副都御史阿锡鼐往按，复请雪钦元，议伯行罪斩。事互详《伯行传》。寻丁父忧，以原官回籍守制，服阙还朝。

六十年，汶水旱涸阻运，命往勘。请疏浚坎河、鸡爪诸泉分注南旺，而於彭口筑堤，障沙水入微山湖。河决开州，横流至山东张秋，阻运，命往勘。请筑南旺、马场等湖堤，蓄水济运；并陈引沁入运利害，谓地势西北高於东南，若沁水从高直下，而河蹶其后，害且叵测。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加太子太傅。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河决马营口，久未塞，命往勘。议并塞詹家店四口，浚治黄，沁合流处积沙，从之。三年，卒，加少保，命於定例外加祭，汉堂上官、科道皆会赐葬，谥文端。

论曰：明治河诸臣，推潘季驯为最，盖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固非束水攻沙不可也。方兴、之锡皆守其成法，而辅尤以是底绩。辅八疏以浚下流为第一，节费不得已而议减水。成龙主治海口，及躬其任，仍不废减水策。鹏翮承上指，大通口工成，入海道始畅。然终不能用辅初议，大举浚治。世以开中河、培高家堰为辅功，孰知辅言固未尽用也。

卷二百八十

列传六十七

郎坦 朋春 萨布素 玛拉

郎坦，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吴拜子。年十四，授三等侍卫。顺治六年，进二等。从端重亲王博洛讨叛将姜环，次浑源，围城。贼渡濠来犯，郎坦射其酋，贯心，殪，遂败贼。师还，进一等。八年，以吴拜附和内大臣洛什等获罪，并夺郎坦官。寻复之。康熙二年，代吴拜管佐领，迁护军参领。从定西将军图海讨李自成馀党李来亨等於茅麓山，深入贼巢，获所置官十一。四年，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十二年，京师有陈三道者，设坛以邪教惑众，命郎坦与诸侍卫捕治。十三年，命行边，获逋盗张飞腿等。擢正白旗蒙古副都统，调本旗满洲。

顺治中，俄罗斯东部人犯黑龙江边境，时称为罗刹。九年，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率兵与战，师败绩。世祖命诛海塞，鞭希福百，仍驻宁古塔。十一年，固山额真明安达里率师讨之，败敌黑龙江。罗刹未大创，复侵入精奇里江诸处。上命大理寺卿明爱等谕令撤回，迁延不即去，据雅克萨城，於其旁耕种渔猎；又过牛满、恒滚、侵扰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诸部。

二十一年秋，遣郎坦及副都统朋春等率兵往索伦。比行，谕曰：“罗刹犯我境，恃雅克萨城为巢穴，历年已久，杀掠不

已。尔等至达呼尔、索伦，遣人往谕以来捕鹿。因详视陆路远近，沿黑龙江行围，迳薄雅克萨城，勘其形势。度罗刹不敢出战，如出战，姑勿交锋，但率众引退。朕别有区画。”赐御用裘服、弓矢以行。及冬，郎坦等还京师，疏言：罗刹久踞雅克萨，恃有木城。若发兵三千，与红衣炮二十，即可攻取。陆行自兴安岭以往，林木丛杂，冬雪坚冰，夏雨泥淖，惟轻装可行。自雅克萨还至爱濬城，於黑龙江顺流行船，仅须半月，逆流行船，约须三月，倍於陆行，期於运粮饷、军器、輜重为便。现有大船四十、小船二十六，宜增造小船五十馀应用。”上谕曰：“郎坦等奏攻取罗刹甚易，朕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拉、宁古塔兵千五百人，并制造船舰，发红衣炮、鸟枪教之演习。於爱琿、呼玛尔二地建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及锡伯、乌拉官屯，约得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爱琿城距索伦五宿可至，其间设一驿。俟我兵将至精奇里乌拉，令索伦供牛羊。如此，则罗刹不得纳我逋逃，而彼之逋逃且络绎来归，自不能久存矣。”寻擢郎坦前锋统领。

二十二年，命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会议，驻兵额苏哩。事还，奏额苏哩七月即经霜雪，宜乘春和，以宁古塔兵分为三班，更番戍守。上以更番戍夺非久长策，不允。二十三年，甄别八旗管兵官，罢郎坦前锋统领，以世职随旗行走。二十四年，命都统朋春率师征罗刹，郎坦以副都统衔随征。师薄雅克萨城，罗刹酋额里克舍请降，郎坦宣诏宥其罪，引众徙去，毁木城。是冬罗刹复来，踞雅克萨筑城。二十五年，命郎坦偕副都统班达尔沙携红衣炮，率藤牌兵百人，往会将军萨布

素进兵。上以郎坦谙悉地势，即令参赞军务。六月，薄其城，凿壕筑垒，贼出拒，击败之，斩额里克舍。寻，俄罗斯察罕汗上书请释雅克萨围，上许之，令郎坦撤军，还驻宁古塔。寻擢正白旗蒙古都统。二十八年，上遣内大臣索额图等与俄罗斯使人费耀多罗等会於尼布楚，立约定界，命郎坦与议，乃毁所筑城徙去。

二十九年，古北口外盗起，命郎坦偕侍卫赫济尔亨等督兵捕剿，尽歼之。三十一年，噶尔丹侵喀尔喀部，扰及边境，授郎坦安北将军，率师驻大同。疏请出边驻喀喇穆伦侦寇，诏暂驻归化城。寻擢领侍卫内大臣，兼火器营总管，列议政大臣。三十二年，授昭武将军，率师驻甘州。三十三年，移驻宁复，与甘肃提督孙思克分道侦寇。上闻噶尔丹将逼图拉，命郎坦移兵御剿，以图拉无警，引还。仍任领侍卫内大臣，列议政如故。三十四年，往盛京巡阅边隘，还入塞，疾剧，遣太医驰驿往视。寻卒，赐祭葬。

朋春，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何和礼四世孙。何和礼子和硕图，进爵三等公；子何尔本、哲尔本、苏布递袭，至哀布，以恩诏进一等。朋春，哲尔本子也，顺治九年，袭封。康熙十五年，加太子太保，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本旗满洲。

二十一年，偕郎坦率兵至黑龙江觐罗刹形势，赐御用裘服、弓矢。与郎坦还奏，上命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建木城於黑龙江、呼玛尔，调取所部兵一千五百人往驻焉。又命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造战船。寻擢朋春正红旗满

洲副都统。二十四年，诏选八旗及安置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福建投诚簾牌兵，付左都督何祐率赴盛京，命朋春统之，进剿罗刹，以副都统班达尔沙、副都统衔玛拉、銓仪使建义侯林兴珠、护军统领佟宝参赞军务，祐、兴珠皆郑氏将来降者也。师既行，上遣侍卫关保至黑龙江传谕曰：“兵凶战危，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杀。以我兵马精强，器械坚利，罗刹势不能敌，必献地归诚。尔时勿杀一人，俾还故土，宣朕柔远至意。”五月，师薄雅克萨城，遣人谕降，不从。分水陆兵为两路，列营夹攻，复移红衣炮於前，积薪城下，示将焚焉。罗刹头目额里克舍诣军前乞降，乃宥其罪，释还俘虏，额里克舍引六百余人从去，毁木城，以归附巴什里等四十五户及被掠索伦、达呼尔百余人安插内地。

二十九年，厄鲁特与喀尔喀构衅，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边剿噶尔丹，以朋春与都统苏努参赞军务。苏努率左翼，朋春率右翼，至乌阑布通。噶尔丹依山列阵，朋春所部为泥淖所阻，苏努督兵冲击，大破之。噶尔丹伪乞和，夜自大磧山遁走。部议朋春坐夺官，上命宽之，降级留任。三十一年，命解职赴西路军前管队。三十五年，复授正红旗蒙古都统。旋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朋春仍参赞军务，出西路，破噶尔丹於昭莫多。师还，以本队护军骁骑十八人战死未收其骸，下部议。以师有功，免罪，仍录战绩，增注敕书。三十八年，因病解职。寻卒。子增寿，改袭三等公。

萨布素，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四世祖充顺巴本，以勇力闻，世为岳克通鄂城长。太祖时，其后人哈木都率所部

来归，屯吉林，遂家焉。萨布素自领催授骁骑校，迁协领。康熙十六年，圣祖遣内大臣觉罗武默讷等瞻礼长白山，至吉林，欲得识路者导引。宁古塔将军巴海令萨布素率兵二百，携三月粮以从。水陆行，至长白山麓，成礼而还，事具《武默讷传》。

十七年，授萨布素宁古塔副都统。罗刹据雅克萨，二十一年，诏率兵偕郎坦等勘视雅克萨城形势，并往视自额苏哩至黑龙江及通宁古塔水陆道。寻郎坦还奏罗刹可图状，命建木城於黑龙江、呼玛尔两地，以巴海与萨布素统宁古塔兵千五百人往驻，造船备炮。二十二年，疏言：“黑龙江、呼玛尔距雅克萨尚远，若驻兵两处，则势分道阻，且过雅克萨有尼布楚等城。罗刹倘水陆运粮，增兵救援，更难为计。宜乘其积贮未备，速行征剿。俟造船毕，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萨，即统兵直薄城下。”疏下王大臣议，如所请，上不许。寻命巴海留守吉林，以萨布素偕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率兵驻额苏哩。额苏哩在黑龙江、呼玛尔之间，为进攻雅克萨要地，有田陇旧迹。萨布素因移达呼尔防兵五百人赴其地耕种，并请调宁古塔兵三千更番戍守。上念兵丁更戍劳苦，命在黑龙江建城，备攻具，设斥堠，计程置驿，运粮积贮，设将军、副都统领之。擢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招抚罗刹降人，授以官职，更令转相招抚。

上命都统瓦山、侍郎果丕与萨布素议师期，萨布素请以来年四月水陆并进，攻雅克萨城，不克，则刈其田禾。上谓攻罗刹当期必克，倘谋事草率，将益肆猖狂。二十四年，以朋春等统兵进攻，萨布素会师，克雅克萨城，乃命萨布素移

驻墨尔根，建城防御。二十五年，疏言罗刹复踞雅克萨，请督修战舰，俟冰泮进剿。上遣郎中满丕往诘得实，乃命萨布素暂停墨尔根兵丁迁移家口，速修战舰，率宁古塔兵二千人往攻。又命郎坦、班达尔沙会师，抵雅克萨城。城西濒江，萨布素令於城三面掘壕筑垒为长围，对江驻水师，未冰时泊舟东西岸，截尼布楚援兵，冰时藏舟上流汉港内；马有疲羸者，分发墨尔根、黑龙江饲秣，计持久。上因荷兰贡使以书谕俄罗斯察罕汗，答书请遣使画界，先释雅克萨围，上允之，命撤围。二十八年，俄罗斯使臣费耀多罗等至尼布楚，命内大臣索额图等往会，令发黑龙江兵千五百人为卫。寻议以大兴安岭及格尔必齐河为界，毁雅克萨城，徙其人去。二十九年，萨布素入觐，赐赉优渥，命坐内大臣班。寻命总管索伦等部贡物，疏陈各部生计土俗采捕之事，拟为则例以上，上悉允行。

三十一年，奏建齐齐哈尔及白都讷城，以科尔沁部猷进锡伯、卦尔察、达呼尔壮丁万四千有奇分驻二城，编佐领，隶上三旗，并设防守尉、防御等官。噶尔丹入犯，疏陈进兵事宜，略言：“兴安岭北形胜地，以索约尔济山为最。已遣识路官兵自盛京、吉林、墨尔根审度至山远近，分置驿站，其无水处，掘井以待。山之东北呼伦贝尔等处有警，与臣驻军地近，即率墨尔根兵先进，吉林、盛京继之；山之西乌勒辉等处有警，则盛京兵先进，臣率部下及吉林兵继之；皆会於索约尔济山。”上可其奏。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自独石口出中路，大将军费扬古自归化城出西路，命萨布素扼其东路，督盛京、宁古塔、科尔沁兵，自索约尔济山克期进剿。四月，

上次克鲁伦河，噶尔丹西窜，为费扬古所败。诏分萨布素所部兵五百人隶费扬古军。三十六年，召至京师，寻命回任。

初，边境有墨尔哲勒屯长，累世输贡。康熙初，屯长扎努喀布克托请率众内移，宁古塔将军巴海安辑於墨尔根，编四十佐领，号新满洲。萨布素奏於墨尔根两翼立学，设助教，选新满洲及锡伯、索伦、达呼尔每佐领下幼童一，教习书义。是为黑龙江建学之始。三十七年，上幸吉林，褒其勤劳，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御用冠服，於众前宣谕赐之。寻疏言黑龙江屯堡因灾荒积欠米石，请俟年丰交仓。上以萨布素曾奏革任总智蔡毓荣经理十二堡，著有成效；嗣因官堡荒弃，请停止屯种，将壮丁改归驿站，存贮仓米，支放无馀，致驻防兵饷匮乏，责令回奏。萨布素具疏引罪，请以齐齐哈尔、墨尔根驻防兵每年轮派五百人往锡伯等处耕种官田，获谷运齐齐哈尔交仓。诏侍郎满丕等往按，以萨布素将荒废地妄报成效，并浮支谷石，应斩，命罢任，夺世职，在佐领上行走。寻授散秩大臣。

三十九年，卒。乾隆间，敕修《盛京通志》，列《名宦》，且称萨布素谙练明敏，得军民心，其平罗刹及黑龙江兴学，有文武干济才去。

玛拉，那喇氏，满洲镶白旗人，尚书尼堪从子。尼堪卒，无子，玛拉与叔阿穆尔图、阿锡图及弟兆资分袭尼堪世职，玛拉袭三等阿达哈哈番。初任理藩院笔贴式。顺治五年，英亲王阿济格征叛将姜瓖，围大同，令玛拉调蒙古兵以从。累迁理藩院副理事官。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圣祖命信

郡王鄂扎帅师讨之。玛拉自陈久任理藩院习知蒙古状，愿赴军前效力，遂命与员外郎色棱赴科尔沁诸部调选兵马协剿。师还，擢通政使，迁礼部侍郎。十六年，擢工部尚书。偕内大臣喀岱往科尔沁诸外藩宣谕禁令。玛拉初受任，上诫以工部积弊，宜殚心厘剔。十九年，坐不能清积弊，议降五秩，诏从宽留任。复以飨殿器用修造疏忽，夺尚书，仍留世职。

二十二年，上以俄罗斯数犯边，扰及索伦、飞牙喀诸部，命集兵黑龙江，将进讨，遣玛拉往索伦储军实。寻疏言：“索伦总管博克所获俄罗斯人及军前招降者，皆迫於军威，不宜久留索伦，应移之内地。”诏允行。复言：“雅克萨、尼布楚二城久为罗刹所据，臣密谕雅克萨惟耕种自给，尼布楚岁捕貂与喀尔喀贸易资养贍。请飭喀尔喀车臣汗禁所部与尼布楚贸易，并飭黑龙江将军水陆并进，示将攻取雅克萨，因刈其田禾，则俄罗斯将不战自困。”上然之，即以玛拉所奏檄示喀尔喀。二十四年，遣都统朋春等帅师往黑龙江议进兵，授玛拉副都统衔，参赞军务。遣蒙古兵三十谕雅克萨城，生擒罗刹七人，得城中设备及乞援各部状。是年夏，朋春等攻罗刹克之，逐其人。玛拉在事有功。二十五年，黑龙江佐领鄂色以耕牛多毙，农器损坏，奏请储备，命玛拉往黑龙江督理农务。谕曰：“农事关军饷，令严督合力播种。”值岁丰，收获甚稔。二十七年，授护军统领。

二十九年，噶尔丹侵掠喀尔喀，命玛拉偕都统额赫纳、前锋统领硕鼐等率兵往讨之，赐内厩马以行。未几，噶尔丹掠乌珠穆沁，命裕亲王福全等分统大军出塞击之，噶尔丹败遁。师旋，三十年，复来犯，至阿尔哈赞，无所掠而遁。时土谢

图汗、车臣汗率所部来归，上幸塞外抚辑，玛拉扈从。旋命偕都统瓦岱等率兵赴图拉侦噶尔丹，抵克鲁伦河，闻其远窜，乃还。授西安将军。

三十二年，准噶尔和硕特部台吉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来降，上以其人未可信，命玛拉徙入内地，毋令复逸。玛拉疏言：“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率所属二千馀口，穷乏来归，揆其情状，当不复逸。”遂遣官护送，并其子台吉云木春来朝，优赉遣之。未几，玛拉卒於官，赐祭葬，谥敏恪。

论曰：俄罗斯之为罗刹，译言缓急异耳，非必东部别有是名也。初遣兵调敌，郎坦主其事；取雅克萨城，朋春、萨布素迭为将，而郎坦与玛拉实佐之。尼布楚盟定，开市库伦，是为我国与他国定约互市之始。用兵当期必克，我苟草率，彼益猖狂，圣祖谕萨布素数言，得驭夷之要矣。

卷二百八十一

列传六十八

费扬古 满丕 硕岱 素丹 马斯喀
佟国纲 迈图 格斯泰 阿南达子 阿喇纳
吉勒塔布 殷化行 潘育龙 孙绍周
从孙之善 额伦特 康泰 泰弟海

费扬古，栋鄂氏，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三等伯鄂硕子。状貌魁异。年十四，袭爵。

康熙十三年，从安亲王岳乐率兵徇江西讨吴三桂。三桂将黄乃忠纠众万馀自长沙犯袁州，费扬古与副都统沃赫、总兵赵应奎击败之，克万载。十五年，击走夏国相於萍乡，进围长沙，累战皆捷。十八年，复败吴国贵於武冈。师还，擢领侍卫内大臣，列议政大臣。

噶尔丹劫掠喀尔喀，遣使谕罢兵，不从，数扰边境。二十九年，授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师讨之，命费扬古往科尔沁征兵，参赞军事。秋，击败噶尔丹於乌阑布通。三十二年，归化城增戍兵，以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焉。三十三年，噶尔丹遣使至，请入贡。费扬古发兵迎护，侦其众男妇千五百有奇，留之归化城。疏闻，上察噶尔丹意叵测，阳为修好，潜遣入内地窥探，命侍郎满丕谕责其使，遣之还。七月，闻噶尔丹将窥图拉，诏费扬古偕右卫将军希福率军往御。希福请益兵，上责其疑沮，令勿偕往。寻以图拉无警，虑噶尔丹将趋归化城，诏费扬古旋师。三十四年，噶尔丹至哈密，费扬古往御，乃自图拉河西窜。寻授右卫将军，仍兼摄归化城将军事。疏言：“闻噶尔丹据巴颜乌阑，距归化城约二千里，宜集兵运粮，於来年二月进剿。”诏授费扬古抚远大将军，以都统伊勒慎，护军统领宗室费扬固、瓦尔达，副都统硕岱，将军舒恕参赞军事。寻召入觐，授以方略。

三十五年二月，诏亲征，三路出师，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出东路，费扬古出西路，振武将军孙思克、西安将军博霖自陕西出镇彝并进，上亲督诸军自独石口出中路。上与费扬古期四月会师图拉。费扬古师自翁金口进次乌阑厄尔几，再进次察罕河朔，与孙思克师会，而上已循克鲁伦河深入。五

月，费扬古师至图拉，疏言：“西路有草之地为贼所焚，我军每迂道秣马，又遇雨，粮运迟滞，师行七十馀日，人马疲困，乞上缓军以待。”上进次西巴尔台，再进次额尔德尼拖洛海。噶尔丹屯克鲁伦河，闻上亲督师至，升孟纳尔山遥望，见御营，大惊，尽弃其庐帐、器械遁去。上命马思喀为平北大将军，逐噶尔丹，并密谕费扬古要击，亲督大军蹶其后。次中拖陵，费扬古侦知噶尔丹走特勒尔济，遣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阿南达、阿迪等率兵先往挑战，且战且却，诱至昭莫多。昭莫多者，蒙古语“大林”也，在肯特岭之南、土腊河之北。费扬古分兵三队，东则京城、西安诸军及察哈尔蒙古兵，屯山上；西则右卫、大同诸军及喀尔喀蒙古兵，沿河列阵；孙思克率绿旗兵居其中。并遵上方略，令官兵皆步战，俟敌却，乃上马冲击。噶尔丹众犹有万馀人，冒死鏖斗，自未至酉，战甚力。费扬古遥望噶尔丹后阵不动，知为妇女、驼畜所在，麾精骑袭其辎重，敌大乱，乘夜逐北三十馀里，至特勒尔济口，斩级三千馀，俘数百人，获驼马、牛羊、庐帐、器械无算。噶尔丹妻阿奴喀屯素悍，能战，亦殁於阵。噶尔丹引数骑远窜，费扬古令阿南达诣御营奏捷。上乃班师，令费扬古驻守科图。

寻命移驻喀尔喀郡王善巴游牧地，诃噶尔丹所往。甫至，噶尔丹潜使台吉丹济拉率千五百人入掠喀尔喀牲畜、糗粮，遣副都统祖良璧御却之，追至翁金河，丹济拉败遁。寻以马疲，请移军驻喀喇穆伦。会噶尔丹使其宰桑格垒沽英等来请纳款，上再幸塞外，驻跸东斯垓。召费扬古至行在入对，上褒其功，奏曰：“军中机务，皆遵皇上指授，并未有所效力。况西路粮匮马乏，不能前进。及闻驾至克鲁伦，官兵无不奋发，不俟

督责，力战破敌。奈臣庸劣，皇上穷追困蹙之寇，臣不能生擒以献，实臣罪也。”上曰：“噶尔丹穷蹙，朕不忍悉加诛戮，不如抚而活之。”对曰：“此天地好生之仁，非臣等所能测也。”赐御佩橐鞬、弓矢，命还军。

三十六年春正月，阿南达自肃州奏哈密回人擒献噶尔丹子塞卜腾巴尔珠尔等，上以其疏录示费扬古，并赐胙肉、鹿尾、关东鱼，谕曰：“时当上元令节，众蒙古及投诚厄鲁特等齐集畅春园，适阿南达疏至，众皆喜悦。尔独居边塞，不得在朕左右，故以疏示，并问尔无恙，即如与尔相见也。”

二月，上复亲征，自榆林出塞，诏费扬古密筹进剿。费扬古以去岁未生擒噶尔丹，请解大将军任，上不允，令便宜调遣军马。费扬古进次萨奇尔巴尔哈孙，丹济拉使来，言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饮药自杀，欲携其尸及其女钟齐海率三百户来归。费扬古以闻，上乃班师，令费扬古驻察罕诺尔以待。六月，丹济拉至哈密。费扬古有疾，诏昭武将军马思喀代领其军。还京师，仍领侍卫内大臣，进一等公，仍以未生擒噶尔丹疏辞，不允，因谕曰：“昔朕欲亲征噶尔丹，众皆谏止，惟费扬古与朕意合，遂统兵西进。道路辽远，兼乏水草，乃全无顾虑，直抵昭莫多，俾奸狡积寇挫衄大败。累年统兵诸将，未有能过之者。”又曰：“屡出征，知为将甚难。费扬古相机调遣，缓急得宜，是以济事。”

四十年，从幸索约勒济，中途疾作，上驻蹕一日，亲临视疾，赐御帐、蟒缎、鞍马、帑银五千，遣大臣护之还京师。寻卒，赐祭葬，谥襄壮。以子辰泰袭一等侯、兼拖沙喇哈番。

费扬古朴直有远虑。昭莫多破贼，费扬古令幕府具疏减

斩馘之数，备言“师行迷道绝粮，皆臣失算，赖圣主威福，徼幸成功，非意料所及”。幕府或咎其失体，费扬古曰：“今天子亲御六师，如见策勋，易启穷兵黷武之渐，非国家福也。”及还京师，上尝命大臣校射，费扬古以臂痛辞。出语人云：“我尝为大将军，一矢不中，为外藩笑，损国家威重，故不敢与角耳。”

满丕，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世管佐领，自赞礼郎累迁御史，兼管佐领。以事夺官。从都统郎坦赴尼布楚与俄罗斯使臣议界，还授理藩院郎中。

二十九年，偕员外郎鄂齐尔赉敕宣示噶尔丹。时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统师往乌阑布通，上亲临边指授方略，满丕以噶尔丹奏书至，因言贼距大军仅百里，请往击之。上许之，遂赴乌阑布通督火器营，击败噶尔丹，得头等功牌。累擢理藩院侍郎。三十三年，费扬古进军图拉，尚书阿喇尼率蒙古兵为前哨，命满丕协同经理驿站。三十四年，命往归化城协理军务。三十五年，上亲征，命将两蓝旗兵赴费扬古军，自翁金趋图拉，破贼昭莫多。奉诏还归化城，察视凯旋官兵行粮，及抚辑降人。旋仍赴费扬古军，移驻喀尔喀游牧界外塔拉布拉克，侦防噶尔丹，收降其部人札木素等。未几，噶尔丹窜死，召还京，列议政大臣，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三十九年，命往四川勘抚番、蛮，同提督唐希顺攻复打箭炉。於是雅陇江滨瞻对、喇衮、革布什咱、绰斯甲布诸土目各率所属户口投诚。奏请授五品安抚司，其副为六品土百户，从之。擢正蓝旗蒙古都统，以疾乞罢，寻卒。

硕岱，喜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先世居尼雅满山，有

昂郭都哩巴颜者，归太祖，硕岱其五世孙也。初授二等侍卫，兼甲喇额真。世祖幸南苑，硕岱与一等伯巴什泰及蒙古侍卫索尼并从。索尼猝拔刀杀巴什泰，硕岱即举所执长枪击索尼，立仆，擒之，置诸法。上嘉其勇敢，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授巴牙喇甲喇章京。

从将军卓布泰南征，渡盘江，击败李成蛟。复进攻李定国，度磨盘山遇伏，力战破之。又从将军济席哈讨定山东土寇于七。康熙初，擢前锋统领。吴三桂反，命率兵先诸军发，驻守荆州。寻命参赞顺承郡王勒尔锦军务。未几，罢参赞，从将军穆占等攻长沙。三桂将马宝、胡国柱等犯永兴，硕岱往援失利，弃营入城。穆占劾之，还京师，罢官，夺世职。

二十九年，起为正白旗满洲副都统，从定北将军瓦岱征噶尔丹，至克鲁伦河，侦贼远遁，遂还。寻偕都统噶尔玛率兵驻大同。三十五年，大将军费扬古出师西路，命硕岱署前锋统领，率大同护军二百八十人为前锋。噶尔丹遁往西路，命费扬古要击，侦贼至特勒尔济口，令硕岱率前锋挑战，诱至昭莫多，合围奋击，斩获无算。师还，擢内大臣，复世职，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五十一年，卒。子海绶，於雍正七年以护军校随大将军傅尔丹征准噶尔，击贼和通呼尔哈诺尔，阵没，议恤，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素丹，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费雅思哈子。袭世职，授护军参领。从裕亲王击噶尔丹，战乌阑布通，中箭伤。擢护军统领，命帅师驻大同。康熙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素丹发兵与费扬古刻期并进。寻召赴行在，统前锋兵为导。上次克鲁伦河，素丹请俟费扬古军至夹击。师还，赐内厩马，改

授前锋统领。以疾解任。

雍正初，命大将军年羹尧征青海，起素丹参赞军务。西宁郭隆寺喇嘛助乱，素丹与提督岳钟琪讨平之。授正黄旗蒙古都统，署固原提督。寻改正红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仍驻守陕西。七年，师征准噶尔，命素丹将西安满洲兵出凉州，卒於军，赐祭葬，谥勤僖。

马斯喀，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米思翰长子。初授侍卫兼佐领。康熙二十七年，自护军参领授武备院卿。二十八年，迁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寻擢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兼管火器营。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马斯喀率镶黄旗鸟枪兵以从，先期命与诸大臣议定出征营阵队伍序次。上驻郭和苏台，命阅留牧马群，议分马群为七，择水草佳处为牧地。上进驻西巴尔台，距克鲁伦河已近，而费扬古军未至图拉，谕王大臣集行营议。信郡王鄂扎请驻师以待，马斯喀与内大臣苏勒达、明珠请进薄敌营，上从之。复进次克鲁伦河，噶尔丹望见御营严整，遂惊遁。上亲统师逐之，至拖诺山。授马斯喀平北大将军，率师进至巴颜乌阑。噶尔丹败於昭莫多，北走，所部丹巴哈什哈等诣马斯喀军降。马斯喀与费扬古师会，收集降人，遣兵卫送至张家口外，乃还师。列议政大臣。复从上出塞，率师驻大同。

三十六年春，授昭武将军，移师驻宁夏，都统巴浑德、齐世，将军萨布素，都统兼前锋统领硕鼐，护军统领嵩祝，总兵王化行并参赞军务。寻命与费扬古会师，马斯喀以将军参

赞费扬古军务。初，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盗马归噶尔丹，及噶尔丹死，复投策妄阿拉布坦。费扬古令马斯喀率师追之，次摩该图，不能及，引师还。上遣侍郎常绶等谕策妄阿拉布坦，得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以归，诛之。马斯喀坐追剿迟缓，当夺官，上命留内务府总管及佐领。

四十一年，授镶白旗蒙古都统。四十三年，卒，赐白金千，遣内大臣奠茶酒；发引，命皇子往送。赐祭葬，谥襄贞。

佟国纲，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佟图赖子。初隶汉军，领牛录额真，授侍卫。康熙元年，袭三等精奇尼哈番，授内大臣。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为乱，授安北将军，率师驻宣府。布尔尼乱定，引还。十六年，推孝康章皇后外家恩，赠佟图赖一等公，仍以国纲袭。二十年，授镶黄旗汉军都统。疏陈世系，请改入满洲，下部议，许以本支改入满洲。二十八年，命与内大臣索额图等如尼布楚，与俄罗斯使臣费耀多罗等议立约定界。

二十九年，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率师讨噶尔丹，以国纲参赞军务。八月己未朔，师次乌阑布通，噶尔丹屯林中，卧驼於前，而兵伏其后。国纲奋勇督兵进击，中鸟枪，没於阵。丧还，命皇子迎奠。将葬，上欲亲临，国纲弟国维及诸大臣力阻，乃命诸皇子及诸大臣皆会，赐祭四坛，谥忠勇。上以翰林院撰进碑文不当意，乃自为制文，有曰：“尔以肺腑之亲，心膂之寄，乃义存奋激，甘蹈艰危。人尽如斯，寇奚足殄？惟忠生勇，尔实兼之！”雍正初，加赠太傅。

迈图，亦佟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父乌进，国初自哈达

来归。迈图初授侍卫，从信郡王多尼下贵州，破明桂王将李成蛟於凉水井，李定国於双河口、於鲁噶。从康亲王杰书徇福建，讨耿精忠，授行营总兵，战黄岩，克建阳。从将军拉哈达破郑锦将何祐於太平山，复兴化，拔泉州。从将军赉塔破锦将刘国轩、吴淑於蜈蚣山，复长泰。皆有功。康熙二十五年，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兼佐领。寻署前锋统领，从征厄鲁特，战乌阑布通，阵没，谥忠毅，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格斯泰，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先世居瓦尔喀。父赫勒，归太祖。从伐明，攻献县，先登。入关，西讨李自成，破潼关。下江南，徇浙江，破明兵嘉兴城下。以牛录额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

格斯泰初为睿亲王护卫，从大将军伊尔德克舟山；从都统玛奇下云南，破贼石门坎、黄草坝，克云南会城；皆有功。累擢前锋参领兼管佐领。从国纲战乌阑布通，国纲战没，格斯泰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乘胜追贼至河岸，阻於淖，贼麇集，格斯泰力战，与迈图等皆歿於阵。师将发，上赐之马，格斯泰请自选，得白鼻。或言白鼻古所忌，格斯泰曰：“效命疆场，吾夙愿也！何忌？”师还，裕亲王奏：“方战时，亲见一将乘白鼻马三入敌阵，众皆识为格斯泰也。”赐祭葬，视副都统，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阿南达，乌弥氏，蒙古正黄旗人。祖巴赖都尔莽奈，初事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败走，率所部二百三十馀户保哈屯河。逾岁，归太宗，授一等梅勒章京。从攻宁远，败明兵。复从攻锦州，战死，赠三等昂邦章京。

父哈岱，年十七，从父攻宁远，敌矢殪父马且踣，哈岱不遑甲，驰入阵，下马掖其父超乘，步从击敌，与俱还。太宗嘉其勇，厚赉之。父死，袭世职。屡从伐明，败明兵。入关定江南，徇浙江，击腾机思，讨姜瓖，取舟山，皆在行间。康熙间，授内大臣。讨吴三桂，命与侍卫阿喇尼征喀喇沁、翁牛特、苏尼特诸部兵，分驻大同、河南、兖州，备调发。卒，谥勤壮。

阿南达，哈岱次子也，以一等侍卫兼佐领。康熙八年，鳌拜败，坐党附罪斩，圣祖特宽之。

二十七年，噶尔丹侵掠喀尔喀诸部，命偕喇嘛商南多尔济赉敕谕罢兵。噶尔丹遣使入朝，而侵掠如故。二十九年，命往会喀尔喀诸部兵讨噶尔丹，以尚书阿喇尼、都统额赫讷等先后率师出塞。阿南达还奏，言：“噶尔丹为拖多额尔德尼击败，侦卒还报，有二人共一骑者，有削木为兵者，状至穷蹙。请发兵讨之。”上命选察哈尔兵六百，率以赴图拉，益额赫讷军。寻阿喇尼请移西路军会剿，阿南达率兵渡瀚海，会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败贼於乌阑布通。三十一年，命赴宁夏招和硕特部台吉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来降，擢正黄旗蒙古都统。三十二年，闻噶尔丹将取粮哈密，授郎坦为昭武将军，召阿南达还。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阿南达如喀尔喀诸部求习塞外途迳者二十人为导。上次克鲁伦河，噶尔丹将走还特勒尔济，阿南达方从费扬古自图拉向昭莫多。费扬古令阿南达等先击噶尔丹，伪败以致敌，至昭莫多，纵击败敌，事具《费扬古传》。阿南达赴行在奏捷，上召询战状，对曰：“噶尔

丹闻上亲征，惶骇窜走。不虞我兵绝其归路，突然交战，擒斩过半，死伤枕藉。属下人多怨怼，降者甚众，噶尔丹深以为悔。费扬古虑涉矜张，疏报捷，特约略言之。”上乃班师，命阿南达驻守肃州。寻移军边境，诇噶尔丹踪迹。阿南达遣兵分驻昆都伦、额、济内诸处。复与提督李林隆移炮赴布隆吉尔，度要隘留军策应，乃还肃州。上以其章示议政诸臣，奖阿南达防边能称职也。

噶尔丹自昭莫多败后，部众多离散。噶尔丹多尔济者，其妻弟也，阴持两端。阿南达至布隆吉尔，获其逻卒，纵归招之降，遂遣使通款。阿南达因其使檄哈密回部：“噶尔丹且至，当擒献。”即传语噶尔丹多尔济：“噶尔丹至哈密，哈密且擒献，当为哈密助。”未几，噶尔丹遣族子顾孟多尔济等与达赖喇嘛、青海诸台吉通声闻。阿南达复至布隆吉尔侦知之，率兵追及於素尔河，擒其使人，以其书十四函驰奏。

三十六年，哈密回部擒噶尔丹子色卜腾巴尔珠尔及其从者徽特和硕齐等，送阿南达。继又获厄鲁特土克齐哈什哈。土克齐哈什哈实戕我使臣马迪，至是始就擒。先后槛送京师。寻复疏言厄鲁特晋巴彻尔贝来降，询知噶尔丹穷促状。是岁上复亲征，命与林隆率甘州兵二千出布隆吉尔。次塔尔河，闻噶尔丹已死，所部台吉丹济拉将窜巴里坤依噶尔丹从子策妄阿喇布坦，因往追之，未及，上命还驻布隆吉尔。丹济拉诣哈密乞降，阿南达护使谒上行在。叙昭莫多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寻奉命率兵驻西宁。四十年，卒，赐祭葬。雍正二年，追谥恪敏。

阿喇纳，阿南达长子。少袭其祖哈岱世职，授三等侍卫，

累进散秩大臣。策妄阿喇布坦继噶尔丹为寇，侵哈密。康熙五十四年，上命尚书富宁安视师，屯巴尔库尔。五十五年，授阿喇纳参赞大臣，选八旗察哈尔劲卒及尝从阿南达出塞者，得四百人，率之以行。五十六年，授富宁安靖逆大将军，令阿喇纳将一千三百人，自乌阑乌苏深入乌鲁木齐。至通俄巴锡搜山，俘一百数十人，收驼马牛羊，躏其稼乃还。五十九年，师入西藏，富宁安复令率四千人自吐鲁番出边，至齐克塔木，破贼敌垒。进至皮禅，回民三百余以城降，师遂会富宁安於乌阑乌苏，引还。

六十年，上命率师进取吐鲁番，因留驻其地。策妄阿喇布坦来犯，阿喇纳行与遇。令分兵为三，突入阵，策妄阿喇布坦败入林中，弃马步战，我师发枪击杀准噶尔兵百余，乃败走，遂北数十里，俘获甚众。授协理将军，筑城屯垦，为持久计。阿喇纳久居边塞，悉敌情，疏请进兵伊犁。下议政大臣议，以贼已远窜，暂缓进兵。雍正元年，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帅征青海，命率兵二千驻布隆吉尔。贼酋阿喇布坦苏巴泰来袭，遣师追至推默尔，大败之。未几，卒於军。遗疏为父请谥，上特许之。赐白金千，遣官护丧归，谥僖恪，加拜他喇布勒哈番，以其子伍弥泰兼袭，合为三等伯。乾隆间，定封号曰诚毅。伍弥泰自有传。

吉勒塔布，李佳氏，满洲正红旗人，觉善第三子。初授侍卫兼前锋参领。康熙十一年，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

十三年，耿精忠叛，命偕副都统拉哈率师驻江宁。寻令援浙江。从将军贝子傅喇塔攻嵊县，与精忠将曾养性等战于

黄瑞山，督兵乘夜分两翼冲击；又遣兵循山麓疾上，以鸟枪旁击之，养性败溃，克仙居。十四年，养性与叛将祖弘勋犯台州，吉勒塔布与都统沃申赴援，战於平山岭，殄贼四千馀；夺梁蓬隘道，遇贼伏，尽歼之。直趋黄岩，副都统穆赫林督兵夹击，养性夜走温州。克黄岩，复战於上塘岭。攻温州，久未下。十五年，养性复以四万馀人来犯，吉勒塔布遣兵分道逆击。进剿处州，过三角岭，循江度师。养性以百馀舟屯江上，陆兵屯得胜山下，据险拒我师。吉勒塔布与总兵陈世凯分道拔贼垒，又以炮击贼舟，沉诸江。师次温溪渡口，击败精忠将马成龙等，斩千馀级，遂与康亲王师会衢州。偕都统赉塔等击精忠将马九玉，战於大溪滩。吉勒塔布督兵逾三濠，进焚木城，克江山，九玉败遁。遂度仙霞岭，进克浦城、建阳诸县。从康亲王进次福州，精忠降。

十六年，击郑锦同安。十八年，与锦将刘国轩战於下坑、於欧溪头、於郭坑，皆胜，斩二千馀级，收海澄。与沃申驻师漳州。二十一年，师还，累擢护军统领、正红旗蒙古都统。二十七年，授兵部尚书，列议政大臣。

噶尔丹侵略喀尔喀，上命吉勒塔布与都统巴海等征科尔沁诸部兵备边。寻命往苏尼特，度水草佳处为喀尔喀牧地。二十九年，命与尚书阿喇尼出塞，自归化至图拉置台站，率师会喀尔喀诸部，自洮濂河进攻噶尔丹。噶尔丹掠乌珠穆秦部，至乌勒辉河，我师与遇，分兵乘夜挑战。喀尔喀兵违节度，乱阵，战失利。吉勒塔布当夺官，命留佐领，率兵驻呼鲁固尔河。旋命与内大臣阿密达同驻克勒，待裕亲王师至，分三队出进。吉勒塔布为第一队，大败噶尔丹於乌阑布通。三十年，

诏移喀尔喀土谢图、车臣两部归附人牧近边。上出塞抚绥，令吉勒塔布与尚书马齐、班第等，先期集归附人於上都河、额尔屯河以待。上虑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掠喀尔喀，命吉勒塔布督喀尔喀诸部兵为备。三十一年，巴图尔额尔克济农降，罢兵归。三十五年，擢都统。三十六年，卒，赐祭葬。

殷化行，字熙如，陕西咸阳人。初以王姓成康熙九年武进士。十三年，从经略莫洛讨吴三桂，授守备。会王辅臣叛，莫洛遇害，化行被胁羁秦州，称病不为贼用。逾年，自拔归，总督哈占奏复原职，补火器营守备。从振武将军佛尼勒战牛头山，攻克上、下岭。三桂将王屏藩据汉中，以二万人犯宝鸡。大将军图海檄化行赴援，破敌，解西山堡围。复自大泥峪取两河关，复兴安州城。十九年，佛尼勒援永宁，化行为前锋，败敌托川，击走三桂将胡国柱於安宁桥。调援叙州，与西宁总兵李芳述守城，贼分三路来攻，击却之。图海、哈占合疏陈化行奋战状，特擢汉中城守营副将。二十年，逐国柱，迭战安边、叙马、连峰、石盘关诸处，屡克要隘，复马湖府城。

二十二年，追议辅臣叛时被胁，坐夺官。哈占以化行未为辅臣用，从征有劳，奏复原职，授直隶三屯营副将。二十三年，叙功加一等，授都司佾书，兼管副将事。二十五年，上幸畿东，化行扈从行围，赐上用佩刀。二十六年，擢福建台湾总兵，赐貂裘、白金。时议城台湾，化行言地皆浮沙，难以巩固，令部下人致树一，植为城，数日而成。诸部亦各植木城，缮治甲兵，防御以固。三十年，移襄阳。陕西旱，米

价腾贵，民多流移。诏发襄阳米二万石水运至商州，改陆运至西安。命内阁学士德珠与化行及总督丁思孔往督水陆挽运，并护流民还里。三十二年，移登州。复移宁夏。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三路出师，发陕西兵当西路，遣刑部尚书图纳会将军、督、抚及河西提、镇议进兵事。化行陈方略，诏报可。时绿旗兵统於振武将军孙思克，率凉州总兵董大成、肃州总兵潘育龙及化行自宁夏出塞，会大将军费扬古进剿。化行领所部兵三千至翁金河，简精卒前进，遇敌昭莫多。山崖峻削，其南渐陲，有小山横亘，化行急据其巅，麾军士毕登。敌猝至山腹，发炮击之，噶尔丹率众死斗，锋甚锐。化行使告费扬古曰：“贼阵坚，宜遣一军冲其胁，贼妇女辎重俱在后阵，劫之必乱。”费扬古从之。化行望山下两军将薄阵，鼓行而下，敌披靡，死伤枕藉。噶尔丹败遁，诏班师。是役化行功最。

三十六年，疏请率兵二千至郭多里巴尔哈孙擒噶尔丹。会上西巡，将幸宁夏，化行迎谒，奏请行围花马池观军容。上曰：“师行赖马力。今噶尔丹未灭，宁夏兵至花马池，往来七八日，马必疲。猎细事耳，罢猎而休马，以猎噶尔丹何如？”乃令化行率所部兵五百人从昭武将军马思喀复出塞。寻命化行参赞军务，谕谓绿旗总兵官未有授参赞者，并赐孔雀翎。师次郭多里巴尔哈孙，会大将军费扬古兵。进至洪郭罗阿济尔罕，噶尔丹死，诏班师。化行还宁夏。

三十七年，请复本姓。叙昭莫多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擢广东提督。三十九年，琼州营游击詹伯豸等扰黎人，黎人王镇邦为乱，以化行约束不严，降级留任。四十年，连、阳

瑶为乱，里入峒、油岭二排尤凶横。化行率总兵刘虎驻师里入峒，遣副将林芳入排，使执为乱者以献。瑶人戕芳及所从兵役。上命尚书嵩祝为将军，令化行及广西、湖南提督各发兵讨之。四十一年夏，会师连州，分扼要隘，瑶人惧，缚献为乱者李贵、邓二等，置诸法，馀悉就抚。寻追按芳被戕，化行、虎不能救，虎夺官，化行休致。四十二年，上幸西安，化行迎谒，授其子纯四等侍卫。四十九年，卒。

潘育龙，字飞天，甘肃靖远人。初入伍，从征李来亨等於茅麓山，有功。康熙十四年，王辅臣叛，育龙从副将偏图攻三水、淳化，复从扬威将军阿密达战泾州。宁夏道梗，大将军董额使育龙赴提督陈福军，自红河川、白马城诸要隘转战七昼夜，达宁夏。驻灵州，招抚散卒。总督哈占调援山阳，败贼於甘沟口。十五年，从抚远大将军图海夺平凉城北虎山墩。累擢守备。十七年，吴三桂兵犯牛头山、香泉，育龙从总兵王好问等出间道击破之。十八年，克梁河关，斩三桂将李景才、景文略等；薄兴安，三桂将谢泗、王永世以城降。叙功，擢都司僉书。叛将谭弘据川东，育龙从哈占进剿，复大竹、渠县。迁游击。

二十七年，以总督噶思泰荐，擢甘州副将。学士达瑚等自西藏使旋，至嘉峪关外，为西海阿奇罗卜藏所掠。将军孙思克使育龙偕游击韩成等捣其巢，斩级四百有奇，阿奇罗卜藏遁。事闻，诏嘉奖。三十年，赴宁夏防剿噶尔丹。时改肃州协为镇，即以育龙为总兵。三十一年，降番罕笃与罗卜藏额林臣、奇齐克等复叛，育龙追至库列图岭，斩四十馀级，获

百二十人。三十四年，噶尔丹属回塔什兰和卓等五百余人入犯，渡三岔河，育龙击擒之。三十五年，从征噶尔丹，遇贼昭莫多，飞炮中育龙右颐，益力战，贼败遁。师还，召至京师，上抚视其创，命御医诊视，赐衣一袭。移镇天津。叙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四十年，擢陕西提督，赐孔雀翎。四十二年，上西巡，育龙迎谒山西，赐御书榜。驻蹕渭南，阅固原将卒校射，顾大学士马齐等曰：“朕巡历诸省，绿旗无如潘育龙兵者。”命加秩。寻特授镇绥将军，领提督如故。四十九年，上幸五台，育龙迎谒，赏赉优渥，亲制诗章宠之。时有陈四等率妻子游行鬻技，走马上竿，跼索算卦，俗名曰卦子。人既众，遂为盗。育龙捕得五百九十余人。有司献鞫，因疏请飭各省督抚责所属乡村堡寨，遇令改业，编户为民，给荒地开垦，马骡牲畜变为牛种，载入《赋役全书》。下部议行。寻以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五十八年，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谥襄勇。

孙绍周，改籍陕西西安。袭世职，授二等侍卫。累迁广西庆远协副将。雍正初，总督鄂尔泰奏开古州、都江河道，以定旦、来牛二寨苗梗路，檄绍周统广西兵赴古州诸葛营，与贵州副将赵文英会剿，尽平贼寨。擢云南提督，赐花翎。调古北口，以病解任。乾隆十八年，卒。高宗追念育龙军功，特予恩骑尉世职，以绍周子忱嗣。

之善，育龙从孙，仍籍甘肃靖远。初从育龙征噶尔丹。昭莫多之役，力战中枪，诏来京师医治。四十二年，上幸西安，之善迎谒临潼，授蓝翎侍卫，赐孔雀翎。补肃州镇标游击。策妄阿喇布坦以二千人侵哈密，之善率兵二百击败之。上嘉其

勇，超擢陕西潼关副将。从靖逆将军富宁安击准噶尔於乌鲁木齐，多俘获。雍正初，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叛，侵布隆吉尔，与参将孙继宗引兵夹击，斩获无算。擢四川川北总兵，移镇陕西西安。之善以边外辽阔，当设卡路杜窥伺，乃遣兵於沙州西路伊逊察罕齐老图及察罕乌苏诺尔分路侦御。并以住牧熟夷数百户，分置诸要隘，诃敌情，督修西安城及沙州五堡，以二千四百户屯田沙州，筹牛种，建房舍。疏闻，上深嘉之，命署固原提督。谕曰：“此军乃汝叔祖潘育龙所整理，为天下第一营伍，流风馥馥，至今可观。若不能企及，何颜以对联耶？”寻以目眚解任。十一年，卒。

额伦特，科奇哩氏，满洲镶红旗人，佛尼埒子也。佛尼埒卒官，家贫不能还京。四川总督哈占请留额伦特西安效力，部议不许，上特允之。康熙二十三年，授西安驻防佐领。三十年，从将军尼雅翰逐厄鲁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又从将军郎坦赴克锡图额，皆有劳。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从大将军费扬古出西路，破敌昭莫多。以功授世职拖沙拉哈番，擢协领。四十三年，上幸西安阅武，设宴，特命额伦特近御座，亲赐之饮。谕曰：“尔父宣力行间，尔亦入伍能效，故赐尔饮。”寻迁西安副都统。调荆州副都统。四十九年，擢湖广提督。五十二年，授湖广总督。寻命履勘湖南诸州县荒壤，得四万六千馀顷。疏请听民开垦，六年后以下则起科。五十四年，命往按太原知府赵凤诏贪墨状，论罪如律。

厄鲁特策妄阿拉布坦犯哈密，上遣尚书富宁安等率师讨之。五十五年，命额伦特署西安将军，主军饷。策妄阿喇布

坦自噶顺汛山后道沙拉侵青海，执台吉罗卜藏丹济布以去，命额伦特率师驻西宁，为青海诸部应援。五十六年，策妄阿拉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布侵西藏。命额伦特移军青海，与青海王台吉等议屯军形胜地。额伦特疏言西宁入藏道有三，库库赛尔岭、拜都岭道皆宽广，请与侍卫色楞分道进兵。五十七年，策凌敦多布入西藏，破布达拉城，戕拉藏汗，执其子苏尔咱，遂据有其地。六月，额伦特与色楞分道进兵，额伦特出库库赛尔岭。七月，至齐诺郭勒，策凌敦多布遣兵夜来侵，击之退。次日复至，额伦特亲督兵缘山接战，贼溃遁，追击十馀里，多所斩获。疏入，上深嘉其勇。俄，策凌敦多布遣兵潜出喀喇乌苏，额伦特率所部疾趋渡河，扼狼拉岭，据险御敌。比至喀喇乌苏，色楞以兵来会，合力击贼。贼数万环攻，额伦特督兵与战，被重创，战益力。相持者数月。九月，复厉兵进战，射杀贼甚众。矢尽，持刀麾兵斫贼，贼益兵合围，额伦特中伤，犹力战，遂没於阵。五十八年，丧还，上命诸王以下迎城外，内大臣、侍卫至其家奠茶酒。世宗即位，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赐祭葬，谥忠勇。

额伦特与川陕总督音泰皆自行伍中为上所识拔。额伦特以廉洁著，上尝与张伯行并称，谓在督抚中操守最优也。

康泰，甘肃张掖人。初入伍，累擢至游击。从将军孙思克击噶尔丹，以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四迁四川提督。额伦特驻西宁，泰率松潘兵千馀出黄胜关为应援。兵噪，夺官，命自具鞍马从军。从额伦特入藏，战喀喇乌苏，跃马杀贼，矢集於臂，叱其子拔矢，裹臂复战，阵没。赠都督同知，谥壮勇。

弟海，陕西凉州总兵。将所部从额伦特，同时战死。赠世职拖沙喇哈番。

论曰：厄鲁特亦出於蒙古，析为四卫拉特，其一曰绰罗斯，牧伊犁。噶尔丹戕兄子自立，乃号准噶尔，移帐阿尔泰山，兼有四卫拉特。北侵喀尔喀，南侵卫藏。圣祖再亲征，乃摧败以死。乌阑布通之役，噶尔丹败遁，我军亦重衄。佟国纲以元舅死绥。及战昭莫多，费扬古麾饥疲之众，当困斗之寇，蹈瑕以破坚，则谋勇胜也。马斯喀、阿南达、吉勒塔布、化行、育龙先后在事有劳。额伦特孤军殉寇，青海之师，准部之灭，皆於是乎起。谨书之以著其本末。

卷二百八十二

列传六十九

姜希辙 余缙 德格勒 陈紫芝

笪重光 任弘嘉 高层云

沈恺曾 龚翔麟 高遐昌

姜希辙，字二滨，浙江会稽人。明崇祯间举人。顺治初，除温州教授。五年，以瑞安知县缺员，令暂摄。郑成功兵来犯，攻城，希辙督民守，遇事立应。援至，破成功兵齐云江上。九年，迁直隶元城知县。畿北饥，流民至者日以万计。逃人令方严，民虑溷入为累，辄拒不予食。希辙令察非逃人，使垦县中荒田，田辟，饥民以活。善决狱，民称之。

十五年，授工科给事中。吏得盗，自列义王孙可望家人，为买马，镶白旗丁为之因缘。希辙疏言：“可望来归本朝，湔涤不暇，尚敢收亡命相关通？身为旗丁，岂复应桀骜冒法网？夫盗有根柢，有党羽，臣请收义王家人及旗丁穷治之。”上下其疏，罪人皆抵法。国初考功法，获逃人、辟荒田、督运漕粮，皆躐等升擢。希辙疏争非政体，不当开幸进。上方严罪贪吏，吏往往曲法罚鍰。希辙疏言：“例赎杖分有力无力，所轻重不过铢两间。今乃倍五倍十，不拘成数，不应则敲朴随之。是昔以罚省刑，今以罚济刑也。”命仍如定例。

十七年，上诏求言，希辙疏言：“臣闻君臣一德，原未尝以忧劳之任独归之君父，为人臣诿卸责地也。臣观今日积习病根，大要有二：巧於卸肩者，假详慎以行推诿；畏於任事者，饰持重以蹈委靡。请进一德之箴，为中外诸臣诚。”师自江西下广东，州县供亿繁重。南赣巡抚报曲江、始兴两知县同时自戕。希辙疏言：“大兵所集，米豆、草束、槽枥、釜镬，自所必需。然先时传檄，使之预备，供亿虽艰，何至捐赆？行兵不严，责在总督；立法不预，责在巡抚；二者必居一於是。请饬察究。”寻更历兵、礼二科。时会计法严，钱粮完欠，每项各限十分定考成，条例繁颐，有司救过不给。希辙疏请：“总归十分，以一岁之征收，计一岁之款项，起讫既清，稽核亦便。”自此部计稍纾，有司得久任。

康熙元年，考满，内升，回籍待缺。九年，诣京师，复授户科都给事中。具三疏：请增科员；请令巡抚得辖兵，防地方窃发；请缓奏销之期，使催科不迫。迁顺天府丞。遭父丧归。十七年，授奉天府丞。乞养母归。三十七年，卒於家。

余缙，字仲绅，浙江诸暨人。顺治九年进士，授河南封丘知县。兵后流亡未复，弃地弥望，朝议兴屯，设道、厅董之。民田征赋，屯田征租，租视赋为重，民弃屯不耕。府县吏急考成，以屯租散入田赋，民失业。总督李荫祖行部至县，缙导观民间困苦状，荫祖疏闻，兴屯道、厅悉罢。十七年，行取授山西道御史，乞养归。起河南道御史。

康熙初，郑成功已死，其子锦屯厦门。有议弃舟山者，缙上疏争之，略谓：“浙江三面环海，宁波尤孤悬海隅，以舟山为外藩。不知行间诸臣何所见而倡捐弃之议？江海门户，斂手委之逆竖。夫闽海祇一厦门，数万之众，环而攻之，穷年不能下。奈何以已克之舟山增其巢穴？”福建总督李率泰议迁海滨居民，缙复疏争之。略谓：“海滨之民，与贼狎处。一二冥顽贪狡，嗜厚利，通消息，以相接济者，固未必无之。但据所称排头、方田诸处，民或盗牧马，或缚穷民潜送厦门。当此两军相望，巡徼严密，虽有奸宄，安能飞渡？是其号令不肃，已可概见。”又云：“派拨舵工、水手，公然不应。海上舵工名曰“老大”，其人必少长海舟内，外洋岛屿径路，靡不熟历，而后驾风使舵，操纵自如。奈何责之素不练习之民，视同里役，横加僉派？彼即勉强应役，技既不精，心复叵测。万一变从中起，将置数十万奋戈持满之士於何地？”两疏语皆切至。

圣祖亲政，顺治间建言诸臣坐迁谪者，次第赦还，惟议及逃人不在赦例。居数年，诏宽逃人禁。缙疏请敕部察当日建言被谪诸臣，存者召还录用，歿者归葬赠恤。寻命巡视长芦盐政。以改葬乞归。二十八年，卒於家。

缙廉而能，治事尤持正。妖人朱方旦言祸福，朝士多信之。缙曰：“此妄男子耳，於法当诛。”方旦卒坐死。

德格勒，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掌院学士。李光地亟称其贤。圣祖时，召见讲论经史，尝扈从巡行。大学士明珠柄政，务结纳士大夫，将馈金为治装。德格勒以装具，固辞不受。会久旱，上命德格勒筮，遇夬。问其占，曰：“泽上於天，将降矣！而卦义五阳决一阴。小人居鼎铉，故天屯其膏。决去之，即雨。”上愕然，曰：“安有是？”德格勒遂以明珠对。明珠闻，大恶之，时以蜚语上闻，谓德格勒与侍讲徐元梦互相标榜。徐元梦亦不附明珠者也，故并嫉之。二十六年，光地乞假归，入辞，面奏德格勒、徐元梦学博文优。逾月，上召尚书陈廷敬、汤斌等及德格勒、徐元梦试於乾清宫。阅卷毕，谕曰：“朕政暇好读书，然不轻评论古人。评论古人犹易，评论时人更难。如德格勒每评论时人，朕心不谓然，故召尔等面试。妍媸优劣，今已判然。学问自有分量，毋徒肆议论为也。”二十七年，明珠罢。

未几，掌院学士库勒讷劾德格勒私抹起居注，并与徐元梦互相标榜，下刑部论罪。故事，起居注数易稿然后登籍，德格勒所删易者，实未定稿也。谏上论斩，命改监候秋后处决，徐元梦亦坐谴。语详《徐元梦传》。光地还京师，上命尚书张玉书等以德格勒试卷示九卿，并诘光地。於是玉书等奏称德格勒文实鄙陋，光地亦以妄奏引罪，命从宽免究。德格勒寻遇赦，释归本旗。卒。

陈紫芝，字非园，浙江鄞县人。康熙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陕西道御史，力持风纪，绝外僚馈遗。巡视南城，捕大猾邓二置诸法。疏言：“朝章国典宜画一，民间冠昏丧祭未有定制，请编纂礼书，颁行天下。”又请裁屯卫：“以屯各属州县，则田赋可核，逃盗可清。”诏并允行。

时督、抚、监司皆由廷臣保举。湖广巡抚张汧，大学士明珠所私也，恃势贪暴，言路莫敢摘发。二十六年，紫芝上疏劾之，言：“汧莅任未久，黠货多端，凡地方盐引、钱局、船埠，靡不搜括，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当日保举之人，必有贿嘱情弊，请一并敕部论罪。”上命夺汧官，遣直隶巡抚于成龙、山西巡抚马齐、副都御史开音布往按治。复谕廷臣，谓汧贪婪无人敢言，紫芝独能弹劾，即予内升。成龙等按得汧以前官福建布政使亏帑令属吏弥补，又派收盐商银九万，上荆南道祖泽深婪取於民又八万，谏上，论绞。保举汧为巡抚者，侍郎王遵训、学士卢琦、大理寺丞任辰旦，皆坐夺官。擢紫芝大理少卿。每谏狱，稍涉矜疑，即为驳正，多所平反。

紫芝以峭直受上知，同朝多侧目。无何，卒。或传紫芝一日诣朝房，明珠延坐进茗，饮之，归遂暴卒云。

笱重光，字在辛，江南句容人。顺治九年进士。自刑部郎中考选御史。巡按江西，与明珠忤，罢归。初，郑成功犯镇江，重光縋城乞援。事平，赐御书榜。卒，祀乡贤。

任弘嘉，字葵尊，江南宜兴人。初以举人官行人。康熙

十五年，成进士。十八年，考选江南道御史。巡南城，疏言：“各州县宜有讲堂书院，庶人知向学。”又言：“学道不惟受制藩司，抑且受制知府。盖府道阶级不甚悬，无以资表率。部郎声望不甚重，又无由达封章。求其公明，实不可得，乞重其选。”改巡北城，疏陈五城应行事，谓：“盗风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民杂处。司坊未洁，由劝惩不当。”又言：“州县昏夜比较，乡民托宿无地，饥寒受杖，往往殒命。又或因分厘火耗之轻，受金役横索之累。”又言：“朝廷清丈，所以为民，而藩府驳册，上下动费累百。津梁有关，所以御暴，今小港皆设巡拦，旱路亦行堵截，检索至负担，税课遍鸡豚。”所言皆痛切。弘嘉一日巡城，有锦衣骏马突其前，诃叱之。隶卒白曰：“此王府优也。”弘嘉趋王府，索优出，杖之四十。上闻，直弘嘉。由是贵戚敛迹，毋敢玩法。

寻掌山东道，兼江南道如故。上十渐疏：“一曰，朋党交结之渐。始因交际为馈遗，渐以爱憎成水火。二曰，奢侈僭逾之渐。物力既殫，等威亦紊。三曰，文武讦讟之渐。督、抚、提、镇挟私互讦，小吏效尤，何以使民无讼？四曰，绅士吹求之渐。有司视如仇仇，奸民以为鱼肉。五曰，上下奉违之渐。国家良法美意，奉行者徒有虚文，过当者反成弊政。六曰，名器混淆之渐。为生养万民计，守令宜用正途。七曰，常平侵渔之渐。贮谷久易浥损，又难盘察，不若听民输钱，数易稽而无朽蠹。八曰，河工兴建之渐。从古无不徙之河，治河惟去其太甚，不必议开议塞，借一劳永逸之辞，为逐利幸功之术。九曰，情罪过当之渐。如逃人止於鞭刺，过宿反至窜流，轻重不平，枉诬尤甚。十曰，积习胶固之渐。升迁则

赶缺压缺，处分则忽重忽轻，视为故常，营竞特甚。”复疏论铨政不平，并下部议行。三十三年，迁奉天府府丞，兼学政。转通政司参议，署通政使。丁母忧归。服阕，病目，卒於家。

弘嘉素慎，疏上言过直，辄战栗。或曰：“子蕙若此，何如不言？”曰：“弘嘉之战栗，气不足也。然知其当言，不敢欺吾心，尤不敢负吾君耳。”

高层云，字二鲍，江南华亭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二十五年，授吏科给事中。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诏王大臣集永康左门外议丧礼。大学士王熙等向诸王白所议，跪移时，李之芳年老，起而踣。层云曰：“是非国体也。”即日疏言谓：“天潢贵胄，大臣礼当致敬。独集议国政，无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也。况永康左门乃禁门重地，太皇太后在殡，至尊居庐，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诸王之地。大学士为辅弼大臣，固当自重，诸王亦宜加以礼节，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失藩臣体。”疏入，上曰：“朕召大臣议事，如时久，每赐垫坐语。今大臣为诸王跪，於礼不合。”下宗人府，吏、礼二部议，嗣后大臣与诸王会议，不得引身长跪，著为令。

二十八年，京师旱，诏求言。层云疏论江、淮间行屯田扰民，请急停苏民困，上嘉纳之。迁通政司参议。二十九年，迁太常寺少卿，卒官。

沈恺曾，字乐存，浙江归安人。康熙二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三十年，改山东道御史。喀尔喀率属内附，上亲出

塞拊循。恺曾疏言：“巡行口外，为蒙古诸臣定赏罚，编户口，安插新附。但圣躬远出，间关崎岖，乘輿劳顿於外，群臣晏息於家，臣心何安？宜遣部院大臣经理，令逐一奏闻，仍与皇上亲行无异。乞传旨暂缓此行。”疏入，不报。上还京师，召恺曾入对，赐宴。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岁暮，以馀孽未靖，复出塞。恺曾复上疏请回銮，语甚剴切。

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有母丧，命夺情视事，光地请给假九月，言路大哗。恺曾疏言：“学臣关系名教，表率士子。使衰经者衣锦论文，其何以训？宜令终丧，以隆孝治。阁臣职司票拟，理应委曲奏请，始不当有在任守制之票，既不当有仍遵前旨之拟。科臣职司封驳，阁臣票拟不当，科臣缴旨覆奏，固其职也。乃亦复默然，不知其所谓封驳者何在也？臣不敢以妄拟阁臣为嫌，劾奏同列为咎。”疏入，下九卿议，寻用彭鹏言，令解任在京守制。陕西提督孙思克请令富民纳粟佐军，恺曾论奏乞敕部停止，上是之。

入台七年，疏数十上，伉直敢言。历掌山西、江南、浙江、河南道事，管登闻院。三十八年，巡两广盐课，多惠政，商民德之。报满，留任一年。还京，复掌山西道。丁父忧，以广东运使罢误事连坐，罢官。四十四年，上南巡，召试行在称旨，赐御书。寻卒。

龚翔麟，字蘅圃，浙江仁和人。父佳育，字祖锡。自龙骧卫经历出知安定县，又自兵部郎中出为分巡通永道僉事，擢江南布政使，所至有声绩。入授光禄寺卿。命修《赋役简明书》，未竟。卒。

翔麟自副贡生授兵部主事，出榷广东关税。沿海诸税口，

远者去省二千里，吏役苛索，商民重困。翔麟严其禁，并移行府县察究。康熙三十三年，考选陕西道御史，遂疏请以诸税口交府县征收，著为令。

寻命巡视西城。大学士熊赐履以误拟旨罢，复起为吏部尚书。翔麟疏劾：“赐履窃讲学虚声，前因票拟错误，嚼毁草签，卸过同官。皇上从宽，放归田里。旋赐起用，晋位冢宰，毫无报称。其弟赐瓚包揽捐纳，奉旨传问，赐履不求请处分，犹泰然踞六卿之上。乞赐罢斥。”右通政张云翮，故靖逆侯勇子。勇妻李卒，云翮不居丧。翔麟疏劾：“云翮纵非李出，嫡母、继母并制三年，岂可视为陌路？乞严加议处，以儆败类。”云贵总督赵良栋讨吴三桂，定云南，以叙功未允，为部下乞恩，屡有求请。翔麟疏劾：“良栋效力行间，悉由皇上指授方略。荡平后叙功，即经廷议，重以睿裁，轻重无不允当。事阅十年，而良栋犹哓哓不定罪。”赐履雅负清望，良栋功臣，云翮功臣子，翔麟论列无所避，以是得直声。俄又劾赐履及侍郎赵士麟乱铨政，条列以上。

官御史十年，乞归，贫至不能举火，萧然不改恒度。寻卒。

高遐昌，字振声，河南淇县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湖南龙阳知县。以屯赋重，请减与民田同额。父忧去。服阕，补广东东莞知县，历茂名、信宜，护高州知府，皆有声。行取，擢刑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

四十六年，授户科给事中。时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托合齐恃权不法，给事中王懿德列款疏劾。上方幸热河，遐昌诣行

在继劾之。略言：“托合齐欺罔不法，经懿德纠参，臣又何敢置喙？伏念其所以横恣，皆缘握权太过。自督捕裁，而所辖三营改归提督，悍将骄兵，毫无忌惮。请仍归兵部择司官督率，考勤惰、禁勒索，营务防汛，昼夜巡逻，即有奸匪，不得妄牵无辜，私刑酷讯。提督干预词讼，奸民构弁兵，择人而噬，民不聊生。请仍归大、宛二县，五城司坊、巡城御史以及府尹、治中。逃盗命案，归於刑部，一秉国法。提督管理街道，纵其兵丁肆为贪噬，势压官民。请五城分治，仍归司坊。每年工部保题司官督理，庶法官守制，无复轶越。此皆本朝旧例，当归所司，防微杜渐，不致成积重之势。”疏上，上以巡捕三营并步军统领，非自托合齐始。司坊管街道，畏惧显要，止知勒索铺户，故亦归并步军统领。今既累商民，即以遐昌兼管，期一年责以肃清。遐昌既任事，革除陋规，街道沟渠次第平治，兵民以安。两届报满，仍命接管。

托合齐阴谋报复，欲伺隙中伤。五十年，上自畅春园还，见内城街道被侵占甚窄，召托合齐诘责之。托合齐奏外城尤窄。命尚书赫硕色等察勘，托合齐故引视僻巷，民居占官街得三百馀间，谓皆遐昌任内所造，逮下刑部狱。尚书齐世武，托合齐党也，将刑讯，主事蒋晟持不可。乃议遐昌以官街邀民誉，应发奉天安置。托合齐党复哗，言遐昌受赂。严讯家属，定爰书，谓据供虽未受赂，但风闻街道旧规，铺户修房，每间与胥役钱二三百，以此例之，房三百馀间，计钱七百五十千，当枉法赃律处绞。朝审，具冤状。尚书王掞、李天馥谓遐昌廉能为上知，宜从宽典，富宁安赞之，狱乃缓。会托合齐以病乞假，隆科多摄其职，因言托合齐罔上行私，横恣

贪婪，及诬陷遐昌状。上命释遐昌，都人争赴狱舁之出，拥赴阙谢。及出都，送者填溢，醵金完悬赃。遐昌归，未几卒。

论曰：康熙间以直言著者，魏象枢、郝浴、杨素蕴、彭鹏、赵申乔辈，扬历中外，卓然为名臣。希辙、缙，自世祖朝已在谏垣，有献替。弘嘉论十渐，层云争国体，陈义皆甚高。若德格勒、紫芝、重光忤明珠，恺曾弹李光地，翔麟论熊赐履、赵良栋，遐昌抗托合齐，虽所纠绳贤不肖不同，謇謇匪躬，不为名慑，不为势挠，谥为“遗直”，殆无愧欤？

卷二百八十三

列传七十

觉罗武默讷 舒兰拉锡 拉锡子旺札尔
旺札尔子博灵阿 图理琛 何国宗

觉罗武默讷，正黄旗人，景祖第三兄索长阿四世孙也。顺治四年，授世职拖沙喇哈番，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擢一等侍卫。康熙六年，授内大臣，管佐领。

十六年，命偕侍卫费耀色、塞护礼，索鼐瞻礼长白山，谕曰：“长白山祖宗发祥之地，尔等赴吉林，选识路之人，瞻视行礼，并巡视宁古塔诸处，於大暑前驰驿速往。”五月己卯，武默讷等发京师；己丑，至盛京，东行；戎戌，至吉林。询土人，无知长白山路者。得旧居额赫讷殷猎户岱穆布鲁，言其父曾猎长白山麓，负鹿归，道经三宿，似去额赫讷殷不远。

自吉林至额赫讷殷，陆行十日，舟行几倍之。宁古塔将军巴海令运米十七艘诣额赫讷殷，先发，并令协领萨布素护武默讷等行。六月丁未，武默讷等携三月粮，陆行经温德亨河、库埒讷岭、奇尔萨河、布尔堪河、纳丹弗埒城、辉发江、法河、卓隆鄂河，抵讷殷江干，米亦至。乃乘小舟，与萨布素分道行，泝讷殷江逆流上。

丙寅，会於额赫讷殷。一望深林无路，萨布素率众前行，伐木开道。遣人还告：行三十里，得一山，升其巅，缘木而望，长白山乃在百馀里外，片片白光如积玉，视之甚晰。戊辰，武默讷前行。己巳，遇萨布素於林中。壬申黎明，大雾，莫辨山所向。闻鹤唳，寻声往，遇鹿蹊，循行至山麓，见周遭密林，中间平迤圆绕，有草无木。前临小林，尽处有白桦木，整若栽植，及旋行林外，仍弥漫无所见。跪诵敕旨，拜毕，雾开，峰峦历历在目，登陟有路。遥望之，山修而扈，既近，则堂平而宇圜，向所睹积玉光，冰雪所凝也。山峻约百馀里，巅有池，环以五峰，其四峰临水拱峙，正南一峰稍低，分列双阙。池广袤约三四十里，夹山涧水喷注，自左流者为松花江，右流者为大小讷殷河，绕山皆平林。武默讷瞻拜而下。峰巅群鹿奔逸，仆其七，坠武默讷等前。时登山者正七人，方乏食，谢山灵赐。却行未里许，欻然雾合。癸酉，还至前望处，终不复见山光。七月庚辰，至恰库河，马疲甚。甲申，自恰库河乘舟还，经色克腾、图伯赫、噶尔汉、噶达浑、萨穆、萨克锡、法克什、多琿诸河，至松花江。八月丁未，还吉林，巡视宁古塔诸处。乙丑，还京师。

疏闻，诏封长白山之神，秩祀如五岳。十七年，命武默

讷賚敕往封，岁时望祭如典礼。十九年，召入养心殿，命工绘其像以赐。谕曰：“以此像俾尔子孙世世供享，以昭恩宠。”二十九年，卒，赐祭葬。

舒兰，纳喇氏，满洲正红旗人。父敦多哩，官刑部侍郎，兼佐领。坐鞫总督蔡毓荣罪，附和尚书希福从轻比，夺官，戍黑龙江。

舒兰自理藩院笔帖式迁主事。康熙三十八年，从侍郎满丕、都统乌达禅等，招降巴尔瑚三千余人，安置察哈尔游牧地，编隶佐领。未几，巴尔瑚佐领额克图叛，戕察哈尔副总管阿必达、骁骑校班第，掠马驼以遁。上命喀尔喀公锡卜推哈坦等率蒙古兵追剿，舒兰持檄传示蒙古诸贝勒台吉，并征察哈尔、厄鲁特兵，从乌达禅会剿，擒其渠。迁内阁侍读。

四十年，命偕侍卫拉锡往探河源，谕曰：“河源虽名古尔班索里玛勒，其发源处人迹罕到。尔等务穷其源，察视河流自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诸处，宜详阅之。”四月辛酉，舒兰等发京师。五月己亥，至青海。庚子，至库库布拉克。贝勒色卜腾扎勒与偕行。

六月癸亥，至鄂稜诺尔。甲子，西行至扎稜诺尔。鄂稜周二百馀里，扎稜周三百馀里，二诺尔距三十里许。乙丑，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历历如星，众山环之。南有山曰古尔班图勒哈，西南有山曰布瑚珠勒赫，西有山曰巴尔布哈，北有山曰阿克塔齐勒，东北有山曰乌阑都什，蒙古总名曰“库尔坤”，即昆仑也。山泉出自古尔班图勒哈者，为噶尔玛塘；出自巴尔布哈者，为噶尔玛

楚木朗：出自阿克塔齐勒者，为噶尔玛沁尼。三山之泉，溢为三支河，即古尔班索里玛勒也。三河东流入扎稜诺尔，扎稜一支入鄂稜诺尔，黄河自鄂稜出。其他山泉与平地水泉，渊沦萦绕，不可胜数，悉归黄河东下。

丁卯，舒兰等自星宿海还，舍故道，循河流东南行。己巳，登哈尔吉山，见黄河折而东，至库库陀罗海山，又南绕萨楚克山，复北流，经巴尔陀罗海山之南。庚午，达阿木尼玛勒占穆逊山，山最高，云雾蔽之，不可端倪。蒙古人言长三百馀里，有九高峰，积冰终古不消。常雨雪，一月得晴仅三四日。舒兰等自此返。壬申，至锡喇库特勒，又南过僧库尔高岭，更百馀里，至黄河岸。见黄河自巴尔陀罗海山东北流，经归德堡北、达喀山南两山峡中，流入兰州。自京师至星宿海，七千六百馀里。宁夏西自松山至星宿海，天气渐低，地势渐高，人气闭塞，行多喘息。九月，还京师，具疏述所经，并绘图以进。

上谕廷臣曰：“朕於古今山川名号，虽在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目击详求，载入舆图。即如黄河源出西塞外库尔坤山之东，众泉涣散，灿如列星，蒙古谓之‘鄂敦塔拉’，西番谓之‘索里玛勒’，中华谓之‘星宿海’，是为河源。汇为扎稜、鄂稜二泽。东南行，折北，复东行，由归德堡、积石关入兰州，其原委可得而缕晰也。”

舒兰累擢内阁学士。四十五年，命往西藏封拉藏为翊法恭顺汗。回京得风疾，遣太医诊视。越二年，疾复发，乞休，许解任调治。五十二年，疾愈，起故官。是年以万寿恩典，复

其父敦多哩故秩。寻迁工部侍郎。未几，坐事，降三秩调用。五十九年，卒。

拉锡，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自亲军校三迁二等侍卫，偕舒兰穷河源，进一等。雍正初，累擢本旗都统。以治事明敏，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授议政大臣。拉锡谙习旗务，奏事辄称旨，累被褒嘉，加授拖沙喇哈番。四年，以隐匿乌梁海事，尽削官职，降授一等侍卫，管太仆寺卿。寻仍擢镶白旗满洲都统，迭署江宁将军、天津满洲水师营都统，授领侍卫内大臣。卒。

子旺札尔，初授侍卫，袭世职。使从侍郎阿克敦与噶尔丹定界。如苏州、如浙江按事。累迁镶白旗满洲都统、理藩院侍郎、御前大臣。命赴金川察沿途驿站。金川平，擢领侍卫内大臣。卒，谥恪慎。

孙博灵阿，袭世职。初授侍卫，累迁正蓝旗蒙古副都统。从征金川，攻当噶尔拉，扑碉受创，卒。赠都统衔，进世职一等轻车都尉，图形紫光阁。

乾隆四十七年，高宗命侍卫阿弥达诣西宁祭河神，再穷河源。还奏：“星宿海西南有水名阿勒坦郭勒，更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阿勒坦’为黄金，‘噶达素’为北极星，‘郭勒’为河，‘齐老’石也。崖壁黄金色，上有池，池中泉喷涌，酺为百道，皆黄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回旋三百余里，入星宿海，为黄河真源。”高宗命四库馆诸臣辑《河源纪略》识其事。阿弥达更名阿必达。大学士阿桂子，附见《阿桂传》。

图理琛，阿颜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国子生考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坐事，夺职。康熙五十一年，特命复职，出使土尔扈特。

初，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从子阿喇布珠尔，假道准噶尔赴西藏谒达赖喇嘛。准噶尔台吉策妄阿喇布坦与阿玉奇构怨，阿喇布珠尔不得归，款关乞内属，诏封贝子，赐牧嘉峪关外党色尔腾。嗣阿玉奇遣使入贡，上欲归阿喇布珠尔。命图理琛偕侍读学士殷扎纳、郎中纳颜赉敕谕阿玉奇，假道鄂罗斯。

五月，图理琛等自京师启行，七月，至鄂罗斯境楚库柏兴。以假道故，待其国察罕汗进止。五十二年正月，许假道，乃行。还乌的柏兴，越柏海尔湖而北，抵厄尔库。鄂罗斯托波尔噶噶林遣其属博尔科尼来迎。噶噶林者，彼国所称总管也。图理琛等欲行，博尔科尼言噶噶林令天使当自水路行，而昂噶拉河冰未泮，请稍驻俟之。三月，自昂噶拉河乘舟抵伊聂谢柏兴，登陆。五月，抵麻科斯科，复乘舟自揭的河顺流行，经那里穆柏兴、苏尔呼特柏兴、萨玛尔斯科、狄穆演斯科诸地。七月，至托波尔。其地噶噶林名马提飞费多里鱼赤，迎至廨，留八日。仍遣博尔科尼护之行，抵鸦班沁登陆。自费耶尔和土尔斯科越佛洛克岭，抵索里喀穆斯科，以路泞，守冻十日。复行，经改郭罗多、黑林诺付、喀山、西穆必尔斯科诸地。十一月，至萨拉托付，是为鄂罗斯与土尔扈特界。水自东北来，折而南，鄂罗斯号为佛尔格，土尔扈特号为额济勒。阿玉奇汗驻牧地曰玛努托海，距此十日程，以雪盛不能行。

五十三年四月，阿玉奇遣台吉祥伟征等来迎。五月，图

理琛等渡额济勒河，阿喇布珠尔之父纳扎尔玛穆特遣献马，却之。六月朔，至玛努托海，阿玉奇择日听宣敕。图理琛等以上意谕之曰：“阿喇布珠尔已赐爵优养，欲遣归尔牧地，以策妄阿喇布坦方与尔交恶，恐为所戕。尔若欲令阿喇布珠尔归，当自鄂罗斯来迎。”阿玉奇曰：“我虽外夷，然冠服与中国同。鄂罗斯乃嗜欲不同、言语不通之国也，天使归道当察其情状。鄂罗斯若以往来数故不假道，则我无由入贡矣。阿喇布珠尔荷厚恩，与归土尔扈特同，复何疑虑？”阿玉奇及纳扎尔玛穆特等各赠马及方物，图理琛等以越境无私交，却不受。阿玉奇待之有隆礼，留十四日，筵宴不绝。复附表奏谢。图理琛等遂行，由旧路归，鄂罗斯遣护如初。五十四年三月，还京师。

是役也，往返三载馀，经行数万里。盖土尔扈特为鄂罗斯所隔，远阻声教，而鄂罗斯又故导我使纡道行。图理琛奉使无辱命，既归国，入对，述往还事状，并撰《异域录》，首冠舆图，次为行记，呈上览。上嘉悦，寻授兵部员外郎。阿喇布珠尔亦遂留牧党色尔腾不复遣，再传至其子丹忠，雍正中，迁牧额济内河。

图理琛迁郎中。世宗即位，命赴广东察藩库，就擢广东布政使。调陕西。三年，擢巡抚。五年，召为兵部侍郎，调吏部。偕喀尔喀郡王额駙策凌等往定喀尔喀与鄂罗斯界。仍调兵部。六年，追议前定界时，与鄂罗斯使臣萨瓦鸣炮谢天，私立木牌，并擅纳鄂罗斯贸易人入界；又前任陕西巡抚时，将天下兵数缮折私给将军延信，逮问论斩。诏宥免，遣筑扎克拜达里克城。高宗即位，授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乾隆元

年，以老解侍郎任，仍为内阁学士。二年，引疾去。五年，卒。

何国宗，字翰如，顺天大兴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命直内廷学算法。五十二年，命编辑《律历渊源》。未散馆，授编修。三迁至庶子。雍正初，授侍读学士，再迁至内阁学士。

三年，命视黄、运河道，奏请增筑戴村石坝，疏浚东昌城南七里河、城北魏家湾及德州城南减河；又以汶、泗泉源纡远，请专设管泉通判；又请修高家堰石堤。上皆允其请，并以高家堰石堤工冲要，命发帑兴修。复奏言：“运河自临清以上，赖卫水以济。卫水发源百泉，益以丹、洹二水，其流始盛。请疏百泉为三渠，洹河亦筑坝开渠引水，一分灌田，三分济运。”上从其议。旋以山东巡抚塞楞额奏言国宗等奏使所经州县，供亿白金七千六百有奇。上责国宗不惜物力，负任使，坐降调。五年，授大理寺卿。六年，复擢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八年，命与侍郎牛钮督修北运河减水坝，并浚引河。国宗等议捍护河西务北堤及耍儿渡鱼鳞坝，别开塌河淀下流贾家沽泄水河，建筑三里浅、筐儿港、张家庄诸处挑水坝。上命如议速行。九年，兼河东河道总督。田文镜奏戴村初建玲珑、乱石、滚水三坝，汶水盛涨，自坝面流入盐河归海。国宗等增筑石坝，水不能过，濒河连年被患。请毁石坝，复为乱石、滚水坝。上责国宗勘工错误，贻害民间，夺官。

乾隆初，起充算学馆、律吕馆总裁。九年，赐秩视三品。寻授左副都御史。十年，兼领钦天监正。十三年，迁工部侍郎。

康熙间，圣祖命制《皇輿全览图》，以天度定准望，一度当二百里，遣使如奉天，循行混同、鸭绿二江，至朝鲜分界处，测绘为图。以鸭绿、图门二江间未详晰，五十年，命乌喇总管穆克登偕按事部员复往详察。国宗弟国栋亦以通历法直内廷。五十三年，命国栋等周历江以南诸行省，测北极高度及日景。五十八年，图成，为全图一，离合凡三十二帧，别为分省图，省各一帧。命蒋廷锡示群臣，谕曰：“朕费三十馀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合。尔以此与九卿详阅，如有不合处，九卿有知者，举出奏明。”乃镌以铜版，藏内府。

高宗既定准噶尔，乾隆二十一年，命国宗偕侍卫努克三、哈清阿率钦天监西洋人往伊犁，自巴里坤分西北两路，测天度绘图。既还报，命署左都御史。二十二年，授礼部尚书。以京察举弟国栋，坐徇庇，夺官。寻授编修，直上书房。二十八年，复授内阁学士。是岁，上以诸回部悉定，复遣尚书明安图等往测天度绘图，是为《乾隆内府皇輿图》。二十六年，迁礼部侍郎。二十七年，以老休致。三十一年，卒。

论曰：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圣祖东访长白山，西探河源，北抚土尔扈特，武默讷、舒兰、图理琛奉使称职。观所还奏，曲折详尽，历历如绘。国宗以明算事圣祖，又幸老寿，迨高宗朝，诣新疆测绘。康熙、乾隆两《内府图》皆躬与编摹。揆之於古，其裴秀、贾耽之伦欤？

卷二百八十四

列传七十一

觉罗满保 陈策 施世骠 蓝廷珍 族弟鼎元
林亮 何勉 陈伦炯 欧阳凯 罗万仓 游崇功

觉罗满保，字鳧山，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国子监祭酒，擢内阁学士，直经筵。

五十年，授福建巡抚。疏言福州、兴化、泉、漳等属十六州县皆濒海要地，请拣选直省卓异官除授。御史璩廷祐论其不可，部议以为然。诏下九卿等再议，卒从满保言。五十四年，擢福建浙江总督，命巡海。议自乍浦至南澳，沿海五千馀里，建台、寨百二十七所，炮位千一百七十有八。别疏言：“鹿耳门为台湾咽喉，澎湖为厦门藩卫，安平镇为水师三营重地，及海洋各口岸宜分极冲、次冲，筑墩、台，设汛巡守；并严察海舶出入，禁渔船私载米粮、军器。”又言：“淡水、鸡笼山为台湾北界，其澳港可泊巨舰百馀。更进为肩豆门，沃野百里，番社交据。请增置淡水营，设官驻防为后蔽。”皆报可。

六十年，凤山民朱一贵为乱。台湾知府王珍苛税滥刑，凤山民黄殿、李勇、吴外等集数百人谋变，一贵素贩鸭，托明裔以为渠。劫冈山塘、槟榔林二汛，掠军器，众益聚，遂破县城，进陷台湾。总兵欧阳凯等率兵御贼，师败绩，死之。台厦道梁文煊等走澎湖。满保疏闻，督兵趋厦门，值淫雨，乘

竹兜从数骑行泥淖中。比至，籍丁壮剽悍能杀贼者悉充伍，严申军令，禁舟师毋登陆，民以不扰。淡水营守备陈策使诣厦门乞援，满保移会巡抚吕犹龙，遣兵自闽安渡淡水。未几，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率舟师至，满保命统水陆军，会提督施世骠於澎湖，克期进剿。六月，世骠、廷珍攻鹿耳门，败贼安平镇，遂克台湾。上以台湾民附乱非本意，敕满保招抚。寻诸罗民杨旭等密约壮丁六百人，擒一贵及其党十二人，献世骠军前，槛送京师，磔於市。是役，自出师迄事平凡七日。上嘉满保调度有方，加兵部尚书。寻疏言：“贼起，惟守备陈策鼓励兵民，坚守汛地，待大兵进援，奋力效忠。”命擢台湾总兵。复疏劾珍纵役需索，致一贵乘机倡乱；文煊及所属官吏一无备御，退回澎湖，应夺官逮问，从之，文煊等论罪如律。秋，台湾颶作，满保以闻，谕：“台湾有司平日贪残激变，及大兵进剿，杀戮之气上干天和，令速行赈恤。”

上杭民温上贵往台湾从一贵得伪元帅札、印，还上杭，煽乡人从贼。闻一贵诛，走江西，结棚匪数百，谋掠万载。知县施昭庭集营汛剿捕，擒上贵及其党十数人，并伏法。大学士白潢等条奏禁戢棚匪，满保疏言：“闽、浙两省棚民，以种麻靛、造纸、烧灰为业，良莠不一。令鄰坊保结，棚长若有容庇匪类，依律连坐。有司於农隙遍履各棚，严加稽察。浙江都、奉化等二十七县，福建闽、龙岩等四十州县，皆有棚民，宜如沿海州县例，拣员题补。”诏从之。

雍正三年，卒官。遗疏言：“新任巡抚毛文铨未至，总督印信交福州将军宜兆熊署理，并留解任巡抚黄国材暂缓起程，如旧办事。”诏嘉其得体，下部议恤；时尚书隆科多获罪鞠讯，

得满保馈金交通状，世宗谕责满保谄隆科多、年羹尧，命毋赐恤予谥。

策，字钟侯，福建晋江人。由铜山守备调淡水。一贵陷台湾，策孤军力守一隅。奸人苑景文入境煽诱，擒诛之。师下台湾，满保檄剿北路，复南嵌、竹塹、中港、后垄、吞霄、大甲诸社。以功擢台湾总兵，加左都督。卒。

施世骠，字文秉，靖海侯琅第六子。康熙二十二年，世骠年十五，从琅下台湾，委署守备。台湾既定，以功加左都督衔，授山东济南城守参将。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天津总兵岳昇龙荐世骠从军。召试骑射，命护粮运至奎素，从大将军马斯喀追贼至巴颜乌阑。师还，假归葬。上褒世骠勤劳，命事毕仍还任。累迁浙江定海总兵。四十二年，上南巡，赐御书“彰信敦礼”榜，时海中多盗，世骠屡出洋巡缉，先遣裨将假商船饵盗，擒获甚众，斩盗渠江仑。四十六年，上南巡，询及擒斩海盗事，温谕嘉奖，赐孔雀翎。四十七年，擢广东提督。五十一年，调福建水师提督。

六十年，朱一贵为乱，陷台湾。世骠闻报，即率所部进扼澎湖，总督满保檄南澳总兵蓝廷珍等以师会。众议三路进攻。世骠谓南路打狗港在台湾正南，南风盛，不可泊；北路清风隙去府百馀里，运饷艰；度贼必屯聚中路，宜直捣鹿耳门。时台地诸将吏皆退次澎湖，惟淡水守备陈策坚守汛地。世骠遣游击张璠等赴援，自统师出中路。选劲卒，乘小舟，载旗帜，分伏南北港。六月，抵鹿耳门。贼踞炮台以拒。世骠登楼船督战，发炮中敌贮火药器，火大炽，贼惊溃。众军齐

进，两港悉树我军帜。贼不敢犯，扬帆直渡鲲身。鲲身者海沙也，水浅，大舟不能过。是日海水骤涨八尺馀，舟乘风疾上，遂克安平镇。翌日，战，破贼。贼悉众来犯，世骠遣守备林亮等进西港，游击朱文等越七鲲身，自盐埕、大井头分道登陆趋台湾。世骠督将士指挥布阵击贼，贼溃，遂复台湾。一贵走诸罗，诸罗民缚以献，贼党擒斩略尽。台湾南北两路悉平。诏优叙，赐世骠东珠帽、黄带、四团龙补服。未几，以疾卒於军。遗疏乞从父琅葬福建，留妻子守墓，上悉许之。赠太子太保，谥勇果。雍正元年，世宗命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以其子廷莠嗣。

世骠和易谦雅，治军严明。与琅先后平台湾，皆以六月乘海潮异涨渡师，遂以成功。

蓝廷珍，字荆璞，福建漳浦人。少习骑射，从祖理器之。入伍，自定海营把总累迁温州镇标左营游击。巡外洋，屡获盗，盗皆畏避。以是为诸将所忌，谗於总督满保，将劾之。会关东大盗孙森等窃辽阳巨炮、战舰逸入海。圣祖震怒，责沿海疆吏严缉。廷珍出巡海，至黑水外洋与遇，力战，尽获森等九十馀人，及其船舰、炮械。满保按部至温州，廷珍迎谒以告。满保叹曰：“几失良将！”召入舟，厚抚之，亟疏荐，超擢福建澎湖副将。未几，迁南澳总兵。

六十年，朱一贵为乱，廷珍上书满保策破贼状，满保令统战船四百、将弁一百二十、官兵一万二千，会提督施世骠於澎湖，克期进剿。廷珍至澎湖，言於世骠曰：“贼皆乌合，不足忧，惟胁从至三十万人，请檄示止歼渠魁，馀勿问。则

人人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世骠从之。师至鹿耳门，贼扼险拒守。诸将林亮、董芳当前锋，殊死战，廷珍率大队继之，连战皆捷。贼大溃，退保府治。世骠遣亮等自西港仔暗度，廷珍以大军蹑其后。贼在苏厝甲，与亮等决战，廷珍分兵驰赴之。贼望见旗帜，战稍却，乘胜追逐，遂大溃。夜驻犁头标，设伏以待，贼果至，四面突击，贼大乱，自相攻杀。追败之木栅仔，复败之茑松溪，遂入府城，秋毫无所犯，民大悦。一贵及其党李勇、吴外等皆就擒。分遣诸将复南北二路，署台湾总兵。秋，南路阿猴林馀孽复起，讨平之。招降陈福寿等十数人，皆渠魁也。未几，世骠卒，廷珍摄提督。馀贼黄殿等以次擒灭。

六十一年，授台湾总兵。雍正元年，擢福建水师提督，加左都督，赐孔雀翎，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世宗褒廷珍忠赤，惟屡勉以操守。二年，入觐，命赴马兰峪谒景陵，赏赉稠叠。七年，病闻，遣医诊视。寻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毅。子日宠，嗣世职，官铜山营参将。孙元枚，自有传。

族弟鼎元，字玉霖，力学负才。廷珍统师入台湾，鼎元参军事，著《平台纪略》。雍正元年，诏举文行兼优之士，贡入太学，有司以鼎元荐，大学士朱轼器之，用荐得召见。上书陈时政，上嘉纳。授广东普宁知县。居官有惠政，长於断狱。性伉直，坐事劾罢。总督鄂弥达白其诬，召诣京师。旋署广州知府。甫一月，卒。鼎元尝论台湾善后策，谓诸罗宜画地更设一县，总兵不可移驻澎湖。后诸罗析县曰彰化，更设北路三营，总兵官仍驻台湾，皆如鼎元言。

林亮，字汉侯，福建漳浦人。少习骑射击刺。生长海滨，岛澳险夷，舟航利钝，靡不讲求。初授台湾水师把总，累迁澎湖协守备。朱一贵陷台湾，官吏渡澎湖，居民汹惧。将吏以孤岛难守，金议撤归厦门，各遣家属登舟。亮按剑厉声曰：“朝廷疆土，尺寸不可弃！今锋刃未血，相率委去，纵避贼刃，能逃国法乎？请整兵配船，守御要害，贼至，决死战！战不捷，亮死，君等去未迟。”乃驰赴海口，申号令，驱将吏家属登岸，令敢言退厦门者斩。时粮绝饷匱，亮输赏买谷，碾米给军，制战攻器械，俟师至。提督施世骠、总兵蓝廷珍以亮忠勇，令当前锋，领舟师五百七十人抵鹿耳门。一贵党苏天威据炮台以拒，亮率六舰直进，发炮中敌，火起，毙贼无算。乘胜进攻安平镇，亮先登树帜，贼溃走。翌日，鏖战鯤身，驾舟横冲贼阵，复大败之。贼退至府城，世骠令亮分兵自西港仔暗度拊其背，廷珍以军继进，大战，贼死伤遍野，遂克府治。亮功最，迁台湾参将。雍正元年，叙平台湾功，加都督同知，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是年秋，入京，上深嘉之，擢水师副将，赐孔雀翎。

二年，授台湾镇总兵。亮以台湾初被兵，加意抚绥，整水陆兵防。又招抚生番一百八社、男妇一万八百余人。亮因番嗜色布、盐、糖，遣吏历各社赏赐之，因宣布德意，群番悦服。五年，移浙江定海，卒於官，赐祭葬。

何勉，字尚敏，福建侯官人。初授督标把总。康熙五十八年，薛产文等聚后洋山为匪，勉奉檄捕擒之。六十年，从提督施世骠讨朱一贵，勉攻南路，擒其党社会三、苏清等；又於北路获黄潜等二十六人。明年，迁台湾镇标千总。时一贵

馮党王忠等出沒內山，巡視台灣御史吳達禮督捕治，總兵藍廷珍檄勉偵緝。遣降卒為導，入鳳山深箐中，獲賊党劉富生，思拒捕，立擒之。擢北路營參將，予拖沙喇哈番世職。雍正四年，水連沙等社叛番蠢動，總督高其倬檄從台灣道吳昌祚按治。勉攻北港，番請降，水連沙二十五社悉平。

遷湖廣洞庭協副將。十年，貴州九股苗作亂，詔發湖廣兵二千協剿。提督張正興檄勉領兵五百赴貴州，進攻交汪寨。勉乘霧夾擊，苗敗遁，復據蓮花峰筑屯。時貴州提督哈元生自台拱移軍至，令勉攻其東。勉先登奪壘，賊竄走，掩擊之，陣斬其渠，餘眾就擒。擢雲南鶴麗鎮總兵，調臨元，復調廣東左翼。五年，調台灣，尋又移南澳，署福建水師提督。乾隆十年，以疾乞休，詔解任回籍調治。尋召詣京師，以篤老，命原品休致。十七年，卒，賜祭葬。子思和，嗣世職。二十七年，復官台灣總兵。

陳倫炯，字次安，福建同安人。父昂，字英士，弱冠賈海上，習島嶼形勢、風潮險易。施琅征台灣，征從軍，有功，授游击。累遷至碭石總兵，擢廣東右翼副都統。嘗上疏言：“西洋治歷法者宜定員，毋多留，留者勿使布教。”又以沿海居民困於海禁，將疏請弛之。會疾作，命倫炯以遺疏進，詔報可。

倫炯初以蔭生授三等侍衛。雍正初，授台灣總兵，調廣東高廉。坐事降台灣副將。復授總兵，歷江南蘇松、狼山諸鎮。擢浙江提督。卒。

昂疏并言：“臣詳察海上諸國，東海日本為大，次則琉球。西則暹羅為最。東南番族文萊等數十小國，惟噶羅吧、呂

宋最强。噶罗吧为红毛一种，中有英圭黎、干丝蟻、和兰西、荷兰大小两洋各国。和兰西最凶狠，与澳门种人同派，习广东情事。请敕督、抚、关差诸臣防备，於未入港之先，取其火炮。另设所关束，每年不许多船并集。”下兵部，但令沿海将吏昼夜防卫，寝昂议。伦炯为侍卫时，圣祖尝石询互市南国事，对悉与图籍合。时互市诸国奉约束惟谨，独昂、伦炯父子有远虑，忧之最早云。

欧阳凯，福建漳浦人。起行伍，累官江南苏松水师营总兵。康熙五十七年，调福建台湾镇，以功加左都督。六十年，朱一贵作乱，官军遇贼於赤山，千总陈元战死。贼进攻凤山，把总林富战死，守备马定国自杀。凯率所部守备胡忠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产御之春牛埔；参将罗万仓，游击孙文元，城守游击许云，守备游崇功，千总赵奇奉、林文煌，把总李茂吉率水师来会，力战破贼。次日，贼大至，凯力战，与忠义子龙彦俱没於阵，贼截凯首去。云、崇功、奇奉、文煌同日战死。茂吉被执，不屈，死。贼陷府治，万仓战死，文元奔鹿耳门投海死。同死者游击王九人、守备吴泰嵩。又有把总石琳，自汀州被檄至台湾，遇变被围，死之。六月，师克台湾。一贵既诛，获其党黄殿等，械送福州狱。雍正元年二月，贼破械斩关出，至下渡尾，都司阎威、守备杨士虎逐捕，杀数贼，被创死。先后议恤，凯赠太子少保，荫守备；云以下皆赠官、予世职有差。

罗万仓，甘肃宁夏人。官北路参将。凯战死，贼攻府城，万仓督将卒登埤，发大炮击贼，仆贼旗。贼大至，万仓出城

与战，逾沟坠马，贼以竹篙刺其喉，犹挥刀杀贼乃死。妾蒋闻报，自经殉。

游崇功，字仲嘉，福建漳浦人。材力雄健。从总兵蔡元镇襄阳。补右营把总，累迁福建长福营守备，分防长乐县。滨海有磁澳，贼艘所出没。崇功廉得状，以兵二百伏隘口，入澳捕之。贼弃舟登岸，伏发，擒十七人。自是岛澳肃清。长乐水灾，崇功谒巡抚满保，请发粟平糶，民食以济。调台湾北路营守备，巡缉外洋，擒海盗陈阿尾等六十余人。迁水师游击。一贵作乱，崇功方出洋巡哨，闻报，率兵还赴安平，至则贼已炽，崇功急登岸赴敌。其婿蔡章琦叩马请一过家门区处眷属，崇功不顾，跃马挥众，杀贼甚众。五月朔，贼数万战於春牛埔，凯战死，崇功突围冲击，马被创，遂歿於阵。章琦，国子监生。闻崇功战没，赴海死。

论曰：国家承平久，禁网疏阔，官吏缘为奸，掊克聚敛，以取怨於民。台湾悬海外，一夫发难，郡县皆不守，镇将战死。满保闻乱，投袂即行。世骠、廷珍皆名将，能尽其材，遂以成功，有将将之略焉。世骠上承琅，廷珍下启元枚，并为将门，致果克敌，谋勇兼之。亮以裨佐效死不去，系民望；勉入险擒渠：先后继廷珍后当干城之任，厥绩懋哉！

卷二百八十五

列传七十二

王紫绶 袁州佐 黎士弘 多弘安佟国聘
王繻田呈瑞 张孟球

王紫绶，字金章，河南祥符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乞养归，侨寓苏门山中，从孙奇逢讲学。居十有七年，母歿，服闋，康熙十二年，授江西赣南道副使。

吴三桂反，赣南总兵刘进宝有谋略，紫绶推诚结纳，预筹防御。既而江西降众屯垦者相继叛，惟赣南尚未动。紫绶与进宝谋：“闽、粤反已见端，赣南扼其间，应援前朝故事，设巡抚以资镇摄。”申疆吏上请，允之。十四年，贼势益炽，山寇蜂起，镇兵疲於奔命，乃练乡勇以辅之，屡杀贼有功。十五年，巡抚白色纯及进宝先后卒官，参将周球领镇兵。三桂将高得捷、韩大任据吉安，饷道绝，属县相继陷。大任屡致书劝降，送伪署巡抚札，紫绶斩其使。球以乏饷为难，紫绶集士商劝输间架税，得白金四万畀球，饷以无缺。镇南将军觉罗舒恕率禁旅下广东，为尚之信将严自明所败，兵退，距赣州三十里。自明约得捷由吉安会师夹击。紫绶荐降将许盛率所部漳州水兵五百人益师，夜泅江斫贼营，禁旅继之，击败自明。得捷等势孤，不敢复窥赣。镇兵出剿土寇，掠村民，紫绶曰：“乡民胁从，若并以贼论，赣南二府十六县将无孑遗。”戒镇将毋妄发兵，饬有司招抚，分别留遣，赈济难民，境内

稍安。乃规复万安、泰和两县。自螺山间道达墨潭，可登舟，於是南昌道始通，运饷银十万至。又发附近仓谷贍军，人心大定。巡抚佟国祯亦自间道至，始知紫绶已擢浙江督粮道参政。赣南久不通驿报，大学士李蔚言於朝曰：“紫绶死守危疆，三年於兹。为国惜才，援而出之，犹可大用。”故有是擢。紫绶闻命泣下。

十六年，上官，察积弊，叹曰：“粮官不可为也！漕截减而军困，白折浮而民困，吾安忍竭东南之泽而渔之？”一月即引疾去。迨开博学鸿词科，魏象枢以紫绶与汤斌同荐入试。放还。卒。

袁州佐，字左之，山东济宁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陕西乾州知州。入为工部员外郎，迁郎中。有清直声，胥吏不敢牟利。时山陵工巨，经费浩穰，州佐曰：“民困极矣，寸縑尺缕，皆閭阎膏血！”力清乾没，司焚帛，省金钱巨万。出为陕西甘山道僉事。青海蒙古诸部觊得大草滩为牧地。康熙九年，偕提督张勇度地画界，坚拒，寝其议。自后青海蒙古诸部人不敢复窥边。岁协西宁馈运，负载千里，甘州民苦之，州佐力请得罢。甘州驻兵数千，待饷急，力为筹备，军得宿饱。十年，迁直隶口北道参议。地确民贫，逋课积累，仓储历岁侵渔，耗蚀无算。州佐请按籍核实，清宿蠹。大吏惧以失察得罪，阳黷而阴沮之。州佐擘画盘错，致疾乞休，未去官，卒。

州佐在甘州久，言边境要害战守状，原委斟然。谓边地民稀，宜用开中法，分河东盐引三之一输粟河西资军食；又宜简练乡勇，拔置卒伍，不待召募，可坐收精锐。时诏简监

司具才望者入为卿贰，州佐在选，会卒，未及用。

黎士弘，字愧曾，福建长汀人。少读书山中二十年，笃於孝友。顺治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授江西广信府推官。锄强纠贪，奸宄敛戢。理谳牒，脱无罪数百人，时为语曰：“遇黎则生。”署玉山县事。兵后城中草三尺，不辨街巷，居民才三十二家。士弘立学建治，招集流亡，垦田定赋，民复旧业。裁缺，改授永新知县。政清狱简，与民休息。旧例，二月开征，五月解其半。士弘陈於上官曰：“县小民穷，二月写租十石，贷银一两，三月可减至六石，四月则三石。请以四月开征，五月解，展两月之征，已为穷民留数万之粮。”布政使刘健素宽仁，即允之。

甲诉乙悔婚。乡俗婚书各装为卷，书男女生辰。两造固邻旧，女生辰所素悉，伪为卷为证。士弘先问媒证：“乙得甲聘礼若干？行聘时有何客？”媒证出不意，妄举以对。复问甲，所对各异。擘视卷轴，竹犹青，笑诘之曰：“若订婚三载，卷轴竹色犹新，此非临讼伪造者乎？”甲乃服罪。县吏左梅伯有叔富而无子，梅伯纠贼劫杀之，获贼而梅伯逃。士弘抵任，叔妻哭诉，阴迹梅伯匿安福势宦家，故缓词曰：“此旧事。前官不了，余安能按之？”数月，梅伯归，叔妻复诉，置不问。梅伯且出收叔遗产，叔妻号於庭曰：“公号廉明，今宽杀人者罪，且占寡妇田，何得为廉明！”阳怒，批其牒曰：“止问田土，不问人命。”梅伯益自得，赴县诉理，乃笑谓曰：“候汝三载矣！”批其牒曰：“止问人命，不问田土。”梅伯遂伏法。其善断狱多类此。考最，擢陕西甘州同知。复考最，擢江南常州知府。

吴三桂乱起，关陇震动，大吏疏请擢洮西道副使，未到官而洮、岷陷。边处群番乘乱内犯，肆剽掠，调署甘山道。王辅臣叛，河东失守。士弘以兵集当谋帅，言於巡抚，谓：“恢复河东，非用河西兵不可；用河西兵，非责之提督张勇不可。”疏入，授勇靖逆将军，节制诸镇。复兰州，士弘赞画功为多。署甘肃按察使，按失守官吏罪，务平允。宁夏兵叛，杀提督陈福，调宁夏道。严守御，安反侧，免卫所逋粮七万五千石。康熙十六年，寇平，以功进布政使参议。母老乞归，家居几三十年。卒，年八十。

士弘备兵甘山时，取晋辛宪英语：“军旅之间可以济者，惟仁与恕。”因以名其堂。

多弘安，字君修，直隶阜城人。顺治五年，选拔贡生。康熙初，授广东灵山知县。兵后荒残，居无衙舍。弘安请免积年逋赋，招抚流移，捐给牛种，民得安耕稼。葺城垣，创学宫，缮官廨，捕除盗贼，灵山大治，士民刊石纪其绩。七年，迁奉天承德知县。旗、民抗法者，送部惩治，皆慑服。十年，擢陕西延安靖边同知。十六年，补江南淮安山盱河务同知。时高堰长堤溃决，淮水注宝应、高邮，不复出清口敌黄。黄水直注里河，运道淤浅，复随淮入堰，无由会清口下云梯关入海，近海口尽淤垫。弘安与河督靳辅筹策筑高堰，束淮敌黄，治烂泥浅诸故道，导清水入里河，运道乃通。修筑两岸及河口清江大闸，与淮工相表里。清河达云梯关数百里，葭苇榛芜，壅塞故道。用以水攻沙法，塞周桥、高涧诸闸，使清淮无旁泄，蓄全力攻积沙。十七年，大雨，淮盛涨，与黄并入

海。治淮、治黄、治运，并收成效。十九年，擢淮安知府。二十年，擢淮扬道。二十四年，擢安徽按察使。时方议浚下河、治高堰。弘安入覲，疏陈：“高堰宜急治，无论下河开浚与否。治堰法，砌石先安地钉，湖底水深，费帑甚繁。如用板若扫，水势荡掣，尤易摧残。惟密钉排桩，内实以碎石，庶可敌风浪，省金钱。十馀年后，黄河刷深、则湖、河水俱卑，高堰既固，下河亦渐就理。”二十八年，迁江西布政使，乞归。后值黄、运两河溃溢，起用弘安。会病卒，祀灵山名宦。

佟国聘，字君莘，奉天人。以荫生补吏部笔帖式。康熙十年，授江南砀山知县，县当黄河冲，研求治河方略。擢归仁堤同知，调宿桃同知。擢贵州平远知府，河督靳辅疏留任，十馀年倚如左右手。塞杨家庄、萧家渡决口，建朱家堂、温家庙二石坝，浚白洋引河九道，筑黄河南、北两岸堤，浚中河，靡役不从。久之，擢山东济宁道副使。道地为漕运枢纽，恤夫役，减苛税，除冗费，能举其职。复调监督高堰工程。三十八年，卒於官。

王繻，字慎夫，河南睢州人。少学於汤斌。康熙二十五年，以岁贡生授直隶东明知县。粮赋多欺隐，易甲长，大户使族长督之，飞洒不行，流亡来归。民间养官马为累，力除之。抚盗魁，责以缉捕，盗绝迹。逃人诬攀良民，雪之。民有继妻素淫，欲并乱前妻女，不从，戕之死。繻谓母道绝，当故杀妻前夫子律论斩，报可，因著为例。母忧去，服闋，补获鹿。治驿有法，民不累於供亿。内迁户部员外郎，擢郎中。三十八年，出为江南粮储道。道旧有仓规银巨万，繻一摈勿

取。将征漕，扁舟行县，惩其滥收者。至宜兴，宜兴民曰：“吾民四十年不见粮道，今飞来耶？”号曰“飞粮道”。道库岁收银八十五万两，为修船及弁丁运费。运丁预支行粮，例扣月息，丁益困，繻悉罢之。

四十年，擢江苏按察使。治狱仁恕，多所平反。宿州生携妻子出客授，妻兄女来视，居数日，妻子并中毒死，妻兄素有隙，疑其女置毒，告官，被刑诬服。繻疑之，问其室来往复何人，得十二岁学徒畏师严置礶食中状，事乃白。无锡民毆攻皮匠，匠死，僧与民仇，证为斗毆杀。繻察斗毆日月在保辜限外，诘曰：“伤重何不医？”出医方，则匠死於伤寒，僧乃服。上南巡，入覲，顾宋荦曰：“朕闻繻督粮时官声甚好。”时繻已病，遣御医视之，赐德里雅噶药一器，温旨慰谕，复赐御书。繻曰：“按察任大责重，卧治即辜恩。”引疾归，年甫五十。久之，卒於家。

田呈瑞，字介璞，山西汾阳人。康熙中，仕为中书舍人。出襄南河事。有堤当水冲，曰：“此堤一坏，万家其鱼矣！土堤易修易败，宜更以石。”家素丰，出私钱成之。以功擢大名道，未之任，调陕西临洮道。遇饥治赈，策马行郡县山谷间，豪右胥吏不敢为奸弊。呈瑞念救荒无善策，於兰州西石佛湾凿渠，教民造水车，引以溉田，岁增粟十馀万石，民为建生祠。调浙江金衢严道，署粮储道，征漕积弊尽洗涤之。值旱，冒暑省荒，感疾，乞归不得。五十九年，卒於官。

张孟球，字夔石，江南长洲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授山东昌乐知县。入为工部主事。累迁礼部郎中。出督云南学政，父忧去，服阕，补福建粮驿道。驻防军食取给於漕。上

游四郡阻滩险。故事，征解折色，官为采置，辄抑勒病商。孟球於延、建产米地平价购米，僦民船运省城，不假吏胥，诸弊尽绝。地多山岭，官吏滥用驿夫，孟球禁革私冒。遇大徭，预期发雇值，终其任无扰驿者。

调河南粮储道。河南漕粮，就卫辉水次收兑。旧无仓廩，又无额役，运船调之他省。天寒水涸，粮不时至，宿河干以待，遇雨雪则米湿霉变，又患盗窃。孟球始以羨馀建仓。署布政使。

西藏用兵，调河南马骡万，凡骡马三需一夫，克期两月。孟球止宿郊外，躬自检阅，西路近陕诸郡遣吏往督之，尽除需索留难诸弊。凡五十四日，马驴如数遣赴军，而民不扰。擢按察使。兰阳民朱复业附白连教，自称明裔，煽惑数县。孟球檄杞县知县宁君佐驰往捕治，尽获其党。上命尚书张廷枢往按，从孟球议，诛其与逆谋者，愚民被诱悉释之。浙川营兵博，知县崔锡执而罪之，兵哗，执南阳知府沈渊，众辱之，总兵高成不能治。时巡抚张圣佐坐谴，孟球护巡抚，曰：“南阳地连襄、郧，急则铤而走险，事未可知。”密令附近诸县严守御，谕：“止诛首恶，自首免罪。”得倡乱者七人诛之，不数日而事定。

康熙末，乞归，不复出。乾隆初，卒，年八十。

论曰：官监司卓卓有名氏，即平进至督抚，易耳。如紫绶等皆早退，遂以监司终。紫绶崎岖兵间，捍偏隅为民保障；州佐、士弘勤勤重民事；弘安赞治河；繻善断狱；孟球能应变；使得为督抚，其绩效当有大於是者。时方承平，仕得行

其意，知止知足，必有说以自处矣。

卷二百八十六

列传七十三

王掞子奕清 奕鸿 劳之辨 朱天保
陶彝任坪 范长发 邹图云 陈嘉猷 王允晋
李允符 范允镛 高玠 高怡 赵成穰
孙绍曾 邵璿

王掞，字藻儒，江南太仓人，明大学士锡爵孙。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掌院学士熊赐履所器。迁左赞善，充日讲起居法官。以病告八年，起右赞善。提督浙江学政，严剔积弊，所拔多宿学寒畯。龙泉知县茅国玺以印揭荐武童，掞疏劾，国玺坐谴，别疏陈剔除积弊，报闻。累迁侍读学士。三十年，超擢内阁学士。三十三年，迁户部侍郎，直经筵。三十八年，调吏部，禁革临选驳查、临掣买签诸弊，铨政以肃。偕尚书范承勋、王鸿绪督修高家堰河工。

四十三年，擢刑部尚书。刑部奏讞无汉字供状，掞言：“本朝官制，兼设满、汉，欲其彼此参详。今狱词不录汉语，是非曲直，汉司官何由知之？若随声画诺，几成虚设。嗣后定讞，当满、汉稿并具。”诏报可，著为令。累历工、兵、礼诸部，务总纪纲，持大体。五十一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直经筵如故。五十二年，典会试。其冬，以疾疏辞阁务，温旨慰留。越年春，疾愈，仍入直。孝惠章皇后祔

太庙，议者欲祔於孝康章皇后之次，揆曰：“孝康章皇后虽母以子贵，然孝惠章皇后，章皇帝嫡配也，上圣孝格天，曩者太皇太后祔庙时，不以跻孝端文皇后之上，今肯以孝康章皇后跻孝惠章皇后上乎？”礼部不从，上果以为非，令改正。

时上春秋高，皇太子允礽既废，储位未定。揆年七十馀，自念受恩深，又以其祖锡爵在明神宗朝，以建储事受恶名，欲干其蛊。五十六年，密奏请建储，疏入，留中。是年冬，御史陈嘉猷等八人复以为言，上不悦，遂并发揆疏，命内阁议处。忌揆者欲置重典，揆止宫门外不敢入。上顾左右，问：“王揆何在？”李光地奏揆待罪宫门。上曰：“王揆言甚是，但不宜令御史同奏，蹈明季恶习。汝等票拟处分太重，可速召其来。”揆闻命趋入，免冠谢。上招揆跪御榻前，语良久，秘，人不能知。

六十年春，群臣请贺万寿，上勿许。揆复疏前事，请释二阿哥，语加激切。既而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连名入奏，上疑出揆意，大怒，召诸王大臣，降旨责揆植党希荣，且谓：“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泰昌在位，未及数月，天启庸懦，天下大乱，至愍帝而不能守。明之亡，锡爵不能辞其罪。揆以朕为神宗乎？朕初无诛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何。”令王大臣传旨诘揆，令回奏。时举朝失色，无敢与笔砚者。揆就宫门阶石上裂纸，以唾濡墨，奏言：“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如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须发为白。臣愚，信书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奏上，越五日，诏缓议罪，与诸御史俱赴西陲军前效力。因揆年老，责其子奕清代往，为父赎

罪。先是，揆尝密奏请减苏、松浮粮，言至剴切，疏久留中。至是忤旨，乃与建储奏疏一并掷还。是年冬，上自热河还京师。揆迎驾石槽，上望见，遣内侍慰问。六十一年元旦，诸大臣表贺，未列揆名，上发帑命列名以进。翌日，赐宴太和殿，再召见西暖阁，赐坐，慰谕有加。寻起原官，视事如故。

雍正元年，以老乞休，世宗降旨褒嘉，以原官致仕，仍留京师备顾问。三年，上谕阁臣云：“王揆向人言，曾在圣祖前奏免苏、松浮粮，未蒙允行。朕查阅宫中并无此奏。”因责揆藉事沽名，并涉其子奕清、奕鸿谄附年羹尧，目为奸巧，乃遣奕鸿与奕清同在军前效力。六年，揆卒，年八十四。乾隆二年，奕清始请恤於朝，赐祭葬如制。

奕清，字幼芬。康熙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历官詹事。代父赴军，历驻忒斯、阿达拖罗海。奕清体羸善病，处之晏然。雍正四年，命赴阿尔泰坐台。又十年，乾隆元年，召还，仍以詹事管少詹事。乞假葬父，寻卒。

奕鸿，字树先。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湖南驿盐、粮储道。奕清赴军，奕鸿尽斥其产与俱。后命赴乌里雅苏台效力。居边十年，与奕清同驿还，官四川川东道。引疾归，卒。

劳之辨，字书升，浙江石门人。康熙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户部主事，迁礼部郎中。出为山东提学道僉事，报满，左都御史魏象枢特疏荐之，迁贵州粮驿道参议。师方下云南，羽书旁午，之辨安设驿马以利塘报；复以军米运自湖南，苦累夫役，白大府停运，就地采购，供亿无匮。二十四年，擢

通政使参议，迁兵部督捕理事官。连遭亲丧。服阕，起故官。洊擢左副都御史，数有建白。

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既废，上日夕忧懣。既，有复储意，王大臣合疏保奏，命留中。旋谕廷臣：“俟废太子疾瘳，教养有成，朕自有旨，诸王大臣不得多渎。”十二月，之辨密奏曰：“皇上之於皇太子，分则君臣，亲则父子。皇太子初以疾获戾，今疾已平复。孝友之本怀，固由至性；肃雍之仪表，久系群心。乞速涣新纶，收回成诏，敕部择吉早正东宫，布告中外，俾天下晓然知圣人举动，仁至义尽，大公无私。事莫有重於此者。今八荒清晏，一统车书，值星纪初週，光华复旦，七庙将行大禘，万国於以朝正。皇上以孝慈治天下，方且称寿母万年之觞，集麟趾繁昌之庆；而顾使前星虚位，震子未宁，圣心得无有遗憾乎？臣年已七十，报主之日无多，知无不言，统望乾断速行。自此以往，皇上待皇太子与诸皇子，尤愿均之以恩，范之以礼，则宜君宜王之美，不难上媲成周，远超百代。至万不得已而裁之以法，则非臣之所敢言也。”疏入，上不悻，斥为奸谗，命夺官，逮赴刑部笞四十，逐回原籍。

五十二年，赴京祝万寿，复原秩。逾年，卒於家。

朱天保，字九如，满洲镶白旗人，兵部侍郎朱都讷子。康熙五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五十六年，典山东乡试。

五十七年正月，疏请复立二阿哥允礽为皇太子。时允礽废已久，储位未定，贝勒允祀觊得立，揆叙、王鸿绪等左右

之，欲阴害允弼。朱天保忧之，具疏上，略曰：“二阿哥虽以疾废，然其过失良由习於骄抗，左右小人诱导之故。若遣硕儒名臣为之羽翼，左右佞幸尽皆罢斥，则潜德日彰，犹可复问安侍膳之欢。储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恐有藩臣傍为覬觎，则天家骨肉之祸，有不可胜言者。”疏成，以父在，虑同祸，徘徊未即上。朱都讷察其情，趣之入告。时上方幸汤山，朱天保早出德胜门，群鸦阻马前，朱天保挥之去。疏上，上欷歔久之。阿灵阿，允祀党也，媒孽之曰：“朱天保为异日希宠地。”上怒，於行宫御门召问曰：“尔云二阿哥仁孝，何由知之？”朱天保以闻父语对。上曰：“尔父在官时，二阿哥本无疾，学问弓马皆可观。后得疯疾，举动乖张，尝立朕前辱骂徐元梦。於伯叔之子往往以不可道之言肆詈，尔知之乎？尔又云二阿哥圣而益圣，贤而益贤，尔从何而知？”朱天保亦以父闻之守者对。诘其姓名，不能答。上曰：“朕以尔陈奏此大事，遣人传问，或将尔言遗漏，故亲讯尔。尔无知稚子，数语即穷，必有同谋者。”朱天保对父与婿戴保同谋，遂逮朱都讷、戴保。

上复御门召问曰：“二阿哥因病拘禁，朕犹望其痊愈，故复释放，父子相见。教训不悛，始复拘禁。二阿哥以矾水作书与普奇，属其保举为大将军，并谓齐世、札拉克图皆当为将军。朕遣内侍往询，自承为亲笔。此事尔知之否？”朱都讷自称妄奏，应万死。上曰：“尔奏引戾太子为比。戾太子父子间隔，朕於二阿哥常遣内监往视，赐食赐物。今二阿哥颜貌丰满，其子七八人，朕常留养宫中，何得比戾太子？尔又称二阿哥为费扬古陷害。费扬古乃功臣，病笃时，朕亲临视，没

后遣二阿哥往奠。尔何得妄言？尔希侥幸取大富贵，以朕有疾，必不亲讯。今尔始知当死乎？”辞连朱都讷婿常赉及金宝、齐世、萃泰等，并逮讯议罪。朱天保、戴保皆坐斩。朱都讷与常赉、金宝皆免死荷校，齐世拘禁，萃泰夺官。

陶彝，顺天大兴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巡视两浙盐政。

六十年三月，彝与同官任坪、范长发、邹图云、陈嘉猷、王允晋、李允符、范允镛、高玠、高怡、赵成穰、孙绍曾合疏奏曰：“皇上深恩厚德，浹洽人心。兹逢六十年，景运方新，普天率土，欢欣鼓舞，而建储一事，尤为巨典。愚独断宸衷，早定储位。”疏入，下内阁。时大学士王揆正密疏请建储。后数日，彝等疏又上，上震怒，斥揆植党希荣。于是王大臣奏请夺揆及诸御史官，从重治罪。越日，谕廷臣曰：“王揆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陈奏，俱称为国为君。今西陲用兵，为人臣者，正宜灭此朝食。可暂缓议罚，如八旗满洲文官例，俱委署额外章京，遣往军前效力赎罪。”雍正四年，世宗以诸御史不谙国体，心本无他，诏释归，以原职休致还籍。

坪，字坦公，山东高密人。康熙三十年进士。自刑部郎中考选山西道御史，转掌陕西道。赴军，驻忒斯河。大漠荒寒，盛夏冰雪，坪处之怡然。及归，闭户读书，终老於家。

长发，字廷舒，浙江秀水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授南城知县。行取礼部主事，考选广西道御史，转掌浙江道。遣戍，予额外主事衔，随都统图腊赴征西将军营。还，驻归化城。后命赴察汉新台。归，以原职休致。

图云，字伟南，江西南城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授大竹知县。行取礼部主事，考选河南道御史，转掌山东道，巡视东城。

嘉猷，字劬叔，江南溧阳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自吏部员外郎考选山西道御史。五十六年，王掞密请建储。未几，嘉猷与同官八人亦合疏陈请，上疑之，掞几获罪，事具《掞传》。至是，嘉猷复与彝等申请，获咎。

允晋，直隶清苑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自户部员外郎考选陕西道御史。

允符，字揆山，浙江嘉善人。康熙二十六年举人，授什邡知县。行取江西道御史。

允鏞，字用宾，浙江铁塘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安平知县。行取工部主事，考选山东道御史。

玠，字荆襄，河南柘城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自礼部郎中考选广东道御史，巡视东城。谪戍忒斯军营，运粮西藏。居塞上六年，著《出塞集》，备言屯戍之苦。释归，终於家。

怡，字仲友，浙江武康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授长洲知县。善听讼，吏胥惮之。尚书韩菼，怡师也，其姻党系狱，以菼故请恕，怡怒杖之。迁鄞州知州，行取工部主事。考选山东道御史。谪戍时，年逾六十。以原职释归。

成穰，字德培，江南吴县人。康熙四十七年举人，授内阁中书。累迁兵部郎中，考选福建道御史。

绍曾，字二乾，浙江山阴人。康熙二十五年举人，授开县知县。行取户部主事，授四川道御史。赴军，驻归化城，地当孔道。故事，徭役供张，取给於戍员。绍曾清介无馀资，困

甚。迨释还，卒於途。又有邵璿，亦以疏请建储获罪。

璿，字玗亭，江南无锡人。自拔贡生授芮城知县。行取工部主事，授江南道御史，掌登闻院，巡视北城。六十年，遣戍军前。时同谪者十三人，图云、允符、成樵、璿皆死於塞外，而给事中刘堂，御史柴谦、吴镐、程樵续以言事谪，同时释还，仍为十三人，世称“十三言官”。堂，彭泽人。谦，仁和人。镐，汉阳人。樵，钱塘人。

论曰：理密亲王在储位久，未闻显有失德，而终遭废黜，圣祖手诏，若有深痛巨愿至不可言者。夫以圣祖之仁明，而不克全监抚之重，终父子之恩，谗人罔极，靡所不至，甚矣！掞力主复故，圣祖虽深罪之，固谅其无他心。劳之辨谏於初废，大臣拜杖，已非故事；朱天保争於再黜，遂以诛死，罪及其亲。一则但责其沽名，一则深疑其受指，故谴有重轻欤？彝等但坐谪戍，已为宽典，拳拳效忠，固人臣之义也。

卷二百八十七

列传七十四

佟国维 马齐子富良 马齐弟马武
马武子保祝 阿灵阿子阿尔松阿 揆叙
鄂伦岱

佟国维，满洲镶黄旗人，佟国赖次子，孝康章皇后幼弟，孝懿仁皇后父也。顺治间，授一等侍卫。康熙九年，授内大

臣。吴三桂反，子应熊以额驸居京师，谋为乱，以红帽为号。国维发其事，命率侍卫三十人捕治，获十余人，械送刑部诛之。二十一年，授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二十八年，推孝懿仁皇后恩，封一等公。

二十九年，师征噶尔丹，命参赞大将军裕亲王军务，次乌阑布通，与兄都统国纲并率左翼兵进战。国纲战没，国维自山腰出贼后击之，溃遁。师还，以未穷追，部议当夺官，命罢议政大臣，镌四级留任。三十五年，从上征噶尔丹，出独石口，以驼运稽迟请罪，上赏之。三十六年，复从上征噶尔丹，噶尔丹窜死。叙功，还所镌级。四十三年，以老解任。

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以病废幽禁，上郁怒成疾。国维奏：“皇上治事精明，断无错误。此事於圣躬关系甚大，请度日后若易於措置，祈速赐睿断；若难於措置，亦祈速赐睿断。总之，将原定意指熟虑施行为是。”上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诸大臣举皇子允祀，上愈不悻。旋以皇太子病愈，命释之。四十八年正月，召诸大臣诘孰先举允祀，实出大学士马齐。上召国维，举国维前奏语，问：“尔既解任，事与尔无与。乃先众陈奏，何意？”国维对：“臣虽解任，蒙皇上命为国舅，冀圣躬速愈，故请速定其事。”上曰：“将来措置难易，至时自知之。人其可怀私而妄言乎？”次日，复谕曰：“尔每言祝天求佛，愿皇上万岁。嗣后惟深念朕躬，谓诸皇子皆吾君之子，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馀，是即俾朕易於措置也。”阅月，上已定复立允祀为皇太子，又谕曰：“尔乃国舅，又为大臣。皇太子前染疯疾，朕为国家计，安可不行拘执？后知为人镇魇，调治全愈，又安可不行释放？朕拘执皇

太子时，并无他意。不知尔肆出大言，激烈陈奏，果何心也？诸大臣闻尔言，众皆恐惧，遂欲立允祀为皇太子，列名保奏。朕临御已久，安享太平，并无所谓难措置者，臣庶亦各安逸得所。今因尔言，群小复肆为妄语，诸臣俱终日忧虑，若无生路。此事关系甚重，尔既有此奏，必有确见，其何以令朕及皇太子、诸皇子不致殷忧，众心亦可定？其明白陈奏。”国维引罪请诛戮。上复谕曰：“朕特为安抚群臣，非欲有所诛戮。尔初陈奏，众方赞尔，谓如此方可谓国家大臣。今尔情状毕露，人将谓尔为何如人？朕断不加尔诛戮，尔其无惧，但不可卸责於朕。观尔言迷妄，其亦为人镇魇欤？”

五十八年，卒，赐祭葬。雍正元年，赠太傅，谥端纯。世宗手书“仁孝勤恪”榜，命表於墓道。子隆科多，自有传。

马齐，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米斯翰子。由荫生授工部员外郎。历郎中，迁内阁侍读学士。康熙二十四年，出为山西布政使，擢巡抚。马齐入觐，上褒其居官勤慎，勉以始终如一。久之，上命九卿举督抚清廉如于成龙者，以马齐及范成勋、姚绵虞对。寻命偕成龙、开音布往按湖广巡抚张汧贪黷状。初命侍郎色楞额往按上荆南道祖泽深，并令察汧，色楞额曲庇，不以实陈。马齐与成龙覆按，具得汧、泽深贪墨状，并色楞额论罪如律。

二十七年，迁左都御史。时俄罗斯遣使请定界，诏遣大臣往议。马齐疏言：“俄罗斯侵据疆土，我师困之於雅克萨城，本可立时剿灭，皇上宽容，不忍加诛。今悔罪求和，特遣大臣往议，垂之史册，关系甚巨。其档案宜兼书汉字，使臣并

参用汉员。”诏如议行。寻命偕尚书张玉书等勘阅河工。二十九年，列议政大臣。都御史与议政，自马齐始。寻迁兵部尚书。时喀尔喀诸部避噶尔丹侵掠，举族内向。诏沿边安插，命马齐偕侍郎布图等先期檄左右翼部长至上都河、额尔屯河两界以待。上出塞，喀尔喀诸部朝行在，定诸王、贝子、公等爵秩牧地。乌珠穆沁台吉车根等叛附噶尔丹，命马齐往按，置诸法。调户部尚书。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马齐檄喀喇沁、翁牛特兵备战。还京师，兼理藩院尚书。噶尔丹旋败遁，诏来春复亲出塞，命先期往宁夏安置驿站。三十八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赐御书“永世翼戴”榜。

四十七年冬，皇太子允礽既废，储位未定，佟国维奏请速断。上召满、汉文武诸大臣集畅春园议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上意在复立皇太子，而诸皇子中贝勒允祀觊为皇太子最力，诸大臣揆叙、王鸿绪及佟国纲子鄂伦岱等为之羽翼。集议日，马齐先至，张玉书后入，问：“众意谁属？”马齐言众有欲举八阿哥者。俄，上命马齐毋预议，马齐避去。阿灵阿等书“八”字密示诸大臣，诸大臣遂以允祀名上，上不悻。明年正月，召诸大臣问其日先举允祀者为谁，群臣莫敢对。上严诘，群指都统巴琿岱。上曰：“是必佟国维、马齐意也。”马齐奏辩。巴琿岱言汉大臣先举。上以问大学士张玉书，玉书乃直举马齐语以对。上曰：“马齐素谬乱。如此大事，尚怀私意，谋立允祀，岂非为异日恣肆专行计耶？”马齐复力辩，辞穷，先出。翌日，上谕廷臣曰：“马齐效用久，朕意欲保全之。昨乃拂袖而出，人臣作威福如此，罪不可赦！”遂执马齐及其弟马武、李荣保下狱。王大臣议马齐斩，马武、李荣保坐罪

有差，尽夺其族人官，上不忍诛，命以马齐付允祀严鞫，李荣保、马武并夺官。

四十九年，俄罗斯来互市，上念马齐习边事，令董其事，李荣保、马武皆复起。寻命马齐署内务府总管。五十五年，复授武英殿大学士。

世宗即位，降敕褒谕，予一等阿达哈哈番，寻命袭其祖哈什屯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进二等伯，加太子太保。雍正元年，改保和殿，进太保。三年，复降诏褒其忠诚，加拜他喇布勒哈番，以其子富良袭。十三年，引疾乞罢，许致仕。乾隆四年，病笃，高宗谕谓马齐历相三朝，年逾大耋，举朝大臣未有及者，命和亲王及皇长子视疾。寻卒，年八十八，赠太傅，谥文穆。子富兴，袭爵，坐事黜，以富良袭，进一筹伯。十五年，加封号曰敦惠。

富良，自散秩大臣授銮仪卫銮仪使，累迁西安将军，兼领侍卫内大臣。卒，谥恭勤。

马武，马齐弟。初授侍卫，兼管佐领。累擢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因马齐得罪夺官。旋起内务府总管，迁镶白旗蒙古都统。世宗即位，授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四年，卒，命视伯爵赐恤，授三等阿达哈哈番，赐祭葬，谥勤恪。

马武子保祝，初授侍卫。累迁直隶提督，以病解任，起正红旗蒙古都统。卒，谥恭简。

阿灵阿，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遏必隆第五子。初任侍卫，兼佐领。康熙二十五年，袭一等公，授散秩大臣，擢镶黄旗满洲都统。阿灵阿女兄，上册为贵妃。贵妃薨，殡朝

阳门外，阿灵阿举家在殡所持丧。与兄法喀素不睦，欲致之死，乃播蜚语诬法喀。法喀以闻，上震怒，夺阿灵阿职，仍留公爵。寻授一等侍卫，累迁正蓝旗蒙古都统，擢领侍卫内大臣、理藩院尚书。四十七年，与揆叙、王鸿绪等密议举允祀为皇太子。上以马齐示意诸大臣，予严谴，不复穷治兴大狱。五十五年，卒。

子阿尔松阿，降袭二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雍正二年，世宗召诸大臣谕曰：“本朝大臣中，居心奸险，结党营私，惟阿灵阿、揆叙为甚。当年二阿哥之废，断自圣衷。岂因臣下蜚语遂行废立？乃阿灵阿、揆叙攘为己力，要结允祀等，造作无稽之言，转相传播，致皇考愤懣，莫可究诘。阿灵阿子阿尔松阿柔奸狡猾，甚於其父。令夺官，遣往奉天守其祖墓；并将阿灵阿墓碑改镌‘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以正其罪。”四年，命诛阿尔松阿，妻子没入官。乾隆元年，以阿灵阿墓碑立祖茔前，墓已迁而碑尚存，命去之。妻子释令归旗。

揆叙，字凯功，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子。康熙三十五年，自二等侍卫授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累擢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奉使册封朝鲜王妃。寻充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迁工部侍郎。

初，明珠柄政，势焰薰灼。大治园亭，宾客满门下。揆叙交游既广，尤工结纳，素与允祀相结。皇太子既废，揆叙与阿灵阿等播蜚语，言皇太子诸失德状，杜其复立。四十七年冬，上召满、汉大臣问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揆叙及

阿灵阿、鄂伦岱、王鸿绪等私与诸大臣通消息，诸大臣遂举允祀。事具《马齐传》。

五十一年，迁左都御史，仍掌翰林院事。疏言：“近闻外省塘报，故摭拾大小事件，名曰‘小报’，骇人耳目。请饬严禁，庶好事不端之人，知所儆惧。”诏允行。五十六年，卒，谥文端。雍正二年，发揆叙及阿灵阿罪状，追夺揆叙官，削谥。墓碑改镌“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

鄂伦岱，满洲镶黄旗人，佟国纲长子。初任一等侍卫。出为广州驻防副都统。康熙二十九年，擢镶黄旗汉军都统，袭一等公。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鄂伦岱领汉军两旗火器营，出古北口。扈蹕北巡塞外。三十六年，擢领侍卫内大臣。坐事降一等侍卫。寻授散秩大臣。四十六年，复授领侍卫内大臣。五十九年，命出边管蒙古驿站。世宗立，召还，授正蓝旗汉军都统。

雍正三年，谕曰：“鄂伦岱与阿灵阿皆党於允祀。当日允祀得罪，皇考时方驻蹕遥亭，命执允祀门下宦者刑讯，具言鄂伦岱等党附状。鄂伦岱等色变，不敢置辩。四十九年春，皇考自霸州回銮，途中责鄂伦岱等结党，鄂伦岱悍然不顾。又从幸热河，皇考不豫，鄂伦岱日率乾清门侍卫较射游戏。皇考於行围时数其罪，命侍卫鞭撻之。鄂伦岱顽悍怨望，虽置极典，不足蔽辜。朕念为皇祖妣、皇妣之戚，父又阵亡，不忍加诛。令往奉天与阿尔松阿同居。”四年，与阿尔松阿并诛，仍谕不籍其家，不没其妻子。

子补熙，自荫生授理藩院员外郎，袭国纲拜他喇布勒哈

番世职，官至绥远城将军。卒，谥温僖。

论曰：理密亲王既废，自诸皇子允禔、允禩辈及诸大臣多谋拥允祀，圣祖终不许。诚以储位至重，非可以觊觎攘夺而致也。佟国维陈奏激切，意若不利於故皇太子，语不及允祀，而意有所在，马齐遂示意诸大臣。然二人者，皆非出本心，圣祖谅之，世宗亦谅之，故能恩礼勿替，赏延於后嗣。若阿灵阿父子、揆叙、鄂伦岱、王鸿绪固拥允祀最力者，世宗既谴允祀，诸臣生者被重诛，死者蒙恶名，将安所逃罪？鸿绪又坐与徐乾学等比，被论。事别见，故不著於此篇。

卷二百八十八

列传七十五

鄂尔泰弟鄂尔奇 子鄂弼 鄂宁 张廷玉
子若霭 若澄 若淳 从子若淮

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世居汪钦。国初有屯泰者，以七村附太祖，授牛录额真。子图扪，事太宗，从战大凌河，击明将张理，阵没，授备御世职。雍正初，祀昭忠祠。

鄂尔泰，其曾孙也。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二年，袭佐领，授三等侍卫。从圣祖猎，和诗称旨。五十五年，迁内务府员外郎。世宗在藩邸，偶有所嘱，鄂尔泰拒之。世宗即位，召曰：“汝为郎官拒皇子，其执法甚坚。”深慰谕之。雍

正元年，充云南乡试考官，特擢江苏布政使。於廨中建春风亭，礼致能文士，录其诗文为《南邦黎献集》。以应得公使银买谷三万三千四百石有奇，分贮苏、松、常三府备赈贷。察太湖水利，拟疏下游吴淞、白茆，役未举。

三年，迁广西巡抚，甫上官，调云南，以巡抚治总督事。贵州仲家苗为乱二十余年，巡抚石礼哈、提督马会伯请用兵，上未即许。巡抚何世璜疏言仲家苗药箭锐利，地势险阻，用兵不易，上即命世璜招抚，久未定，诏谕鄂尔泰。四年春，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相错，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距云南四百馀里。去冬乌蒙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乌蒙距云南省城亦仅六百馀里，钱粮不过三百馀两，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娶子妇，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不见天日。东川虽已改流，尚为土目盘据，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若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此事连四川者也。广西土府、州、县、峒、寨等一百五十馀员，分隶南宁、太平、思恩、庆远四府。其为边患，自泗城土府外，皆土目横於土司。黔、粤以牂牁江为界，而粤属西隆州与黔属普安州越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阔，将吏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禁。此事连广西者也。滇边西南界以澜沧江，江外为车里、缅甸、老挝诸境，其江内镇沅、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诸夷，巢穴深邃，出没鲁魁、哀牢间，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论者谓江外宜土不宜

流，江内宜流不宜土。此云南宜治之边夷也。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於土司。苗疆四围几三千馀里，千三百馀寨，古州踞其中，群寨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蟠据梗隔，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向导弹压。今历数百载，以夷治夷，即以盗治盗，苗、僮无追赃抵命之忧，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直至事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若不铲蔓塞源，从兵刑财赋事事整理，皆非治本。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剿夷必练兵，练兵必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实边防百世之利。”疏入，上深然之。

会石礼哈疏报遣兵击破谷隆、长寨、者贡、羊城塋诸隘，擒其渠阿革、阿给及诸苗之纵为乱者，上命交鄂尔泰按谕。五月，鄂尔泰遣兵三道入：一自谷隆，一自焦山，一自马落孔。破三十六寨，降二十一寨，抚苗民五百馀户、二千馀口，察出荒熟田地三万亩。又以镇远土知府刁瀚、沾益土知州安於藩素凶诈，计擒之；者乐甸土司刁联斗乞免死，改土归流。鄂尔泰疏报仲家苗悉定。上嘉其成功速，令议叙。旋条上经理仲苗诸事，报可。十月，真除云贵总督。

四川乌蒙土司禄万钟为乱，侵东川。鄂尔泰请以东川改隶云南，上从之。仍命会四川总督岳钟琪按治，招其渠禄鼎坤出降。鄂尔泰令鼎坤招万钟，数往不就抚，乃檄总兵刘起元率师讨之，破其所居寨。万钟走匿镇雄土司陇庆侯所。五

年，万钟诣钟琪降，庆侯亦诣钟琪请改土归流。上命钟琪以万钟、庆侯交鄂尔泰按谕。叙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三月，镇沅倮刁如珍等戕官焚掠，遣兵讨平之，获如珍。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纵其众出掠，又发兵屯者相，立七营。鄂尔泰疏劾，令诸道兵侯檄进讨，映宸乞免死存祀，改土归流。鄂尔泰请映宸送浙江原籍，留其弟映翰奉祀。七月，发兵与湖北师会讨定谿冲花苗，获其渠，降其馀众。威远倮札铁匠等、新平倮李百叠等应如珍为乱。九月，鄂尔泰檄临元总兵孙宏本率师讨之，获札铁匠，降李百叠。威远、新平皆定。十一月，招降长寨后路苗百八十四寨，编户口，定额赋。得旨嘉奖，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二月，攻破云南倮窝泥种，取六茶山地千馀里，划界建城，置官吏。

云南南徼地与安南接，前总督高其倬疏言安南国界应属内地者百二十里，请以赌咒河为界。安南国王黎维禔奏辩，上命鄂尔泰清察。鄂尔泰请与地八十里，於铅厂山下小河内四十里立界，上从之，敕谕安南。六年，维禔表谢，上嘉其知礼，命复与四十里。旋讨擒东川法戛土目禄天佑、则补土目禄世豪；按治米贴土目禄永孝，论斩。永孝妻陆氏结倮僇为乱，檄总兵张耀祖讨之，攻克门坎山。师入，获陆氏。米贴平。广西八达寨侬颜光色等为乱，提督田峻不能讨。鄂尔泰遣兵往，侬杀光色以降。上命鄂尔泰总督云、贵、广西三省，发帑十万犒师。旋又抚贵州拜克猛、长寨、古羊等生苗百四十五寨。十月，万寿节，云南卿云见，鄂尔泰疏闻。

七年正月，命超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云、贵两省巡抚、提督、总兵，文知县、武千总以上，皆加级。三月，令按察

使张广泗率师攻贵州丹江鸡沟生苗，破其寨，种人悉降。上下九股、清水江、古州诸地以次定。下部议叙，鄂尔泰疏辞，而乞予曾祖图扞封典，俾昭忠祠位得改书赠官，列大臣之末，上允其请，仍命议叙。七月，招安顺、高耀等寨生苗及侏、仲诸种人内附。十月，云南赵州醴泉出，鄂尔泰疏闻。上褒鄂尔泰化民成俗，格天致瑞，寻加少保。八年五月，招黎平、都匀等寨生苗内附。鄂尔泰既讨定群苗为乱者，诸土司慑军威纳土，疆理其地，置郡县，设营汛，重定三省及四川界域，而诸土司世守其地，一旦归版籍，其渠诛夷、迁徙皆无幸。

属苗内愤懟，乌蒙倮最狡悍，总兵刘起元移镇其地，恣为贪虐。六月，禄鼎坤及其族人鼎新、万福遂纠众攻城，劫杀起元及游击江仁、知县赛枝大等，尽戕其孥。鄂尔泰疏闻，请罢斥，上慰谕之。乌蒙既陷，江外凉山、下方、阿驴，江内巧家营、者家海诸寨及东川禄氏诸土目皆起而应之，又令则补、以址诸寨要截江路，以则、以擢诸寨窥伺城邑，东川境内挖泥，矣氏、歹补、阿汪诸寨，东川境外急罗箐、施鲁、古牛、毕古诸寨，及武定、寻甸、威宁、镇雄所属诸夷，远近响应，杀塘兵，劫粮运，堵要隘，毁桥梁，所在屯聚为乱。鄂尔泰集官兵万数千人，土兵半之，分三路进攻：令总兵魏翥国攻东川；哈元生攻威宁，副将徐成贞副之；参将韩勋攻镇雄。翥国师行，土目禄鼎明遣行刺，被创，以总兵官禄代将。师进，焚苗寨十三。遣游击何元攻急罗箐，杀三百馀，降一百三十馀。游击纪龙攻者家海，破寨，尽歼其众。勋与苗兵遇於莫都，战一昼夜，破寨四，杀数百人。进攻奎乡，战三日，杀二千馀。元生、成贞自威宁攻乌蒙，射杀其渠黑寡、

暮末，连破寨八十馀，击败其众数万，遂克乌蒙。鄂尔泰檄提督张耀祖督诸军分道穷搜屠杀，剖肠截脰，分悬崖树间，群苗震慑。上奖鄂尔泰及诸将，以元生、成贞、勋为功首，发帑犒师。陇庆侯庶母二禄氏、四川沙马土妇沙氏以不从乱，给诰命，费银币。於是苗疆复定。鄂尔泰令於云、贵界上筑桥，命曰庚戌桥，以年纪其绩也。

是岁，永昌边外孟连土司请岁纳厂课六百，鹤庆边外傣子请岁贡土物，鄂尔泰疏闻。上以边外野夷向化，命减孟连厂课之半。傣子入贡，犒以盐三百斤。九年，疏请重定乌蒙、镇远、东川、威宁营汛。别疏请兴云南水利，浚嵩明州杨林海，开垦周围草塘，疏宜良、寻甸诸水，耕东川城北漫海，筑浪穹羽河诸堤，修临安诸处工，暨通粤河道，皆下部议行。十年，召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叙定苗疆功，部议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上特命授一等伯爵，世袭。

师讨准噶尔，六月，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九月，师破敌额尔德尼昭，鄂尔泰檄大将军张广泗遣兵截袞塔马哈戈壁，断敌北遁道。寻疏请屯田。十一年六月，还京师。入对，言准部未可骤灭，用兵久，敝中国，无益，上颇然之。

十三年，台拱苗复叛。上命设办理苗疆事务处，以果亲王、宝亲王、和亲王、鄂尔泰及大学士张廷玉等董其事。苗患日炽，焚掠黄平、施秉诸地。鄂尔泰以从前布置未协，引咎请罢斥，并削去伯爵。上曰：“国家锡命之恩，有功则受，无功则辞，古今通义。”允其请，予休沐，仍食俸。寻命留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八月，世宗疾大渐，鄂尔泰仍以大学士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内大臣丰盛额、讷亲、海望同被顾命。鄂尔泰与廷王捧御笔密诏，命高宗为皇太子。俄，皇太子传旨命鄂尔泰等辅政。世宗崩，宣遗诏以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命他日配享太庙。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进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二年十一月，辞总理事务，授军机大臣；又辞兼管兵部，上不许，加拜他喇布勒哈番，合为三等伯，赐号襄勤。迭主会试，充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

四年，南河河道总督高斌请开新运口，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请复漳河故道，命鄂尔泰按视。寻加太保。七年，副都御史仲永檀以密奏留中事告鄂尔泰长子鄂容安，命王大臣会鞠，请夺鄂尔泰官逮问，上不许。十年，以疾乞解任。上慰留，加太傅。卒，命道遗诏配享太庙，并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端。二十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以诗辞悖逆获罪，中藻出鄂尔泰门下，鄂尔泰从子甘肃巡抚鄂昌与唱和，并坐谴。上追咎鄂尔泰植党，命撤出贤良祠。

鄂尔泰弟鄂尔奇，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中，四迁至侍郎，历工、礼二部，署兵部。五年，擢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十一年，直隶总督李卫论劾壤法营私、紊制扰民诸状，鞠实，当治罪，上推鄂尔泰恩，宥之。十三年，卒。

鄂尔泰子鄂容安，鄂实，鄂弼，鄂宁，鄂圻，鄂谟。鄂容安自有传。鄂实与高天喜同传。

鄂弼初授三等侍卫，迁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出为山西巡

抚，调陕西，署西安将军。擢四川总督，未上官，卒，赐祭葬，谥勤肃。

鄂宁，举人，初授户部笔帖式。屡以员外郎署副都统，复自郎中擢礼部侍郎。出为湖北巡抚，调湖南，再调云南。师征缅甸，云南总督杨应琚战失利，鄂宁以实疏闻。明端代应琚，深入战死。鄂宁劾参赞额勒登额、提督谭五格逗遛失机。上奖鄂宁，加内大臣衔，即命代明瑞为云贵总督。寻以与参赞舒赫德合疏议抚失上指，夺内大臣衔，左授福建巡抚，迭降蓝翎侍卫。卒。

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直南书房，以忧归。服除，迁洗马，历庶子、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五十九年，授刑部侍郎。山东盐贩王美公等纠众倡邪教，巡抚李树德令捕治，得百五十余人。上命廷玉与都统托赖、学士登德会勘，戮七人、戍三十五人而讫定。旋调吏部。

世宗即位，命与翰林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应奉几筵祭告文字，赐荫生视一品，擢礼部尚书。雍正元年，复命直南书房。偕左都御史朱轼充顺天乡试考官，上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调户部。疏言：“浙江衢州，江西广信、赣州，毗连闽、粤，无藉之徒流徙失业，入山种麻，结棚以居，号曰‘棚民’。岁月既久，生息日繁。其强悍者，辄出剽掠。请敕督抚慎选廉能州县，严加约束。其有读书向学，膂力技勇，察明考验录用，庶生聚教训，初无歧视。”下督抚议行。命署大学士事。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

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进文华殿大学士。六年，进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七年，加少保。

八年，上以西北用兵，命设军机房隆宗门内，以怡亲王允祥、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嗣改称办理军机处。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於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

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上偶有疾，奖廷玉等翊赞功，各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袭。廷玉请以子编修若霭承袭。十一年，疏言：“诸行省例，凡罪人重者收禁，轻者取保。独刑部不论事大小、人首从，皆收禁，累无辜。请如诸行省例，得分别取保。刑部引律例，往往删截，但用数语，即承以所断罪；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议者：高下其手，率由此起。请敕都察院、大理寺驳正；扶同革率，并予处分。”命九卿议行。大学士英祀京师贤良祠，复即本籍谕祭，命廷玉归行礼，并令子若霭从；弟廷璐督江苏学政，亦命来会。发帑金万为英建祠，并赐冠带、衣裘及貂皮、人参、内府书籍五十二种。十二月，廷玉疏言：“行经直隶，被水诸县已予赈，尚有积潦不能种麦，请敕加赈一月。”并议以工代赈。得旨允行。十二年二月，还京师，上遣内大臣、侍郎海望迎劳卢沟桥，赐酒膳。十三年，世宗疾大渐，与大学士鄂尔泰等同被顾命。遗诏以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合为三等子，仍以若霭袭。

乾隆元年，《明史》成，表进，命仍兼管翰林院事。二年十一月，辞总理事务，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赐号勤宣，仍以若霭袭。四年，加太保。寻谕：“本朝文臣无爵至侯伯者，廷玉为例外，命自兼，不必令若霭袭。”又谕：“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无强入。”十一年，若霭卒。上以廷玉入内廷须扶掖，命次子庶吉士若澄直南书房。十三年，以老病乞休。上谕曰：“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廷玉言：“宋、明配享诸臣亦有乞休得请者。且七十悬车，古今通义。”上曰：“不然。《易》称见几而作，非所论於国家关休戚、视君臣为一体者。使七十必令悬车，何以尚有八十杖朝之典？武侯鞠躬尽瘁，又何为耶？”廷玉又言：“亮受任军旅，臣幸得优游太平，未可同日而语。”上曰：“是又不然。皋、夔、龙、比易地皆然。既以身任天下之重，则不以艰巨自诿，亦岂得以承平自逸？朕为卿思之，不独受皇祖、皇考优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馀年眷待，亦不当言去。朕且不忍令卿去，卿顾能辞朕去耶？朕谓致仕之义，必古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为人臣者，设预存此心，必将漠视一切，泛泛如秦、越，年至则奉身以退，谁复出力为国家治事？是不可以不辨。”因命举所谕宣告朝列，并允廷玉解兼管吏部，廷玉自是不敢言去。然廷玉实老病，十四年正月，命如宋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四五日一入内廷备顾问。是冬，廷玉乞休沐养病，上命解所兼领监修、总裁诸职，且令军机大臣往省。廷玉言：“受上恩不敢言去，私意愿得暂归。后年，上南巡，当於江宁迎驾。”上乃许廷玉致仕，命待来春冰泮，舟

行归里。亲制诗三章以赐，廷玉入谢，奏言：“蒙世宗遗命配享太庙，上年奉恩谕，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恐身后不获更蒙大典。免冠叩首，乞上一言为券。”上意不恚，然犹为颁手诏，申世宗成命，并制诗示意，以明刘基乞休后仍配享为例。次日，遣子若霭入谢。上以廷玉不亲至，遂发怒，命降旨诘责。军机大臣傅恒、汪由敦承旨，由敦为乞恩，旨未下。又次日，廷玉入谢，上责由敦漏言，降旨切责。廷臣请夺廷玉官爵，罢配享。上命削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仍许配享。十五年二月，皇长子定安亲王薨，方初祭，廷玉即请南还，上愈怒，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廷玉，命自审应否配享。廷玉惶惧，疏请罢配享治罪。上用大学士九卿议，罢廷玉配享，仍免治罪。又以四川学政编修朱荃坐罪，荃为廷玉姻家，尝荐举，上以责廷玉，命尽缴历年颁赐诸物。二十年三月，卒，命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

乾隆三年，上将临雍视学，举古礼三老五更，谕鄂尔泰及廷玉。廷玉谓无足当此者，撰议以为不可行。四十三年，上撰《三老五更说》，辟古说踳驳，命勒碑辟雍。五十年，复见廷玉议，以所论与上同，命勒碑其次，并题其后，谓“廷玉有此卓识，乃未见及。朕必遵皇考遗旨，令其配享。古所谓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

子若霭，字晴岚。雍正十一年进士。廷试，世宗亲定一甲三名。拆卷知为廷玉子，遣内侍就直庐宣谕。廷玉坚辞，乃改二甲一名，授编修，直南书房，充军机章京。乾隆间，屡迁至内阁学士。若霭工书画，内直御府所藏，令题品鉴别，诣

益进。十一年，扈上西巡，感疾，归卒。

若澄，字镜壑。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直南书房，累迁至内阁学士。卒。若澄亦工画，亚若霭。

若淳，字圣泉。入贡授刑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再迁郎中。出为云南澂江知府、四川建昌道。内擢太仆少卿，五迁至侍郎，历工、刑、户诸部。嘉庆五年，授兵部尚书，调刑部。七年，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谥勤恪。

从子若淮，字树谷。雍正八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考选江西道御史。擢鸿胪寺少卿，六迁刑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上命旌恤胜朝殉节诸臣，若淮请遍行采访。下大学士、九卿议，以为《明史》外兼采各省通志，专谥、通谥已至千五六百人，不必更行采访。若淮以老乞休。上南巡，屡迎谒。五十年，与千叟宴，御书榜以赐。归，又二年，卒。

论曰：世宗初即位，擢鄂尔泰於郎署，不数年至总督。廷玉已贰礼部，内直称旨，不数年遂大拜。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鄂尔泰稍后，委寄与相埒。庶政修举，宇内乂安，遂乃受遗命，侑大烝，可谓极心膂股肱之重矣。顾以在政地久，两家子弟宾客，渐且竞权势、角门户，高宗烛几摧萌，不使成朋党之祸，非二臣之幸欤？

卷二百八十九

列传七十六

朱轼 徐元梦 蒋廷锡子溥 迈柱白潢
赵国麟 田从典子懋 高其位 逊柱
尹泰 陈元龙

朱轼，字若瞻，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二年。举乡试第一。三十三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湖北潜江知县。潜江俗敝赋繁，轼令免耗羨，用法必持平。有斗殴杀人狱，上官改故杀，轼力争之，卒莫能夺。四十四年，行取，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四十八年，出督陕西学政。修横渠张子之教，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训士。故事，试册报部科，当有公使钱。轼独无，坐迟误被劾，士论为不平。会有以其事闻上者，上命轼毕试事。五十二年，擢光禄寺少卿。历奉天府尹、通政使。

五十六年，授浙江巡抚。五十七年，疏请修筑海塘：北岸海宁老盐仓千三百四十丈，南岸上虞夏盖山千七百九十丈；并议开中亘淤沙，复江海故道。又疏言：“海宁沿塘皆浮沙，虽长桩巨石，难期保固。当用水柜法，以松、杉木为柜，实碎石，用为塘根，上施巨石为塘身。附塘为坦坡，亦用水柜，外砌巨石二三重，高及塘之半，用护塘址。塘内为河，名曰备塘河。居民筑坝积淤，应去坝浚河，即以其土培岸。”俱下部议行。杭州南、北两关税，例由巡抚监收。轼以税口五十

餘，稽察匪易，請委員兼理。部議以杭州捕盜同知監收，仍令巡撫統轄。五十八年，疏劾巡鹽御史哈爾金索商人賄，上命尚書張廷樞、學士德音按治，論如律。五十九年，擢左都御史。六十年，遭父喪，命在任守制，疏辭，上不許，請從軍自效。

上以山、陝旱災，發帑五十萬，命軾與光祿寺卿盧詢分往勸糴治賑。軾往山西，疏請令被劾司道以下出資贍飢民，富民與商人出資於南省糴米，暫停淮安、鳳陽等關米稅；飢民流徙，令所在地方官安置，能出資以贍者得題薦；飢民群聚，易生疢疫，設廠醫治。又疏言：“倉庾積貯，有司平日侵蝕，遇災復假平糴、借貸、煮粥為名，以少報多，有名無實。請敕詳察亏空，少則勒限補還，多則嚴究治罪。至因賑動倉谷，輒稱捐俸抵補，俸銀有限，倉谷甚多。借非實借，還非實還，宜併清核。”皆從所議行。別疏請令山西各縣建社倉，引泉溉田。上謂：“社倉始於朱子，僅可行於小縣鄉村。若奏為定例，官吏奉行，久之，與民無益。山、陝山多水少，間有泉源，亦不能暢引溉田。軾既以為請，即令久駐山西，鼓勵試行。”軾自承冒昧，乞寢其議，上不許。未几，川陝總督年羹堯劾西安知府徐容、鳳翔知府甘文煊亏帑，請特簡親信大臣會鞠。上命軾往勘，得實，論如律。六十一年，乞假葬父，歸。

世宗即位，召詣京師，充《聖祖實錄》總裁，賜第。雍正元年，命直南書房。予其母冷氏封。加吏部尚書銜，尋復加太子太保。充順天鄉試考官，嘉其公慎，進太子太傅。二年，兼吏部尚書。命勘江、浙海塘。三年，還，奏：“浙江餘姚許山鎮西至臨山衛，旧土塘三道，本為民灶修筑。今民灶

无力，应动帑兴修。自临山卫经上虞乌盆村至会稽沥海所，土塘七千丈，应以石为基，就石累土。又海宁陈文港至尖山，土塘七百六十六丈，应就塘加宽，覆条石於巅，塘外以乱石为子塘，护塘址当修砌完固。至子塘处，依式兴筑。海盐秦驻山至演武场石塘，圯八十丈，溃七十丈，均补筑。都计工需十五万有奇。江南金山卫城北至上海华家角，土塘六千二百馀丈，内三千八百丈当改为石塘。上海汛头墩至嘉定二千四百丈，水势稍缓，土塘加筑高厚，足资捍御。都计工需十九万有奇。”下部议行。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上命怡亲王胤祥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以轼副之。四年，请分设四局，各以道员领其事。二月，轼遭母丧，命驰驿回籍，谕曰：“轼事母至孝，但母年八十馀，禄养显扬，俱无馀憾。当节哀抑恻，护惜此身，为国家出力。”赐内帑治丧，敕江西巡抚俟轼至家赐祭。轼奏谢，乞终制，上允解任，仍领水利营田，期八月诣京师。九月，轼将至，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劳，许素服终丧。上以浙江风俗浇漓，特设观风整俗使，轼疏言：“风俗浇漓，莫甚於争讼。臣巡抚浙江，知杭、嘉、湖、绍四府民最好讼。请增设杭嘉湖巡道，而以绍兴属宁台道。民间词讼冤抑，准巡道申理。”上从其请。六年，以病乞解任，上手诏留之。八年，怡亲王薨，命轼总理水利营田。寻兼兵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三年，议筑浙江海塘，轼请往董其役，上俞之，敕督抚及管理塘工诸大臣威听节制。

高宗即位，召还，命协同总理事务，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时治狱尚刻深，各省争言开垦为民累，轼疏言：“四川

丈量，多就熟田增加钱粮；广西报部垦田数万亩，其实多系虚无。因请通行丈量，冀求熟田弓口之余，以补报垦无著之数。大行皇帝洞烛其弊，饬停止丈量；而前此虚报升科，入册输粮，小民不免苦累。河南报垦亦多不实。州县田地间有未能耕种之处，或因山区硗确，旋垦旋荒；或因江岸河滨，东坍西涨。是以荒者未尽开垦，垦者未尽升科。至已熟之田，或粮额甚轻，亦由土壤硗瘠，数亩不敌腴田一亩，非欺隐者比。不但丈量不可行，即令据实首报，小民惟恐察出治罪，勉强报升，将来完纳不前，仍归荒废。请停止丈量，饬禁首报，详察现在报垦之田，有不实者，题请开除。”又疏言：“法吏以严刻为能，不问是非曲直，刻意株连，惟逞锻炼之长，希著明察之号。请敕督抚谕有司，谳狱务虚公详慎，原情酌理，协於中正。刑具悉遵定制，不得擅用夹棍、大枷。”上深嘉纳之。

乾隆元年，充《世宗实录》总裁。九月，病笃，上亲临视疾。轼力疾服朝服，令其子扶掖，迎拜户外。翌日，卒。遗疏略言：“万事根本君心，用人理财，尤宜慎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在几微，当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至国家经费，本自有馀，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赋之税，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上震悼辍朝，复亲临致奠，发帑治丧。赠太傅，赐祭葬，谥文端。

轼朴诚事主，纯修清德，负一时重望。高宗初典学，世宗命为师傅，设席懋勤殿，行拜师礼。轼以经训进讲，亟称贾、董、宋五子之学。高宗深重之，《怀旧诗》称可亭朱先生，可亭，轼号也。子必谐，以荫生官至大理寺卿；璘，进士，官至左庶子；必坦，举人，袭骑都尉。

徐元梦，字善长，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二十二年，迁中允，充日讲起居注官。寻复迁侍讲。徐元梦以讲学负声誉，大学士明珠欲罗致之，其迁词曹直讲筵，明珠尝荐於上。徐元梦以明珠方擅政，不一至其门，而掌院学士李光地亦好讲学，贤徐元梦及侍讲学士德格勒，亟称於上前，二人者每於上前相推奖；明珠党蜚语谓与光地为党。二十六年夏，上御乾清宫，召陈廷敬、汤斌、徐乾学、耿介、高士奇、孟亮揆、徐潮、徐嘉炎、熊赐瓚、励杜讷及二人入试，题为《理学真伪论》。方属草，有旨诘二人，德格勒於文后申辩，徐元梦卷未竟。上阅毕，於德格勒及赐瓚有所谯让，命同试者互校，斌仍称徐元梦文为是。

是时斌被命辅导皇太子，寻亦命徐元梦授诸皇子读。秋，上御瀛台，教诸皇子射，徐元梦不能挽强，上不怪，责徐元梦。徐元梦奏辩，上益怒，命扑之，创，遂籍其家，戍其父母。其夜，上意解，令医为治创。翌日，命授诸皇子读如故。徐元梦乞赦其父母，已就道，使追还。冬，掌院学士库勒纳奏劾德格勒私抹起居注，并言与徐元梦互相标榜，夺官逮下狱。二十七年春，狱上，当德格勒立斩，徐元梦绞。上命贷徐元梦死，荷校三月，鞭百，入辛者库。上徐察徐元梦忠诚，三十二年，命直上书房，仍授诸皇子读。寻授内务府会计司员外郎。四十一年，充顺天乡试考官。五十年，谕曰：“徐元梦翻译，现今无能过之。”授额外内阁侍读学士。五十一年，充会试考官。五十二年，擢内阁学士，归原旗。

五十三年，授浙江巡抚，上谕之曰：“浙江驻防满洲兵，尔当与将军协同训练。钱粮有亏空，尔宜清理，无累百姓。至於用人，当随材器使，不可求全。”赐《御制诗文集》及鞍马以行。五十四年。疏言：“杭州、绍兴等七府旱潦成灾，已蒙蠲赈，并截漕平糶。未完额赋，尚有十三万馀两，请秋成后征半，馀俟来岁。”上允之。又疏陈修复万松岭书院，上赐“浙水敷文”榜，因请以敷文名书院。

五十六年，左都御史及翰林院掌院学士缺员，吏部以请。上曰：“是当以不畏人兼学问优者任之。”以命徐元梦。上谕科场积习未除，命甄别任满学政及考官不称职者，皆劾罢之。五十七年，迁工部尚书，仍兼掌院学士。六十年，上赐以诗，谓：“徐元梦乃同学旧翰林，康熙十六年以前进士祇此一人。”

世宗即位，复命直上书房，授诸皇子读。雍正元年，命与大学士张鹏翮等甄别翰詹各官不称职者，勒令解退回籍。大学士富宁安出视师，命徐元梦署大学士。寻复命兼署左都御史，充《明史》总裁，调户部尚书。四年，以翻译本章错误夺官，命在内阁学士之列效力行走，仍司翻译。八年，复坐前在浙江失察吕留良逆书，命同翻译中书行走。十三年，充翻译乡试考官。

高宗即位，命直南书房，寻授内阁学士。擢刑部侍郎，以衰老不能理刑名，疏辞，调礼部。充《世宗实录》副总裁。诏辑《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命与鄂尔泰、福敏董其事。复命直上书房，课皇子读。乾隆元年，乞休，命解侍郎任，加尚书衔食俸，仍在内廷行走，领诸馆事。二年，上临雍，疏请以有子升堂配享，改宰我、冉求两庑，而进南宫适、虑不齐升

配。下大学士九卿议，以有子升祀位次子夏，馀寝未行。复乞休，上曰：“徐元梦年虽逾八十，未甚衰惫，可量力供职。”四年正月，召同诸大臣赋柏梁体诗。寻加太子少保。

六年秋，疾作，遣太医诊视，赐参药。冬十一月，疾剧，上谕曰：“徐元梦践履笃实，言行相符。历事三朝，出入禁近，小心谨慎，数十年如一日。寿逾大耋，洵属完人。”命皇长子视疾。疾革，复遣使问所欲言。徐元梦伏枕流涕曰：“臣受恩重，心所欲言，口不能尽！”使出，呼曾孙取《论语》检视良久。翌日遂卒，年八十七。上复命和亲王及皇长子奠茶酒，发帑治丧。赠太傅，赐祭葬，谥文定。孙舒赫德，自有传。

蒋廷锡，字扬孙，江南常熟人，云贵总督陈锡弟。初以举人供奉内廷。康熙四十二年，赐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三年，未散馆即授编修。屡迁转至内阁学士。雍正元年，擢礼部侍郎，世宗赐诗贤之。廷锡疏言：“国家广黉序，设廩膳，以兴文教，乃生员经年未尝一至学宫。请敕学臣通飭府、州、县，卫教官，凡所管生员，务立程课，面加考校，讲究经史。学臣於岁、科考时，以文艺优劣定教职贤否。《会典》载顺治九年定乡设社学，以冒滥停止。请敕督抚令所属州、县、乡、堡立社学，择生员学优行端者充社师，量给廩饩。乡民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者得入学。”下部议，从之。二年，奏请续纂《大清会典》，即命为副总裁。调户部。

三年，命与内务府总管来保察阅京仓。寻疏言：“漕运全资水利，宜通源节流，以济运道。山东漕河，取资汶、济、洸、泗四水，而四水又赖诸泉助成巨流。山东一省，得泉百有八

十，其派有五，分水、天井、鲁桥、新河、沂水是也。五派合为一水，是名泉河，旧设管泉通判。今虽裁汰，仍设泉夫。请饬有泉州县，督率疏浚。济南、兖州二府为济水伏流之地，若广为浚导，则散湮沙砾间者，随地涌见。应立法泉夫浚出新泉，优赉银米，岁终册报，为州县课最。诸泉所汇，为湖十五，各设斗门为减水闸，以时启闭。漕溢则减漕入湖，漕涸则启湖济漕，号诸湖为水柜。其后居民壅水占耕，坝圯闸塞，低处多生茭草，高处积沙与漕河堤并。请察勘未耕之地，就低处挑深，即以挑出之土筑堤，复水柜之制。诸湖开支河，以承诸泉之入，益漕河之流，建闸以时减放。旧制，运河於每岁十月筑坝，分泄诸湖，来春三月冰泮，开坝受水。法久玩生，筑坝每至十一月，则失之迟；开坝在正月初旬，又失之早。请饬所司筑必十月望前，开必二月朔后，以循旧制。汶水分流南北，运道攸赖。明宣德间，筑戴村坝於汶水南，以遏汶水入洸；建坎河坝於汶水北，以节汶水归海。嘉靖时，复堆积石滩，水溢纵使归海，水平留之入湖。岁久颓废，万一汶水北注，挟湖泉尽归大清河，四百馀里运道所关非小。请饬总河相度形势，修复旧石滩，改建滚水石坝，以为蓄泄。”上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携仪器舆图，会总河齐苏勒、巡抚陈世倌履勘，请如廷锡奏。下九卿议行。

四年，迁户部尚书，充顺天乡试考官。既入闱，谕曰：“廷锡佐怡亲王董理户部诸事，秉公执正，胥吏嫉妒怀怨。今廷锡典试，或乘此造作浮言，妄加谤议。令步军统领、顺天府尹、五城御史察访捕治。”寻命兼领兵部尚书。遭母丧，遣大臣奠茶酒，予其母封诰，发帑治丧。命廷锡奉母丧还里，葬

毕还京，在任守制。六年，拜文华殿大学士，仍兼领户部，充《圣祖实录》总裁。七年，加太子太傅。命与果亲王允礼总理三库，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廷锡病，上遣医疗治。十年夏，病复作，上命日二次以病状奏。闰五月，卒，上为辍朝，遣大臣奠茶酒，赐祭葬，谥文肃。

廷锡工诗善画，事圣祖内直二十馀年。世宗朝累迁擢，明练恪谨，被恩礼始终。

子溥，字质甫。雍正七年，赐举人。八年，进士，改庶吉士，直南书房，袭世职。廷锡卒，溥奉丧归，命葬毕即还京供职。十一年，授编修。四迁内阁学士。乾隆五年，授吏部侍郎。疏言：“凡条奏发九卿会议，主稿衙门酌定准驳。会议曰，书吏诵稿以待商度，其中原委曲折，一时难尽。请於会议前二日将议稿传钞，俾得详勘畅言。至命、盗案，刑部例不先定稿，俟议时平决；不关命、盗各案，亦宜先期传知，庶为审慎。”下部议，如所请。

八年，授湖南巡抚。九年，疏言：“永顺及永绥、乾州、凤凰诸处苗民贪暴之习未除，城步、绥宁尤多狡恶。臣整饬武备，渐知守法。”谕曰：“驭苗以不扰为要，次则使知兵威不敢犯。此奏得之。”旋劾按察使明德不详鞫盗案，夺官；驿盐道谢济世老病，休致。给事中胡定奏请湖南滨湖荒土，劝民修筑开垦，令溥察议。溥奏言：“近年湖滨淤地，筑垦殆遍。奔湍束为细流，洲渚悉加堵截，常有冲决之虑。沅江万子湖、湘阴文洲围，土民请修筑开垦。臣亲往履勘，文洲围倚山面江，四围俱有旧堤，已议举行。万子湖广袤八十馀里，四面受水，费大难筑，并於上下游水利有碍。臣以为湖地垦筑已

多，当防湖患，不可有意劝垦。”上韪之。

十年，授吏部侍郎、军机处行走。十三年，擢户部尚书，命专治部事。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命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掌翰林院事。二十年，兼署吏部尚书。二十四年，授东阁大学士，兼领户部。二十六年，溥病，上亲临视。及卒，复亲临奠。赠太子太保，发帑治丧，赐祭葬，谥文恪。

子櫟，进士。自编修累迁兵部侍郎；赐谥，初授云南楚雄知府，再至户部侍郎。并坐事夺官，左授光禄寺卿。复夺官，以世职守护裕陵。

迈柱，喜塔拉氏，满洲镶蓝旗人。初授笔帖式，三迁户部员外郎，授御史。康熙五十五年，巡视福建盐课。雍正元年，巡视宁古塔。三年，命如荆州会将军武纳哈籍前任将军阿鲁家，偿侵蚀兵饷。议荆州近县民有愿鬻地者，官购俾兵耕种，或招佃征租，兵婚丧量饮之。下部议行。

擢工部侍郎，调吏部。命如江西按治德安知县萧彬、武宁知县廖科龄亏帑，并命察通省钱粮积弊。寻命署巡抚。疏请以江西额征丁银摊入地粮，从之。五年，授湖广总督，命俟江西事毕赴任。迈柱疏陈：“江西仓谷亏缺，弊在无谷无银，虚报存贮，及至交代，又虚报民间借领，后任征追，悉归无著。又或出巢仓谷得价侵用，及至交代，以二钱一石折价，后任不敷余补。又或因不敷之故，并此折价而亦侵用，及至交代，复称民欠，多方掩饰。皆因前任巡抚裴率度，布政使陈安策、张楷徇庇所误。”上为夺率度等官，察究追完。又言：“江西通省公用需款，请视河南、湖广诸省例，提州、县耗羨

二分充用，另提充各员养廉，多至一分五厘，少至四厘，馀仍留州县养贍。巡抚及司道，亦於所提一分五厘内量行支用。”又言：“江西被灾州县，设厂煮赈，米价石至一两三四钱。请於未被灾州县发银预购平糴。”又言：“南安，赣州，闽、广交界，及鄱阳湖滨，最易藏奸。万载、宁州等地，棚民聚集，素好多事。已饬严整塘汛，操练标兵，豫为之备。”得旨，嘉其条画详晰，令新任巡抚照行。寻讞定彬等俱论斩。并请令徇庇之上官分偿亏帑，上命自雍正六年起著为例。奖迈柱秉公持正，下部议叙，乃赴湖广任。

湖广濒江州县频年被水，迈柱令民间按粮派夫，修筑江堤，议定确估土方夫数及加修尺寸，并岁修抢险诸例。疏闻，上发帑六万，命视工多寡分给。镇竿苗最悍，屡入内地剽掠。迈柱疏言：“臣闻云南提督张国正先任镇竿总兵，以雕剿法治苗。闻有警，诃为何种苗，所属何寨，即携兵驰往，围寨搜擒。如雕之捕鸟，取其速而鸟可必得。臣今与总兵周一德循行此法，但期得罪人而止，不敢多为杀戮。”居数年，又疏言：“收缴六里镇竿土司所藏鸟枪，完整者俾兵充用，馀改造农具，给土苗耕作。土苗所用环刀、标枪，亦令给价收缴。”上谕曰：“所奏深得卖刀买犊之意。环刀、标枪，自当收缴，可顺其愿，不宜强迫。”疏定苗与民为市，於分界地设市，一月以三日为期，不得越界出入。民以物往市，预报地方官，知会塘汛查验。苗疆州县立苗长，选良苗充民壮，备差遣访缉。鄂尔泰督云、贵，建策改土归流，迈柱亦行之湖广，收永顺、保靖、桑植三土司。永顺设府县，仍其名，又於府西北设县曰龙山。保靖、桑植各设县，仍其名。收容美土司设州，曰鹤峰，所

属五峰新设县曰长乐。并改彝陵州为府，曰宜昌，领新设州县。收第冈土司，改永定卫为县，以其地属焉。

上命通察湖广积欠钱粮，都计银三十馀万，令与巡抚马会伯、王国栋同董其事。逾年，报湖南已完六万有奇，湖北已完八万有奇。寻察出沔阳积欠内为官侵役蚀包揽未完者三万有奇，其实欠在民者三万二千有奇。上以沔阳常被水，民欠命予豁免。七年，迈柱疏请以湖广额征丁银摊入地粮，从之。迈柱督湖广数年，声绩显著。他所区画，如以汉阳通判移汉口，荆州通判移沙市。又裁施州、大田二卫所，合为县曰恩施，复请改为府，曰施南，设县四，曰宣恩、来凤、咸丰、利川。宜昌既为府，设附郭县曰东湖，又以归州及所领长阳、兴山、巴东诸县隶焉。道州及宁远、永明、江华诸县邻广西，请以永州同知移江华，并分设游击、守备，调驻兵千五百，与广西桂临营月三次会哨。永顺、保靖、桑植三营新立，月饷给米折，永顺石折一两，保靖、桑植石折八钱，以苗疆米贵，不与他营同。上悉如所请。

十三年，召拜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乾隆元年，兼管工部。二年，以病乞解任。三年，卒，赐祭葬，谥文恭。

同时督抚入为大学士者，又有白潢，赵国麟。

潢，字近微，汉军镶白旗人。初授笔帖式，考授内阁中书，迁侍读。授福建粮驿道佥事，以父忧去官。服阕，除山东登莱青道佥事，迁贵州贵东道参议。以巡抚刘荫枢荐，就迁按察使。潢操守廉洁，闻於圣祖，擢湖南布政使。未上官，会荫枢以请缓西师，命诣军前察视，潢护贵州巡抚。贵州山多田少，诸镇营兵饷米，於征米诸州县支发。以运道艰阻，改

征折色，迟至次年春夏，米值昂不足以余。诸驿例设夫百、马四十五，而巡抚以下私函付驿，谓之便牌，役夫至数百。潢奏请兵米於藩库借支，州县征解归项，并檄诸驿禁便牌。兵民困皆苏。又以贵州僻远，官於外，商於外，皆不肯归，潢奏请勒限回籍。贵州民初以为不便，久之文物渐盛，乃思潢惠焉。

荫枢还贵州，调潢江西。入觐，至热河谒上，即擢江西巡抚。潢革诸州县漕节陋例，并令火耗限加一，旧加至三四者，悉罢除之，不率者奏劾。湖口关地险港窄，潢度关右武曲港山势开阔，可容千艘，乃浚江口，建草坝，使估舟得聚泊。建亭颂潢德。会城西南有袁、赣二江，至临江合流，旧有堤久圯，春夏水发，往往坏田庐。潢奏请重建，九阅月而成。民自是无水患，号为白公堤。五十九年，奏请补京职、授户部侍郎。擢兵部尚书。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命协办大学士。寻授文华殿大学士。疏辞，不许。充《圣祖实录》总裁。雍正三年，以疾乞解任，许之。

潢抚江西时，南昌、吉安、抚州、饶州四府旧有落地税千三百两有奇，设大使征收。潢以官役苛征，令停收。巡抚、司道公捐代纳，伪编纳税人名册报部，王企靖、裴率度代为巡抚，皆如潢例。及汪灏至，以其事闻，且请裁大使。上曰：“国家经制钱粮，岂可意为增减？若此税不当收，潢当请豁免，何得以公捐代完，沽名邀誉？”下部议，夺潢官。灏亦坐左迁，税如旧例征收。乾隆二年，潢卒，命还大学士衔。

国麟，字仁圃，山东泰安人。祖瑗，手书《春秋》内外传，《史》、《汉》蒙文授之。笃志於学，以程、朱为宗。康熙

四十五年进士。五十八年，授直隶长垣知县。当官清峻，以礼导民，民戴如父母。世宗闻其贤，雍正二年，擢永平知府。三迁福建布政使，调河南。擢福建巡抚，调安徽。御史蒋炳奏请州县征收钱粮，依部颁定额，刊印由单，申布政使核发。国麟以安徽通省数百万由单由司核发，恐误征收，疏请停止。内阁学士方苞疏言：“常平仓谷原定每年存七粦三，南省地卑湿，应令因地制宜。”下督抚详核。国麟疏言：“安徽所属州县滨江湖者，当改粦半存半，他州县仍循旧例。”并下部议行。乾隆三年，擢刑部尚书，调礼部，兼领国子监。四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六年，御史仲永檀疏劾内阁学士许王猷邀九卿至京师民俞长庚家弔丧，国麟亦亲往，下王大臣勘不实。国麟乞引退，上留之。俄，给事中卢秉纯复论国麟当上举永檀疏面诘，阳若不知，出告其戚光禄寺卿刘藩长，藩长被命休致；国麟又告以为侍郎蒋炳所劾。上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召国麟及藩长相质，藩长力辩。上命毋深究，令鄂尔泰、张廷玉谕国麟引退。国麟疏未即上，上降诏诘责，左授礼部侍郎。七年，擢尚书。国麟乞引退，不许。逾数月，复以请，上不悦，命夺官，在咸安宫效力。八年，乃许其还里。十五年，诣京师祝上寿、赐礼部尚书衔。明年，卒。

田从典，字克五，山西阳城人。父雨时，明诸生。寇乱，挈子及兄之孤徙避，度不能兼顾，弃子负兄子以走。贼退，求得子草间，即从典也。

从典笃学，以宋五子为宗。康熙二十七年，成进士。旋居父丧，事必遵《家礼》。服终，就选。三十四年，授广东英

德知县。县地瘠，赋籍不可稽，诡寄逋逃，民重困。陋例两加至八九钱，名曰“均平”。从典尽革之，清其籍。

四十二年，行取，四十三年，授云南道御史。疏言：“督抚不拘成例，请调州县，有秉公者，即有徇私者。州县求调，其弊有三：图优缺，避冲繁，预为卓荐地。督抚滥调，其弊亦有三：徇请托，得贿赂，引用其私人。名为整顿地方，简拔贤良，实乃巧开捷径。屡经败露，有骇听闻。嗣后请除江、浙等省一百一十馀县钱粮难征，及边远烟瘴地，仍旧例调补，其他不准滥调。”又疏言：“京官考选科道，令部院堂官保送，恐平日之交结，临时之营谋，在所难免。请敕吏部，遇考选科道，凡正途部属，及自知县升任中、行、评、博，与翰林一体论俸开列，听候考选。”均下部议行。巡视西城，罢铺垫费。察通州仓储，僦神祠以居，庙祝不受值，不入也。

四十九年，擢通政司参议。屡迁转授光禄寺卿。寺故有买办人，亏户部帑至四十一万馀，从典请限年带销。迁左副都御史，再迁兵部侍郎，并命兼领光禄寺。五十八年，迁左都御史。两江总督常鼐疏言安徽布政使年希尧、凤阳知府蒋国正婪取，为属吏所讦。命从典与副都御史屠沂往按，国正坐斩，希尧夺官。五十九年，擢户部尚书。雍正元年，调吏部。二年，协办大学士。三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六年三月，乞休，优诏褒许，加太子太师致仕。赐宴於居第，令部院堂官并集，发帑治装，行日，百官祖饯，驰驿归里，驿道二十里内有司送迎。入辞，赐御榜联并冠服、朝珠。四月乃行，甫一舍，次良乡，病大作，遂卒，年七十八。上闻，以从典子懋幼，遣内阁学士一、侍读学士一为治丧，散

秩大臣一、侍卫六奠茶酒，并命地方官送其丧归里。赐祭葬，谥文端。

懋，自荫生授刑部员外郎，世宗命改吏部，迁郎中，授贵州道御史。乾隆初，迁礼科给事中。疏言河南秋审宽纵，巡抚尹会一、按察使隋人鹏下吏议。又劾工部尚书赵弘恩受赇，夺官，戍军台。迁鸿胪寺少卿。高宗奖懋敢言，超擢副都御史。迁刑部侍郎，调吏部。十一年，上责懋奏事每漏言，且嗜酒务博，命解任归里读书。十四年，召授吏部侍郎。以仆从斗欧伤人，责懋旧习未悛，仍命归里读书。家居二十年，卒。

高其位，字宜之，汉军镶黄旗人。父天爵，语在《忠义传》。其位初隶镶白旗，自笔帖式管佐领。康熙间，以署参领从军驻襄阳。叛将杨来嘉、王会等以二万人出掠，将攻南漳，其位率二十骑觐敌，与遇，越敌队入南漳，与共守，敌围攻不能下。叛将谭弘以三万人犯郢阳，其位将百人扼杨溪铺，与相持七十馀日。粮尽，煮马鞴以食。副都统李麟隆援至，合击，大败之。寻追论御敌谷城失利，夺官。久之，授火器营操练校尉，袭其祖尚义二等阿达哈哈番。从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讨噶尔丹，战於乌阑布通，破骆驼营，擢参领。授甘肃永昌副将。明法令，筑堡塞，边境肃清。迁湖广襄阳总兵。擢提督，赐孔雀翎、纓鞬、鞍马。调江南。两江总督常鼐有疾，上命其位署理。世宗即位，召入觐，旋命回提督任。奏请保护圣躬，上褒其有爱君之心，温诏嘉许。雍正二年秋，奏飞鸦食蝗，秋禾丰茂。上以蝗不成灾，传示王大臣，赐诗褒之。冬，奏进黄浦渔人网得双夔龙纽未刻玉印，上赐以四团龙补服。三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太子少傅。以

衰老辞，不许。改隶镶黄旗。赐寿，赉膀联及白金千。屡乞休，乃命以原官致仕。五年，卒，赐祭葬，谥文恪。

子高起，以荫生授四川茂州知州。累迁兵部尚书，坐事夺官逮治。乾隆初，戍军台，释回。卒。

逊柱，栋鄂氏，满洲镶红旗人。曾祖郎色，太祖时，从其兄郎格来归。逊柱初授笔帖式，擢工部主事。再迁户部郎中，授御史。历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盛京工部侍郎。召改吏部，擢兵部尚书。雍正五年，署大学士，旋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兵部尚书。逊柱长兵部十六年，屡陈奏部政，多所考核厘正。十年，以老，命不必兼兵部。十一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谕褒逊柱“醇厚和平”，赐祭葬。

尹泰，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初授翰林院笔帖式，再迁内阁侍读。康熙二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三十四年，授国子监祭酒。三十七年，改锦州佐领。五十二年，以病罢，遂居锦州。世宗在藩邸，奉命诣奉天谒陵，过锦州宿焉，与语奇之，见其子尹继善。雍正元年，召授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再迁左都御史。疏言：“六科书吏，贿通提塘，造为小钞、晚帖，内开口传谕旨，或误繙清文，甚至伪造上有赐予及与诸臣问对，应请禁止。”二年，充《会典》总裁。三年，命以原品署盛京侍郎，兼领奉天府尹。疏言：“承德等九州县原征豆米，多贮无用。请自雍正四年始，停征黑豆，按亩征米，按丁征银，而以原贮米豆视时价出糶。”又言：“关东风高土燥，请掘地窖藏存谷，以节建仓工费。”

四年，山海关总管多索礼疏言应交庄头馀地，尹泰不即

派官丈收。命侍郎查郎阿往按，坐解府尹任，仍以左都御史协理奉天将军。将军噶尔弼议设外海水师，尹泰以为旅顺、天津俱有水师，锦、复、盖诸州亦可更番巡察，增设需费浩繁，於巡察无益。别疏以闻。下议政王大臣议，如尹泰言。六年，坐遗漏入官财产，夺官。寻命复官。七年正月，与尚书陈元龙同授额外大学士。寻授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十三年，高宗即位，充世宗实录总裁。乾隆元年，以老病乞罢，上留之。尹继善自两江总督入观，授刑部尚书，俾使朝夕侍养。三年，复乞罢，命以原官致仕。寻卒，赐祭葬，谥文恪。尹继善自有传。

陈元龙，字广陵，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四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郭琇劾高士奇，辞连元龙，谓与士奇结为叔侄，招纳贿赂，命与士奇等并休致。语互详《士奇》传。元龙奏辩，谓：“臣宗本出自高，谱牒炳然。若果臣交结士奇，何以士奇反称臣为叔？”事得白，命复任。累迁侍读学士。元龙工书，为圣祖所赏，尝命就御前作书，深被奖许。上御便殿书赐内直翰林，谕曰：“尔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当书以赐。”元龙奏臣父之闾年逾八十，家有爱日堂，御书榜赐之。四十二年，再迁詹事。以父病乞养归，赐参。时正编《赋汇》，令携归校对增益。上南巡，元龙迎谒，御书榜赐之闾及元龙母陆。之闾卒，丧终，召元龙授翰林院掌院学士。

五十年，迁吏部侍郎。授广西巡抚。值广东岁歉，广西米价高，元龙遣官诣湖南采米平糴。五十四年，修筑兴安陡河闸，护两广运道。并於省城扩养济院，立义学，创育婴堂，

建仓贮谷。五十七年，擢工部尚书。六十年，调礼部。世宗即位，命守护景陵。七年，与左都御史尹泰同授额外大学士，寻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元龙在广西，请开例民捐谷得入监。李绂为巡抚，请以捐谷为开垦费。上责其借名支销，命元龙诣广西清理。绂旋奏：“元龙分得羨馀十一万有奇，除在广西捐公费九万，又助军需十万。今仓谷尚有亏空，应令分偿。”及授大学士，命免之。十一年，以老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令其子编修邦直归侍养。行日，赐酒膳，令六部满、汉堂官饯送，沿途将吏送迎。乾隆元年，命在籍食俸。寻卒，赐祭葬，谥文简。

论曰：轼以德望尊，徐元梦以忠謇重。世宗谴允祀、允禙，徐元梦言：“二人罪当诛，愿上念手足情缓其死。”二人者既死，吏议奴其子，轼言：“二人子实为圣祖孙，孰敢奴之？”世宗皆为动容。谅哉，古大臣不是过也。廷锡直内廷领户部，迈柱等领疆节，卓然有绩效。从典、尹泰皆以端谨奉职。古所谓大人长者，殆近之矣。

卷二百九十

列传七十七

杨名时 黄叔琳子登贤 方苞

王兰生留保 胡煦 魏廷珍任兰枝

蔡世远 沈近思 雷铤

杨名时，字宾实，江南江阴人。康熙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李光地为考官，深器之，从受经学。散馆，授检讨。四十一年，督顺天学政，用光地荐也。寻迁侍读。四十二年，上西巡，肥乡武生李正朝病狂，冲突仪仗。光地时为直隶巡抚，请罪正朝，因劾名时。上斥名时督学，有意弃富录贫，不问学业文字，但不受贿嘱，从宽恕宥。四十四年，任满，命河工效力。旋连遭父母丧，以忧归。五十一年，服除，侯补。五十三年，命直南书房。名时不投牒吏部，因不得补官，上特命充陕西考官。五十六年，授直隶巡道。时沿明制，直隶不设两司，以巡道任按察使事。政剧，吏为奸，名时革宿弊殆尽。五十八年，迁贵州布政使。

五十九年，擢云南巡抚，师征西藏，留驻云南，名时为营馆舍，明约束，无敢叫嚣。名时疏言：“云南兵粮岁需十四万九千馀石，俱就近支放。兵多米少，诸州县例四年折征一次，请改每年给本色三季，折色一季。”部议如所请行。雍正元年，名时奏请安，世宗谕曰：“尔向日居官有声。兹当加勉，

莫移初志。”寻疏言：“云南巡抚一切规礼，臣一无所取。惟盐规五万二千两，除留充恤灶、修井诸用，馀四万六千两。累年供应在藏官兵军需赏赉，拨补银厂缺课，及公私所用，皆取於此。藏兵撤后，请仍留臣署若干，馀悉充公用。”上谕曰：“督抚羨馀，岂可限以规则？取所当取，用所当用，全在尔等揆情度理而行，无烦章奏也。”名时迭疏请调剂盐井，改行社仓，皆下部议行。云南自乱后田赋淆乱，往往户绝田去而丁未除，至有一人当数十丁者，累代相仍，名曰“子孙丁”。名时疏请照直隶例，将通省丁额摊入田粮完纳。云南旧例，地方应办事，皆取诸民间，谓之“公件”。胥役科敛，指一派十，重为民累。名时议核实州县需款，酌定数目征收，不得再有加派。檄行所属诸州县，核数开报。

三年，擢兵部尚书，改授云贵总督，仍管巡抚事。时上令诸督抚常事疏题，要事折奏。名时泄密折，上令悉用题本，名时乞遇事仍得折奏，许之。四年，转吏部尚书，仍以总督管巡抚。名时具题本，误将密谕载入，上严责，命解任，以朱纲代为巡抚。未至，仍令名时暂署。俄，纲上官，劾名时在任七载，徇隐废弛，库帑仓谷，借欠亏空。上命名时自陈，纲代名时奏谢罪，上责其巧诈，谕总督鄂尔泰严讯。名时自承沽名邀誉，断不敢巧诈。谏上，部议以名时始终掩护，朦朧引咎，无人臣事君礼，坐挟诈欺公，当斩。上命宽免，复遣侍郎黄炳会纲按治。炳等欲刑讯，鄂尔泰持不可，乃坐名时得盐规八万，除捐补银厂缺课，应追五万八千馀两。上令名时留云南待后命。

高宗即位，召诣京师。乾隆元年，名时至，赐礼部尚书

銜，兼领国子监祭酒，兼直上书房、南书房。名时以前在云南令诸州县核实需款定数征收，去公件之弊，事未竟而去，奏请下督抚勘定。总督尹继善、巡抚张允随奏请以额编条粮重轻，与原定公件多寡，两相比并，就中摊减，下部议行。视未定议前取诸民者去十之七，云南民困以苏。

苗疆用兵久，名时疏言：“御夷之道，贵在羁縻，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长久宁帖者。贵州境内多与苗疆相接，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苗居中，受雇直为汉人佣，相安已久。生苗所居深山密箐，有熟苗为之限，常声内地兵威以慑之，故亦罔敢窥伺。自议开拓苗疆，生苗界上常屯官兵，干戈相寻，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无事则供力役，用兵则为向导，军民待之若奴隶，生苗疾之若寇仇。官兵胜，则生苗乘间抄杀以泄忿；官兵败，又或屠戮以冒功。由是熟苗怨恨，反结生苗为乱。如台拱本在化外，有司迎合要功，辄谓苗民献地。上官不察，竟议驻师。遂使生苗煽乱，屡陷官兵，蹂躏内地；间有就抚熟苗，又为武臣残杀，卖其妻女。是以贼志益坚，人怀必死。为今日计，惟有弃苗疆而不取，撤重兵还驻内地，要害筑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来则御之，去则舍之。明悬赏格，有能擒首恶及率众归顺者，给与土官世袭，分管其地。更加意抚绥熟苗，使勿为生苗所劫掠，官兵所侵陵，庶有俯首向化之日。不然，臣恐兵端不能遽息也。”二年，卒，赠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定。

黄叔琳，字昆圃，顺天大兴县人。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累迁侍讲。丁父忧，服除，起原官，迁鸿胪

寺少卿。五迁刑部侍郎。雍正元年，调吏部。命偕两淮盐政谢赐履赴湖广，与总督杨宗仁议盐价，革除陋规，从所请。疏言：“各省支拨兵粮，布政使、粮道为政，先期请托，方拨近营。否则拨远汛，加运费，民既重累输挽，兵亦苦待饷。请敕督抚察兵数，先拨本州县卫、所，不敷，於附近州县拨运。”下部议行。旋授浙江巡抚。时御史钱廷献请浚浙江东西湖，蓄水灌田，命叔琳会总督满保勘议。叔琳等奏言：“西湖居会城西，周三十馀里，南北山泉入湖处，旧皆设闸以阻浮沙，水得畅流；又有东湖为之停蓄，湖水分出上下塘河，农田资以灌溉。自闸废土淤，民占为田，筑埂围荡，栽荷蓄鱼。请照旧址清厘，去埂建闸，浚城内河道，并疏治上塘河各支港，及自会城至江南吴江界运河港汊坝堰。”部议从之。

叔琳疏荐人才，有廷臣尝言於上者，上疑叔琳请托先容，谕戒郑重。会有言叔琳赴湖广时，得盐商赇，俾充总商，及为巡抚，庇海宁陈氏仆；其弟御史叔璥巡视台湾，过杭州，仆鬪於市，叔琳皆以罪商，有死者，商为罢市。上命解叔琳任，遣侍郎李周望与将军安泰分案按治。安泰等专叔琳以陈氏仆与商争殴，逮商杖毙，事实，无与叔璥事，亦未尝罢市。周望等奏叔琳贷金盐商，非行贿，上命毋穷究。三年，命赴海塘效力。

乾隆元年，授山东按察使。疏言：“旧例州县命案，印官公出，由邻封相验。嗣广西巡抚金鉞奏请改委佐杂，夤缘贿嘱，难成信谳。”又言：“审案旧有定限，逾限议处。嗣河东总督田文镜题定分立解府、州、司、院限期，虽意在清厘，适启通融挪改之弊，请皆仍旧为便。”从之。二年，迁布政使。

四年，丁母忧。服除，授詹事。以在山东误揭属吏讳盗，夺官。叔琳登第甫二十，十六年，重遇登第岁，命给侍郎衔。二十一年，卒，年八十三。

叔琳富藏书，与方苞友。苞治诸经，叔琳皆与商榷。

子登贤，字筠盟。乾隆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左副都御史，督山东学政。康熙间，叔琳来督学，立三贤祠，祀胡瑗、孙复、石介，以式诸士。后六十年，登贤继之，训士遴才，皆循叔琳训。四十九年，卒。

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父仲舒，寄籍上元，善为诗，苞其次子也。笃学修内行，治古文，自为诸生，已有声於时。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将应殿试，闻母病，归侍。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峰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

雍正二年，苞乞归里葬母。三年，还京师，入直如故。居数年，特授左中允。三迁内阁学士。苞以足疾辞，上命专领修书，不必诣内阁治事。寻命教习庶吉士，充《一统志》总裁、《皇清文颖》副总裁。乾隆元年，充《三礼义疏》副总裁。命再直南书房，擢礼部侍郎，仍以足疾辞，上留之，命免随

班行走。复命教习庶吉士，坚请解侍郎任，许之，仍以原衔食俸。苞初蒙圣祖恩宥，奋欲以学术见诸政事。光地及左都御史徐元梦雅重苞。苞见朝政得失，有所论列，既，命专事编辑，终圣祖朝，未尝授以官。世宗赦出旗，召入对，慰谕之，并曰：“先帝执法，朕原情。汝老学，当知此义。”乃特除清要，驯致通显。

苞屡上疏言事，尝论：“常平仓谷例定存七粦三。南省卑湿，存粦多寡，应因地制宜，不必囿成例。年饥米贵，有司请於大吏，定值开粦，未奉檄不敢擅。自后各州县遇谷贵，应即令定值开粦，仍详报大吏。谷存仓有鼠耗，盘量有折减，移动有运费，粦余守局有人工食用。春粦值有馀，即留充诸费。廉能之吏，遇秋余值贱，得谷较多，应令详明别贮，备歉岁发赈。”下部议行。又言民生日蹙，请禁烧酒，禁种烟草，禁米谷出洋，并议令佐贰官督民树畜，士绅相度浚水道。又请矫积习，兴人才，谓：“上当以时延见廷臣，别邪正，示好恶。内九卿、外督抚，深信其忠诚无私意者，命各举所知。先试以事，破瞻徇，绳赃私，厚俸而久任著声绩者，赐金帛，进爵秩。尤以六部各有其职，必慎简卿贰，使训厉其僚属，以时进退之，则中材咸自矜奋。”乾隆初，疏谓：“救荒宜豫。夏末秋初，水旱丰歉，十已见八九。旧例报灾必待八九月后，灾民朝不待夕，上奏得旨，动经旬月。请自后遇水旱，五六月即以实奏报。”并言：“古者城必有池，周设司险、掌固二官，恃沟树以守，请饬及时修举。通川可开支河，沮洳可兴大圩，及诸塘堰宜创宜修，若镇集宜开沟渠、筑垣堡者，皆造册具报，待岁歉兴作，以工代赈。”下部议，以五六月报灾虑浮冒，

不可行；沟树塘堰诸事，令各督抚筹议。

高宗命苞选录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加以批评，示学子准绳，书成，命为《钦定四书文》，苞欲仿朱子学校贡举议立科目程式，及充教习庶吉士，奏请改定馆课及散馆则例，议格不行。苞老多病，上怜之，屡命御医往视。

苞以事忤河道总督高斌，高斌疏发苞请托私书，上稍不直苞。苞与尚书魏廷珍善，廷珍守护泰陵，苞居其第。上召苞入对，苞请起廷珍。居无何，上召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苞移居城外。或以讦苞，谓苞漏奏对话，以是示意。庶吉士散馆，已奏闻定试期，吴乔龄后至，复补请与试。或又以讦苞，谓苞移居乔龄宅，受请托。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於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於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苞兄舟，字百川，诸生，与苞同负文誉。尝语苞，当兄弟同葬，不得以妻祔。苞病革，命从舟遗言；并以弟林早卒未视敛，敛袒右臂以自罚。

王兰生，字振声，直隶交河人。少颖异。李光地督顺天学政，补县学生，及为直隶巡抚，录入保阳书院肄业，教以治经，并通乐律、历算、音韵之学。光地入为大学士，荐兰

生直内廷，编纂《律吕正义》、《音韵阐微》诸书。康熙五十二年，赐举人，以父忧归。服除，仍直内廷。六十年，应会试，未第。上以兰生内直久，精熟性理，学问亦优，赐进士，殿试二甲一名，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编修。三年，署国子监司业。四年，真除，督浙江学政。五年，迁侍讲。六年，转侍读。时查嗣庭、汪景祺以诽谤得罪，停浙江士子乡会试。兰生奏言：“诸生当立品奉公，如有潜通胥役，欺隐钱粮，察出黜惩。臣按考所至，严加晓谕，并令地方官开报，必使输粮乃得入试。”上深嘉之，命浙江士子准照旧乡会试。七年，擢侍读学士，督安徽学政。九年，迁内阁学士，仍留学政。十年，命再留任三年。寻充江南乡试考官，调陕西学政。十三年，以所举士得罪，左授少詹事。高宗即位，召入都，复授内阁学士。乾隆元年，迁刑部侍郎，兼署礼部侍郎。二年春二月，上奉世宗葬泰陵，兰生扈行。次良乡，发，病遽作，卒於肩舆中。赉白金五百，治丧涿州，待家人奔赴，赐祭葬如例。

兰生为学原本程、朱，光地授以乐律，与共校朱子《琴律图说》，刻本多谬误，以意详正，遂可推据。既入直，圣祖授以律管、风琴诸解，本明道程子说，以人之中声定黄钟之管，积黍以验之，展转生十二律，皆与古法相应；又至郊坛亲验乐器，推匏土丝竹诸音与黄钟相应之理，其说与《管子》、《淮南子》相合。音韵亦授自光地，谓邵子《经世》详等而略韵，顾炎武《音学五书》详韵而略等，兼取其长，以国书五字类为声韵之元以定韵，又用连音为纽均之法以定等，皆发前人所未及。圣祖深赏之，禁中夜读书，惟兰生侍左右，

巡幸必以从，亟称其贤。

留保，字松裔，完颜氏，满洲正白旗人。祖阿什坦，字金龙，顺治初，授内院六品他敕哈哈番，翻译《大学》、《中庸》、《孝经》、《通鉴总论》诸书；九年，成进士，授刑科给事中。留保，康熙五十三年举人。六十年，与兰生同赐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检讨。累迁通政使。六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劾总督阿克敦侵蚀粤海关火耗，并令家人索暹罗米船规礼诸事，上命总督孔毓珣及文乾按治。寻文乾卒，改命留保及郎中喀尔吉善会毓珣按治。毓珣以上怒，将刑讯，留保争之，乃免。谳定，阿克敦罪当死，寻复起，语详《阿克敦传》。留保迁侍郎，历礼、吏、工三部。乾隆初，乞病，致仕。卒，年七十七。

胡煦，字沧晓，河南光山人。初以举人官安阳教谕。治《周易》，有所撰述。康熙五十一年，成进士，散馆授检讨。圣祖闻煦通《易》理，召对乾清宫，问《河》、《洛》理数及卦爻中疑义。煦绘图进讲，圣祖赏之，曰：“真苦心读书人也。”五十三年，命直南书房。上方纂《周易折中》，大学士李光地为总裁，命煦分纂。寻命直蒙养斋，与修《卜筮精蕴》。五十七年，迁洗马，与修《卜筮汇义》。转鸿胪寺少卿。六十一年，迁光禄寺少卿，再迁鸿胪寺卿。雍正元年，擢内阁学士，命与刑部侍郎马晋泰如盛京按鞫私创人参，录囚百五十八人，论罪如律。煦还奏：“创参俱贫民，羁候按鞫，自春夏至九、十月，往往瘐毙。请归盛京刑部及将军、府尹，以时定谳。”上如所请，命嗣后停遣部院堂官按鞫。五年，擢兵部侍郎，兼

署户部。时诸部院每於员外增置佐正员治事，煦协理副都御史，又协办礼部侍郎。八年，命直上书房，充《明史》总裁。九年，授礼部侍郎。旋以衰老夺官。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劾煦长子孟基本邱氏子，冒姓，以官卷得乡举，下部议黜。乾隆元年，煦诣阙召见，命还原衔，复孟基举人，赐其幼子季堂荫生。煦疾作，卒於京师，赀银五百治丧，赐祭葬。

煦正值忠厚，所建白必归本於教化。尝奏：“请敕州县岁举孝子悌弟，督抚旌其门，免徭役，见长官如诸生。其有慈惠廉节，笃於交友，下逮仆婢，行有可称，皆得申请奖劝，庶化行俗美，人知自爱。”又请敕州县劝农桑，或别设农官以专其任。又言：“督抚於命、盗重案，每用‘自行招认’四字，援以定罪。夫民奸黠者抵死不服，愚懦者畏刑自诬。请嗣后必证据确然，然后付法司阅实。一有不当，旋即驳正，庶得慎刑之意。”他所陈奏，如广言路，裕积储，汰浮粮，省冗官，平权量，多切於世务。乾隆间，高宗诏求遗书，征煦著述。时季堂官江苏按察使，以煦著《周易函书》进。五十九年，特命追谥，谥文良。季堂自有传。

魏廷珍，字君璧，直隶景州人。李光地督学，招入幕阅卷。旋以举人荐直内廷，与王兰生、梅穀成校《乐律渊源》。五十二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五十四年，迁侍讲，直南书房。五十六年，转侍读。五十九年，转擢詹事，复迁内阁学士。六十一年，命领两淮盐政。

雍正元年，授偏沅巡抚。世宗谕曰：“尔清正和平，但不肯任劳怨。今为巡抚，宜刚果严厉，不宜因循退缩。”二年，

以辰溪诸生黄先文故杀人，讞斗杀拟绞，遇赦请免；会同民谭子寿等因奸毙三命，拟斩候，皆失出；又以拨绿旗兵饷未具题：部议降调。上谕：“廷珍学问操守胜人，乃料理刑名钱谷，非过则不及。”召回京，授盛京工部侍郎。三年，授安徽巡抚，又以按治泾县吏王时瑞等假印征赋，宽徇，为部驳，上戒其毋姑息。廷珍疏言：“清厘钱粮，官吏侵蚀，往往匿民欠中，不易清察。请视民欠多少，多限一年。少限半年，分别详察。官吏侵蚀，循例责偿，如实欠在民，督征催解，州县有逋赋，继任受代，许以时察报。”诏如所请行。嗣以清察限促，敕部更定。广东总督孔毓珣入对，言道经宿州灵壁，积潦妨稼，上责廷珍怠玩，令出俸疏浚。廷珍乞内补，上不许。八年，调湖北。九年，召回京，授礼部尚书。十年，授漕运总督，署两江总督。十二年，授兵部尚书。十三年，仍调礼部。

高宗即位，命以尚书衔守护泰陵。乾隆三年，授左都御史。四年，迁工部尚书。五年，以老病乞休。上以：“廷珍在世宗朝服官中外，不克举其职，屡奉申诫，今以老病乞休，似此因循懈怠、持禄保身之习，断不可长。”命夺官。时方苦旱，太常寺卿陶正靖谢上入对，上问：“今苦旱，用人行政或有阙失，宜直言。”正靖因奏：“廷珍负清望，无大过。近日放还，天语峻厉，非所以优老臣。”上霁颜听之。后数日，上以语礼部尚书任兰枝，兰枝言正靖其门生也。上知兰枝与廷珍为同年进士，因不恠，谕：“朝臣师友门生援引标榜，其端不可开。”命兰枝书上谕戒正靖，兰枝书上谕，言：“上问正靖，知为兰枝门生。”上诘兰枝，兰枝对“年老耳聩，一时误听。”上愈

怒，责兰枝诈伪，对称“老”，以旧臣自居，下吏议，兰枝、正靖皆夺官。上命留兰枝，正靖降调。

十三年，上东巡，过景州，廷珍迎谒，命还原衔，赐以诗，有句曰：“皇祖栽培士，於今剩几人？”并书“林泉耆硕”榜赉之。十六年，又赐诗，予其子锡麟荫生。二十一年，复东巡，廷珍迎谒，年已将九十，又赐诗，予锡麟员外郎衔。寻卒，赐祭葬，谥文简。

任兰枝，字香谷，江苏溧阳人。康熙五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雍正元年，命直南书房。累迁内阁学士。五年，与安南定界，偕左副都御史杭奕禄赍诏宣谕，语详《杭奕禄传》。使还，迁兵部侍郎。命如江西按南昌总兵陈玉章侵饷。调吏部。高宗即位，命充《世宗实录》总裁。擢礼部尚书，历户、兵、工部，复调礼部。十年，以老致仕。十一年，卒。

蔡世远，字闻之，福建漳浦人。父璧，拔贡生，官罗源训导，有学行，巡抚张伯行延主鳌峰书院，招世远入使院校订先儒遗书。

世远，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大学士李光地以宋五子之书倡后进，得世远，深器之。四十九年，乞假省亲。五十年，遭父丧，服除，赴京师。以假逾期，於例当休致，世远不欲以父丧自列。会上命纂《性理精义》，光地充总裁，荐世远分修，书成，世远不欲以编辑叙劳，辞归。巡抚吕犹龙延主鳌峰书院，以正学教士。居久之，雍正元年，特召授编修，直上书房，侍诸皇子读。寻迁侍讲。四年，迁右庶子，再

迁侍讲学士。五年，迁少詹事，再迁内阁学士。六年，迁礼部侍郎。

七年，上将设福建观风整俗使，谕世远，命与同籍京朝官议之。金谓：“福建自海疆平定后，泉、漳将吏因功骤擢通显，子弟骄悍，无所懍畏。皇上饬官方，兴民俗，上年学政程元章奏以泉、漳风俗未醇，责成巡道整饬，自此益加儆戒。但人有贤愚，士或鄙劣薄行，民又多因怒互争，未必洗心涤虑。应请设观风整俗使，防范化导，於风俗人心有益。”得旨允行。八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劾世远长子长汉违例私给船照，上以疏示世远。世远奏言：“臣子长汉现在京邸。此所给照，不知何人所为。但有臣官衔图书，非臣族姓，即臣戚属，请敕鞠治。”部议坐失察，降调。十年，特旨复原职。十二年，卒。

世远侍诸皇子读，讲《四子》、《五经》及宋五子书，必引而近之，发言处事，所宜设诚而致行者；於诸史及他载籍，则即兴亡治乱，君子小人消长、心迹异同，反覆陈列。十馀年来，寒暑无或间。十三年，高宗即位，赠礼部尚书，谥文勤。所著《二希堂集》，御制《序》弁首。“二希”者，谓功业不敢望诸葛武侯，庶几范希文；道德不敢望朱子，庶几真希元。上制《怀旧诗》，称为闻之蔡先生。六十年，上将归政，释奠於先师，礼成，推恩旧学，加赠太傅。

子长沄，诸生。乾隆三年，以学行兼优荐，发江南以知县用。历甘泉、石埭、句容、无锡诸县。两江总督德沛称其廉明，再迁江宁知府。调卢州、松江诸府，迁四川按察使。二十七年，特擢兵部侍郎。逾年，卒。上屡念世远旧劳，推恩

其诸子，观澜、长汭及孙本崇皆赐举人。

沈近思，字位山，浙江钱塘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四十五年，授河南临颖知县。颍水经许州东入临颖，许州孔家口下距临颖境仅百馀步，堤屡圯，水入临颖，害禾稼。近思请筑堤，临颖任夫十之七，士民争输谷。日役千三百人，人谷二升，二十日而堤成。水至不为患，岁大熟。近思立紫阳书院，教士以正学。县西葛冈村俗最恶，近思为置塾，课村童，立书程簿，躬教督之。化行於其乡，俗日驯。五十二年，巡抚鹿祐荐卓异，迁广西南宁同知。病，告归。

五十九年，以浙江巡抚朱轼荐，敕部调取引见，命监督本裕仓。浙江福建总督满保奏请以知府拣发福建，檄署台湾知府。近思议析置数县，道镇弹压，府治驻兵三千，分布营汛，收材勇入行伍，严加操练，以渐移充内地各标。流民至者，必审籍贯、稽家口，方授以田土，否则悉驱过洋。议未即行，雍正元年，召授吏部文选司郎中，赐第，赉帑金四百。寻授太仆寺卿，仍兼领文选司事。二年，超授吏部侍郎，命与尚书阿尔松阿如河南按治诸生王逊等纠众罢考，论如律。

四年，充江南乡试考官。例以《乡试录》进呈，上嘉近思命题正大，策问发挥性理，谕奖之。时侍郎查嗣庭、举人汪景祺以诽谤获罪，停浙江人乡会试。近思疏言：“浙省乃有如嗣庭、景祺者，越水增羞，吴山蒙耻！”因条列整饬风俗，约束士子，凡十事。上曰：“浙省有近思，不为习俗所移，足为越水、吴山洗其羞耻！”所陈委曲详尽，下巡抚李卫、观风整俗使王国栋，如议施行。五年，擢左都御史，仍兼领吏部

事。卒，命平郡王福彭往奠，加礼部尚书、太子少傅。以其子方幼，令吏部遣司官为治丧，赐祭葬，谥端恪。

近思少孤贫，为僧灵隐寺。世宗通佛理，尝以问近思，近思对曰：“臣少年潦倒时，尝逃於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经世事以报国家。亦知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然万几为重，臣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即有所记，安敢妄言以分睿虑？”上为改容。及耗羨归公议起，上意在必行，近思独争之，言：“耗羨归公，即为正项，今日正项之外加正项，他日必至耗羨之外加耗羨。臣尝为县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上一再诘之，近居陈对侃侃，虽终不用其言，亦不以为忤也。

子玉璫，世宗命地方官加意抚养成立。乾隆中，授广西桂林同知。

雷铨，字贯一，福建宁化人。为诸生，究心性理。庶吉士蔡世远主鳌峰书院，从问学。雍正元年，举於乡。世远时为侍郎，荐授国子监学正。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乞假归。十三年，高宗即位，召来京，命直上书房。乾隆元年，散馆，以病未入试，特授编修。二年，大考二等一名，赐笔、墨、砚、葛纱。同直编修余栋以忧归，端慧皇太子丧，入临，上欲留之。铨疏言：“侍学之臣，当明大义，笃人伦。使栋讲书至‘宰我问三年丧’，保以出诸口？”杨名时亦诤之，事遂寢。四年，迁谕德。寻以父忧归。九年，召来京，仍直上书房，赏额外谕德食俸。

十年，三迁通政使。上以言事者多沽直名，自规便利，诏训饬。铨疏言：“皇上裁成激劝，俾以古纯臣为法，意至深厚。

然台谏所得者名，政事所得者实。论臣子之分，不惟不可计利，并不可好名；而在朝廷乐闻说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必疑其计利。孔子称舜大知曰隐恶扬善，则知当时进言者不皆有善无恶，惟舜隐之扬之，所以嘉言罔攸伏，成执两用中之治。”得旨嘉奖。十四年，乞假省母。十五年，还京，命督浙江学政。十六年，上南巡，赐以诗，谓：“浙江近福建，为汝便养母也。”寻调江苏。十八年，擢左副都御史，仍留督学。复调浙江。杭州、嘉兴灾，致书巡抚周人骥议蠲赈。人骥以时已隆冬，例不得补报，难之。铤遂疏闻，上命蠲赈。二十一年，乞养母归。二十二年，上南巡，铤迎谒，上书请赐其母。二十四年，丁母忧。二十五年，铤未终丧，卒，年六十四。

铤和易诚笃，论学宗程、朱。督学政，以《小学》及陆陇其《年谱》教士。与方苞友，为文简约冲夷得体要。

论曰：圣祖以朱子之学倡天下，命大学士李光地参订《性理》诸书，承学之士，闻而兴起。苞与光地谊在师友间，名时、兰生、廷珍、世远皆出光地门。煦亦佐光地修书，得受裁成於圣祖。叔琳，苞友，铤又出世远门，渊源有自。独近思未与光地等游，而学术亦无异，雍正初，与世远、苞先后蒙特擢。寿考作人，成一时之盛，圣祖之泽远矣。

卷二百九十一

列传七十八

海望三和 莽鹄立 杭奕禄 傅鼐

陈仪 刘师恕焦祈年 李徽

王国栋许容 蔡仕舫

海望，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初授护军校。雍正元年，擢内务府主事。累迁郎中，充崇文门监督。八年，擢总管内务府大臣，兼管户部三库，赐二品顶戴。九年，迁户部侍郎，仍兼管内务府，授内大臣。十一年，命偕直隶总督李卫勘浙江海塘，与卫议奏在海宁尖、塔两山间建石坝，使海潮外趋，并在仁和、海宁两县境改建大石塘。上命浙江总督程元章相度遵行。又奏请设专官总辖，令驻防将军、副都统协同监修，及议叙在工人工价以银米兼发，并从之。十三年，振武将军傅尔丹虐兵婪索事发，命海望赴北路军营逮治。寻命办理军机事务。

世宗疾大渐，召同受顾命。是时办理军机事务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班第、索柱、丰盛额、莽鹄立、纳延泰及海望凡九人。高宗即位，命尚书徐本入直。旋设总理事务处，命鄂尔泰、廷玉总理，本、讷亲及海望协办，班第、纳延泰、索柱差委办事。寻命海望署户部尚书。海望还自军前，奏言：“鄂尔坤发遣罪人种地无实效，且恐生事，当改发他处。”世宗谓：“鄂尔坤方驻兵，当可弹压，海望奏非是。”高宗以海

望奏下总理事务处议，议上，上谕曰：“海望奏，前奉皇考申饬。朕推皇考之意，盖以发遣罪人，皆身获重罪，今令军前种地，乃所以保全之。其中若有冤抑，自应声明具奏宽释。如但以不善开垦，遂尔改发内地，此曹既获重罪，又不肯急公趋事，转得遂其侥幸之心；且如以兵代之，兵若以不能力田为辞，则将移内地之民耕边塞之地乎？此事之断不可行者。海望心地纯良，但识见平常，所奏岂可尽以为是？议覆观望游移，后当以此为戒。”

乾隆二年，泰陵工成，授拖沙喇哈番世职。寻罢总理事务处，复设办理军机处，海望仍为办理军机大臣。叙劳，复加拖沙喇哈番世职。四年，加太子少保。初，上命停捐例，廷臣议但留收谷捐监，俾各省积谷备荒。六年，御史赵青藜请并停之，复下廷臣议，请仍其旧。海望奏：“外省收捐繁难，原议各省捐贮谷数三千馀万石，今报部者仅二百五十馀万石，不足十之一。不若停各省捐谷，令在部交银，转拨各省买谷，俟仓贮充盈，请旨停止。”上命在部交银，在外交谷，听士民之便。谕谓：“地方积谷不厌其多，赈恤加恩，亦所时有，正未易言仓贮充盈也。”

海望久充崇文门监督，御史胡定奏言：“崇文门征税，有挂锤、顶秤诸名，百斤作百四五十斤。税额虽未增，实已加数倍。杂物自各门入，恣意需索，更数倍於税额。外省各关，如杭州北新关，自南而北十馀里，稽察乃有七处，留难苛索，百倍於物价。盖由官吏务欲税课浮於旧额，吏胥藉得恣睢无忌，请敕严禁。”上曰：“海望领崇文门税务，尽收尽解，尽行入官，因而见其独多。如定所奏，种种苛索、朕信其必无。

外省关课，应令督抚严察。”海望旋调礼部尚书。

十年，上以海望精力渐衰，罢办理军机。十四年，复调户部尚书。十七年，以建筑两郊坛宇发帑过多，与侍郎三和等自行奏请严议，当夺官，上宽之。二十年，卒，遣散秩大臣博尔木查奠茶酒，赐祭葬，谥勤恪。

三和，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初授护军校，累迁一等侍卫。乾隆六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迁户部侍郎，调工部，复调还户部。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寻降授侍郎，调户部，复调还工部。三十二年，授内大臣。三十八年，卒，赐祭葬，谥诚毅。

莽鹄立，字树本，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曾祖富拉塔，居叶赫，天聪时来归，隶蒙古正蓝旗。祖莽吉图，从睿亲王伐明，徇山东，围锦州，击败洪承畴援兵；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又从下云南。累擢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莽鹄立，事圣祖，初授理藩院笔贴式。累迁员外郎，迭充右翼监督、浒墅关监督。世宗即位，命协办理藩院侍郎，旋擢御史。莽鹄立精绘事，令恭绘圣祖御容。雍正元年，改入满洲，以本族别编佐领，俾莽鹄立世管。

出巡长芦盐政。疏言：“长芦诸商行盐地，有额引不能销者，有额外多销者。请通融运销，量增引目。”从之。二年，疏请元年积引宽限分销，部议不允，再疏请，特许之。又疏言：“山东加增引目，州县多寡不均。请减多增寡，以苏商困。”又疏言：“增复引目，视现办商人按名均分。”上允之。三年，

疏言：“山东灶丁，遵康熙五十二年恩诏，审丁不加赋。”下部议行。又疏请清察灶地，敕直隶、山东督抚遣员清丈。迁大理寺卿，再迁兵部侍郎，领盐政如故。天津改卫为州，初议隶河间府。莽鹄立请改为直隶州，以武清、静海、青县属焉。并丁入地议起，莽鹄立以山东灶丁多地少，请以其半入地，其半仍按丁征赋。下部议，从之。四年，以御史顾琮巡视盐政，仍命莽鹄立监理。寻调礼部，令与顾琮监造天津水师营房，工久未竣，上以责莽鹄立，调刑部，召还京。五年，复调礼部，仍署长芦盐政。

授甘肃巡抚。六年，师入西藏，谕莽鹄立赴西宁料理。西宁道刘之珍等误军兴，总督岳钟琪疏劾，上以责莽鹄立，解巡抚，召还京。署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兼管理藩院侍郎。七年，擢正蓝旗蒙古都统。八年，命协同办理直隶水利营田。十年，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十三年，与都统袭英诚公丰盛额并命办理军机事务。高宗即位，改设总理事务处，莽鹄立与丰盛额罢直回本任。寻署工部尚书，又调正蓝旗满洲都统。乾隆元年，卒，赐祭葬，谥勤敏。

杭奕禄，完颜氏，满洲镶红旗人。初授中书。雍正元年，授额外员外郎。未几，补御史，即迁光禄寺少卿。三年，迁光禄寺卿。上蠲苏州、松江田赋四十五万，杭奕禄疏言：“此为未有殊恩。有田纳赋，既邀蠲免；无田而佃种人田者，纳租业主，亦宜酌减，俾贫富均沾实惠。”上谓此奏甚公，下廷臣议，定业户免额一钱，佃户免租谷三升。上命如议速行。擢左副都御史，仍兼管光禄寺。

五年，命与内阁学士任兰枝使安南宣谕。初，云南总督高其倬奏安南国界有百二十里旧属内地，应以赌咒河为界，安南国王黎维禔奏辩。上命云贵总督鄂尔泰覆核，予地八十里，以铅厂山下小河内四十里为界，维禔复奏辩。上敕维禔毋以侵占内地为嫌，疑惧申辩。至是，复命杭奕禄等往谕意，未至，维禔上表谢罪。六年，命鄂尔泰以铅厂山下地四十里予安南，别颁敕命杭奕禄等赍往宣谕。杭奕禄至镇南关，维禔使出关迎。进次貂瑶营，维禔复使迎劳，请仪注，议行其国礼，五拜三叩。杭奕禄等持不可，乃请听命。渡富良江至长安门，维禔跪迎。杭奕禄等捧敕入自中门，维禔率将吏等听宣敕，敕曰：“朕前令守土各官清理疆界，未及於安南也。总督高其倬职任封疆，考志乘，访舆论，知开化府与安南分界当在逢春里之赌咒河，乃奏闻设汛。王疏陈，复命总督鄂尔泰秉公办理。鄂尔泰体朕怀远之心，定界於铅厂山下小河，缩地八十里。诚为仁至义尽，此皆地方大臣职分所当为。朕统驭寰区，凡属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若王以至情恳求，朕何难开恩赐与？祇以两督臣定界地，王激切奏请，过於缺望，失事上之礼，朕亦无从旋惠。顷鄂尔泰以王本章呈奏，词意虔恭。王既知尽礼，朕自可加恩，将此地仍赐王世守，并遣大臣前往宣谕。王其知朕意！”宣毕，维禔行三跪九叩礼。杭奕禄等复宣谕恩德，维禔誓世世子孙永矢臣节。杭奕禄等使还，维禔送至长安门，馈赉杭奕禄等，不受。至镇南关，维禔使赍谢表请转奏。杭奕禄等还京师，疏闻，请宣付史馆，允之。授刑部侍郎，署吏部尚书。

六年，湖南靖州诸生曾静遣其徒张熙变姓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略言清为金裔，钟琪乃鄂王后，劝令复金、宋之仇，同谋举事。钟琪大骇，鞫熙，熙不肯言其实；乃置熙密室，阳与誓，将迎其师与谋，始得熙及静姓名，奏闻。上命杭奕禄及副都统觉罗海兰如湖南，会巡抚王国栋捕静严鞫。静言因读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夷、夏语激烈，遣熙求得留良遗书，与留良子毅中，及其弟子严鸿逵，鸿逵弟子沈在宽等往还，沉弱其说，妄生异心。留良，浙江石门诸生，康熙初讲学负盛名，时已前死。上命逮静、熙、毅中、鸿逵、在宽等至京师。静至，廷鞫，自承迂妄，为留良所误，手书供辞，盛称上恩德。上命编次为《大义觉迷录》，令杭奕禄以静至江宁、杭州、苏州宣讲。事毕，命并熙释勿诛，戮留良尸，诛毅中并鸿逵、在宽等，戍留良诸子孙。高宗即位，乃命诛静、熙。

七年，授杭奕禄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八年，命解部事，寻复补礼部侍郎，署前锋统领。上命杭奕禄偕侍郎众佛保宣谕准噶尔。九年，师征准噶尔，上虑陕、甘民或以用兵为累，命杭奕禄与左都御史史贻直、署内务府总管郑浑宝，率庶吉士、六部学习主事、国子监肄业拔贡生等宣谕化导。寻命杭奕禄协办军需。十年，命署西安将军，授钦差大臣，察阅甘、凉及山西近边营伍。十一年，谕责杭奕禄骄奢放纵，扰累兵民，夺官，在肃州荷校。

乾隆元年，召至京师，授额外内阁学士，补工部侍郎，充《世宗实录》副总裁。遣驻西藏办事。四年，奏言：“西藏西南三千里外巴尔布国有三汗：一曰库库木，一曰颜布，一曰叶楞，雍正十一年尝通贡。近三汗交恶，贝勒颇罗鼐宣谕罢

兵，三汗听命，使呈进部落户口数，并贡金银、丝缎、珊瑚、念珠诸物。”报闻。寻召还，调刑部。五年，擢左都御史，列议政大臣。十年，以老乞休，谕留之。十一年，上察其老惫，命致仕。十三年，卒。

傅鼐，字阁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初授侍卫。雍正二年，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兵部侍郎。三年，调盛京户部侍郎。世宗在潜邸，夙知傅鼐好事，既即位，令隆科多察其为人。隆科多称傅鼐安静。傅鼐在上前尝言隆科多子岳兴阿甚怨其父，谓“我家受恩深，当将生平行事据实奏闻，若稍有隐饰，罪更不可追”。及隆科多被谴追赃，岳兴阿隐其父财产。上以与傅鼐言不符，疑傅鼐与隆科多交结，虑且败，预为岳兴阿地。会傅鼐任侍卫时，浙江粮道江国英被劾，为关说，得银万馀。事发，上命夺官，械系逮诣京师，下刑部按治。谏上，免死，发遣黑龙江。

九年，召还，赴大将军马尔赛军营效力。寻予侍郎衔，授参赞大臣。十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入寇，额驸策凌御之额尔德尼昭，噶尔丹策零大败，自推河窜走。时马尔赛驻拜里城，有兵万三千。策凌檄速发兵断噶尔丹策零归路，马尔赛不能用。傅鼐进曰：“贼败亡之余，可唾手取也！请发轻骑数千，俾率以战，事成，功归大将军；事败，愿独受其罪。”马尔赛默然，再三言不应，至长跪以请，终不许。傅鼐愤甚，将所部出城逐敌。噶尔丹策零已遁走，得輜重、牛羊万计。事闻，上诛马尔赛，赉傅鼐花翎。

平郡王福彭代为大将军，傅鼐参赞如故。噶尔丹策零既

大创，不敢深入，师亦未能远征。上召策凌及大将军查郎阿诣京师廷议，庄亲王允禄及策凌等主进讨，大学士张廷玉等言不若先抚之，不顺则进讨。两议上，上问傅鼐，傅鼐赞抚议。降旨罢兵，遣傅鼐偕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谕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欲得阿尔泰山故地，傅鼐力折之。十三年，使还，予都统衔，食俸。

高宗即位，命署兵部尚书，寻授刑部尚书，仍兼理兵部。乾隆元年，疏言：“刑罚世轻世重。我朝律例，颁布於顺治三年，酌议於康熙十八年，重刊於雍正三年。臣伏读世宗遗诏曰：‘凡诸条例，或前本严而朕改从宽，此乃昔时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必斟酌而后更定，应照更定之例行；若前本宽而朕改从严，此以整饬人心风俗，暂行一时，此后遇事斟酌，若应照旧例者，仍照旧例行。’臣思圣心倦於此，盖必有所轸念而未及更正者也。皇上以世宗之心为心，每遇奏谏，斟酌详慎。臣见《大清律集解附例》一书，现今不行之例犹载其中，恐刑官援引舛错，吏胥因缘为奸。请简熟悉律例大臣，详加核议。律文律注，当仍其旧。所载条例，有今已斟酌改定者，应从改定；有应斟酌而未逮者，悉照旧章；务归於平允，逐条缮折，恭请钦定纂辑颁布。”得旨允行。又疏言：“断狱引用律例，宜审全文。若摘引律语，入人重罪，是为深文周内。律载：‘官吏怀挟私仇，故勘平人致死者，斩监候。’又载：‘若因公事干连在官，事须问鞫，依法拷讯，邂逅致死者，勿论。’律意本极平允。数年来，各督抚遇属员误将在官人犯拷讯致死，辄摘引‘故勘平人’一语，拟斩监候。尚书张照又奏准：‘如将笞杖人犯故意夹拷致死二命以上，及徒流

人犯四命以上，俱以故勘平人论。’不思既非怀挟私仇，於故勘之义何居？若谓在官之人本属无罪，则必有诬告之人，应照律抵罪；若谓轻罪不应夹讯，命盗等案，当首从未分，安能预定为笞杖为徒流？若谓拷讯不依法，自有‘决罚不如法’律在，致死二人、四人以上，当议以加等。请敕法司酌改平允。”下部议行。

是秋，以勒借商银，回奏不实，夺官。寻命暂署兵部尚书。二年，授正蓝旗满洲都统。三年，坐违例发俸，发往军台效力。寻卒。

陈仪，字子翔，顺天文安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为古文辞治经世学，大学士朱轼器之。雍正三年，直隶大水，诸河泛滥，坏田庐。世宗命怡亲王允祥偕轼相度浚治。王求谙习畿辅水利者，轼以仪对。延见，谘治河所宜先，仪曰：“朱子言治河先低处。天津为古渤海逆河之会，百川之尾闾。今南北二运河、东西两淀盛涨，争趋三岔口，而强潮复来拒之，牴牾洄漩而不时下，下隘则上溢，其势宜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扩达海之口。欲扩海口，莫如先减入口之水。入口之水减，则达海之口宽。北永定，南子牙，中七十二沽，皆得沛然入三岔口而东注矣。”四年春，从王行视水利，教令章奏皆出仪手。轼以忧归，王荐於朝，命以侍讲署天津同知。转侍读，擢庶子，仍署同知如故。

五年，王奏设水利营田四局，仪领天津局，兼督文安、大城堤工。二县地卑下，积潦不消。是秋复大水，堤内外皆巨浸。仪购秫秸十馀万束，立表下榷以御水。堤本民工，仪言

於王，请发帑兴修，招民就工代赈，堤得完固。南运河长屯堤地隶静海，吏舞法，岁调发霸州、文安、大城民协修，百里裹粮，咸以为苦，仪为除其籍。畿辅大小诸河七十馀，疏故浚新，仪所勘定殆十六七云。

八年，擢侍讲学士。时议设营田观察使二员，分辖京东西，以督率州县。命仪以佾都御史充京东营田观察使，营田於天津。仿明汪应蛟遗制，筑十字围，三面开渠，与海河通。潮来渠满，闭渠蓄水以供灌溉，白塘、葛沽间斥卤尽变膏腴。丰润、玉田地多沮洳，仪教之开渠筑圩，皆成良田。十一年，大雨，山水暴发，没田庐。仪疏闻，谕筹赈，即命仪董其事，凡赈三十四万馀口。十二年，转侍读学士。寻罢观察使，还京师。

仪笃於内行，先世遗田数百亩，悉推以让兄。既仕，分禄畀昆弟，周诸故旧。有故人子贫甚，嘱门生为谋生业，事为人所讦，吏议当降调。乾隆二年，授鸿胪寺少卿。仪以老乞归。七年，卒，年七十三。子玉友，雍正八年进士，官台湾知府。勤其官，有惠政。

刘师恕，字艾堂，江南宝应人。父国黻，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历督捕理事官。在户科，建言民田亩有大小，地有上中下，请具载《简明赋役全书》，明示天下。在督捕，详考则例刊布之。往时以逃人为根，以一累百十，以逃案为市。取所历州县官职名待劾，弊不胜诘，皆剔除之，乃裁并兵部。改授鸿胪寺卿。

师恕，三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国子监

祭酒。雍正元年，授贵州布政使。四年，迁通政使，转左副都御史，擢工部侍郎。上以宜兆熊署直隶总督，调师恕礼部，协理总督事。五年，奏获交河妖民孙守礼，严鞫治罪。上奖其遇事直达，不稍隐讳。师恕与兆熊议裁学政陋规，学政孙嘉淦言：“学政旧规，日得五十五两，今减半即足用。”师恕言：“减至一两亦不可行，当另奏拨解公费。”师恕与兆熊奏已与嘉淦会商裁革，嘉淦以实奏。上谕曰：“孙嘉淦非骚扰贪饕者比，尔等何不量至此？可仍循旧例而行。嘉淦，端士也，宜作成之。”初夏，保定诸府少雨，上以为忧。师恕等言：“今岁遇闰，此后得雨不迟。”上责其怠忽。寻奏裁驿站夫马工料羡馀银，上谕曰：“陋规自应裁，第当量情酌理为之，毋过刻，令后来地方诸事难於措办也。”调吏部，仍留协理。大名诸生窦相可诉知府曾逢圣贪劣，布政使张适杖杀之，以狱毙报，兆熊、师恕匿不以闻。上命尚书福敏等按治得实，兆熊坐降调，上宽师恕，谕责其徇隐，命何世璜署直隶总督，仍令师恕协理。

七年，命师恕以内阁学士充福建观风整俗使。八年，疏言：“海澄公旧以辖兵给印，后兵裁而印未缴。今海澄公黄应缙滥行印文，非所宜，当令缴销。”并言外省世袭武职，年及二十，当令咨部引见，分京外学习。部议从之。十一年，师恕以病告，省观风整俗使不复设。乾隆七年，宝应灾，治赈，非贫民例不给。师恕族人诸生洞喉不得赈者，哄堂罢市。上责师恕不能约束，夺官。南巡迎谒，赐侍读学士衔。二十一年，卒。

是时广东、湖南皆置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字谷贻，山

东章丘人。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考选云南道御史，擢顺天府丞，权府尹，迁右通政。八年，命充广东观风整俗使，修建十府、二州书院，延通人为之师。滨海多盗，设策钩捕，得剧盗百馀置诸法，盗差熄。奸民以符札惑众，擒治之，赦其株连者。西洋人置天主堂，使徒归澳门。简阅营伍，军政以肃。擢光禄寺卿，召为顺天府尹，旋调奉天。行次山海关，疾作，乞归，卒於里。李徽，字元纶。山西崞县人。康熙五十二年，乡试举第一。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刑部主事。寻复授检讨。考选浙江道御史。是时遣御史巡察顺天直隶诸府，顺天、永平、宣化为一员，保定、正定、河间为一员，顺德、广平、大名为一员，徽巡察顺德、广平、大名三府。曾静、张熙事起，上虑湖南士民为所惑，议遣使循行训迪。以大学士朱轼荐，遣徽劝谕化导。寻授金都御史，充湖南观风整俗使。徽在官四年，察吏安民，能称其职。坐事，降授仓监督。高宗即位，命复官，遽卒。

广西学政卫昌绩请设观风整俗使，御史陈宏谋继请。上谕宏谋等曰：“广西通籍者本少，乃已有狂悖如谢济世、陆生柟者，风俗薄劣可见。尔等不能端本澄源，躬先表率，而望秉铎司教之官，家喻户晓，易俗移风，所谓逐末而忘其本也。”议寝未行。

王国栋，字左吾，汉军镶红旗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光禄寺卿。雍正初，查嗣庭、汪景祺坐文字谤讪见法。上谓浙江士习浇漓，四年，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以授国栋。国栋至官，巡行宣谕，清逋赋，惩唆讼，饬

营伍，严保甲，次第疏闻，上温谕奖之。迁宗人府府丞。五年，上以浙江被水，米贵，命国栋同巡抚李卫发库帑四万，於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修城、浚河、筑堤，俾饥民就佣食力。国栋奏：“杭州至海宁塘河淤，当浚治。太湖堤闸及嘉兴石塘多倾圯，当修理。冬春雨雪，工作多费，请俟九、十月水落兴工。”上韪之。

寻擢湖南巡抚，以许容代为浙江观风整俗使。上谕国栋曰：“初欲令尔在浙整饬数年，俾收成效。但湖南废弛久，今以命尔，尔其勉之！”上命湖广总督迈柱修两省堤工。国栋疏言：“湘阴、巴陵、华容，安乡、澧、武陵、龙阳、沅江、益阳九州县环绕洞庭，居民筑堤堵水而耕。地势卑下，江涨反灌入湖，堤岸冲决，现有四百馀处。正饬刻期完筑，务加高培厚，工程坚固。”金都御史申大成奏贵州屯田，民间贱价顶种，易启纷争。请仿民田买卖，亩纳税五钱，给照为业，并推行各省。国栋疏言：“湖南屯田瘠薄，应分别差等，微价顶种，令完税五钱，给照如时价平买。未过户者，视屯粮石税五钱，已过户者二钱。龙阳、武陵、长靖诸屯赋重，按券值两税三分。”均下部议行。

曾静、张熙事起，上令侍郎杭奕祿至湖南会鞫。国栋听静自列，未穷究党羽，允祺、允禔门下太监以罪徙广西，流言於路，直隶、河南督抚俱疏上闻。国栋奏言：“湖南监送兵役未闻一语。”又茶陵民陈蒂西传播流言，敕国栋按鞫，亦不得实证，坐是失上指，夺官，召还京。八年，命治刑部侍郎事，署山东巡抚。九年，河南祥符、封丘等县水灾，命往治赈。迭署江苏、浙江巡抚。十年，仍还刑部。十二年，以议

福建民蓝厚正杀兄狱失当，吏议降调。十三年，复命署刑部侍郎。卒。

许容，河南虞城人。康熙五十年举人，授陕西府谷知县。内迁工部员外郎，考选广西道御史。雍正元年，改会考府郎中，仍兼御史。出为直隶口北道，迁陕西按察使。劾河东巡盐御史马喀以积盐变价入己，上夺马喀官，命兼管河东巡盐御史，按治。寻闻容刑逼商人，解容任，令总督岳钟琪覆按。钟琪言容无刑逼商人事，上擢浙江布政使。五年，代国栋为浙江观风整俗使。寻偕广东巡抚杨文乾清察福建仓库。六年，遭母丧，给假治丧毕，命仍还浙江。旋擢甘肃巡抚，以蔡仕舫代为浙江观风整俗使。容疏议更正律例，出赃过付人宜视完赃减二等，得赃者完赃减一等，倍完方减二等，连毙二命宜加等。上皆谓不当，责容愚妄。

八年，师征噶尔丹，上以容治军需多推诿，命尚书查弼纳赴陕西为之董理。及事竟，上谕容曰：“此次军需，朕为挽将覆之辙，回已颓之波，救汝身家性命。较自御史五年内擢至巡抚之恩大矣！汝当知之。”上闻容追逋赋抵兵饷，限一年全完，民以大扰。谕曰：“朕念甘肃自军兴以来，挽运转输，资於民力，特将雍正八年额征钱粮蠲免。容何得於蠲免之年行催征之举？令即停止。”九年，复以容查核钱粮过刻，谕毋累民。十二年，疏劾丁忧知府李绮亏空军需，绮，卫兄也。上知容与卫有怨，戒容毋迁怒报复。容旋奏檄绮赴兰州，亏空七千有奇。限半年回籍措缴。上谕曰：“所亏既有田房可抵，但当速遣回籍折变完补，何须勒限逼迫？”

乾隆元年，固原、环二县歉收，容请借给贫民三月口粮，

大口日三合，小口日二合。高宗谕曰：“政莫先於爱民。甘肃用兵以来，百姓急公踊跃。今值歉收，当加恩赈恤。汝治事实心，而理财过刻。国家救济贫民，非较量锱铢时也。”寻，专筦军储大臣刘於义奏请加赈两月，上责容徧隘卑庸，命解任。於义及陕西总督查郎阿劾容匿灾殃民，夺官逮诣京师论罪，赦免。二年，署山西布政使。三年，调江苏，署巡抚。四年，遭父丧，去官。

五年，命署湖南巡抚。请终丧，不许。服阕，真除。八年，以劾粮道谢济世狂纵营私失实，夺官，发顺义城工效力。事互详《济世传》。九年，复命署湖北巡抚。御史陈大玠等疏诤，谓容既以欺罔得罪，不当复用，上命罢之。十五年，上巡中岳，迎谒，复原衔。寻授内阁学士。以病乞归，卒。

蔡仕舫，福建南安人。康熙三十二年举人。五十八年，自刑部主事考选御史，出为浙江粮道。雍正六年，授金都御史，充浙江观风整俗使。七年，署巡抚。八年，坐事降调。上谕曰：“浙江风俗已渐改移，又有总督李卫善於训导，不必再遣观风整俗使。”仕舫旋卒。

论曰：海望、莽鹄立皆逮事圣祖，雍正、乾隆间参与政事。海望闻世宗末命，在军机处较久，虽建树未宏，要为当时亲信大臣。杭奕禄使安南，傅鼐谕噶尔丹策零，皆不辱君命，傅鼐尤知兵。仪领屯田，有惠於乡州。师恕、国栋等使车问俗，与民为安静。以皆世宗特置之官，特谨而书之。杭奕禄又与史貽直宣谕陕西，非专官，貽直相高宗，故不著於斯篇。

卷二百九十二

列传七十九

高其倬金銮 杨宗仁子文乾 孔毓珣
斐倅度子宗锡 唐执玉 杨永斌

高其倬，字章之，汉军镶黄旗人。父荫爵，官口北道。其倬，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寻兼佐领。五迁内阁学士。五十八年，河南南阳镇兵挟忿围辱知府沈渊，命偕尚书张廷枢按治，诛首事者，总兵高成等论罪有差。

五十九年，授广西巡抚。邓横苗叛，其倬亲抚之降。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擢云贵总督。疏言：“土司承袭，向有陋规，已严行禁革。咨部文册，如无大舛错，请免驳换。”得旨嘉奖。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叛侵西藏，其倬以中甸为入藏要道，檄诸将刘宗魁、刘国侯等严为备。并遵上指，令提督郝玉麟将二千人自中甸进驻察木多，副将孙宏本将五百人赴中甸为声援。雍正二年，师定青海，中甸喇嘛、番酋等率三千五百户纳土请降。上嘉其倬能，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其倬规画安抚中甸，疏“请设同知以下官：番酋营官外，又有神翁、列宾诸号，听堪布、喇嘛指挥，请改授守备、千把总札付，听将吏统辖。僧寺喇嘛以三百为限，收兵械入官。沿江数百里及山谷旷土，招民开垦。旧行滇条，视打箭炉例，设引收课”。鲁魁山者，自国初为盗藪，夷、僮杂处，推杨、方、普、李四姓为渠。有方景明者，挟僮、夷掠元江。其倬遣兵

击破之，擒景明，歼倮、夷数百，疏请於其地驻兵，号普威营。参将驻普洱，守备驻威远、茶山，改威远归流，设同知以下官。土官刁光焕及其孥移置会城，而以新开二盐井充新设兵饷。设义塾，教夷人子弟。元江府学额外增额二名，待其应试。劝夷人垦田，旱田十年后、水田六年后升科。贵州仲家苗酋阿近及其弟阿卧为乱，其倬使抚定傍近诸苗寨。阿近等失援，遣兵擒戮之，并按治定番、广顺诸苗酋不顺命者。疏请改设定广协，分置营汛，防定番、广顺及西孟、青藤、断杉树、长寨、遮贡、羊城壘诸地。又移都匀守备驻独山，改湖广五开卫为县，移隶黎平。并言贵州地连川、楚，奸人掠贩贫家子女为民害，请飭地方官捕治，岁计人数为课最。贵州民间陋俗，被人劫杀，力不能报，则掠质他家人畜，令转为报仇；不应则索赎，谓之“拿白放黑”。请加等治罪。土司贫困，田赋令属苗代纳，请清察，责执业者完赋。土司下设权目人等，请令报有司，有罪并惩。诏悉如所请。

三年，进兵部尚书衔，加太子少傅，调福建浙江总督。濒行，疏言：“邓川、嵩明、腾越、太和、浪穹诸州县土军丁银，起明嘉靖、万历间，遣民防夷，立太和、凤梧二所，丁征赋一两。是於本贯已完民赋，请豁免军粮。”诏从之。四年，疏言：“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馀利归贍家属。曩者设禁例，如虑盗米出洋，则外洋皆产米地；如虑漏消息，今广东估舟许出外国，何独严於福建？如虑私贩船料，中国船小，外国得之不足资其用。臣愚请弛禁便。”下怡亲王会同大学士九卿议行。

五年，台湾水连社番为乱，其倬遣兵讨之，擒其渠骨宗等，诸社悉降。寻以李卫为浙江总督，命其倬专督福建。迭疏请整饬盐政，改造水师战船，厘定营汛，并下部议行。入覲，加太子太保。

上以其倬通堪輿术，命诣福陵相度。其倬还奏：“陵前左畔水法，因溢流更故道，弓抱之势微觉外张。当顺导河流，方为尽善。”下大学士等，如所议修浚。八年，调江南江西总督。复召至京师，令从怡亲王勘定太平峪万年吉地，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命署云贵广西总督。十一年，普洱属思茅土把总刁国兴纠苦葱蛮及元江夷为乱，攻普洱，通关大寨傜夷复附苦葱蛮，渡阿墨河攻他郎。其倬檄提督蔡成贵等分道捕治，擒其酋并所属五百馀，乱乃定。是岁春，命其倬回两江总督。秋，命以总督衔领江苏巡抚。十二年，坐徇知县赵昆珵偿海塘工款，部议降调，即授江苏巡抚。

乾隆元年，召还京师，复授湖北巡抚，调湖南。讨平城步、绥宁二县瑶乱。三年，擢工部尚书，调户部。其倬诣京师，过宝应，疾作，卒於舟次，赐祭葬，谥文良。

金鉷，字震方，汉军镶白旗人，世居登州。父延祚，从世祖入关，官至工部侍郎。鉷初自监生授江西广昌知县，洊升山西太原知府。雍正五年，擢广西按察使，寻迁布政使。六年，就擢巡抚。讨平西隆州八达寨叛苗。以汛兵少，粤土羌不治，奏开屯田，与民牛，招之耕，教以技勇。每名给水田十亩，一亩为公田；旱田二十亩，二亩为公田；存公田租於社仓。行之数年，辟田数万亩，仓廩亦实。又奏请招商开桂林属诸矿，及采梧州金砂供鼓铸。乾隆元年，提督霍昇劾鉷

言躁气浮，失封疆大臣之体，高宗召入京，授刑部侍郎。锜濒行，装不治，以印券嘱苍梧道黄岳牧借铜务充公银千二百，巡抚杨超曾论劾，夺官，交刑部严讯。上以非正项钱粮，锜以印券支借，岳牧以印册申解，非侵蚀比，命免罪，毋追所借银。五年，授河南布政使，而锜已卒。

锜才通敏。自太原入觐，方议耗羨归公，锜奏曰：“财在上不如在下。州县亲民官，宁使留其有馀，养廉不能胥足，一遇公事，动致俯张。上意岂不曰凡是官办，皆许开支正供？但从司院按核以至户部。层层隔阂，报销甚难，从此州县恐多苟且之政。上意在必行，臣请养廉外多增公费，或存县，或存司，庶於事有济。”上乃敕直省核定公费。及为广西布政使，奏请州县分冲、繁、疲、难四项，许督抚量才奏补，上嘉纳之。州县缺分四项自此始。

杨宗仁，字天爵，汉军正白旗人。监生。康熙三十五年，授湖广慈利知县。苗酋虐，其众走县境，苗酋求之，不与。上官檄与之，宗仁持不可，乃止。调蓝山。八排苗为乱，巡抚赵申乔遣兵讨之，将不恤兵，兵将为变，宗仁单骑抚定之。举卓异，四迁甘肃西宁道。五十三年，授浙江按察使，丁父忧归。五十七年，起广西按察使，署巡抚。旋擢广东巡抚。圣祖以各直省钱粮多亏空，谕督抚清理。宗仁疏言：“广东亏空现正严饬追完。至防杜将来，惟有督抚、司道、府厅交相砥砺，勿藉事勒索。州县正杂钱粮，当责知府不时察核，毋许亏缺。倘敢徇纵，本官治罪，上司从重议处，庶上下皆知儆惕。地方有不得已事，当以督抚等所得公项抵补。不敷，则

济以公捐，必不使课帑虚悬。”下部议，如所请。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授湖广总督。雍正元年，丁母忧，命在任守制。宗仁疏停本身封荫，为父母求谕祭，许之，仍给封荫。寻赐孔雀翎。疏言：“湖广旧习，文武大吏收受所属规礼，致州县横征私派，将弁虚兵冒饷，兵民挟比逞私，不敢过问。臣今概行禁革，庶骄兵玩吏锢习潜消。各官贪得盐规，盐价增长，民间嗟怨，总督盐规渐次加至四万。臣亦行禁革，令商平价以惠穷民。”上深嘉之。又疏言：“官有俸，役有工，朝制也。湖广州县以上，俸工报捐已十馀年，官役枵腹，安能禁其不扰民？请自雍正元年起，俸工如额编支。从前有公事，令州县分捐，实皆转派於民。令州县於加一耗羨内，节省二分，交藩库充用，此外丝毫不得派捐。”上谕曰：“所言皆是。勉之！”寻荐广东南海知县宋玮擢湖南宝庆知府，广州左卫守备范宗尧改湖北汉阳知县，上允之，命后勿踵行。

宗仁病作，请以子榆林道文乾自侍，上加文乾按察使衔，驰驿速往，并遣御医诊视。宗仁力疾视事，饬诸州县编保甲，立社仓，罢荆州关私设口岸百五十处。三年，加太子少傅。寻卒，赠少保，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赐祭葬，谥清端。

宗仁砥节矢公，始终一节，上为制像赞，谓“廉洁如冰，耿介如石”。尝言：“士当审其所当为，严其所不可为。”其驭属吏宽平忠厚，务安上全下，使各称其职而止。

文乾，字元统。以监生效力永定河工。康熙五十三年，授山东曹州知州，迁东昌知府。举卓异，迁陕西榆林道。雍正元年，加按察使衔，命侍宗仁任所。三年，宗仁病有间，入谢。上问湖广四镇营制及设镇始末，文乾具以对，上嘉其详

审，擢河南布政使。未几，迁广东巡抚，入谢，赐孔雀翎、冠服、鞍马。宗仁卒，命在任守制。

广东省城多盗，文乾令编保甲，以满洲兵与民连居，会将军编察，疏闻，上嘉之。广东岁歉米贵，文乾令吏诣广西买谷平糴。满洲兵阎尚义等群聚掠谷，文乾令捕治。将军李枚庇兵，文乾请遣大臣按治。上命侍郎塞楞额、阿克敦往勘，枚及尚义等论罪如律。文乾莅政精劝，多所厘正。疏言：“广东民纳粮多用老户，臣今改立的名，杜诡寄、飞洒诸弊，民以为便。丁银随粮办者十四五，余令布政使确核，尽归地粮。”得旨嘉奖。又疏言：“广东地狭人众，现存仓谷一百六十馀万石，为民食久远计，应加贮二百馀万石，择地建仓贮谷。”下廷议，令於海阳、潮阳、程乡、饶平、海丰、琼山加贮谷三十四万石，从之。又疏言：“广东公使银岁六七万，取诸火耗。臣为裁省，岁计需四万馀。拟以民间置产推粮易户例纳公费及屯粮陋规两项充用。州县火耗，每两加一，实计一钱三四分有奇，十之五六留充州县养廉，十之七八为督抚以下各官养廉。”上谕之曰：“但务得中为是。民不可令骄慢，属吏亦不可令窘乏。天下事惟贵平，当彻始终筹画，慎毋轻举。”

五年，乞假葬父。福建巡抚常赉劾文乾征粤海关税，设专行六，得银二十馀万；又疏劾文乾匿粤海关羨馀银五万馀，纵绸缎出洋，得银万馀，番银加一扣收，得银四万馀，选洋船奇巧之物入署，令专行代偿，又银二万馀，又以银交盐商营运。上严谕文乾，令愧悔痛改。寻以福建仓库亏空，命文乾与浙江观风整俗使许容等往按，而移常赉署广东巡抚。文乾令分路察核官亏民欠，分别追纳，不敷，责前巡抚毛文铨

偿补。上奖文乾秉公无瞻顾。文乾疏言：“福建府、州、县各官都计八十员，前后劾罢五十馀员。新补各官，守仓库有馀，理繁剧不足。请选熟谙民事者，诣福建补繁要州县。”上为敕各督抚各选谨慎敏练之吏咨送福建。

文乾强干着折狱。初知曹州，有妇告夫为人杀者。文乾视其履白，问曰：“若夫死，若预知之乎？”曰：“今旦乃知之。”曰：“然则汝何办白履之夙也？”妇乃服以奸杀夫。五人者同宿，其一失金，讼具四，文乾令坐於庭，视久之，曰：“吾已得盗金者，非盗听去。”一人欲起，执之，果盗金者。曹民有伪称朱六太子者，挟妖术惑愚民，朝命侍郎勒什布、汤右曾按治。檄至，文乾秘之，密捕得送京师。在东昌，请运粮馈军出西宁，先期至，以是受知於世宗。

然颇与同官多龃龉。赴广东，途中疏劾布政使朱绛倚总督孔毓珣有连，亏帑三万馀。毓珣疏先入，上命文乾毋听属吏离间。既上官，疏言盗案尘积，请概为速结。上谕曰：“孔毓珣缉捕盗贼甚尽力。彼擒之，汝纵之，恐汝不能当此论。纵虎归山，岂为仁政？宜加意斟酌。”在福建，毓珣入覲，上命侍郎阿克敦署两广总督。文乾疏言盗劫龙门营军器，阿克敦令从宽结案；将军标兵窝盗，将军石礼哈袒兵，谓告者诬良。既，上命常赉还福建，而以阿克敦署广东巡抚。六年，文乾还广东，劾阿克敦勒索暹罗商船规礼，布政使官达纵幕客纳贿，皆夺官。命文乾与毓珣会鞫，未及讯，文乾卒，赐祭葬。子应琚，自有传。

孔毓珣，字东美，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六世孙。父恩

洪，福建按察使。康熙二十三年，上幸曲阜释奠，毓珣以诸主陪祀，赐恩贡生。二十九年，授湖广武昌通判。举卓异，迁江南徐州知州。徐州民敝於丁赋，毓珣在官七年，拊循多惠政。三十九年，河道总督张鹏翮以毓珣熟於河务，荐授邳睢同知。四十三年，迁山西平阳知府，未上，改云南顺宁。四十六年，调开化，以母忧去官。五十年，服终，除四川龙安。毓珣历守边郡，皆因俗为治，弊去其太甚，边民安之。再举卓异。五十五年，迁湖广上荆南道。筑堤捍江，民号曰孔公堤。

五十六年，迁广西按察使。广西地瘠民悍，瑶、僮为民害。灵川僮酋廖三屡出焚掠，毓珣白巡抚陈元龙，遣兵捕得置诸法，诸苗慑服。五十七年，授四川布政使。西藏方用兵，毓珣转饷出察木多，不以劳民。重筑灌江口堰，四川民尤德之。六十一年，擢广西巡抚。雍正元年，加授总督。广西提镇标空粮，毓珣饬募补。疏言：“各官俸不足自贍，请於定例外量加亲丁名粮。”上命酌中为之。广西诸州县旧有常平仓，毓珣议：“春耕借於民，秋收还仓，年丰加息，歉免息，荒缓至次年还本。日久谷多，分贮四乡，建社仓，择里中信实者为司出入。”又言：“地多盗，瑶、僮杂处，保甲不能遍立。诸乡多有团练，令选诚干者充乡勇，得盗者赏，怠惰者罚。”又言：“广西边远，盐商多滞运，民忧淡食。请发藩库银六万，官为运销。行有赢馀，本还藩库，并可量减盐价。”并从之。柳州僮莫贵凤出掠马平、柳城、永福诸县，毓珣遣兵捕治，毁其寨，置贵凤於法。来宾僮覃扶成等出掠，未伤人，毓珣令予杖荷校，满日，充抚标兵，散其党类。疏闻，上嘉其宽严

两得。

二年，授两广总督。上谕之曰：“广东武备废弛，劫掠公行，举劾官吏，百无一公，尔当尽心料理。”毓琇疏请厘定盐政，灶丁盐价、船户水脚增十之一，并免埠商羨馀；设潮州运同、盐运司经历。大金、蕉木两山产矿砂，东隶开建、连山，西隶贺县、怀集。旧制，怀集汛属浚州协，毓琇请改属梧州协，贺县、开建、连山并增兵设汛。广东香山澳西洋商舶，毓琇请以二十五艘为限。旨下部议行。潮州田少米贵，民赖常平仓谷以济。毓琇请提镇各营贮谷借兵，散饷时买还，概免加息，上特允之。三年，加兵部尚书衔。

四年，毓琇请入觐，上以毓琇习河事，令详勘黄、运诸河水势，协同齐苏勒酌议。毓琇疏言：“宿迁县西，黄河与中河相近，旧有汰黄坝。运河水大，引清水刷黄，黄河水火，引黄水济运。旧时黄水入中河不过十之一二，今河南岸沙涨，逼水北行，水流甚急。齐苏勒议收小汰黄坝口以束水势。臣详勘南岸涨沙曲处，宜浚引河以避此险。仍俟齐苏勒相度定义。”又陈江南水利，言：“吴淞、刘河、七浦、白茆诸闸，宜令管闸官役随潮启闭。江苏地形四高中下，宜令力劝筑区立圩。滨河诸地民占为田庐、其无甚害者，姑从民便，馀宜严禁。支河小港，宜令於农隙深浚，即取土培圩。”并敕部议行。又言：“道经宿州灵壁，见沟洫不通，积雨成潦，请飭安徽巡抚疏浚。”上嘉毓琇实陈。

五年，还广东，巡抚杨文乾劾署巡抚阿克敦、布政使官达，上命通政使留保等往按。毓琇失察，当下吏议，上命宽之。寻调江南河道总督。上以天然坝泄水，虑溢浸民田，命

毓珣相度筑堤束水归湖。毓珣疏言：“天然南、北二坝分泄水势，年年开放，堤口残缺。当如上指筑堤束水，请於南岸王家庵至赵家庄筑新堤一道。旧堤尾距湖尚二十馀里，请於南岸马家圩至应家集、北岸周家圩至李艮桥，各筑新堤一道，并将南北旧堤加培高广，庶两堤夹束湍流，无患旁溢。”上又以高家堰为蓄清敌黄关键，发帑百万、命毓珣筹画。毓珣疏言：“高家堰石堤，自武家墩至黄庄，地高工固，惟侯二门等四坝，及小黄庄至山盱古沟东坝，当一律加高。”又言：“各堤加培高广，宜视地势缓急、旧堤厚薄，分年修增，期三年而毕。嗣后仍按年以次加培。”又请修筑宿迁钞关前、桃源沈家庄河堤，瓜洲由闸上游浚越河一道，并建草坝束水。诸疏入，并报可。毓珣积瘁遘疾，上赐以药饵，命其子刑部郎中传熹偕御医驰驿往视。未至，毓珣卒，赐祭葬，谥温僖。

裴倅度，字晋武，山西曲沃人。少为诸生，工诗，能书画。入赀为主事。康熙三十五年，授刑部主事。洊擢户部郎中。四十九年，授云南澄江知府，调广南。以大计入覲，圣祖闻其能诗，命题应制，称旨。五十五年，迁河东盐运使，寻改两浙。海宁筑塘，巡抚徐元度檄倅度董其事。潮大至，撼塘，塘欲裂，倅度据地坐督役力护，久之乃定。倅度自是中湿，病重，终其身。五十九年，迁湖北按察使。六十年，迁贵州布政使。

雍正元年，擢江西巡抚。九江旧设关榷税，后徙湖口。湖口当江、湖冲，水急，商舟时覆溺。倅度疏言：“九江旧关，上有龙开河、官牌夹，下有老鹤塘、白水港，地势宽平，泊

舟安稳。离湖四十里曰大姑塘，为商舟所必经，水涨则有女儿港、张家套，皆可泊舟；水落则平湖一线，夹岸泥沙，无风涛礁石之险。请仍移关九江，而於大姑塘设口分抽。”上令会同总督查弼纳料理。南昌、袁州、瑞州三府赋额，明沿陈友谅之旧，视他府偏重。顺治间，减袁、瑞二府赋额，而南昌未及。倅度疏言：“常赋未易屡更，同省实难歧视。请将南昌赋额视袁、瑞二府同予核减。”下部议减南昌浮额七万五千五百两有奇。

福建、广东流民入江西，就山结棚以居，蓺靛叶、烟草，谓之“棚民”，往往出为盗。万载温上贵、宁州刘允公等，皆以棚民为乱，倅度捕治论如律。上令编保甲，倅度疏言：“棚民良莠淆杂，去留无定，或散居山箐，或为土民佣工垦地。臣饬属严察，凡万五千馀户，编甲造册，按年入籍。”上奖勉之。上闻江西里长催征累民，民多尚邪教，谕倅度禁革。倅度疏言：“臣察知里长累民，已勒石永禁，令粮户自封投柜。距城较远畸零小户，愿轮雇交纳者听其便，仍严防不得干累。邪教自当捕治，医卜星相往往假其术以惑民，虽非邪教，亦当以时严惩。”上深嘉之。

总督查弼纳议开广信封禁山，谕倅度酌度。倅度疏言：“封禁山旧名铜塘山，相传产铜，然有名无实，故自明封禁至今。顺治间有议采木者，郡县力陈不便，勒碑永禁。臣揆查弼纳意，或以棚民巢穴在此山中，故为破巢捣穴之计。此山荆榛充塞，稔毒滋藏，并非有梗化顽民盘踞在内。臣详度此山开则扰累，封则安宁，成案俱存，确有可据。”谕曰：“当开则不得因循，当禁则不宜依违。但不存贪功之念，实心为

地方兴利除害，何事不可为？在卿等秉公相度时宜而酌定之。”仍封禁如初。

四年，迁户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上遣侍郎迈柱勘江西诸州县仓谷，命倅度留任。迈柱疏言：“仓谷亏空甚多，例定谷一石折银二钱，州县交代，按此数接收，不敷余补。”上夺倅度及历任布政使张楷、陈安策官，命以所存折价买谷还仓。十年，事毕，释还里。乾隆五年，卒。

子宗锡，入赀为同知。十五年，授山东济南同知，屡迁转。二十八年，授直隶霸昌道，迁直隶按察使。疏言：“古北口外山场产菠萝树，此即橡树，叶可饲蚕。臣在济东，饬属通栽，颇有成效。请今用东省养蚕法，广栽试养。”命交总督方观承试行。三十二年，以母忧去官。宗锡在任，误应驿站车马，部议当降调。总督杨廷璋咨部，言宗锡当自行检举。上谕曰：“宗锡，朕知其为人，颇可造就。按察使管理驿站，偶有一二误应，原属公过。令已丁忧，安得自行检举？廷璋乃令作此趋避，爱之适以害之也。”三十五年，宗锡服将阕，仍授直隶按察使。

俄擢安徽布政使，就迁巡抚。疏言：“安庆濒江旧有漳葭港，上通潜山、太湖、望江三县，下达江，漕艘商舶往来停泊，淤久渐成平陆。前巡抚张楷於上游别开新河，地高水急，重载逆上，遇风每虞覆溺。请仍浚漳葭港故道。”命总督高晋履勘，如宗锡议行。又疏言：“凤、泗所属州县，高地宜多作池塘，低地宜厚筑圩围，以备灌溉、资捍御。凤阳地多高冈旷野，不宜五谷，令视土宜种树。”谕奖其留心本务。

四十年，调云南。旋命署贵州，疏言：“贵州地处边围，

请敕部拨银三十万贮司库。”从之。又疏请增设镇远税口，上严斥不许。又疏言：“贵州额输京师及湖广白铅岁七百餘万斤，铅厂仅三处，年久产绌。臣察知松桃厅巴坝山、遵义县新寨产铅，近水次，已饬设厂，岁各得铅百餘万斤。分拨京师、湖广，岁节省运费银四万三千有奇。”得旨嘉允。又疏言：“贵州古州有牛皮大箐，亘数百里，列屯置军，应将箐内平旷之土开垦成田，寓防於屯，安屯养军。丹江雷公院地平衍，可垦四五百亩，欧收、甬荒高箐二地畸零，可垦三四百亩，应令附近震威堡屯军派拨试垦，并於丹江营移拨千总一、兵五十，入箐设卡驻守。”时上已命宗锡还云南，命交后政图思德如所议行。四十四年。以病乞解任。旋卒，赐祭葬。

唐执玉，字益功，江南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授浙江德清知县。德清盛科第，多巨室，执玉执法无所挠。将编审，吏以例馈金，执玉却之，而罪其吏。召县民亲勘，有田无粮者令自首，有粮无田者除之，富无隐粮，贫无赔累。行取工部主事，考选户科给事中。五十八年，疏言：“户部钱粮款项最易作弊，当先驱除作弊之人。乃有所谓‘缺主’者，或一人占一司，或数人共一省，占为世业，勾通内外书吏，舞文弄法，当严行查禁。”因劾山西司缺主沈天生包揽捐马事例，下九卿议，逮治。六十年，迁鸿胪寺卿。历奉天府府丞、大理寺少卿。雍正二年，岁三迁礼部侍郎。五年，擢左都御史。

七年，命署直隶总督。执玉治事勤，州县稍歉收，必筹画赈恤。隆平报产瑞禾三十三本，执玉於报秋成折附奏，上嘉之。适贡荔支至，命以赐执玉，方有疾，治事如常。时宗

人府丞冀栋以医进，上命视执玉疾，赐人参，谕令：“爱养精神，量力治事。若欲栋料量方药，保定咫尺，可再命之来也。”热河征落地税，司其事者议增岁额，并於榜什营等地设口征税。下执玉议，执玉言：“商税多寡，视岁收丰歉，故止能折中定额。榜什营距一百八十馀里，已收落地税，又抽进路钞银，恐商贾不前，正税反缺，请如旧便。”议乃寝。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以商人亏帑，请增盐价，上以询执玉。执玉言：“上於商民无歧视。诸商不谨身节用，先公后私，乃至亏帑。欲增盐价厉民，臣以为非宜。”亦罢不行。

八月春，入觐。滦、卢龙、迁安、抚宁、昌黎、乐亭诸州县米贮喜峰口仓，亏二千五百馀石，执玉请视通州中、西二仓例免追偿。部议不许，上特允之。密云城临白河，旧筑土木堤坝尽圯，仅存石堤。上游有积土斜出，激水使怒，俗谓之“土嘴”。执玉疏请疏治，使水得畅流；仍筑土堤，务坚厚，用榆圉载石为基，使辅石堤护县城。上褒其妥协，命於夏月水涨前竟工，迁兵部尚书，仍署总督。是岁秋，积雨，永定、滹沱诸水皆盛涨。执玉疏报灾，上命侍郎牧可登、副都统阿鲁等分往治赈。执玉奏言：“诸州县被水，消长不一。有上谕所及，而水消未成灾者；有上谕所未及，而水大成灾，田庐被淹，急须拯恤者：请飭治赈诸臣勘实。”上特允之。

国初以民地予满洲将士，谓之“圈地”。民地既圈，以邻近州县地拨补，粮额从旧贯，於是有所寄粮；佃租户移新地，於是有所寄庄。历年既久，百弊丛起。上令执玉勘察，更除改正，并举怀安、宣化、万全、宝坻、丰润、三河诸县为例。执玉奏言：“此外所在皆有，如晋州武丘村、孔目庄，赵州马圈村

粮有在赞皇者；蔚县夹道沟、细贤庄粮有在宣化者；宣化并头庄粮有在西宁者：官苦追呼，民劳跋涉。凡地在此处，粮寄彼处，皆令从地所在，粮随产转，此收彼除，不使有交错之病，亦无庸存代征之名，经界各正，田赋悉清。”直隶驿马一，每岁杂支大率至十两。执玉奏定马一每岁杂支三两六钱。昌平、延庆、宣化诸驿事烦，拨僻地马协济，而牧养仍责原驿。执玉奏请改隶受协州县牧养。皆下部议行。

直隶耗羨归公，自雍正三年始。部议元、二年耗羨在三年补纳者，州县充公用，仍当追偿。霸、文安等七州县民借仓谷，逋米二万一千石、谷一万六千石各有奇，部议责州县追偿。执玉言：“元、二年耗羨在未著令归公以前，前督臣许州县充公用。今欲追偿，是为小费而失大言。”又言：“仓谷民欠历年已久，人产胥绝。今欲追偿，此数十年官州县者无虑百数，悉逮其子孙而加以追比，於情可悯。”上并如执玉议，宽之。

九年，以病甚乞解任，许之。十年，病少瘳，命领刑部尚书。十一年春，复命署直隶总督，力辞，上勉之行。三月，卒於官，赐祭葬。

执玉重民事，每请从宽大，疏入辄报可。执玉尝曰：“吾才拙，政事不如人，可自力者勤耳。勤必自俭始。”养廉岁用十三四，馀归之司库。

杨永斌，字寿延，云南昆明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以知县发广西，补临桂知县，以廉能闻。遭丧去，服除、授直隶阜平知县，署平山，调大城，皆有惠政。以捕治内监陈永

忠未即获，夺官。大城民乞巡抚疏留，会世宗即位，知永斌贤，许复官。迁涿州知州。

雍正三年，特谕永斌才守俱优，授贵州威宁知府。威宁界滇、蜀，诸土司虐使其众，时出掠境外。乌蒙禄万钟、镇雄陇庆侯尤强悍。永斌被檄定界，单骑入谕其渠，阴使人伪为商贾，分道图地形。鄂尔泰督云、贵，永斌以图上，且曰：“二酋不惩，终为边患。万钟幼，诸土司未附。今四川总督劾万钟不职，请发兵压境，召万钟出就质。不出，以兵入。乌蒙平，镇雄势孤，亦且降。”鄂尔泰从之，召万钟不至，令游击哈元生与永斌督兵入。万钟走镇远，与庆侯同诣四川降。凡三十三日而事定。米贴土妇陆氏为乱，鄂尔泰遣兵讨之，永斌语元生曰：“贼以冕山、巴补为后路，事急则渡金沙江而逸。以重兵扼其前，奇兵越江攻之，贼可歼也。”元生用其策，克米贴。

鄂尔泰疏荐永斌可大用，擢贵东道，旋调粮驿道，署按察使。朝议加税军田亩五钱，永斌议曰：“军田粮以屯租为准，已数倍於民田。且今转相授受，与民田交易无异。名为军屯，实皆民产，而亩税之，是重科也，民必不服。当多事之秋，增剥肤之患，驱之为乱耳。”鄂尔泰以闻，事乃寝。七年，迁湖南布政使。湖南方议清察军田计亩，未定，永斌援贵州议以请，亦得免。

九年，调广东。十年春，命署巡抚，是秋真除。广东生齿繁，民不勤稼穡，米值高。永斌饬诸州县劝垦，高亢不宜禾，令艺豆麦，诸山坡麓栽所宜木。又以惠、潮两府民最悍，招垦官田，租入充粤秀书院膏火。奏闻，嘉奖，命勘明垦地

亩数。寻又奏言：“勘明可垦地六千八百馀顷，此外或山深箐密，或夹沙带卤，体察民情，恐硗地薄收，粮赋无出。臣思瘠田产谷虽少，若多垦数十万亩，年丰可得数十万石，即歉岁亦必稍有所获，事益於民。察通省粮额，新宁斥卤，轻则亩征银四厘有奇、米四合有奇。拟请凡承垦硗瘠之地，概准此例，十年起科。”下部议行，於是垦田至百十八万馀亩。

乾隆元年，兼署两广总督。上命除落地税，因请并免渔课、埠税，革粤海关赢馀陋例未尽汰者，上悉从之。永斌在广东数年，坦怀虚己，淬厉诸将吏。获剧盗余猯、陈美伦数十辈置之法，收曲江乳源诸峒瑶归化。西洋估舶互市至者，悉令寄碇澳门，不得泊会城下。粤民颂其绩。二年，调湖北，兼署湖广总督。令严堡甲，缮城保，课农桑，实社仓，兴学校，诸政毕举。

未几，调江苏。按行奉贤、南汇、上海、宝山四县海塘，以筑塘取土成渠，塘根浸损，议於塘内开河，南接华亭运河，北达宝山高桥。又察华亭金山嘴、倪家路，宝山杨家嘴地当冲要，议视地所宜，或增筑石坝，或就旧塘加筑宽厚，或改筑石塘。又请於宝山建海神庙。并从之。三年，以老病乞休，召诣京师，署礼部侍郎。寻授吏部。四年，致仕。五年，卒。孙汉，荫生，初授主事，官至江苏按察使。

论曰：其倬、宗仁、毓珣，皆圣祖所擢用，丕著勋勳；世宗畀以兼圻，忠诚靡懈，恩礼始终，宜矣！倬度居官不扰民，执玉、永斌尤勤勤施惠，文乾、宗锡能济其美。世宗治尚明肃，诸臣皆以开敏精勤称上指，为政持大体，与夫急功近名，

流於溪刻，重为世诟病者，固大异矣。

卷二百九十三

列传八十

李绂 蔡珽 谢济世 陈学海

李绂，字巨来，江西临川人。少孤贫，好学，读书经目成诵。康熙四十八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五十九年，擢内阁学士，寻迁左副都御史，仍兼学士。六十年，充会试副考官。出榜日，黄雾风霾，上语大学士等曰：“此榜或有乱臣贼子，否亦当有读书积学之士不得中式，怨气所致。”命磨勘试卷，劣者停殿试。又赐满洲举人留保、直隶举人王兰生进士。下第举子群聚绂门，投瓦石喧哄。御史舒库疏劾，下部议，责绂匿不奏，夺官，发永定河工效力。雍正元年，特命复官，署吏部侍郎，赴山东催漕。寻授兵部侍郎。上令截留湖南等省漕粮於天津收贮，旋又命估价出棗。

二年四月，授广西巡抚。奏言：“广西贺县大金、蕉木二山产矿砂，五十里外为广东梅峒汛，又数里为宿塘寨，矿徒盘据，时时窃发。臣方拟严禁，闻总督孔毓珣条陈开采，因而中止。将来或恐滋事。”毓珣奏同时至，廷议寝其事。上命以谕毓珣者示绂，令协力禁止。绂疏陈练兵，列举严赏罚、演阵法、习用枪炮、豫备帐房锣锅诸事，上嘉其留心武备。康熙中，巡抚陈元龙奏请开捐，都计收谷百十七万石有奇，石

折银一两一钱，而发州县买谷石止三钱，不足以余。至绂上官，尚亏四万馀石，绂奏请限一月补足。会提督韩良辅条奏垦荒，下绂议，绂请以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四府收贮捐谷动支为开垦费。上曰：“朕观绂意，不过借开垦以销捐谷。当时陈元龙等首尾不清，朕知之甚详。应令元龙等往广西料理。”并谕绂详察，毋隐讳瞻徇，自承亏空。寻绂奏察出督抚、司道、府厅分得羡馀银八十二万有奇，勒限分偿，上嘉绂秉公执正。绂在吏部时，年羹尧子富等捐造营房，下部议叙，不肯从优，为羹尧所嫉；及上命天津截漕估崇盈馀银五千交守道桑成鼎贮库，绂至广西，成鼎使赍以畀绂。绂具折送直隶巡抚李维钧会奏。维钧匿不上，绂乃奏闻。先是，羹尧朝京师，入对，举此讪绂，谓绂乾没。上以问维钧，维钧言绂取数百金治装，馀尚贮库。绂奏至，上谓维钧与羹尧比，欲陷绂。谕奖绂，命留充公用。

三年六月，绂奏言：“太平、思恩府界流言安南内乱。有潘腾龙者，自言为莫姓后，其党黄把势、陈乱弹等煽诱为乱。严饬将吏捕治。”上谕曰：“封疆之内，宜整理振作。至於安边柔远，最忌贪利图功，当慎之又慎！”九月，奏：瑶、僮顽梗，修仁十排、天河三疔为尤甚，常出劫掠。臣遣吏入十排，捕得其渠。三疔阻万山中，所种田在隘外。臣发兵守隘，断其收获。其渠今亦出自归。”上奖其办理得宜。

旋授直隶总督。四年，绂入觐。初，左都御史蔡珽荐起其故吏知县黄振国授河南信阳知州，忤巡抚田文镜。文镜驭吏严，尤恶科目，劾振国贪劣。绂过河南，诘文镜胡为有意蹂践士人。入对，困极言文镜贪虐，且谓文镜所劾属吏，如

振国及邵言纶、汪诚皆枉，振国已死狱中。文镜因绂语，先密疏闻，谓绂与振国同年袒护。绂疏辨，上不直绂，而振国实未死，逮至京师，上更谓绂妄语。良辅奏云南、广西所属土司与贵州接壤者，皆改归贵州安笼镇节制，命绂往与云贵总督高其倬会勘，疏请循旧制，从之。

绂还直隶，时上谴责诸弟允祀、允禔等，更允禔名塞思黑，幽诸西宁，复移置保定，命胡什礼监送。绂语胡什礼：“塞思黑至，当便宜行事。”胡什礼以闻，上以为不可，命谕绂，绂奏初无此语。塞思黑至保定，未几，绂以病闻，寻遂死。是冬，御史谢济世劾文镜贪虐，仍及诬劾振国等。上夺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会鞫，戍济世阿尔泰军前。上以济世奏与绂语同，疑绂与为党，召绂授工部侍郎。绂在广西捕乱苗莫东旺置天河县狱，狱未竟，绂移督直隶去。久之，蛮、僮集众破狱，劫东旺去。五年春，良辅署广西巡抚，奏闻。上以诘绂，下部察议。会都察院奏广西州判程旦诣院拆土司罗文刚掠村落抗官兵，上责绂与继任巡抚甘汝来逡巡贻害，命绂与汝来至广西捕治，不获，当重谴。绂至广西，东旺闻而自归，文刚亦捕得。直隶总督宜兆熊劾知府曾逢圣、知县王游亏空钱粮，上以逢圣、游皆绂所荐，命诘绂。户部议覆，绂在直隶奏报怀来仓圯，谷为小民窃食，当下直隶总督详察。上曰：“谷至六千馀石，岂能窃食至尽？明系绂市恩，为县吏脱罪。当责绂偿补，以成其市恩。”兆熊又劾知县李先枝私派累民，上以先枝亦绂所荐，责绂欺罔，夺官；下刑部、议政大臣等会鞫，绂罪凡二十一事，当斩。上逾曰：“绂既知悔过，情词垦切，且其学问尚优，命免死，纂修《八旗通志》效力。”

七年，又以顺承郡王锡保奏济世在阿尔泰供言劾文镜实受绂及珽指，下绂等刑部。会曾静、张熙狱起，上召王大臣宣谕，并命绂入，谕曰：“朕在藩邸，初不知珽、绂姓名。有马尔济哈者，能医。朕问‘更有能医者否？’以珽对。召珽来见，珽谓不当与诸王往来，辞不至，以是朕重之。年羹尧来京，亟称珽，朕告以尝招之不来，羹尧以语珽，珽复辞不至，以是朕益重之。及出为四川巡抚，诣热河行在，始与相见，为朕言李绂。朕知绂自此始。既即位，延访人才，起绂原官。旋自侍郎出抚广西，至为直隶总督，徇私废公，沽名邀誉，致吏治废弛，人心玩愒。又如塞思黑自西大通调回，令暂住保定。未几，绂奏言遽病，不数日即死。奸党遂谓朕授意於绂，使之戕害。今绂在此，试问朕尝授意否乎？塞思黑罪本无可赦，岂料其遽死？绂不将其病死明白於众，致生疑议，绂能辞其过乎？田文镜公忠，而绂与珽极力陷害，使济世诬劾，必欲遂其私怨。此风何可长也？”复下绂刑部严鞫，狱上，请治罪，上宽之。

高宗即位，赐侍郎衔，管户部三库，寻授户部侍郎。乾隆元年，方开博学鸿辞科，绂所举已众，又以所知嘱副都御史孙国玺荐举，事闻上，上诘绂，绂自承妄言，上谓“绂乃妄举，非止妄言，避重就轻”。降授詹事。二年，以母忧归。六年，补光禄寺卿，迁内阁学士。

绂伟岸自喜。其论学大指，谓朱子道问学，陆九渊尊德性，不可偏废，上闻而韪之。八年，以病致仕，入辞，上问：“有欲所陈否？”绂以慎终如始对，赐诗奖及之。十五年，卒。

孙友棠，乾隆十年进士，自编修累迁至工部侍郎。新昌

举人王锡侯撰《字贯》，坐悖逆死。友棠有题诗，并夺官，赐三品卿衔。卒。

蔡珽，字若璞，汉军正白旗人，云贵总督毓荣子。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洊擢少詹事。进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时世宗在潜邸，闻其能医，欲见之，珽谢不往。六十年，四川巡抚年羹尧入觐，世宗命达意，仍坚辞。六十一年，羹尧授川陕总督，以珽代为四川巡抚，觐圣祖热河行在，世宗方扈从，乃诣谒而去。雍正二年，羹尧请川、陕开采鼓铸，珽疏言四川不产铅，开采非便，羹尧劾珽阻挠，下部议，当夺官。珽辱重庆知府蒋兴仁，愤自杀，珽以病卒闻，羹尧劾之，上诘责再三，始自承。下部议，拟斩，诏逮至京师，召入见，具言羹尧贪暴及所以抗拒羹尧状，上谕曰：“珽罪应如律，然劾之者羹尧，人将谓朕以羹尧故杀珽，是羹尧得操威福柄也。其免珽罪。”特授左都御史，兼正白旗汉军都统。寻进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会羹尧得罪，直隶总督李维钧隐其财产，上命珽偕内大臣马尔赛往按，得实，夺维钧官，以珽署总督。

直隶方被水，议蠲赈，复发帑修河间、静海诸城，俾饥民就佣受食。珽奏言省会米贵，令按察使浦文倬至天津运截留漕米二万石，以万石运保定平糶，留万石赈经过诸地，上如所请，敕再运通仓米十万石往天津，加赈一月。珽奏：“请察地方官侵冒，惩胥役虚报，访衿棍挟制，贫民户给印券，每村给村名纸旗，以次给领。赈满，续修城工，即以赈时所给印券交验受佣。”从之。调补吏部尚书，仍兼领兵部、都察院

及都统事。四年，以珽所领事多，先后解左都御史、都统、吏部尚书，专任兵部尚书。旋以在直隶时徇庇昌平营参将杨云栋，坐夺官，上命降授奉天府尹。

初，上以岳钟琪代年羹尧为川陕总督，珽入对，言钟琪叵测。钟琪入觐，过保定，珽方署直隶总督，造蜚语，冀以撼钟琪。事闻，上严旨诘责。五年，召回京按讯，上阅羹尧幕客举人汪景祺所著书，载珽抚四川时得夔州府知府程如丝贿，保治行第一。如丝守夔州，鬻私盐，而捕湖广民鬻私盐者得辄杀之，为羹尧劾罢。珽入对，言其冤。上命免如丝罪，且擢为四川按察使。至是，上颇疑景祺言。会巡抚马会伯劾如丝营私网利疏至，命侍郎黄炳如四川按其事，以珽偕炳还奏，事实，下法司汇谳。寻议珽挟诈怀私，受夔关税银、富顺县盐规，冒销库帑，并得如丝银六万六千、金九百，谗毁钟琪，交结查嗣庭，凡十八事，应斩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没入官，命改斩监候。

六年，管理正白旗信郡王德昭又奏珽家藏朱批奏折三件未缴进，大不敬，应立斩，诏逮至京师。初，珽故吏知县黄振国坐事夺官，珽荐起河南信阳知州，巡抚田文镜劾贪劣不法。李绂自广西巡抚迁直隶总督，入对，力陈振国无罪，御史谢济世劾文镜亦及之，言与绂合。上疑绂与济世为党，召绂还京师，戍济世。及珽至，谕暴珽等结党欺罔、倾陷文镜诸罪状，命斩振国，珽仍改斩监候，下狱。十三年，高宗即位，赦免。乾隆八年，卒。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四十七年，举乡试

第一。五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雍正四年，考选浙江道御史。未浹旬，疏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列举十罪。上方倚文镜，意不恠，命还济世奏，济世坚持不可。上谕曰：“文镜秉公持正，实心治事，为督抚中所罕见者，贪赃坏法，朕保其必无，而济世於督抚中独劾文镜，朕不知其何心？朕训诫科道至再至三，诚以科道无私，方能弹劾人之有私者。若自恃为言官，听人指使，颠倒是非，扰乱国政，为国法所不容。朕岂不知诛戮谏官史书所戒？然诛戮谏官之过小，酿成人心世道之害大。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朕岂恤此区区小节哉？”夺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科道会鞠，济世辨甚力。刑部尚书励杜讷问：“指使何人？”对曰：“孔、孟。”问：“何故？”曰：“读孔、孟书，当忠谏。见奸弗击，非忠也！”讷上，以济世所言风闻无据，显系听人指使，要结朋党，拟斩。

文镜劾属吏黄振国、邵言纶、汪诚等，李绂讼言其枉，并谓河南诸吏张球最劣，文镜纵弗纠。入对，具为上言之。上先入文镜言，不直绂，而济世罪状文镜又及枉振国、言纶、诚庇球诸事。上召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入见，举前事，谓：“济世言与绂奏一一吻合，今诘济世劾文镜诸事，济世皆茫无凭据，俯首无词，是其受人指使，情弊显见。”命夺济世官，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济世至军，大将军平郡王福彭颇敬礼之，济世讲学著书不稍辍。七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以济世撰《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疏劾，请治罪。上摘“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有“拒谏饰非，拂人之性”语，责济世怨望谤讪，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有陆生楠者，自

举人选授江南吴县知县，引见，上有所诘问，不能对，改授工部主事。复引见，上见其傲慢，以其广西人，疑与济世为党，命夺官发军前，令与济世同效力。生楠撰《通鉴论》十七篇，锡保以为非议时政，别疏论劾。上并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寻议济世诋讟怨望，怙恶不悛，生楠愤懣猖狂，悖逆恣肆，皆於军前正法。上密谕锡保诛生楠，缚济世使视，生楠既就刑，宣旨释之。

济世在戌九年，高宗即位，诏开言路，为建勋将军钦拜草奏，请责成科道严不言之罚，恕妄言之罪，上嘉纳焉。旋召济世还京师，复补江南道御史。济世以所撰《大学注》、《中庸疏》进上，略言：“《大学注》中，九卿、科道所议讽刺三语，臣已改删，惟分章释义，遵古本不遵程、朱，习举业者有成规，讲道学者无厉禁。千虑一得，乞舍其瑕而取其瑜。”得旨严飭，还其书。乾隆二年，济世疏曰：“臣今所言者有二：一曰去邪勿疑，一曰出令勿贰。有罪而复用，如程元章、哈元生者，舆论犹有恕词；至於隆昇，国人皆曰不可，犹未罢斥。不惟不罢斥隆昇而已，如王士俊以加赋为垦荒，肆毒中州，又请为田文镜立贤良祠。皇上既深恶之，乃调回而仍用，逮勘而复赦，乃者清问及之，议者谓将用为藩臬。藩臬总一省刑名钱谷，岂辜恩负罪之督抚所能胜任乎？《易》言涣汗，《礼》称纶綍，信而已矣。今则元年谕旨，二年即废格或改易矣；特谕停止在任守制，近日督抚又渐次请行。天下之大，何患无才？《记》曰‘金革无辟’，又曰‘君子不夺人之亲’，安用此食禄忘亲者为哉？特谕监生准入场不准考职。昨世宗升祔恩诏，监生仍准考职。考职者入仕之门，既准捐

监，又准考职，复开捐例之张本也。即止给虚衔，不准实授，而后命前命相违，亦不宜如此。臣闻不退不远，《大学》所讥，世间君子少、小人多，已败露者不行放流，未败露者益无忌惮。若发号施令，小人得以摇夺，君子无所适从，国事未有不隳者也。”

三年，疏言：“母蒋年七十一，行动艰难，耳目昏愤。臣欲归养，则贫不能供甘旨；欲迎养，则老不能任舟车；欲归省，则往返动经半年。在家不过数月，乍逢又别，既别难逢，慈母之涕泪转添，游子之方寸终乱。臣才不称道府，例又从无自请迁转。乞敕部以州县降授湖南、广东，量予近地，臣得母子聚首，无任哀恳。”上特授济世湖南粮储道。

八年，济世闻衡阳知县李澎征赋纵丁役索浮费，易服伪为乡民纳赋者以往，察得实，善化知县樊德貽与同弊，济世详劾。巡抚许容庇德貽等，以济世荡检逾闲列状入告。上命解任，交总督孙嘉淦会鞫，济世捕衡阳丁役下长沙知府张琳，讞得征收浮费有据。容令岳常澧道仓德代济世，布政使张璨附容指，贻书仓德，令更易长沙府详牒。仓德初官给事中，尝劾济世奏事失仪，至是不直璨所为，发其书上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庇容，寝其事。谕仓德委曲善处，琮咨都察院奏闻。御史胡定纠容挟私诬劾，采湖南民谣，斥容与璨等朋谋倾济世。上命侍郎阿里袞如湖南会嘉淦按治，而仓德以嘉淦寝其事，复揭都察院奏闻。上责嘉淦草率扶同，召还京师、解容、璨任，夺琳、德貽、澎官。阿里袞寻奏济世被诬劾，请复官，容、璨及按察使王玠皆坐夺官，上命并罢嘉淦，而奖仓德及定，调济世驿盐道。

蒋溥代为巡抚，嫌济世密进所著书，斥为离经畔道，上曰：“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置不问。未几，复言其老病，乃命休致。归家居十二年，卒，年六十有八。

陈学海，字志澄，江西永丰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与济世友，授山东恩县知县，行取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文镜劾振国等，上遣侍郎海寿、史貽直往按，请以学海从，得文镜欺罔状，将以实入告，继乃反之，学海争不得。使还，擢御史，尝以语济世，济世用是劾文镜。既谴，学海不自安，次年，以病告。都察院劾伪病，并及与济世交关状，夺官，命与济世同效力军前。雍正七年，召还，授检讨。十一年，卒。

论曰：田文镜与鄂尔泰、李卫同为世宗所激赏。高宗谓三人者文镜为最下，允哉！文镜驭属吏苛急，待士尤虐。绂固以好士得时誉，宜其恶之深，而所争以为枉者，为珽所荐吏。济世又继以为言，世宗疑珽使绂入告，不纳；又嗾济世露章论劾，互相结、务欲倾文镜。狱遂不可解，然终未即诛死。高宗嗣服，诸人皆得湔袪，绂复起，济世亦见用。孰谓世宗严？不肯戮谏臣，固明言之矣。

卷二百九十四

列传八十一

李卫 田文镜 宪德 诺岷
陈时夏 王士俊

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入赘为员外郎，补兵部。康熙五十八年，迁户部郎中。世宗即位，授直隶驿传道，未赴，改云南盐驿道。雍正二年，就迁布政使，命仍管盐务。三年，擢浙江巡抚。四年，命兼理两浙盐政。疏言：“浙江户口繁多，米不敷食。请拨盐政归公银十万，委员赴四川采运减柴，款归司库；有馀，以修理城垣。”卫整理盐政，疏言：“诸场有给丁滩荡者，以丁入地，计亩征收；无给丁滩荡者，暂令各丁如旧输纳。”又言：“浙省私贩出没，以海宁长安镇为适中孔道，请设兵巡隘。”又言：“江南苏、松、常、镇四府例食浙盐，镇江接壤，淮盐偷渡。请敕常镇道及京口将军标副将、城守参将等督饬将吏水陆巡缉。五年，奏修海宁、海盐、萧山、钱塘、仁和诸县境海塘。

寻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奏言：“江、浙界上盗贼藏匿，浙省究出从盗，咨江南震泽县捕治，竟以替身起解。案中诸盗，江南督臣范时绎留以待谳。今察出有举人金士吉等徇庇，当请褫夺，并提江南所留诸盗穷究党羽，剪除巢穴。”得旨嘉奖。温、台接壤，濒海有玉环山，港岙平衍，土性肥饶。前总督满保因地隔海汊，禁民开垦。卫遣吏按行其地，奏

请设同知，置水陆营汛。招民垦田，於本年起科；设灶煎盐，官为收卖；渔舟入海，给牌察验；鱼盐征税，充诸项公用。卫经画浙东诸县水利：鄞县大嵩港溉田数万亩，岁久淤浅，卫令疏浚，筑塘设闸，开支河溉田。镇海灵岩、大丘二乡有浦口通海，旧有闸已圯，卫令修筑。定海多旷土，卫令察丈清理。上虞濒海潮汐没民田，卫为奏请除额；县有夏盖湖，积淤多已成田，卫令察丈，许民承业升科。

上以江南多盗，时绎及巡抚陈时夏非戢盗之才，命苏、松等七府五州盗案，令卫兼领，将吏听节制。时议增筑松江海塘，并以旧塘改土为石，上复以时绎未能董理，令卫勘议。卫诣勘，奏言：“松江海塘已筑二千四百馀丈，未筑者当令仿效海盐旧塘，石塘后附筑土塘，宜一例高厚，岁派员修治。”上从之，仍令卫会时绎、时夏董理。上以卫留心营务，江南军政举劾，复命卫会同考核。寻遣侍郎彭维新等如江南清察诸州县积欠钱粮，亦令卫与闻。七年，加兵部尚书。入觐，遭母丧，命回任守制。寻复加太子少傅。江宁有张云如者，以符咒惑民，卫遣谕察，得其党甘凤池、陆同庵、蔡思济、范龙友等私相煽诱状。八年，卫令游击马空北往捕，时绎故与云如往还，与按察使马世烺庇不遣，贿空北还禀卫。卫疏劾，上遣尚书李永升会鞠，时释夺官，世烺、空北皆坐谴，云如等论斩。九年，疏请改定苏州府营制。

卫在浙江五年，莅政开敏，令行禁止。上以查嗣庭、汪景祺之狱，停浙江人乡会试，卫以文告严督。逾年，与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疏言两浙士子感恩悔过，士风不变，乃命照旧乡会试。上督责各直省清厘仓库亏空、钱粮逋欠，卫召属吏

喻意，簿书、期会、吏事皆中程，民间亦无扰。

十年，召署刑部尚书，授直隶总督，命提督以下并受节制。十一年，疏劾步军统领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上为夺鄂尔奇官，命果亲王及侍郎莽鹄立、海望按治，得实，请罪鄂尔奇。上以鄂尔奇为鄂尔泰弟，曲宥之；奖卫、命议叙。乾隆元年，命兼管直隶总河，裁营田观察使，敕卫核议。卫请以营田交诸州县收管，分辖通永、霸易、天津、清河、大名五道，统率经理。下部如所议。二年，疏发诚亲王府护卫库克与安州民争淤池，赴州嘱托。上保治库克罪，嘉卫执法秉公，赐四团龙补服。三年，疏劾总河朱藻贪劣，藻弟蘅挟制地方官，干预赈事。上命尚书讷亲、孙嘉淦按治，夺藻官，并罪蘅如律。

卫在直隶六年，莅政如在浙江时。屡奏请审正府县疆界，改定营汛，增置将吏。卫尤长於治盗。盗匿山泽间，诃得其踪迹，遣将吏捕治，必尽得乃止。以是所部乃无盗。病作，乞解任，遣御医诊视。卒，赐祭葬，谥敏达。

世宗在藩邸，知卫才，眷遇至厚，然察卫尚气，屡教诫之。其在云南，或有馈於卫，卫又令制“钦用”牌入仪仗。上谕之曰：“闻汝恃能放纵，操守亦不纯。川马骨董，俱当检点。又制‘钦用’牌，是不可以已乎？尔其谨慎，毋忽！”卫奏言：“受恩重，当不避嫌怨。”上又谕之曰：“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汝宜勤修涵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及赴浙江，时河决朱家海，上命中途与河道总督齐苏勒议施工。卫见齐苏勒。决口已合龙，议颇不相协。卫录问答语以闻。会卫族弟怀谨等居乡放纵，卫令淮徐道捕送拘

禁，族人腾谤。卫疏言：“臣开罪范时绎，又与齐苏勒不无芥蒂，皆臣本籍大吏，恐因家事心迹难明。”上谕之曰：“时绎不足论，齐苏勒与有芥蒂，或汝礼貌疏慢所致，咎不在齐苏勒。凡审事办公私最为不易，向日於邻里乡党间先存嫌怨，则又当别论。朕每言公中私、私中公，枢机正在於此。”及在直隶，上复谕之曰：“近有人谓卿任性使气，动辄肆詈。丈夫立身行己，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当时自检点，从容涵养。”

高宗南巡，见西湖花神庙卫自范像并及其妻妾，号“湖山神位”，谕曰：“卫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初非公正纯臣。托名立庙，甚为可异！”命撤像毁之。

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康熙二十二年，以监生授福建长乐县丞，迁山西宁乡知县，再迁直隶易州知州。内擢吏部员外郎，历郎中，授御史。五十五年，命巡视长芦盐政，疏言：“长芦盐引缺额五万七千馀道，商人愿先输课，增复原引。自五十六年为始，在长清等县运行。”得旨：“加引虽可增课，恐於商无益。”下九卿议行。山东巡抚核定题覆如所议。寻擢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命祭告华岳。是岁山西灾，年羹尧入觐，请赈。上谕巡抚德音，德音言无灾。及文镜还，入对，备言山西荒歉状。上嘉其直言无隐，令往山西赈平定等诸州县，即命署山西布政使。

文镜故有吏才，清厘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一新。自是遂受世宗眷遇。二年，调河南，旋命署巡抚。疏请以陈、许、禹、郑、陕、光六州升直隶州。寻命真除。文镜希上指，以

严厉刻深为治，督诸州县清逋赋，避荒田，期会促迫。诸州县稍不中程，谴谪立至。尤恶科目儒缓，小忤意，辄劾罢。疏劾知州黄振国，知县汪诚、邵言纶、关敝等。上遣侍郎海寿、史貽直往按，谴黜如文镜奏。四年，李绂自广西巡抚召授直隶总督，道开封，文镜出迓。绂责文镜不当有意蹂躏读书人，文镜密以闻，并谓绂与振国为同岁生，将为振国报复。绂入对，言振国、诚、言纶被论皆冤抑，知县张球居官最劣，文镜反纵不纠。上先入文镜言，置不问。球先以盗案下部议，文镜引咎论劾。是冬，御史谢济世劾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凡十事，仍及枉振国、言纶、诚，庇球诸事，与绂言悉合。上谓济世与绂为党，有意倾文镜，下诏严诘，夺济世官，遣从军，振国、诚论死，戍言纶、敝於边。振国故蔡珽属吏，既罢官，以珽荐复起。及珽得罪，上益责绂、珽、济世勾结党援，扰国政，诬大臣，命斩振国。

文镜疏请以河南丁银均入地粮，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以雍正五年始。部议从之。五年，疏言黄河盛涨，险工迭出。宜暂用民力，每岁夏至后，将距堤一二里内村庄按户出夫，工急抢护，事竟则散。若非计日可竣者，按名给工食。下部议行。寻授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文镜初隶正蓝旗，命抬入正黄旗。六年，上褒文镜公正廉明，授河南山东总督，谕谓此特因人设官，不为定例。文镜疏言：“两省交界地易藏匪类，捕役越界，奸徒夺犯，每因拒劫，致成人命，彼界有司仍复徇庇。请嗣后越界捕盗，有纵夺徇庇者，许本省督抚移咨会劾。”上从之。文镜先以河南漕船在卫辉水次受兑，道经直隶大名属浚、滑、内黄三县，隔省呼应不灵。请以三

县改归河南。既，又以河南征漕旧例，河北三府起运本色，馀皆征折，在三府采买，偏重累民。请以仪封、考城及新改归河南浚、滑、内黄等五县增运本色。距水次最远灵宝、阌乡二县，减办米数，归五县征输。南阳、汝宁诸府，光、汝诸州，永宁、嵩、庐氏诸县，皆以路远停运，分拨五县协济，按道路远近，石加五分至二钱三分各有差。又疏言：“山东仓库亏空，挪新掩旧。请如河南交代例，知府、直隶州离任，所辖州县仓库，令接任官稽察，如有亏空，责偿其半，方得赴新任。道员离任，所辖府、直隶州仓库亦视此例。”又疏言：“山东钱粮积亏二百馀万，雍正六年钱粮应届全完之限，完不及五分，由於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请敕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参追禁革，毋瞻徇，毋容隐。”上皆用其议。七年，请设青州满洲驻防兵，屯府北东阳城址，下议政王大臣议行。寻加太子太保。疏请以高唐、濮、东平、莒四州升直隶州，改济宁直隶州降隶袁州府。

旋命兼北河总督。是岁山东水灾，河南亦被水，上命蠲免钱粮。文镜奏今年河南被水州县，收成虽不等，实未成灾，士民踊跃输将，特恩蠲免钱粮，请仍照额完兑。部议应加所请，上仍命文镜确察歉收分数，照例蠲免，现兑正粮，作下年正供。九年，谕曰：“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闻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并令侍郎王国栋如河南治赈。文镜以病乞休，命解任还京师。病痊，仍命回任。十年，复以病乞休，允之。旋卒，赐

祭葬，谥端肃。命河南省城立专祠。又以河道总督王士俊疏请，祀河南贤良祠。

高宗即位，尚书史贻直奏言士俊督开垦，开捐输，累民滋甚。上谕曰：“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即加前年匿灾不报，百姓流离，蒙皇考严饬，遣官赈恤，始得安全，此中外所共知者。”并命解士俊任，语详《士俊传》。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河南民怨田文镜，不当入河南贤良祠。上谕曰：“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卫，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雅尔图见朕以卫祀贤良，借文镜之应撤，明卫之不应入。当日王士俊奏请，奉皇考允行，今若撤出，是翻前案矣！”寝雅尔图奏不行。

宪德，西鲁特氏，尚书明安达礼孙也。父善，官头等侍卫。宪德初以荫生授理藩院主事，再迁刑部郎中。雍正四年，授湖北按察使。时布政使张圣弼坐亏空论罪，宪德上官，圣弼诣谒，宪德下诸狱。疏闻，上奖其能执法。寻就迁巡抚。

五年，调四川。张献忠之乱，四川民几尽。乱初定，吴三桂叛，其将吴之茂、王屏藩等入川，与我师久相持，民受其害，土旷人稀。康熙间，休养久，垦辟渐广，经界未正，田粮多不实。巡抚马会伯奏请清丈，以调湖北未行，上以谕宪德。宪德奏：“四川昔年人民稀少，田地荒芜。及至底定，归复祖业，从未经勘丈，故多所隐匿。历年既久，人丁繁衍。奸猾之徒，以界畔无据，遂相争讼。川省词讼，为田土者十居七八，亦非勘丈无以判其曲直。”上复谕川陕总督岳钟琪，奏

与宪德略同，乃下九卿议行。遣给事中高维新、马维翰，御史吴鸣虞、吴涛如四川，会同松茂、建昌、川东、永宁四道分往诸州县丈量：维新永宁道，维翰建昌道，鸣虞松茂道，涛川东道。鸣虞先期示复明旧额，宪德阻止之。他道凡民间屋基、坟墓、界埂、水沟、园林皆不入勘丈，鸣虞独不然，民惊扰，又需索丈费。宪德疏请罢鸣虞，维新事先竟，上令续勘松茂道。涛治事迂钝，维翰事亦竟，宪德请以佐涛。万县民诉涛丈量不公，悬旗聚众，垫江、忠州民亦以为言。维新松茂道事又竟，宪德又疏请罢涛，以维新、维翰分勘川东道。七年十一月，通省勘丈毕。旧册载上、中、下田地都计二十三万馀顷，丈得四十四万馀顷，增出殆及半；而诸土司地纳粮以石计，亦次第具报，视原额加增。户部奏请视丈出田地照则征粮，上谕曰：“从前隐瞒，科则止据实更定，毋追咎。至额粮稍重诸州县，即比照就近适中科则核减，俾纾民力。”宪德奏：“各属征粮科则，轻重悬殊。原重通江诸县，吁请减轻；原轻郫、灌、温江三县，亦据实呈请愿增。臣等拟原重田地，令与接壤地方相等比照科算；原轻田地，亦应按则加增，不致小民偏枯委曲。”於是成都、华阳、新津、郫、温江、长寿诸县俱增上则，灌县增中则，绵州、绥宁改分上、中、下三则，江油增下则，潼川、屏山、雅州、名山、荣经、芦山、峨眉、夹江、通江赋偏重，均视邻县量减，巴县赋最轻，上田不及一分，以地瘠不增，他州县皆仍旧则。其有丈见田少粮多，经原户声请，皆予开除。上命招他省民入川开垦丈增田亩，宪德奏请以丈增地亩分科则编字号，计数均分，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馀丁，增水田十五亩或旱地

二十五亩。丁多不能养赡，临时酌增。或有多馀三五亩，亦一并给垦；畸零不成丘段者，酌量安置，给以照票，并牛种口粮，分年升科。皆下部如所议行。

八年，垫江、忠州民杨成勋等群聚为乱，署川陕总督查郎阿遣兵捕治，在勋自经死。获其徒陈文魁、杨成禄等，得所为怨白，言祸起戊申年奉旨清丈，科派需索累民。查郎阿疏闻，谕曰：“四川清丈之议，始於马会伯，而成於宪德。朕慎选科臣前往料理，诚以剔除积弊，安插善良，并非为加增赋税而起。勘丈造册，各官供应，皆令动帑支給，不使几微烦扰我民。今年事竟，宪德具本代川民谢恩，谓通省士民，咸称清理疆界，使强无兼并，弱无屈抑；又将田不敷粮之户，悉予开除。疆界既已分明，额赋尤为公溥，朕以为经理得宜矣，岂意奸民啸聚，竟以清丈苛虐为言？怨白称奉旨清丈，岂宪德等但以清丈称为奉旨，於前者奏请未晓谕於众耶？陈文魁诉状，并称颂川省上司，是必宪德等沽誉干名，何不将朕德意宣播，而乃蒙混含糊，使奸民得以藉口耶？宪德既称通省士民欢呼感戴，何以尚有陈文魁等暗结邪党、肆行诽谤？可见平日化导未周，董戒不力，令宪德将朕此旨刊布晓谕。”

宪德抚四川七年，屡请更定州县疆界，有所省置，收天全土司改流设州，并升雅州为府隶焉。宪德议开紫古矿厂，会儿斯堡生番入边杀掠商民，上令封闭。宪德以川省米贵，请暂停商贩。逾年岁稔，上令弛禁毋遏余。初上官，以四川驿、盐、茶三政皆属按察使兼领，未足司稽核，请增设驿盐道专司其事，从之。及清丈事将竟，奏言盐、茶积弊，请令清查地亩科道诸员兼司搜查。上谕曰：“川省盐、茶既特设道员，

自有责成，如不能胜任，当予参劾，别择贤能。盐、茶积弊，相沿已久，应从容清理，安可如此严急？奏请搜查，更属谬妄。汝诸事料理过於促迫，不肯实心任事，於此奏毕见，后当深戒。”十一年，宪德奏盐道曹源邠混发引目累商，谕曰：“盐课引务，汝有督率之责。曹源邠果不法，当列款纠参。若止改拨不当，何难商酌更正。今但请敕部察议，将鹾政视如无涉，诚不知汝何意？朕甚鄙汝玷督抚统辖训饬之任也！”

寻召还京，授工部尚书。十二年，调刑部，仍兼工部，署正红旗满洲都统。乾隆元年，命赴泰陵督工。五年，卒。子梦麟，自有传。

诺岷，纳喇氏，满洲正蓝旗人。先世居辉发。祖恩国泰，习汉书，天聪八年举人，直秘书院，授礼部理事官，洊擢尚书。父那敏，官镶黄旗满洲都统。

诺岷，自笔帖式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雍正元年，擢内阁学士，授山西巡抚。各直省征赋，正供外旧有耗羨，数多寡无定。州县以此供上官，给地方公用而私其馀；上官亦往往藉公用，檄州县提解因以自私。康熙间，有议归公者，圣祖虑官俸薄，有司失耗羨，虐取於民，地方公用无从取办，寝其议不行。诺岷至山西，值岁屡歉，仓库多亏空。诺岷察诸州县亏空尤甚者，疏劾夺官，离任勒追；馀州县通行调任，互察仓库；并虑州县不得其人，请敕部选贤能官发山西补用。二年，诺岷疏请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提存司库，以二十万两留补无著亏空，馀分给各官养廉。各官俸外复有养廉自此起。

布政使高成龄奏言：“直省钱粮向有耗羨，百姓既以奉公，

即属朝廷财赋。臣愚以为州县耗羨银两，自当提解司库，凭大吏酌量分给，均得养廉。且通省遇有不得已例外之费，即以是支应。至留补亏空，抚臣诺岷先经奏明，臣请敕下各直省督抚，俱如诺岷所奏，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约计数目先行奏明，岁终将给发养廉、支应公费、留补亏空各若干一一陈奏，则不肖上司不得借名提解，自便其私。”上命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集议，议略谓提解火耗，非经常可久之道，请先於山西试行。上谕曰：“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因通省公费、各官养廉不得不取给於此。朕非不愿天下州县丝毫不取於民，而势有所不能。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州县藉口而肆贪婪，上司瞻徇而为容隐，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削除者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至请先於山西试行，此言尤非。天下事惟有可行不可行两端。譬如治病，漫以药试之，鲜有能愈者。今以山西为试，朕不忍也。提解火耗，原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楚，府库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各省火耗自渐轻以至於尽革，此朕之深愿。各省能行者听，不行者亦不强也。”自后各直省督抚以次奏请视山西成例提解耗羨，上以诺岷首发议，谕奖其通权达变，於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上屡饬各省督察有司，耗羨既归公，不得巧立名目，复有所取於民。给养廉，资公用，尚有所馀，当留备地方公事。河南耗羨馀款最多，特免地丁钱粮四十万，即以所馀抵补。上谕谓此项出自民间，若公用充裕，仍当加恩本地官民，不令归入公帑也。三年，诺岷以病乞假，命回旗调理。

初，贝子允禵以罪徙西宁，道出平定，太监李大成殴诸

生，诺岷按谏，以大成方病，置未深究。上责诺岷瞻徇，命继任巡抚伊都立覆谏，罪大成，夺诺岷官。十二年，卒。

陈时夏，字建长，云南元谋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考授内阁中书。三迁工部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雍正元年，授河南开归道，仍带御史衔。寻奏河北连年歉收，请发帑治赈，蠲免钱粮，上嘉允之。二年，迁湖北按察使，以在开归道任封丘生员罢考，坐不能弹压，夺官。三年，授直隶正定知府。四年，迁长芦盐运使，加布政使衔，署江苏巡抚。疏陈苏、松水利，请发帑兴工。命副都统李淑德、原任山东巡抚陈世倌会勘，议先浚娄江，常熟福山塘、昭文白茆河、太仓七浦河、上海嘉定吴淞江、武进孟渎、德胜新河、丹阳九曲河次第疏治。时夏复疏言江南钱粮，请视直隶、河南正耗统解布政使，督抚以下各给养廉，地方公事用耗银报销，从之。上知时夏有老母，命云南督抚赠资斧，护至苏州，复赐人参。

六年，江苏布政使张坦麟调山东，时夏以坦麟任内钱粮未清，疏请停赴新任；坦麟亦奏时夏令新任布政使赵向奎勒掎交代。上责时夏褊浅，才识不足，不能胜巡抚，命改署山东布政使，即以坦麟署江苏巡抚。是时江苏巡抚所属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积亏地丁钱粮至八百十三万有奇，巡抚张楷请分年带征。及时夏至江苏，催迫促迫，民艰於输纳，事久未竟，上命时夏留江苏会办亏空。时夏请以旧欠均派新粮，分年征收，上谕曰：“旧欠自有本人，舍此不追而均派新粮，是刁民因积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输而倍征。从此人人效尤，谁复输供正赋？且旧欠派入新粮，必致旧欠未

完，新粮又欠。时夏因朕留之在苏，乃欲藉此草率完结。命暂停征比，交新任巡抚尹继善清察。”上又遣侍郎彭维新等佐尹继善察出积欠实一千万有奇，上命以其中侵蚀、包揽四百数十万分十年带征，民欠五百数十万分二十年带征，并令视直隶、河南诸省已行例，每岁带征若干，次年免正赋若干。谕谓“蠲逋赋使顽户偏蒙其泽，不若免新征使众民普受其惠也”。

七年，尹继善劾时夏所举知县蔡益仁贪黷不职，下部议，降调。八年，以母忧归。十二年，诣京师，命以金都御史衔授霸州营田观察使。奏文安、大城两县界内修筑横堤，请於堤东南尚家村建闸，堤内浚河，引子牙河水溉田，仍於北岸多用涵洞，俾水得宣泄。乾隆二年，奏请用区田法，选属吏租民地试行。皆从之。授内阁学士。三年，卒。

王士俊，字灼三，贵州平越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上特命以知州发河南待缺，除许州。田文镜为巡抚，恶以科第起家者，有意督过之，士俊惧将及。文镜增砵地稅，民不堪，士俊具牒爭，冀以是劾罢邀名。布政使杨文乾奇士俊，曲护之。三年，文乾迁广东巡抚，奏以士俊从。四年，题授肇高廉罗道。五年，署巡抚阿克敦察士俊所辖黄江厂稅亏稅銀千餘，疏劾。上諭之曰：“王士俊尚有用，小过犹可諒。当严飭令悛改。”寻召士俊詣京师。士俊发黄江厂庫官为布政使官达索規礼，阿克敦即令官达按鞫。士俊請改員严訊，阿克敦令按察使方愿瑛会鞫。士俊即以阿克敦、官达、方愿瑛朋謀徇私，揭吏部奏聞。会文乾亦以他事劾阿克

敦、官达，上命解官达、愿瑛任，令总督孔毓珣及文乾会鞠，并令士俊署布政使。士俊行至曲江，闻命，还广东上官。会文乾卒，上命傅泰署巡抚，复遣通政便留保等如广东会鞠，阿克敦等皆坐谴。六年，实授广东布政使。九年，擢湖北巡抚。

十年，文镜解任还京师，擢士俊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十一年，疏劾学政俞鸿图纳贿行私，命侍郎陈树萱按鞠，得实，鸿图坐斩。文镜在河南督州县开垦，士俊承其后，督促益加严，又令州县劝民间捐输。高宗即位，户部尚书史贻直奏言：“河南地势平衍，沃野千里，民性纯朴，勤於稼穡，自来无土不耕，其不耕者大都斥卤沙碛之区。臣闻河南各属广行开垦，一县中有报开十顷、十数顷至数十顷者，积算无虑数千百顷，安得荒田如许之多？推求其故，不过督臣授意地方官多报开垦，属吏迎合，指称某处隙地若干、某处旷土若干，造册申报。督臣据其册籍，报多者超迁议叙，报少者严批申饬，或别寻事故，挂之弹章。地方官畏其权势，冀得欢心，讵恤后日官民受累，以致报垦者纷纷。其实所报之地，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萃确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目下行之，不过枉费民力，其害犹小；数年后按亩升科，指斥卤为膏腴，勘石田以上税，小民将有鬻儿卖女以应输将者。又如劝捐，乃不得已之策，今则郡县官长，驱车郭门，手持簿籍，不论盐当绅民，慰以好言，令其登写，旋索赏赍。地方官一年数换，则籍簿一年数更，不惟大拂民心，亦且有损国体。请敕廉明公正大臣前往清察。”上谕曰：“田文镜为总督，苛削严厉，河南民重受其困。士俊接任，不能加意惠养，借垦地之虚名，成累民之实害。河南民风淳朴，竭

蹶以从，甚属可嘉。然先后遭苛政，其情亦至可愍矣！河南仍如旧例，止设巡抚。”以傅德代士俊。士俊至京师，命署兵部侍郎。

乾隆元年，复命署四川巡抚。士俊在河南，上蔡知县贵金马奉檄开垦，迫县民加报地亩钱粮，武生王作孚等诣县辨诉。贵金马以聚众哄堂揭士俊，士俊谕定讞毋及开垦，妄坐作孚等勒减盐价，拟斩。傅德疏劾，下部议，士俊当夺官，上命仍留任。

士俊密疏陈时政，略言：“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传之天下，甚骇听闻。”又言大学士不宜兼部，又言各部治事，私揣某省督抚正在褒嘉，其事宜准；某省督抚方被诘责，其事宜驳。不论事理当否，专以逢合为心。又言廷臣保举，率多徇情，甚或藉以索贿。上览奏，怒甚，发王大臣公阅。御史舒赫德因劾：“士俊奸顽刻薄，中外共知。其为河南总督，勒令州县虚报垦荒，苦累小民。近日巡抚傅德论劾，外间传说士俊已命逮治，皇上犹冀其改恶向善，曲赐矜全。乃士俊丧心病狂，妄发悖论，请明正其罪。”上召王、大臣、九卿等谕之曰：“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记》：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尧因四岳之言而用鲧，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至舜而后殛鲧。当日用鲧者尧，诛鲧者舜，岂得谓舜翻尧案乎？皇考即位之初，承圣祖深仁厚泽，休养生息，物炽而丰；皇考加意振饬，使纪纲整齐，此因势利导之方，正继志述事之善。迨雍正九年以来，人心已知法度，吏治已渐澄清，又未尝不敦崇宽简，相安乐易。朕缵承丕绪，

泣奉遗诏，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凡用人行政，兢兢焉以皇考诚民育物之心为心，以皇考执两用中之政为政。盖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初无丝毫间别。今王士俊誉为翻驳前案，是诚何心？朕躬有阙失，惟恐诸臣不肯尽言；至事关皇考，而妄指前猷，谓有意更张，实朕所不忍闻。至谓大学士不宜兼部，大学士兼部正皇考成宪，士俊欲朕改之，是又导朕以翻案也，彼不过为大学士鄂尔泰而发。士俊河南垦荒，市兴利之善名，行剥民之虐政，使败露於皇考时，岂能宽宥？彼欲掩饰从前之罪，且中伤与己不合之人，其机诈不可胜诘。至谓部件题驳，怀挟私心，保举徇情，夤缘贿嘱，诸臣有则痛自湔除，无则益加龟勉，毋为士俊所讪笑，以全朕委任简用之体可也。”解士俊任，逮下刑部，王大臣等会鞫，请用大不敬律拟斩立决，命改监候。二年，释为民，遣还里。

六年，以争占瓮安县民罗氏墓地，纵仆殴民，民自经死，民子走京师叩阍。命副都御史仲永檀如贵州，会总督张广泗鞫，得实，论罪如律。二十一年，卒。

论曰：世宗以综核名实督天下，肃吏治，严盗课，实仓库，清逋赋，行勘丈，垦荒土，提耗羨。此其大端也。卫、文镜受上眷最厚，卫以敏集事，文镜以骄府怨；然当时谓卫、文镜所部无盗贼，斯亦甚难能矣。勘丈激乱，四川为最著；耗羨归公，山西为最先；田赋悬逋，江苏为最巨；开垦害民，河南为最剧。世宗亲决庶政，不归罪臣下，故诺岷蒙褒，而宪德不尸其咎，时夏才短，事未克竟，亦不深责也。士俊及高宗初政，继而犹用，乃创翻案之说，欲以荧主听，钳朝议。心

险而术浅，其得谴宜哉。

卷二百九十五

列传八十二

隆科多 年羹尧胡期恒

隆科多，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子，孝懿仁皇后弟也。康熙二十七年，授一等侍卫，擢銓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四十四年，以所属人违法，上责隆科多不实心任事，罢副都统、銓仪使，在一等侍卫上行走。五十年，授步军统领。五十九年，擢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六十一年十一月，圣祖大渐，召受顾命。世宗即位，命与大学士马齐总理事务，袭一等公，授吏部尚书。旋以总理事务劳，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自侍卫授銓仪使。雍正元年，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二年，兼领理藩院事。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并充总裁，监修《明史》。复与羹尧同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辮。

三年，解步军统领。玉柱以行止甚劣，夺官，交隆科多管束。羹尧得罪，上以都统范时捷疏劾欺罔贪婪诸状，及妄劾道员金南瑛等，并下吏部议处。上谕曰：“前以隆科多、年羹尧颇著勤劳，予以异数，乃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缴上所赐四团龙补服，并不得复用双眼花翎、黄带、紫辮。及议上，以时捷劾，请罢羹尧任；以妄劾南瑛，请严加治罪。上

以前议徇庇，后议复过当，责隆科多有意扰乱，削太保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等处修城垦地，谕曰：“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向日明珠、索额图结党行私，圣祖解其要职，置之闲散，何尝更加信用？隆科多、年羹尧若不知恐惧，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万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辙不可屡蹈，各宜警惧，毋自干诛灭。”四年，隆科多家仆牛伦挟势索贿，事发，逮下法司，鞫得隆科多受羹尧及总督赵世显、满保，巡抚甘国璧、苏克济贿。谏上，上命斩伦，罢隆科多尚书，令料理阿尔泰等路边疆事务。寻命勘议俄罗斯边界。

初，隆科多与阿灵阿、揆叙相党附，既又与羹尧交结。至是，上尽发阿灵阿、揆叙及羹尧罪状，宣示中外。又侍郎查嗣庭为隆科多所荐，坐悖逆诛死，上诘隆科多，隆科多不以实对。五年，宗人府复奏劾辅国公阿布兰以玉牒畀隆科多藏於家，阿布兰坐夺爵幽禁。上命夺隆科多爵，召还京，命王大臣会鞫。以圣祖升遐，隆科多未在上前，妄言身藏匕首以防不测；又自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上躬祀坛庙，妄谓防刺客，令於案下搜查；上谒陵，妄奏“诸王心变”。具狱辞：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乱朝政之罪三，党奸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贪婪之罪十六，凡四十一款，当斩，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上谕曰：“隆科多罪不容诛，但皇考升遐，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以罪诛，朕心有所不忍，可免其正法，於畅春园外筑屋三楹，永远禁锢；妻子免入辛者库，岳兴阿夺官，玉柱发黑龙江。”六

年六月，隆科多死於禁所，赐金治丧。

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父遐龄，自笔帖式授兵部主事，再迁刑部郎中。康熙二十二年，授河南道御史。四迁工部侍郎，出为湖广巡抚。湖北武昌等七府岁征匠役班价银千馀，户绝额缺，为官民累。遐龄请归地丁征收，下部议，从之。疏劾黄梅知县李锦亏赋，夺官。锦清廉得民，民争完逋赋，诸生吴士光等聚众闭城留锦。事闻，上命调锦直隶，士光等发奉天，遐龄与总督郭琇俱降级留任。四十三年，遐龄以病乞休。

羹尧，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迭充四川、广东乡试考官，累迁内阁学士。四十八年，擢四川巡抚。四十九年，韩伟生番罗都等掠宁番卫，戕游击周玉麟。上命羹尧与提督岳升龙剿抚。升龙率兵讨之，擒罗都，羹尧至平番卫，闻罗都已擒，引还。川陕总督音泰疏劾，部议当夺官，上命留任。五十六年，越嵩卫属番与普雄土千户那交等为乱，羹尧遣游击张玉剿平之。

是岁，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卜袭西藏，戕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黄胜关，兵哗，引还。羹尧遣参将杨尽信抚谕之，密奏泰失兵心，不可用，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上嘉其实心任事，遣都统法喇率兵赴四川助剿。五十七年，羹尧令护军统领温普进驻裹塘，增设打箭炉至裹塘驿站，寻请增设四川驻防兵，皆允之。上嘉羹尧治事明敏，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五十八年，羹尧以敌情叵测，请赴藏为备。廷议以松潘诸路军事重要，令羹尧毋

率兵出边，檄法喇进师。法喇率副将岳钟琪抚定裹塘、巴塘。夔尧亦遣知府迟维德招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目，因请召法喇师还，从之。

五十九年，上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兵自青海入西藏，授夔尧定西将军印，自拉里会师，并谘夔尧孰可署总督者。夔尧言一时不得其人，请以将军印畀护军统领噶尔弼，而移法喇军驻打箭炉，上用其议。巴塘、裹塘本云南丽江土府属地，既抚定，云贵总督蒋陈锡请仍隶丽江土知府木兴；夔尧言二地为入藏运粮要路，宜属四川，从之。兴率兵往收地，至喇皮，击杀番酋巴桑，夔尧疏劾。上命逮兴，囚云南省城。八月，噶尔弼、延信两军先后入西藏，策凌敦多卜败走，西藏平。上谕夔尧护凯旋诸军入边，召法喇还京师。

夔尧寻遣兵抚定裹塘属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属桑阿坝、林卡石诸生番。六十年，入觐，命兼理四川陕西总督，辞，还镇，赐弓矢。上命噶尔弼率兵驻守西藏，行次泸定桥，噶尔弼病不能行，夔尧以闻。上命公策旺诺尔布署将军，额驸阿宝、都统武格参赞军务，驻西藏。青海索罗木之西有郭罗克上中下三部，为唐古特种人，屡出肆掠。阿宝以闻，上令夔尧与钟琪度形势，策进讨。夔尧疏言：“郭罗克有隘口三，悉险峻，宜步不宜骑。若多调兵，塞上传闻，使贼得为备，不如以番攻番。臣素知瓦斯、杂谷诸土司亦憾郭罗克肆恶，愿出兵助剿。臣已移钟琪令速赴松潘，出塞督士兵进剿。”寻，钟琪督兵击败郭罗克，下番寨四十馀，获其渠，馀众悉降。

六十一年，夔尧密疏言：“西藏喇嘛楚尔齐木臧布及知府石如金呈策旺诺尔布委靡，副都统常龄、侍读学士满都、员

外郎巴特玛等任意生事，致在藏官兵不睦。”因请撤驻藏官兵。下廷臣议，以夔尧擅议撤兵，请下部严议，上原之，命召满都、巴特玛、石如金、楚尔齐木臧布等来京师，遣四川巡抚色尔图、陕西布政使塔琳赴西藏，佐策旺诺尔布驻守。

自军兴，陕西州县馈运供亿，库帑多亏缺。夔尧累疏论劾州县吏，严督追偿。陕西巡抚噶什图密奏亏项不能速完，又与夔尧请加征火耗垫补。上谕曰：“各省钱粮皆有亏空，陕西尤甚。盖自用兵以来，师所经行，资助马匹、盘费、衣服、食物，仓卒无可措办，势必挪用库帑。及撤兵时亦然。即如自藏回京，将军以至士卒，途中所得，反多於正项。各官费用，动至万金，但知取用，不问其出自何项也。夔尧等欲追亏项以充兵饷，追比不得，又议加征火耗。火耗止可议减，岂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从未加征火耗。今若听其加派，必致与正项一例催征，肆无忌惮矣。著传旨申饬。”命发帑银五十万送陕西资饷。

世宗既位，召抚远大将军允禩还京师，命夔尧管理大将军印务。雍正元年，授夔尧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加遐龄尚书衔。寻又加夔尧太保。诏撤西藏驻防官军。夔尧疏陈边防诸事，请於打箭炉边外中渡河口筑土城，移岚州守备驻守；大河南保县，移威茂营千总驻守；越嶲卫地方寥阔，蛮、僰出没，改设游击，增兵驻守；松潘边外诸番，阿树为最要，给长官司职衔；大金川土目莎罗奔从征羊峒有功，给安抚司职衔；乌蒙蛮目达木等凶暴，土舍禄鼎坤等请擒献，俟其至，给土职，分辖其地。下部议，从之。论平西藏功，以夔尧运粮守隘，封三等公，世袭。

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为顾实汗孙，纠诸台吉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等，劫亲王察罕丹津叛，掠青海诸部。上命夔尧进讨，谕抚远大将军延信及防边理饷诸大臣，四川、陕西、云南督、抚、提、镇，军事皆告夔尧。十月，夔尧率师自甘州至西宁，改延信平逆将军，解抚远大将军印授夔尧，尽护诸军。夔尧请以前锋统领素丹、提督岳钟琪为参赞大臣，从之。论平郭罗克功，进公爵二等。

夔尧初至西宁，师未集，罗卜藏丹津闻知之，乃入寇，悉破傍城诸堡，移兵向城。夔尧率左右数十人坐城楼不动，罗卜藏丹津稍引退，围南堡。夔尧令兵斫贼垒，敌知兵少，不为备，驱桌子山土番当前队；炮发，土番死者无算。钟琪兵至，直攻敌营，罗卜藏丹津败奔，师从之，大溃，仅率百人遁走。夔尧乃部署诸军，令总兵官周瑛率兵截敌走西藏路，都统穆森驻吐鲁番，副将军阿喇纳出噶斯，暂驻布隆吉尔，又遣参将孙继宗将二千人与阿喇纳师会。敌侵镇海堡，都统武格赴援，敌围堡，战六昼夜，参将宋可进等赴援，敌败走，斩六百馀级，获多巴囊素阿旺丹津。罗卜藏丹津攻西宁南川口，师保申中堡。敌围堡，堡内囊素与敌通，欲凿墙面入。守备马有仁等力御，可进等赴援，夹击，敌败走，诸囊素助敌者皆杀之。夔尧先后疏闻，并请副都统花色等将鄂尔多斯兵，副都统查克丹等将归化土默特兵，总兵马觐伯将大同镇兵，会甘州助战，从之。

西宁北川、上下北塔蒙回诸众将起应罗卜藏丹津，夔尧遣千总马忠孝抚定下北塔三十馀庄。上北塔未服，忠孝率兵往剿，擒戮其渠，馀众悉降。察罕丹津走河州，罗卜藏丹津

欲劫以去。夔尧令移察罕丹津及其族属入居兰州。青海台吉索诺木达什为罗卜藏丹津诱擒，脱出来归，夔尧奏闻，命封贝子，令夔尧抚慰。敌掠新城堡，夔尧令西宁总兵黄喜林等往剿，斩千五百馀级，擒其渠七，得器械、驼马、牛羊无算。以天寒，夔尧令引师还西宁。

寻策来岁进兵，疏：“请选陕西督标西安、固原、宁夏、四川、大同、榆林绿旗兵及蒙古兵万九千人，令钟琪等分将，出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道进讨，分兵留守西宁、甘州、布隆吉尔，并驻防永昌、巴塘、裹塘、黄胜关、察木多诸隘。军中马不足，请发太仆寺上都打布孙脑儿孳生马三千，巴尔库尔驼一千，仍於甘、凉增买千五百。粮米，臣已在西安预买六万石。军中重火器，请发景山所制火药一百驼，驼以一百八十斤计。”下廷议，悉如所请，马加发千，火药加发倍所请。

察罕丹津属部杀罗卜藏丹津守者来归，夔尧宣上指，安置四川边外。墨尔根戴青拉查卜与罗卜藏丹津合力劫察罕丹津，其子察罕喇卜坦等来归，夔尧令招拉查卜内附。又有堪布诺门汗，察罕丹津从子也，为塔儿寺喇嘛，叛从敌，纠众拒战，至是亦来归。夔尧数其罪，斩之。罗止藏丹津侵布隆吉尔，继宗与副将潘之善击败之。西宁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屡出为盗，夔尧招三部内附。馀部行掠如故，呈库、沃尔贾二部尤暴戾。夔尧令钟琪率瓦斯、杂谷二土司兵至归德堡，抚定上下寺东策布，督兵进歼呈库部众，擒戮沃尔贾部酋，馀并乞降。

二年，上以罗卜藏丹津负国，叛不可宥，授钟琪奋威将

军，趣羹尧进兵。西宁东北郭隆寺喇嘛应罗卜藏丹津为乱，羹尧令钟琪及素丹等督兵讨之，贼屯哈拉直沟以拒。帅奋入，度岭三，毁寨十。可进、喜林及总兵武正安皆有斩馘，复毁寨七，焚所居室。至寺外，贼伏山谷间，聚薪纵火，贼歼焉，杀贼六千馀，毁寺，诛其渠。青海贝勒罗卜藏察罕、贝子济克济札布、台吉滚布色卜腾纳汉将母妻诣羹尧请内属，羹尧予以茶叶、大麦，令分居边上。羹尧遣钟琪、正安、喜林、可进及侍卫达鼐，副将王嵩、纪成斌将六千人深入，留素丹西宁佐治事。

二月，钟琪师进次伊克喀尔吉，搜山，获阿尔布坦温布，喜林亦得其酋巴珠尔阿喇布坦等。师复进，羹尧诃知阿冈都番助敌，别遣凉庄道蒋洞等督兵攻之，戮其囊素。反击破石门寺喇嘛，杀六百余人，焚其寺。钟琪师复进次席尔哈罗色，遣兵攻噶斯，逐吹拉克诺木齐。三月，钟琪师复进次布尔哈屯。罗卜藏丹津所居地曰额母讷布隆吉，钟琪督兵直入，分兵北防柴旦木，断往噶斯道。罗卜藏丹津走乌兰穆和儿，复走柴旦木，师从之，获其母阿尔太哈屯及其戚属等，并男妇、牛羊、驼马无算。分兵攻乌兰白克，获吹拉克诺木齐及助乱八台吉。时藏巴扎布已先就擒，罗卜藏丹津以二百余人遁走。青海部落悉平。论功，进羹尧爵一等，别授精奇尼哈番，令其子斌袭，封遐龄如羹尧爵，加太傅；并授素丹、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喜林二等阿达哈哈番，按察使王景灏及达鼐、瑛、嵩、成斌拜他喇布勒哈番，提督郝玉麟及正安拖沙喇哈番。

阿拉布坦苏巴泰等截路行劫，羹尧令继宗往剿，逐至推墨尔，阿拉布坦苏巴泰将妻子遁走。成斌等搜戮馀贼至梭罗

木，击斩堪布夹木灿垂扎木素。夔尧遣达鼐及成斌攻布哈色布苏，获台吉阿布济车陈；又遣副将岳超龙讨平河州塞外铁布等七十八寨，杀二千一百余人，得人口、牲畜无算。夔尧执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槛送京师。上祭告庙、社、景陵，御午门受俘。夔尧策防边诸事，以策妄阿喇布坦遣使乞降，请罢北征师，分驻巴里坤、吐鲁番、哈密城、布隆吉尔驻兵守焉，辖以总兵，每营拨馀丁屯赤金卫、柳沟所垦田；设同知理民事，卫守备理屯粮，游牧蒙古令分居布隆吉尔迤南山中。宁夏边外阿拉善以满洲兵驻防。上悉从所请。

庄浪边外谢尔苏部土番据桌子、棋子二山为巢，皆穴地而居，官军驻其地，奴使之；兵或纵掠，番御之，尽歼，置不问，番始横。凉州南崇寺沙马拉木扎木巴等掠新城张义诸堡。又有郭隆寺逸出喇嘛，与西宁纳朱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诸番相结，纠谢尔苏部土番谋为乱。夔尧遣钟琪等督兵讨之，纳朱公寺喇嘛降。师进次朝天堂，遣成斌、喜林及副将张玉等四道攻加尔多寺，杀数百人，馀众多入水死，焚其寺。游击马忠孝、王大勋战和石沟，王序吉、范世雄战石门口，洞战喜逢堡，苏丹师次旁伯拉夏口，土番伪降，诃之，方置伏，纵兵击之，所杀伤甚众。洞搜剿棋子山，逐贼巴洞沟，土司鲁华龄逐贼天王沟，先密寺喇嘛缚其渠阿旺策凌以献。师入，转战五十馀日，杀土番殆尽。夔尧以先密寺喇嘛反覆不常，并焚其寺，徙其众加尔多寺外桌子山：馀众降，夔尧令隶华龄受约束。

条上青海善后诸事，请以青海诸部编置佐领。三年一入

贡，开市那拉萨拉。陕西、云南、四川三省边外诸番，增设卫所抚治。诸庙不得过二百楹，喇嘛不得过三百。西宁北川边外筑边墙，建城堡。大通河设总兵，盐池、保安堡及打箭炉外木雅吉达、巴塘、裹塘诸路皆设兵。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罪当遣者，往大通河、布隆吉尔屯田；而令钟琪将四千人驻西宁，抚绥诸番。下王大臣议行。十月，夔尧入觐，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辮、金币。叙功，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令其子富袭。

夔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在边，蒙古诸王公见必跪，额驸阿宝入谒亦如之。尝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灏可大用，劾四川巡抚蔡珽逮治，上即以授景灏，又擢期恒甘肃巡抚。夔尧仆桑成鼎、魏之耀皆以从军屡擢，成鼎布政使，之耀副将。夔尧请发将吏数十从军，上许之。觐还，即劾罢驿道金南瑛等，而请以从军主事丁松署粮道。上责夔尧题奏错误，命期恒率所劾官吏诣京师。三年正月，珽逮至，上召入见，备言夔尧暴贪诬陷状，上特宥珽罪。

二月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夔尧疏贺，用“夕惕朝乾”语，上怒，责夔尧有意倒置，谕曰：“夔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夔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会期恒至，入见，上以奏对悖谬，夺官。上命更定打箭炉外增汰官兵诸事，不用夔尧议。四月，上谕曰：“夔尧举劾失当，遣将士筑城南坪，不惜番民，致惊惶生事，反以降番复叛具

奏。青海蒙古饥谨，匿不上闻。怠玩昏愆，不可复任总督，改授杭州将军。”而以钟琪署总督，命上抚远大将军印。夔尧既受代，疏言：“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於仪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上益怒，促夔尧赴任。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前山西巡抚范时捷、川陕总督岳钟琪、河南巡抚田文镜、侍郎黄炳、鸿胪少卿单畴书、原任直隶巡抚赵之垣交章发夔尧罪状，侍郎史贻直、高其佩赴山西按时捷劾夔尧遣兵围邠阳民堡杀戮无辜，亦以谏辞入奏，上命分案议罪。罢夔尧将军，授闲散章京，自二等公递降至拜他喇布勒哈番，乃尽削夔尧职。

十二月，逮至京师，下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鞫。是月甲戌，具狱辞：夔尧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黷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凡九十二款，当大辟，亲属缘坐。上谕曰：“夔尧谋逆虽实，而事迹未著，朕念青海之功，不忍加极刑。”遣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步军统领阿齐图赍诏谕夔尧狱中令自裁。遐龄及夔尧兄希尧夺官，免其罪；斩其子富；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极边。夔尧幕客邹鲁、汪景祺先后皆坐斩，亲属给披甲为奴。又有静一道人者，四川巡抚宪德捕送京师，亦诛死。五年，赦夔尧诸子，交遐龄管束。遐龄旋卒，还原职，赐祭。

希尧，初自笔帖式累擢工部侍郎。既，夺官，复起内务府总管，命榷税淮安，加左都御史。十三年，为江苏巡抚高其倬劾罢。乾隆三年，卒。

胡期恒，字元方，湖广武陵人。祖统虞，明崇祯末进士。

国初授检讨，官至秘书院学士。父献征，自荫生授都察院经历，官至湖北布政使。期恒，康熙四十四年举人。献征与遐龄支，欢若弟昆，期恒少从羹尧游。上南巡，献诗，授翰林院典籍。出为夔州通判，有恩信，民为建生祠。羹尧为巡抚，荐期恒，迁夔州知府，再迁川东道。羹尧兼督陕西，复荐迁陕西布政使。期恒通晓朝章国故，才敏，善理繁剧，羹尧深倚之。羹尧挟贵而骄，惟期恒能以微言救其失。羹尧奴辱咸阳知县，期恒执而杖之，自是诸奴稍敛戢。尝讽羹尧善持盈，羹尧勿能用。及羹尧败，诸为羹尧引进者，争劾羹尧以自解；期恒惟引咎，终不言羹尧，乃下狱颂系。至高宗即位，始得释。侨居江南，久之，卒。

论曰：雍正初，隆科多以贵戚，年羹尧以战多，内外夹辅为重臣。乃不旋踵，幽囚诛夷，亡也忽诸。当其贵盛侈汰，隆科多恃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羹尧自代允禩为大将军，师所向有功。方且凭藉权势，无复顾忌，即於覆灭而不自忧。臣罔作威福，古圣所诫，可不谨欤！

卷二百九十六

列传八十三

岳钟琪季父超龙 超龙子钟璜 钟琪子浚
策棱子成衮扎布 车布登扎布

岳钟琪，字东美，四川成都人。父升龙，初入伍，授永

泰营千总。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永泰营游击许忠臣受三桂札。升龙使诣提督张勇告变，密结兵民，执忠臣杀之。十四年，从西宁总兵王进宝克兰州，先登被创，迁庄浪守备；从克临洮，平关陇，加都督僉事衔。累擢天津总兵。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升龙将三百骑护粮。上命升龙及马进良、白斌，副将以次有违令退怯者，得斩之乃闻。昭莫多之捷，授拖沙喇哈番，擢四川提督。初，西藏营官入驻打箭炉，上使勘界。四川巡抚于养志言营官司贸易，不与地方事。居数年，营官喋吧昌侧集烈发兵据泸河东诸堡，升龙以五百人防化林营。养志反劾升龙擅发兵，升龙亦讦养志。上使勘讞，养志坐斩，升龙亦夺官。喋吧昌侧集烈击杀明正土司蛇蜡喳吧，伤官兵，提督唐希顺讨之，上命升龙从军。事定，希顺以病解任，仍授升龙提督。四十九年，乞休。升龙本贯甘肃临洮，以母年逾九十，乞入籍四川，许之。逾二年，卒。雍正四年，追谥敏肃。

钟琪，初入贵为同知。从军，请改武职，上命以游击发四川，旋授松潘镇中军游击。再迁四川永宁协副将。五十八年，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卜袭西藏，都统法喇督兵出打箭炉，抚定裹塘、巴塘。檄钟琪前驱，至裹塘，第巴不受命，诛之。巴塘第巴惧，献户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目皆顺命。五十九年，定西将军噶尔弼师自拉里入，仍令钟琪前驱。钟琪次察木多，选军中通西藏语者三十人，更衣间行至洛隆宗，斩准噶尔使人，番众惊，请降。噶尔弼至军，用钟琪策，招西藏公布，以二千人出降。钟琪遂督兵渡江，直薄拉萨，大破西藏兵，擒喇嘛为内应者四百余人。策

凌敦多卜败走，西藏平。六十年，师还，授左都督，擢四川提督，赐孔雀翎。命讨郭罗克番部，钟琪率师并督瓦斯、杂谷诸土司兵自松潘出边。郭罗克番兵千馀出拒，钟琪击破之，取下郭罗克吉宜卡等二十一寨，歼其众。乘夜督兵进至中郭罗克纳务寨，番兵出拒，钟琪奋击，未终日，连克十九寨，斩三百馀级，获其渠骏他尔喀索布六戈。复督兵进攻上郭罗克押六寨，番目旦增缚首恶假磕等二十二人以降。郭罗克三部悉定，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六十一年，讨平羊峒番，於其地设南坪营。

雍正元年，师讨青海，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请以钟琪参赞军事。钟琪将六千人出归德堡，抚定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诸番部。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屡盗边，而呈库、活尔贾二部尤横。钟琪移师深入捣其巢，尽平之。二年，授奋威将军，趣进兵。郭隆寺喇嘛应罗卜藏丹津为乱，钟琪会诸军合击，歼其众，毁寺，擒戮其渠达克玛胡土史图。罗卜藏丹津居额穆纳布萨吉尔，其大酋阿尔布坦温布、吹拉克诺木齐分屯诸隘，钟琪与诸将分道入。钟琪及侍卫达鼐出南路，总兵武正安出北路，黄喜林、宋可进出中路，副将王嵩、纪成斌搜山。师进至哈喇乌苏，方黎明，番众未起，即纵击，斩千馀人，番众惊走，逐之，一昼夜至伊克喀尔吉，获阿尔布坦温布。复进次席尔哈罗色，遣兵攻噶斯；复进次布尔哈屯，薄额穆纳布隆吉尔，罗卜藏丹津西窜，钟琪逐之，一昼夜驰三百里。其酋彭错等来降，钟琪令守备刘廷言监以前驱，钟琪继其后。其酋吹因来降，言罗卜藏丹津所在距师百五六十里。钟琪令暂休，薄暮复进，黎明至其地。罗卜藏丹津之众方散就水草，即

纵击，大破之，擒诸台吉，并罗卜藏丹津母阿尔泰哈屯及女弟阿宝，罗卜藏丹津易妇人服以遁。廷言等亦得吹拉克诺木齐等。钟琪复进至桑驼海，不见虏乃还。出师十五日，斩八万馀级。大酋助罗卜藏丹津为乱者皆就擒。青海平，上授钟琪三等公，赐黄带。

庄浪边外谢尔苏部土番据桌子、棋子二山为乱，纳朱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诸番与相纠合。夔尧遣钟琪等督兵分十一路进剿，凡五十馀日，悉讨平之。命兼甘肃提督。三年，复命兼甘肃巡抚。四月，解夔尧兵柄，改授杭州将军，命钟琪亦上奋威将军印，署川陕总督，尽护诸军。河州、松潘旧为青海蒙古互市地，夔尧奏移於那喇萨喇。钟琪奏言青海部长察罕丹津等部落居黄河东，请仍於河州、松潘互市。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部落居黄河西，请移市西宁塞外丹噶尔寺。蒙古生业，全资牲畜，请六月后不时交易。四川杂谷、金川、沃日诸土司争界，夔尧令金川割美同等寨界沃日，致仇杀不已。钟琪奏请还金川，而以龙堡三歌地予沃日，上皆许之。

寻真除川陕总督。疏言：“土司承袭，文武吏往往索费，封其印数年不与，致番目专恣仇杀。请定限半年，仍令应袭者先行署理。土司有外支循谨能治事者，许土官详督抚给职衔，分辖其地，多三之一，少五之一，使势相维、情相安。”入覲，加兵部尚书衔。疏言：“察木多外鲁隆宗察哇、坐尔刚、桑噶、吹宗、衮卓诸部，距打箭炉远，不便遥制。请宣谕达赖喇嘛，令辖其地。中甸、裏塘、巴塘及得尔格特、瓦舒霍耳诸地，并归内地土司。”又言：“巴塘隶四川，中甸隶云南，

而巴塘所属木咱尔、祁宗、拉普、维西诸地逼近中甸，总会於阿墩子，实中甸门户。请改隶云南，与四川裹塘、打箭炉互为犄角。”下王大臣议，如所请。四年春，请选西安满洲兵千人驻潼关。冬，请以陕、甘两省丁银摊入地亩征收，自雍正五年始，著为定例。逾年，复疏言甘属河东粮轻丁多，河西粮多丁少，请将二属各自均派：河东丁随粮办，河西粮照丁摊。下部议行。四川乌蒙土知府禄万钟扰云南东川，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及建昌属冕山、凉山诸苗助为乱。上命钟琪与云贵总督鄂尔泰会师讨之。五年春，擒万钟，庆侯亦降。乌蒙、镇雄皆改土归流。冕山、凉山亦以次底定。

钟琪督三省天下劲兵处，疑忌众。成都讹言钟琪将反，钟琪疏闻，上谕曰：“数年以来，谗钟琪者不止谤书一筐，甚且谓钟琪为岳飞裔，欲报宋、金之仇。钟琪懋著勋劳，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受圣祖六十馀年厚泽，尊君亲上，众共闻知。今此造言之人，不但谤大臣，并诬川、陕军民以大逆。命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严鞫。”寻奏湖广人庐宗寄居四川，因私事造蜚语，无主使者，论斩。

六年，疏请以建昌属河西、宁番两土司及阿都、阿史、纽结、歪溪诸地改土归流，河东宣慰司以其地之半改隶流官，升建昌为府，领三县，并厘定营汛职制，及善后诸事。下部议，如所请。定新设府曰宁远，县曰西昌、冕宁、盐源，又请改岷州两土司归流。寻分疏请升四川达州，陕西秦、阶二县为直隶州。七年，又分疏请升甘肃肃州为直隶州，陕西子午谷隘口增防守官兵，裹塘、巴塘诸地，置宣抚、安抚诸司至千百户，视流官例题补。俱议行。雷波士司为乱，遣兵讨平之。

靖州诸生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钟琪，劝使反。钟琪与设誓，具得静始末，疏闻。上褒钟琪忠，遣侍郎杭奕禄等至湖南逮鞠治，语详《杭奕禄传》。

罗卜藏丹津之败也，走投准噶尔，其酋策妄阿喇布坦纳之。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立，数侵掠喀尔喀诸部。上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山，出北路；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西路：讨之。加钟琪少保，以四川提督纪成斌等参赞军务。钟琪率师至巴里坤，筑东西二城备储胥，简卒伍为深入计。八年五月，召钟琪及傅尔丹诣京师授方略，钟琪请以成斌护大将军印。科舍图岭者，界巴密、巴里坤间，钟琪设牧厂於此。准噶尔闻钟琪方入觐，乘间以二万馀人入犯，尽驱驼马去。成斌使副参领查廩以万人护牧厂，寇至不能御，走过总兵曹勦垒呼救；勦以轻骑往赴，战败亦走。总兵樊廷及副将冶大雄等将二千人转战七昼夜。总兵张元佐督所部夹击，拔出两卡伦官兵，还所掠驼马强半。成斌欲罪查廩，既而释之，以捷闻。上已遣钟琪还镇，上谓当於卡伦外筑城驻兵，出游兵击敌，俾不敢深入，令钟琪详议。寻谕奖廷、大雄、元佐功，赐金予世职，遣内务府总管鄂善赍银十万犒师。立祠安西，祀阵亡将士。上以酒三爵遥酹，亦俾鄂善赍往设祭。

九年春，钟琪请移兵驻吐鲁番、巴尔库尔，为深入计。上谕曰：“钟琪前既轻言长驱直入，又为敌盗驼马，既耻且愤，必欲进剿，直捣巢穴，能必胜乎？”九年正月，钟琪部兵有自敌中脱归者，言噶尔丹策零将移驻哈喇沙尔，以大队赴西路，而令其将小策零敦多卜犯北路。钟琪以闻，并言敌将自吐鲁

番侵哈密，扰安西、肃州边界。我军众寡莫敌，当持重坚壁固守，告北路遣兵应援，并调兵自无克克岭三面夹击。上谕曰：“前以钟琪军寡，谕令持重坚守，今已有二万九千人。樊廷马步二千，敌彼二万，转战七昼夜，犹足相当。乃以二万九千人而云众寡莫敌，何懦怯至此？且前欲直捣伊犁，岂有贼至数百里内转坚壁而不出乎？贼果至巴尔库尔，即败逃，亦从科舍图直走伊尔布尔和邵而遁。无克克岭相去二三百里，安所得夹击？钟琪於地势军机，茫然不知，朕实为烦忧。”

三月，准噶尔二千馀犯吐鲁番，成斌遣廷将四千人赴援，敌引退。四月，又以千馀人犯吐鲁番，别以二百馀人犯陶赖卡伦。六月，又以二千馀人围鲁谷庆城。吐鲁番回目额敏和卓等率所部奋击，杀二百馀人。钟琪议令元佐、勦及张存孝将三千人赴援。提督颜清如将二千人屯塔库，成斌将四千人防陶赖，俟我军进击乌鲁木齐，移回民入内地。上谕钟琪：“今年秋间袭击，是第一善策。援吐鲁番，乃不得已之举。若但筹画应援，而不计及袭击，是舍本而逐末也。”

鲁谷庆城围四十馀日不下，准噶尔移攻哈喇火州城，以梯登，回民击杀三百馀人。元佐等兵将至，敌引退。七月，准噶尔大举犯北路，傅尔丹之师大败於和通脑儿，钟琪请乘虚袭击乌鲁木齐。上谕钟琪：“贼既得志於北路，今冬仍往西路，且增添贼众，更多於侵犯北路，俱未可知。当先事图维，临时权变，勿贪功前进，勿坐失机宜。”并令略行袭击，即撤兵回营。钟琪自巴尔库尔经伊尔布尔和邵至阿察河，遇敌，击败之。逐至厄尔穆河，敌踞山梁以距。钟琪令元佐将步兵为右翼，成斌将马兵为左翼，勦及总兵王绪级自中路上山，参

将黄正信率精锐自北山攻敌后，诸军奋进，夺所踞山梁，敌败走。谍言乌鲁木齐敌帐尽徙，乃引兵还。疏闻，上奖钟琪进退迟速俱合机宜。

十二月，上追举科舍图之役，责成斌怠忽，降沙州副将。十年正月，镜儿泉逻卒遇敌，杀其二，掠其一以去。钟琪劾副将马顺，上并以钟琪下部察议。俄，准噶尔三千余人犯哈密，钟琪令勦、成斌将五千人自回落兔大坂，总兵纪豹将二千人自科舍图岭，分道赴援。又令副将军石云倬、常赉，镇安将军卓鼐分地设伏，待敌占天生圈山口，颜清如屯塔尔那沁，遣参将米彪、副将陈经纶分道御战，敌引去。勦等将至二堡，遇准噶尔五千余人，即纵兵奋战一昼夜。敌登山，勦督兵围山，力战至午，敌溃遁。勦自二堡至柳拊泉，与经纶及副将焦景勦军会，乘夜追剿。钟琪使告云倬等，遣兵至无克克岭待敌，疏闻，上奖慰之。钟琪议城穆垒驻军，并命乘胜兴工。云倬等至无克克岭，钟琪令速赴梯子泉阻敌归路，卓鼐继其后。云倬迟发一日，敌自陶赖大坂西越向纳库山遁去。师至敌驻军处，余火犹未息，云倬又令毋追袭。钟琪劾云倬僨事，夺官，逮京师治罪，以张广泗代为副将军。上谕曰：“岳钟琪素谙军旅，本非庸才，但以怀游移之见，致战守乖宜。前车之鉴，非止一端。嗣后当痛自省惕，壹号令，示威信，朕犹深望之！”大学士鄂尔泰等劾钟琪专制边疆，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降三等侯，削少保，仍留总督衔，护大将军印。六月，钟琪疏报移军穆垒。寻召钟琪还京师，以广泗护印。广泗劾钟琪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种种失宜。穆垒形如釜底，不可驻军。议分驻科舍图、乌兰乌苏诸地。上命还军巴尔库尔，

尽夺钟琪官爵，交兵部拘禁。

十一年，以查郎阿署大将军，又论钟琪骄蹇不法，且劾成斌、元佐疏防，上命斩成斌，元佐降调。又劾勦纵贼，上命斩勦。十二年，大学士等奏拟钟琪斩决，上改监候。乾隆二年，释归。十三年，师征大金川，久无功。三月，高宗命起钟琪，予总兵衔。至军，即授四川提督，赐孔雀翎。时经略大学士讷亲视师，而广泗以四川总督主军事。大金川酋莎罗奔居勒乌围，其兄子郎卡居噶拉依。钟琪至军，讷亲令攻党坝。上以军事谕钟琪，钟琪疏言：“党坝为大金川门户，碉卡严密，汉、土官兵止七千馀。臣商诸广泗，请益兵三千，广泗不应。广泗专主自昔岭、卡撒进攻。此二处中隔噶拉依，距勒乌围尚百馀里。党坝至勒乌围仅五六十里，若破康八达，即直捣其巢。臣商诸广泗，广泗不谓然，而广泗信用土舍良尔吉及汉奸王秋等，恐生他虞。”讷亲亦劾广泗老师糜饷，诏逮治；亦罢讷亲大学士，傅恒代为经略。钟琪奏请选精兵三万五千，万人出党坝及泸河，水陆并进；万人自甲索攻马牙冈、乃当两沟，与党坝军合，直攻勒乌围；卡撒留兵八千，俟克勒乌围，前后夹攻噶拉依；党坝留兵二千护粮，正地留兵千防泸河，馀四千往来策应。期一年擒莎罗奔及郎卡。臣虽老，请肩斯任。”命傅恒筹议，傅恒用其策。

钟琪自党坝攻康八达山梁，大破贼。师进战塔高山梁，复屡破贼。钟琪初佐年羹尧定西藏，莎罗奔以土目从军；及为总督，以羹尧所割金川属寨还莎罗奔，且奏给印信、号纸，莎罗奔以是德钟琪。师入，莎罗奔惧，遣使诣钟琪乞降。钟琪请於傅恒，以十三骑从入勒乌围开谕。莎罗奔请奉约束，顶

经立誓，次日，率郎卡从钟琪乘皮船出诣军前降。上谕奖钟琪，加太子少保，复封三等公，赐号曰威信。入覲，命紫禁城骑马，免西征追偿银七十馀万，官其子泐、涝侍卫，赐诗褒之。寻命还镇。十五年，西藏珠尔默特为乱，钟琪出驻打箭炉，事旋定。十七年，杂谷土司苍旺为乱，钟琪遣兵讨擒之。十九年，重庆民陈琨为乱，钟琪力疾亲往捕治，还，卒於资州，赐祭葬，谥襄勤。上以所封公爵不世袭，予一等轻车都尉，令其子瀚袭。

钟琪沈毅多智略，御士卒严，而与同甘苦，人乐为用。世宗屡奖其忠诚，遂命专征。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钟琪一人而已。既废复起，大金川之役，傅恒倚以成功。高宗《御制怀旧诗》，列五功臣中，称为“三朝武臣巨擘”云。

超龙，升龙弟，初冒刘姓，名曰傑。入伍，屡迁建昌左营守备。引见，圣祖垂询，乃复本姓名，超擢东川营游击。以避钟琪，改西宁左营。雍正二年，授河州协副将，剿定铁布等寨乱番。又以避钟琪，改张家口协。六年，迁天津总兵。八年，擢湖广提督。乌蒙乱，超龙令总兵苏大有率副将何勉、参将毋椿龄讨平之。寻遣兵分防贵州界，上以深合机宜嘉之。十年，卒。

钟璜，超龙子。雍正七年，以钟琪奏赴西路军效力，授蓝翎侍卫，除銮仪卫治仪正。乾隆初，擢四川威茂营参将。再迁总兵，历建宁、南赣、开化、昭通诸镇。擢广西提督，钟琪卒，代为四川提督。疏言：“松潘总兵例出塞化番，三年一度。番性多猜，调集守候，彼此互防，甚非所愿。又见小道

远费巨，托病不至，惟附近土司领赏，有名无实。请停止，以节劳费。”上从之。金川土舍郎卡侵革布什咱土司，革布什咱合九土司兵攻金川，相持数年未决，郎卡乞令罢兵。钟璜率兵出塞，至拉必斯满安营，召郎卡出，令还所侵地及所掠穆尔津冈诸土司番民。九土司之兵悉罢。旋卒，赐祭葬，谥庄恪。

濬，钟琪子。以二品荫生授西安同知，擢口北道，再擢山东布政使。雍正六年，调山西，署山东巡抚。钟琪出师，命濬送至肃州。八年，召钟琪诣京师，命濬就省。乾隆元年，请免郯城、兰山诸县水冲地应征丁米。寻调江西。三年，请免南昌府属浮粮三万七千馀两，复疏请发帑修筑丰城江堤，浚江关河口，议行社仓，皆允所请。两江总督杨超曾劾濬与属吏朋比纳贿，坐夺官。六年，授光禄寺卿，出为福建按察使。再迁广东巡抚，调云南。两广总督陈大受劾濬误举粮道明福以婪赃败，又采木修堤，任属吏作弊，召还京师。十八年，授鸿胪寺少卿，转通政使参议，卒。濬在巡抚任亏库项，钟琪请以公俸按年扣还，上特命免之。

策棱，博尔济吉特氏，蒙古喀尔喀部人。元太祖十八世孙图蒙肯，号班珠尔，兴黄教、西藏达赖喇嘛贤之，号曰赛音诺颜。其第八子丹津生纳木扎勒，纳木扎勒生策棱。康熙三十一年，丹津妻格楚勒哈屯自塔密尔携策棱及其弟恭格喇布坦来归，圣祖授策棱三等阿达哈哈番，赐居京师，命入内廷教养。四十五年，尚圣祖女和硕纯惠公主，授和硕额駙。寻赐贝子品级，诏携所属归牧塔密尔。五十四年，命赴推河从

军，出北路防御策妄阿喇布坦。五十九年，师征准噶尔，策棱从振武将军傅尔丹出布拉罕，至格尔额尔格，屡破准噶尔，获其宰桑贝坤等百余人，俘馘甚众。战乌兰呼济尔，焚敌粮。师还，道遇准噶尔援兵，复击败之，授扎萨克。

策棱生长漠外，从军久，习知山川险易。愤喀尔喀为准噶尔凌藉，锐自磨厉，练猛士千，隶帐下为亲兵。又以敌善驰突而喀尔喀无纪律节制，短游猎及止而驻军，皆以兵法部勒之，居常钦钦如临大敌。由是赛音诺颜一军雄漠北。

雍正元年，世宗特诏封多罗郡王。二年，入觐，命偕同族亲王丹津多尔济驻阿尔泰，并授副将军，诏策棱用正黄旗纛。五年，偕内大臣四格等赴楚库河，与俄罗斯使萨瓦立石定界，事毕，陈兵鸣炮谢天，议罪当削爵，上命改罚俸。九年，从靖边大将军顺承郡王锡保讨噶尔丹策零，侦贼自和通呼尔哈诺尔窥图垒、茂海、奎素诸界，偕翁牛特部贝子罗卜藏等分兵击却之。准噶尔诸酋有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皆噶尔丹策零同族，最用事。噶尔丹策零遣大策零敦多卜将三万人入掠喀尔喀，闻锡保驻察罕庾尔，振武将军傅尔丹军科布多，乃遣其将海伦曼济等将六千人取道阿尔泰迤东，分扰克鲁伦及鄂尔海喀喇乌苏，留馀众於苏克阿勒达呼为声援。策棱偕丹津多尔济迎击，至鄂登楚勒，遣台吉巴海将六百人宵入敌营，诱之出追，伏兵突击，斩其骁将，馀众惊溃，大策零敦多卜及海伦曼济等遁去。诏进封和硕亲王，赐白金万。寻授喀尔喀大扎萨克。

十年六月，噶尔丹策零遣小策零敦多卜将三万人自奇兰至额尔德毕喇色钦，策棱偕将军塔尔岱青御於本博图山。未

至，准噶尔掠克尔森齐老，分兵袭塔密尔，掠策棱二子及牲畜以去。策棱不及援，侍郎绰尔铎以转饷至，语策棱曰：“王速率兵遏敌归路，当大破敌。”策棱还军驰击，距敌二日程。初，招丹津多尔济赴援，不至。准噶尔兵趋额尔德尼昭，八月，策棱率兵追敌，十馀战，敌屡败。小策零敦多卜据杭爱山麓，副鄂尔坤河而阵；策棱令满洲兵阵河南，而率万人伏山侧，蒙古诸军阵河北，遂战。敌见满洲兵背水阵，兵甚弱，意轻之，越险进。满洲兵却走。准噶尔兵逐之，策棱伏起自由下，如风雨至，斩万馀级，谷中尸为满，获牲畜、器械无算。小策零敦多卜以馀众渡河，蒙古兵待其半渡击之，多入水死，河流尽赤。锡保驰疏告捷，首表策棱功，上嘉悦，赐号超勇，锡黄带。谕：“此次军功非寻常劳绩可比，随征兵弁，著从优加倍议叙。”上以策棱牧地被寇，费马二千、牛千、羊五千、白金五万，赈所属失业者，并命城塔密尔，建第居之。十二月，进固伦额駙，时纯悫公主已薨，追赠固伦长公主。

十一年，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统军驻乌里雅苏台，诏策棱佩定边左副将军印，进屯科布多，寻授盟长。十二年五月，召来京谕军务。六月，移军察罕度尔。十三年，准噶尔乞和，请以哲尔格西喇呼鲁苏为喀尔喀游牧界，上谕策棱。策棱谓：“向者喀尔喀游牧尚未至哲尔格西喇呼鲁苏，此议可许。惟准噶尔游牧，必以阿尔泰山为界，空其中为瓯脱。”准噶尔不从。乾隆元年，师还，命策棱将喀尔喀兵千五百人驻乌里雅苏台，分防鄂尔坤。上以策棱母居京师，策棱在军久，不得朝夕定省，命送归游牧，并赐白金五千治装。二年，噶尔丹策零贻书策棱，称为车臣汗，申前请。策棱以闻，上命策

棱以己意为报书，书曰：“阿尔泰为天定边界。尔父珲台吉时，阿尔泰迤西初无厄鲁特游牧。自灭噶尔丹，我来建城，驻兵其地，众所共知。其不令尔游牧者，原欲以此为隙地，两不相及，以息争端。今台吉反云难以让给，试思阿尔泰为谁地，谁能让给？尔诚遵上指定议，我必不为祸始，亦不复居科布多。又谓我等哨兵逼近阿尔泰，宜向内撤。哨兵乃圣祖时旧例，即定界，岂能不设？台吉其思之！”冬，准噶尔使达什博尔济奉表至，命策棱偕诣京师。

三年春，至京师。噶尔丹策零表请喀尔喀与准噶尔各照现在驻牧。上召达什博尔济入见，谕曰：“蒙古游牧，冬夏随时迁徙。必指定山河为界，彼此毋得逾越。”遣侍郎阿克敦等使准噶尔，与达什博尔济偕往。冬，噶尔丹策零复使哈柳从阿克敦等奉表至，请循布延图河，南以博尔济昂吉勒图、无克克岭噶克察诸地为界，北以逊多尔库奎、多尔多辉库奎至哈尔奇喇博木、喀喇巴尔楚克诸地为界，准噶尔人不越阿尔泰山，蒙古居山前，亦止在扎卜堪诸地，两不相接。并乞移托尔和、布延图二卡伦入内地。上以所议准噶尔不越阿尔泰山定界已就范，惟移托尔和、布延图二卡伦不可许。四年春，赐敕遣还。哈柳诣策棱，哈柳曰：“额驸游牧部属在喀尔喀，何弗居彼？”策棱答曰：“我主居此，予惟随主居。喀尔喀特予游牧耳！”哈柳又曰：“额驸有子在准噶尔，何不令来京？”答曰：“予蒙恩尚公主，公主所出乃予子，他子无与也。即尔送还，予必请於上诛之。”冬，噶尔丹策零使哈柳复奉表至，始定议准噶尔不过阿尔泰山梁，不复言徙卡伦事。自雍正间与准噶尔议界，策棱三诣京师，准噶尔惮其威重，卒如上指。

上奖策棱忠，子陷准噶尔，不复以为念，乃用宗室亲王例，封其子成衮扎布世子。五年，命勘定喀尔喀游牧，毋越扎布堪、齐克慎、哈萨克图、库克岭诸地，与准噶尔各守定界。六年，上以策棱老，命移军驻塔密尔。初，喀尔喀凡三部；及是，土谢图汗十七旗滋息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与策棱，为赛音诺颜部。以鄂尔昆河西北乌里雅苏河为游牧，为三部屏蔽。自此喀尔喀为四部。十五年，病笃，上遣其次子车布登扎布还侍，使侍卫德山等往存问。寻卒，遗言请与纯惠公主合葬。丧至京师，上亲临奠，命配享太庙，谥曰襄，御制诗挽之。

子八，最著者长子成衮扎布，次子车布登扎布。

成衮扎布，初授一等台吉。乾隆元年，封固山贝子。四年，封世子，赐杏黄辔。十五年，袭扎萨克亲王兼盟长，授定边左副将军。十七年，入觐。十八年，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等内附，成衮扎布遣兵赴乌里雅苏台防准噶尔追兵。准噶尔宰桑衮木特以二百人追入边，上命毋纵使还。衮木特逸去，诏以责成衮扎布。十九年，命移军乌里雅苏台。寻罢定边左副将军，命赴额尔齐斯督屯田。二十年，师定伊犁，屯田兵撤还，仍驻乌里雅苏台。二十一年，和托辉特青衮咱卜谋为乱，成衮扎布发其谋。八月，乱作，仍授定边左副将军，率师讨之，赐三眼孔雀翎。十二月，获青衮咱卜，赐杏黄带。二十二年，辉特巴雅尔为乱，正月，授定边将军，率师赴巴里坤捕治。十二月，入觐，复授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二十六年，以准噶尔及回部悉平，请展喀尔喀汛界，下军机大臣议，以附近乌鲁木齐四汛，令索伦、绿旗兵驻防；自苏伯昂阿至乌拉克沁伯勒齐尔十一汛，令成衮扎布督理。二十八

年，入觐。二十九年，以乌里雅苏台城圯，请筑城，旧址外立木栅，内实以土，引水环之，报闻。三十六年，卒。

子七，获青衮咱卜，封其第四子占楚布多尔济为世子，代掌扎萨克。卒，命其长子辅国公额尔克沙喇代掌扎萨克。卒，命次子辅国公伊什扎卜楚代掌扎萨克。及成衮扎布卒，以第七子拉旺多尔济袭扎萨克亲王。拉旺多尔济，尚高宗女固伦和静公主，授固伦额駙。从征临清、石峰堡有功。嘉庆八年闰二月，仁宗乘舆入顺贞门，有陈德者伏门侧突出，侍卫丹巴多尔济御之，被三创，拉旺多尔济挽其腕，乃获而诛之，赐御用补褂，封其子巴产济尔噶勒辅国公。

车布登扎布，初授一等台吉。额尔德尼昭之役，力战被创，封辅国公，赐双眼孔雀翎。十七年，成衮扎布请析所部授车布登扎布自为一旗，上允之，别授扎萨克。十九年，督兵剿抚乌梁海，获准噶尔宰桑，赐贝子品级。二十年，师征伊犁，车布登扎布将三百骑自察罕呼济尔疾驰至集赛，擒宰桑齐巴汉，侦达瓦齐所在，夺舟渡伊犁河，逐达瓦齐，封多罗贝勒。阿睦尔撒纳谋以伊犁叛，车布登扎布首发其奸，密以告将军班第。师还，命招降乌梁海部落，即以隶焉。二十一年，乌梁海酋敦勒卓辉伪言哈萨克汗阿布赉与阿睦尔撒纳连合，上命率师讨之。有宰桑固尔班和卓者，携千馀户赴乌梁海谋偕遁，车布登扎布麾兵捕治，歼其众。遂进兵哈萨克界，会尚书阿里衮自伊什勒诺尔转战至汗扎尔会，斩获无算，封多罗郡王。

成衮扎布讨青衮咱卜，诏车布登扎布还乌里雅苏台为佐。二十二年，代成衮扎布署定边左副将军。寻命兆惠代成衮扎

布为定边将军，而以车布登扎布为之副。二十三年正月，授定边右副将军，从兆惠出巴里坤，遣兵赴喀什崆格斯搜逸寇。寻命赴博罗塔拉，捕布库察罕、哈萨克锡喇等。哈萨克部人擒布库察罕，哈萨克锡喇及宰桑鄂哲特等走和落霍斯，车布登扎布督兵逐之，哈萨克锡喇度不得脱，悉众据高冈拒战。部将以兵寡，请待其走击之，车布登扎布持不可，麾兵急进，擒鄂哲特，哈萨克锡喇仅以身免，诏以其父超勇号赐之。鄂哲特械至京师，言车布登扎布身先士卒，所向无前，上益嘉欢，赐金黄带。

车布登扎布进次阿布勒噶尔，哈萨克缚布库察罕以献，因请赴阿克苏与将军兆惠会。上命还伊犁，进亲王品级。寻以在军久，令归游牧休息。二十四年，令佐将军兆惠进叶尔羌讨霍集占，旋复命还伊犁。二十七年，使西藏。三十六年，代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授盟长。以牟利被讦，罢左副将军，擅请展牧界，削亲王品级，命以郡王兼扎萨克世袭。四十七年，卒。子三丕勒多尔济，袭。

论曰：世传钟琪长身赭面，隆准而骈胁。临阵挟二铜链，重百馀斤，指麾严肃不可犯。军西陲久，番部皆慑其名。其受莎罗奔降也，傅恒升幄坐，钟琪戎服佩刀侍。莎罗奔出语人曰：“我曹仰岳公如天人，乃傅公俨然踞其上，天朝大人诚不可测也！”策棱白皙微髭，善用兵，所部多奇士。有脱克浑者，日行千里，登高张两手，若雕鼓翼，诃敌，敌不之察。事定，策棱欲官之，辞，赉以千金，酌酒劳之。脱克浑请出侍姬舞，起而歌，慷慨，策棱大悦，即以姬及所乘马赐之。载

籍言名将，往往举其状貌及其轶事，使读者慕焉。钟琪忠而毅，策棱忠而勇，班诸卫、霍、郭、李之伦，毋谓古今人不相及也。

卷二百九十七

列传八十四

查郎阿 傅尔丹 马尔赛李杓
庆复李质粹 张广泗

查郎阿，字松庄，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曾祖章泰，以军功授拖沙喇哈番。祖查尔海，复以军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父色思特，死乌阑布通之战。查郎阿袭世职，兼佐领，迁参领。雍正元年，授吏部郎中。二年，超擢侍郎，署镶黄旗满洲都统。五年，迁左都御史，仍治吏部事。是岁冬，西藏噶布伦阿尔布巴等为乱，戕总理藏务贝子康济鼐，扎萨克台吉颇罗鼐驰闻，上命查郎阿偕副都统迈禄率兵入藏。六年，擢尚书。秋，师至藏，驻藏副都统马喇等已擒阿尔布巴，即按诛之，并歼其馀党。查郎阿奏移达赖喇嘛暂居裹塘，留兵二千交驻藏大臣调遣；又奏请以颇罗鼐总理后藏，而前藏达赖喇嘛未还，毕昭新授噶布伦，虑未妥协，并令颇罗鼐兼领：皆从之。

七年，命查郎阿至西安，留佐川陕总督岳钟琪，专理军需。钟琪授大将军，出师，令署川陕总督兼西安将军，加太子少保。八年，命往肃州专理军需。九年，析置四川、陕西

两总督，查郎阿改署陕西总督。十年，召钟琪还京师，以查郎阿署宁远大将军，命大学士鄂尔泰驰驿往肃州授方略，并赐白金万。十一年，疏劾副将纪成斌防废集、总兵张元佐防无克克岭，敌入掠粮车，漫无侦察。上命斩成斌，元佐坐降调。又劾总兵曹勦防哈密，纵贼妄报，上命斩勦。又劾副都统阿克山、观音保牧马多死，玩误军事，下部议当斩。查郎阿复奏阿克山、观音保所部兵久居南方，不知牧马法，视退缩窃换者有间，请暂免死，令於通衢荷校，遍示诸军。

十三年，噶尔丹策凌乞和，命查郎阿撤兵。奏请留兵戍哈密及三堡沙枣尔、塔勒纳沁诸城，并於南山大坂、无克克岭、塔勒纳沁河源分设斥堠，又奏於安西及赤金、靖逆、柳沟、布隆吉尔、桥湾五处分兵驻防，部议如所请。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仍改陕西总督为川陕总督。乾隆元年，疏言甘肃地瘠，请拨陕西仓粮预筹协济，命会巡抚刘於义确议。寻请拨陕西仓粮八万石运贮庆阳、泾州、静宁、固原等处，从之。疏劾甘肃巡抚许容匿灾营私，上命夺容官逮治。秋，入觐，谕速回任。奏言：“军中马驼被窃，当责大将军偿补。雍正十年以前，岳钟琪任之；十一年，臣任之。唯鄂尔多斯牧厂所失及历年马驼多毙，请免追偿。”上许之。三年，奏劾肃州道黄文炜、军需道沈青崖等侵帑，并及於义徇庇，遣左都御史马尔泰会鞠论罪。

章嘉呼图克图请以裹塘、巴塘界达赖喇嘛，查郎阿奏：“圣祖时克西藏、收裹塘、巴塘内属。章嘉呼图克图以日用不敷为辞，藏中大小庙千馀，常住喇嘛四十馀万，需用良巨。请视裹塘、巴塘诸地每岁征收数目，以打箭炉商税拨予达赖喇

嘛，地仍内属如故。”上嘉纳之。宁夏地震，查郎阿驰往赈抚。五年，命还京入阁治事，加太子太保。六年，命与侍郎阿里衮清察黑龙江、吉林乌喇开垦地亩。十二年，以衰病，命致仕。寻卒。

傅尔丹，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费英东曾孙，倭黑子也。康熙二十年，袭三等公，兼佐领，授散秩大臣。四十三年，上西巡，驻蹕祁县郑家庄，於行宫前阅太原城守兵骑射。有卒马惊逸近御仗，傅尔丹直前勒止之，摔其人下。上悦，谕奖傅尔丹，赐貂皮褂。寻授正白旗蒙古都统。四十八年，授领侍卫内大臣。五十四年，以托疾未入直，罢领侍卫内大臣。命率土默特兵千赴乌兰固木等处屯田。五十六年，复授领侍卫内大臣。

师讨噶尔丹，授富宁安靖逆将军，出西路；傅尔丹振武将军，出北路；驻军阿尔泰。五十七年，疏请与富宁安分路进兵，谕定师期。傅尔丹请与征西将军祁里德将万二千人，以七月出布鲁尔，直抵额尔齐斯河。会策妄阿喇布坦使来乞和，令暂停进取，缮兵防守。上欲於乌兰固木、科布多筑城卫喀尔喀游牧，命傅尔丹相度具奏。五十八年春，傅尔丹疏请筑城鄂勒齐图郭勒，上以鄂勒齐图郭勒距师远，命更於科布多筑城。傅尔丹复疏言：“科布多阻大河，材木难致。请筑城察罕庾尔，距鄂勒齐图郭勒千里，中设十一站。”上从之。五十九年，将八千人自布拉罕进次格尔额尔格，准噶尔兵溃，击斩二百馀级，擒宰桑等百馀，尽降其众。又焚乌兰呼济尔敌粮，引还。雍正元年，命兼统祁里德军，分兵驻巴里坤。三

年，召还，授内大臣。四年。授黑龙江将军。六年，授吏部尚书，赐双眼孔雀翎。

初，青海罗卜藏丹津败走，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纳之。上屡遣使索献，策妄阿喇布坦亦遣使请和，上罢两路兵，久之议未决。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嗣，屡犯边。七年二月，上命廷巨集议，大学士朱轼、左都御史沈近思皆言天时未至，副都统达福亦言不可，惟大学士张廷玉赞用兵，上意乃决，复出师。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发京师八旗兵六千、车骑营兵九千、奉天等处兵八千八百，以巴赛为副将军，顺承郡王锡保掌振武将军印，陈泰、袞泰、石礼哈、岱豪、达福、觉罗海兰为参赞。定寿将前锋，魏麟、闪文绣将车骑营，纳秦将奉天兵，塔尔岱、西弥赖将索伦兵，费雅思哈将宁古塔兵，阿三将右卫兵，素图将宁夏兵，承保、常禄将察哈尔兵，马尔齐、袞布将土默特兵，丹巴、沙津达赖将喀喇沁、土默特兵，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理饒，永国护印。上祭告太庙，幸南苑阅车骑营兵，御太和殿行授钺礼，赐傅尔丹御用朝珠、黄带、紫辮、白金五千，加少保。出驻阿尔泰。八年，噶尔丹策零表请执罗卜藏丹津以献，上命缓进兵。寻召与岳钟琪同诣京师议军事，遣还军。九年，疏言科布多为进兵孔道，请仍於此筑城。下廷议，如所请。

五月，傅尔丹移军科布多，噶尔丹策零遣所部塔苏尔海丹巴为间，为守卡侍卫所获，诘之，曰：“噶尔丹策零发兵三万，使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分将犯北路。小策零敦多卜已至察罕哈达，大策零敦多卜以事宿留未至。”傅尔丹信

其语，计及其未集击之。令选兵万人，循科布多河西以进，素图、岱豪为前锋，定寿等领第一队，马尔萨等领第二队，傅尔丹举大兵继其后，令衮泰护筑城，陈泰屯科布多河东，断奇兰道。六月庚子，师发科布多，定寿等进次扎克赛河，获准噶尔逻卒，言距察罕哈达止三日程，准噶尔兵不过千人，未立营。傅尔丹命乘夜速进，行数日不见敌。戊申，获谍，言准噶尔兵二千屯博克托岭。傅尔丹遣素图、岱豪将三千人往击之。敌出羸兵诱师，而伏二万人谷中。己酉，定寿师次库列图岭，遇敌，斩四百余级，敌驱驼马逾岭遁。

庚戌，傅尔丹师至，素图、定寿皆会。辛亥，逐敌入谷，伏发，据高阜冲击。傅尔丹督战，杀敌千馀，塔尔岱、马尔齐督兵夺西山，敌据险，师攻之不能克。壬子，傅尔丹令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定寿、素图、觉罗海兰、常禄、西弥赖据山梁东，塔尔岱、马尔齐据其西，承保居中，马尔萨出其东，达福、岱豪当前，舒楞额、沙津达赖等护后。师甫移，敌力攻山梁东西二军，定寿等奋战。大风雨雹，师为敌所围。傅尔丹遣兵援塔尔岱出，又令承保援定寿，日暮，围未解。癸丑，海兰突围出，定寿、素图、马尔齐皆自杀；西弥赖令索伦兵赴援，兵溃，亦自杀。甲寅，敌环攻大营，傅尔丹督兵御之，杀敌五百余。科尔沁兵溃，沙津达赖奋战入敌阵，师望见其纛，曰：“土默特兵陷贼矣！”遂大溃。乙卯，永国、海兰、岱豪皆自杀。傅尔丹杂土伍中以出。敌大集，查弼纳、巴赛、达福、马尔萨、舒楞额皆战死。傅尔丹率残兵渡哈尔噶纳河，敌追至，击杀五百余人。七月壬戌朔，还至科布多，收余兵仅存二千馀。

方战，科尔沁蒙古兵先败，傅尔丹闻人言，谓先败者土默特兵也。劾沙津达赖，论斩。归化城土默特副都统衮布降敌，戮其孥。傅尔丹疏请罪，上谕曰：“损兵诚有罪，朕因尔等竭蹶力战，特宽恕之。痛惻难忍，不觉泪下！解朕亲束带赐傅尔丹。尔等毋妄动，敌至能坚守，即尔等之功。科布多不能守，可还军察罕度尔。”傅尔丹复疏请罪，上谕曰：“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事定，朕自有处置。”寻命以锡保为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掌振武将军印，协办军务。十年七月，准噶尔侵乌逊珠勒，锡保令傅尔丹将三千人御之，败绩。锡保疏劾，罢领侍卫内大臣、振武将军，削公爵。十一年，锡保再疏劾傅尔丹，上察傅尔丹兵寡，原其罪，命留军效力。

十三年，伊都立等侵军饷事发，辞连傅尔丹，命侍郎海望逮诣京师下狱，并追论和通呼尔哈诺尔及乌逊珠勒失机罪，王大臣等依律拟斩。命未下，世宗崩，高宗即位，命改监候。乾隆四年，与岳钟琪并释出狱。十三年，师讨大金川未下，授内大臣、护军统领，赴军，寻命署川陕总督，与钟琪治军事。大学士傅恒出为经略，奏傅尔丹衰老，惟熟於管理满洲兵，请专治营垒诸事。十四年，命为参赞。大金川师罢，授黑龙江将军。十七年，卒，赐祭葬，谥温惠。子兆德，袭爵；哈达哈，自有传。

傅尔丹颀然岳立，面微赭，美须髯。其为大将军，廷玉实荐之。钟琪尝过其帐，见壁上刀槩森然，问：“安用此？”傅尔丹曰：“此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钟琪出曰：“为大将，不恃谋而恃勇，败矣！”

马尔赛，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三等公图海孙。马尔赛，袭爵。康熙间，迭授护军统领、镶黄旗蒙古都统、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雍正二年，加赠图海一等公，号曰忠达，仍以马尔赛袭。调镶蓝旗满洲。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八年，命与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详议军行事宜。寻以翊赞机务，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

九年，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讨噶尔丹策零，师败绩。授抚远大将军，调西路副将军觉罗伊礼布为参赞，率师驻图拉。马尔赛师行，闻准噶尔将犯科布多，奏请暂驻第十五台。俄闻准噶尔兵屯科布多近外，又奏请进驻察罕廋尔；既又闻准噶尔兵至奎素，复奏请调蒙、汉兵七千人赴推河。上责马尔赛辗转不定，命驻第十四台待命。旋命将蒙、汉兵五千人驻翁衮。上解傅尔丹靖边大将军印授顺承郡王锡保，谕马尔赛，蒙古诸扎萨克俱遵靖边大将军调遣，不得以抚远大将军印有所征发。寻改授抚远将军，驻扎克拜达里克。

十年秋，准噶尔大举内犯，掠喀尔喀诸部。喀尔喀亲王策棱与战额尔德尼昭，大破之，余众循鄂尔昆河源走推河。锡保札马尔赛，令与建勋将军达尔济合军截击，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亦驰报，促马尔赛发兵。马尔赛集诸将议，诺尔琿曰：“我等当速发兵迎截，迟且将不及。”诸将皆和之，独都统李林以为但当守城，马尔赛以杅言为然。诺尔琿、博尔屯等力请，傅鼐至跪求，马尔赛持不可。达尔济遣使约会师，马尔赛终不应。士卒登城见敌过，奋欲出击，参赞胡琳、傅鼐不待马尔赛令，将所部以出，马尔赛乃与偕行。至博木喀拉，

令钦拜将七百人逐敌，马尔赛引还。准噶尔兵去已远，钦拜等亦无所获而返。胡琳、钦拜、博尔屯、诺尔琿等先后疏报，上命夺马尔赛官爵治罪，锡保等请诛马尔赛及伙，部议当贻误军机律斩。十二月，遣副都统索林赴扎克拜达里克，斩马尔赛。

李杲，汉军镶蓝旗人，李国翰四世孙。降袭三等伯，累擢至广州将军。坐驻防兵哄巡抚官廨，逮京师论斩，上贷之，复授都统，仍令袭爵。至是，责其一言僨事，罪与马尔赛等，夺官爵，论斩。

庆复，字瑞园，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佟国维第六子。雍正五年，袭一等公，授散秩大臣。迁銮仪使，兼领武备院事。七年，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八年，迁正蓝旗汉军都统。九年，列议政大臣。十一年，授工部尚书，署刑部，调户部。十二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十三年，高宗即位，命代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出北路。乾隆元年，准噶尔乞和，罢兵。庆复请沿边设卡伦，以侍卫或护军一专管，喀尔喀台吉一协理；发土谢图、赛因诺颜、扎萨克图、车臣四部兵合三千人，岁六月集鄂尔坤出巡，九月罢归牧：诏如所请。召还京，署吏部尚书，兼户部，寻真除刑部。二年，授两江总督。劾江西巡抚俞兆岳贪鄙营私，夺官，论如律。疏言苏、常、扬、镇、通、泰诸属例征麦二万余石，请改征米，从之。

移督云、贵。四年，加太子少保。五年，疏言：“云南府属县引南汁等六河溉田，山溪管涧水发不常，沙石壅遏，堤埂易决。请以时修治。”上嘉之。又言：“滇、黔、粤、蜀四

省接壤，瑶、苗杂处，往往争界构讼，积案莫结。如广西镇安属小镇安土州与云南广南属土目争剥头、者赖二村，臣令详勘，以村入广西境应归广西；而广西又议以小镇安土州归云南，画昭阳关为界。云南、四川於金沙江分界，云南属江驿、七戛、则补、晋毛诸地越在江外，两省驻汛分防，犬牙互制，而四川又欲划江分界。现在民、夷宁帖，应仍旧贯，不必纷更。其或田在彼境，粮在此境，当以粮从田，俾免牵混。”下军机大臣议行。又疏言钱价日昂，请省城增十炉，临安增五炉，发饷银七钱三。下部议行。又分疏请开姚州盐井，南安州属磬嘉、大小猛光、回子门诸地招垦，浚治金沙江。

旋移督两广，疏劾粤海关监督郑伍赛需索侵蚀，拟罪如律。又疏言：“琼州四面环海，中有五指山，黎人所居。请设义学，俾子弟就学应试，别编‘黎’字，州县额取一名。”八年，又疏言：“广西东兰州自雍正初改土为流，置兵二百戍守。水土毒恶，山路崎岖，民病於运粮。请以其半改驻三旺。”均从之。

复移督川、陕。郭罗克土番处青海界上，地寒不能畜牧，屡出为“夹坝”，夹坝，华言盗也。庆复令捕其酋林噶架立诛之，番众顶经誓奉约束。庆复令贫番三百余户授地课耕，岁五六月许出猎，限一次，寨限十五人。要隘设汛置兵，松潘镇总兵岁出巡，驻阿坝。番人讼不决，诣总兵剖晰。上中下三部置土千户一、土百户二，种人为盗，责三土目捕治。疏闻，下军机大臣议行。又有瞻对土司在打箭炉边外，处万山中，恃险肆劫，掠及台站兵，有司捕治。上瞻对土目四朗、下瞻对土目班滚匿罪人不出。

十年，庆复偕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疏请发兵进剿，上命宜妥协周详，毋少疏忽。庆复遂发兵，质粹进驻东俄洛，扼两瞻对总隘；夔州副将马良柱出裹塘为南路，松潘总兵宋宗璋出甘孜为北路，建昌总兵袁士弼出沙晋隆为中路，刻期并发，四朗诣宗璋军降。士弼自扩城顶趋纳尔格，与番人战加社丫卡诸地，屡胜。良柱攻噶吗所，焚其寨三，地雷发，番人死甚众。上下瞻对夹江而居，四朗居江西地，曰撒墩，其从子肯朱居江东地，曰孺耳，班滚亦居江西地，曰如郎。江东木鲁工为要隘。四朗既降，宗璋兵越撒墩驻阿赛，去如郎数十里，良柱亦逼进如郎，质粹发兵往应，班滚力拒。宗璋分兵自然多会士弼，克腊盖，破底朱。良桂亦抚定番寨四十六。班滚请降，庆复不许。疏入，上命毋恃胜轻敌。寻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

十一年春，庆复进驻东俄洛，奏言：“前克底朱，班滚母率头人至军前请降，质粹遣令归。臣咨询质粹，令速进兵。”上责质粹失机，庆复又疏劾士弼意主招降，请夺官，仍戴罪效力。寻自东俄洛进驻灵雀，以明正土司汪结及降人骚达邦、俄木丁等为导向，自茹色以皮船渡，破十余卡，逼如郎，攻泥日寨，围之数日，焚碉。质粹咨庆复，言班滚已焚死，又言焚碉时，火光中望见番酋悬缢。庆复询於众，俄木丁於烟中得鸟枪铜挽，谓班滚物也，遂以班滚焚毙疏闻。上察庆复师逼如郎时，尝奏班滚走沙加邦河，土目姜错太迎入寨，未言至泥日；谕庆复，班滚渠魁断不可漏网，毋留遗孽，毋堕狡计。寻加庆复太子太保。庆复又劾士弼怯懦乖张，夺官，逮下刑部论罪。

十二年，大金川土酋莎罗奔为乱，上授张广泗川陕总督，召庆复入阁治事，命兼管兵部。寻广泗奏言讯土司汪结，言班滚尚匿如郎未死，庆复得班滚子沙加七立，为更名德昌喇嘛，令仍居班滚大碉，冒称经堂。上责庆复欺罔，夺官待罪。钦差大臣尚书班第奏言师克如郎，班滚已逃，仅得空寨。上逮质粹下刑部狱，召宗璋与质。质粹言：“曩报班滚焚毙，实未亲见；后闻藏匿山洞，亦未告庆复追捕。”上命下庆复刑部狱，令军机大臣会讯，按律定拟，坐贻误军机律论斩。十四年九月，赐自尽。

李质粹，汉军正白旗人。雍正初，自把总擢蓝翎侍卫。尝从年羹尧出师，累擢陕西、固原提督。丁忧，命署四川提督。附和庆复妄言班滚死，庆复死之明年，斩质粹。

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以监生入贡授知府。康熙六十一年，选贵州思州。雍正四年，调云南楚雄。云贵总督鄂尔泰讨乱苗，以广泗佐其事，奏改调黎平。五年，擢贵州按察使。六年，广泗率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超授巡抚。清平属丹江苗最悍，广泗遣兵分道攻克小丹江、大丹江及鸡沟等寨。镇远属上九股诸寨与接壤，亦次第降。下九股、清水江、古州诸苗悉定。疏闻，上命与鄂尔泰详议善后诸事，语详《鄂尔泰传》。十年，广泗疏言：“清水江及都江为黔、楚、粤三省通流，当设哨船联络声势。古州应贮米，责成同知以下董理。译人分别勤惰予糈，并授土官札付，宣布条约，化导苗民。”下部议行。叙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

准噶尔扰边，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率师出西路。上授广泗副将军，召诣京师授方略。广泗至军，钟琪方自巴尔库尔移军穆垒。广泗将四千人出鄂隆吉，与钟琪会於科舍图，至穆垒。上召钟琪还京师，命广泗护大将军印。广泗疏言：“穆垒地处两山间，筑城其中，形如釜底，非屯兵进取之地。今筑城未竟，臣与副将军常赉两营当要冲，兵止二三百，即钟琪营亦仅数百，遇警何以抵御？准噶尔专用马，我兵必马步兼用，而钟琪立意用车，沙磧殊非所宜。至马步兵弓箭、鸟枪之外，止携木梃，全无刀戟，官兵莫不窃议。穆垒又无牧地，钟琪留马二千余，悉就牧乌兰乌苏、科舍图两地，敌人窥伺可虞。驻兵数万人，粮运最要。地多丛山大岭，车驼分运，必绕出沙磧。钟琪闻寇至，辄令停运，以此迟缓。钟琪张皇刚愎，号令不明。题奏奉到谕旨，临时宣传，莫测诚伪。”上夺钟琪官，命广泗还军巴尔库尔。广泗奏军还巴尔库尔，分兵防洮赉、无克克岭，断敌南走道，防度集察罕、哈马尔、断敌西来道；巴尔库尔北为镜儿泉、噶顺、乌卜图克勒克诸地，东北为图古里克、特尔库勒诸地，敌自沙磧来，处处可通，皆置兵守。他诸要隘并设卡伦，巡护牧厂，哈密、塔勒纳沁皆增兵为备。寻以查郎阿为大将军，授广泗正红旗汉军都统，留军。十一年，广泗将万余人分驻北山。十二年，调寇至乌尔图河，檄副都统班第达什、降调总兵张元佐及提督樊廷逐捕，越噶顺至鄂隆吉大坂，击破之，斩四百余人，获三十六人。捷闻，命议叙。十三年，准噶尔乞和，师还。授湖广总督。

自鄂尔泰定苗疆，至是九股苗复为乱。尚书张照偕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率兵讨之，久无功。高宗即位，授广泗

经略，赴贵州，将军以下听节制。广泗疏劾阻挠军机，征集兵数万，元生沿途分布，用以攻剿者不过三千，顾此失彼。芳驻守八弓，仅事招抚。巡抚元展成治赈，条款纷错，官民并困。上为夺照、芳、展成等官，命广泗兼领贵州巡抚；罢元生将军，以提督听广泗驱策。十二月，广泗至凯里，分兵三道进剿：副将长寿出空稗，总兵王无党出台营，广泗督兵出清江地曰鸡摆尾，刻期并进。破上九股卦丁等寨，毁其巢，余苗走入牛皮大箐。乾隆元年正月，广泗令诸军合围，获其渠包利等，斩万余级，诸苗悉定。授广泗云贵总督，兼领巡抚，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奏定镇远、安顺、大定、平远诸营制，增贵州兵额，都计二千九百有奇。三年，复请浚治清水江、都江，增炉铸钱。皆下部议行。五年，请入觐，会湖广城步横岭等寨红苗纠粤瑶为乱，命广泗往勘。九月，授钦差大臣，楚、粤提镇以下受节制。十一月，乱定。六年正月，至京师，乞归葬，赐其父母祭。贵州黎平黑苗复纠粤瑶为乱，命广泗还贵州按治，获苗酋石金元等置之法。十年，加太子少保。

十一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为乱，调川陕总督。广泗至军，小金川土司泽旺土舍良尔吉来降。八月，遣总兵宋宗璋、许应虎分道攻勒乌围，副将马良柱攻噶拉依，副将张兴、参将买国良继进。山险碉坚，转战逾二年，师无功。十三年，疏劾良柱自丹噶撤军失炮械，命逮诣京师。上授大学士讷亲经略，出视师，并起岳钟琪赴军，诏责广泗师老气怯，调度失机宜。广泗奏报攻克戎布寨五十余碉，谕曰：“此亦小小攻克耳。佇待捷音，以慰西顾。”讷亲初至，督攻碉，师败绩。总

兵任举为骁将，战没。乃议令官军筑碉，谓与贼共险。上以为非策，责广泗附和推诿，严谕詰难。讷亲劾广泗分十道进兵，兵力微弱，老师糜饷；钟琪亦劾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及汉奸王秋，泄军事於敌。上责广泗贻误军机，夺官，逮至京师，上御瀛台亲鞫。广泗极言其枉，命用刑，辨不已。上谕曰：“金川用兵，张广泗、讷亲前后贻误。广泗初至军，妄为大言，既久无成效，则诿过於部将。及讷亲往，乃复观望推诿，见讷亲种种失宜，无一语相告。见其必败，讪笑非议，备极险伎。盖恐此时奏闻，犹或谴责，不若坐视决裂为得计也。朕详悉推勘，如见肺肝。讷亲且在其术中而不觉矣。广泗熟嫻军旅，与讷亲并为练达政事之大臣，乃自逞其私，罔恤国事。今朕明正其罪，以彰国宪。”下军机大臣会刑部议罪，当失误军机律斩。十二月，斩广泗。后十日，谕并诛讷亲。

论曰：为三军择将，岂易言哉？查郎阿临边未遇敌，按杀成斌、勦。世谓与查廩有连为悠怨，甚矣其枉也！傅尔丹中敌间，师徒挠败，世宗特宽之；高宗时复起，至与岳钟琪同视，何其幸欤！若马尔赛之畏缩，庆复之欺诳，谴当其罪。广泗倾钟琪，劾照，知讷亲不可撼，乃坐视其败，以忤杀其身，虽有劳不能追。吁，可畏哉！

卷二百九十八

列传八十五

噶尔弼法喇 查克丹钦拜 常赉 哈元生
子尚德 董芳 查弼纳达福 定寿 素图

噶尔弼，纳喇氏，满洲镶红旗人。父额尔德赫，为敬谨亲王尼堪长史，屡从征伐。顺治十六年，署护军统领。偕安南将军达素等师下厦门，击郑成功。额尔德赫将右翼，获其将周序。命署镇海将军。康熙元年，还京，寻卒。雍正间，以噶尔弼疏乞补谥，谥果毅。

噶尔弼，初授前锋参领，累迁镶红旗护军统领。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策零敦多卜袭据西藏，康熙五十八年，命噶尔弼驰赴四川佐总督年羹尧治军事。噶尔弼诃知策零敦多卜与其副三济不睦，谓其隙可乘，疏请招策零敦多卜降。五十九年二月，上命平逆将军延信自青海入西藏，而授噶尔弼定西将军，偕都统武格将四川、云南兵出拉里。策零敦多卜自将拒延信，而遣其党春丕勒宰桑将二千六百人自章米尔戎拒噶尔弼。噶尔弼取间道至莫珠贡喀，集皮船渡河，直趋西藏，八月，克之。噶尔弼集西藏大小第巴、头目及诸寺喇嘛宣上指安抚，封达赖喇嘛仓库，遣兵守隘，截准噶尔粮道，擒斩策零敦多卜所署置总管喇嘛五。策零敦多卜为延信所破，遁走。西藏平。

捷闻，上谕曰：“噶尔弼等遵朕指行师绝域，各自奋励，

抚定唐古特人民，命优叙。”延信留驻西藏，六十年，以病召还，命噶尔弼佩定西将军往代。寻授镶蓝旗蒙古都统。行至泸定桥，托病不行。年羹尧以闻，命夺官；逗遛不敢诣京师，论斩。雍正元年，世宗赏其罪，赐都统衔从军。迭署固原提督、布隆吉尔副将军，授镶红旗汉军都统。三年，擢奉天将军。五年，疏言：“奉天金、银、铜、铅诸矿，虽开采有禁，而窃掘尚多。惟盪犀湖产铁，为民间农器所需。辽阳黄波罗峪、开原打金厂，请视锦州大悲岭例，永禁开采。”下部议行。旋卒。

法喇，那木都鲁氏，满洲正白旗人。父敦泰，从达素击郑成功，战死。母喜塔腊氏，守节抚孤。法喇，初授笔帖式。康熙十三年，以护军从讨吴三桂，自广东下云南。三十五年，以署骁骑参领从征噶尔丹，累擢镶白旗蒙古都统、护军统领。

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其族兄策零敦多卜攻西藏，四川提督康泰率师次黄胜关，兵哗溃。上命法喇驰赴四川佐年羹尧治军事，并按提督标兵哗溃状。法喇察知泰偏信守备汪文藻克饷，请斩文藻及倡乱兵以徇，上从之，并夺泰官。五十七年，策零敦多卜戕拉藏汗，幽达赖喇嘛，遂据有其地。法喇遣员外郎巴特玛等赴里塘传谕，又令前锋参领伍林葩、化林协副将赵宏基将满、汉兵五百与之偕。疏言：“西藏资茶养生。应令松潘禁茶出口。里塘、巴塘番寨所需，当开具户口，定数买运。”下所司议行。五十八年，命法喇出驻打箭炉，令副将岳钟琪率师徇里塘，番酋达瓦喇扎木巴、第巴塞卜腾阿珠不从命，缚送法喇军，斩以徇。进次巴塘，第巴喀木布等请降，命法喇进驻巴塘。五十九年，年羹尧请授噶尔弼定西

将军，率师入西藏，令法喇还驻打箭炉。

六十年，还京师。寻以护军有自戕者，不以实奏，坐夺官。六十一年，与千叟宴，赐复原衔。雍正十三年，卒。

查克丹，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奉义公恩格德尔曾孙。自官学生袭三等阿达哈哈番，授头等侍卫。累迁正黄旗护军统领、镶蓝旗蒙古都统。雍正三年，署甘州将军。准噶尔使至，守备马德仁等供应失时，查克丹疏劾，并陈花马池至甘州驿马疲羸状，命总督年羹尧严察。四年，还京师，授正黄旗满洲都统。五年，命率番代兵出北路。九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出北路讨准噶尔，命查克丹参赞军务，授内大臣。十年，准噶尔将小策零敦多卜入边，掠喀尔喀诸部。查克丹偕额驸策棱等赴奔博图山，敌越察罕度尔入掠杭爱山，师逐之，至额尔德尼昭，大战破敌。查克丹督兵奋击，敌自推河遁走；复追至察罕托辉，斩馘殆尽。以功进二等阿达哈哈番。锡保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仍以查克丹参赞军务。十三年，还京师，调正红旗蒙古都统。乾隆四年，以病再疏乞休，命致仕。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敏恪。

钦拜，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曾祖罗璧，劳萨弟也，偕来归。有功，授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兼袭兄子程尼世职，合为一等公。钦拜改袭一等伯，授头等侍卫。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雍正元年，授兵部侍郎。四年，以引见失仪，上诘责，巧辩，夺官，戍军台。九年，召还，复官。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出北路讨噶尔丹，命钦拜将右卫兵以从，参赞军务，授内大臣，驻扎克拜达里克。十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驻

察罕廋尔，奏请移钦拜相佐。上谕曰：“马尔赛治事甚不愜朕意，扎克拜达里克军中特钦拜一人，当仍留北路。”准噶尔将小策零敦多卜等自推河走，钦拜等九请追击，马尔赛听敌过，师乃出。既至博木喀喇，令钦拜将七百人进，不及敌而还。钦拜等疏闻，上诛马尔赛。寻署绥远将军。十一年，复署建勋将军。平郡王福彭代为定边大将军，命军事咨於钦拜。乾隆元年，还京师。出为青州将军。还，在内大臣上行走。十二年，卒，赐祭葬，谥肃敏。

常赉，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镇安将军玛奇子。事世宗雍邸。雍正元年，授工部员外郎，迁郎中。二年，调户部。三年，授广东布政使。四年，擢福建巡抚。广东巡抚杨文乾言福建仓库亏空，上命文乾清理，即移常赉署广东巡抚。疏言：“广东地卑苦，夏秋潦涨，广州、肇庆二府尤甚。请以广州通判管南海、三水堤工，肇庆通判管高要、高明、四会堤工，岁冬督堤长修筑，定保固赏罚。水涨防护，仍以鸭埠、鱼笊诸税充用。”寻赴福建。六年，调云南。

常赉在广东，盗窃奏折匣锁钥，令工私制；将军标兵匿盗，徇不治；电白、从化盗发，隐不奏；又与将军石礼哈等讦文乾。上谕曰：“常赉朕藩邸微员，以其谨慎，擢至巡抚。乃盗失折匣钥匿不奏，尚得谓无欺乎？且与石礼哈等党同伐异，其罪不可贷！夺官，赴广东待鞫。”论斩，上推玛奇下云南旧功，特赦之，令从尚书查弼纳往陕西治饷。八年，授刑部侍郎，署宁夏将军。九年，授镇安将军，将肃、甘、凉三州兵五千人自为一队，备声援。寻授西路副将军。

十年，准噶尔侵哈密，常赉与都统良敦、总兵张存孝将满、汉兵三千二百，驻无克克岭御之。旋授内大臣。从大将军岳钟琪移军穆垒，复从护大将军张广泗移军巴尔库尔。十一年冬，署大将军查郎阿奏方冬雪深，请分兵驻防，广泗将万人驻北山，常赉将九千人驻南山。十三年，命统绿旗兵万人驻巴尔库尔，提督颜清如、尚书马会伯为副。准噶尔乞和，乾隆元年，率兵还京师。五年，以疾致仕，予半俸。十一年，卒，赐祭葬。

哈元生，直隶河间人。康熙间入伍，授把总。累迁建昌路都司。坐失察私木过关，夺官。雍正二年，命引见，发直隶以守备用，补抚标右营守备。贵州威宁总兵石礼哈请以元生从剿仲家苗，有劳，三年，补威宁镇中军游击。乌蒙土知府禄万钟侵东川，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助为乱。鄂尔泰檄元生会四川兵讨贼，贼据险拒战，元生冒矢石奋攻克之。鄂尔泰上其功，上奖元生取仲家苗、克乌蒙能效力，命以副将、参将题用，寻授寻沾营参将。

六年，米贴苗妇陆氏为乱，鄂尔泰令元生往剿，破险设伏，捣其巢，获陆氏。率师赴阿驴，破雷波士司，以其助陆氏劫粮也。赉白金四千。迁元江副将。师还，阿驴夷目从，坐事，元生鞭之，其人大噪，围元生。元生率游击卜万年等与战两昼夜，贼败却，元生督兵夺据赤衣台。鹤丽总兵张耀祖赴援，元生出小溜筒江，搜斩余贼，阿驴人空寨遁。拉金、者呢诸寨助为乱，并讨平之。鄂尔泰具以闻，上谕曰：“野夷性反覆，即无鞭责事，亦未必帖然。元生效力多，功过相当。置

不议。”

七年，调黎平副将，擢安笼总兵。八年，乌蒙复为乱，鄂尔泰令元生督兵出威宁，破贼数万，射殪其渠黑寡、暮末，连躡贼垒八十里，遂克为蒙。赐孔雀翎及冠服，赉白金万。九年，擢云南提督。上以元生母逾八十，予封诰。寻调贵州。十年，召诣京师，入对，解御衣以赐，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旋令回籍省亲。

贵州九股苗为乱，命还贵州督剿。遭母丧，赐祭，令在任守制。率兵攻九股苗，获悍苗百余，俘斩甚众，余悉请降。十二月，进《新辟苗疆图志》，命巡抚元展成勘订。十三年，古州苗为乱，扰黄平，元生遣兵击之，总督尹继善奏调湖广、广西兵会剿。上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兵进讨，而以湖广提督董芳为之副。寻遣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元生与之忤。乃议划施秉以上为上游，用云南、贵州兵，隶元生；施秉以下为下游，用湖广、广西兵，隶芳。元生与芳议界，详逮村庄道路，文移辩论，日久师无功。经略张广泗至，劾元生徒事招抚，夺官逮京师，坐贻误军机论斩。乾隆元年，上命贷其死，赐副将衔，赴西路军营效力。三年，卒，上深惜之，加总兵衔，赐祭葬。

子尚德，初从元生至云南，入伍，授千总。乌蒙既克，赉疏奏捷，上命以游击题补，补云南鹤丽右营游击，迁奇兵营参将。乾隆元年，广泗奏尚德奉檄从征，因父获谴，黽勉自效。擢贵州清江协副将，调定广协。三年，讨平定番州属姑卢寨苗。以父忧归，起湖南辰州副将。迁总兵，历宜昌、凉州、临元、古州诸镇。十三年，讨大金川，命从军。寻为总

督张允随劾扰民虐兵，坐夺官。二十二年，赐副将衔，赴西路军营效力。以送羊赴军多毙，夺官责偿，遣回籍。卒。

董芳，陕西咸宁人。初入伍，隶督标。中式武举，补千总。雍正二年，师征青海，从副都统达鼐等追获丹津琿台吉及其孥，并罗卜藏丹津女兄。四年，超授三等侍卫，出为直隶正定镇标游击，累迁云南临元镇总兵。十一年，思茅土酋刁兴国等为乱，芳与提督蔡成贵等率师讨之，擒兴国及助乱土目杨昌禄等，斩三千六百余人，降四万二千六百余人。总督高其倬留芳搜余党，悉平之。十二年，擢湖广提督。

十三年，贵州九股苗为乱，授云南提督哈元生扬威将军，芳副将军，率师讨之。寻命尚书张照总理抚定苗疆，乱未定，高宗即位，授张广泗为经略，视师。广泗劾芳驻军八弓，依附张照，与元生互讦，师集数月，剿抚初无端绪。夺芳官，逮京师。乾隆元年，王大臣会鞫，拟发边远充军，上命宽之，以副将发云南。遭父忧，服除，署剑川协副将。擢总兵，历楚雄、昭通二镇。遭母忧，十三年，召赴京师，赐孔雀翎。

命从征大金川，即授四川重庆总兵。经略讷亲檄芳助总兵莽阿纳等攻克普瞻左梁及阿利山梁碉卡。又从提督岳钟琪攻木耳金冈，夺土卡三、水卡一。十四年，大金川事定，芳赴镇，疏陈考察营汛，修补器械，并以地当黔、楚要冲，密访咽噜邪教，复发存库米折借济贫兵，上命诸事尽心料理。寻调建昌镇。叙平大金川功，加左都督。十五年，西藏朱尔墨特、那木札尔谋叛，既诛，其党罗布藏扎什等为乱，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师入藏，命芳督兵策应。十九年，调松潘镇，

擢贵州提督。二十二年，卒。

查弼纳，完颜氏，满洲正黄旗人。祖爱音布，事世祖为户部理事官，考满，授拖沙喇哈番。以其孙观音保袭，恩诏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查弼纳，观音保弟也，袭世职，管佐领。康熙四十七年，授吏部郎中，三迁兵部侍郎。六十一年，授江南江西总督。雍正元年，台湾朱一贵余党温上贵纠江西棚民掠万载、新昌。乱定，大学士白潢、尚书张廷玉并疏议安辑棚民，下查弼纳详议。查弼纳奏：“江西界连福建、湖广、广东诸省，地旷山深，民无力开垦，招流民芝麻种靛。以其棚居，名曰‘棚民’。安业日久，驱令回籍，必且生事。当编保甲，千户以上，驻将吏稽察。编册后，续到流移，不得容隐。其读书向学及有膂力者，得入籍应试。”下部议行。二年，奏言私盐责所在州县严捕，停驻防兵巡缉。又奏言太湖跨数郡为盗藪，请移参将驻洞庭东山，周村、铁桥、鲇鱼口、马迹山、鼇山、东山、凤山、吴溜设汛驻兵。又奏言江南赋重事繁，请改六安、太仓、颍、泗、庐、邳、海、通诸州为直隶州，苏、松、常三府增设元和、震泽、昭文、新阳、宝山、镇洋、奉贤、金山、福泉、南汇、阳湖、金匱、荆溪诸县。

上既谴廉亲王允禩，以贝勒苏努、尚书隆科多等结党乱政，询查弼纳。诏八至，查弼纳不以实奏。四年，召诣京师，上亲诘之，犹坚执不肯言。命夺官，下王大臣会鞫，乃具言苏努与阿灵阿、揆叙、鄂伦岱、阿尔松阿结党，欲戴允禩致大位，及隆科多交结揆叙、阿灵阿状。王大臣拟查弼纳罪斩，上谕曰：“查弼纳本后进，畏附权势。朕昨言及圣祖，查弼纳

痛哭不止，尚有良心，可免其罪。”寻授内务府总管、镶红旗汉军都统，擢吏部尚书，协理兵部。五年，以滥保郎中舒伸，降级。旋授兵部尚书。

七年，师征准噶尔，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出北路，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出西路，查弼纳赴肃州督西路军需。八年，召入觐，授副将军，佐傅尔丹出北路。九年六月，噶尔丹策零大举入犯，傅尔丹中敌间，欲及敌未集先发，查弼纳亦颇信之。师进，查弼纳偕傅尔丹督兵继之，至库列图岭，入谷遇敌伏，师败绩。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师大溃。查弼纳与傅尔丹及副将军巴赛收余兵四千，设营护輜重，且战且行，渡哈尔噶纳河。敌追至，查弼纳跃马舞刀溃围出，与傅尔丹相失，虑以陷帅得罪，曰：“吾罪当死，蒙恩幸得生。颁白之年，岂可复对狱吏？”遂复入阵，死。巴赛亦求傅尔丹不得，趋敌力战死。巴赛，郑亲王济尔哈朗孙也，敌旌其黄带以示师。参赞马尔萨至红石岩遇敌，中枪死。

达福，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鳌拜孙也。康熙五十二年，圣祖追录鳌拜战功，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达福袭职，管佐领。累擢正蓝旗满洲副都统。雍正五年，世宗以鳌拜功多，复一等公，仍以达福袭，授散秩大臣、前锋统领。七年，师将出，上召廷臣议，达福力谏。上问故，达福曰：“噶尔丹策零狡黠，能得诸酋心为捍御。主少则谏易，将强则制专。我数千里转饷，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见其可。”辞益坚，上曰：“今使汝副傅尔丹以行，汝尚敢辞？”达福乃叩首出。师至边，傅尔丹令达福将二千人驻库卜克尔。九年，傅尔丹出师，使达福偕定寿领第一队，及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昼夜力战，杀

敌千余。敌益大集，军方移，达福殿，敌三万余环攻之，力战，复杀敌千余，没於阵。

定寿，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初袭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授三等侍卫。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康熙五十六年，以傅尔丹为振武将军，出阿尔泰讨策妄阿喇布坦，定寿将盛京、吉林兵千人当前锋，屡破贼博罗布尔哈苏、乌鲁木齐。雍正二年，授镶黄旗蒙古都统。策妄阿喇布坦使乞和，定寿率兵还驻巴尔库尔。部议阿尔泰当驻军，授定寿阿尔泰驻防将军。寻改命穆克登，而令定寿以都统衔参赞军务。四年，率兵往扎布罕，召偕穆克登还京师。定寿奏留察罕搜勒军中自效。七年，大将军傅尔丹自北路出师，命定寿仍以都统衔为军营前锋统领。八年，傅尔丹令定寿以二千人驻伊克斯诺尔，护阿济必济卡伦。九年，傅尔丹将出师，集诸将议，定寿曰：“噶尔丹策零闻我师至，敛兵观变，是有谋也。不可信俘言轻进。”傅尔丹责其懦，侍郎永国、副都统觉罗海兰皆持不可，弗听，师遂行。以定寿领第一队，至扎克赛河，获准噶尔兵二千余；及至库列图岭，攻不克，将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呼尔哈诺尔，华言大泽也。定寿诘傅尔丹曰：“违众陷师，谁执其咎？”傅尔丹默不语，定寿曰：“言在先，敢辞死乎？”军甫移，敌大至，定寿督兵奋击，所向披靡，乘胜入敌阵，风骤起，雨雹并至，师大败。敌围定寿数重，定寿中鸟枪，犹力战，相持竟夜。敌欲生致之，拔刀自刭，死於阵。副都统西尔赖令索伦兵赴援，兵溃，亦自杀。

素图，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费雅斯哈孙，素丹子也。素图初名福列，袭二等阿达哈哈番，改名。授护军参领。康

熙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素图与都统新泰率乌拉兵屯阿尔泰。五十九年，从征西将军祁里德出布勒罕，深入，斩敌伏四百余。次铿尔河，其宰桑色布胜据山拒，素图督兵奋击，大破之，色布腾以二千人降。六十年，移军巴尔库尔，赴吐鲁番督筑城屯田。雍正元年，从副将军阿喇纳驻布隆吉尔。二年，准噶尔犯边，偕总兵孙继宗击之，敌败走，乃城市隆吉尔。复从副都统达鼐逐罗卜藏丹津至花海子，获台吉丹津及其妻子，并招降台吉噶斯等。上以方冬冰冻草枯，师奋勇远征，下诏褒勉。擢宁夏左翼副都统。时素丹为宁夏将军，年已老，上命素图协理将军。寻命率西安满洲兵二千从傅尔丹出北路，授参赞大臣。及库列图岭之战，素图与副都统岱豪杀敌四百余。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素图与定寿及副都统常禄等据山梁之东，敌大至，素图、常禄与归化城副都统马尔齐力御之，没於阵。侍郎永国、副都统觉罗海兰、岱豪帐中自经死。

时诸将惟副都统德禄、承保从傅尔丹得出。伯都讷副都统塔尔岱中枪穿胫，蒙古医蒙以羊皮，三日始苏。上令还伯都讷，塔尔岱言：“愿从军剿贼雪耻。若负罪而还，何颜见七十有七之老母？”上深嘉之，并赐塔尔岱及其母各白金千。参赞都统陈泰屯科布多河岸，闻敌至，退驻扎布韩，上命斩之。议恤查弼纳、马尔萨、素图、觉罗海兰，皆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达福、岱豪、西弥赖、常禄、定寿、永国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余并授拖沙喇哈番。查弼纳、达福、定寿、素图旧有世职，查弼纳合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定寿、素图皆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达福以其孙别袭巴赛，追封简

亲王，见《郑亲王济尔哈朗传》。

论曰：西藏之师，噶尔弼深入奋战，而功独归主将，番代远戍，怏怏不欲行，殆以此欤？查克丹与额尔德尼昭之战，常赉佐巴尔库尔之师，元生、芳屡定乱苗，而元生尤著，卒以牵制坐使迁延。查弼纳扬历已久，晚乃从军，和通脑儿之败，一军尽覆，而主将独追重诛，抑又何也？

卷二百九十九

列传八十六

马会伯从兄际伯 际伯弟见伯 觐伯 路振扬
韩良辅弟良卿 子勋 杨天纵 王郡 宋爱

马会伯，陕西宁夏人。康熙三十九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侍卫。四十五年，授直隶昌平参将，累迁云南永北总兵。五十九年，师入西藏，命会伯与总兵赵坤率绿旗兵会都统法喇从征。西藏定，叙功，加左都督。雍正元年，入觐，世宗书榜赉焉，曰“有儒将风”，并赐貂冠、孔雀翎。其从弟觐伯，以山西大同总兵率师驻山丹卫，命会伯代镇，赐白金五百。二年，还镇永北。

三年，擢贵州提督，疏言：“贵州土瘠兵贫，臣捐谷千石，所属四营将备捐千石，贮以济兵。来岁续捐增贮。”上善之。初，广顺属长寨仲苗最悍，总督高其倬奏移兵设汛。是岁，建营房，仲苗出阻。会伯会总兵石礼哈率兵捕治，得其酋阿革、

阿纪及川贩为主谋者李奇，悉诛之，余众诣军前听命。会伯复赴宗角、者贡、谷隆关、羊城垵诸地督建营房，得旨嘉奖。

四年，调甘肃，未至，又调署四川，旋授四川巡抚。五年，疏劾按察使程如丝营私纳利，遣侍郎黄炳按鞫得实，论罪如律。会伯疏言：“四川巡抚旧有税规耗银三万九千有奇，令并入正项。富顺盐规一万有奇，令改增引课。仍留丁粮、盐、茶耗规等一万七千有奇，为巡抚养廉及犒赏之用。”报闻。又疏请清察隐粮，争控田地，按名丈量。四川清丈自此起。

调湖北，疏请整饬庶狱，重校刻《洗冤录》，颁发州县，议如所请。七年，命往肃州督西路军需，并权肃州总兵。上谕之曰：“此任朕屡经斟酌，用满员，恐与岳钟琪掣肘；用文吏，则能谙军机实心任事者甚少。委托於汝，慎毋负任用！”寻擢兵部尚书，仍督兵需，并领肃州总兵如故。八年，上责会伯贻误，夺职，仍署总兵效力。乾隆元年，卒。

际伯，会伯从兄。初入伍，从勇略将军赵良栋讨吴三桂，复略阳，败敌阳平关。下四川，夺小关山，克建昌，遂定云南。叙功，授千总，累加参将衔。又从振武将军孙思克征噶尔丹，破敌昭莫多。叙功，加副将衔。康熙三十六年，授宁夏镇标前营游击。从总兵殷化行击噶尔丹，至洪敦罗阿济尔罕。累迁四川建昌总兵。遭母丧，巡抚能泰请留任，上命在任守制。四十六年，入觐，调西宁，赐孔雀翎、鞍马。五十年，授四川提督。卒，赠右都督，赐祭葬，谥襄毅。

见伯，际伯弟。康熙三十年武进士。洪敦罗阿济尔罕之役，见伯在行。叙功，授守备。累迁山西太原总兵。上西巡，赐貂褂、蟒袍。母丧，并命在任守制。上复西巡，赐孔雀翎。

上命弁兵内通晓文义者得应武乡会试，见伯疏言《武经七书》注解互异，请敕儒臣选定。下部议驳，上谕曰：“见伯此奏亦是。《武经七书》文义驳杂，朕曾躬历行间，知用兵之道，七书所言，安可尽用耶？”命再议，乃议武试论二：一以《论语》、《孟子》命题，一以《孙子》、《吴子》、《司马法》命题。见伯并请祭孔子，副将以下皆陪祭，上特允之。旋调天津。五十八年，擢陕西固原提督。五十九年，上命贝子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定西藏，以见伯参赞军务，屡破败。师还，次打箭炉，卒，赐祭葬。

觐伯，见伯弟。康熙四十二年武进士，选三等侍卫，授巡捕南营参将。累迁大同总兵。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觐伯率师出驻推河。雍正元年，入觐，赐孔雀翎。命移军驻山丹卫。二年，还镇。三年，上谕之曰：“尔前入见，朕命尔受巡抚诺岷教导。近闻尔等俱听年羹尧指挥，此甚非是。嗣后诸事，当商诸署巡抚伊都立。”寻追议在军时因事与将军争竞，夺官，命辖鄂尔坤、图拉屯田。五年，献瑞麦，一茎十五穗。上谕曰：“今岁各省产嘉禾，觐伯复献瑞麦。帝王本不以祥瑞为尚，恐有司借端粉饰，致旱潦不以上闻。雍正五年以后，各省产嘉禾，停其进献。”乾隆元年，卒。

路振扬，陕西长安人。初入伍，拔补把总。累迁汉中副将。康熙五十一年，擢四川松潘总兵。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侵西藏，命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往青海御之。至黄胜关柏木桥，兵哗溃，振扬往镇抚。事定，以振扬署提督。疏言：“松潘迤南杂谷土司种繁俗悍，土司良尔吉子班第尔吉，臣密

令防隘，颇称勤顺，请袭职，并予赏赉。又加渴瓦寺安抚土司桑郎温恺募众运粮，漳腊营辖旗命上下包坐司士兵习战斗、谙边情，臣令备兵候调，咸知踊跃，亦请予赏赉。”皆如所请。雍正元年，调重庆总兵。

四年，迁陕西固原提督。疏言：“国家设禄以养廉，立法以惩贪。例定以财行赇，及说事过钱人，审实计赃同科。罪未发而自首者免罪，犹征正赃。窃思官吏营私，彼此容隐，不易败露，或有告发，犹必互相掩饰。臣请开自首之路，凡上司保题属吏，并大计军政卓异，荐举人员，以财行赇，彼此皆应治罪。如受者自首，免追赃及应得之罪。如与者自首，则照原赃倍追给主，亦免应得之罪。或说事过钱人自首，免罪给赏。如是，庶彼此皆存顾虑，未事则畏惧不敢为，既事则争首惟恐后。是或除贪之一法。”奏入，上嘉之，曰：“向闻振扬操守廉洁，今览此奏，非一尘不染者不敢言也。”下部议行，并命优叙。

六年，上念振扬老，召诣京师，授兵部尚书。振扬以病固辞，上疑其恋外任、怀怨望，命停俸，旋改銮仪使。八年，署直隶古北口提督。九年，上以古北口、宣化、大同沿边要地当增兵，独石口西至杀虎口当增兵，并修边墙。敕御史舒喜、天津总兵补熙会振扬详勘。振扬等奏请改设副将以下官，增兵千四百有奇，於各镇营抽拨；边墙倾圯，用木栅鹿角堵塞；从之。乾隆元年，回銮仪使任。旋卒，赐祭葬。

韩良辅，字翼公，陕西甘州人。父成，字君辅，康熙中官重庆总兵。在任十七年，有威惠，民德之。卒，祀名宦祠，

葬合州，遂入籍重庆。

良辅，多力有胆气，年十五，即随父杀贼。补县学生员，弃去肄武。康熙二十九年，中式武举第一。三十年，成一甲三名武进士，选二等侍卫。出为陕西延绥游击，迁宜君参将。境多盗，有为之主者，捕得必连坐。又多虎，造虎枪，教士卒刺虎法，杀虎百余，患遂息。迁神木副将，调直隶大名，又移石匣。五十九年，率古北口兵五百赴西宁军前听调遣。雍正元年，迁天津总兵，赐孔雀翎。

授广西提督。广西多山林，宜藤牌挑刀。良辅令步兵弓箭软弱者皆改肄牌刀，并增制军械，买马以壮易羸。二年，署广西巡抚。奏言：“广西土旷人稀，多弃地，其故有六：山溪险峻，瑶、僮杂处，田距村远，谷熟虑盗割，一也；民朴愚，但取滨江及山水自然之利，不知陂渠塘堰可资蓄泄，二也；不得高卑宜植粮种，三也；不知耕耨，四也；所出祇米谷，纳赋必用银，且徭随粮起，恐貽后累，五也；良懦垦熟，豪猾势占，六也。宜选大员督率守令，度地居民，立茅舍，贷牛种，兴陂渠塘堰，严冒占之禁，宽催科之期，使民知有利无害，皆奋兴从事，边徼可成乐土。”上命李绂为巡抚，令良辅协同料理。三年，良辅以天河三幢瑶、僮时出劫掠，檄柳庆副将孙士魁率兵捕治，并晓以利害，上幢莫旺东等、中幢贾贵翁、下幢覃明甲等皆出降。师还，复抚定宜山属那隘、三岔诸寨。

四年，复署巡抚。遭嫡母丧，命在任守制。五年，实授巡抚。疏言：“广西抚、提、镇三标岁需兵粮七万六千石有奇，各属额征粮数，有无多寡不同。拨运供支，有司既苦繁费，兵

士又虞乏食。请酌水道远近，粮额多少，匀给拨运；并多征折色，以给舟楫不通之地。”下部议行。上命绂以侍郎奉使，与良辅赴贵州安笼，与总督鄂尔泰议分界，事毕，还广西。坐前官提督时奉议土民罗文刚抗阻设汛，未早捕治，夺官。七年，卒。

良辅既以兵略显，子弟多肄武。季弟良卿、长子勋尤知名。

良卿，字省月。康熙五十一年武进士，授侍卫。出为陕西西宁守备，再迁庄浪参将。师讨谢尔苏部土番，从凉州总兵杨尽信击敌棋子山，功多，赐孔雀翎，赉白金千。累迁宁夏中卫副将、广西碣石总兵，移肃州。乾隆五年，擢甘肃提督。卒，赐祭葬，谥勤毅。

勋，字建侯。年十九，中式武举。康熙五十六年，祖成请效力，命在内廷行走。五十九年，师征西藏，勋随良辅赴噶斯应援。雍正元年，授三等侍卫。出为贵州威宁游击，未赴，改镇远。五年，从提督杨天纵击仲苗，迁云南镇雄参将。八年，乌蒙倮为乱，扰镇雄、永善。总督鄂尔泰令分兵三道进攻，令提督张耀祖、总兵哈元生各出一路，而以勋将四百人出镇雄奎乡，进次莫都都，倮数千出拒，力战一昼夜，杀二百余，破寨四。翌日，倮复犯奎乡，勋击之。战三日，杀二千余，尽焚其寨。时元生已克乌蒙，倮屯鲁甸，拒大关以守。耀祖军次东川不进，鄂尔泰复檄勋自镇雄夹攻，循途搜斩，破寨百余。克发乌关，至黄水河，环攻敌垒，大破之，克大关、小关。镇雄、永善相继下。捷闻，上谕曰：“参将韩勋，领兵四百，破贼数千。以寡敌众，鼓三军之气，丧贼人之胆，

较诸路为独先。”命优叙。超擢贵州安笼总兵。

九年，移古州，讨定稿平苗。十三年，疏言：“古州苗寨接壤郡县，请视湖广例，得与内地兵、民联姻。庶彼此感喻，习知礼义，可底善良。”从之。清江诸苗犯王岭汛，勋率兵击之，苗退踞台拱，势犹炽。率副将王涛截击，破乌公、八妹诸寨，进屯朗洞。乾隆元年，从经略张广泗进攻牛皮大箐，自朗洞旋师，途毁二十余寨。三年，按治定番州姑卢等寨苗。四年，疏言：“古州西北地名滚纵，临容江，接牛皮大箐，实为要隘，当设兵防守。”允其请。六年，粤瑶挟黎平黑洞苗入境焚劫，击走之。擒其首恶石金元等，置之法。擢贵州提督。八年，卒，赠右都督，赐祭葬，谥果壮。

杨天纵，字景圣，陕西渭南人。年十七，父母相继没，遂入伍。尝从勇略将军赵良栋下云南，冒矢石，负重创。补四川提标把总，迁峨边营千总。康熙三十九年，打箭炉西藏营官喋吧昌侧集烈为乱，天纵从提督唐希顺讨之，易服入敌中数往返，希顺用其言为攻取计。四十年，攻二道水、磨冈、磨西面诸地，争先摧敌，克打箭炉。叙功，加游击衔，授浙江处州都司。三迁署山东沂州副将。

五十七年，授贵州定广副将，入覲，上命加总兵衔，留沂州任。山东盐枭势张甚，天纵按行各汛，行至费县，闻有声自远至，势且数百人。正夕，天纵令从骑伏路旁，俟其近，骤出击之，皆惊溃。逐之，及於柱子村，擒其渠，俘数百。又击之於蒙阴、於泰安，余众悉解散。五十九年，调广东雷州副将，山东巡抚李树德以沂州险要，请仍留任，许之，加都

督僉事。

雍正元年，迁云南临元总兵。鲁魁保夷方景明等恃众据险，恒出掠。天纵偕布政使李卫率兵捕治，悉歼焉。四年，授贵州提督。五年，疏言：“各省考察军政，所劾多千总、把总，至一二十员不等。千把总虽微员，有防汛、护饷、解逃、捕盗之责，如有偷惰，应不时斥革，何待此时？盖缘提镇以是塞责，且有所劾即有所擢，只图可得锱铢。上负君恩，下屈末弁。请敕提镇，嗣后千把总有劣员，即时斥革。”上韪之，谕兵部著为令。

总督鄂尔泰讨平长寨仲苗，环其地东西南皆生苗，犷悍不受约束，内地仲苗以为逋逃藪。天纵从鄂尔泰招抚，遣参将刘成谟率熟苗头人推诚劝谕，生苗有求见，令薙发，予以衣冠酒食，使转相化导。受抚者百四十八寨、五千六百余口。叙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巡抚张广泗清理苗疆，丹江苗纠众抗拒，天纵遣兵助剿，疏言：“旧存大炮过重，余炮力不及远。臣以己意制炮，大者曰靖蛮大炮，能及数里；小者曰过山鸟，攻远便捷。选兵送广泗行营听用，并调安笼、安南、大定、黔西、长寨诸营兵携炮赴凯里一路，分布进攻。”上嘉天纵料理合宜。七年，疏劾前署巡抚祖秉圭“不谙事机，广泗未至日，在教场阅操，言将尽剿诸苗，以致顽苗抗拒，劳师动众。臣不敢隐讳”。上谕曰：“生苗必经此惩戒，方可久安。朕以祖秉圭不胜任，已予罢退。此类情事，焉能逃朕监察耶？”九年，以老致仕，加太子太保。十年，请改籍四川成都。旋卒，赐祭葬，谥襄壮。

王郡，陕西乾州人。康熙三十年，陕西饥，就食福建，以李姓入伍，补台湾镇标把总，迁延平城守千总。六十年，台湾民朱一贵为乱，总督满保檄郡赴援。自厦门渡海，一昼夜至淡水，佐守备陈策固守，与策安集民、番。师至诸罗，往会，从克台湾。二岁中四迁。雍正元年，擢浙江严州副将，奏复姓。寻又迁江西南赣总兵。六年，调台湾。九年，上以郡在台湾，三年任满，例当调内地，命总督刘世明选代郡者。世明举海坛总兵吕瑞麟，令赴台湾就郡咨度兵民风土，乃调郡潮州。

十年，擢福建提督。台湾北路社番为乱，瑞麟与台湾道刘象恺往剿，郡赴台湾镇抚。南路乱渠吴福生等窃发，郡率兵於虎头山、赤山、碑头诸地逐捕，擒福生，余党悉平，加都督同知。寻北路大甲西、沙轆、牛骂诸社番杀掠兵民，郡自鹿仔港侦知阿束一社有北仑、西仑、东仑、恶马诸地，为乱番所聚，令游击邱有章、李科等攻西仑，参将李荫樾、游击林黄彩等攻东仑、恶马，而游击黄贵，守备蔡彬、蔡荣等攻北仑。乱番设伏拒我师，督兵奋击，悉讨平之，加左都督。

十一年，调水师提督。十二年，疏言：“厦门环海，地少人多，需米不贖。加以营兵赴余，难免匱乏。水师提督公廨旧有官房，鱼池赁於民，岁得息五千余。请买谷贷於兵，俟谷熟买补，数年内可得数万石。孤岛兵民，庶无虞艰食。”上谕曰：“郡将应得租息筹济兵食，甚可嘉也。”命议叙。寻入覲，途次遘疾，遣太医诊视，赐药饵。二子：守乾、守坤随侍，召入见，赐守乾守备衔，守坤户部主事。乾隆元年，复入覲，赐鞍马、弓矢。时部议许民间得制鸟枪防盗，郡言：

“台湾远在海表，番、汉杂处。禁例一开，恐火器充斥。小则侵界扰番，大则偶遇水旱，群不逞藉以为乱。台湾民居多平衍，山箐中皆生番，各险要皆置兵戍守。民间不需鸟枪，垦仍旧例禁止。”从之。十一年，请老，加太子少保，食全俸。二十一年，卒於家，赐祭葬，谥勤惠。守乾官至南昌总兵。

宋爱，字体仁，陕西靖远人。父可进，雍正初，以京营参将从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讨罗卜藏丹津。敌攻镇海堡，遣赴援，击杀六百余人，敌败走。敌又攻西宁南川口，围申中堡，复遣赴援，堡兵出夹击，敌败走，擢副将。从提督岳钟琪攻郭隆寺，毁寨七，焚其屋宇七十余所。旋与钟琪分道深入，定青海。擢凉州总兵，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复从钟琪攻谢尔苏土番，战桌子山，围之七昼夜，一日数接战。可进受重创，奋进破其巢，遂讨平之，擢甘州提督。

爱，雍正元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二年，命省可进军中。桌子山之战，爱从可进奋战有功。河南河北镇总兵纪成斌请以爱授河南开封都司，上疑成斌受羹尧指，允其请，即令爱传谕诘成斌。成斌奏：“开封都司，省会重地，去年剿桌子山，亲见爱奋不顾身，极有胆气。且代可进料理营务，颇有才干。知其能胜任，故冒昧陈请。臣实未受何人嘱托，即可进亦不过同在军中相识，素无交情。”上谕之曰：“朕原不过揣度之辞。近年年羹尧握兵柄，若尔等蔑国恩，重私谊，甚非朕保全功臣之意。今既无别故，意在为地得人，朕甚嘉赏。”再迁浙江绍兴副将，命署总兵，历南阳、永州、天津、定海诸镇。

乾隆六年，擢襄阳总兵。七年，调安笼。十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言：“古州系新辟苗疆，诸镇中惟爱详慎周密，年力正壮，请以调补。”上从之。丁母忧，命暂署，服阕后真除。十八年，擢贵州提督。前提督丁士杰奏言古州苗因公役使不从，恐激成骄抗，谕将吏弹压。爱奏：“古州苗於应备夫役，一呼即至，初未见迟延。所属新疆苗民，亦不至骄抗。苗性难驯，惟在有司善於约束。平时不烦苛，有事不姑息。务使怀德，兼知畏法。”上褒勉之。十九年，总督硕色劾爱马政废弛，又为故镇远总兵吴三杰匄资治丧。会爱卒，寝其奏。

论曰：雍正间文武多通用，高其位以提督迺授大学士为最著。会伯、振扬皆长兵部，然会伯未上官，振扬不久改右班，其绩仍在专阃。良辅为疆吏，卓卓有建白，家世出将，与会伯略同。天纵、郡、爱等弭乱绥氓，因事有功。年羹尧部将如宋可进、黄喜林、武正安、周瑛、王嵩、马忠孝，岳钟琪部将如纪成斌、曹勲、张元佐，皆相从转战，惟可进以有子爱，名字犹可见，他皆不具始末。成斌、勲且以微罪死，是亦重可哀已！

卷三百

列传八十七

沈起元 何师俭 唐继祖 马维翰

余甸 王叶滋 刘而位

沈起元，字子大，江南太仓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擢员外郎，以知府发福建用。总督高其倬令权福州，调兴化。时世宗闻福建仓谷亏空，遣广东巡抚杨文乾等往按，被劾者半，受代者争为烦苛，起元独持平。莆田民因讼互斗，其倬恐酿乱，令捕治。起元责两人而释其余，报曰：“罪在主者，余不足问也。”寻摄海关，裁陋规万余金。巡抚常安有奴在关，以索费困商舶。起元闻，立督收税如额，令商舶行，白常安斥奴。自是人皆奉法。其倬奏开南洋，报可。已，复令商出洋者，必戚里具状，限期返，逾者连坐。起元曰：“人之生死，货之利钝，皆无常，戚里岂能预料？且始不听出洋则已，今听之，商造船集货费不貲，奈何忽挠以结状？若令商自具状，过三年不归，勿听回籍，不犹愈乎？”其倬从之。

调台湾。台湾田一甲准十一亩有奇，赋三则：上则一甲谷八石，中则六石，下则四石，视内地数倍。然多隐占，民不甚困。时方清丈，占者不得匿。其倬欲使台湾赋悉视内地下则，恐不及额致部诘。起元令著籍者仍旧额，丈出者视内地地下则。俟隐占既清，更减旧额重者均於新额，赋不亏而民

无累。起元在福州，以辩冤狱忤按察使潘体丰，体丰中以他事，镌四级，遂告归。

高宗即位，起江西驿盐道副使。乾隆二年，擢河南按察使。会久雨，被灾者四十余县，饥民四走，或议禁之。起元谓：“民饥且死，奈何止其他徒？”令安置未被水诸县，给以粮，遂无出河南境者。巡抚雅尔图檄府县修书院，以起元总其事，乃教群士省身克己之学。立章善坊，书孝子、悌弟、义夫、贞妇名，采访事实，为《章善录》版行，一时风动。

七年，迁直隶布政使。大旱议赈，总督高斌欲十一月始行，起元力请先普赈一月，俟户口查竣，再分别加赈。有倡言赈户不赈口者，起元曰：“一户数口，止赈一二，是且杀七八人矣！”檄各属似此者罪之。户部尚书海望奏清理直隶旗地，有司违限，旨饬责。斌将劾数州县应命，起元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县方赈灾，何暇及此？独劾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内转光禄寺卿。十三年，移疾归。

起元自少敦厉廉耻，晚岁杜门诵先儒书。临没，言：“平生学无真得。年来静中自检，仰不愧，俯不忤，或庶几焉！”

何师俭，字桐叔，浙江山阴人。以纳赈，於康熙六十年选授兵部员外郎。奉职勤垦，常数月不出署。雍正元年，迁广西右江道僉事，部请留任一年，世宗命以升衔留任，赐人参、貂皮。师俭以执法却重贿，忤要人，因诬以避瘴故留部。侍郎李绂昌言曰：“今部曹不名一钱，才者尤劳瘁，苟得郡，争趋之，况监司耶？”期满，复请留，加按察司副使衔。司疏奏皆出其手，他司事难治者亦时委之。

三年，出为江南驿盐道副使，上召对，勉以操守，复赐人参、貂皮，许上疏言事。四年，调广东粮驿道副使。岁大祲，师俭以存留米五万石给饷，饬所属缓征。或疑专擅获咎，师俭曰：“请而后行，民已苦捶楚矣！”总督孔毓珣与巡抚杨文乾不相能，以师俭署盐法道，欲引以为助。文乾疑为毓珣党，令买铜，将以赔累困之。明年，文乾入觐，上示以毓珣弹事，亦及师俭，乃知师俭非阿毓珣者。令署按察使，毓珣又疑师俭昵文乾。及文乾卒，劾师俭违禁开矿，侵蚀铜价。逾年，署巡抚傅泰会鞠，事始白。上知其无罪，命往陕西佐治军需。

师俭在兵部，谙悉诸边形势扼塞、战守机宜、刍饷缓急。至凉州，每集议，指画如素习，总督查郎阿深重之。署凉庄道参政。师过凉州，檄至肃州支饷。两路遥远，师俭即以凉州所蓄给之，师行无乏。一日羽书数过，师俭策必调取生兵，峙饷以待。已而果然。肃州师将行，飞檄令截取公私骡马，官民皇皇。师俭曰：“在道官商皆赴肃者，若官顿於途，货弃於地，非军前所宜。进剿未有定期，何如听其至肃，释所载而后供役？军前得人与货，亦省刍茭解送之烦，是获两利也。檄虽严，吾自当之。”於是官商皆安，军事亦无误。

寻调补西安盐驿道副使。关中旱，诏以湖广米十万石自商州龙驹寨运陕西。师俭董其役，未半，大雨溪涨，骡马少，不足供转输。商於山中无顿积所，水次隘，运艘不齐。师俭以秋谷将登，请止运，民亦不饥。军中马缺，檄取驿马。师俭谓：“置邮传命，如人身血脉，不能一日废。”拒不可，事竟寢。

擢按察使，数平疑狱。吏有故入人罪者，必按如法，虽贵势贤亲不徇纵。十三年，以目疾乞休。高宗即位，赦诏至，时目已失明，令吏诵案牘，谛听，得邀赦典者，立出之而后上陈。留两月，毕其事始归。后卒於家，陕西祀名宦。

唐继祖，字序皇，江南江都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编修，转礼部员外郎。五年，考选浙江道御史。七年，授工科给事中。命寨八旗亏帑，律侵挪皆不赦，犯者贫，羈狱二三十年不结。继祖为核减开除，奏请豁免，积牘一清。命巡西城，回民聚居，顽犷不法，严治之，有犯必惩，悉斂戢。建仓东便门外，多发冢墓，毁祠宇，继祖陈其不便，改地营建，冢墓祠宇并修复。南漕愆期，命赴淮安巡视。继祖驰至，不更张成法，惟选干吏催督，惩其疲惰。两阅月，粮艘悉抵通州。条上漕务利病，下部议行。

七年，命往湖南谳狱，并巡察湖南、湖北两省，裹粮出，有馈觴酒豆肉，皆却之，令行禁止。与巡抚赵申乔同按永顺苗变狱，群情帖服，苗疆以安。湖南捕役多通盗，奏请捕役为盗，加重治罪，报可，入新例。八年，擢通政司参议。九年，擢鸿胪寺卿。寻命以本衔署河南按察使，旋授湖北按察使。继祖在两湖久，熟知吏民情伪。楚俗刁健，黠吏与奸豪通，伺官喜怒，讼益难治。继祖闭诸胥於一室，不令与外通，讼风衰减。雪监利女子冤狱，按钟祥民变，皆为时所称。世宗驭吏严，内外大僚凜凜，救过不暇。继祖一意展舒，所陈奏无不允。上欲大用之，出巡察，赐以摺匣，许奏事，曰：“朕於督抚贤者始赐摺匣，汝宜好为之！”调江西，未之任，以

疾乞归。病愈将出，遽卒。

马维翰，字墨麟，浙江海盐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元年，授吏部主事。甫视事，杖奸胥，铨政清肃。转员外郎，考选陕西道御史，迁工科给事中，监督仓场，所至有声。六年，命赴四川清丈田亩，时同奉使者四。维翰分赴建昌道属，具有条理，粮浮於田者必请减，逾年事竣。御史吴涛在川东丈田不实，以维翰助之。至则发其弊，遂以维翰代任。巡抚宪德荐可大用。八年，留补建昌道副使，疏陈二事：四川俗好讼，州县断狱苟简，案牘不具，奸民辄翻控，淆乱是非，请设幕职以襄治理；又民鲜土著，多结草屋，轻於迁徙，焚劫辄致灾，请发官款造砖甍，劝民多建瓦屋。上斥其非政要，以其疏示宪德，谓：“汝荐可大用者乃若此！”然维翰勇於任事，相度要害，改黎州千户所设清溪县。乌蒙苗乱，出师会剿，维翰治军需，供糗粮刍茭，凿雪通道，与厮卒同甘苦。论剿抚悉中机宜，事乃定。凉山地震数百里，勘灾散赈，民感之。矿厂扰蛮，起为乱，方进剿。维翰力陈营兵不戢及各厂病蛮状，请罢厂撤兵，抚各番，止诛其魁。

在川七年，不阿上官。旋被拘，维翰揭部请解职赴质。时亲王总部事，特威重，猝使免冠。维翰以手按冠抗声曰：“奉旨不免冠！”诘问故，则又抗声曰：“旨解职，非革职也！”部乃疏请夺官。事旋白。乾隆二年，起授江南常镇道参议。丁父忧，归，卒於家。

余甸，字田生，福建福清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居乡

励名节，巡抚张伯行重之，延主鳌峰书院。授四川江津知县，民投牒者，片言立决遣，讼为之简。日与诸生诵说文艺，疏解性理。所征赋即储库，不入私室。时青海用兵，巡抚年羹尧督饷，多额外急征，檄再三至，甸不应。乃使仆持檄告谕，自朝至晡，甸不出，使者哗。甸坐堂皇，命反接，将杖之，丞簿力为请，久之乃释其缚。越日，使者索檄，甸曰：“汝还报，我闭门待劾，檄已达京师矣。”羹尧亦置之。行取吏部主事，时尚书张鹏翮、侍郎汤右曾皆以干济名，甸遇当争辩者，侃侃无所挠。主选三年，权要富人请托多格不行。将告归，条文书已驳议未奏者十余事，曰：“此皆作奸巧法易为所蒙，必上闻，吾乃去。”父忧免丧，犹庐墓。

以河道总督陈鹏年疏荐，擢山东兗宁道。厘工剔弊，一祛积习，甚得士民心。鹏年卒，齐苏勒为河督，以工事劾甸，行河至济宁，士民群聚乞还甸。齐苏勒疏陈，召入见。雍正二年四月，授山东按察使。携二仆，买驴之官，务崇礼教，轻刑罚，政化大行。十一月，召诣京师。三年，擢顺天府丞。

甸历官尽革陋规，为按察使，愍囚不能自衣食，取盐商岁馈三之一以资给之。兼完图圖，修学宫、书院，委有司出入注籍。既去官，上命内阁学士缪沅清察山东盐政诸弊，举是劾甸，夺官，归。甸用唐人诗语为人书楹帖，其人有怨家，讐於有司，以为怨望。有司以甸所书也，并下甸於狱。事白，遽卒。

王叶滋，字槐青，江南华亭人。弱冠，补诸生。浙江巡抚朱轼辟佐幕，器其才。雍正元年，重开明史馆，轼荐之，引见称旨，命入馆纂修。举顺天乡试。福敏督湖广，世宗命叶

滋往赞其幕。五年，应礼部试，甫毕，上召见，问湖广吏治、民生利弊，奏对甚悉，趣驰传还湖广。榜发中式，未与殿试，赐二甲进士，即授常德知府。常德例，知府至，行户更新照，规费四千金，叶兹革其例。境数被水灾，请帑增筑花猫新陂堤堰，豁被水荒田额粮，民德之。辰州关木税为利藪，时议移关常德，叶滋恐累民，拒之，请仍旧制。行法不避豪贵，兴学造士，荐举优行诸生陈悌为武平知县，贵金马为上蔡知县，刘樵为清平知县，并为良吏。

署岳州、辰州二府，摄岳常道副使。久之，授辰沅靖道副使。时苗疆初辟，清林箐，增汛墩，规模肃然。所属绥宁、城步与黔疆犬牙错。尝率数骑，持酒肉盐烟，循行苗砦。群苗迎拜，谓“上官亲我”。召诸头人集校场，赐花红银牌，宣上德意，劝以礼义。因偕总兵阅兵耀军容，群苗帖服。署按察使，调粮储道，旧有漕费，悉归公用。值贵州苗乱，师进剿，叶滋驻辰州治军需，克期办。绥宁苗蠢动，为贵州苗应。叶滋条上剿抚事，悉中窾要。大吏令驻绥宁指挥，积劳疾作，卒於山中。

叶滋初以文学受知，及官於外，所至有声绩。卒时年仅五十五，世咸惜之。

刘而位，字尔爵，山西汾阳人。康熙五十二年举人，授河南安阳知县。有兄弟争产构讼十余年者，为据理剖解，至泪不，皆叩头求罢，案牘遂稀。雍正中，迁福建泉州知府，再迁兴泉道参议。盐政窳敝，商居奇索高直，民苦淡食，不获已，增价以市。既而盐不足，民恶其垄断，聚而殴之。海舶

私梟动逾千百，往捕则持械拒，大狱迭兴，罗织牵连，数岁不息。而位创议裁引革商，岁额课税归灶完纳，如农完赋，任人转运，听其所之，则诸弊可革而国赋不乏。巡抚赵国麟心韪之，格於例不行。未几，引疾归。乾隆三年，起官四川盐茶道副使。蜀盐产於井，课由井纳，民便之。雍正中有请设引招商增课者，四川盐政自此坏。商无余赀，运不足额，民持钱不得盐，而井盐滞积不售，因以致诤。而位欲事厘剔，大吏畏难不可，力争，愈嫉之。改松茂道，调永宁道参议。居常郁郁，不得行其志，惟与诸生讲学。寻卒於官。

而位生平服膺王守仁，曰：“尊所闻，行所知，须不流於弊。尊阳明而不知其流弊，非善学阳明；尊朱子而不知其流弊，亦非善学朱子。”盖谓王氏高明，弊在躐等；朱子格物，弊恐拘而不化。著《省克引》、《刘氏家训》，为学者所称。

论曰：起元深於经术，当朝政尚严，能持以平恕。师俭以勤敏，继祖以明肃，并见重於时。维翰有干局，甸尤能泽以儒效。叶滋抚循苗疆，未竟其用。而位议变盐法，亦不得申其志，而但以学术名。国家重视监司，所以扩循良之绩，储封疆之选，若诸人者，可谓无忝矣。

卷三百零一

列传八十八

讷亲 傅恒子福灵安 福隆安
福隆安子丰绅济伦 福长安

讷亲，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曾孙。父尹德，附见其父《遏必隆传》，讷亲其次子。雍正五年，袭公爵，授散秩大臣。十年，授銮仪使。十一年十二月，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十三年，世宗疾大渐，讷亲预顾命。高宗即位，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号“总理王大臣”。授讷亲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十二月，敕奖讷亲勤慎，因推孝昭仁皇后外家恩，进一等公。乾隆元年，迁镶黄旗满洲都统。二年，迁兵部尚书。十一月，庄亲王等请罢总理事务，讷亲授军机大臣。叙劳，加拖沙喇哈番世职。三年二月，领户部三库。九月，命协办户部。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朱藻诈欺贪虐，命讷亲与尚书孙嘉淦勘讞，藻坐流。讷亲因与嘉淦条上永定河南北岸建筑闸坝诸事。十二月，迁吏部尚书。四年五月，加太子太保。

讷亲贵戚勋旧，少侍禁近，受世宗知，以为可大用。迨高宗，恩眷尤厚。讷亲勤敏当上意，尤以廉介自敕，人不敢干以私。其居第巨整缚扉侧，绝无车马迹。然以早贵，意气骄溢，治事务刻深。左都御史刘统勋疏论讷亲领事过多，任事过锐。上谕曰：“讷亲为尚书，模棱推诿，固所不可，但治

事未当，亦所不免，朕时时戒毋自满。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语详《统勋传》。

九年正月，命讷亲阅河南、江南、山东诸省营伍，并勘海塘、河工。时直隶天津、河间二府方以灾治赈，令顺道先往察核。疏请展赈一月，从之。讷亲使事既蒞，分疏上陈，其勘诸省营伍，言：“遍阅三省督抚、河漕、提镇为标者十七，优绌互见。惟河南南阳、江南苏松水师二镇最劣。请下部核赏罚。”其勘江、浙海塘，言：“旧日浙江潮自蜀山中小亶出入，近海宁为北大亶，近萧山为南大亶，涨沙宽阔，为杭州、绍兴二府保障。迨中小亶渐湮，潮趋蜀山北，震荡为患。若浚中小亶故道，减大亶潮力，上下塘工悉可安堵；即中小亶未可遽复，则当择险要多为坦坡，木石戢坝，俾撒水积淤资以御潮。至诸处柴塘，停沙阻水，无烦议改石工。入江南境，地平而潮缓，华亭旧塘坚致，宝山新塘尺度参差，工作又不中程。金山、奉贤、南汇、上海皆土塘，距海稍远，所司守护如法，当无他虞。”其勘洪泽湖，请浚盐河俾通江，疏串场河俾达海，并停天然二坝、高堰下游二堤。其勘南旺湖，请以湖中涸地贷贫民耕稼。别疏言：“各直省政事，督抚下司道，司道下州县，州县官惟以簿书钱谷为事，户口贫富、土地肥瘠、物产丰啬、民情向背、风俗美恶、以及山川原隰、桥梁道路，皆漫置不省。官但有条教，民惟责纳赋，浮文常多，实意殊少。请敕各直省督抚，令州县官遍历境内，何事当兴举，何事当整饬，行之有无治效，以实报长官，长官即是为殿最，以实达朝廷。似亦崇实效、去虚文、饬吏治、厚民生之一端也。”皆下部议行。

十年三月，协办大学士。五月，授保和殿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十二年四月，命如山西会巡抚爱必达讞万全民张世禄、安邑民张远等挟众抗官状，论如律。爱必达及总兵罗俊、蒲州知府朱发等皆坐谴黜。十三年正月，命如浙江会大学士高斌覆勘巡抚常安贪婪状，未至，高斌鞫得常安实受赇，讞亲与共奏，论如律。三月，复命如山东会巡抚阿里衮治赈。

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攻革布什咱土司犯边，上命川陕总督张广泗讨之。大金川地绝险，阻山为石垒，名曰碉，师进攻弗克。四月，召讞亲还京师，授经略大臣，率禁旅出视师。六月，讞亲至军，下令期三日克噶拉依，噶拉依者，莎罗奔结寨地也。师循色尔力石梁而下，攻碉未即克，署总兵任举勇敢善战，为诸军先，没於阵。讞亲为气夺，乃议督诸军筑碉，与敌共险，为持久。疏入，上重失任举，又以筑碉非计，手诏戒讞亲，因时度势，以为进止。讞亲与广泗合疏言：“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我兵无机可乘。冬春间当减兵驻守，明岁加调精锐三万，於四月进剿，足以成功，至迟亦不逾秋令。”讞亲又别疏言：“来岁增兵，计需费数百万。若俟二三年后有机可乘，亦未可定。”疏入，上谕曰：“卿等身在戎行，目击情状，不能确有成算，游移两可。朕於数千里外，何从遥度？我师至四万，彼止三千余，何以彼应我则有余，我攻彼则不足？卿等当审定应攻应罢，毋为两歧语。”上知讞亲不足办敌，谕军机大臣议召讞亲还；又念大金川非大敌，重臣视师，无功而还，伤国体，为四夷姗笑。密以谕讞亲，冀激奋克敌。居数月，师虽有小胜，卒未得尺寸地。讞亲惟请还京面对，乃召讞亲及广泗诣京师，以岳钟琪摄经略，傅尔丹摄川陕总督，

复遣尚书班第同治军事。寻夺讷亲官，令自具鞍马，从讨噶尔丹赎罪，逮广泗。

九月，命大学士傅恒代为经略，别遣侍卫富成逮讷亲，责置对，并令富成录讷亲举止言语以闻。上前后手诏罪讷亲恒数千百言，略谓：“讷亲受命总戎，乖张畏缩。疏言军夜攻碉，自帐中望见火光，知未尝临敌。又言督军攻阿利山，既回营，我军数十人各鸟兽散。知偶临敌，又先士卒退。富成疏讷亲语‘金川事大难，不可轻举，此言不敢入奏’。讷亲受恩久，何事不可言？如固不能克，当实陈请罢兵。乃事败欲以不可轻举归过朝廷，狡诈出意外。又值续调兵过，辄言‘此皆我罪，令如许满洲兵受苦’。满洲兵闻调，鼓舞振跃，志切同仇。讷亲以为受苦，实嫉他人成功，摇众心，不顾国事。孤恩藐法，罪不可逭。”

十月，逾“讷亲先世以军功封二等公，为孝昭仁皇后戚属，供职勤慎，进一等公。获罪，应仍以二等公俾其兄策楞袭爵”。讷亲恃上恩，尚冀入见上自解，上复迭降手诏，谓：“军旅事重，平日治事详慎，操守洁清，举不足言。”又谓：“讷亲小心谨密，而方寸一坏，天夺其魄，虽欲幸免而不能。”十二月，广泗既诛，上封遏必隆遗刀授侍卫鄂实，监讷亲还军，诛以警众。十四年正月，上命傅恒班师，复谕鄂实即途中行法。是月戊寅，鄂实监讷亲行至班拦山，闻后命，遂诛讷余。

傅恒，字春和，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孝贤纯皇后弟也。父李荣保，附见其父《米思翰传》。傅恒自侍卫洊擢户部

侍郎。乾隆十年六月，命在军机处行走。十二年，擢户部尚书。十三年三月，孝贤纯皇后从上南巡，还至德州崩，傅恒扈行，典丧仪。四月，敕奖其勤恪，加太子太保。时讷亲视师金川，解尚书阿克敦协办大学士以授傅恒，并兼领吏部。讷亲既无功，九月，命傅恒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寻授保和殿大学士，发京师及诸行省满、汉兵三万五千，以部库及诸行省银四百万供军储，又出内帑十万备犒赏。十一月，师行，上诣堂子告祭，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傅恒既行，上日降手诏褒勉。傅恒道陕西，言驿政不修误军兴，上命协办大学士尚书尹继善摄陕西总督，主馈运。入四川境，马不给，上又命尹继善往来川、陕督察。旋以傅恒师行甚速，纪律严明，命议叙，部议加太子太傅，特命加太保。固辞，不允，发京师及山西、湖北马七千佐军。傅恒发成都，经天赦山，雪后道险，步行七十里至驿。上闻，赐双眼孔雀翎，复固辞。

初，小金川土舍良尔吉间其兄泽旺於莎罗奔，夺其印，即烝於嫂阿扣。莎罗奔之犯边也，良尔吉实从之，后诈降为贼谍。张广泗入奸民王秋言，使领蛮兵，我师举动，贼辄知之。傅恒途中疏请诛良尔吉等，将至军，使副将马良柱招良尔吉来迎，至邦噶山，正其罪，并阿扣、王秋悉诛之。事闻，上褒傅恒明断，命拜前赐双眼孔雀翎，毋更固辞。

十月，至卡撒，以屯军地狭隘，与贼相望，且杂处番民市肆中，乃相度移旧垒前，令总兵冶大雄监营垒。十四年正月，上疏言：“臣至军，察用兵始末：当纪山进讨之始，马良柱转战而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彼时张

广泗若速进师，贼备未严，殄灭尚易；乃坐失事机，宋宗璋宿留於杂谷，许应虎败衄於的郊，贼得尽据险要，增碉备御。讷亲初至，督战甚急，任举败没，锐挫气索，军无斗志，一以军事委张广泗。广泗又为奸人所愚，专主攻碉。先后杀伤数千人，匿不以闻。臣惟攻碉最为下策，枪炮不能洞坚壁，於贼无所伤。贼不过数人，自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贼於碉外为濠，兵不能越，贼伏其中，自下击上。其碉锐立，高於浮屠，建作甚捷，数日可成，旋缺旋补。且众心甚固，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复起。客主劳佚，形势回殊，攻一碉难於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巅三百余碉，计日以攻，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得不偿失。兵法，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惟使贼失所恃，我兵乃可用其所长。拟俟诸军大集，分道而进。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番众不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既自捷径深入，守者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卡撒为进噶拉依正道，岭高沟窄，臣当亲任其难。党坝隘险，亦几同卡撒，酌益新军。两道并进，直捣巢穴，取其渠魁。期四月间奏捷。”上以金川非大敌，劳师两载，诛大臣，失良将，内不悻。及是闻其地险难下，益不欲竟其事，遂以孝圣宪皇后谕命班师，而傅恒方督总兵哈攀龙、哈尚德等攻下数碉。上以金川水土恶，赐傅恒人参三斤，并及诸将有差，屡诏召傅恒还。又以孝圣宪皇后谕封一等忠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傅恒奏言：“金川事一误，今复轻率蒞事，贼焰愈张。众土司皆罹其毒，边宇将无宁日。审度形势，贼碉非尽当道，其巢皆老弱，我兵且战且前，自

昔岭中峰直抵噶拉依，破竹建瓴，功在垂成，弃之可惜。且臣受诏出师，若不扫穴擒渠，何颜返命？”并力辞封赏，上不允，手诏谓：“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乃驃姚武人锐往之概。大学士抒诚赞化，岂与兜鍪阍帅争一日之绩？”反复累数千言，复赐诗喻指。

时傅恒至提督岳钟琪决策深入，莎罗奔遣头人乞降，傅恒令自缚诣军门。莎罗奔复介绰斯甲等诣岳钟琪乞贷死，钟琪亲入勒乌围，挈莎罗奔及其子郎卡诣军门。语详《钟琪传》。傅恒遂受莎罗奔父子降，莎罗奔等焚香作乐，誓六事：无犯邻比诸番，反其侵地，供役视诸土司，执献诸酋抗我师者，还所掠内地民马，纳军械枪炮，乃承制赦其罪。莎罗奔献佛像一、白金万，傅恒却其金，莎罗奔请以金为傅恒建祠。翌日，傅恒率师还。上优诏嘉奖，命用扬古利故事，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三月，师至京师，命皇长子至裕亲王等郊迎。上御殿受贺，行饮至礼。傅恒疏辞四团龙补服，上命服以入朝，复命用额亦都、佟国维故事，建宗祠，祀曾祖哈什屯以下，并追予李荣保谥，赐第东安门内，以诗落其成。

十九年，准噶尔内乱，诸部台吉多内附。上将用兵，咨廷臣，惟傅恒赞其议。二十年，师克伊犁，俘达瓦齐以归，谕再封一等公，傅恒固辞，至泣下，乃允之。寻图功臣像紫光阁，上亲制赞，仍以为冠，举萧何不战居首功为比。二十一年四月，将军策楞追捕阿睦尔撒纳未获，上命傅恒出视师，赴额林哈毕尔噶，集蒙古诸台吉饬军事。傅恒行日，策楞疏至，已率兵深入，复召傅恒还。

三十三年，将军明瑞征缅甸败绩，二月，授傅恒经略，出

督师。时阿里袞以副将军主军事，上并授阿桂副将军、舒赫德参赞大臣，命舒赫德先赴云南，与阿里袞筹画进军。三十四年二月，傅恒师行，发京师及满、蒙兵一万三千六百人从征，上御太和殿赐敕，赉御用甲胄。四月，至腾越，傅恒决策，师循戛鸠江而进，大兵出江西，取道猛拱、猛养，直捣木梳，水师沿江顺流下，水陆相应。偏师出江东取猛密，夹击老官屯。往岁以避瘴，九月后进兵，缅甸得为备。傅恒议先数十日出不意，攻其未备，水师当具舟。上初命阿里袞造舟济师，阿里袞等言崖险涧窄不宜舟，傍江亦无造舟所。上又命三泰、傅显往视，言与阿里袞等同。及傅恒至军，咨土司头人，知蛮暮有山曰翁古多木，旁有地曰野牛坝，野人所居，凉爽无瘴。即地伐木造舟，野人乐受值，执役甚谨。傅恒即使傅显佐蒞事。舟成，督满、汉兵并从行奴仆，更番转搬。又得茂隆厂附近炮工，令范铜为炮。状闻，辄降旨嘉奖，为赋《造舟行》焉。

傅恒初议自将九千三百人渡戛鸠而西，师未集，七月，将四千人发腾越。上以经略自将师寡，促诸军速集如初议。八月，傅恒自南蚌趋戛鸠。奏至，上方行围木兰，入围获麇，畀福隆安以赐傅恒。傅恒道南底坝至允帽，临戛鸠江，时猛拱大头人脱猛乌猛、头人贺丙等，诣傅恒请降。师至，脱猛乌猛将夹江诸夷寨头人来迎，与贺丙具舟。傅恒命分兵徐济，夹江为寨猛拱后土司浑觉亦请降，献驯象四。上赉三眼孔雀翎，傅恒疏辞。师复进，取猛养，破寨四，诛头人拉匿拉赛。设台站，令瑚尔起以七百人驻守。遂至南董干，攻南准寨，获头人木波猛等三十五人。进次暮腊，再进次新街。

傅恒自渡戛鸠江，未尝与缅甸兵战，刈禾为粮，行二千里不血刃，而士马触暑雨多疾病。会阿桂将万余人自虎踞关出野牛坝，造舟毕成，征广东、福建水师亦至，乃合军并进。哈国兴将水师，阿桂、阿里衮将陆师，阿桂出江东，阿里衮出江西。缅兵垒金沙江两岸，又以舟师扼江口。阿桂先与缅兵遇，麾步兵发铙矢，又以骑兵陷阵，缅兵溃。哈国兴督舟师乘风蹴敌，缅兵舟相击，死者数千。阿里衮亦破西岸缅兵，傅恒以所获燹进。上复为赋诗，阿里衮感瘴而病，改将水师，旋卒。十一月，傅恒复进攻老官屯，老官屯在金沙江东，东猛密，西猛墅、北猛拱、猛养，南缅都阿瓦，为水陆通衢。缅兵伐木立寨甚固，哈国兴督诸军力攻，未即克。师破东南木寨，缅兵夜自水寨出，傅恒令海兰察御之，又令伊勒图督舟师掩击，复获船燹。缅兵潜至江岸筑垒，又自林箐中出，海兰察击之，屡有斩获。

师久攻坚，士卒染瘴多物故，水陆军三万一千，至是仅存一万三千。傅恒以入告，上命罢兵，召傅恒还京。傅恒俄亦病，阿桂以闻。上令即驰驿还，而以军事付阿桂。会缅甸酋懵驳遣头人诺尔塔赉蒲叶书乞罢兵，傅恒奏入，上许其行成。傅恒附疏言：“用兵之始，众以为难。臣执意请行，负委任，请从重治罪。”上手诏谓：“用兵非得已，如以为非是，朕当首任其过。皇祖时，吴三桂请撤藩，咨於群臣，议撤者惟米思翰、明珠数人。及三桂反，众请诛议撤诸臣，皇祖深辟其非。朕仰绍祖训，傅恒此事，可援以相比。傅恒收猛拱，当赐三眼孔雀翎，疏辞，俟功成拜赐。今既未克贼巢，当缴进赐翎，以称其请罪之意。”懵驳遣头人诣军献方物。十月，傅

恒还驻虎踞关，上命傅恒会云贵总督彭宝议减云南总兵、知府员缺，厘正州县旧制。三十四年二月，班师。三月，上幸天津，傅恒朝行在。既而缅甸酋谢罪表久不至，上谓傅恒方病，不忍治其罪。七月，卒，上亲临其第酹酒，命丧葬视宗室镇国公，谥文忠。又命入祀前所建宗祠。其后上复幸天津，念傅恒於此复命，又经傅恒墓赐奠，皆纪以诗。及赋《怀旧诗》，许为“社稷臣”。嘉庆元年，以福康安平苗功，赠贝子。福康安卒，推恩赠郡王衔，旋并命配享太庙。

傅恒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左右，以勤慎得上眷。故事，军机处诸臣不同入见，乾隆初，惟讷亲承旨。迨傅恒自陈不能多识，乞诸大臣同入见。上晚膳后有所咨访，又召傅恒独对，时谓之“晚面”。又军机处诸大臣既承旨，退自属草，至傅恒始命章京具稿以进。上倚傅恒为重臣，然偶有小节疏失，即加以戒约。傅恒益谦下，治事不敢自擅。敬礼士大夫，翼后进使其尽其才。行军与士卒同甘苦。卒时未五十，上尤惜之。

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自有传。

福灵安，多罗额駙，授侍卫。准噶尔之役，从将军兆惠战於叶尔羌，有功，子云骑尉世职。三十二年，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署云南永北镇总兵。卒。

福隆安，尚高宗女和嘉公主，授和硕额駙、御前侍卫。三十三年，擢兵部尚书、军机处行走，移工部尚书。三十五年，袭一等忠勇公。三十六年，用兵金川，总兵宋元俊劾四川总督桂林，命福隆安往谏。福隆安直桂林，抵元俊罪。四十一年，复授兵部尚书，仍领工部。金川平，画像紫光阁。四十

九年，卒，谥勤恪。

子丰绅济伦，初以公主子，命视和硕额駙品秩，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奉宸苑卿。四十九年，袭爵。累迁兵部尚书，领銮仪卫。嘉庆间，再坐事，官终盛京兵部侍郎。十二年，卒。子富勒浑翁珠，袭爵。

福长安，自蓝翎侍卫累迁至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武备院卿，领内务府。乾隆四十五年，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累迁户部尚书。五十三年，台湾平。五十七年，廓尔喀平。诸功臣画像紫光阁，福长安皆与焉。嘉庆三年，俘王三槐，福长安以直军机处得侯。四年，高宗崩，大学士和珅得罪，仁宗以福长安阿附，逮下狱，夺爵，籍其家。诸大臣议用朋党律坐立斩，上命改监候，而赐和珅死，使监福长安诣和珅死所跪视。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迁员外郎。六年，以请还京，夺职，发盛京披甲。旋自骁骑校屡迁：再为围场总管，一为马兰镇总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屡坐事谴谪。二十一年，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二年，卒。

论曰：高宗初政，宽大而清明，举国熙熙，乐见太平。是时鄂尔泰、张廷玉负夹辅之重，然居中用事为天子喉舌，厥惟讷亲，继之者傅恒也。高宗手诏谓当鄂尔泰在朝，培养陶成，得一讷亲；讷亲在朝，培养陶成，得一傅恒。又谓讷亲受恩第一，次则傅恒。讷亲视师失上指，坐诛，终不没其勤廉；傅恒再以受降还师，德心孚契，自以其谨慎，非徒藉贵戚功阀重也。

卷三百零二

列传八十九

徐本 汪由敦子承需 来保 刘纶子跃云
刘统勋子墉 孙鑑之

徐本，字立人，浙江钱塘人，尚书潮子。本，康熙五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五年，提督贵州学政，授赞善，迁侍读。七年，擢贵州按察使。八年，调江苏，迁湖北布政使。十年，擢安庆巡抚。奏定比缉盗贼章程，窃案责府州，盗案责臬司。案多而未获，巡抚亲提。比立限，定劝惩。上嘉之。十一年，疏言：“云、贵、广西改流土司安置内地，例十人给官房五楹，地五十亩。安庆置二十一人，地远以来安。请变价别购，俾耕以食。”又疏言：“州县征粮，例由府道封柜，请改州县自封。完粮十截串票改仍用三连由票，零户银以下以十钱当一分。”又疏言：“寿州滨淮，盗聚族而居，假捕鱼为业，每出劫掠，已次第捕治，令渔船编甲。孙、平、焦、邓诸姓设族正，有盗不时举发。”皆下部议行。

召授左都御史。十二年，迁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浙江衢州民王益善邪教惑众，命本会总督程元章按治，请改设衢州总兵、金衢严巡道以下官，并更定营制，下部议行。十三年五月，命同宝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办理苗疆事务。高宗即位，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调刑部尚书。寻命协办总理事务。

乾隆元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充《世宗实录》总裁。二年，直南书房。以协办总理事务，予拖沙喇哈番世职。三年，授办理军机大臣。四年，加太子太保。七年，兼管户部尚书。九年六月，以病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遣御前侍卫永兴赉赐御用衣冠、内府文绮貂皮，上亲临其第慰问赐诗。命其子侍讲学士以烜送归里，在籍食俸。明年，上念本归将一载，复赐诗。十二年，本卒，加少傅，发白金千治丧。浙江巡抚顾琮往祭，谥文穆。上南巡，所经郡县遣祭旧臣，礼部奏请未及本，上特命遣祭。祀京师贤良祠。

以烜，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汪由敦，字师茗，浙江钱塘人，原籍安徽休宁。雍正二年进士，选庶吉士。遭父丧，以纂修《明史》，命在馆守制。丧终，三迁内阁学士，直上书房。乾隆二年，廷臣妄传除目，为言官执奏，语连由敦，未得旨，由敦具疏辨。上诘由敦何以先知，足见有为之耳目者，其人必不谨。左授侍读学士。累迁工部尚书，调刑部，兼署左都御史。十一年，命在军机处行走。十四年，金川平，加太子少师。是岁命协办大学士。由敦出大学士张廷玉门，其直军机处，廷玉荐也。时军机处诸大臣，鄂尔泰已卒，廷玉为班首，而讷亲被上眷，日入承旨，出令由敦属草，虑不当上意，辄令易稿，至三四不已，傅恒为不平。及讷亲诛，傅恒自金川还朝，引诸大臣共承旨以为常。廷玉致仕将归，以世宗遗诏许配享太庙，乞上一言为券，谢恩未亲至。传旨诘责，傅恒与由敦承旨，由敦免冠叩首，言廷玉蒙恩体恤，乞终始矜全，若明旨诘责，则廷玉罪无可逭。

次日，廷玉早入朝，上责由敦漏言，徇师生私恩，不顾公议。解协办大学士，并罢尚书，仍在尚书任赎罪。十五年，命复任。

上阅永定河工，令由敦同大学士傅恒、总督方观承会勘南岸建坝，请於张仙务、双营葺旧坝二，马家铺及冰窖以东增新坝亦二，如所议。四川学政朱荃以匿丧黥贿得罪，由敦所荐举，吏议夺职。上以由敦谨慎，长於学问，命降授兵部侍郎。俄，永定河堤决，复命赴固安监塞口。有请别开新河者，由敦主仍浚旧河，亦如所议。十六年，调户部侍郎。命同大学士高斌勘天津等处河工，请浚永定河下流，疏王庆坨引河，增凤河堤坝，培东岸堤障东淀。十七年，授工部尚书。十九年，加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二十年，准噶尔平，军机大臣得议叙。二十一年，调工部尚书。二十二年，授吏部尚书。二十三年，卒，上亲临赐奠，赠太子太师，谥文端。

由敦笃内行，记诵尤淹博，文章典重有体。内直几三十年，以恭谨受上知。乾隆间，大臣初入直军机处，上以日所制诗用丹笔作草，或口授令移录，谓之“诗片”。久无误，乃使撰拟谕旨。由敦能强识，当上意。上出谒陵及巡幸必从，入承旨，耳受心识，出即传写，不遗一字。其卒也，谕称其“老诚端恪，敏慎安详，学问渊深，文辞雅正”，并赋诗悼之。又以由敦善书，命馆臣排次上石，曰《时晴斋法帖》。上赋《怀旧诗》，列五词臣中，称其书比张照云。

子承沆、承霈、承霨。

承霈，字春农。由敦既卒，丧终，承霈以赐祭葬入谢。傅恒为言承霈书类由敦，授兵部主事，充军机处章京。累迁郎

中，除福建邵武知府。时母年八十，请军机大臣为陈情，留京供职，复补户部郎中。三十六年，师讨小金川，上命户部侍郎桂林出督饷，以承霈从。三十七年，阿尔泰、宋元俊劾桂林以金与土酋赎所掠军士，辞连承霈，命逮治。俄，事白，仍以郎中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工部右侍郎。甘肃冒赈事发，部议凡在甘肃纳捐监生，应禁革毋许应试，及自别途出身。承霈奏人数甚多，乞开自新之路，令纳金如例，许考试及自别途出身，得旨俞允。四十年，上校射，承霈连发中的，赏花翎。调户部右侍郎。五十四年，坐监临顺天乡试失察，左迁通政使。累迁复至侍郎。嘉庆五年，授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兼领顺天府尹。六年，永定河水溢，上命治赈，得旨奖叙。七年，上将幸木兰，承霈请罢停围，不许。寻改左都御史，署兵部尚书。北城盗发，上责承霈不称职，以二品冠服致仕。十年，卒，诏视尚书例议恤。

来保，字学圃，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初隶内务府。康熙中，自库使授侍卫，再夺职。五十七年，复授三等侍卫。雍正初，擢内务府总管。坐内务府披甲裁额，众哄廉亲王允禩第，来保等奏不实，复夺职。起景陵掌关防郎中，再迁复为内务府总管，署工部尚书。疏言：“满洲骑射较优，沿边古北口诸处提镇以下，请兼用满洲，资控制。”从之。乾隆元年十二月，大学士管浙江总督嵇曾筠、江苏巡抚邵基疏请停办戊午铜运，下部议。来保奏：“积欠数盈六百万，应停办一年，以清旧欸。但己未以后，仍招商采买，行之数年，积欠复多，又当停办。请敕部并下各直省督抚晓谕，听商具贖本出洋采

买，不必先给价值，随到即收，不拘多寡，但不得克扣抑勒，重滋商累。”总理王大臣议覆允行。

二年六月，上以运河水浅，粮船至临清以北，尤多阻滞，由於卫河上游各渠口居民私泄过多。敕直隶、河南督抚等照前河臣勒辅题准定例，稽查严禁。来保奏言：“水浅运阻，查禁不得不严。但卫水发源河南，至临清五百余里。沿河居民不知几千万家，待溉之地不知几千百顷。今秋成在望，已非灌溉之期，所虑者有司奉行过当。后虽运河未至浅阻，而一入五月，渠口尽行堵塞，坐使有用之利置之无用，恐不无废时失业者，不称仁育万民之意。当使漕运不致浅阻，民田亦得灌溉，或暂禁於浅阻之年，而不禁於深通之岁。应令督抚、河道诸臣悉心调剂，以期两便。”疏入，上命侍郎赵殿最、侍卫安宁会同督抚查勘，请於漕船将抵临清，视运河水盈缩，定渠闸启闭。十二月，授工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四年，病，请解任，上不许。十二月，授内大臣，赐紫禁城内骑马。五年，调刑部尚书。

上以来保奉职勤，命改隶正白旗满洲，所立佐领准世袭。六月，御史沈世枫奏来保诚悫有余，习练不足，不胜刑部繁要之任。谕曰：“来保人实可信，然世枫所言，颇中其病。傥因此自知省惕，则心志虚公，而才识亦将日进。此闻过而喜，所以称贤也。”九年，命如奉天按将军额洛图侵饷纳贿状，论如律。十年，调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授领侍卫内大臣。寻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二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九月，命为军机大臣。十四年，金川凯旋，进太子太傅，兼管兵部、刑部事。十五年三月，来保年七十，上制诗赉之。十

六年，兼管吏部事。二十五年，来保年八十，复赐御制诗。二十六年，兼管礼部事。二十九年，卒，年八十四，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端。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列五阁臣中。

来保能知人。舒赫德官乌里雅苏台将军，疏请徙阿睦尔撒纳眷属於边。上以其伤远人心，震怒，遣使封刀斩之。来保争甚力，以为才可大用。上亦悔，第曰：“已降旨！”来保曰：“即上有恩命，臣子成麟善骑，遣追前使还。”上允之。归召成麟，使赍诏追前使还。成麟日夜驰三百余里，先前使三日到，舒赫德赖以免。来保善相马，上尝为《相马歌》赐之。

刘纶，字眷涵，江苏武进人。少隽颖，六岁，能缀文，长工为古文辞。乾隆元年，以廪生举博学鸿词，试第一，授编修。预修《世宗实录》，迁侍讲，进太常寺少卿。四迁，擢内阁学士。十二年，扈跸木兰，奏《秋郊大猎》、《哨鹿》二赋，称旨。十四年，直南书房，授礼部侍郎，调工部。十五年，命军机处行走。十六年，土默特贝子哈木噶巴雅斯朗图不按原议年限驱种地流民，命纶偕侍读学士麒麟保往勘。六月，疏言：“出口民价典旗地，应遵原议三年、五年限外撤还原主。其领地耕种为佃户，受雇力作为佣工，皆浮寄谋生，初无占地意，应许力耕糊口。至领地垦荒，积累辛勤，始得成熟，不同价典，年满先还原主。所需自种地有赢，仍给种以偿前劳。木头城、三座塔居人稠密，许照常居住。设三座塔巡检一，资弹压。”诏从其议。父忧归。服阕，十八年，除户部侍郎。

十九年，兼顺天府尹。故事，顺天府公牒，治中、通判不署名。纶请以钱谷属治中，狱讼属通判，先署牒呈尹可否

之。大军西征准噶尔，师行，役车供侍，壹切办治无误。二十年，准噶尔平，予奖叙。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劾巡抚鄂乐舜授意布政使同德勒派商银，命纶如浙江偕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会讯。二十一年，覆奏鄂乐舜受银属实，拟绞候；同德未知情；富勒浑诬劾，拟杖流。上以富勒浑参款已实，不应议罪，责纶等失当。部议夺官，有旨从宽留任，罢直军机处。二十二年，命仍入直。二十四年六月，奏蓟州、宝坻等县蝻子萌动，州县官事繁，督捕未能周遍，飭千总、外委同佐杂分捕，参将偕监司巡察勤惰，报可。进左都御史。二十五年，偕侍郎伊禄顺赴西安勘将军嵩阿礼克兵粮、勒馈送等款，得实，论如律。二十六年，进兵部尚书。二十八年，调户部，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三十年，母忧归。甫除丧，诏起吏部尚书，仍协办大学士。三十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三十八年，卒，命皇子临其丧，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谥文定。

纶性至孝，亲丧三年不御酒肉。直军机处十年，与大学士刘统勋同辅政，有“南刘东刘”之称。器度端凝，不见有喜愠色。出入殿门，进止有恒处。自工部侍郎归，买宅数楹。后服官二十年，未尝益一椽半甍。衣履垢敝不改作，朝必盛服，曰：“不敢褻朝章也！”侍郎王昶充军机处章京，尝严冬有急奏具草，夜半诣纶，纶起燃烛，操笔点定。寒甚，呼家人具酒脯，而厨傅已空，仅得白枣十数枚侑酒。其清俭类此。校士尤矜慎，尝曰：“衡文始难在取，继难在去。文佳劣相近，一去取间於我甚易，独不为士子计乎？”较量分寸，辄至夜分不倦。为文法六朝，根柢汉、魏；於诗喜明高启，谓能入唐

入门闕。

子跃云，字服先。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迁礼部侍郎。六十年，充会试副考官，以校阅失当下吏议，左迁奉天府府丞，罢归。嘉庆四年，召为大理寺少卿，迁工部侍郎。上御门，跃云误班未至，左迁内阁学士。复授兵部侍郎。休致，卒。殿试例糊名，跃云对策，高宗亲置上第，喜曰：“此刘纶子，不意朕竟得之！”及视学江西，有清名。高宗意向用，以忤和珅，主会试，坐浮言，黜。仁宗召起，老矣，终不竟其用。子逢禄，见《儒林传》。

刘统勋，字延清，山东诸城人。父榮，官四川布政使。统勋，雍正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先后直南书房、上书房，四迁至詹事。乾隆元年，擢内阁学士。命从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二年，授刑部侍郎，留浙江。三年，还朝。四年，母忧归。六年，授刑部侍郎。服阕，诣京师。

擢左都御史。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铨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又言：“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

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两疏入，上谕曰：“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箝制僚案可知，此国家之祥也。大臣任大责重，原不能免人指摘。闻过则喜，古人所尚。若有几微芥蒂於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甚众，因而登仕籍者亦多。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於廷玉有益。讷亲为尚书，固不当模棱推诿，但治事或有未协，朕时加教诲，诚令毋自满足。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至职掌太多，如有可减，候朕裁定。”寻命以统勋疏宣示廷臣。

命勘海塘。十一年，署漕运总督。还京。十三年，命同大学士高斌按山东赈务，并勘河道。时运河盛涨，统勋请浚聊城引河，分运河水注海。德州哨马营、东平戴村二坝，皆改令低，沂州江枫口二坝，俟秋后培高，俾水有所泄。迁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改刑部尚书。十七年，命军机处行走。十八年，以江南邵伯湖减水二闸及高邮车逻坝决，命偕署尚书策楞往按。合疏言河员亏帑误工，诏夺河督高斌、协办河务巡抚张师载职，穷治侵帑诸吏。九月，铜山小店汛河决，统勋疏论同知李焞、守备张宾呈报稽误。上以焞、宾平日侵帑，闻且穷治，自知罪重，河涨任其冲决，立命诛之，并繫斌、师载令视行刑。统勋驻铜山督塞河，十二月，工成。统勋偕策楞疏陈稽察工料诸事，诏如所议行。大学士陈世倌疏言黄河入海，套柜增多，致壅塞，命统勋往勘。统勋疏言：“海口旧在云梯关，今海退河淤，增长百余里，柜套均在七曲

港上，河流无所阻遏。”上又命清察江南河工未结诸案，统勋疏言未结款一百一十一万有奇，请定限核报。又以河道总督顾琮请於祥符、荥泽诸县建坝，并浚引河，命统勋往勘。统勋议择地培堤坝，引河上无来源，中经沙地，易淤垫，当罢，上从之。

十九年，加太子太傅。五月，命协办陕甘总督，赐孔雀翎。时方用兵准噶尔，统勋请自神木至巴里坤设站一百二十五，并裁度易马、运粮诸事，命如所议速行。二十年，廷议驻兵巴里坤、哈密，命察勘。统勋至巴里坤，阿睦尔撒纳叛，攻伊犁，伊犁将军班第死事，未得报。定西将军永常自木垒引师退，统勋疏请还守哈密。上责其附和永常，置班第於不问，命并永常夺职，逮治。其子墉亦夺职，与在京诸子皆下刑部狱，籍其家。旋上怒解，谕：“统勋所司者粮饷马驼，军行进止，将军责也。设令模棱之人缄默不言，转可不至获罪。是其言虽谬，心尚可原。永常尚不知死绥，何怪於统勋？统勋在汉大臣中尚奋往任事，从宽免罪，发往军营交班第等令治军需赎罪。”释其诸子。

二十一年六月，授刑部尚书。寻命勘铜山县孙家集漫工，解总河富勒赫任，即命统勋暂摄。是冬，工竟。二十二年，命赴徐州督修近城石坝，加太子太保。二十三年，调吏部尚书。二十四年，命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拜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兵部。八月，偕协办大学士兆惠查勘河南杨桥漫工。十二月，工竟。二十七年，上南巡，复命偕兆惠勘高、宝河湖入江路，疏请开引河，择地筑闸坝。上谕谓：“所议甚合朕意。”又以直隶景州被水，命勘德州运河，疏请移吏董理四女寺、哨

马营两引河，毋使淤阨。二十八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管刑部，教习庶吉士。三十三年，命往江南酌定清口疏浚事宜。三十四年，复勘疏运河。

三十八年十一月，卒。是日夜漏尽，入朝，至东华门外，舆微侧，启帷则已瞑。上闻，遣尚书福隆安赍药驰视，已无及。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上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恻。回辔至乾清门，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统勋岁出按事，如广东按粮驿道明福违禁折收，如云南按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假上贡抑属吏贱值市金，如山西按布政使蒋洲抑属吏补亏帑，如陕西按西安将军都赉侵饷，如归化城按将军保德等侵帑，如苏州按布政使苏崇阿误论书吏侵帑，如江西按巡抚阿思哈受赅，皆论如律。其视杨桥漫工也，河吏以刍茭不给为辞，月馀事未集。统勋微行，见大小车载刍茭凡数百辆，皆弛装困卧。有泣者，问之，则主者索贿未遂，置而不收也。即令缚主者至，数其罪，将斩之。巡抚以下为固请，乃杖而荷校以徇，薪刍一夕收立尽。逾月工遂竟。方金川用兵，统勋屡议撤兵，及木果木军覆，上方驻热河，统勋留京治事，天暑甚，以兼上书房总师傅，检视诸皇子日课。廷寄急召，比入对，上曰：“昨军报至，木果木军覆，温福死绥。朕烦懣无计，用兵乎，抑撤兵乎？”统勋对曰：“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复问谁可任者，统勋顿首曰：“臣料阿桂必能了此事。”上曰：“朕正欲专任阿桂，特召卿决之。卿意与合，事必济矣。”即日令还京师。户部疏论诸行省州县仓库多空缺，上欲尽罢州县吏不职者，而以笔帖式等官

代之。召统勋谕意，且曰：“朕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统勋默不言。上诘责，统勋徐曰：“圣聪思至三日，臣昏耄，诚不敢遽对，容退而熟审之。”翌日入对，顿首言曰：“州县治百姓者也，当使身为百姓者为之。”语未竟，上曰：“然。”事遂寢。上为《怀旧诗》，列五阁臣中，称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云。子二：墉、堪。

墉，字崇如，乾隆十六年进士，自编修再迁侍讲。二十年，统勋得罪，并夺墉官下狱，事解，赏编修，督安徽学政。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督江苏学政，疏言府县吏自瞻顾，畏刁民，畏生监，兼畏吏胥，闾阎怠玩。上嘉其知政体，饬两江总督尹继善等淬厉除旧习。授山西太原知府，擢冀宁道。以官知府时失察僚属侵帑，发军台效力。逾年释还，命在修书处行走。旋推统勋恩，命仍以知府用，授江苏江宁知府，有清名。再迁陕西按察使。丁父忧，服阕，授内阁学士，直南书房。迁户部、吏部侍郎。授湖南巡抚，迁左都御史，仍直南书房。命偕尚书和珅如山东按巡抚国泰贪纵状，得实，授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署直隶总督，授协办大学士。五十四年，以诸皇子师傅久不入书房，降为侍郎衔。寻授内阁学士，三迁吏部尚书。嘉庆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命偕尚书庆桂如山东谳狱，并按行河决，疏请宽浚下游。四年，加太子少保。疏陈漕政，金丁不慎，途中盗米，致有凿舟自沉，或鬻及橈舵，舟存而不可用，请饬各行省金丁宜求殷实，皆如所议行。九年，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清。墉工书，有名於时。

钁之，统勋次子堪之子也。乾隆四十四年进士。自检讨

累迁至户部尚书，兼领顺天府府尹。嘉庆二十二年，上自热河还京师，𨔵之入见。上以顺天府奏事稀、捕教匪不时得诘，𨔵之不能对，但言方旱灾不敢急捕贼。上又问赈灾当设粥厂几所、需米若干，𨔵之又不能对。上降旨责其玩愒，命以侍郎候补。复累迁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道光元年，卒，谥文恭。

论曰：明内阁主旨拟，承旨撰敕，其在唐、宋，特知制诰之职。以王命所出入，密勿献替，遂号为宰相。军机处制与相类。世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胜此任者，非以其慎密，则以其通敏。慎密则不泄，通敏则不滞，不滞不泄，枢机之责尽矣。本，世宗旧臣，由敦、来保、纶、统勋次第入直。由敦左迁而未罢直，统勋罢而复入，尤以决疑定计见契於高宗，许为有古大臣风，亮哉！

卷三百零三

列传九十

福敏 陈世倌 史贻直

阿克敦 孙嘉淦 梁诗正

福敏，字龙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以知县待铨。时世宗在藩邸，高宗初就傅，命福敏侍读。及世宗即位，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雍正三年，迁吏部侍郎。出署浙江巡抚。四年，擢左都

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复出署湖广总督。沔阳、潜江等十州县水灾，疏请发常平仓谷治赈。谬冲花苗叛，福敏檄贵州兵截后路，以湖广兵捣其巢，讨平之。安陆、荆州被水，疏请老弱妇女治赈如常，而以丁壮修堤，俾民得食而堤亦完。上眷福敏厚，尝手诏谕曰：“朕令尔暂摄总督，苟得其人，即命往替。近日廊庙中颇乏才，皇子左右亦待尔辅翼。留尔湖广非得已，宜体朕意勉为之。”

五年，召还京，授吏部尚书。六年，以巡抚浙江时徇布政使佟吉图动库银，夺职。八年，命协理兵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十年，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旋署刑部尚书。乾隆三年，擢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年，加太保。六年七月，高宗初幸木兰行围，福敏疏言：“行围边外，内外章奏按期驰送，较宫廷清穆劳逸迥殊。宜朝乾夕惕，清明在躬，从容应之。留京百官，必因事警察，勿使偷惰者得行其私。巡行之日，言路宜举大利害，不当琐细渎陈伤政体。圣祖於猎地平易险阻无不了然，故周旋中度，驰射如神。愿皇上筹度於先。弁兵布围，未必无参差，乞少加从容，俾黽勉从事。弁兵从行日久，资斧不继，量加恩泽，费无多而惠无穷。”上谕曰：“览大学士所奏，老成忠恳，补衮陈善，朕皆嘉纳焉。”八年，疏陈时政，言：“河防事重，请如灾民请赈例，便宜处置，以时上闻。灾民流移，情非得已。若有司不善拊循，徒禁越境，致辗转沟壑，宜加以玩视罪。江南、湖广偏灾，请留南漕赈济。定数多寡，当出上裁。庶上不亏储，下足济食。”疏入，从之。

十年，以疾乞解任，温诏如所请，加太傅。二十二年，卒，

年八十四。福敏尝有疾，上临视，及闻其卒，复亲奠。赐祭葬，祀贤良祠，谥文端。

福敏性刚正，廓然无域府。直内廷与蔡世远、雷铨善，尤服膺朱轼。既乞休，语铨曰：“此位岂易称？我浮沉其间，君不我嗤耶？”四十四年，上制《怀旧诗》，於旧学诸臣皆称先生，字而不名，言於轼得学之体，於世远得学之用，於福敏得学之基。六十年二月上丁，释奠礼成，赠福敏太师，诏言：“冲龄就傅时，启迪之力多也。”

陈世倌，字秉之，浙江海宁人。父诰，自有传。世倌，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自编修累迁侍读学士，督顺天学政。父忧归，起督江西学政，疏乞终制，得请。雍正二年，服阕，擢内阁学士，出为山东巡抚。时山东境旱蝗，粮运浅阻，世倌单车周历，密察灾轻重、吏能否，乃视事。趣捕蝗略尽，并疏治运道，世宗书扇以赐。世倌疏言：“社仓通有无、济丰歉，古今可行。宜令各乡劝富民输谷，不限多寡，量予奖劝。举公正乡约三人司其出入，官为稽核。贫民春贷秋偿，石纳息二斗，歉则减之，十年后纳息一斗。请飭诸行省先就数州县行之。俟有成效，然后推广。”下所司议行。又疏请禁回教，上以回教其来已久，限於种人，非蔓延难量。无故欲禁革，徒纷扰，非治理，罢其议。又疏上沿海防卫五事，报可。四年，母忧归。命治江南水利，坐迟误夺职，并命赴曲阜督修孔子庙。

高宗即位，起左副都御史。乾隆二年，授仓场侍郎，再迁工部尚书。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是年秋，淮、徐、凤、

泗等处被水，上命侍郎周学健会总督高斌庀工役。世倌屡疏陈行水恤灾诸事，上即命乘传往会学健等察勘。世倌言水势高下必当亲勘，请以通测量术者偕往，从之。十二月，偕学健等疏陈筹画工役，请待来岁二三月水涸施工。上曰：“世倌临行奏言岁内可疏，积水尽消，今疏言仍待来岁二三月，其所筹画皆不过就高斌、周学健所定规模而润色之，别无奇谋硕画，何必多此往返乎？”

九年，予假回籍，请致仕，不许。疏言：“道经山东。闻有剧盗就逮。因案关数省，迁延待质。剧盗既鞫得实，宜速诛。请飭山东巡抚定讞，毋使久稽显戮。”上韪其言。假满还职，加太子太保。云南巡抚劾属吏，例当令总督覆讞。世倌拟旨误，下吏议夺职，上斥世倌卑琐不称大学士，宜如议夺职。又别敕略谓：“朕斥世倌卑琐，即如世倌与孔氏有连，乃於兖州私营田宅，冀分其余润。此岂大臣所为？今既夺职，下山东巡抚毋令居兖州。”十五年，入京祝嘏，赏原衔。十六年，命入阁办事，兼管礼部事。二十二年，以老病乞休，诏从其请，加太子太傅。二十三年春，陛辞，御制诗赐之，谓“皇祖朝臣无几也”。赉银五千两，在家食俸。未行，卒，谥文勤。

世倌治宋五子之学，廉俭纯笃。入对及民间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陈，或继以泣。上辄霁颜听之，曰：“陈世倌又来为百姓哭矣！”虽中被谴诃，终亮其端谨。其后南巡，犹遣官祭其墓云。

史貽直，字倬弦，江苏溧阳人。父夔，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官至詹事。貽直少娴掌故。三十九年，成进士，年十九。

自检讨五迁侍读学士。雍正初，命在南书房行走，再迁吏部侍郎，历工部、户部。命如河南按总督田文镜劾信阳知州黄振国等，定讞入告。上蔡知县张球，文镜所尝荐，贻直等发其讳盗。下吏议，文镜疏自劾。复命如山西按前总督年羹尧领河东盐政，私其子挠盐法。七年，复命如福建按巡抚朱纲劾按察使乔学尹等，并论如律。上奖其公当，命署福建总督。福建水师巡海，挟市易物蚀关税，贻直为申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以米少，仓谷不如例糴易，贻直请以台湾应输兵米易谷运四府，以次糴旧存新；内地兵戍台湾，往还扰番社。贻直请下台湾总兵，戍兵往还，遣裨将检押：皆如所议行。

八年，调署两江总督，以本籍疏辞，勿许。授左都御史，仍留两江。九年，召还。时师征准噶尔，陕西、甘肃当师行道，任馈饷。命偕侍郎杭奕祿等宣谕化导，旋命协理陕西巡抚，擢兵部尚书，仍留陕西。十年，署巡抚。廷议禁烧锅，下诸行省。贻直疏言：“年丰粮羨；烧锅亦民间谋生之一事。当视年事丰歉，审民力盈虚，加以董劝。”上许为得因时制宜之意。湖广总督迈柱请疏湖广荆子关至陕西龙驹寨水道，便转饷。贻直疏言：“荆子关至龙驹寨，旧有丹河，行两山间，纡折三百七十里。夏秋间民引以溉田，筑堰蓄流，涓滴必争。雨后山水骤至，纡路辄断，实不宜於挽运。臣察湖广转饷艰难，当於河南府陕州傍河诸州县积谷，行转搬之策。浚治丹河，宜若可缓。”上韪贻直言，格迈柱议不行。旋授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

十三年七月，召还。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贻直入

对，高宗出世宗遗念衣赐贻直，勸以始终一致。贻直泣，上亦泣不止。贻直疏言：“科道及吏、礼二部宜循旧制用科目；官吏迁擢，捐弃阶资，幸进者不以为公，沉滞者不胜其怨，宜亦循旧制存阶级；河南各州县报垦砂砾山冈，每亩升科，小民鬻儿女以应输将，州县官劝捐，有损国体。请简廉明公正大臣抚绥其地，则情弊立见。”事下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行。

寻命署湖广总督。乾隆元年，疏言：“旧制州县亏仓谷，议罪：谷一石当银一两，时值实不及。诸杂粮皆视谷，尤失平。”部议米一石当银一两，谷及诸杂粮皆当银五钱，著为令。武昌城西南当江、汉合流处，旧有长堤。贻直令所司履勘重筑，自王惠桥至土城矶，堤千三百余丈，期三岁而毕。湖广为两港行盐地，而地错入川、粤，凡巴东、归州、道州、宁远等九州县民私食川、粤盐，两淮盐政尹会一以为言。贻直言湖广行两淮盐岁七十余万引，诸州县僻远，两淮盐不至，强而行之，官商且交困。部议如贻直奏。湖南城步等县苗酉蒲寅山、凤老一等为乱，贻直与巡抚高其倬等讨平之，上嘉其劳。召还，历工、刑、兵、吏诸部尚书。七年，命署直隶总督。复召还，协办大学士。九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十一年，加太子太保。

贻直子奕昂，官山东运河道，以巡抚鄂昌荐，命署甘肃布政使。二十年。鄂昌坐事籍没，得贻直请托状，上念贻直勤慎，不深罪，令致仕回籍，召奕昂还京。二十二年，上南巡，贻直迎驾沂州，令在家食俸。寻召还，仍授大学士。途中病作，遣御医就视。至京，命领工部，加太子太傅。二十五年，上以贻直成进士已六十年，赐诗奖为“人瑞”。寻命遇

祀典不必随班行礼，以肩舆入直。二十七年，贻直乞致仕，命不必兼摄工部，岁加俸五百金。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二，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靖。

贻直为政持大体，不苟为异同。性强记，饬举止，善为辞令。年羹尧既诛，世宗问贻直：“汝亦羹尧荐耶？”贻直免冠对曰：“荐臣者羹尧，用臣者皇上。”及事高宗，耄矣，尝奏事，拜起舒迟。高宗问：“卿老惫乎？”贻直对曰：“皇上到臣年，当自知之。”高宗为霁颜。

子奕簪，乾隆十年进士，官左春坊左赞善；奕昂，以举人授刑部员外郎，自署甘肃布政使召还京，旋授福建按察使，再迁兵部侍郎，以口语罢；奕瓌，官山西潞安知府，高宗命留京侍贻直，授四品京堂。

阿克敦，字仲和，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五十二年，充河南乡试考官。五十三年，上以阿克敦学问优，典试有声名，特擢侍讲学士。五十五年，转侍读学士。五十六年，朝鲜国王李焞病目，使求空青，命阿克敦赍赐之。迁詹事。五十七年，擢内阁学士。六十一年，朝鲜国王李昀请立其弟吟为世弟，命阿克敦偕侍卫佛伦充使册封。擢兵部侍郎。世宗即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圣祖实录》副总裁。雍正元年，命专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国史》、《会典》副总裁。复偕散秩大臣舒鲁册封朝鲜国王李吟。三年，授礼部侍郎，兼兵部。四年，调兵部，兼国子监祭酒。

两广总督孔毓珣入觐，命阿克敦署总督，兼广州将军。奏

劾碣石总兵陈良弼索渔船陋规、左翼总兵蓝奉以二子冒补把总，倚势累兵。上嘉阿克敦实奏，命择胜任之人，具本题参。高要、高明、四会、三水、南海等五县民濒江筑圩，开窦建闸，引水溉田，谓之“围基”。江涨多溃决，巡抚杨文乾奏请以最冲改石工，次冲改桩埽，计费数十万，借帑修筑，且议以开捐补款，阿克敦意与相左。五年，疏言：“高要等县沿江围基，俱系土工，岁十一月后，有司督率乡民按亩分工，加卑培薄，民不为苦，官无所费。江涨不免冲决。但水性不猛，非必石工、桩埽方能抵御。请仍循旧法，令有司於农隙督民修补。倘江水盛涨，遣吏巡行防冲决，无烦改筑费帑。”上为寝文乾议。寻与毓珣合疏请遣广南韶道、肇高廉罗道督修诸县围基，报闻。苍梧芋莢山矿民群聚窃发，阿克敦令捕得其渠，上谕嘉之。

调吏部，署广东巡抚。劾肇高廉罗道王士俊侵税羨，上以士俊尚可用，命训饬迁改。改署广西巡抚。文乾劾阿克敦闻盗不严缉，新会县得盗，授意改讞，以窃贼详结；侵粤海关耗银，令家人索暹罗米船规礼。毓珣亦劾侵太平关耗银。六年，命夺阿克敦官，下毓珣、文乾会鞫，文乾卒，上遣通政使留保、郎中喀尔吉善会毓珣及署广东巡抚傅泰严鞫，以讳盗、侵耗轻罪，不议坐；令家人索暹罗米船，拟绞。士俊复揭告阿克敦庇布政使官达婪赃，加拟斩监候。七年，山东巡抚费金吾以疏浚江南徐州、沛县及济宁、嘉祥诸县水道，请派员督修。上命释阿克敦往江南河工效力自赎。

九年，上命抚远大将军马尔赛率师讨准噶尔，授阿克敦内阁额外学士，协办军务。十一年，命驻扎克拜达里克督饷。

十二年，召还。命偕侍郎傅鼐、副都统罗密使准噶尔，宣谕噶尔丹策零，议罢兵息民。喀尔喀与准噶尔以阿尔泰山梁分界，噶尔丹策零欲以杭爱为界，收阿尔泰山为游牧地。阿克敦与议三日不决，噶尔丹策零遣使吹那木喀从阿克敦等诣京师，请以哲尔格西喇呼鲁乌苏为喀尔喀游牧地界。十三年，阿克敦等至京师。上以阿克敦等奏及地图密寄北路副将军策棱，令熟筹定议。策棱言准噶尔游牧不得令过阿尔泰山。议中辍。命阿克敦署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侍郎。高宗即位，命守护泰陵。

乾隆三年，复命阿克敦使准噶尔，以侍卫旺扎尔、台吉额默根为副，赍敕谕噶尔丹策零议界。噶尔丹策零使哈柳从阿克敦等诣京师，请准噶尔游牧不越阿尔泰山，而乞移布延图、托尔和二卡伦入内地。上谓游牧不越阿尔泰山，已可定议，而移二卡伦不可许。命哈柳赍敕还。

授阿克敦工部侍郎。五年，调刑部，复调吏部。八年，授镶蓝旗满洲都统。十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一年，授刑部尚书。十三年，命协办大学士。寻解以授傅恒。四月，翰林院进孝贤皇后册文，清文译“皇妣”为“先太后”，上以为大误，召阿克敦询之。阿克敦未候旨已退，上怒，谓阿克敦以解协办大学士故怨望，夺官，下刑部，当大不敬律，拟斩监候。六月，命在内阁学士上行走，署工部侍郎。七月，擢署刑部尚书，授镶白旗汉军都统。十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二月，复命协办大学士。十四年，金川平，加太子少保。连岁上幸木兰、幸河南、幸盛京，皆命留京办事，迭署左都御史、步军统领。二十年，以目疾乞假，上遣医视疾。屡乞休，

命致仕。二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文勤。子阿桂，自有传。

阿克敦居刑部十余年，平恕易简，未尝有所瞻顾。一日，阿桂侍，阿克敦曰：“朝廷用汝为刑官，治狱宜何如？”阿桂曰：“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阿克敦怒，索杖，阿桂惶恐求教。阿克敦曰：“如汝言，天下无完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罪尚足问耶？”阿桂长刑部，屡举以告僚属云。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嘉淦故家贫，耕且读。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世宗初即位，命诸臣皆得上封事。嘉淦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上召诸大臣示之，且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学士朱轼侍，徐对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胆。”擢国子监司业。雍正四年，迁祭酒，命在南书房行走。六年正月，署顺天府府尹。丁父忧，服未阕，召还京，仍授府尹。进工部侍郎，仍兼府尹、祭酒。十年，调刑部侍郎，寻兼署吏部侍郎。

嘉淦为祭酒，荐其弟扬淦为国子监丞。教习宋镐、方从仁等期满引见，嘉淦言镐等皆可用；上诘之，又言从仁实不堪用。上乃大怒，斥嘉淦及覆欺罔，夺职，交刑部治罪，当挟诈欺公律拟斩。上语诸大臣曰：“孙嘉淦太戆，然不爱钱。”命免罪，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嘉淦出狱，径诣库。果亲王允礼时领户部，疑嘉淦故大臣，被黜，不屑会计事；又闻蜚语谓嘉淦沽名，收银皆不足。乃蒞视，嘉淦方持衡称量，与吏卒杂坐均劳苦。询所收银，则别置一所，覆之，无丝毫赢绌。事上闻，上愈重嘉淦。十二年，命署河东盐政。

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嘉淦来京，以侍郎候补。九月，授吏部侍郎。十一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嘉淦以上初政，春秋方盛，上疏言：“臣本至愚，荷蒙皇上圣恩，畀以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一得之虑；而每月以来，捧读圣训，剴切周详，仁政固已举行，臣愚更无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明恕精一，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於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窃鳃鳃私忧过计而欲预防之也。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姤。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於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於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於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於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於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於必行矣。是谓心习於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

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之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於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我皇上圣明临御，如日中天，岂惟并无此弊，抑且并无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谓五十学易，可无大过。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之见。是故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也。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欲望人绳愆纠谬而及於其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圣心自慊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验之世实见其未能，故常欷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贯於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耳目之习除，取舍之极定，夫而后众正盈朝，太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

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此念一转，初亦似於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於至微而势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谓也。《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於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骄泰，骄泰即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於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乎此矣。”疏上，上嘉纳，宣示。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河南郑州有疑狱，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实。上命嘉淦往讯，得其冤状十余人尽脱之。乾隆三年四月，迁吏部尚书，仍兼管刑部事。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朱藻贪劣误工，命偕尚书讷亲往鞠，得实，论如律。

十月，授直隶总督。时畿辅酒禁甚严，罹法者众。嘉淦疏言：“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余名。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余名。此特申报者耳，府、厅、州、县自结之案，尚复不知凡几。吏役兵丁已获而贿纵者，更不知凡几。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牵连受累者，又复不知凡几。一省如是，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盗案自罹重辟，尚再三酌议，求一线可原之路。今以日用饮食之故，官

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藪，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盐梟未靖，酒梟复起，天下骚然，殊非政体。臣前言酒禁宜於歉岁，不宜於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蒞其事，乃知夺民之货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余，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於丰穰。《周礼·荒政》，舍禁去讥，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无论适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扰，且能永禁，而於贫民生计，米谷盖藏，不惟无益，抑且有损。夫作酒以糜谷，此为黄酒言也，其曲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糯粳，皆五谷之最精。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谷糠，曲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谷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省大麦、高粱之粗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糯粳之精且贵者，臣所谓无益於盖藏也。百工所为，皆需易之以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种之而用其稽稭，则其颗粒宜有所售。烧锅既禁，富民不买高粱，贫民获高粱，虽贱价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为必需之物，则必卖米谷以买黄酒。向者一岁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而买黄酒之价，则需费七八两。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等物堆积而不能易钱，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柴米麦。柴而售，则家无盖藏；柴而

不售，则百用皆绌。臣所谓有损於生计者此也。小民趋利，如水就下。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於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疏上，诏弛禁。

民王宰谋得诸生马承宗产，贿太监刘金玉等投献贝勒允祐门下，嘉淦疏请交刑部具讞，上嘉其能执法。民焦韬被诬坐邪教，株连者数百人，嘉淦白其枉。民纪怀让食料豆汁染衣，会村有贼杀人，侦者以为血，诬服。决有日，正定知府陈浩廉得冤状，嘉淦亲鞫，雪怀让。

寻命兼管直隶河工，嘉淦议治永定河。初至官，即请於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使河流渐复故道。四年正月，复疏请於金门闸下增设草坝一，引永定河归故道，自中亭、玉带达天津归海。得旨，偕总河顾琮悉心经理。嘉淦复疏言：“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会於西沽以入於海河。南运河水浊，久必淤垫，况通省之水皆汇於此，秋潦时至，宣泄不及。大学士鄂尔泰曾奏准於静海独流疏引河，实下游治水之关键。但开河易，达海难，设中途梗阻，必更漫溢为患。且海口开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现勘通省水道，凡众河交会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浚者，即於今夏兴修。”报闻。五月，晋太子少保。

五年九月，疏言：“直隶经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运、北运四河，与东西两淀。治永定河，拟於叶淀之东疏引河，由西沽北入海；治子牙河，拟浚新河，引上游诸水入淀，开旧

河东堤，使渐由西沽南入海；治北运河，两岸去沙裁直，浚减河，培堤岸；治南运河，两岸筑遥堤，浚河使行正溜，安陵镇建闸，浚减河三十馀里，入老河口达於海；治西淀，拟开白沟河故道以入中亭，九桥南别疏一河，并浚青门河别派分流，下游已畅达，复将金门闸西引河改由东道，於苑家口叠道建木桥五，使沥水通行；治东淀，拟浚上游三岔河令宽深，杨家河、卞家河洼诸处疏引河，并行而东会於西沽，庶使四河顺轨，两淀畅泄。”又引永定河改归故道，各工俱全，上嘉之。时江南总督高斌入都，上命会同嘉淦议河务，十月，合疏言：“永定河当於固安南、霸州北顺流东下，接东淀达西沽入海，则上游涨水自消。霸州北当筑堤护城，保定县西新庄至城东路疃村堤根逼溜，应加宽厚，其路疃村东至艾头村接营田围埝约五十余里，拟筑月堤作重障。”嘉淦方锐意引永定河归故道，河溢，傍河诸州县被水。六年正月，谕曰：“朕闻永定河经理未善，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诸州县田亩往往被淹，孙嘉淦不能辞其责屯。”於是命大学士鄂尔泰蒞勘，请暂塞金门闸上游放水口，嘉淦奏：“旋开旋筑，实与放水本意相左，将来泥沙壅入玉带，恐为患更大。”谕曰：“此奏固是，然鄂尔泰慎重，欲筹万全，卿不必固执己见。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为卿讳。然朕终以卿为是者，不似顾琮为游移巧诈之计耳。”其后上巡天津，阅中亭河工，赋诗纪事，犹病嘉淦之失计也。

是年八月，调湖广总督。七年五月。疏言：“内地武弁不得干预民事。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扰而已。争讼劫杀之案，皆委之於武弁，威权所

及，摊派随之。於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竞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赀，辱及妇女。苗民不胜其忿，与之并命，而嫌衅遂成。为大吏者，或剿或抚，竟见各殊。行文查勘，动经数月。苗得闻风预备，四处勾连，饮血酒，传木刻，乱起甚易，戡定实难。幸就削平，而后之人仍蹈前辙，搜捕株连，滋扰益甚。苗、瑶无所告诉，乘隙复动，惟力是视。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爱养之道，又乏约束之方。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於剿杀。剿杀之后，仍事侵渔。侵渔既久，势必又至剿杀。长此循环，伊於胡底。语曰：‘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苗人散居，各有头人。凡作奸窝匪之处，兵役侦之而不得者，头人能知之；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绳之而不解者，头人能调之。故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一峒之中，取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各约束寨长而听於县令。众苗有事，寨长处之不能，以告峒长；又不能，以告县令。如是，则於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於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长数见牧令，有争讼可告官区处，而无仇杀之举。牧令数见峒长，有条教可面饬遵行，而无吏役茭蔽之患。扰累既杜，则心志易孚。所谓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也。”

八年正月，命署福建巡抚，未赴，湖南粮道谢济世劾善化知县樊德貽、衡阳知县李澎浮收漕米，巡抚许容庇德貽等，疏劾济世，下嘉淦察讞。长沙知府张琳按衡阳丁役，得浮收状，申署粮道仓德，布政使张璨致书仓德，请易府牒。仓德持不可，以其实揭报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欲寝其事，而顾琮以上闻。御史胡定复论劾仓德，又揭都察院，上遣侍郎阿里衮往按，直济世。上责嘉淦徇庇，夺官，责修顺义城工。

九年，授宗人府府丞。十年，迁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老乞休，许之。十四年，召来京，直上书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擢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七年，进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一，谥文定。

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於无名，事止於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用以自戒。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四年，京师市井传嘉淦疏稿论鼎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高宗谕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十六年，或又传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云贵总督硕色以闻。命求所从来，遣使者督讫。转相连染，历六省，更三岁，乃坐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为，罪至死。高宗知无与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尝著书述《春秋》义，自以为不足，毁之。

子孝愉，以荫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梁诗正，字养仲，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十三年，以母忧归。高宗即位，召南书房行走。乾隆三年，补侍读学士。累迁户部侍郎。诗正疏言：“八旗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俱听屯种，余并随旗驻京。皇上为旗人资生计者，委曲备生，而旗人仍不免穷乏。盖生齿日繁，若不使自为养，而常欲官养之，势有不能。臣谓非屯田不可。今内地无闲田，兴、盛二京膏腴未尽辟。世宗时，欲令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分驻旗人耕种，已有成议，未及举

行。今不早为之所，数百年后，旗户十倍於今。以有数之钱粮，贍无穷之生齿，使取给於额饷之内，则兵弁之关支，不足供闲散之坐食；使取给於额饷之外，则民赋不能加，国用不能缺。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余财给之，京师亦无余地处之。惟有酌派户口，散列边屯，使世享耕牧之利，以时讲武，亦以实边。诸行省绿营马步兵饷，较康熙年间渐增至五六百万。在各标营、镇协每处浮数十百名，不觉其多；在朝廷合计兵饷，则冗额岁不下数十百万。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其不敷者，邻省协拨，而解部之项日少。向来各营多空粮，自雍正元年清查，此弊尽除。是近年兵额但依旧制，已比前有虚实之别。况直省要害之地，多满洲驻防，与各标营、镇协声势联络，其增设兵额可以裁汰者，宜令酌定数目，遇开除空缺，即停止募补。庶将来营制渐有节省，而现在兵丁无苦裁汰。”

十年，擢户部尚书，诗正疏言：“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皇上宜以节俭为要，勿兴土木之工、黷武之师，庶以持盈保泰。”十三年，调兵部尚书。十四年，加太子少师，兼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

十五年，调吏部尚书。御史欧堪善疏劾诗正徇庇行私，上召诸大臣及堪善廷诘。所劾皆无据，惟翰林院轮班引见，偶有越次。上谕曰：“梁诗正职在内廷，不过文学供奉，朕何如主，而谓诸臣能恣行其胸臆乎？至小小瞻徇私情，则不独诗正，诸大臣恐俱未能尽绝。如张廷玉掌院三十年，引见越次，不知凡几，何以未闻论劾？诗正有此一二可议，即被论劾，得

以知所儆省，未始非福。堪善之言，当以为感，不当以为怨也。”会御史储麟趾劾四川学政朱荃匿丧，上询诗正，诗正对失指，下吏议，当夺职，命留任。

十六年，从上南巡，诗正父文濂年八十，予封典。十七年，疏乞终养。二十三年，丁父忧，召署工部尚书。二十四年，调署兵部尚书。二十五年，服阕，真除，仍命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寻卒，谥文庄。

子同书，举人，赐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敦书，官至兵部右侍郎。

论曰：福敏以谨厚为高宗师。世倌、貽直立朝有风节，虽坐谴，皆近私，大德不逾，卒不以相掩。阿克敦惇大而清介。嘉淦谔谔，陈善闭邪，一朝推名疏。诗正论八旗当行边屯，绿营当停募补，掌国计虽岁有余，惓惓惟惧不足，其虑远矣。

卷三百零四

列传九十一

张照 甘汝来 陈惠华 王安国 刘吴龙
杨汝穀 张泰开 秦蕙田 彭启丰 梦麟

张照，字得天，江南娄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南书房行走。雍正初，累迁侍讲学士。圣祖训士民二十四条，世宗为之注，题曰《圣谕广训》，照疏请下

学官，令学童诵习。复三迁刑部侍郎。十一年，授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疏请更定律例数事。

大学士鄂尔泰初为云贵总督，定乱苗，稍收其地，置流官。既而苗复叛，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讨之，不以时定。上责鄂尔泰措置不当，照素忤鄂尔泰，因请行。十三年五月，上命照为抚定苗疆大臣。照至贵州，议划施秉以上为上游，用云南、贵州兵，专属元生；以下为下游，用湖广、广东兵，专属芳：令诸军互易地就所划。元生、芳遂议村落道路皆别上下界，文移辨难。照致书元生等，令劾鄂尔泰。会高宗即位，召照还，以湖广总督张广泗往代。上怒照挟私误军兴，广泗复劾照谬妄，元生等并发照致书令劾鄂尔泰事，遂夺职逮下狱。乾隆元年，廷议当斩，上特命免死释出狱，令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

二年，起内阁学士，南书房行走。五年，复授刑部侍郎。照言：“律例新有更定，校刻颁行诸行省，期以一年。旧轻新重者，待新书至日遵行，不必驳改；旧重新轻者，刑部即引新书更正。庶一年内薄海内外早被恩光。”特旨允行。上以朝会乐章名读不协节奏，虑坛庙编摩未备，请续纂《后编》。坛庙朝会乐章，考定宫商字谱，备载於篇，使律吕克谐，寻考易晓。民间俗乐，亦宜一体厘正。”下部议行。七年，疏请矜恤军流罪人妻孥，罪人发各边镇给旗丁为奴，其在籍子孙到配所省视，旗丁不得并没为奴。

寻擢刑部尚书，兼领乐部。民间贷钱征息，子母互相权，谓之“印子钱”。雍正间，八旗佐领等有以印子钱朘所部旗丁者，世宗谕禁革。都统李禧因请贷钱者得自陈，免其偿，并

治貸者罪。至是，照言印子钱宜禁，如止重利放債，依违禁取利本律治罪，禧所议宜罢不用，从之。九年十二月，父汇率於家，照方有疾，十年正月，奔丧，上勉令节哀，毋致毁瘠。至徐州，卒，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敏。

照敏於学，富文藻，尤工书。其以苗疆得罪，高宗知照为鄂尔泰所恶，不欲深罪照，滋门户恩怨。重惜照才，复显用。及照卒，见照狱中所题白云亭诗意怨望，又指照集愤嫉语，谕诸大臣以照已死不追罪。后数年，《一统志》奏进，录国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上复命补入。谓：“照虽不醇，而资学明敏，书法精工，为海内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风流不当泯没也。”

甘汝来，字耕道，江西奉新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以教习授知县，补直隶涞水知县。涞水旗丁与民杂居，汝来至，请罢杂派，以火耗补之。禁庄田无故增租易佃。旗丁例不得行笞，汝来请以柳梃约束。三等侍卫毕里克调鹰至涞水，居民家，仆捶民几毙，诉於汝来。毕里克率其仆哄於县庭，汝来逮毕里克，械其仆於狱。事闻，下刑部议，夺汝来职，毕里克罚俸，圣祖命夺毕里克职，汝来无罪。汝来自是负循吏名。移知新安县，凿白杨淀堤，溉田数千顷。又移知雄县，惩奸吏，复请罢杂派。雍正初，授吏部主事，擢广西太平府知府，三迁至广西巡抚。五年，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汝来为按察使时，李绂为巡抚，奉议州土司罗文刚纠众阻塘汛，吏请兵捕治，绂与汝来持不许。事闻，世宗命绂、汝来如广西捕文刚。广西巡抚韩良辅如云南，与总督鄂尔泰计

事，上令汝来署巡抚。泗城府土司岑映宸所部民相仇，汝来与鄂尔泰、良辅、绂设谋磼映宸，隶其土流官。汝来请於镇安土府置学官，上以非苗疆急务，责其沽名。又以汝来谢恩疏言曲赐宽容，上诘之曰：“人君持国法，当行直道，曲则不直，汝来语何意？”召还京。六年，良辅获文刚，汝来坐疏纵夺职，在咸安宫官学行走。山东巡抚费金吾议浚济字、嘉祥、沛县等处水道，命汝来效力。九年，起直隶霸昌道。丁母忧，令在任守制。

再迁礼部侍郎。高宗即位，议行三年丧，咨於诸大臣，汝来曰：“三年之丧，无贵贱，一也。皇上法尧、舜之道，宜行周、孔之礼，立万年彝伦之极。”或言二十七月中朝祭大典若有所妨，汝来曰：“墨绖视事，越绋以祭，礼固言之，夫何疑？”乃考载籍，上仪制，援古证今，具有条理。

迁兵部尚书，疏言：“广东海滨微露滩形，民间谓之‘水坦’。渐生青草，谓之‘草坦’。徐成耕壤，谓之‘沙坦’。坦初见，沿海民报围筑者，当先令立标定四至，毋於围筑后争控。民有田十顷以上，毋许围筑，以杜豪占。即贫民围筑，限五顷。其出工本牛种助他人围筑量取租息者，听。陆地开垦例六年升科，海田浮胞，当宽至十年。潮大至坦没，蠲一岁粮。围毁则免升科原额。”疏入，敕广东督抚议行。复疏言：“海滨居民单桅船采捕鱼虾，例不输税。近闻各海关监督与双桅船同令领牌纳钞，又闽、广间贫民有置笊取鱼者，有就埤育鸭者，吏或按笊按埤私征税，请通行严禁。”从之。乾隆三年，调吏部尚书，仍兼领兵部，加太子少保。

四年七月，汝来方诣廨治事，疾作，遂卒。大学士讷亲

领吏部，与共治事，亲送其丧还第。至门，讷亲先入，姬缝衣於庭，讷亲谓曰：“传语夫人，尚书暴薨於廨矣！”姬愕曰：“汝谁也？”讷亲具以告，姬汪然而泣，始知即汝来妻也。讷亲因问有余赀否，姬曰：“有。”持囊出所余俸金，讷亲为感泣。奏上，上奖其寒素，赐银千两，命吏经纪其丧，谥庄恪。

嘉庆间，汝来曾孙绍烈应顺天乡试，以怀挟得罪，仁宗犹念汝来居官持正，宥绍烈，命仍得原名应试。

陈惠华，字云倬，直隶安州人。雍正二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再迁侍读学士。提督广东肇高学政，旋调广韶学政。遭母丧归，未终制，召充一统志馆副总裁官。乾隆元年，迁詹事，上书房行走，再迁刑部侍郎。四年，迁户部尚书。七年，调兵部尚书。八年，以弟惠正为陕西按察使，谳狱用酷刑，为巡抚塞楞额所劾。惠正具密惠拟揭部科，为书告惠华，惠华沮之，未奏闻。上以惠华既知惠正事非是，当奏闻，乃为隐匿，非大臣体，且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朕非不知以此风天下。然君臣之伦，实在弟兄之上。”下部议夺职，命左迁兵部侍郎。十二年，以议处江西总兵高琦武备废弛，违例邀誉，夺职。十四年，起为左副都御史，上书房行走。以督诸皇子课怠，屡诘责夺俸。二十二年，迁工部侍郎。二十三年，迁礼部尚书。二十九年，致仕。三十六年，皇太后万寿，诏绘《九老图》，以惠华入致仕九老中。四十四年，卒，年八十三。

惠华性笃俭，缁袍蔬食，萧然如寒素。立身循礼法，而不自居道学。尝谓：“士大夫之患，莫大於近名。求以立德名，

则必有迂怪不情之举而实行荒；求以立言名，则必有异同胜负之论而正理晦；求以立功名，则必务见所长，纷更旧制。立一法反生一弊，而实行无所裨。”方为尚书时，京师富民俞民弼死，诸大臣皆往吊。上闻，察未往者，惠华与焉。

王安国，字春圃，江南高邮人。雍正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再迁侍讲。提督广东肇高学政，复再迁左佾都御史。乾隆二年，疏请禁官吏居丧诣省会谒大吏，下部议行。复三迁左都御史。五年，两江总督马尔泰论广东巡抚王蕃徇纵，命安国往按，即命以左都御史领广东巡抚。安国曰：“吾奉命勘事而即得其位，古所讥蹊田夺牛者非欤？”疏力辞，上不许。广东俗奢靡，安国事事整肃，仓有余粟。故事，自总督以下皆有分，安国独以非制，止之。九年正月，就迁兵部尚书，寻遭父丧。广州将军策楞疏言安国孤介廉洁，归葬无赏，与护理巡抚托庸等具赙归之，报闻。

十年，召为兵部尚书，调礼部。安国疏乞终丧，居庐营葬。服阕，乃入朝。十四年六月，安国入对，言诸行省方科试，诸学臣尚有未除积弊。上令具疏陈，安国疏言：“上科乡试后，颇闻诸学臣因录科例严，转开侥幸。或於省会书院博督抚之欢，或於所属义学徇州县之请，或市恩於朝臣故旧，或纵容子弟家人乘机作弊，致取录不甚公明。”上召安国询所论诸学臣姓名，安国举尹会一、陈其凝、孙人龙、邓钊等。上以会一、钊已物故，其凝、人龙皆坐事黜，因责安国瞻徇，手诏诘难。二十年，迁吏部尚书。二十一年，疏乞假为父改葬。上以来年当南巡，谕俟期扈行。冬，病作，予假治疾。二十

二年春，卒，赐白金五百治丧，谥文肃。

安国初登第，谒大学士朱轼，轼戒之曰：“学人通籍后，惟留得本来面目为难。”安国诵其语终身。至显仕，衣食器用不改於旧。深研经籍，子念孙，孙引之，承其绪，成一家之学，语在《儒林传》。

刘吴龙，字绍闻，江西南昌人。雍正元年进士，授庶吉士。二年，以朱轼荐，改吏部主事。六迁至光禄寺少卿。尝视谏牒，有以欲劫行舟定罪者，吴龙曰：“欲劫二字，岂可置人於死？”论释之。十一年，出为安徽按察使。十三年，内迁光禄寺卿，命管理北路军需。乾隆元年，召还，疏言：“北路军需，有输送科布多截留察汉廋尔诸处，应就车驼户追缴脚价。尚有逋负，请量予豁免。”上从其议。三迁左都御史，疏言：“步军统领衙门番役，私用白役，生事害民，宜令具册考核，有所追捕，官界差票，诣有司呈验。步军统领鞫囚，旗人会本旗都统，民人会顺天府尹、巡城御史，互相觉察。”疏入，议行。又疏言诸行省州县董理讼狱，其有舛误，小民无所申诉，宜令督抚遣监司按行稽考，以申民隐。旋劾罢浙江巡抚卢焯，论如律。迁刑部尚书。七年，卒，赐白金五百治丧，谥清惠。

吴龙简重，不苟言笑。为政慎密持重，得大体。督学直隶、江苏，士循其教。乾隆初，杨汝谷、张泰开与吴龙先后为左都御史，皆以笃谨被上眷。

杨汝穀，字令贻，江南怀宁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浙江浦江县知县。行取，授礼部主事。三迁监察御史。河南

南阳镇标兵以知府沈渊禁博，劫渊，围诸教场三日。汝穀论劾，上遣尚书张廷枢等往按，谴总兵高成诛标兵之首事者。别疏言：“选人待缺，辄言出为人后，或值远缺，报治丧，冀更选。请飭选人具三代，已选，复称出为人后，报治丧，以不孝论。”下部议行。六迁兵部侍郎，兼署左副都御史。疏言直隶被水灾，请运关东米十万石至天津，留南漕十万石存河间、保定适中地，分贮备赈。下部议行。高宗即位，调户部侍郎，疏言：“河南荥泽地滨黄河，康熙三十六年河势南侵，县地多倾陷。民困虚粮，流亡远徙。”上命河南巡抚察议，删赋额。寻迁左都御史。乾隆三年，以老乞休，命本省布政使给俸。五年，卒，年七十六，谥勤恪。

张泰开，字履安，江南金匱人。乾隆七年进士，改庶吉士，命上书房行走。旋自编修五迁礼部侍郎。十九年，国子监学录缺员，泰开举同部侍郎邹一桂子志伊。上责其瞻徇，部议夺职，予编修，仍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为诗谤朝政，坐诛，泰开为诗序，授刻，部议夺官治罪，上特宥之，仍在上书房行走。寻复授编修。二十二年，擢通政使。三迁左都御史。三十一年，授礼部尚书。三十二年，复授左都御史。三十三年，以老乞休，上奖其勤慎，加太子少傅，赋诗饯其行。三十九年，卒，年八十六，谥文恪。

秦蕙田，字树峰，江南金匱人。祖松龄，顺治十二年进士，官左春坊左谕德。本生父道然，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礼部给事中，与贝子允禩善，为其府总管。允禩得罪，逮下狱，蕙田往来省视。世宗贷道然死，而狱未解。乾隆元年一

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南书房行走。乃上疏言：“臣本生父道然身罹重罪，蒙恩曲宥；以追银未完，系狱九年，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间，浸染暑湿，疟疴时作，奄奄一息，几至殒毙。情关骨肉，痛楚难忍。臣虽备官禁近，还顾臣父，老病拘幽，既无完解之期，更无生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诚不忍昧心窃禄，内惭名教。伏惟皇上矜慎庶狱，一线可原，概予宽释。当此圣明孝治天下，惟有乞恩，丐臣父八十垂死之年，得以终老牖下。臣愿夺职效奔走以赎父罪。”高宗命宥道然，并免所追银。

蕙田累迁礼部侍郎，丁本生父忧，服将阕，命仍起礼部侍郎。二十二年，迁工部尚书，署刑部尚书。二十三年，调刑部尚书，仍兼领工部，加太子太保。疏请诸行省流丐递籍编甲收管，上谕曰：“蕙田所奏甚是，为清狱讼、弭盗贼之良法。但此辈辗转流徙，城市村落，所在皆有。必一一收捕传送，令原籍保甲监察，事理繁琐，不若就所在地察禁。当令有司遇流丐强悍不法，即时捕治。”二十九年，以病乞休，上不允。再请，上命南还谒医，不必解任。九月，卒於途，谥文恭。明年，上南巡，幸无锡，赋诗犹及蕙田。

蕙田通经能文章，尤精於《三礼》，撰《五礼通考》，首采经史，次及诸家传说儒先所未能决者，疏通证明，使后儒有所折衷。以乐律附吉礼，以天文历法、方輿疆理附嘉礼。博大闳远，条贯赅备。又好治《易》及音韵、律吕、算数之学，皆有著述。

子泰钧，乾隆十九年进士，翰林院编修。

彭启丰，字翰文，江南长洲人。祖定求，康熙十五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讲。启丰，雍正五年会试第一，殿试置一甲第三，世宗亲拔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南书房行走。三迁右庶子。乾隆六年，充江西乡试副考官，再迁左佾都御史。疏言：“臣驿路经宿州，宿州方被水，蒙恩赈恤。知州许朝栋任甲长胥吏索费，饥民户籍登记不以实。凤阳知府梅毓健不亲诣察核。”下两江总督那苏图严察。七年，迁通政使，督浙江学政。三迁刑部侍郎，疏言：“浙省吏民占官湖为田，余杭南湖发源天目，下注苕溪，溉杭、嘉、湖三郡。自巡抚朱轼浚治，今已沙淤。其他会稽、余姚、慈溪等湖，皆仅存其名，请敕次第开浚。江南漕米，每石收钱五十四，半给运丁，半归州县为公使钱。杭、嘉、湖运丁有漕截，而州县无漕费，石米私加一二升至五六升，请敕如江南例，石米收钱二十四，为州县修仓铺垫费，而禁其浮收。浙江额设均平夫银供差徭，差简可以敷用，差繁每苦赔垫，本省官吏来往，任意多索，请敕部按官吏尊卑、差役繁简，定人夫名额，俾为成例。浙省黄严、太平地多斥卤，民家稍有余盐，兵弁藉以婪索。婪索不遂，指为私盐，甚或以数家数人之盐合并诬报，请敕文武大臣申禁。”下部议行。寻以忧去。

十五年，授吏部侍郎。十八年，调兵部侍郎。二十年，疏乞养母，允之。二十六年，复授吏部侍郎。二十七年，以京察注考，吏部郎中阿敏尔图诸尚书、侍郎皆列一等，启丰独列二等，上责其示异市名。旋迁左都御史。二十八年，迁兵部尚书。三十一年，上以史奕昂为侍郎，入对，谕加意部事。奕昂遂自恣，面斥启丰，不称尚书，侍郎期成额以是讪奕昂。

上诘启丰，启丰力言无之。询侍郎钟音，钟音对如期成额。启丰语乃塞。上为罢奕昂，因谓：“启丰学问尚优，治事非所长。今乃巽懦模棱，奏对不以实，失大臣体。”即降侍郎。三十三年，命原品休致。四十一年，上东巡，迎驾，予尚书衔。四十九年，卒，年八十四。

子绍升，语在《文苑传》。孙希濂，乾隆四十九年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左迁福建按察使。曾孙蕴章，自有传。

梦麟，字文子，西鲁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尚书宪德子。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十五年，迁侍讲学士，再迁祭酒，提督河南学政。十六年，授内阁学士。十七年，湖北罗田民据天堂寨谋乱，梦麟以河南商城邻罗田，驰往捕治，上嘉之。疏言：“商城界江、楚，峻岭深岩，易藏奸宄，请增兵巡察。”下河南巡抚议，移驻守备，增兵百。十八年，署户部侍郎，充江南乡试考官，即命提督江苏学政。二十年，授工部侍郎，代还，调署兵部，兼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二十一年，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大臣在军机处，资望少浅者曰“学习行走”，自梦麟始。

是岁，河决孙家集。二十二年，河道总督白钟山奏请开荆山桥河，命梦麟驰勘，趣即兴工，工竟，议叙。上南巡阅河，以六塘河以下积潦，桃源、宿迁、清河诸县卑成浸，令梦麟勘治。寻奏：“六塘河上承骆马湖，至清河分两派，由武障、义泽等河汇潮河入海，长三百余里，中间淤浅数十处，已令速疏浚南北两堰。并去年水坏宿迁堰工，及诸缺口，俱加修筑。诸县积水，开沟十五，设涵洞五，建闸四，俾得宣泄。”

工既竟，又奏：“荆山桥河道经铜、沛、邳、睢四州县，分设四汛；黄水自丁家楼汇入苏家闸，荆山桥正当其冲，应令堵筑。微山湖至荆山桥河下游王母山，纡长湾曲，每岁霜降后应令疏浚。居民就湾筑堰坝捕鱼，渡口叠石为步，皆阻河道，应令严禁。”上命如所议行。

山东巡抚鹤年奏金乡、鱼台、济宁诸州县水患，命侍郎裘曰修偕梦麟驰往相度，合疏言：“诸县久为微山水所浸，当筹分泄之路。韩庄闸南伊家河至江南梁旺城入运，今已久淤，当开浚引积水东注。”从之。两江总督尹继善以沂水入运为害，奏建湖口闸，命梦麟与在工诸臣分任其责。合疏言：“沂水自卢口傍泄，淹民田，阻运河。当筑坝堵截，使不得入运，毋碍微山诸湖入河归海之路。六塘河在骆马湖下游，为沂水疏泄要道，宿迁、桃源诸水自沐入涟归海，并宜疏治宣通。兼浚六塘河出口，使无浅阻。此治沂水之概要也。夏邑、永城诸水，自睢河下注洪泽湖，出清口会黄入海。近岁河道多淤，董家沟诸地尤宜急治，兼浚洪泽湖出口。清口束水二坝，遵旨撤除。各闸口门亦宜加宽。此治睢河之概要也。”疏入，上许为颇得要领。调户部。冬，工竟，还京师。二十三年，复调工部，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卒，赐祭葬。

论曰：照绌於盘错，而优於词翰，高宗知之审矣。汝来以清节著，惠华等以文学庸，而安国博辨群书，好学深思，自为家法。蕙田治礼，综历代政事学术，贯串会通，体大思精，尤彬彬名世之大业也。梦麟早岁负清望，参大政，方驾遽税，惜哉！

卷三百零五

列传九十二

钱陈群子汝诚 孙臻 沈德潜 金德瑛钱载
齐召南陈兆崙 兆崙孙桂生 董邦达钱维城
邹一桂 谢墉金甦 庄存与 刘星炜 王昶

钱陈群，字主敬，浙江嘉兴人。父纶光，早卒。母陈，翼诸孤以长，语在《列女传》。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陈群迎驾吴江，献诗。上命俟回跸召试，以母陈病不赴。六十年，成进士，引见，上谕及前事。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七年，世宗命从史貽直、杭奕祿赴陕西宣谕化导，陈群周历诸府县，集诸生就公廨讲经，反覆深切，有闻而流涕者。使还，上谕奖为“安分读书人”。五迁右通政，督顺天学政。乾隆元年，以母丧去官。服除，高宗命仍督顺天学政，除原官。陈群以母陈《夜纺授经图》奏上，上为题词。疏请增顺天乡试中额，上以官制有定，取者多，用者益远，国家不能收科目取人之效，寝其议。

三迁内阁学士。陈群屡有建白：尝疏请严治匿名揭帖，无论事巨细，非据实首告而编造歌谣诗词，匿名粘贴闾巷街衢，当下刑部依律治罪。疏请广劝种植树木，官地令官种，州郡吏种至千本以上，予纪录；受代时具册，备地方公用。民地令民种，至五六百本者，予扁额奖赏，成材后听取用。疏请偏灾蠲免分数，分别贫富，富者按例定分数蠲免，贫者被灾

几分即蠲免几分，使之相等。及敕询州县耗羨，疏言：“康熙间，州县官额征钱粮，收耗羨一二钱不等。陆陇其知嘉定县止收四分，清如陇其，亦未闻全去耗羨也。议者以康熙间无耗羨，非无耗羨也，特无耗羨之名耳。世宗出自独断，通计外吏大小员数，酌定养廉，而以所入耗羨按季支领。吏治肃清，民亦安业。特以有征报支收之令，不知者或以为加赋。皇上询及盈廷，臣请稍为变通，凡耗羨所入，仍归藩库，各官养廉及各州县公项，如旧支給。其续增公用，名色不能画一，多寡亦有不同，应令直省督抚明察，某件应动正项，某件应入公用，分别报销。各省州县自酌定养廉，荣悴不一，其有支绌者，应令督抚确察量增，俾稍宽裕。仍飭勿得耗外加耗，以致累民。则既无加赋之名，并无全用耗羨办公之事，州县各有赢余，益知鼓励。至於施从其厚，敛从其薄，古之制也。及此仓庾充裕、民安物阜之时，大臣悉心调剂，使养廉之入，不为素餐，元气培扶，帑藏盈溢，然后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宋太祖能罢羨余，臣固知皇上之圣，不必廷臣建白如张全操其人者，而德音自下也。”

七年，擢刑部侍郎。上令廷臣议州县常平仓应行诸事，诸臣皆议歉岁减价。陈群疏言：“成熟之年，出陈易新，仓米必不及市米，而民以米值纳仓，银色当高於市易。拟令石减一钱二分，还仓时加谷四五升，以为出入耗费。”

十七年，患反谷疾，连疏乞解职，许之。命其子编修汝诚侍行，且赐诗以宽其意。陈群进途中所作诗，上为答和。时有伪为孙嘉淦疏稿语谤上，上令穷治，陈群自家密疏请省株连，上严飭之，而事渐解。二十二年，上南巡，令在籍食俸。

二十五年，上为《桥梓图》寄赐陈群。二十六年，偕江南在籍侍郎沈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寿，命与香山九老会，加尚书衔。上谕：“明岁南巡，诸臣今年已赴阙，毋更远迎。”二十七年，南巡，陈群偕德潜迎驾常州，上赐诗称为“大老”。三十年，南巡，复迎驾。是岁陈群年八十，加太子太傅。赐其子汝器举人，汝诚扈跸，命从还省视。

三十一年，陈群复进其母陈画册，册有纶光题句。上题诗以赵孟頫、管道昇为比。三十五年，上六十万寿，命德潜至嘉兴劝陈群毋诣京师，陈群献竹根如意，上批札云：“未颁僧绍之赐，恰致公远之贡，文而有节，把玩良怡！今赐卿木兰所获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三十六年，上东巡，陈群迎驾平原，进《登岱祝厘颂》。是冬，复诣京师祝皇太后八十万寿，命紫禁城骑马，赐人参，再与香山九老会。陈群进和诗有句云“鹿驯斋畔当童扶”，上赏其超逸，复为图赐之。南归，以诗饯。

陈群里居，每岁上录寄诗百余篇，陈群必赓和，亲书册以进，体兼行草，屡蒙奖许。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九。上谕谓：“儒臣老辈中能以诗文结恩遇、备商榷者，沈德潜卒后惟陈群。”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端。四十四年，上制《怀旧诗》，列五词臣中。

子汝诚，字立之。乾隆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命南书房行走。四迁至侍郎，历兵、刑、户诸部。再典试江南，上命寄谕尹继善，招陈群游摄山，父子可相见。汝诚试毕，迎陈群入试院，居数日乃还。三十年，乞养归。四十一年，父丧终，授刑部侍郎，仍在南书房行走。四十四年，卒。

汝诚子臻，字润斋。自兵马司副指挥授河南邓州知州，累迁江西粮道。左授山西平阳知府，复累迁直隶布政使。嘉庆二十一年，授江西巡抚。江西南昌诸府食淮盐，而与福建、浙江、广东三省毗连，私贩侵引额。臻议疏纲额、缉私贩。寻移山东巡抚。兗、曹、沂诸府民素悍，染邪教，盗甚炽。臻请就诸府增设参将以下官，上皆采其议。入觐，以衰老左授湖南布政使，休致。道光十九年，卒。

陈群诗纯恣朴厚，如其为人。赓唱既久，亦颇敦御制诗体。贰刑部十年，慎於庶狱，虚衷详鞠。高宗尝以于定国期之。汝诚继贰刑部，奉陈群之教，持法明允。臻亦善治狱。在平阳、介休民被盗杀其母，攫钏去。民言姻家尝贷钏，佣或窃钏逃，邻家子左右之。县捕三人，榜掠诬服。他日获盗得钏，民乃言非其母物。狱不能决。臻微服访得实。抚山东，清庶狱，雪非罪二十余人，擒教讼者置於法。

沈德潜，字槁士，江南长洲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试未入选。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年六十七矣。七年，散馆，日晡，高宗蒞视，问孰为德潜者，称以“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乞封父母，上命予三代封典，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是岁，上谕诸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而优擢也。”

十三年，德潜以齿衰病噎乞休，命以原衔食俸，仍在上书房行走。十四年，复乞归，命原品休致，仍令校《御制诗

集》毕乃行。谕曰：“朕於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且令有所著作，许寄京呈览。赐以人参，赋诗宠其行。德潜归，进所著《归愚集》，上亲为制序，称其诗伯仲高、王，高、王者谓高启、王士禛也。十六年，上南巡，命在籍食俸。是冬，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六十万寿。十七年正月，上召赐曲宴，赋《雪狮》与联句。又以德潜年八十，赐额曰“鹤性松身”，并赉藏佛、冠服。德潜归，复进《西湖志纂》，上题三绝句代序。二十二年，复南巡，加礼部尚书衔。二十六年，复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万寿，进《历代圣母图册》。入朝赐杖，上命集文武大臣七十以上者为九老，凡三班，德潜为致仕九老首。命游香山，图形内府。

德潜进所编《国朝诗别裁集》请序，上览其书以钱谦益为冠，因谕：“谦益诸人为明朝达官，而复事本朝，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孝，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选。慎郡王，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潜岂宜直书其名？至世次前后倒置，益不可枚举。”命内廷翰林重为校定。二十七年，南巡，德潜及钱陈群迎驾常州，上赐诗，并称为“大老”。三十年，复南巡，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三十四年，卒，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惠。御制诗为挽。是时上命毁钱谦益诗集，下两江总督高晋令察德潜家如有谦益诗文集，遵旨缴出。会德潜卒，高晋奏德潜家并未藏谦益诗文集，事乃已。四十二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怪。下大学士九

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列德潜五词臣末。

德潜少受诗法於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

金德瑛，字汝白，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进士，廷对初置第六，高宗亲擢第一，授修撰。是岁举博学鸿词科，德瑛以荐征，既入翰林，不更试。旋命南书房行走，充江南乡试考官。德瑛以原籍休宁辞，不许。再迁右庶子。督江西学政。任满，上特谕“德瑛甚有操守，取士公明”，命留任。德瑛疏言：“翰林为储才地，庶吉士宜求学有根柢，器量明达，庶可备他日任使。每科命大臣教习，大臣政事甚繁，但能总大纲。旧有分教例，但由掌院选任，时设时止。乞令掌院於翰詹中择品学优赡、资俸较深者引见，简畀分教。”得旨俞允。复四迁太常寺卿，命祭告山西诸行省帝王陵寝。疏言：“女娲氏陵寝殿塑女像，旁侍嫔御，民间奉为求嗣之神，实为黷褻。请毁像立主。”下部议行。督山东学政。十九年，岁饥，上发帑治赈，而邹、滕诸县灾尤重。有司格於例限，不敢以请。德瑛任满还京师，入对，具言状，上特命展赈。迁内阁学士。二十一年，迁礼部侍郎。充江西乡试考官。使还，经徐州，时河决孙家集，微山湖暴涨，入运河，江南、山东连壤诸州县被水。德瑛咨访形势，入陈於上前，上嘉德瑛诚实不欺。旋命尚书刘统勋董治疏筑。二十三年，督顺天学政，疏言：“八旗诸生遇岁试，辄称病诿避，甚至病者多於与试者，请下八

旗都统考核。”

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言：“秋审日例，凡已经秋审者谓之‘旧事’，现入秋审者谓之‘新事’。当九卿、詹事、科道集议时，书吏宣唱名册，繁重淹滞。其实商榷轻重，多在新事。积年缓决之案，自按察使上巡抚，更三法司，初狱已致慎矣；况三审缓决，久成信讞。诸囚偷生囹圄，幸待十年庆典，得蒙恩赦。然亦裁自圣心，诸臣无与焉。旧事名册宜罢宣唱。陈案既省，近事得以从容往复，尽心详审。九卿兼有余晷治其本职。”上韪其言，下大学士会刑部议，请如德瑛言。十二月，命稽核通州仓储，中寒病作，二十七年正月，卒。

德瑛端平简直，无有偏党，为上所知。方为少詹事，入对，上曰：“汝元年状元，尚作四品官耶？”数日擢太常寺卿。及病，上每见廷臣问状，且曰：“德瑛辛巳生，长朕十岁。”及病革，上方出巡幸，将启跸，犹曰：“德瑛久不入值，病必重。”德瑛即以其日卒。三十一年，德瑛子浩成进士，引见，上曰：“汝金德瑛子耶？”德瑛卒已将十年，上犹惓惓如是。

钱载，字坤一，浙江秀水人。雍正十年，副榜贡生，举博学鸿词、举经学，就试皆未入选。乾隆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七迁内阁学士，直上书房。四十一年，督山东学政。四十五年，命祭告陕西、四川岳渎及帝王陵寝。寻擢礼部侍郎，充江南乡试考官，举顾问为第一，《四书》文纯用排偶，上以乖文体，命议处。

《吕氏春秋》尧葬谷林，《史记》不书其地。乾隆元年，以山东巡抚岳浚奏，自东平改祀濮州。四十一年，大理寺卿尹嘉铨疏言当在平阳，下部议驳。载督学山东，谒濮州尧陵，自

四川还道平阳，得尧陵州东北；及江南典试归，又至东平求旧时所祭尧陵，参互考订，以为在平阳者是。《史记》汤、武皆未著葬地，盖都於是葬於是则不书，尧亦其例。因疏请厘定。下大学士、九卿议驳，载奏辨；复议，仍寝不行。上谕曰：“经生论古，反覆辨证，原所不禁。但既陈之奏牍，并经廷臣集议，即不当再执成见。载斥吕不韦门下客浮说，不韦即不足取，亦尚不可以人废言。况其门下客所著书，所谓‘悬之国门，不易一字’，岂能谓不足为据？其时去古未远，或尚有所承述。乃欲在数千年后虚揣翻驳，有是理乎？载本晚达，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问。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晓晓不已，朕必重治其罪。”命传旨申饬。载疏累数千言，语有未明，复为自注，时谓非章奏体，上亦未深诘也。

四十八年，休致。五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

子世锡，入翰林。时侍郎英廉及载充教习庶吉士，英廉语世锡曰：“君家仍世入翰林，而上命父教其子，当勉为瓌、颀以报上恩。”世锡子宝甫，初名昌龄，避仁宗陵，以字行。亦以编修官至云南布政使。

德瑛论诗宗黄庭坚，谓当辞必己出，不主故常。载初与订交，晚登第，乃为门下门生；诗亦宗庭坚，险入横出，崭然成一家。同县王又曾、万光泰辈相与唱酬，号秀水派。语互详《文苑传》。载又为陈群族孙，从陈群母陈受画法，苍秀高劲，亦如其诗。

齐召南，字次风，浙江天台人。幼而颖敏，乡里称神童。雍正十一年，命举博学鸿词，召南以副榜贡生被荐。乾隆元

年，廷试二等，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八年，御试翰詹各官，擢中允，迁侍读。九年，以父丧去官。时方校刻经史，召南分撰《礼记》、《汉书考证》，命即家撰进。服除，起原官。十二年，迁侍读学士。十三年，复试翰詹各官，以召南列首，擢内阁学士，命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上於宁古塔得古镜，问召南，召南辨其款识，具陈原委。上顾左右曰：“是不愧博学鸿词矣！”上西苑射，发十九矢皆中的，顾尚书蒋溥及召南曰：“不可无诗！”召南进诗，上和以赐。十四年夏，召南散直堕马，触大石，颅几裂。上闻，遣蒙古医就视，赐以药。语皇子宏瞻：“汝师傅病如何？当频使存问！”幸木兰，使赐鹿脯十五束。及冬，入谢，上慰劳，召南因乞归，固请乃许。及行，赐纱、葛各二端。

上南巡，屡迎驾，辄问病状，出御制诗命和。上尝询天台、雁宕两山景物，召南对未尝游览。上问：“名胜在乡里间，何以不往？”召南对：“山峻溪深，臣有老母，怵古人登高临深之诫，是以未敢往。”上深嘉之。既而，以族人周华为书讞上，逮诣京师，吏议坐隐匿，当流，籍其家，上命夺职放归，还其产十三四。召南归，遂卒。

召南易直子谅，文辞淳雅。著《水道提纲》，具详源委脉络；《历代帝王年表》，举诸史纲要：并行於世。

陈兆仑，字星斋，浙江钱塘人。亦幼慧。雍正八年进士，福建即用知县。举博学鸿词，诣京师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乾隆元年，廷试二等，授检讨。十七年，上御经筵，以撰进讲义称旨，擢左中允。御试翰詹各官，复擢侍讲学士。再迁顺天府府尹。值大水，兆仑心计指画，抚绥安集，无不

得所。畿辅役繁，旧设官车疲敝，议令富户应役，兆仑奏罢之。时方西征，发禁旅，兆仑经画宿顿储蓄，井井有绪，军民晏然。二十一年，迁太常寺卿。上谒陵，以同官迎驾失仪，左授太仆寺少卿。再迁太仆寺卿。三十六年，卒。

兆仑精六书之学，尤长经义，於《易》、《书》、《礼》均有论述。为诗文澹泊清远。

孙桂生，字坚木。嘉庆初，自优贡生授知县，拣发湖北。时教匪为乱，桂生从广州将军明亮击贼，破孝感，歼鲁惟志；战归州，御齐王氏：屡有功。授大冶知县，再迁安陆知府。九年，遭母丧，湖北巡抚章煦疏请留军。丧终，除荆州知府。三迁，再转为江宁布政使，署江苏巡抚。初彭龄劾桂生征赋不力，夺职；复劾察库帑不实，上命大学士托津、户部尚书景安按治，疏言：“桂生察库帑无弊，征赋亦逾十之七。”召诣京师，旋授甘肃布政使。再转，复迁江苏巡抚。上六十万寿，蠲各行省民间逋赋。桂生疏言：“旷典殊施，当令泽及於民。请自嘉庆元年起至二十二年，详察民间逋赋，毋令官吏因缘为奸。二十二年漕项，例至二十四年奏销，民逋请并蠲除。”又言：“民间逋赋有由州县移他款代纳者，今既蠲逋，当令现任州县期十年偿所移款。”皆议行。命署苏州织造，兼领浒墅关，兼署两江总督。宣宗即位，召诣京师，以三品京堂待缺，旋命休致。道光二十年，卒。桂生子宪曾，进士，官至詹事。

董邦达，字孚存，浙江富阳人。雍正元年，选拔贡生。以尚书励廷仪荐，命在户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乾隆三年，充陕西乡试考官，疏言

官卷数少，以民卷补中，报闻。授右中允，再迁侍读学士。十二年，命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以母忧归。逾年，召诣京师，命视梁诗正例，入直食俸。十五年，补原官，迁侍郎，历户、工、吏诸部。二十七年，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二十九年，调礼部。三十一年，调还工部。三十二年，仍调还礼部。三十四年，以老病乞解任，上谕曰：“邦达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达移家京师，不能即还里。礼部事不繁，给假安心调治，不必解任。”寻卒。赐祭葬，谥文恪。

邦达工山水，苍逸古厚。论者谓三董相承，为画家正轨，目源、其昌与邦达也。子诰，自有传。

钱维城，字宗盘，江南武进人。乾隆十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功令，初入翰林，分习清、汉文。维城习清文，散馆列三等。上不怪，曰：“维城岂谓清文不足习耶？”傅恒为之解。命再试汉文，上谓诗有疵，赋尚通顺，仍留修撰。是岁即迁右中允，命南书房行走。三迁，再转为刑部侍郎。疏请申明律例：“事主杀盗贼移尸，有司辄置勿论。本律科移尸罪，反至流徒。请凡杀人律得勿论者，虽移尸仍用本律。杀奸之狱，奸夫拒捕，有司辄用斗杀律定讞。杀奸杀拒捕者，反重於杀不拒捕者。请用杀拒捕罪人律勿论。”下部议行。三十四年，命偕内阁学士富察善如贵州会湖广总督吴达善按治威宁州知州刘标亏帑，巡抚良卿、前巡抚方世儒等皆坐谴。三十五年，古州苗香要为乱，复命偕吴达善及巡抚宫兆麟督剿。香要多力而狡，苗女迫根为羽翼，煽旁寨出掠。维城如古州，督总兵程国相破乌牛、佳居诸寨，获迫根。维城乃自乌牛如

佳居宣谕，解胁从。督兵破朋论大箐，香要独身跳去。乃令先撤兵，遣调香要，卒擒而歼之。乱定，谕议叙。三十六年，云南龙陵戍卒四十去伍走，既就获，大吏请悉诛之。维城入对，言：“伊犁戍卒荷校一月，今用法过重。且戮於获所，边兵何由知？不如械至龙陵，倍其罚，荷校三月，足以儆众。”上从之。三十七年，丁父忧，归，以毁卒。谥文敏。

维城工文翰，画山水幽深沈厚。钱陈群谓维城通籍后画益工，盖得益於邦达云。

邹一桂，字原褒，江南武进人。祖忠倚，顺治九年一甲一名进士，官修撰。一桂，雍正五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年，授云南道监察御史，疏禁官媒蓄妇女为奸利。乾隆七年，转礼科给事中，疏言：“刑部诸囚已结入北监，未结羁南所。今察视监所，已未结杂收，请如例分禁。”又言：“奉命下部议诸事，科道辄於部议未上之先，搀越渎陈，请申饬。”上韪其言。湖南巡抚许容坐诬劾粮道谢济世罢，复命署湖北巡抚。一桂与给事中陈大玠具疏论列，谓：“容狡诈欺公，仅予夺职，已邀宽典；今复任封疆，何以训天下？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晓然於黜陟之所以然，斯国法昭而吏治有所率循。”上为罢容。十年，迁太常寺少卿，疏言：“律载狱具全图，铁索钮镣，俱有定式。狱官以防范为辞，匣床以束其身，铁箫以直其项，观音圈以牵其手足。部议禁非刑，日久复创新制，令诸囚排头仰卧，横穿长木，压其手足，与匣床无异，请敕严禁。”从之。四迁为礼部侍郎。同部侍郎张泰开举一桂子志伊为国子监学正，又坐徇尚书王安国、左都御史杨锡绂祀其父乡贤，屡下部议，二十一年，左授内阁学士。

二十三年，乞致仕。三十六年，诣京师祝上寿，加礼部侍郎衔，在籍食俸。三十七年，归，卒於东昌道中。加尚书衔。

一桂画工花卉，承恽格后为专家。尝作《百花卷》，花题一诗，进上，上深赏之，为题百绝句。晚被薄谴，归犹赋诗饯之云。

谢墉，字昆城，浙江嘉善人。乾隆十六年，上南巡，墉以优贡生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坐撰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碑文语失当，下部议，降调。二十四年，回部平，墉拟《铙歌》上，上命复官，直上书房。五迁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四十三年，调礼部。四十五年，调吏部。广西全州知州彭曰龙坐纵革役复充，夺官，诣部请捐复。大学士阿桂领吏部，将许之，墉以为不可。时有山东商河教谕侯华捐复，方议驳，墉援以例曰龙。阿桂疑墉为华地，奏闻。上命讯，华力言无嘱托，乃用墉议，不许曰龙捐复。四十八年，复督江苏学政。五十一年，任满，还京师。上问洪泽湖运河水势，墉奏：“洪泽湖渐高，民间传说‘昔如釜，今如盘’，请加疏浚。”五十二年，上以总督李世杰奏洪泽湖水注清口畅流，命墉往与世杰勘湖水浅深。寻奏湖水深至十丈，浅亦在一二丈间，墉自请议处。上以湖水前年较浅，墉得自传闻，据以入告，兹既已勘明，免其议处。

墉两任江苏学政，士有不得志者，以偶语讥诮。阿桂偶以闻，上命巡抚闵鹗元访察。鹗元言墉初任声名平常，后任颇为谨饬。上命降授内阁学士。五十四年，上察直上书房诸臣多旷班，墉七日未入直，复降编修，在修书处效力。五十

六年，复命直上书房。六十年，休致。寻卒。

墉在上书房久，仁宗方典学，肄习诗文，高宗命墉讲授。嘉庆五年，加恩旧学，赠三品卿衔，赐祭葬。子恭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归班，是岁授内阁中书。墉以督学蒙谤，然江南称其得士，尤赏江都汪中，尝字之曰：“予上容甫，爵也；若以学，予於容甫北面矣！”乾隆中直上书房诸臣以学行称者，又有金甌、庄存与、刘星炜。

甌，字雨叔，浙江钱塘人。初以举人授国子监学正。乾隆七年，举礼部试第一，廷试复第一，授修撰。三迁侍讲学士。二十二年，直上书房，擢詹事，再迁礼部侍郎。三十八年，上幸热河，从，方入直，遽疾遽仆。大学士刘统勋以闻，命予假。甌乞休，允之。明年秋，疾间，乃得归。四十七年，卒，年八十有一。

甌在上书房十七年，直谅诚敬，所陈说必正义法言，诸皇子皇孙皆爱重之。

存与，字方耕，江南武进人。乾隆十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四迁内阁学士。二十一年，督直隶学政。按试满洲、蒙古童生，严，不得传递，群哄。御史汤世昌论劾，命夺存与官。上恶满洲、蒙古童生纵恣，亲覆试，搜得怀挟文字。临鞫，童生海成最狡黠，言：“何不杀之？”上怒，立命诛之。哄堂附和者三人，发拉林种地；四十人令在旗披甲；不得更赴试。并以存与督试严密，仍命留任。擢礼部侍郎。遭父丧。服除，补内阁学士，仍授原官，直上书房。遭母丧。服除，补原官。五十一年，以衰老休致。五十三年，卒。

存与廉鯁。典浙江试，巡抚馈金不受，遗以二品冠，受

之。及涂，从者以告曰：“冠顶真珊瑚，直千金！”存与使千余里返之。为讲官，上御文华殿，进讲礼毕，存与奏：“讲章有舛误，臣意不谓尔。”奉书进，复讲，尽其旨，上为留听之。

弟培因，字本淳，乾隆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官至内阁学士。

刘星炜，字映榆，江南武进人。乾隆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讲，督广东学政。疏言：“鹤山立县初，有广州民一百五户请修城入籍，缘是开冒考之弊，请以有庐墓、田粮在县者为限。”丁母丧，去。服阙，补原官。督安徽学政，请童生兼试五言六韵诗。童试有诗自此始。累迁侍读学士。二十九年，直上书房，再迁礼部侍郎。卒。

王昶，字德甫，江苏青浦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三迁刑部郎中。三十二年，察治两淮运盐提引，前盐运使卢见曾坐得罪，昶尝客授见曾所，至是坐漏言夺职。云贵总督阿桂帅师讨缅甸，疏请发军前自效。上命大学士博恒出视师，嗣以理藩院尚书温福代阿桂，皆以昶佐幕府。温福移师讨金川，昶实从，疏请叙昶劳，授吏部主事。既，复从阿桂定两金川，再迁郎中。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四川，上命察军中事，还奏言昶治军书有劳。四十一年，师凯还，擢昶鸿胪寺卿，仍充军机章京。三迁左副都御史，外授江西按察使。数月，以忧归。起直隶按察使，未上，移陕西按察使。

在陕西凡十年，值回田五为乱，军兴，昶缮守具，佐治军需，疏请清厘保甲，禁民间蓄军器。迁云南布政使。河南

伊阳民戕知县，窜匿陕西境未获，昶如商州督捕，上命俟得贼诣京师覲见。昶既得贼，入谒上，自陈疲惫，乞改京职，上温旨慰遣，乃上官。以云南铜政事重，撰《铜政全书》，求调剂补救之法。旋调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内迁刑部侍郎。屡命如江南、湖北谳狱。五十八年，以老乞罢，上许之，方岁暮，谕俟来岁春融归里。昶归，遂以“春融”名其堂。嘉庆元年，诣京师贺内禅，与千叟宴。四年，复诣京师谒高宗梓宫。十一年，卒。

昶工诗古文辞，通经。读朱子书，兼及薛瑄、王守仁诸家之学。搜采金石，平选诗文词，著述传於世。

论曰：国家全盛日，文学侍从之臣，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人主以其闲暇，偶与赓和，一时称盛事。未有弥岁经时，往复酬答，君臣若师友，如高宗之於陈群、德潜。呜呼，懿矣！当时以儒臣被知遇，或以文辞，或以书画，录其尤著者。视陈群、德潜恩礼虽未逮，文采要足与相映，不其盛欤！

卷三百零六

列传九十三

曹一士 李慎修 李元直 陈法 胡定
仲永檀 柴潮生 储麟趾

曹一士，字谔廷，江苏上海人。雍正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三年，考选云南道监察御史。高宗即位，

谕群臣更番入对。一士疏言：“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臣愚以为欲百姓之安，其要莫先於慎择督抚。督抚者守令之倡。顾其中皆有贤者、有能者，贤能兼者上也，贤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余而贤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抚之为贤为能，视其所举而瞭如。今督抚举守令，约有数端：曰年力富强，曰治事勤慎，曰不避嫌怨。征其实迹，则钱粮无欠，开垦多方，善捕盗贼。果如所言，洵所谓能吏也。乃未几而或以赃污著，或以残刻闻，举所谓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诚有才以济其恶耳。夫吏之贤者，恂恂无华，惻怛爱人，事上不为诡随，吏民同声谓之烦。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抚荐剡曾未及此，毋亦轻视贤而重视能之故耶？抑以能吏即贤吏耶？臣恐所谓能者非真能也，以趋走便利而谓之能，则老成者为迟钝矣；以应对捷给而谓之能，则木讷者为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谓之能，则镇静者为怠缓矣；以武健严酷、不恤人言而谓之能，则劳於抚字、拙於锻炼者谓之沽名钓誉、才力不及，而摭拾细故以罢黜之矣。至於所取者溃败决裂，则曰臣不合误举，听部议而已。夫有误举必有误劾，误举如此，则误劾者何如？误举者犹可议其罪，误劾者将何从问乎？臣以为今之督抚，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损下益上之事多，而损上益下之义少；此治体所关也。皇上凡丈量开垦、割裂州县、改调牧令，一切纷更烦扰，皆行罢革。为督抚者，度无不承流宣化，所虑者，彼或执其成心，饰非自护；意为迎合，姑息偷安。臣敢请皇上特颁谕旨，剖析开导，俾於精明严肃之中，布优游宽大之政。所属守令，敕於保题荐举时，分列贤员、能

员，然后条疏实事於下。能员有败行，许自行检举；贤员著劣迹，则从重处分。倘所举皆能而无贤，则非大吏乏正己率属之方，即贤者有壅於上闻之患。督抚之贤否，视所举而瞭如矣。”疏入，上为通谕诸督抚。

一士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疏言：“古者太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恐其惑众也。往者造作语言，显有悖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知府，游虎丘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察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列上请，以俟明旨钦定。

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讐之风可息矣。”上亦如其议。

雍正间督各省开垦，督抚以是为州县课最，颇用以厉民。一士疏言：“开垦者所以慎重旷土，劝相农夫，本非为国家益赋起见也。臣闻各省开垦，奉行未善，其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县承上司意旨，并未勘实荒地若干，预报亩数，邀急公之名。逮明知荒地不足，即责之现在熟田，以符报额。小民畏官，俯首而从之，咸曰：此即新垦之荒地而已。一曰以荒作熟。荒地在河壩者，地低水溢，即成沮洳；在山麓者，上土下石，坚不可掘：州县悉入报垦之数。民贫乏食，止贪官给牛种草舍，糊旦夕之口，不顾地之不可垦也。十年之后，民不得不报熟，官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岁歉，卒岁无资，逃亡失业之患从此起矣。然且赋额一定，州县不敢悬欠，督抚不敢开除，飞洒均摊诸弊，又将以熟田当之。是名为开垦，有垦之名无垦之实也。兹二弊者，缘有司但求地利，罔惜贻害；大吏惟知虑始，不暇图终：是以仁民之政，反启累民之阶。臣请敕下直省督抚，凡开垦地亩，无论已未升科，俱令州县官覆勘，内有熟田混报开垦，举首除额，免其处分；如实为新垦，具印结存案，少有虚伪，发觉从重治罪：则以熟作荒之弊可免矣。新垦应升科，督抚遴员覆勘，确瘠薄，即与免赋；倘因报垦在先，必令起赋，以贻民累，发觉从重治罪：则以荒作熟之弊亦可免矣。”

乾隆元年，迁工科给事中。故事，御史迁给事中，较资俸深浅。一士入台仅六月，出上特擢。寻疏劾原任河东河道

总督王士俊，疏未下，语闻於外。上疑一士自泄之，召对诘责，下吏议，当左迁，仍命宽之。一士复疏请复六科旧职，专司封驳，巡视城仓、漕盐等差，皆不当与。又疏论各省工程报销诸弊，请敕凡有营造开浚，以所须物料工匠遵例估定，榜示工作地方。又疏论州县官讞狱，胥吏上下其手，窜改狱词，请饬申禁。又疏论盐政诸弊，请毋令商人公捐，禁司盐官吏与商人交结；小民肩挑背负，戒毋苛捕；大商以便盐船阻通行水道，戒毋堵截。皆下部议行。一士病哽噎，即以是年卒。

一士晚达，在言官未一岁，而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传诵。闻其卒，皆重惜之。

李慎修，字思永，山东章丘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迁主事，出为浙江杭州知府。雍正五年，入为刑部郎中，历十余年，治狱多所平反。有侵帑狱，初议以挪移从末减，慎修执不可；或讽以上意，亦不为动。乾隆初，出为河南南汝光道，移湖北武汉黄德道，以忧去。服除，授江南驿盐道。引见，高宗曰：“李慎修老成直爽，宜言官。”特除江西道监察御史。疏论户部变乱钱法，苛急烦碎。历举前代利害，并言钱值将腾贵，穷极其弊。上元夜，赐诸王大臣观烟火，慎修上疏谏，以为玩物丧志。上喜为诗，尝召对，问能诗否，因进言：“皇上一日万几，恐以文翰妨政治，祈不以此劳圣虑。”上韪之，载其言於诗。尝谓慎修曰：“是何眇小丈夫，乃能直言若此？”慎修对曰：“臣面陋而心善。”上为大笑。复出为湖南衡郴永道。十二年，乞病归，卒。

高密李元直为御史在其前，以刚直著。慎修与齐名，为

“山东二李”。京师称元直“戇李”，慎修“短李”。

元直，字象山。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七年，考选四川道监察御史，八阅月，章数十上。尝历诋用事诸大臣，谓：“朝廷都俞多，吁咈少，有尧、舜、无皋、夔。”上不恚，召所论列诸大臣大学士朱轼、张廷玉辈并及元直，诘之曰：“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所言无皋、夔，朕又安得为尧、舜乎？”元直抗论不挠，上谓诸大臣曰：“彼言虽野，心乃无他。”次日，复召入，奖其敢言。会广东贡荔枝至，以数枚赐之。未几，命巡视台湾，疏请增养廉、绝馈遗，并条上番民利病数十事。台湾居海外，巡视御史至，每自视如客，事一听於道府。元直悉反所为，时下所属问民疾苦。欲有所施措，督抚劾其侵官，遂镌级去。家居二十余年，卒。世宗尝曰：“元直可保其不爱钱，但虑任事过急。”又尝谕诸大臣曰：“甚矣才之难得！元直岂非真任事人？乃刚气逼人太甚。”元直晚年言及知遇，辄泣下。初在翰林，与孙嘉淦、谢济世、陈法交，以古义相勗，时称四君子。及嘉淦总督湖广，治济世狱，徇巡抚许容意，为时论所不直，元直遂与疏焉。

法，字定齐，贵州安平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自检讨官至直隶大名道。讲学宗朱子，著《明辨录》，辨陆、王之失。蒞政以教养为先，手治文告，辞意恳挚。既久，人犹诵之。

胡定，字登贤，广东保昌人。雍正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乾隆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七年，湖南巡抚许容劾粮道谢济世，下湖广总督孙嘉淦按治，将坐济世

罪，八年二月，定疏陈容陷济世、嘉淦袒容状，录湖南民揭帖，谓布政使张璨、按察使王玠、长沙知府张琳、衡州通判方国宝、善化知县樊德貽承容指，朋谋倾陷；并述京师民谚，目容为媼，谓其妒贤嫉能如妇人之阴毒。疏入，上命户部侍郎阿里衮如湖南会嘉淦覆勘，并令定从往。会湖南岳常道仓德密揭都察院，发璨请托私改文牒状，阿里衮至湖南，雪济世枉。上夺嘉淦、容等职，谕谓：“定为言官，言事不实，自有应得之罪谴。今既实矣，若止为济世白冤抑，其事尚小；因此察出督抚等挟私诬陷，徇隐扶同，使人人知所儆戒，此则有裨於政治，为益良多。至诸行省督抚举劾必悉秉公心，方为不负委任，若以爱憎为举劾，如嘉淦、容居心行事，岂不抱愧大廷，负惭夙夜？诸督抚当深自儆省，以嘉淦、容为戒。”定於是负敢言名。

转兵科给事中，巡视西城。求居民善恶著称者，皆榜姓名於衢。民有讼者，即时传讯判结。西山卧佛寺被窃，同官误以僧自盗奏，定廉得真盗，僧得雪。旋以母老乞归养。服除，复授福建道御史。疏论内务府郎中某腴民为私利，按治事不实，夺职下刑部，久之谳定，罢归。二十二年，上南巡，定迎驾杭州，复原衔。卒，年七十九。著有《双柏庐文集》。

仲永檀，字襄西，山东济宁人。乾隆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疏请酌减上元灯火声乐，略言：“人君一日万几，一有暇逸之心，即启怠荒之渐。每岁上元前后，灯火声乐，日有进御。愿酌量裁减，豫养清明之体。”上降旨，谓：“《书》云‘不役耳目’，《诗》云‘好乐无荒’，古圣贤垂训，朕所夙夜兢兢而不敢忽者。惟是

岁时宴赏，庆典自古有之，况元正献岁，外藩蒙古朝觐有不可缺之典礼。朕踵旧制而行之，未尝有所增益。至於国家政事，朕仍如常综理，并未略有稽迟。永檀胸有所见，直陈无隐，是其可嘉处，朕亦知之。”

京师民俞君弼者，为工部凿匠，富无子。既死，其戚许秉义谋争产。内阁学士许王猷与同族，嘱招九卿会其丧，示声气，且首君弼有藏镪。步军统领鄂善以闻，诏严鞫，秉义论罪如律，并夺王猷职，旨戒饬九卿。六年，永檀奏：“风闻鄂善受俞氏贿万金，礼部侍郎吴家驹赴吊得其赀；又闻赴吊不仅九卿，大学士张廷玉以柬往，徐本、赵国麟俱亲会，詹事陈浩为奔走，谨据实密奏，备访查。”又言：“密奏留中事，外间旋得消息，此必有私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疏入，上疑永檀妄言，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按治，摘永檀奏宣泄密奏留中果何事，又谓权要私通左右，此时无可私通之左右，亦无能私通左右之权要，诘何所见，命直陈。鄂善仆及居间纳赀者，皆承鄂善得俞氏贿，和亲王等以闻。上召和亲王、鄂尔泰、讷亲、来保同鄂善入见，上温谕导其言，鄂善乃承得白金千。上谕鄂善曰：“汝罪於律当绞。汝尝为大臣，不忍弃诸市。然汝亦何颜复立於人世乎？汝宜有以自处。”既又下和亲王等会大学士张廷玉、福敏、徐本，尚书海望，侍郎舒赫德详议，如上谕。乃命讷亲、来保持王大臣奏示鄂善，鄂善乃言未尝受赀。上因怒责鄂善欺罔，夺职下刑部，又命福敏、海望、舒赫德会鞫，论绞，上仍令赐死。家驹、浩并夺职。永檀答上询宣留中事，举吴士功密劾史贻直以对。和

亲王等咨察大学士赵国麟等赴俞氏会丧虽无其事，然语有所自来。上乃奖永檀摘奸发伏，直陈无隐，擢金都御史。

国麟独奏辨，言：“永檀风闻言事，以蒙恩坐论之崇班，而被以跪拜细人之丑行。事有流弊，宜防其渐。数有往复，当保其终。明季言路与政府各分门户，互相挤排，纲纪寢以大坏。在今日权无旁挠，言无偏听，宁为未然之虑，不弛将至之防。乞特降谕旨，明示天下，以超擢永檀为奖其果敢，宥其冒昧。嗣后凡诋斥大臣按之无实者，别有处分。则功过不相掩，而赏罚无偏曲。如以臣言过戇，乞赐罢斥，或容解退，以全初心。”上手诏谓：“超擢永檀，亦善善欲长、恶恶欲短之意，大学士所云，老成远虑，朕甚嘉纳。其入阁视事，毋违朕意。”而国麟求去益力，给事中卢秉纯劾国麟，谓：“上询国麟尝会俞氏丧否，出以告其戚休致光禄寺卿刘藩长，语无状。”上召藩长，令鄂尔泰、张廷玉、徐本、讷亲、来保按其事，因谓藩长市井小人，国麟与论姻，又尝奏荐，事非是。遣鄂尔泰等谕意，令请退。居数日，国麟疏不至，乃特诏左迁，留京师待缺。秉纯语过当，藩长刺探何缘被谴，不谨，皆夺职。

又擢永檀左副都御史。贵州瓮安民罗尚珍诣都察院诉家居原任四川巡抚王士俊侵其墓地，命永檀如贵州会总督张广泗按治，士俊论罪如律。河南巡抚雅尔图劾永檀自贵州还京师，道南阳，纵其仆挞村民，下部议罚俸。七年十二月，命如江南会巡抚周学健治赈，未行，永檀以密奏留中事告大学士鄂尔泰子鄂容安。上命夺职，下内务府慎刑司，令庄亲王，履亲王，和亲王，平郡王，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

来保、哈达哈按其事。鄂容安、永檀自承未奏前商谋，既奏后照会。王大臣等用泄漏机密事务律论罪，上责其结党营私，用律不合，令会三法司覆讞。王大臣等因请刑讯，并夺大学士鄂尔泰职逮问，上谓鄂尔泰受遗大臣，不忍深究，下吏议，示薄罚。永檀、鄂容安亦不必刑讯，永檀受恩特擢，乃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豫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罪重大；鄂容安罪亦无可追，但较永檀当末减。命定拟具奏，奏未上，永檀卒於狱。鄂容安论戍，上宽之，语在《鄂容安传》。

柴潮生，字禹门，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工部主事。乾隆七年，考选山西道监察御史。是岁旱，上降诏求言。潮生疏言：“君咨臣儆，治世之休风；益谦亏盈，检身之至理。臣伏读上谕有云：‘尔九卿中能责难於君者何人？陈善闭邪者何事？’此诚我皇上虚怀若谷、从谏弗咈之盛心也。今岁入春以来，近京雨泽未经沾足，宵旰焦劳，无时或释。惟是天时雨暘，难以窥测；而人事修省，不妨过为责难。修省於事为者，一动一言，纯杂易见；修省於隐微者，不闻不见，朕兆难窥。君心为万化之源，普天率土，百司万姓，皆於此托命焉。皇上万几余暇，岂无陶情适兴之时？但恐一念偶动，其端甚微，而自便自恕之机，或乘於不及觉，遂致潜滋暗长而莫可遏。则俄顷间之出入，即为皇功疏密所关。伏乞皇上於百尔臣工所不及见，左右近习所不及窥，朝夕愈加劼毖，岂特随时修省致感召之休征已哉？”

八年，天津、河间二府大旱。九年，潮生复疏言：“河间、天津二府经流之大河三：曰卫河，曰滹沱河，曰漳河。其余河间分水之支河十有一，潞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分水之支河十有三，潞水之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水道至多。向若河渠深广，蓄泄有方，旱岁不能全收灌溉之功，亦可得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积，亦可支持数月，以需大泽之至。何至抛田弃宅，挈子携妻，流离道路哉？水利之废，即此可知矣。甘霖一日不足，则赈费固不可已。臣窃以为徒费之於赈恤，不如大发帑金，遴遣大臣经理畿辅水利，俾以济饥民、消旱潦，且转贫乏之区为富饶。救时之急务，筹国之远谟，莫以易此。臣考汉张堪为渔阳太守，于狐奴开稻田八千顷，狐奴今昌平也。北齐裴延儒为幽州刺史，修古督亢坡，溉田万余亩，督亢今涿州也。宋何承矩为河北制置使，於雄、鄭、霸州兴堰六百里灌田。明汪应蛟为天津巡抚，捐俸开二千亩，亩收四五石。今东西二淀，即承矩之塘泺，天津十字围，即应蛟水田之遗址。国朝李光地为巡抚，请兴河间水田，言涿州水占之地，每亩售钱二百，开成水田亩易银十两。上年总督高斌请开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众情欣悦。臣闻石景山有庄头修姓，自引浑河灌田，比常农田收数倍。蠡县亦有富户自行凿井，旱岁能收其利。霸州知州朱一蜚劝民开井二十余口，民颇赖之。证之近事，复确有据，则水利之可兴也决矣。今请特遣大臣赍帑金数十万两，往河间、天津二府，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贰杂职，除运道所关，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慎勿轻动，其余河渠淀泊，凡有故迹可寻者，皆重加疏浚。又於河渠淀泊之旁，各开小河；小河之

旁，各开大沟：皆务深广，度水力不及则止。节次建立水门，递相灌注。旱则引水入沟以溉田，潦则放闸归河以泄水。其离水辽远之处，每田一顷，掘井一口，十顷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及民田，并古陂废堰为民业已久者，皆计亩均分拨还，即将现在受赈饥民及外来流民，停其赈给，按地分段，就工给值，酌予口粮，宁厚无减。一人在役，停其家赈粮二口；二人在役，停其家赈粮四口。其余口及一户皆不能执役者，仍如例给赈。其疏浚之处，有可耕种，即借予工本，分年征还。更请别简大臣，赍帑金分巡直隶各府，一如河间、天津二府，次第举行。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稻种，土性沙碱，水入即渗，挖掘民地，易起怨声。前朝徐贞明行之而立败，怡贤亲王与大学士朱轼之经理亦垂成而坐废，可为明鉴。’臣按九土之种异宜，未闻稻非冀州之产，玉田、丰润、杭稻油油。且今第为之兴水利耳，固不必强之为水田也。或疏或浚，则用官资，可稻可禾，听从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碱，是诚有之，不过数处耳，岂遍地皆沙碱乎？且即使沙碱，而多一行水之道，比听其冲溢者不犹愈於已乎？此不疑者二也。若以沟渠为捐地，尤非知农事者。凡力田者，务尽力而不贵多垦。今使十亩之地，捐一亩以蓄水，而九亩倍收，较十亩皆薄入孰利？况捐者又予拨还。此不疑者三也。至前人屡行屡罢，此亦有由，贞明所言百世之利，其时御史王之栋参劾，出於奄人勋戚之意。其疏亦第言滹沱不可开，未尝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募南人开垦，即以地予之，又许占籍。左光斗之屯学亦然。是夺北人之田，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宜矣。至营田四局，成绩具在。当日效力差员，不

无举行未善，所以贤王一没，遂过而废之，非深识长算者之所出也。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所贵持久，乃可有功。秦开郑、白之渠，利及百世，而当时至欲杀水工郑国。汉河东太守番系引汾水灌田，河渠数徙，田者不能偿种。至唐长孙恕复凿之，亩收十石。凡始事难，成事易。赒续以终之则是，中道而弃之则非。此不疑者四也。至水利既兴，招募农师，造作水器，逐年作何经理，俾永无湮塞，应听在事大臣详加筹画。皇上视民如子，凡有赈恤，千万帑金亦无可惜。即如开通京师沟道，估费二十余万，以视兴修一省水利，轻重较然。况此举乃以阜财，非以费财。天灾国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何如掷百万於水滨，而立收国富民安之效？纵有尧灾汤旱，亦可挹彼注兹，是谓无弊之赈恤。连年米价屡厯圣怀，尽停采买，岂可久行？捐监输仓，亦非上策。若小民收获素裕，自然二鬴有资。臣访问直隶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较无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谓不竭之常平。近畿多八旗庄地，直隶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饶，始可居重驭轻。汉武帝徙豪民於关中，明成祖迁富家於帝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谋。若水利既兴，自然军民两利，是谓无形之帑藏。且雨者水土之气所上腾而下泽也，土气太甚，则水气受制。直隶近年以来，阴雨者屡矣。但使水土均调，自可雨暘时若，是谓有验之调燮。且水性分之则利，合之则害；里之则利，弃之则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张伯行亦主此论。陆陇其为灵寿令，督民浚卫河。其始颇有怨言，谓开无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独灵寿有宣导，岁竟有秋。货殖者旱则资舟，为国者备斯无患，是谓隐寓之河防。今生

齿日繁，民食渐绌。臣愚以为尽兴西北之水田，辟东南之荒地，则米价自然平减。但事体至大，请先以直隶为端，行之有效，次第举行。乐利万年，庶其在此！”

十年，疏陈理财三策，言：“治天下要务，惟用人、理财两大事。承平日久，供亿浩繁，损上益下，日厯宸衷；而量入为出，似尚未筹至计。《礼》曰：‘财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则蠲征平赋、恤灾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迟之又久，则一切苟且之法随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顷见台臣请定会计疏，言每年所入三千六百万，出亦三千六百万。就今日计之，所入仅供所出。就异日计之，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皇上之仁明，国家之闲暇，而不筹一开源节流之法，为万世无弊之方，是为失时。臣等荷恩，备官台省，不能少竭涓埃，协赞远谟，是为负国。以臣之计，一曰开边外之屯田以养闲散，一曰给数年之俸饷散遣汉军，一曰改捐监之款项以充公费，三者行而后良法美意可得而举也。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丁口蕃昌，视顺治时盖一衍为十；而生计艰难，视康熙时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给于官而不已。局於五百里之内而不使出，则将来上之弊必如北宋之养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筹通变者也。臣闻奉天沿边诸地，水泉肥美，请遣干略大臣，分道经理。视可屯之处，发帑建堡墩，起屋庐，置耕牛农具，令各旗满洲除正身披甲在京当差，其次丁、余丁力能耕者前往居住。所耕之田，即付为永业，分年扣完工本，更不升科。惟令农隙操演，数年之后皆成劲卒。逐年发往军台之人，令其分地捐贖效力，此后有愿往者，令其陆续前往。此安顿满洲闲散之法也。汉军八旗已奉听其出

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故散遣寥寥。今请不论出仕与否，概许出旗。其家现任居官者给三年俸饷，无居官者给六年俸饷。其家产许之随带，任其自便。则贫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后国帑节省无穷。即一时不能尽给，分作数年以次散遣，都统以下、章京以上各官，改补绿旗提镇将弁。此安顿汉军之法也。臣又按耗羨归公，天下之大利，亦天下之大弊也。康熙间，法制宽略，州县于地丁外私征火耗，其陋规匿税亦未尽厘剔。自耗羨归公，一切弊窦悉涤而清之，是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征，非同经费，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强，贤且能者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故康熙间循吏多实绩可纪，而财用亦得流通。自耗羨归公，输纳比於正供，出入操於内部，地丁公费，除官吏养廉无余剩；官吏养廉，除分给幕客家丁修脯工资，及事上接下之应酬，與马蔬薪之繁费，亦无余剩。地方有应行之事、应兴之役，一丝一忽悉取公帑，有司上畏户、工二部之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故曰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穷，故圣人之法必改。今耗羨归公之法势无可改，惟有为地方别立一公项，俾任事者无财用窘乏之患，而后可课以治效之成。臣请将常平仓储仍照旧例办理，捐监一项留充各省公用，除官俸兵饷动用正项，余若灾伤当拯恤，孤贫当养贍，河渠水利当兴修，贫民开垦当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公廨当修治，采买仓谷价值不敷，皆於此动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如有大役大费，则督抚合全省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则移邻省而协济之。稽察属司道，核减属督抚，内部不必重加切核，则经费充裕，节目疏阔，而地

方之实政皆可举行。设官分职，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惩贪，不可因噎而废食。唐人减刘晏之船料，而漕运不继；明人以周忱之耗米归为正项，致逋负百出，路多饥殍。大国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财者，固不如此。此捐监之宜充公费也。三法既行，则度支有定，经费有资，当今要务，无急于此者。伏乞皇上深留睿虑，敕公忠有识大臣，详议施行。”

寻迁兵科给事中，巡视北城。乞归侍母，孝养脍至。贫，以医自给。久之，卒。

储麟趾，字履醇，江南荆溪人。乾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进诸经讲义，援据儒先，责难陈善，辞旨醇美。十四年，考选贵州道监察御史。编修朱荃与大学士张廷玉有连，督四川学政，母死发丧缓。麟趾疏劾，语不避廷玉，高宗以是知其伉直。

尝大旱，麟趾应诏上疏，略言：“臣闻天道若持衡然。故雨暘寒燠，无时不得其平；而气化偶偏，必於亢阳伏阴示其象。然往来推行，久而必复其常者，天道之无私也。君道法天，亦若持衡然。故喜怒刑赏，无事不得其平；而意见偶偏，必于用人行政露其机。然斟酌损益，终必归于大中至正者，君德之极盛也。汉臣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天人相应，捷於桴鼓。《春秋》所以详书灾异也。’皇上至圣极明，岂复有纤芥之事足以召禔而致灾者？但愚臣蠡测管窥，以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即如擢一官、点一差，往往出人意表，为拟议所不及。此则皇上意见之稍偏，而愚臣所谓圣明英断之

太过者也。史臣之赞尧曰：‘乃圣乃神。’宋儒朱子曰：‘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夫所贵乎不测者，错综参伍，与时偕行，而非于彼于此不可思议之谓也。此虽不足上累圣德万分之一，然臣尤愿皇上开诚布公，太和翔洽，要使天下服皇上用人之至当，不必徒使天下惊皇上用人之甚奇。若云防微杜渐，不得不尔，则国法具在，试问诸臣行事邪正，又谁能欺皇上之洞鉴者？抑臣又闻之，唐臣韩愈曰：‘独阳为旱，独阴为水。君阳臣阴，有君无臣，是以久旱。’今皇上宵衣旰食，焦劳於法宫之中，而王公大臣拱手备位，不闻出其谋画，上赞主德，辅宣圣化。是君劳于上，臣逸于下，天道下济而地道不能上行。其于致旱，理或宜然。臣区区之忱，愿皇上虚中无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鉴空衡平之体。又于一二纯诚忧国之大臣，时赐召对，清宴之余，资其辅益。必能时雨时风，消殄旱灾矣。”

麟趾累迁太仆寺卿，移宗人府府丞。引疾归，家居十余年。卒，年八十二。

论曰：谏臣之益人国，最上匡君德，次则绸缪军国，洞百年之利害。若夫击邪毆患，岳岳不避权要，固亦有不易言者。高宗嗣服，虚己纳谏。一士、慎修、潮生、麟趾，其所献替，合陈善责难之谊。潮生所论理财三策尤闳远，惜不能用也。定劾许容，永檀弹鄂善，皆能举其职者。永檀乃以漏言败，异哉！

卷三百零七

列传九十四

尹继善 刘於义 陈大受
张允随 陈宏谋

尹继善，字元长，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尹泰子。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五年，迁侍讲，寻署户部郎中。上遣通政使留保等如广东按布政使官达、按察使方愿瑛受赇状，以尹继善偕。鞫实，即以尹继善署按察使。六年，授内阁侍读学士，协理江南河务。是秋，署江苏巡抚，七年，真除。疏禁收漕规费，定石米费六分，半给旗丁，半给州县，使无不足，然后裁以法。平糴盈余，非公家之利，应存县库，常平仓捐谷听民乐输，不得随漕勒征。命如议行。又疏请崇明增设巡道，兼辖太仓、通州。并厘定永兴、牛羊、大安诸沙分防将吏。福山增隶沙船，与京口、狼山诸汛会哨。又请移按察使驻苏州，苏松道驻上海。皆从之。旋署河道总督。九年，署两江总督。十年，协办江宁将军，兼理两淮盐政。疏言：“镇江水兵驻高资港，江宁水兵驻省会，各增置将吏。狼山复设赶缯大船，与镇江、江宁水兵每月出巡察，庶长江数千里声势联络。”上嘉之。尹继善请清察江苏积欠田赋，上遣侍郎彭维新等助为料理，又命浙江总督李卫与其事。察出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都计积亏一千十一万，上命分别吏蚀、民欠，逐年带征。尹继善等并议叙。又请改三江营同知为盐

务道，并增设缉私将吏。

十一年，调云贵广西总督。思茅土酋刁兴国为乱，总督高其倬发兵讨之，擒兴国，余党未解。尹继善至，咨於其倬，得窾要，檄总兵杨国华、董芳督兵深入，斩其酋三，及从乱者百余。元江、临安悉定。分兵进攻攸乐、思茅，东道抚定攸乐三十六寨，西道攻六囤，破十五寨，降八十余寨。疏闻，上谕曰：“剿抚名虽二事，恩威用岂两端？当抚者不妨明示优容，当剿者亦宜显施斩馘，俾知顺则利，逆则害。今此攻心之师，即寓将来善后之举，是乃仁术也。识之！”十二年，奏定新辟苗疆诸事，请移清江镇总兵于台拱，并移设同知以下官，增兵设汛，从之。又奏云南浚土黄河，自土黄至百色，袤七百四十余里。得旨嘉奖。寻诏广西仍隶广东总督。十三年，奏定贵州安笼等营制。贵州苗复乱，尹继善发云南兵，并征湖广、广西兵策应。遣副将纪龙剿清平，参将哈尚德收新旧黄平二城，合兵徇重安。副将周仪等复余庆，获苗酋罗万象等。总兵王无党、韩勋剿八寨，总兵谭行义剿镇远。又令无党合广西、湖南兵与行义会，破苗寨，斩千余级，获苗酋阿九清等，苗乱乃定。乾隆元年，贵州别设总督，命尹继善专督云南。二年，奏豁云南军丁银万二千二百有奇。入覲，以父尹泰老，乞留京侍养。授刑部尚书，兼管兵部。三年，丁父忧。四年，加太子少保。五年，授川陕总督。郭罗克部番复为乱，尹继善檄谕番酋执为盗者以献，事旋定。六年，奏陈郭罗克善后诸事，请设土目，打牲予号片，宽积案，撤戍兵，上皆许之。七年，丁母忧。

八年，署两江总督，协理河务。疏言：“毛城铺天然坝，

高邮王坝，皆宜仍旧。”上谕令斟酌，因时制宜。九年，卫入觐，还，上命传旨开天然坝，且曰：“卫奏河水小，坝宜开。”尹继善覆奏，略言：“卫不问河身深浅，但问河水大小，非知河者也。河浅坝开，宣流太过。湖弱不敌黄强，为害滋甚。”上卒用尹继善议。十年，实授两江总督。十二年，疏言：“阜宁、高、宝诸地圩岸分年修治，务令圩外取土，挑浚成沟，量留涵洞，使旱涝有备。凤、颍、泗三属频遭水患，河渠次第开浚，而田间圩塍实与为表里，亦陆续兴修。俟有成效，推行远近。”上谕曰：“此诚务本之图，实力为之。”

十三年，入觐，调两广，未行，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兼正蓝旗满洲都统。未几，复出署川陕总督。嗣以四川别设总督，命专督陕、甘。大学士傅恒经略金川，师经陕西，上奖尹继善料理台站、马匹诸事，调度得宜。十四年，命参赞军务，加太子太保。十五年，西藏不靖，四川总督策楞统兵入藏，命兼管川陕总督。

十六年，复调两江。十七年，尹继善以上江频被水，疏请浚宿州睢河、彭家沟，泗州谢家沟，虹县汴河上游，筑宿州符离桥，灵壁新马桥，砂礪河尾黄疃桥、翟家桥，诏如所请。罗田民马朝柱为乱，檄总兵牧光宗捕治，并亲赴天堂寨，获朝柱家属、徒党，得旨嘉奖，召诣京师。十八年，复调署陕甘总督。雍正间，开哈密蔡伯什湖屯田，乾隆初，以畀回民。贝子玉素富以屡歉收请罢。尹继善奏言：“从前开渠引水，几费经营。回民不谙耕作，频岁歉收。万亩屯田，弃之可惜。请选西安兵丁子弟，或招各卫民承种。”上韪其言。

调江南河道总督。十九年，疏言：“河水挟沙而行，停滞

成滩。有滩则水射对岸，即成险工。铜、沛、邳、睢、宿、虹诸地河道多滩，宜遵圣祖谕，於曲处取直，开引河，导溜归中央，借水刷沙。河堤岁令加高，务使稳固，而青黄不接，亦寓賑於工。”诏如议行。命署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二十一年，疏请浚洪泽湖入江道，开石羊沟，引东西湾两坝所减之水，疏芒稻闸达董家沟引河，引金湾闸坝所减之水，加宽廖家沟河口，引壁虎、凤凰两桥所减之水，并浚各河道上游，修天妃、青龙、白驹诸闸，从之。实授两江总督。二十二年，疏言：“沛县地最卑，昭阳、微山诸湖环之，济、泗、汶、滕诸水奔注。请於荆山桥外增建闸坝，使湖水畅流入运。又沂水自山东南入骆马湖，出卢口入运，阻荆山桥出水。当相度堵修。”上以所言中形势，嘉之。旋与侍郎梦麟等会督疏治淮、扬、徐、海支干各河暨高、宝各工，是冬事竟，议叙。二十五年，上命增设布政使，尹继善请分设江宁、苏州二布政使，而移安徽布政使驻安庆。二十七年，上南巡，命为御前大臣。二十九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三十年，上南巡，尹继善年七十，御书榜以赐。召入阁，兼领兵部事，充上书房总师傅。三十四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十六年，上东巡，命留京治事。四月，卒，赠太保，发帑五千治丧。令皇八子永璇奠醊，永璇，尹继善婿也。赐祭葬，谥文端。

尹继善释褐五年，即任封疆，年才三十余。蒞政明敏，遇纠纷盘错，纤徐料量，靡不妥贴。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两江。在江南前后三十年，最久，民德之亦最深。世宗最赏李卫、鄂尔泰、田文镜，尝谕尹继善，谓当学此三人。尹继善奏曰：“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

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世宗不以为忤。高宗尝谓：“我朝百余年来，满洲科目中惟鄂尔泰与尹继善为真知学者。”御制《怀旧诗》复及之。子庆桂，自有传。

刘於义，字喻旃，江苏武进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在翰林文誉甚著，凡有撰拟，辄称旨。雍正元年，命直南书房，迁中允。再迁侍讲，督山西学政。三年，迁庶子，上谕以留心民事。岁饥，无积贮，奏请岁以耗羨四万于太原、平阳、潞安、大同买米贮仓，春赍秋补，上命巡抚伊都立酌量举行。四年，一岁四迁，擢仓场侍郎。仓吏积习，鬻正米以购筛扬耗米抵额。於义严出入，稽余米定数，宿弊一清。七年，命察核西宁军需。八年，迁吏部侍郎。命与侍郎牧可登如山东察赈，并按按察史唐绥祖劾济南知府金允彝袒邹平知县袁舜裔亏空，论如律。

九年，授直隶河道总督。奏天津截留漕粮，省津贴诸费，但给地方官耗米百之一。又奏青龙湾诸地，侍郎何国宗议建鸡心闸十四阻水，当停。并请展坝面，使无碍水道。均如议行。擢刑部尚书，仍理河务。寻署直隶总督。直隶盗犯，依律不分首从皆斩。大名劫盗十余案，每案数十人。於义以凶器祇田具，赃物仅米谷，乃饥民借粮争夺，非盗，奏请得末减。直隶盗案视各省分首从自此始。

十年，署陕西总督。十一年，授吏部尚书，仍署总督。累疏言甘、凉为军需总汇，粮草价昂，兵饷不敷养贍。请酌借籽粮农器，于瓜州诸地开垦屯种，耕犁为马代牛，并募耕夫二百，教回民农事。又于赤金、靖逆之北湃带湖及塔儿湾筑

台堡为保障，安家窝铺口别开渠供灌溉。又疏请甘、凉设马厂，牧长、牧副，视太仆寺条例，岁十一月，察马匹孳生多寡，为弁兵升降赏罚。均如所请行。十三年，命大学士查郎阿代於义领陕西总督，予於义钦差大臣关防，留肃州专管军储。乾隆元年，奏言：“兰州浮桥始於前明，用二十四艘，两埠铁缆百二十丈。自有司递减四舟，缆仅七十丈，于是埠基砌入河心，水益湍急，冲溃屡见。请动用公帑改复原式，庶河宽水缓，以便行旅。”得旨允行。

查郎阿入觐，於义仍署陕西总督。二年，召还京。三年，查郎阿劾承办军需道沈青崖等私运侵帑，辞连於义。上遣侍郎马尔泰会查郎阿按治，於义坐夺官，并责偿麦稞价银三万余两。甘肃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亏帑金一百六十余万，文书散缺。於义奉命察核，逮任总督，部署西师往返，凡四年，屯田筑堡，安集流移，输送军粮战马，其劳最多。以簿领过繁，得过亦由此。

五年，起署直隶布政使。七年，授福建巡抚，疏请裁减闽盐课外加派。漳州民陈作谋、台湾民王永兴等谋为乱，遣将吏捕治。八年，调山西，召补户部尚书。九年，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御史柴潮生请修治直隶水利，命同直隶总督高斌勘察。议浚牯牛河；开白沟河支流，西淀亦开支河，东淀河道裁湾取直，子牙河疏河口，筑堤界，别清浑；疏凤河；浚塌河淀；引唐河入保定河；浚正定诸泉，引以溉田；并修复营田旧渠闸。是为初次应举各工。十年，署直隶总督，加太子太保。是冬，报初次工竟。复议还乡河裁湾取直，筑运蓟河西堤；挑张青口支河、新安新河；拓广利渠，望都至安

肃开沟；并裁永定河兜湾。是为二次应举各工。引塌河淀涨水入蓟运河；疏天津贾家口、静海芦北口诸河；及庆云马颊河、盐山宣惠河。是为三次应举各工。又令署直隶河道总督，疏请减庆云赋额。上命减地丁十之三，著为令。十二年夏，报二、三次工竟。召还。

十三年二月，奏事养心殿，跪久致仆，遽卒。赐祭葬，谥文恪。

陈大受，字占咸，湖南祁阳人。幼沉敏，初授《内则》，即退习其仪。既长，家贫，躬耕山麓。同舍渔者夜出捕鱼，为候门，读书不辍。雍正十一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编修。二年，大考翰詹诸臣，日午，上御座以待。大受卷先奏，列第一，超擢侍读。五迁吏部侍郎。四年，授安徽巡抚。初视事，决疑狱，老吏骇其精敏。庐、凤、颖诸府时多盗，有司多讳匿，大受定限严缉，月获盗五十辈，得旨褒美。淮南、北游饥，发仓谷赈之。谷且尽，继以麦。又告赍江南、广东，且发且储。时频岁饥民掠米麦以食，有司以盗论。哀其情，奏原六十余人。麦熟，禁酤曲造酒及大商囤积。又以高阜斜坡不宜稻麦。福建安溪有旱稻名畚粟，不须溉灌，前总督郝玉麟得其种，教民试艺有获。因令有司多购，分给各州县，俾民因地种植。事闻，上谕曰：“诸凡如此留心，甚慰朕怀。”

是年，调江苏，疏请饬粮道较定各州县漕斛，及先冬令民搜蛹子。屡谕嘉奖，并以搜蛹子法令直隶总督高斌仿行。常州、镇江、太仓三府州被水灾，发仓治赈。江南旧多借堰圩

塘，或有久废者，被水后尤多溃败，工巨费重，民力不能胜。大受出官粟借之，召民兴筑，计时而成。于江浦缮三合、永丰、北城诸圩，于句容复郭西塘黄堰，苏州、太仓疏刘家河，灌溉渚泄，诸工毕举。七年秋，黄河决古沟、石林，高、宝、兴、泰、徐诸州县罹其患，大受驰视以闻。上命截漕米协济，大受乃命多具舟，候水至分载四出，舳舻数百里，一日而遍。丹阳运河口藉湖水灌输，淤沙需疏浚，大受奏定六年大修，每年小修。后高宗南巡，御制《反李白丁都护歌》曰：“岂无疏浚方，天工在人补。轮年大小修，往来通商贾。”盖嘉其奏定岁修法利於漕运也。

十年，有旨蠲明年天下钱粮，大受疏请核准漕项科则，晓谕周知；汇核地丁耗羨，同漕项并完；酌定业户减租分数，通饬遵行。得旨嘉奖。户部议禁商人贮米，大受谓：“商人贮米，得少利即散，贮不过一岁，民且利焉。请弛禁便。”又言：“城工核减，意在节用。用省而工恶，再修且倍之。”上皆韪其言。常州俗好佛，家设静堂，自立名教。江宁、松江、太仓渐染其习。大受疏请饬有司防禁，移佛入庙；堂内人田屋产，量为处置。上谕曰：“此等事须实力，不可欲速。不然，则所谓好事不如无也。”

十一年，加太子少保，调福建。十二年，疏言：“近海商民，例许往暹罗造船贩米。内渡时若有船无米，应倍税示罚。”部议从之。疏言：“巡台御史巡南北二路，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具厨传犒赏，往往滥准词讼。又於额设胥役外，俾奸民注籍，恃符生事。”上命自乾隆五年起，巡台御史均下部严议。又疏言：“台湾番民生业艰难，向汉民重息称贷。子女

田产，每被盘折。请拨台谷二万石分贮诸罗、彰化、淡水诸县，视凤山例接济。其不愿借者听。”报可。台湾民、番杂处，土音非译不通。有奸民杀人贿通事，移坐番罪，疑之，再鞫，竟得白。或言海上有岛十四，为田万余亩，可开垦，前政以入告。大受以岛地久在禁令，一旦开禁，聚人既多，生奸尤易。设兵弹压，为费弥甚，利不敌害，辄奏罢之。召授兵部尚书。十三年，调吏部，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十四年，金川平，晋太子太傅。秋，署直隶总督。十五年，授两广总督。陛辞请训，上曰：“汝直军机处两年，万几之事，皆所目击，即朕训也。何赘辞？惟中外一心足矣。”寻命协理粤海关。两粤去京师远，吏偷民咙，大受以猛治之，举劾不法吏，政令大行。十六年，以病乞解任，温诏慰留。未几，卒，赐祭葬，谥文肃，祀贤良祠。

大受眉目皆上起，丰髯有威。清节推海内。以微时极贫，禄不逮亲养，自奉如布衣时。子辉祖，自有传。

张允随，字觐臣，汉军镶黄旗人。祖一魁，福建邵武知府，有政绩，祀名宦。允随入赘为光禄寺典簿，迁江南宁国同知，擢云南楚雄知府。雍正元年，调广南。丁母忧，总督鄂尔泰等请留司铜厂。二年，授曲靖知府，擢粮储道。鄂尔泰复荐可大任，上召入见。五年，擢按察使。未几，迁布政使。云南产铜供铸钱，宝源、宝泉二局需铜急，责委员领帑采洋铜，洋铜不时至。允随综铜厂事，察知旧厂产尚富，增其值。民乐于开采，旧厂复盛。又开大龙、汤丹诸新厂，岁得铜八九百万斤供用。乃停采洋铜，国帑省，官累亦除。八

年，调贵州。未几，授云南巡抚。允随官云南久，熟知郡国利病，山川险要，苗、夷情状。十一年，思茅土酋刁兴国纠徼外苦葱蛮等为乱，蔓延数州县。允随与总督高其倬遣兵讨之，思茅围解。乱苗遁攸乐，知县章纶以事诣会城，至螞蚌村，遇寇死。允随趣兵进，擒兴国。余众走临安，复击破之。允随疏以镇沅、思乐府县皆新改土为流，请立学，设教职，定学额。又疏以云南各府州或兵少米多，请以额征秋米石折银一两；或兵多米少，请以额征条银两收米一石。十二年，疏请於广西府开炉鼓铸。皆下部议行。十三年，疏报蒙化垦田二十六顷有奇。

乾隆二年，署云南总督。疏言：“云南水利与他省不同，水自山出，势若建瓴。大率水高田低，自上而下，当浚沟渠，使盘旋曲折，承以木枧、石槽，引使溉田。偶有田高水低，则宜车戽。又或雨后水急，则宜塘蓄。低道小港水阻恐傍溢，则宜疏水口使得畅流。山多沙碛，水发嫌迅激，则宜筑堤埝，俾护田亩。臣令有司勘修，工小，令于农隙按田出夫，督率兴作；工稍大者，出夫外，应需工料，令集士民公议需费多寡。有田用水者，按田定银数，借库帑兴工。工毕，分年还款。工大非民力能胜，详情覆勘，以官庄变价，留充工费。”报闻。

三年，请停铸钱运京。是冬，入觐。四年，正岁，上宴廷臣，赋柏梁体诗，允随与焉。五年，疏言：“云南盐不敷民食，安宁得洪源井，试煎，年获二十一万余斤。丽江得老姆井，试煎，年获十八万余斤。分地行销，定为年额。”上奖为有益之事。署贵州总督。六年，广东妖民黄顺等遁匿贵州境，有司捕得奏闻。上谕曰：“汝不以五日京兆自居，尽心治事可

嘉。”

复署云南总督。兵部议各省有增设兵额，量加裁减。允随奏：“云南昭通、普洱二镇有增设兵额，地处边要，未可裁减。惟有通核合省标、镇、营、协，按额均减，分计则兵裁无几，合计则饷省已多。标、镇、营、协应裁兵一千一百六十，先裁余丁四百四十八。余俟缺出停补。”从之。允随请浚金沙江，上命都统新柱、四川总督尹继善会勘。疏言：“金沙江发源西域，入云南，经丽江、鹤庆、永北、姚安、武定、东川、昭通七府，至叙州入川江。东川府以下，南岸隶云南，北岸隶四川。营汛分布，田庐相望。至大井坝以上，南岸尚有田庐，北岸皆高山。山后沙马、阿都两土司地，从前舟楫所不至。自乌蒙改流设镇，云南兵米，每岁余自四川，皆自叙州新开滩至永嘉黄草坪五百八十里，泝流而上。更上自黄草坪至金沙厂六十里，商舶往来。臣等相度，内有大汉槽、凹岸、三腔、锣锅耳诸滩险恶，应行修理。更上自金沙厂至滥田坝二百二十七里，十二滩，滥田坝最险，次则小溜筒。臣等相度开凿子河。更上自双佛滩至蜈蚣岭，十五滩相接，石巨工艰。臣等令改修陆路，以避其险。云南地处极边，民无盖藏，设遇水旱，米价增昂。今开通川道，有备无患。”上谕曰：“既可开通，妥协为之，以成此善举。”允随主办其役，计程千三百余里，费帑十余万，经年而工成。

八年，疏言：“大理洱海发源鹤庆沘沮河，至大理，合苍山十八溪，汇而成海。下自波罗甸出天生桥，趋澜沧江。海袤百二十里，广二十余里；而天生桥海口宽不及丈，每致倒流，淹浸滨海民田。臣饬将海口疏治宽深，自波罗甸下达天

生桥，分段开浚，叠石为堤，外栽茨柳，为近水州县祛漫溢之患。海口涸出田万余亩，令附近居民承垦，即责垦户五年一大修，按田出夫，合力疏浚。”授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九年，疏报东川阿坝租得铜矿，试煎，月得铜四万余斤。十年，加太子少保。

十二年，授云贵总督。疏言：“苗、僮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贵州思州诸府与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饥民百余入贵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饬贵州布政使、粮驿道以公使银赈济。如有续至，一体散给安置。”诸疏上，并嘉奖。十五年，入觐，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十六年，卒，赐祭葬，谥文和。

陈宏谋，字汝咨，广西临桂人。为诸生，即留心时事，闻有邸报至，必借观之。自题座右，谓“必为世上不可少之人，为世人不能作之事”。雍正元年恩科，世所谓春乡秋会。宏谋举乡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四年，授吏部郎中。七年，考选浙江道御史，仍兼郎中。监生旧有考职，多以人代。世宗知其弊，令自首，而州县吏藉察访为民扰。宏谋疏请禁将来，宽既往。召见，征诘再三，申论甚晰，乃允其奏，以是知其能。授扬州知府，仍带御史衔，得便宜奏事。丁父忧，上官留之，辞，不许。迁江南驿盐道，仍带御史衔，摄安徽布政使。又丁母忧，命留任，因乞假归葬。

十一年，擢云南布政使。初，广西巡抚金鉞奏令废员垦

田报部，以额税抵银得复官，报垦三十余万亩。宏谋奏言：“此曹急於复官，止就各州县求有余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田不增而赋日重，民甚病之，请罢前例。”上命云南广西总督尹继善察实，尹继善请将虚垦地亩冒领工本核实追缴。乾隆元年，部议再敕两广总督鄂弥达会锺详勘。宏谋劾锺欺公累民，开捐报垦不下二十余万亩，实未垦成一亩，请尽数豁除。时锺内迁刑部侍郎，具疏辨。上命鄂弥达会巡抚杨超曾确勘。二年，宏谋复密疏极论其事。高宗责“宏谋不待议覆，又为是渎奏。粤人屡陈粤事，恐启乡绅挟持朝议之渐”。交部议，降调。寻鄂弥达等会奏，报垦田亩多不实，请分别减豁。锺以下降黜有差。

三年，授宏谋直隶天津道。五年，迁江苏按察使。六年，迁江宁布政使，甫到官，擢甘肃巡抚，未行，调江西。九年，调陕西。十一年，复调回江西。寻又调湖北。十二年，川陕总督庆复劾宏谋在陕西爱憎任情，好自作聪明，不持政体。部议夺官，上命留任。未几，复调陕西。上谕曰：“此汝驾轻就熟之地，当秉公持重，毋立异，毋沽名。能去此结习，尚可造就也。”署陕甘总督。十五年，加兵部侍郎。其冬，河决阳武。调河南巡抚。十七年，调福建。十九年，复调陕西。二十年，调甘肃。再调湖南，疏劾布政使杨灝侵扣谷价。上嘉其不瞻徇，论灝罪如律。二十一年，又调陕西。

二十二年，调江苏。入觐，上询及各省水灾，奏言皆因上游为众水所汇，而下游无所归宿，当通局筹办。上以所言中肯綮，命自河南赴江苏循途察勘。十二月，迁两广总督，谕曰：“宏谋籍广西，但久任封疆，朕所深信。且总督节制两省，

专驻广东，不必回避。”二十三年，命以总督衔仍管江苏巡抚，加太子少傅。二十四年，坐督两广时请增拨盐商帑本，上责“宏谋市恩沽名，痼习未改”。下部议夺官，命仍留任。又以督属捕蝗不力，夺总督衔，仍留巡抚任。二十六年，又以失察浒墅关侵渔舞弊，议罢任，诏原之，谕责“宏谋模棱之习，一成不变”。调抚湖南。二十八年，迁兵部尚书，署湖广总督，仍兼巡抚。召入京，授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宏谋外任三十余年，历行省十有二，历任二十有一。蒞官无久暂，必究人心风俗之得失，及民间利病当兴革者，分条钩考，次第举行。诸州县村庄河道，绘图悬於壁，环复审视，兴作皆就理。察吏甚严，然所劾必择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使足怵众而止。学以不欺为本，与人言政，辄引之于学，谓：“仕即学也，尽吾心焉而已。”故所施各当，人咸安之。

在扬州值水灾，奏请遣送饥民回籍，官给口粮，得补入赈册，报可。盐政令淮商于税额外岁输银助国用，自雍正元年始，积数千万，率以空数报部。及部檄移取，始追征，实阴亏正课，宏谋奏停之。

在云南，方用兵傜夷，运粮苦道远，改转搬递运，民便之。增铜厂工本，听民得鬻余铜，民争趋之。更凿新矿，铜日盛，遂罢购洋铜。立义学七百余所，令苗民得就学，教之书。刻《孝经》、《小学》及所辑《纲鉴》、《大学衍义》，分布各属。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第，宏谋之教也。

在天津，屡乘小舟咨访水利，得放淤法，水涨挟沙行，导之从堤左入，堤右出。如是者数四，沙沉土高，沧、景诸州悉成沃壤。按察江苏，设弭盗之法，重诬良之令，严禁淹亲

柩及火葬者。

在江西，岁饥，告余於湖广。发帑缮城垣，筑堰埭，修圩堤闸坝，以工代赈。南昌城南罗丝港为赣水所趋，善冲突，建石堤捍之。左蠡朱矶当众水之冲，亦筑堤百丈，水患以平。又以钱贵，奏请俟云南铜解京过九江，留五十五万五千斤，开炉鼓铸；并以旧设炉六，请增炉四：诏并许之。又以仓储多亏缺，请令民捐监，于本省收谷，以一年为限。限满，上命再收一年。又以民俗尚气好讦讼，请令各道按行所属州县，察有司，自理词讼，毋使延阁滋累。上命实力督率，毋徒为具文。

在陕西，募江、浙善育蚕者导民蚕，久之利渐著。高原恒苦旱，劝民种山薯及杂树，凿井二万八千有奇，造水车，教民用以灌溉。陕西无水道，惟商州龙驹寨通汉江，滩险仅行小舟。宏谋令疏凿，行旅便之。又以陕西各属常平仓多空廩，亦令以捐监纳谷。并请开炉铸钱，如江西例。户部拨运洋铜，铸罄，采云南铜应用，钱价以平。请修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太公陵墓，即以陵墓外余地召租得息，岁葺治。皆下部议行。

在河南，请修太行堤。又以归德地洼下，议疏商丘丰乐河、古宋河，夏邑响河，永城巴沟河，民力不胜，请发帑浚治。

既至福建，岁歉米贵，内地仰食台湾，而商舶载米有定额，奏弛其禁以便民。又疏言福建民器竞多讼，立限月为稽核，以已未结案件多寡，课州县吏勤惰。又言福建地狭民稠，多出海为商，年久例不准回籍。请令察实内地良民或已死而

妻妾子女愿还里者，不论年例，许其回籍，从之。

在湖南，禁洞庭滨湖民壅水为田，以宽湖流，使水不为患，岁大熟。江南灾，奏运仓谷二十万石济之，仍买民谷还仓。

再至陕西，闻甘肃军需缺钱，拨局钱二百万贯济饷，上嘉其得大臣任事体。疏请兴关外水利，浚赤金、靖逆、柳沟、安西、沙州诸地泉源，上命后政议行。又以准噶尔既内附，请定互市地，以茶易马充军用，诏从之。

其治南河，大要因其故道，开通淤浅，俾畅流入海。督民治沟洫，引水由支达干，时其蓄泄。徐、海诸州多弃地，遇雨辄淫溢，课民开沟，即以土筑圩，多设涵洞为旱潦备；低地则令种芦苇，薄其赋。其在江苏，尤专意水利，疏丁家沟，展金湾坝，浚徐六泾白茆口，泄太湖水，筑崇明土塘御海潮，开各属城河。又疏言：“苏州向设普济、育婴、广仁、锡类诸堂，收养茕独老病，并及弃婴。请将通州、崇明滨海淤滩，除附近民业著听升科，余拨入堂。又通州、崇明界新涨玉心洲，两地民互争，请并拨入，以息争竞。”上谕曰：“不但一举而数善备，汝亦因此得名也。”

及督湖广，疏言：“洞庭湖滨居民多筑围垦田，与水争地，请多掘水口，使私围尽成废壤，自不敢再筑。”上谕曰：“宏谋此举，不为煦妪小惠，得封疆之体。”

逮入长吏部，疏言：“文武官弁，均有捕盗之责。乃州县捕役，平时豪盗，营兵捕得，就讞时任其狡展，或且为之开脱。嗣后应令原获营员会讯。”上嘉其所见切中事理。又疏言：“河工办料，应令管河各道亲验加结。失事例应文武分偿，而

参游例不及，应酌改画一。”下河督议行。又言：“匿名揭帖，循例当抵罪，所告款内有无虚实，仍应按治。则宵小不得逞奸，有司亦知所警。”上亦韪之。

二十九年，命协办大学士。三十二年，授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三十四年，以病请告，迭谕慰留。三十六年春，病甚，允致仕，加太子太傅，食俸如故。赐御用冠服，命其孙刑部主事兰森侍归。诏所经处有司在二十里内料理护行。上东巡，觐天津行在，赐诗宠其行。六月，行至兖州韩庄，卒於舟次，年七十六。命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恭。

宏谋早岁刻苦自励，治宋五子之学，宗薛瑄、高攀龙，内行修饬。及入仕，本所学以为设施。蒞政必计久远，规模宏大，措置审详。尝言：“是非度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辑古今嘉言懿行，为《五种遗规》，尚名教，厚风俗，亲切而详备。奏疏文檄，亦多为世所诵。曾孙继昌，字连史。嘉庆二十四年乡试，二十五年会试、廷试，俱第一，授修撰。历官至江西布政使。

论曰：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恒若有余；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於义督军储、策水利，皆秩秩有条理。大受刚正，属吏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允随镇南疆久，泽民之尤大者，航金沙江障洱海，去后民思，与江南之怀尹继善、陈宏谋略相等，懿哉！

卷三百零八

列传九十五

那苏图 杨超曾 徐士林邵基
王师 尹会一 王恕 方显子桂 冯光裕
杨锡绂 潘思渠 胡宝琮

那苏图，戴佳氏，字羲文，满洲镶黄旗人。康熙五十年，袭拖沙喇哈番世职，授蓝翎侍卫。雍正初，四迁兵部侍郎。四年，出为黑龙江将军。八年，调奉天将军。乾隆元年，擢兵部尚书。二年，调刑部，授两江总督。协办吏部尚书顾琮请江、浙沿海设塘堡，复卫所，下督抚详议。三年，那苏图奏：“明沿海卫、所武事废弛，我朝裁卫改营，江南有金山、柘林、青村、南汇、川沙、吴淞、刘河诸营，提督驻松江控制。崇明、狼山二镇对峙海口，塘汛声势连络，无庸复设卫、所。濒海炮台，应改建者一，华亭滌缺墩；应增建者二：柘林南门，福山挑山嘴；应移建者一，吴淞王家嘴；应修者一，刘河北七丫口。”并请改旧制，撤墙设垛，置木盖，留贮药之屋；并请城茜泾，设兵崇明西南二条监河、顾四房沟、堂沙头港诸地。下部议行。江南旱，上命拨福建仓谷三十万石治赈。那苏图奏言：“江、广诸省买米，次第运至，无灾州县，本年漕粮全数截留，两江不患无米。福建海疆重地，且不产米，请留十万石分拨灾区，以二十万石运还福建。”上嘉其得封疆大臣之度。四年，诏免两江地丁钱粮。奏言：“向例蠲免不分贫

富，但富户遇歉，未伤元气；贫民素乏盖藏，多免一分，即受一分之惠。请以各州县实征册为据，额根五钱以下者全蠲，五钱以上者酌量蠲免，五两以上者无庸议蠲。”上谕曰：“卿能如此酌议，如此担当，诚为可嘉。古人云‘有治人无治法’，当访察胥役，毋令因事扰民，则全美矣。”以忧去。

五年，授刑部尚书。旋出署湖广总督。六年，调两江。七年，调闽浙。疏裁闽省盐场浮费，场员受年节规礼，以不枉法赃论罪。八年，疏言：“温、台二洋，渔船汛兵，向有陋规。总督李卫奏改涂税，嵇曾筠又请减半征收。渔船出洋，海关征梁头税，有司征渔课，不当复加涂税。”命永远革除。九年，疏言：“台湾孤悬海外，漳、泉、潮、惠流民聚居，巡台御史熊学鹏议令开荒。臣思旷土久封，遽行召垦，恐匪徒滋事，已令中止。”报闻。

旋调两广。十年，条奏：“两广盐政，请以商欠盐价羨余分年带征。商已承替，令承替者偿；官或侵渔，令侵渔者偿。埠商占引地，逋成本，斥逐另募。盐课外加二五加一，并属私派，悉行禁革。”又调直隶。十一年，条奏八旗屯田章程。十二年，上东巡，那苏图从至通州，赉白金万。条奏稽察山海关诸事，并如所奏议行。加太子少傅。十三年，加太子太保，授领侍卫内大臣，仍留总督任。那苏图请赴金川军前佐班第治事，上不许。十四年，命暂署河道总督。卒，赐祭葬，谥恪勤。

杨超曾，字孟班，湖南武陵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四年，直南书房。时湖南北甫分闱，命

充湖北乡试考官。旋督陕西学政。再迁左庶子。六年，疏陈：“镇安、山阳、商南、平利、紫阳、石泉、白河诸县士风衰落，西安、汉中各属冒考，号为寄籍，诸弊丛生。请就本籍量取，宁缺无滥。并改寄籍者归本籍，廩增俱作附生。”议行。调顺天学政。迁侍读学士。九年，擢奉天府尹。疏言：“奉天各属科派多于正供，造册有费，考试有费，修廨宇、治保甲有费。长官取之州县，州县取之民间，衙蠹里胥，指一派十，婴害尤剧。已严檄所属檄才石禁。”上韪之，下其奏永为例。十年，疏言：“秋收稍歉，明春米谷势必腾贵，请停商运。”下部议行。十一年，疏言：“州县所收加一耗羨，自锦州、宁远外，俱留充州县养廉。府尹以下养廉，以中江等税羨支給。”部议即以是年始，著为令。内务府准御史八十条奏，增锦州庄头百户拨民种退圈地亩。超曾奏：“地给民种，立业已久。今增庄头百户，户给六百五十晌，晌六亩，都计三十九万亩。民间万户，无地可耕，一时断难安辑。且正值春耕，清丈动需时日，旧户新庄俱不能播种，本年赋必两悬。请缓俟秋收查丈。”事遂寝。迁仓场侍郎。十二年，擢刑部额外侍郎，仍督仓场如故。旋授刑部侍郎。

乾隆元年，署广西巡抚，二年，实授。疏请豁免桂林等府县各墟及贺县花麻地租杂税。初，巡抚金鉷奏令废员官生垦荒报捐，有司因以为利，搜民间有余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云南布政使陈宏谋疏陈其弊，下总督鄂弥达及超曾核覆。会疏陈捐垦不实田亩、应减应豁及官生短给工本诸事，上命豁加赋虚田凡数万亩，鉷及布政使张钺皆夺官。三年，召授兵部尚书。

五年夏，署两江总督。秋，授吏部尚书，仍署总督。疏劾江西巡抚岳濬及知府董文伟、刘永锡徇情纳贿，遣侍郎阿里衮会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按治，濬等坐谴。六年，疏请裁太通道、扬州盐务道，以通州隶常镇道辖，余如旧，可其奏。兼署安徽巡抚。秋，大风雨，滨江、海诸州县皆被水。超曾令先以本州县所存银米抚恤，并发司库银八十万、各县谷百余万，赈下江各州县。疏入，上谕曰：“料理赈恤，颇为得宜。当以至诚惻怛为之，庶可稍救灾黎也。”通州盐河亦以水发辍工，督治水利大理寺卿汪潞、副都御史德尔敏令开唐家闸泄水。民虑淹及麦田，纷集欲罢市。侍郎杨嗣璟疏劾，命超曾按其事。超曾奏：“民无挟制阻挠情状，似可无事深究。”上从之。复疏荐江苏巡抚徐士林处己俭约，安徽巡抚陈大受虚中无滞，江西巡抚包括性情和平，惟吏玩民刁，鲜所整顿。上谕曰：“此至当至公之论，与朕见同也。”寻内召视部事，以父忧归，籍稿丧次。病作，七年，卒，赐祭葬，谥文敏。

徐士林，字式儒，山东文登人。父农也，士林幼闻邻塾读书声，慕之，跪母前曰：“愿送儿入塾。”乃奋志励学。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授内阁中书。再迁礼部员外郎。雍正五年，授江南安庆知府。十年，擢江苏按察使。坐在安庆失察私铸，左迁福建汀漳道。漳州俗好斗，杀人，捕之，辄聚众据山拒。或请用兵，士林不可。命壮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尽，遣人深入，好语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队出。伏其仇於旁，仇举为首者，擒以徇，众惊散。自此捕杀人者，无敢据山拒。

乾隆元年，迁河南布政使。以父病乞归侍，旋居父丧。命署江苏布政使，士林以母病、父未葬，辞。四年，命以布政使护江苏巡抚，复奏母病笃不能行。是年夏，诣京师，高宗召对，问：“道所经山东、直隶，麦收若何？”曰：“旱且萎。”问：“得雨如何？”曰：“虽雨无益。”问：“何以用人？”曰：“工献纳者，虽敏非才；昧是非者，虽廉实蠹。”上深然之。真除江苏布政使。五年，湖广遣山东流民还里，道经江南，恃其众扰民。士林疏言：“真确灾民，或有田可耕，或无田而佃，素皆力穡。时值春融，自当资送复业。至若游惰无业，漂泊日久，彼固非能耕之人，亦不尽被灾之民，应请停资送。或谓无籍穷民，恐流而为匪，终年搜查递送不得休。臣未闻不为匪於本籍，独为匪於邻封者；亦未闻真为匪者递回本籍，即能务本力田而不复潜至邻封者也。安分则抚之，犯法则惩之，在地方官处置得宜而已。”上是其言，下九卿议行。

秋，授江苏巡抚。湖北巡抚崔纪以湖广食淮盐，自雍正元年定值，递年加增，为民累，疏请核减，命士林会盐政准泰核议。士林奏：“盐为民食所资，贵固累民，贱亦累商。今确核成本，每引贱价以五两三钱余为率，贵价以五两七钱余为率。商人计子母，若令按本出售，恐商力日绌，转运不前，民亦所未便。请每引酌给余息二三钱。”疏下户部议，成本如所定，至余息已在成本内，无庸酌给。士林奏：“商人牟利，运盐不时至，市值即因之而长。盐政三保原议每引贱至六两三钱余，贵至六两五钱余，是实有余息。今臣所议已将余息减除，仅加息二三钱。计售於民，每斤增不过以毫计，利已至薄。祇以商本饶裕，常年通算，积少成多。今不给余息，商

情必生退阻。倘汉口运盐不继，恐淮商困而楚民亦病也。”上特从之。是岁徐、海水灾，士林疏请治赈。六年春，复疏请酌借贫民谷麦。沛县灾最重，请发藩库余平银余米续赈。别疏言：“江苏社谷积贮无多，去年秋成，惟徐、海被灾，余俱丰稔。臣饬诸州县劝捐十余万石，仍戒勿强派，勿限数，勿差役滋扰。”上深嘉之。寻以病请告，温旨慰留，遣医诊视。又疏言：“淮北被水，二麦无收，急宜抚恤。臣不敢泥成例，已先饬发库帑赈济，俟察实成灾分数具题。”上谕曰：“如此料理，甚副朕视民如伤之念。”

及秋，病益甚，疏请乞假，且言：“母年八十三，未能迎养，啖违两载，寝食靡宁。”上允之。行至淮安，卒。遗疏入，上谕曰：“士林忠孝性成，以母老远离，不受妻孥之养，鞠躬尽瘁，遂致沉痾。及得假后，力疾旋里，以图侍母。临终无一语及私，劝朕以忧盛危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此等良臣，方资倚任。乃今溘逝，朕实切切含悲不能自己者也！”命祀京师贤良祠，赐祭葬。遗疏言：“故父之淮，母鞠氏，孝养祖父母，侍病二十余年，历久不懈。恳赐表扬。”命予旌如例。

士林善治狱。为巡抚，守令来谒，辄具狱命拟判，每诫之曰：“深文伤和，姑息养奸。夫律例犹《本草》，其情事万端，如病者之经络虚实，不善用药者杀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凡讞定必先摘大略牌示，始发缮文册，吏不得因缘为奸。日治官文书，至夜坐白木榻，一灯荧然，手批目览，虽除夕、元辰弗辍。爱民忧国，惟日不足。江南民尤德之。九年，请祀苏州名宦祠。鄞县邵基、临汾王师与士林先后抚江苏，有清名。

基，字学陟。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三年，授编修。考选福建道御史。巡中城，止司坊官馈遗商市月桩钱，厘积案，奸宄惕息。巡直隶顺德、大名、广平三府，以廉勤饬使事。迁户科给事中，命在上书房行走。四迁国子监祭酒，立教术五条，勉生徒以正学。历右通政、左佾都御史，并仍兼祭酒。十二年，迁右副都御史，擢吏部侍郎。疏言：“强梗属员，以上官将予参劾，辄先发制人。往往参本未到，揭帖已至。质讯虚诬，按律治罪，上官已被其累。请嗣后上官恃势，属员受屈，仍许直揭部科；其有诬揭者，於本罪外加重科断。”议行。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乾隆元年，充博学鸿词阅卷官。出为江苏巡抚。二年，疏言：“江苏各属，江、海交错，全资水利。运道、官河及湖海巨工，自当发帑官修。其支河汊港，蓄水灌田，向皆民力疏浚。近悉请官帑，似非执中无弊。请将运河及江、河、湖、海专资通泄之处，仍发库帑估修；其余河港圩岸，令有司劝民以时疏浚修筑，庶公私两益。”下部议，从之。时以治赈收捐，基疏争，略言：“天下传皇上新政，首罢捐例。今为乐善好施之例，是开捐而巧更其名也。《周官》荒政十二，未闻乞灵於赀郎。”上命停止，户部持不可，卒行之。上以基题补按察使戴永椿，知府王乔林、石杰皆同乡，道员李梅宾、卢见曾皆同年，不知避嫌，严旨诘责。基旋卒。子铎，官检讨，早卒。孙洪，赐举人，官至礼部侍郎，亦有清名。

师，字贞甫。雍正八年进士，以知县发直隶。十一年，授元城知县。王胜疇芜田数百亩，岁有征，请除其累。导民树艺，沙壤成沃，岁稔不待请而赈。调清苑，迁冀州知州。州

民被诬为杀人，已定讞，民所聘女誓同死。廉得实，覆鞫，雪其枉，俾完娶。累迁清河道，从大学士高斌等规画直隶水利，周历保定、河间、天津、正定诸地，所擘画多被采用。擢直隶按察使。乾隆十一年，迁浙江布政使，调江苏，巡抚安宁劾，解任。又以按察使任内失察邪教，降补天津道。再授浙江布政使。十五年，擢江苏巡抚，免沛县昭阳湖淹地老荒麻地征课。寻卒。子亶望，自有传。

尹会一，字元孚，直隶博野人。雍正二年进士，分工部学习，授主事，迁员外郎。五年，出为襄阳知府。汉水暴涨，坏护城石堤。会一督修建，分植巡功，民忘其劳。创八蜡庙，表诸葛亮所居山，复为茅庐其上。署荆州，石首饥民聚众，扬言将劫仓谷。会一单骑往谕，击其强悍者，发仓谷次第散予之，众悦服。九年，调江南扬州知府，浚新旧城市河通舟楫，浚城西蜀冈下河灌田畴。十一年，迁两淮盐运使。新安定书院，士兴於学。高宗即位，就加佾都御史衔，擢两淮盐政。

乾隆二年，入觐，命署广东巡抚，以母老辞。调署河南巡抚。河南方闵雨，疏请缓征，并发仓平糶，不拘存七糶三旧例，视缓急为多寡，上从之。寻疏言：“力田贵乘天时。河南民时宜播种，尚未举耜；时宜耘耔，始行播种。臣拟分析种植先后，刊谕老农，督率劝勉。如工本不敷，许借仓谷，秋后补还。北方地阔，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余亩，力散工薄。臣劝谕田主，授田以三十亩为率。分多种之田给无田之人，则游民亦少。河南多咸碱沙地，犁去三尺，则咸少而润泽。臣责成乡保就隙地植所宜木，则地无旷土。河南产木

棉，而商贾贩於江南，民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拟动公项制造给领。广劝妇女，互相仿效。”上谕之曰：“酌量而行，不可欲速，不可终怠。若民不乐从，尤不可绳以法也。”旋命实授。三年，上以河南岁稔，敕筹备仓谷。会一疏言：“河南岁丰，直隶、江南岁歉，商贩纷集，米价日昂。臣饬有司，本地价高，于邻县买补；邻县价高，报明不数银，在各属盈余款内均拨。河南民食麦为上，高粱、荞麦、豆次之。臣并令参酌余贮，来春先尽赍借。”上嘉之。

四年，黄河、沁水共涨，濒河四十七州县成灾。会一定赈恤规条十六，无食者予一月之粮，无居者予葺屋之资，缓征减赍，留漕运贷仓米，米不足，移他郡之粟助之，富民周济；并假余屋以栖贫窶，建棚舍，安流亡，免米税，兴工代赈，种蔓菁助民食，助籽种，施药饵，延诸生稽察；又令离乡求食者，有司随在廩给，开以作业，俟改岁东作资送还乡。御史宫焕文劾会一本年报盗百六十余案，秋审招册驳改至三十余案，疲玩贻误，上以会一忠厚谨慎，非有心误公，召授左副都御史。疏陈：“人主一言，天下属耳目。今方甄别年老不胜任之员，而饶州知府张钟以年老改部属，旬日间前后顿殊，群下无所法守。”上嘉纳之。

会一母年七十余，疏请终养。上知会一孝母，母李先以节孝旌，有贤名，赐诗褒之。会一在官有善政，必归美於母。家居设义仓，置义田，兴义学，谓皆出母意。母卒，会一年已逾五十，居丧一遵古礼。十一年，服阕，召授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

十二年，上敕各省学政按试时，以御纂四经取与旧说别

异处发问，答不失指者，童入学，生补廪。会一请令生童册报考试经解，别期发问，不在册报者，不概补经解。下部议行。会一以江南文胜，风以质行。尝谒东林道南祠，刻《小学》颁示士子。处士是镜庐墓隐舜山，亲访之，荐於朝。侍郎方苞屏居清凉山，徒步造访，执弟子礼。校文详慎，士林悦服。十三年，转吏部，仍留学政任。力疾按试，至松江，卒。遗疏请任贤纳谏。巡抚雅尔哈善奏准入名宦祠。

子嘉铨，自举人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授山东济东道，再迁甘肃布政使。改大理寺卿，休致。乾隆四十六年，上巡幸保定，嘉铨遣其子赉奏，为会一乞谥；又请以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及会一从祀孔子庙。上责其谬妄，逮至京师亲鞫之，坐极刑，改绞死。上以嘉铨自著《年谱》，载与刑部签商缓决，并称大学士为“相国”，又编《本朝名臣言行录》，屡降旨深斥之。

王恕，字中安，四川铜梁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吏部以员外郎缺员，请以庶吉士拣补，恕与焉。旋自员外郎迁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转兵科给事中。出为江南江安粮道，再迁广东布政使。乾隆五年，署福建巡抚。上谕之曰：“勉力务实，勿粉饰外观。封疆大吏不可徒自立无过之地，遂谓可保禄全身也。”旋奏：“臣到任数月，官方民俗，积储兵防，已得其大略。漳、泉素刁悍，已严谕有司勤为听断，力行整刷。民俗尚华靡，督臣德沛以俭朴化民，臣更当倡导为助。合省常平仓谷，至四年岁终，共存一百三十四万，又收捐监谷十五万，委道府切实察核。”报闻。六年，

奏言：“台湾各县最称难治。於繁缺知县内拣选调补，多以处分被驳。请嗣后调台官员，虽有经征承追各案，准予题调。”上谕曰：“用此定例则不可，随本奏请则可。”又奏：“各乡社谷向俱借存寺庙，请於四乡村镇适中处分建仓房，工费即以社谷拨充，俟将来续收补项。”又奏免崇安无田浮赋一千二百五十一顷，及闽县加征无著学租。又奏：“福建多山田，零星合计成亩。嗣后民间开垦不及一亩，与虽及一亩而地角山头不相毗连者，免其升科。”均从之。实授巡抚。

江苏布政使安凝条奏赈务，上发各督抚察阅。恕疏言：“救灾之法有三：曰赈，曰赍，曰借。此三者，实心办理则益民，奉行不善则害政。以赈而论，地方有司於仓猝查报时，分极贫、次贫。一有差等，便启弊端。里甲於此酬恩怨，胥役於此得上下，而民之冀幸而生觖望者，更不待言。盖贫富易辨，极次难分。如以有田为次贫，无田为极贫，一遇旱涝，颗粒皆无，有田与无田等也。如以有家为次贫，无家为极贫，则无从得食，相忍守饥，完聚与茆独同也。与其仓猝分别开争竞之门，莫如一视同仁绝觊觎之望。臣愚以为初赈似应一律散给，加赈再行分别，庶杜争端。以赍而论，定例石减时价一钱，俾小民升斗易求，牙商居奇无望，诚接济良法。乃有司每多请过减，倘轻听准行，势必希图多赍，规利者云集喧嚣。且米价太贱，商贩不前。臣请嗣后平赍，仍照定例斟酌办理，使灾民实沾升斗之惠，而棍徒囤户难行冒滥之奸。以借而论，动公家之银，为百姓谋有无、通匮乏，此《周官》恤贫遗法也。然使办理未协，则官民交累。假如荒年田土无力耕种，有司借给籽种，犹可获时即偿。若告贷银米以给口食，

则必计其能还而后与之，狡黠之流遂谓官有偏私，不免造谤生事。有司不得已略为变通，而无力还官，差拘征比，民无安息。是始则借不能遍，因争哄而被刑；继则还不能清，迫追呼而更困。名为利民，实为病民。且年久不清，蒙恩豁免，帑项终归无著。臣以为与其借而无偿，莫如赈而不借。此皆当先事而熟筹者也。”报闻。旋以官按察使时删改囚供，下吏部，召诣京师。上以恕居官贤否询闽浙总督策楞，又命新任巡抚刘於义考察。策楞言“恕操守廉洁，老成持重，惟识力不能坚定”；於义亦言“恕廉洁，百姓俱称安静和平，绝无扰累。惟不能振作”。上谓两奏皆至公之论。寻补浙江布政使。旋卒。

恕治事不苟。初授湖北粮道，押运赴淮，以船户挟私盐，自请总督纠劾。任江安粮道，整饬漕务尤有声。充福建乡试监临，武生邱鹏飞以《五经》举第一，士论不平，奏请覆试。寻察出实使其弟代作，吏议降调，上特宽之。

子汝璧，字镇之。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出为直隶顺德知府，调保定。因承审建昌盗马十未亲鞫，夺官戍军台。寻准赎罪，降授同知，署直隶宣化府同知。累擢大名道。喜庆四年，擢山东按察使。五年，迁江苏布政使。六年，护理巡抚。旋授安徽巡抚。七年，请增设颍州督捕同知。湖广总督吴熊光等奏湖广需兵米，请於安徽余十万石。上以安徽方缺雨，令酌量。汝璧奏：“湖广军需事要，当如数拨运。请视嘉庆二年例，先运六万石。”如所请。寻奏太湖续报成灾，请缓征，并劾府县勘报迟延。上以督抚查办灾赈，於奏报后续行查出灾区，往往回护属吏，将小民疾苦

置之不问。汝璧独据实参奏，因深嘉之。八年，召授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旋复授安徽巡抚。九年，召授兵部侍郎，调刑部。因病，请解任。十一年，卒。

汝璧兄汝嘉，后汝璧六年成进士，官检讨。

方显，字周谟，湖南巴陵人。自岁贡生授湘乡教谕，稍迁广西恭城知县。雍正四年，诏诸行省举贤能吏，布政使黄叔琬以显应，超擢贵州镇远知府。值岁饥，捐俸煮粥食饥民，民颂之。总督鄂尔泰议开苗疆，改土归流，云南东川、乌蒙、镇雄诸土府既内属，贵州苗未服。贵州苗大者，南曰古州、曰八寨，西南曰丹江，东北曰九股、曰清水江。九股、清水江界镇远，丹江界凯里，八寨界都匀，古州界黎平，参错万山中，地方三千里，众数十万，恒出剽掠。鄂尔泰召显问状，显力言宜如云南例改土归流。问剿与抚宜孰施，对曰：“二者宜并施。第先抚后剿，既剿则仍归於抚耳。”因条上十六事，曰：别良顽，审先后，禁骚扰，耐繁难，防邀截，戒姑息，宥胁从，除汉奸，缴军器，编户口，轻钱粮，简条约，设重兵，建城垣，分塘汛，疏河道，各为之说甚备，鄂尔泰韪之。檄按察使张广泗招抚古州、丹江、八寨诸苗，而以九股、清水江诸苗属显。

六年，显自梁上进次挨磨、者磨，再进次柏枝坪，宣谕诸苗，抚定清水江生苗十六寨、九股属台拱生苗数寨。冬，广泗已戡定丹江，显续招清水江生苗七寨、九股属陶赖生苗十三寨。施秉有盗匿台拱农二寨，副将张尚谟捕不得，欲屠之。苗惧，逃林谷，将为变。显闻之，曰：“如此则诸苗人人自危。”独驰入苗寨，寨空无人，显则宿寨中。翌旦，张盖出，令从

者绕林谷呼苗出，抚谕之曰：“汝曹速归寨即良民，天子必不杀良民。”苗感泣，相率归寨。显益宿寨中三日，苗缚施秉盗以献。七年三月，广泗以清水江南岸诸寨尚怀观望，檄显与尚谟率兵循北岸徼巡。次柳罗，南岸公鹅、柳利、鸡摆尾诸寨苗渡江来攻，显督兵御之，杀数十人。苗众师寡，尚谟欲引退，显不可，固守待援。广泗师至，围乃解。广泗用显议，散诸寨，专攻公鹅，破之，诸寨皆听命。鄂尔泰奏置贵东道，即以命显，仍驻兵清江。显申军令，誓将士毋掠，毋淫，毋践田谷，苗民有来诉者，为处其曲直；乃益筑城郭，建官廨，治炮台营房，苗民竞来助役。九年，诸工竟。显巡行视塘汛，黔、楚商船上下相接，苗民皆悦服。事粗定，寻授显按察使。

台拱者，苗中扼要地也，鄂尔泰议置营於此。十年，巡抚张广泗奏请显董其事。秋，羊翁、乌罗、桃赖诸寨苗为乱，九股诸苗附之，攻台拱。显与总兵赵文英严为备，击走之。进破羊翁寨。苗夜至，显以兵少，令人爇两炷香手之为火绳状以怖苗，苗走，退踞排略。排略者台拱隘，我师饷道所必经。台拱师仅二千五百人，苗数万，援兵再败。自贼始攻，或欲弃之走，显拒之。及围久粮尽，宰马以食，迫冬寒，众汹汹不自保，议溃围退保下乘。显曰：“台拱失，古州、清江诸寨皆煽动。苟免，失臣节；挠败，捐国威。事急，死此耳。”众感奋，会总兵霍昇援至。苗夺我后山，樵路绝，显夜出兵夺以还。苗攻益急，显怒马击之，众殊死战，苗败走。乘胜拔乌孟、井底二寨，取米谷饷军。昇兵亦克大关入，显率兵出夹击，苗大溃。凡坚守六十九日而围解。提督哈元生师继至，破莲花壑悍苗。九股苗复定。自鄂尔泰议开贵州苗疆，事发

於广泗，而策决於显，卒终始其事，崎岖前后七年而事集。

乾隆元年，丁母忧，去官。三年，服除，授四川布政使。四年，署巡抚。大小金川、杂谷、梭磨、沃日、革布什咱诸土司相仇杀，显遣人谕之，事稍解。议者欲乘此视云南、贵州例，令改土归流。显疏言：“杂谷、梭磨，吐番后裔，其巢穴在唐为维州，户口十余万。金川与接壤，户口不过数万。杂谷惮金川之强，金川则畏杂谷之众，彼此钳制，边境义安。固不可任其争竞，亦不可强其和协。沿边生番，留之可为内地捍卫。从前川省调用土兵，亦供征发。至其同类操戈，原未扰及内地。前经化诲，亦尚凜遵。设欲改土归流，非惟弹丸土司无裨尺寸，且所给印信号纸，一经追取，即成无统属之生番。稍有违抗，又费经营。”奏入，上以所见甚是，褒之，寝前议未行。旋与总督鄂弥达、提督郑文焕疏言小金川与杂谷、梭磨画界，以所侵必色多六寨归杂谷、梭磨；又与沃日画界，以陇堡等三寨隶沃日，美因等二寨隶小金川。大金川与革布什咱二土司构争，檄建昌道李学裕开谕，革布什咱建转经楼诅大金川，今即毁除，大金川亦归所侵盖古地。边外诸土司乱悉平。

郭罗克番为乱，走匿色利沟，遣兵围捕，土酋蒙柯纵使走。显令总兵潘绍周按治，奏闻，上谕曰：“此等事汝固应就近料理，亦当与总督熟商。”总督，黄廷桂也。四川乱民号咽噜子，为民害。显疏言：“四川自明末兵燹，屠戮殆尽。我朝戡定后，各省移民来者多失业之民，奸顽丛集。有所谓咽噜子，结连党羽，暗藏刀斧，昼夜盗劫。臣严谕捕治，并令编保甲，整塘汛，以清其源。”得旨：“实力奉行，毋视为虚文。”

五年，授广西巡抚。时显方病目，闻命赴新任，上嘉其急公。旋请回籍调理，上慰留之。六年，显病目未愈，命太医院选眼科驰往医治。寻以疾亟，请告回里。卒。

显蒞政明而恕。文焕尝奏显“爽直坦白，政治勤敏，遇事彼此悉心商榷，推诚共济”。上嘉文焕论甚正。显尝奏荐学裕，因及夔州知府崔景俊“赋性巧滑，以其俊改，姑从宽恕”。上谕曰：“似此考察属吏，且宥过录长，得用人之要矣。”

桂，显子，字友兰。从显平贵州苗有功，议叙。父丧终，以知县发广东，补英德，调潮阳。以善折狱名。举卓异，擢云南昆阳知州，署安宁。乾隆二十年，擢临安知府，署澂江。调东川，丁母忧。服除，授甘肃巩昌知府。巩昌及平凉、庆阳三府饥，诏发西安藩库银六十万治赈，大吏檄桂任其事。至平凉，饥民待食急，适部拨城工银三十万先至，桂以便宜留治赈，饥民赖以全。三十二年，迁浙江宁绍台道。故事，定海战舰九岁更造，则移致宁波船厂，取其值输之官，名曰“折变”。奉檄裁战舰，桂请视时值倍之，部驳坐短估，戍伊犁。三十七年，放还。卒。

冯光裕，字叔益，山西代州人。康熙五十年举人。雍正元年，以荐授云南大姚知县。大姚赋少而耗重，积逋数万。光裕格不取耗，视负尤多者薄责之，逋赋悉清。民以耗重故，辄寄大户造伪券占田，吏毁其籍。光裕检毁未尽者藏之，按牒辨其伪，归田故主，民尤颂之。迁贵州铜仁同知，赴阙引见。时古州苗方乱，世宗询及之，光裕对苗不可尽杀，宜随机化导，令归版图，上韪其言。既行，擢思州知府，未任，改云南永北。永北介金沙江外，与四川连界，苗、僰窟其中，有

事则两界相谗。总督鄂尔泰命往勘，光裕轻骑往，保从谷中出，挺刃相向。光裕策马前，谕以利害，保罗拜听命，各散去。鄂尔泰疏请改知丽江，仍兼理永北事。未几，擢驿盐道。八年，东川、乌蒙保叛，鄂尔泰檄光裕会镇将讨平之，擢按察使。乌蒙俘七千人，语不可通，译者面谩莫能诘。光裕集群译於使院，分室居之，讯一人，经数译乃得其情。保姓名多同，为编次年貌，验决无误，省释者甚众。广西州民李天保以邪教聚众殆千人，檄光裕按治。光裕曰：“愚民茹蔬奉佛，非有异志。”薄其罪，焚籍，置不问。

十一年，擢贵州布政使。十三年，古州苗叛，都江、清江、八寨、丹江、台拱诸新附苗皆应。师讨之，光裕督饷，令民应役，厚与直，行得持械自卫。募熟苗为助，畀以木符，戒官兵无妄杀，皆踊跃应募。师集十余万，皆得宿饱。军罢，民被兵者无所栖止，给草舍居之，赋以衣食，复业者二十余万户。贵州赋银八万八千、米十五万五千，光裕奏请蠲免。高宗即位，命被兵地停征三年。又奏：“古州、丹江诸苗剿除殆尽，荒田空寨，远近相望。当募民居苗寨，垦苗田，设屯置卫，行保甲法，授降苗所纳军器，俾农隙讲肄，以壮声援、省馈饷。”得旨允行。

乾隆四年，擢湖南巡抚。镇筴红苗叛，光裕督兵捕治，不三月而平。疾，乞假，闻城步、绥宁苗复勾结粤瑶为乱，密咨两广总督筹协捕。寻卒。遗疏犹言：“二县困於兵，请免今年租。”上从其请。

子祁，乾隆二年进士，官编修。孙廷丞，举人，以荫生授光禄寺署正，官至湖北按察使。

杨锡绂，字方来，江西清江人。雍正五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贵州道御史。十年，授广东肇罗道。肇庆濒海，藉围基卫田。岁亲蒞修筑，终任无水患。乾隆元年，署广西布政使，寻实授。请禁州县以土产馈上官。六年，授广西巡抚。贵州土苗石金元为乱，焚永从县治。会贵州、湖广兵剿擒之。既而迁江土苗复为乱，谋犯思恩府。檄兵往捕，得其渠李尚彩及其党八十余人。七年，奏言：“广西未行保甲。苗、僮虽殊种，多聚族而居，原有头人，略谙事体。请因其旧制，寓以稽核。苗、瑶、伶、僮各就其俗为变通。”诏嘉之。寻又奏言：“设兵以卫民，乃反以累民：城守兵欺凌负贩，攫取薪蔬；塘汛兵驱役村庄，恣为饮博。臣於抚标访察惩治，请敕封疆大臣共相厘剔。”得旨允行。八年，梧州知府戴肇名馈人参，诡其名曰“长生果”，却之，具以闻，上谕曰：“汝可谓不愧四知矣。”广西民有逃入安南者，捕得下诸狱，疏闻，上命重处，锡绂即杖杀之。上谕曰：“朕前批示，令其具讞明正典刑。乃锡绂误会，即毙杖下。此皆当死罪人，设使不应死者死，则死者不可复生矣。”下部议处。九年，授礼部侍郎。

十年，授湖南巡抚。奏言：“《周礼》：遂人治野，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捐膏腴之地以为沟洫。诚以蓄泄有时，则旱潦不为患，所弃小、所利大也。后世阡陌既开，沟洫虽废，然陂泽池塘尚与田亩相依，近水则腴，远水则瘠。湖南滨临洞庭，愚民昧於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田工。甚至数亩之塘，培土改田；一湾之涧，绝流种艺。彼徒狃於雨暘时若，以为无害；不知偶值旱涝，得不偿失。且

溪涧之水，远近所资，若截垦为田，则上溢下漫，无不受累。官吏以改则升科为劝垦之功，亦复贪利忘害，沟洫遂致尽废。臣以为关系水利，当以地予水而后水不为害，田亦受益。请敕各省督抚，凡有池塘陂泽处所，严禁改垦。”上以各省米价腾贵，谕各督抚体察陈奏，锡绂疏言：“米贵由於积渐。上谕谓处处积贮，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此为米贵之一端。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见康熙间石不过二三钱，雍正间需四五钱，今则五六钱。户口多则需谷多，价亦逐渐加增。国初人经离乱，俗尚朴醇。数十年后，渐习奢靡，揭借为常，力田不给。甫届冬春，农余於市，谷乃愈乏。承平既久，地值日高，贫民卖田。既卖无力复买，田归富户十之五六。富户谷不轻售，市者多而售者寡，其值安得不增？臣以为生齿滋繁，无可议者。田归富户，非均田不可，今难以施行。风俗奢靡，止可徐徐化导，不能遽收其效。至常平积贮，当以足敷赈济而止，不必过多。目今养民之政，尤宜专意讲求水利，使蓄泄有备，偏灾不能为患。以期产谷之多，未必非补救米贵之一道也。”疏入，上均嘉纳焉。丁父忧，服阕，十五年，授刑部侍郎，仍授湖南巡抚。丁母忧，服阕，十八年，仍授湖南巡抚。擢左都御史。十九年，署吏部尚书。礼部侍郎张泰开保同部侍郎邹一桂子志伊为国子监学录，下吏部议处，议未当，责锡绂曲庇，下都察院，议夺官，命留任。二十年，复署湖南巡抚，授礼部尚书。二十一年，署山东巡抚。

二十二年，授漕运总督，疏请豁兴武、江淮二卫旗丁欠缴漕项，上责其沽名，命以养廉代偿。二十三年，疏言：“屯

田取赎，宜宽年限。价百金以上，许三年交价，价足田即归船。旗丁交兑不足，名曰‘挂欠’。应由坐粮厅限追惩治，督运官以下有一丁挂欠，即停其议叙，旗丁改金。新丁但交篷桅杠索价值；旧丁公私欠项，不得勒新丁接受。水次兑漕，令仓役执斛，旗丁执概。江淮、兴武二卫运丁运粮，快丁驾船。应循例并金，不得避运就快。”上谕曰：“此奏确有所见。”下部议，从之。二十五年，疏言：“自开中河，漕艘得避黄河之险。独江北、长淮等帮，以在徐州交兑，不能避险。请令改泊阜河，弁丁诣徐州受兑。州县代雇剥船转运过坝。”上从之。寻以锡绂实心治事，命免以养廉代偿漕项。二十六年，疏言：“运蓟州粮船自宁河转入宝坻，由白龙港、刘家庄达蓟州。水道淤浅，请责成官为疏浚。”又疏言：“板闸、临清、天津三关，尚沿明制，漕艘给发限单，应请裁革。州县收漕如有搀杂潮润，粮道察出，本管知府视徇庇劣员例议处。军丁兼充书役，一体勾金。头舵水手受雇，领费辄复潜逃，请发边远充军。”上谕曰：“所奏俱可行。”从之。加太子少师。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疏言：“军、民户籍各分，既隶军籍，即应听金办运。乃宦家富户百计图避，所金皆无力穷民，情理未得其平。嗣后如金报后辨诉审虚，参劾治罪。”上谕曰：“锡绂此奏，破瞻徇之习。如所议行。”并下部议叙。又疏言：“粮艘例禁私盐。道经扬州，总督、盐政及臣各专委督察。乃又有淮扬道，扬州游击、守备，江都、甘泉两县，各差兵役搜查，粮艘因之羁阻。如江广帮为通漕殿后，过扬州已在冬令，尤为苦累。臣思事权宜归於一，请专听总督、盐政委员督察，余悉停止。”上谕曰：“所奏是。”下部议行。三

十年，疏言：“骆马湖蓄水，相传专济江广重运。今岁帮船阻滞，先开柳园堤口，运河水长，江浙帮遂得遄行。次开王家沟口，江广帮至，湖水未尝告竭。每岁沂水自湖而下，为海州、沐阳水患。若於四五月间引湖济运，亦减海州、沐阳水患，一举两利。”从之。三十三年，卒，赐祭葬，谥勤愍。

锡绂官漕督十二年，编辑《漕运全书》，黄登贤代为漕督，表上之。自后任漕政者，上辄命遵锡绂旧章。

潘思渠，字絜方，江南阳湖人。雍正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三年，分刑部学习。六年，补主事。累迁郎中。八年，授广东南雄知府。骤雨水溢，郊野成巨浸，露宿於野。督吏卒治筏拯溺，出金瘞死贍生，活民无算。十三年，迁海南道。浚琼州西湖。深入五指山，安辑黎众，劾守将之残黎民者。调粮驿道。乾隆四年，迁按察使。惩贪锄猾，理冤狱尤多。民以旱纠众入市掠夺，思渠方被疾，强起坐堂皇，立捕数十人杖以徇，事乃定。疏言：“广东有佷、瑶、黎三种：佷世居茂名，今附民籍，读书应试如平民。瑶亦输税归诚，设瑶童义学为训课。惟黎僻处海南，崖、儋、万、陵水、昌化、感恩、定安七州县为最多。生黎居深山，熟黎错居民间相往来，语言相习，请於此七州县视瑶童例设义学，择师教诲，能通文义者许应试。”部议从之。

七年，迁浙江布政使。八年，疏言：“常平仓谷春发秋敛。但收成有迟早，俗所谓青黄不接。有司不揆缓急，甫春开耑，牙行囤积，吏胥侵渔。民未沾实惠，而谷已出逾额，且减价过多。迨秋成买补，非存价观望，冀省耗折；即抑派争买，致

昂市价。请定浙东诸府以四月、浙西诸府以六月发粟，价平即止。”上以因时制宜，许之。又疏言：“浙江土狭民稠，全资溪湖容蓄灌溉，乃民间占垦甚多。如余杭南湖，会稽鉴湖，上虞夏盖湖，余姚汝仇湖，慈溪慈湖，向称巨浸，今已弥望田畴，殊妨水利。嗣后报垦田地，当责有司亲勘，果非官湖，方准升科；查勘不实，严定处分。”下廷臣议行。秋、金、衢、严三府被水、旁溢杭、湖、绍三府，漂流人畜无算。思渠出临江干，处分赈事。萧山民汹汹欲渡江，思渠曰：“民饥当哺，哄则乱民耳。”严治之，自是无敢哗者。思渠再疏闻，上谕曰：“今岁浙江灾，巡抚常安有讳灾之意，汝为其难矣。”

十一年，授安徽巡抚。河决凤阳，颍、泗诸府州灾尤重。思渠请加赈，按行督察，犯风渡洪泽，舟几覆。十二年，疏请调济灾区，略言：“凤、颍民习惰窳。臣上年遍历查勘，方冬水落，二麦已播种，而民不知耰锄培壅。所过村落，林木甚稀，蔬圃亦少。臣令有司审察桑麻、蔬蓏，凡可佐小民日食之用者，随宜试种。凤、颍地分三等，冈地最高，湖地稍低，湾地最下。湾地连大河，水发难施人力。湖地则外仰中低，积潦为湖，下流疏泄，即可涸出栽种。冈地水虽不及，而绝少沟地，交秋缺雨，即患暵乾。间有傍山麓而为陂塘，如寿州安丰塘、怀远郭陂塘、凤阳六塘，均应及时修筑。与其因灾动帑巨万，何如平时酌动数百金陆续培治。民间减荒歉，多收成，朝廷亦省帑金。纵遇偏灾，亦可以工代赈。凤、颍民好转徙，丰年秋成事毕，二麦已种，辄携家外出，春熟方归。遇灾留一二人在家领赈，余又潜往邻境。俗谓在家领赈为大粮，在外留养为小粮，沿途资送为行粮，至有一家领三

粮者。本业抛荒，人无固志。应令有司严察，流民过境，实系被灾，方准资送；藉端生事者究惩。”奏入，上谕曰：“此乃固本之事，历来无有言及此者。朕甚嘉悦焉！”

寻调福建巡抚。未行，疏请安徽学田、囚田、义田三项，视江苏免学租例，予以蠲免。下军机大臣察议，以江苏无免学租例，上责思渠沽名干誉，博去后之思，命出资修涿州城工示罚。十三年，疏言：“福建自乾隆元年至十一年积欠钱粮，正设法清厘。民间田业授受，往往不及推粮过割。粮从田出，既有赔粮之户；即有无粮之田，岂可使得业者任其脱漏，无业者代其追比？当饬有司确察，务使粮归於田。”十四年，复疏言：“臣清察积欠，一在屯田户名不清，一在寺田租赋不一。自顺治间裁并卫所，名虽军户，实系民耕，乃粮册仍列故军姓名，致难催比，应令核实更正。寺田始自明季，僧、民相杂，辄称寺废僧逃，藉词逋赋，应令分析寺已废者，官为经理。”上命实力为之。别疏言：“福州城外西湖为东晋郡守严高所开，周二十余里，蓄水溉田，年久淤垫。臣劝导疏浚，并筑堤建闸。又福清郎官港、法海埔俱有海滩淤地，臣令筑堤招垦，得地二千一百余亩。”上奖谕之。

思渠蒞政精勤，昼见官属，夜披案牍。旱潦必抚恤。民犷，以斗讼相尚，多去为盗，廉得主名，饬有司捕治。又以农隙巡行海防，周阅战舰。朔望入书院与诸生讲说经艺，如是者以为常。积劳疾作不少止。十七年，卒。上命用江苏巡抚徐士林例，祀京师贤良祠。予恤视一品，赐祭葬，谥敏惠。

胡宝琮，字泰舒，江南歙县人。父廷对，尝官娄县训导，

因居青浦。宝璟，雍正元年举人。乾隆二年，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六年，大学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清察黑龙江、吉林乌喇开垦地亩，以宝璟从。八年，迁侍读，考选福建道御史。是岁直隶旱，上命治赈。宝璟疏言：“直隶被旱，民多流亡，请敕总督宣示上意，使民静以待赈。流民愿归耕而无力得归者，资送还里，俾及时艺麦，于来岁民食有益。”九年，上命大学士讷亲阅河南、山东、江南诸省营伍，宝璟疏言：“营伍积玩，器械坚脆，粮马盈亏，各处不一。势必闻风修整买补，不肖营员或藉端苛派，或坐扣月粮，请敕督抚提镇严饬查察。”十年，山东、江南水灾，宝璟疏言：“方冬水涸，应劝谕农民引流赴壑，俾田不久浸，以便春耕，尤当预防蝻子。”诸疏皆议行。十一年，转户科给事中，迁顺天府府丞。大学士傅恒视师金川，以宝璟从。授府尹，历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擢兵部侍郎，兼府尹如故。河南民傅毓俊告张天重谋逆，遣宝璟按治，毓俊服诬，论如律。

十七年，署山西巡抚，十八年，实授。抚饥民，理冤狱，劾贪吏，整关隘堤防，诸政并举。寻调湖南。十九年，奏言：“郴、桂二州铜铅矿委员董理，一年而代。矿为弊藪，代者必数月乃能明察。此数月中，欺蒙隐漏，已自不少。请仿台湾、琼州例，令新旧协办数月。”得旨允行。

二十年，调江西。二十一年，疏言：“广信铜塘山勘明无可垦之地，无可采之材，无可煎之矿，请永行封禁。”二十二年，疏言：“丰城堤工最要，石堤官修，土堤民修，向设里夫，行之已久。黠者避役，贫者误工，复改为折征。请按田均堤，附漕粮征收。有田始有粮，有粮始有夫。圩长无从侵冒，工

程乃可永固。”均如所请行。

复调河南。河屡决，山东、河南、安徽诸州县多积水。上遣侍郎裘曰修会诸省督抚疏治。宝璪与曰修会勘，疏言：“河南干河有四：贾鲁、惠济、涡河、巴沟。巴沟在商丘为丰乐河，在夏邑为响河，在永城为巴河。今拟疏浚加宽深，以最低处为率。惠济上游在中牟、祥符诸县，下游在柘城、鹿邑诸县，今亦拟加宽深，以六七丈为率。贾鲁自中牟以下有惠济分流，自朱仙镇以下，截沙湾，塞决口，拓旧堤。涡河自通许青冈为燕城河，上游应加宽，下游应加深。鹿邑以下本已宽深，当增筑月堤。支河应浚者，商丘北沙、洪沟二河为支中之干，余大小支河，分要工、次工、缓工，次第兴修。”二十三年，上谕曰：“河南灾区积困，宝璪不辞劳瘁，能体朕意，尽力调剂，以苏穷民，甚可嘉也！”寻加太子少傅。诸工皆竟，上御制《中州治河碑》，褒宝璪、曰修，语并见《曰修传》。

二十五年，疏言：“河北诸水，卫河为大。雍正间，河督嵇曾筠于汲、淇、浚、汤阴、内黄诸县建草坝二十六，今已渐次淤垫。臣相度疏筑，俾一律深通。请定为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上可其奏。是冬，调江西。二十六年，河决杨桥。复调还河南。疏言：“贾鲁、惠济二河在中牟境内，逼近杨桥。贾鲁受黄水南徙，至祥符时家冈仍入故道，今已成河。当将分者截之使合，浅者疏之使深，两岸多挑渠港，增筑堤堰，自成河道。惠济自两闸至冈头桥已淤断，而冈头桥至十里坡贾鲁河不过四五里。即於十里坡建滚水坝，导由冈头桥入惠济，以分贾鲁之势，而惠济亦复故道。”上褒为事半功倍。

二十七年，宝璩疾作，请解任。上谕曰：“此奏甚非朕之所望，安心静摄，以慰廑念。”遣医驰驿诊视。疏言：“沟渠与河道相为表里，臣於二十三年河工告竣，即督令州县经理沟洫，每一州县中开沟自十数道至百数十道，长自里许至数十里，宽自数尺至数丈，皆以足资蓄泄为度。驿路通衢，并就道傍开浚，虽道里绵互，而分户承挑，民易为力。自是每岁或春融，或农隙，随时加浚宽深。”上深嘉之，并令直隶总督方观承仿行。二十八年，卒，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赐祭葬，谥恪靖。遗疏请入籍青浦，许之。

论曰：那苏图、士林、恕、思渠皆以清节著，而超曾、宝璩又济之以勤敏。恕论救灾，宝璩善行水，皆以民事为急。显佐定苗疆，有拊循之绩。锡绂督漕运，所修举似若琐细，然皆当官之急务也。会一泽以道学，但微近名，遂貽后嗣之祸，恫哉！

卷三百零九

列传九十六

崔纪 喀尔吉善子定长 孙鄂云布
雅尔图 晏斯盛 瑚宝 卫哲治
苏昌 鹤年 吴达善 崔应阶
王检 吴士功

崔纪，初名珺，字南有，山西永济人。年幼丧母，哀毁如成人。事父及后母孝。康熙五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国子监司业，以母忧归。服阙，补故官。三迁祭酒。乾隆元年，提督顺天学政。雍正间，采安徽学政李凤翥、河南学政习寯、浙江学政王兰生条议：每岁令诸生五人互结，无抗粮揽讼；诸生有事告州县，当先以呈词赴学挂号；为人作证及冒认命盗案，先革后审；诸生殴杀人及代写词状，加常罪一等；已斥诸生不许出境；诸生欠粮，必全完乃收考。纪疏请罢之。又定诸生月课三次不到，详革，纪请改一年；诸生完粮，上户限十月，中、下户限八月，纪请改岁底。下部议行。迁詹事，再迁仓场侍郎，署甘肃巡抚。

二年，移署陕西巡抚。疏言：“陕属平原八百馀里，农率待泽於天，旱则束手。惟凿井灌田，实可补雨泽之缺。臣居蒲州，习见其利。陕属延安、榆林、邠、鄜、绥德各府州，地高土厚，不能凿井。此外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四府并渭

南九州县最低，渭北二十馀州县地较高，掘地一二丈至六七丈，皆可得水。劝谕凿井，贫民实难勉强。恳准将地丁羨银借给充费，分三年缴完。民力况瘁，与河泉自然水利不同。请免以水田升科。”上谕曰：“此极应行之美举，当徐徐化导，实力奉行，自不能视水田升科也。”擢吏部侍郎，仍留巡抚，寻实授。纪疏言：“陕西水利，莫如龙洞渠，上承泾水，中受诸泉。自雍正间总督岳钟琪发帑修浚，泾阳、醴泉、三原、高陵诸县资以灌溉。惟未定岁修法，泾涨入渠，泥沙淀阏，泉泛出渠，石罅渗漏。拟於龙洞高筑石堤，以纳众泉，不使入泾。水磨桥、大王桥诸泉亦筑坝其旁，收入渠内。并额定水工，司启闭。”均从之。陕西民惮兴作，言纪烦扰。上令详勘地势，俯顺輿情。三年，命与湖北巡抚张楷互调，时报新开井七万馀，上令楷察勘。楷言民间食其利者三万二千馀，遇旱，井效乃见。民益私凿井，岁岁增广矣。

纪至湖北，自陈不职，部议降调。上谕曰：“纪在陕西凿井灌田，料理未善，致反贻民累。惟其本意为民，命从宽留任。”五年，总督德沛劾纪以公使钱界护粮道崔乃镛，上又闻纪以淮盐到迟，令民间暂食私盐，谕纪自列，纪疏辨，下部议，降调。六年，再授祭酒。九年，督江苏学政。以父忧归。十四年，起授山东布政使。以东省贫民借官谷累百万石，请视部定价石六钱，收折色，纾民力。十五年，命以副都御史衔再督江苏学政，力疾按试。旋卒。

纪潜心理学，上亦闻之，再任祭酒，召见，命作《太极图说》。历官所至，以教养为先。遇事有不可，辄慨然曰：“士君子当引君当道，奈何若是？”

喀尔吉善，字澹园，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瓦尔喀，有赫臣者，当太祖创业时来归，授牛录额真。使叶赫，叶赫部长金台石使人戕之。太祖灭叶赫，令其子克宜福手刃其仇以祭。克宜福从军有功，世职至三等阿达哈哈番。克宜福子喀齐兰，官至正黄旗副都统；孙凯里布，官至吏部尚书：皆袭世职。

喀尔吉善降袭拜他喇布勒哈番，授上驷院员外郎。历工部郎中，兼袭世管佐领。雍正六年，命偕通政使留保如广东按署巡抚阿克敦等被劾状。八年，擢兵部额外侍郎。九年，授侍郎。十三年，以验马不实夺官，令往盛京收粮。乾隆元年，起废籍，命管圆明园八旗兵丁。复往盛京收粮，奏禁八旗台站官兵与朝鲜贸易。上谕曰：“官兵不暇贸易，亦不谙贸易。当令商民与互市，务均平交易，毋抑价，毋强索。”三年，擢内阁学士。迁户部侍郎，协理步军统领刑名事务。调吏部，四年，命兼管三库。

五年，授山西巡抚。上闻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哈尔钦皆贪婪，询喀尔吉善。喀尔吉善疏劾，命侍郎杨嗣璟会鞫，论如律。上以喀尔吉善不即劾，下部议，夺官，命宽之。又劾河东盐政白起图贪婪，白起图疏辨，命副都统塞楞额往鞫，论如律。七年，调安徽。

八年，复调山东。疏言：“山东岁饥，民多流亡，而邻省贫民亦有转入山东觅食者，请飭官吏劝各回故土以待治赈。”上谕曰：“所见甚得体。各省督抚当於平居无事时委曲开导，使知敦本务实，力田逢年；若轻弃其乡，本业既荒，无所依

倚。即国家收养资送，亦不得已之举，非可恃为长策也。”又以济南、武定、东昌三府遇旱，济南、东昌府仓存谷缓急可相通；武定无仓，请拨登、莱二府仓谷以济民食。九年，疏言：“方春粮价踊贵，贫民艰食，请酌量减赍。”又言：“山东兵米，本折兼支，春季价昂支折色，秋季价减支本色，请春秋二季本折更换。”又请修德州、海丰、惠民、乐陵城工以代赈。复以济南、武定诸属县麦复不登，令於曹、沂诸府丰收之区采买接济。上皆允之。直隶藁城知县高崧请开临淄、即墨、平阴、泰安、沂、费、滕、峄诸县银、铜，铅、铁各矿，事下喀尔吉善勘奏，奏言：“东省拱卫神京，地跨四府八县，形势联属。矿洞久经封禁，未便开采。利之所在，众必共趋。恐济、武灾区，沂、曹盗藪，别生事端，应仍封禁。”上亦如其请。

十一年，迁闽浙总督。台湾生番为乱，遣兵讨之。奏言：“台湾流民日多，匪类肆窃，甚或恣行不法，民间谓为闯棍。请令窃案再犯及闯棍治罪后，并逐回内地。”又请在台人民迎取眷属，限一年给照过台。浙江处州总兵苗国琮请於官山种树，储战船桅木之用，下喀尔吉善勘奏。奏言：“令有司种树，须先糜帑，且必百十年后始中绳墨，日久稽察非易。不若许民自种，在官不费经营，而巨材可获实用。”从之。疏劾浙江巡抚常安贪婪，命大学士讷亲往鞠得实，论如律。诏嘉其公直，加太子少保。疏言：“宁海东湖旧与海通，宋后失修，饬府县察形势土性，导土民输资筑堤，拨为世业，定限升科。”上谕曰：“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务本之图也。欣悦览之！”十五年，加兵部尚书衔。

十六年，上南巡，蠲江南积逋二百馀万，浙省无逋赋，亦特蠲本年正赋三十万，制诗褒之。十七年，以年老乞休，温诏慰留。疏言：“闽省产米少，本岁丰稔，宜为储备。请现存仓谷不及半者，令购足数；已及半而本地谷贱，亦以原存祟价买补。”上是之。漳州民蔡荣祖谋乱，事泄，捕获，寘之法，子议叙。十九年，加太子太保。上以八旗生齿日繁，许在京汉车改人民籍，推行於各省。喀尔吉善与福州将军新柱疏言：“汉军愿为民，无问世族、闲散，许入民籍。如别无生计，坐补绿营粮缺。所遗马、步甲，以满洲兵坐补。”二十二年秋，病疡，遗医偕其子定敏驰视，赐人参。未几，卒，赐祭葬，谥庄恪。

定长，喀尔吉善子。初授内阁中书，迁侍读。擢江南徐州知府。四迁至巡抚，历安徽、广西、山西、贵州诸省。乾隆十八年，湖广总督永常奏请於邻省会哨，定长奏：“贵州与邻省联界，苗、夷环处。遽行会哨，苗性多猜，或滋事变。请停止。”从之。二十年，题请原任黔西知州黄秉忠入祀名宦，上以秉忠为总督廷桂父，瞻徇市恩，降旨严斥。二十二年，上南巡，请入觐，命便道省喀尔吉善，赐诗褒宠。寻命与尚书刘统勋按云贵总督恒文贪婪状，即命署云贵总督。调山西巡抚，未之任，丁父忧。旋授副都统衔，往西路军营督屯田事。补兵部侍郎，授福建巡抚，迁湖广总督。三十三年，卒，谕部议恤。寻署总督高晋劾荆州副都统石亮衰庸，上责定长徇庇，罢恤典。

鄂云布，喀尔吉善孙。初授笔帖式。三迁工科给事中。嘉庆元年，授陕西汉中知府。上以鄂云布喀尔吉善孙，家风具

在，即擢甘肃西宁道。再迁江苏布政使，护安徽巡抚。旋以秋审诸案原拟缓决，刑部多改情实，责鄂云布宽纵，下吏部议降调，命留任。寻迁贵州巡抚，年老召还，鄂云布闻命即行。上闻之，不恚，下吏部议，夺官，授笔帖式，赏蓝翎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旋卒。

雅尔图，蒙古镶黄旗人。雍正四年，自笔帖式入觐授主事，分工部。再迁郎中。十三年，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元年，疏言：“京员无养廉，请将户部馀平银给部院办事官。八旗参佐等员视步军营例，予空粮。”如所议。师征准噶尔，授参赞大臣。三年，命暂管定边副将军印。四年，召授左副都御史，迁兵部侍郎。

河南新乡民及伊阳教匪为乱，命往按治，就授河南巡抚。疏言：“河南多益，不逞之民阴为之主，俗谓‘窝家’。保甲、甲长等畏窝家甚於官法。大河以南，深山邃谷。民以防鸟兽为名，皆有刀械。惑於邪教，怀私角斗，何所不为。如梁朝凤、梁周、张位等辈，党类甚多，愚民易遭煽惑。与其发觉后尽置诸法，何如於未发觉前设法销散。文武会遣兵役搜查，仍令自首免罪。”又言：“各省提镇以下官皆有伴挡兵丁及各色工匠，一营有数名虚粮，即少数名额兵。请照官级核定数目，不得虚占兵额。”俱下部议行。

五年，奏报捕得女教匪首一枝花，命议叙。寻谕河南止设河北、南阳二镇，与巡抚不相统属，视山西例兼提督衔。疏陈整饬营务：足兵额，勤差操，明赏罚，练技艺，整军械，重兵食，验马匹，谨守望，严约束；并请以州县民壮之半交驻

防汛并操练；并戒兵民和衷，不得偏袒，平时试习骑射，期於娴熟；俱如所请行。三月，疏言：“河南上年霪雨，省城多积水。臣令浅处浚深，窄处开宽。为合城受水之区通沟建闸，时其蓄泄。养鱼植木，以利民用。”又言：“河南上年被水，奉命浚省城乾河涯及淮、颍、汝、蔡各水。目前二麦成熟，农务正殷，馀请概停开浚。”上从之。又奏言：“现获盗百馀，多系邻省人，臣迭飭员分路访缉。出省捕盗，例须赴地方官挂号，盗闻而潜逃，请得径行往捕。”上命勉为之。

六年，又奏言：“河南界连五省，西南伏牛、嵩山、桐柏等山，支干交错，地多林木，易於藏盗。请每岁秋冬，与联界各省文武订期巡察。”上命如所请行。七年，奏言开、归等处积水，无妨田亩，上责其掩饰。寻又奏：“河南地平土松，水利诚不如东南之通达。开、归等处地当下游，夏秋大雨，涧水汇注。积水未消，多系邻近黄河州县。历来豁免钱粮，於民生并无妨碍。且土性咸卤，难以种植。未便一律疏泄，以损田庐。”上谕曰：“实难宣泄，朕不怪汝。若避而为饰辞则不可。”八年，自陈“戇直致被人言”。上谕曰：“汝必欲以丰年为政效，水旱漠不关心。此奏殊属客气。”命来京，改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授刑部侍郎，调吏部。

十二年，命往山西按治安邑、万泉民乱，中途称病，上责其逗遛，命解任。寻起授内阁侍读学士，复擢兵部侍郎。十三年，调仓场侍郎，兼正红旗满洲副都统。迭署户部侍郎、步军统领。十八年，因疾解任。三十二年，卒。

晏斯盛，字虞际，江西新喻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乡试

第一。六十年，成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授检讨。五年，考选山西道御史。镶红旗巡役，以斯盛从骑惊突，拘辱之。斯盛以闻，命治罪。疏言：“各州县立社仓，原以通济丰歉。贫民借谷，石收息十升。如遇歉，当不取其息。”从之。九年。督贵州学政。迁鸿胪寺少卿。乾隆元年，擢安徽布政使。奏言：“各省水旱灾，督抚题报，应即遴员发仓谷治赈，仍於四十五日限内题明应否加赈。其当免钱粮，将丁银统入地粮核算，限两月题报。或分年带征，或按分蠲免，请旨遵行。”三年，疏言：“安徽被灾州县，仓储不敷赈糴，请留未被灾州县漕米备赈。”四年，奏言：“江北向多游食之人，每遇歉岁，轻去其乡。惟寓赈於工，人必争趋。凤阳、颍州以睢水为经，庐州以巢湖为纬，六安、滁、泗旧有堤堰，请援淮、扬水利例，动帑修浚。”皆从之。

七年，擢山东巡抚。山东有老瓜贼，巡抚朱定元令汛兵巡大道。斯盛疏言：“贼情狡狴，大道巡严，必潜移僻路；或假僧道技流，伏匿村落。应令州县督佐杂分地巡察。”又奏：“邪教惑民，莫如创立教会，阳修善事。此倡彼和，日传日广，大为风教之害。尽法深求，株连蔓延，恐生事端。请将创教授徒为首者如法捕治，被诱者薄惩，出首者免究。”上从其请。寻以莱州被水，请暂禁米出海。上谕曰：“此不过属吏为一郡一邑之说，汝等封疆大吏，不可存遏糴之心。若无米可贩，百姓自不运，何待汝等禁乎？”又言兗、沂等府州被水，而江南饥民复至，疏请无灾州县留养限五百人，有灾州县限二三百人，上命实力料理。八年，调湖北巡抚。九年，迁户部侍郎，仍留任。

斯盛究心民事，屡陈救济民食诸疏，以社仓保甲相为经纬，因言：“《周礼》族师、遂人之法，稽其实则井田为之经。盖就相生相养之地，而行政教法令於其中。是以习其事而不觉，久於其道而不变。周衰，管子作轨里连乡，小治而未大效。秦、汉、隋、唐，庞杂无纪。宋熙宁中，编闾里之户为保甲，事本近古，然亦第相保相受，而未得其相生相养之经。臣前奏推广社仓之法，请按堡设仓，使人有所恃，安土重迁，保甲联比，相为经纬。顾欲各堡一仓，仓积谷三千，一时既有难行；而入谷之数，则变通於额赋之中，别分本折，稍觉纷更。虽然，社仓保甲，原有相通之理，亦有兼及之势。求备诚难，试行或易。加意仓储，既虑贵糶妨民，停止采买，又虑积贮无资。详加酌剂，拟请停户部捐银之例，令各省捐监於本地交纳本色，以本地之谷实本地之仓，备本地之用。不采买而仓储自充，诚为兼济之道。窃谓常平之积便於城，未甚便於乡。城积多，则责之也专，而无能之吏或以为累；乡积多，则守之者众，而当社之民可以分劳。且社仓未有实际，以仓费无所出也。名有社仓，而仓不在社，社实无仓，往往然矣。今捐谷多在於乡，而例又议有仓费。拟请将此项捐纳移入社仓，捐多则仓亦多。取乡保谷数而约举之，大州县八十堡，四堡一仓，仓一千二百五十石，总二万五千石，中小州县，以此类推。储蓄之方，莫便於此。方今治平日久，一甲中不少良善，四堡之仓，轮推甲长递管，互相稽核，年清年款。则社长累弊自除，而官考其成，隐然有上下相维之势矣。”奏入，上嘉纳之。

十年，进《喜雨诗》四章，用其韵赐答。京师钱贵，上

令廷臣议平市值，下各督抚仿行。斯盛疏请视京师例，禁民间铜铺毁钱；又令州县每岁秋以平糶钱市谷。时设局令商民以银平易，又疏请捕私钱，并禁民私剪钱缘，兼限民间用银二三两以上、糶米二三石以上，皆不得以钱准银，下廷臣议行。寻以母老请终养回籍。十七年，卒。

斯盛著《楚蒙山房易经解》，唐鉴称其“不废象数而无技术曲说，不废义理而无心性空谈，在近日《易》家犹为笃实近理”云。

瑚宝，伊尔库勒氏，满洲镶白旗人。雍正五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补陕西永兴堡守备。八年，准噶尔二万馀犯科什图卡伦，从总兵樊廷进剿，遇於尖山，获驼九十。又进败之於北山，又遇於乌素达阪，击之退。翌日，分七队迎战，瑚宝督兵奋击，自辰至申，至科什图，殪敌无算。敌围峨仑矶，瑚宝赴援，乘夜来袭，领先锋转战雪中七昼夜，夺波罗砖并白墩、红山、镜儿泉诸地，得其渠六，敌溃遁。九年，准噶尔复犯吐鲁番，瑚宝从廷进剿，以劳赐白金三百。累迁肃州镇右营游击。

高宗即位，复累迁山西大同总兵，赐孔雀翎。乾隆十二年，迁固原提督。上谕之曰：“固原兵骄纵，犯上不法。瑚宝当加意整饬，使兵知畏法，渐次转移。”又谕之曰：“固原城内外兵多民少，回民过半，私立掌教等名。应时时体访，期杜衅端。回人充标兵，应留意分别，豪悍者惩黜，怯弱者淘汰，使营伍肃清。”旋疏请营兵具互结，以弓箭、鸟枪、技艺三项轮操；冬季借支春饷，次年四季扣除。下部议行。师征

金川，调固原步兵二千。瑚宝请驮载军装，以二骡代三马，可省费三分一，从之。

十三年，署甘肃巡抚，兼办总督。奏言：“陕西歉收，师行采买草料为难。将甘肃仓贮豆石拨用，俟兵过照买还仓。”上以通融协济，有益军需，温谕嘉勉。召授兵部尚书。寻署陕甘总督，调湖广。又改授漕运总督。坐失察卢鲁生伪造奏稿事，夺官，仍留任。寻卒，谥恭恪。

卫哲治，字我愚，河南济源人。雍正七年，以拔贡生廷试优等，发江南委用。初署赣榆知县，调盐城。值蝗灾，设六条拊循：优礼德望，饷饩高年，旌奖孝义，经理茆独，讥警游惰，约束过犯。县北有司河，汇上游七县水入海。夏旱水弱，海潮至，咸苦不可食，甚乃浸溢民田；秋水盛，又患河宽流缓，入海不速。哲治建闸立斗门，蓄泄有备。斥卤化膏腴，岁有涸出地，给无业民承耕。田沉没而粮未除者，悉请豁免。循海筑土墩九十馀，潮大，渔者得就墩逃溺，号“救命墩”。乾隆二年，补长洲，兼摄吴县。请豁坍荒逋赋十馀万。八年，迁海州知州。岁歉治赈，全活二十万人，流民有自山东就食者。擢淮安知府。十年，河决陈家堡，漂溺男女、田庐无算。哲治遣小舟载饼饵救之，躬涉风涛，往来存问。山东复灾，流民南下。哲治捐俸，益以劝募，葺草屋，自清江浦属鱼沟以北，衔接二百馀里，所在给粥糜、衣、药。十三年，山东又灾，两江总督尹继善令哲治运赈米至台庄。上闻哲治善治赈，调山东登莱青道。居数月，擢布政使。

十四年，授安徽巡抚。奏言：“歙县马田地，在休宁，请折

征充饷。”又言：“广德催粮，每图有单头，数图有经催。前巡抚潘思渠改行顺庄，转有未便，请得仍旧。”皆下部议行。旋召诣京师。十五年，令回任，上谕之曰：“汝不满朕意。以一时无入，故仍留汝。宜奋勉改过。”调广西。入覲，哲治具言亲老不便迎养，命仍留安徽。寻丁忧。十八年，服阕，署兵部侍郎，暂管户部事。复授安徽巡抚。疏建歙县惠济仓。再调广西。二十年，内擢工部尚书。因病乞回籍。二十一年，卒。

苏昌，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满不孙。康熙五十九年，自监生考取内阁中书，迁侍读。考选浙江道御史。乾隆元年，命巡察吉林。奏言：“船厂、宁古塔、三姓、白都讷、阿尔楚喀等处满官不知律例，讼案稽延累民，请自京师遣官往理。”三年，转礼科给事中。屡擢至奉天府尹。十一年，奉天被水，苏昌请设厂四乡，增办赈官吏公费；又请禁止游民往来奉天等处。

十四年，擢广东巡抚。十六年，署两广总督。广西巡抚舒辂请於思陵土州沿边种笏竹，杜私越；土目因以侵夷地致衅。苏昌奏：“镇安、太平、南宁等沿边二千馀里，无论种竹难遍。料理稍疏，事端转启，请更正。”上责舒辂轻率，寝其事。苏昌奏：“琼州海外瘠区，贫民生计艰难，有可垦荒地二百五十馀顷，请招民开垦，免其升科。”从之。召来京。十九年，授吏部侍郎。

二十四年，署工部尚书，授湖广总督。在籍御史孙绍基称与按察使沈作朋旧为同官，因以取赅。苏昌劾奏抵罪，并请定回籍之员与有司交结处分。苏昌劾湖北巡抚周琬乖张掩

饰，上调苏昌两广，命继任总督爱必达察琬。爱必达发琬匿灾徇劣吏状，夺官，戍巴里坤。苏昌至广东，又劾碣石总兵王陈荣贪黷，夺官，论如律。加苏昌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奏言：“广东产米不敷民食，宜多贮社谷，以补常平不足。请嗣后息谷统存州县备赈，免其变价。”从之。

调闽浙总督。在两广荐盐运使王槩，槩以赃败，下吏议。御史罗暹春因劾苏昌瞻徇糊涂，不堪节制海疆。上曰：“苏昌不能辞失察之咎。节制海疆，乃朕所简用，非御史所宜言。”苏昌别疏劾知县刘绍汜，下刑部。上以暹春与绍汜同为江西人，疑暹春劾苏昌为绍汜地，诘责暹春，改主事；命苏昌留任。三十年，台湾淡水生番为乱，焚鲎壳庄，民死者五十余。苏昌檄按察使余文仪会台湾总兵督兵讨平之。三十三年，入觐。卒，谥恪勤。子富纲，官云贵总督。

苏昌在两广，有巨室横毙人母，诬其子，狱久具，勾决本已下。苏昌疑其冤，亲鞫之，得实，疏自劾，上奖谕之，寘知县於法，时论称焉。

鹤年，字芝仙，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父春山，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官至盛京兵部侍郎。

鹤年，乾隆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兼公中佐领。三迁内阁学士。十五年，擢仓场侍郎。以京师米贵，疏请京、通俸饷米先半月支放。十八年，劾坐粮厅郎中绰克托刚愎自用，迟延徇纵，绰克托坐夺官。又奏：“通州南仓建自明天顺间，后并入中仓。雍正间，复分为二，与西仓分贮漕白米。臣见中西仓足敷收贮，请裁南仓归并中西仓。”从之。

十九年，授广东巡抚。奏陈平米价，严保甲，缉窃盗案，禁私铸、私雕诸事。上谕曰：“诸凡行之以实，持之以久。勉之！”寻复疏请以化州石城官租谷碾给海安营兵米。又奏海阳蔡家园土堤改筑灰墙，出俸倡修。二十一年，奏言：“番禺、花、阳春诸县征收兵米，有所谓厨房米、官眷米，相传起於明代藩府。后为旗营武职俸米，凡万二千馀石，必细长洁白，产少价昂，甚为民累，应请禁革。”上嘉之。

调山东巡抚。奏言济宁、鱼台、金乡、滕、峄诸州县积水为灾，上命加意赈恤。二十二年，上南巡，迎蹕。奏言：“海丰地处海滨，东北乡尤低下，易罹水患。积年逋赋请豁免，乾隆十一年至二十年旧欠并改用下则。”复奏济宁等五州县积水尚未尽涸。上以江南宿虹、灵璧，河南永城、夏邑，皆有积水，命侍郎裘曰修会诸督抚筹度疏消。

七月，擢两广总督。奏：“东省水患频仍，正与裘曰修商度，拟浚伊家河，泄微山湖水。河自韩庄迤西至江南梁旺城入运河，计程七十里，需银十三四万，一切正须经理。又与河臣张师载商浚运河，并及建堤。事不容已，恳留任督办。”上谕曰：“览奏，具见良心。然朕以无人，不得不用汝。汝仍遵前命。”

十月，复命以总督衔管山东巡抚事，综理工程。奏言：“浚运河必先浚伊家河以泄积水，使久淹地亩渐次涸出，然后履勘估修，庶工实费省。请俟春暖鸠工，不致有误新运。”又偕师载疏言：“运河淤垫日甚，寻常修浚，非经久之策。应自济宁石佛闸起北至临清闸，逐一探底，以深八尺为度，俾河身一体平坦。”上韪其言。十二月，伊家河工竟。又奏言：

“运河淤浅处分段筑坝，测量纤路，多民居。草土屋愿售，给价拆除；瓦屋不愿售，量将纤路加宽。被水民田速为疏消，俾为种麦；应修桥梁，察有解江馀石应用，不使估报买采。”上以“实心经理，不负任使”嘉之。寻卒，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勤。子桂林，自有传。

吴达善，字雨民，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陕西驻防。乾隆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擢至工部侍郎、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二十年，授甘肃巡抚。赴巴里坤督理军需，以劳赐孔雀翎。二十二年，疏言：“军粮自肃州运哈密至军，石需费十二、三两。凯旋官兵柴口粮制衣履，请改二成本色，八成折价。既得随时支用，亦可稍省运费。”从之。加太子少保。

二十四年，代黄廷桂为陕甘总督，寻复以命杨应琚，改总督衔管巡抚事。奏言：“宁夏横城堡河涨城圯。相度水势，分别添筑草坝，俾大溜北注，化险为平。”旋以总督衔调河南巡抚。奏改延津、封丘、胙城、荥泽、卢氏、灵宝诸县营制，议行。

授云贵总督。二十七年，奏言：“云南、贵州各镇协营每兵千设藤牌兵百，少不适用。请以七成改习鸟枪，三成改习弓箭。”从之。寻兼署云南巡抚。二十九年，奏改都匀、铜仁二协营制。调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巴陵民熊正朝伪称县人巡抚方显子，居省城与绅士交结，乘间盗窃，捕得寘诸法。

三十一年，调陕甘总督，奏言：“木垒地广土沃。请将招集户民编里分甲，里选里长，百户选渠长，乡约保正。讼狱，

守备审理；命盗案，守备验讯。巴里坤同知审解。”从之。三十三年，复调湖广总督，兼署荆州将军。命赴贵州，偕内阁学士富察善、侍郎钱维城按巡抚良卿、按察使高积营私骫法，论如律。三十五年，兼署湖南巡抚。

三十六年，复调陕甘总督，值土尔扈特部内附，上命分赉羊及皮衣。吴达善料理周妥，上嘉其能。以病乞解任。寻卒，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赐祭葬，谥勤毅。

崔应阶，字吉升，湖北江夏人。父相国，官浙江处州镇总兵。应阶，荫生。初授顺天府通判，迁西路同知。雍正中，擢山西汾州知府。乾隆十五年，授河南驿盐道。擢安徽按察使。丁母忧，服阕，补贵州按察使。二十一年，擢湖南布政使，署巡抚。总督硕色劾应阶子甘肃东乐知县琇附驿寄家书，应阶不检举，上特命降调。二十二年，补江南常镇扬道。再迁山东布政使。

二十八年，迁贵州巡抚，调山东。疏请浚荆山桥旧河，泄积水。二十九年，疏言：“武城运河东岸牛蹄窝、祝官屯，西岸蔡河陂水汇注，俱为堤隔，浸灌民田，请各建闸店闭。”均如所议。三十一年，疏言：“各州县民壮有名无实，饬属汰老弱，选精壮，改习鸟枪，与营伍无二。不增粮饷，省得精壮三千三百余名。”得旨嘉奖。三十二年，疏言：“武定滨海，屡有水患：一在徒骇尾闾不畅，一在钩盘淤塞未开。徒骇上游宽百馀丈，至沾化入海外仅十馀丈，纡回曲折，归海迟延。徒骇旧有漫口，径二十五里，宽至四五十丈，水涨赖以宣泄。若就此开浚，庶归海得以迅速。又有八方泊为众水所汇，伏秋

霖雨，下游阻滞，淹及民田。泊东北为古钩盘河，经一百三十馀里，久成湮废。若就此开浚，引水入海，则上游不致停蓄，积水亦可顺流而下。”皆如所请。

调福建，三十三年，擢闽浙总督，加太子太保。三十四年，劾兴泉永道蔡琛贫鄙，论如律。调漕运总督，奏粮道专司漕务，无地方之责，令亲押赴淮，不得转委丞倅。召授刑部尚书，调左都御史。四十五年，以原品休致。寻卒。

王检，字思及，山东福山人。父箴，官太常寺卿。检，雍正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编修。大考四等，休致。十三年，上幸阙里，召试，复授编修。十四年，授直隶河间知府，迁甘肃凉庄道。以官河间有政声，即调直隶霸昌道。累擢安徽按察使。奏：“外任官员眷属外，定例州县家人二十名，府道以上递加十名，违者降级。定额本宽，近则州县一署几至百人，毋论招摇滋弊，即养廉亦不足供，请申明定例，违数详参。”又奏：“皖城滨临大江，岁多劫案，请加重沿江乘危抢夺旧例，边海有犯视此。”均得旨允行。调直隶，又调山西。二十八年，迁广西布政使，调甘肃。奏：“各省大计举劾，例由藩司主稿。请嗣后藩司新任，得援督抚例展限三月，以重考核。”

二十九年，擢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以前巡抚爱必达请於沔阳新堤设文泉县治，地处低洼，城仓库狱俱未兴工，且於民情未便，奏请裁撤，移沔阳州同驻新堤，下部议行。

调广东巡抚。秋审，刑部进湖广招册，检所定拟，多自缓决改情实，或改可矜。上核刑部九卿所改皆允，谕检“秋

谏大典，宜详慎持平，失出失入，厥过维均”，传旨申饬。三十一年，奏：“凡盗出洋肆劫，夥党、器械，招买皆自内地。如果保甲严查，岂能藏匿？请嗣后洋盗案发，询明由某地出口，将专管及兼辖、统辖各员，照保甲不实力例议处。”从之。广东有名竹洲艇者，其制上宽下锐，行驶极速。海盗用以行劫，追捕为难。检令凡船皆改平底。琼州地悬海外。黎人那隆等劫商斡法，为诸盗最。检亲督剿捕，决遣如律。又以民多聚族而居，置祭田名曰“尝租”，租谷饶裕，每用以纠众械斗。奏请“尝租自百亩以上者，留供每年祭祀，馀田归本人。其以租利所置，按支均派，俾贫民有田以资生，凶徒无财以滋事”。上谕曰：“所奏意在惩凶息讼，惟恐有司奉行不善，族户贤否不齐，难免侵渔攘夺。嗣后因恃祠产丰厚，纠众械斗，按律惩治。即以祠田如检所请分给族人，俾凶徒知所警惧，而守分善良仍得保其世业。”三十二年，因病请假，有诏慰问。旋卒。

子启绪，自编修官河南开归陈许道；燕绪，自编修官侍讲；孙庆长，内阁中书，官福建按察使。

吴士功，字惟亮，河南光州人。雍正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御史。奏言：“部院大臣简用督抚，调所属司员以道府题补，恐滋偏听、交结诸弊，请照雍正旧例停止。”从之。御史仲永檀言密奏留中，近多泄漏。敕王大臣诘问，举士功劾尚书史贻直疏以对。上出土功疏，戒以不悛改，当重谴。乾隆七年，授山东济南泰武道，丁忧，服阕，调直隶大名道。改山东兖沂曹道，属县饥，上南巡，迎

驾，召对，以闻。为截留粮米六十万石赈之，命士功董其事。旱蝗为灾，督吏捕治，昼夜巡阅，未及旬，蝗尽。调湖南粮道，巡抚阿克敦疏留，调山东粮道。再迁湖北按察使。二十二年，护巡抚。河南饥，敕湖北发毗连州县仓米运河南，即留本年应运漕粮归仓。士功奏湖北地卑湿，米难久贮，请以一米改收二谷还仓，报闻。

迁陕西布政使，护巡抚。疏言：“宜君、榆林、葭州、怀远、府谷、神木、靖边、宁远诸州县先旱后潦。拨宁夏米麦五万石分赈怀远、靖边诸县，中阻黄河，河冰即难挽运，臣饬先期速运；拨绥德等四州县米二万石协济榆林、葭州、山路崎岖，臣饬添雇骡驼速运，俾民早沾实惠。”谕令竭力妥为之。调直隶，奏请：“抚藩离任，将库项有无亏空奏明。新任抚藩亦於交代限内另摺奏闻，仍照例出结保题，以除挪借积弊。”上以所奏简而易行，命著为例。二十三年，复调陕西，护巡抚。疏言：“延安府兵米，各县运府仓。弁兵赴府支领，路远费倍，耗损过半。请甘泉、宜川、延川、延长四县本县征收支給。”又奏：“陇州汧阳县跬步皆山，岁征屯豆，请改折色解司充饷。”俱从之。

擢福建巡抚。二十四年，奏请捕私铸，按钱数多寡治罪。又奏获南洲盗八十余人，与总督杨廷璋疏请改定南洲塘汛。又奏：“福建九府二州，常平缺额谷三十一万石有奇；台湾积年平糶未买谷十五万石有奇；皆令补足。浙西歉收，请拨台湾谷十万石听浙商贩运。风汛不便，先发内地沿海府县仓谷拨给，俟台湾谷运到还仓。一转移间，无妨於闽，有益於浙。”上嘉之。二十五年，奏：“寄居台湾皆闽、粤滨海之民，乾隆

十二年复禁止移眷，民多冒险偷渡，内外人民皆朝廷赤子。向之在台湾为匪者，均只身无赖。若既报垦立业，必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有的属在内地者，请许报官给照，迁徙完聚。”又条奏稽查滨海渔船，令取船主、澳甲保结；出口逾期不还，责成澳甲、船主查报；稽察携带多货，帆樯编字号，书姓名，免匪舟溷迹；均从之。寻以福建民多械斗，由大族欺凌小族，疏请大户恃强纠众拟情实，小户被欺抵御拟缓决。刑部拟驳，上谕曰：“福建械斗最为恶俗。士功乃欲以族大族小分立科条，是使械斗者得以趋避其词，司讞者因而高下其手。士功夙习沽名，宜刻自提撕，勿自貽伊戚！”

二十六年，廷璋劾提督马龙图挪用存营公项，命士功严讞。会奏龙图借用公项，已於盘查时归补，援自首例减等拟徒。上以龙图败露后始行归补，且将登记数簿焚毁，又增舞文之罪，不得以自首论，因究诘出何人意，寻覆奏士功主政。上夺士功官，发巴里坤效力自赎。二十七年，廷璋奏闽县民杨魁等假造敕书承袭世职，投抚标效力。上命巴里坤办事大臣诘责士功，并令自揣应得处分，赎罪自效。士功输银赎罪，命释回。旋卒。

子玉纶，二十六年进士，自检讨累迁兵部侍郎，督福建学政，复降授检讨。

论曰：疆政首重宜民。纪督凿井，反贻怨讟。喀尔吉善遂阻开矿、种树之议，兴利诚不易言也。雅尔图、应阶治水，斯盛治社仓，哲治治赈，才有洪纤，效有巨细，要皆有益於民。苏昌劾大吏，颇见风力，瑚宝等亦各有建树。自古未有

不尽心民事而可以称善治者也。

卷三百一十

列传九十七

齐苏勒 嵇曾筠子璜 高斌从子高晋
完颜伟 顾琮 白钟山

齐苏勒，字笃之，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官学选天文生为钦天监博士，迁灵台郎。擢内务府主事，授永定河分司。康熙四十二年，圣祖南巡阅河，齐苏勒扈蹕。至淮安，上谕黄河险要处应下挑水埽坝，命往烟墩、九里冈、龙窝修筑。齐苏勒於回銮前毕工，上嘉之。洊擢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仍领永定河分司事。河决武陟，奉命同副都御史牛钮监修堤工。疏言：“自沁河堤头至荥泽大堤十八里，择平衍处筑遥堤。使河水趋一道，专力刷深，不致旁溢。”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擢山东按察使，兼理运河事。命先往河南筹办黄河堤工。时河南巡抚杨宗义请於马营口南旧有河形处浚引河。齐苏勒同河道总督陈鹏年疏言：“河不两行，此泄则彼淤。马营口堤甫成，若开引河，虑旁泄侵堤。”事乃寢。

雍正元年，授河道总督。既上官，疏言：“治河之道，若濒危而后图之，则一丈之险顿成百丈，千金之费糜至万金。惟先时豫防，庶力省而功易就。”又言：“各堤坝岁久多倾圯，弊在河员废弛，冒销帑金。宜严立定章示惩劝。”并允行。乃周历黄河、运河，凡堤形高卑阔狭，水势浅深缓急，皆计里测

量。总河私费，旧取给属官，岁一万三千馀金，及年节馈遗，行部供张，齐苏勒裁革殆尽。举劾必当其能否，人皆懍懍奉法。

阳武、祥符、商丘三县界黄河，北岸有支流三，逼堤绕行五十馀里；南岸青佛寺有支流一，逼堤绕行四十馀里。齐苏勒虑刷损大堤，令筑坝堵御，并接筑子堤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隔堤七百八十丈。又以洪泽湖水弱，虑黄水倒灌，奏筑清口两岸大坝，中留水门，束高清水以抵黄流。及淮水畅下，坝在波涛中，又虑坝为水蚀，遣员弁驻工，湖涨下埽防坝，黄涨则用混江龙、铁篦子诸器，驾小舟往来疏浚，不使沙停，水患始缓。诏豫筹山东诸湖蓄泄以利漕运，疏言：“兖州、济宁境内，如南旺、马蹯、蜀山、安山、马场、昭阳、独山、微山、稀山等湖，皆运道资以蓄泄，昔人谓之‘水柜’。民乘涸占种，湖身渐狭。宜乘水落，除已垦熟田，丈量立界，禁侵越。谨浚蓄：当运河盛涨，引水使与湖平，即筑堰截堵；如遇水浅，则引之从高下注诸湖。或宜堤，或宜树，或宜建闸启闭，令诸州县量事程功，则湖水深广，漕艘无阻矣。”

二年，广西巡抚李绂入对，上谕及淮、扬运河淤垫年久，水高於城，危险可虑。绂请於运河西别浚新河，以其土筑西堤；而以旧河身作东堤，东岸当不至溃决。上命与齐苏勒商度，齐苏勒奏言：“淮河上接洪泽，下通江口。西岸临白马、宝应、界首诸湖，水势汪洋无际。若别挑新河，筑西堤於湖水中，不惟糜费巨金，抑且大工难就。”上是其言。是秋飓风作，海潮腾踊丈馀。黄河入海之路，二水冲激，历三昼夜，而滨海堤岸屹然。上嘉其修筑坚固，赐孔雀翎，并予拜他喇布

勒哈番世职。

三年，副总河嵇曾筠奏於祥符县回回寨浚引河，事将竣，齐苏勒奉命偕总督田文镜察视。齐苏勒奏言：“浚引河必上口正对顶冲，而下口有建瓴之势，乃能吸大溜入新河，借其水力涤刷宽深。今所浚引河，与现在水向不甚相对。当移上三十馀丈，对冲迎溜。复於对岸建挑水坝，挑溜顺行，以对引河之口。俟水涨时相机开放，庶河流东注，而南岸堤根可保无虞。”上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以仪器测量，命齐苏勒会勘。齐苏勒奏：“仪器测度地势，於河工高下之宜甚有准则。今洪泽湖滚水坝旧立门槛太高，不便於泄水。请敕诸臣绕至湖口，用仪器测定，将门槛改低，庶宣防有赖。”又奏言：“治河物料用苇、柳，而柳尤适宜。今饬属於空闲地种柳，沮洳地种苇。应请凡种柳八千株、苇二顷者，予纪录一次，著为例。”均称旨。寻又奏言：“供应节礼，并已裁革。河标四营旧有坐粮，岁千馀金，以之修造墩台，制换衣甲、器械；盐商陋规岁二千金，为出操验兵赏功犒劳之用。每年往来勘估，伏秋两汛，出驻工次，车马舟楫，日用所需，拮据实甚。河库道收额解钱粮，向有随平馀银五千馀，除道署日用工食，请恩准支销。”上允之。四年，以堵筑睢宁朱家口决口，加兵部尚书、太子太傅。五年，疏言：“黄河斗岸常患冲激，应改斜坡，俾水随坡溜，坡上悬密柳抵之。既久溜入中泓，柳枝沾泥，并成沙滩，则易险为平。”从其请。是年，齐苏勒有疾，上遣医往视。寻入觐，命岁支养廉万金。

六年，两江总督范时绎、江苏巡抚陈时夏浚吴淞江，上命齐苏勒料理。筑坝陈家渡，松江知府周中铨、千总陆章乘

舟督工下埽，潮回坝陷，溺焉。齐苏勒往视察，下为土埂，中有停沙，因督令疏浚，坝工乃竟。复偕曾筠会勘河南雷家寺支河，是秋事毕。於是黄河自碭山至海口，运河自邳州至江口，纵横绵亘三千馀里，两岸堤防崇广若一，河工益完整。

七年春，疾甚，上复遣医往视。寻卒，赐银三千两为归橐资，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赐祭葬，谥勤恪。上又以靳辅、齐苏勒实能为国宣劳，有功民社，命尹继善等择地，令有司春秋致祭。

齐苏勒久任河督，世宗深器之，尝谕曰：“尔清勤不待言，而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尤属可喜。”又曰：“隆科多、年羹尧作威福，揽权势。隆科多於朕前谓尔操守难信，年羹尧前岁数诋尔不学无术，朕以此知尔独立也。”又曰：“齐苏勒历练老成，清慎勤三字均属无媿。”八年，京师贤良祠成，复命与靳辅同入祀。

嵇曾筠，字松友，江南长洲人。父永仁，诸生，从福建总督范承谟死事。母杨守节，抚曾筠成立：事分见《忠义》、《列女传》中。

曾筠，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雍正元年，直南书房，兼上书房。擢左佾都御史，署河南巡抚，即充乡试考官。迁兵部侍郎。河决中牟刘家庄、十里店诸地。诏往督筑，逾数月，工竟。二年春，奏言：“黄、沁并涨，漫溢洮期营、秦家厂、马营口诸堤。循流审视，穷致患之由。见北岸长沙滩，逼水南趋，至仓头口，绕广武山根，逶迤屈曲而下。官庄峪又有山嘴外伸，河流由西南直注

东北，秦家厂诸地顶冲受险。请於仓头口对面横滩开引河，俾水势由西北而东南，毋令激射东北；并培钉船帮大坝，更於上下增筑减水坝，秦家厂诸地险势可减。”又与河督齐苏勒会奏培两岸堤，北起茌泽，至山东曹县；南亦起茌泽，至江南砀山：都计十二万三千馀丈。皆从之。

授河南副总河，驻武陟。疏言：“郑州大堤石家桥迤东大溜南趋，应下埽签桩，复於埽湾建矾嘴坝一。中牟拉牌寨黄流逼射，应下埽护岸，建矾嘴挑水坝二。穆家楼堤工坐冲，亦应下埽加镶。阳武北岸祥符珠水、牛赵二处堤工，近因中牟迤下，新长淤滩，大溜北趋成冲，应顺埽加镶。”又言：“小丹河自辛句口至河内清化镇水口二千馀里。昔人建闸开渠，定三日放水济漕，一日塞口灌田。日久闸夫卖水阻运，请严飭。仍用官三民一之法，违治其罪。”又言祥符南岸回回寨对面淤滩直出河心，致河势南趋逼省城。请於北岸旧河身澹引河，导水直行。上谕齐苏勒用曾筠议。四年，奏卫河水盛，请於汲、汤阴、内黄、大名诸县筑草坝二十七。又请培郑州薛家集诸处埽坝。

五年，命兼管山东黄河堤工。寻转吏部侍郎，仍留副总河任。六年，疏言：“仪封北岸因水势冲急，雷家寺上首滩崖刷成支河。请将旧堤加帮，接筑土坝，跨断支河，以防掣溜侵堤。青龙冈水势萦纡，将上湾淘作深兜，与下湾相对。请乘势开引河，导水东行。”寻擢兵部尚书，调吏部，仍管副总河事。奏请培兰阳耿家寨北堤，下埽签桩筑坝。

七年，授河南山东河道总督，疏请开荆隆口引河。八年，署江南河道总督，疏言：“山水异涨，汇归骆马湖，溢运浮黄，

河、湖合一。请於山盱周桥以南开坝泄水，并启高、宝诸堰，分水入江海。高堰山盱石工察有桩腐石欹，顺砌卑矮者，应筑月坝，加高培实。其年久倾圯者，全行改筑。兴工之际，筑坝拦水，留旧石工为障。俟新基筑定，再除旧石，仍留旧底二层，以御风浪。”又奏：“禹王台坝工为江南下游保障。沐水源长性猛，坝工受冲。请於现有竹络坝二十七丈外，依顶冲形势，建石工六百馀丈。接连冈阜，仍筑土堤，并浚沐河口门，使循故道直趋入海。”十年，奏扬州芒稻河闸商工草率，改归官辖，并增设闸官。十二月，加太子太保。十一年四月，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仍总督江南河道，予一品封典。十二月，丁母忧，命在任守制。曾筠奏恳回籍终制，温诏许之。以高斌暂署，仍谕曾筠本籍距淮安不远，明岁工程，就近协同经理。十二年四月，同高斌奏增筑海口辛家荡堤闸。同副总河白钟山奏修清江龙王闸，浚通风阳厂引河。十三年，谕曾筠葬母事毕赴工。高宗御极，命总理浙江海塘工程。

乾隆元年，兼浙江巡抚。寻命改为总督，兼管盐政。曾筠条奏盐政，请改商捕为官役，严缉私贩，定缉私赏罚。地方有抢盐奸徒，官吏用盗案例参处。又疏请於海宁筑尖山坝，建鱼鳞石塘七千四百馀丈。入覲，加太子太傅。二年，疏请筑淳安淳河石礮。三年，疏请修乐清滨海堤；又疏请发省城义仓运温、台诸县平糶；并从之。寻召入阁治事，以疾请回籍调治。上令其子璜归省，又遣医诊视。卒，赠少保，赐祭葬，谥文敏，祀浙江贤良祠。又命视靳辅、齐苏勒例，一体祠祀。

曾筠在官，视国事如家事。知人善任，恭慎廉明，治河

尤著绩。用引河杀险法，前后省库帑甚钜。第三子璜，亦由治河有功，官大学士，继其武。

璜，字尚佐。幼读《禹贡》，曰：“禹治水皆自下而上。盖下游宣通，水自顺流而下。”长老咸惊异。雍正七年，赐举人。八年，成进士，选庶吉士，年裁二十。授编修，再迁谕德。乾隆元年，命直南书房。三年，丁父忧，服阕，擢庶子。两岁四迁左佾都御史。九年，奏：“督抚阅兵，祇就趋走应对定将弁能否。请近省命大臣，边省命将军、副都统，简阅行伍。”是岁令大学士讷亲阅河南、山东、江南三省行伍，璜此奏发之也。

璜侍曾筠行河，习工事。奏河工疏筑诸事：请浚毛城铺坝下引河，并於顺河集诸地开河引溜，修筑黄河岸，留新黄河、韩家堂诸地旧口，泄盛涨，议行。授大理寺卿。累迁户部侍郎。十八年十月，黄、淮并涨。璜疏请浚铜山以下、清口以上河身，并仿明刘天和制平底方船，用铁耙疏沙，修补高堰石工、归仁堤闸，酌复江南境内减水闸坝。尚书舒赫德等被命视河，奏请派熟谙工程大员董理堤防，因令璜偕工部侍郎德尔敏督修。璜奏：“高堰工程有砖石之殊，年分有新旧之异。今当修砌石工，堤外筑拦水坝，并将旧有砖工尽改石工。石较砖重，桩木应培增。旧修石堤用石二进，石后用砖二进，砖与土不相融结，久经风浪，根空基圯，令於砖石后加筑灰土三尺，以御冲刷。”又奏：“串场河为诸水总汇。请自石碇闸南更建闸二，并就旧河道疏浚，直达海口。”十九年，奏：“高堰、高涧、龙门、古沟四处深塘兜湾，请修复草坝。”皆从之。是年堤工竟，议叙，转吏部。二十年，以母病，乞

假归。

二十二年春，上以璜母病愈，授南河副总河，并谕曰：“璜侍父曾筠久任河工，见闻所及，诸练非难。母虽年近八十，常、淮带水，尽可轻舟迎养，固无异在家侍奉也。”四月，上南巡，临视高堰、清口及徐州诸工。以伏汛将至，近河诸地岁频歉，贫民甚多，谕疏筑诸工同时并举，以工代赈。因璜前奏请於昭关增滚坝、浚支河，南关旧坝改建滚水石坝，即命璜董其事。璜奏：“运河东堤减水入下河，经刘庄、伍祐、新兴诸场，分注斗龙、新洋二港归海。但刘庄大团闸至新兴石碇闸相距较远，请於伍祐沿洼口、蔡家港各增建石闸，引水出新洋港。并疏射阳湖港口，使之径直。浚串场河以西孔家沟、冈沟河、皮家河支流凡三。此皆下河归海之路也。湖河诸水，归海纡回，归江迳直。多一分入江，即少一分入海。应挑河筑坝，使湖河水势相平，乃将各坝开放。则湖水既减，可为容纳来水地。伏秋水盛，泄高邮湖引入运河，出车逻、南关二坝，则归海水少，下河田庐可无虑矣。”上谕曰：“璜此奏分别缓急，因势利导，会全局而熟筹之。改纡为直，移远为近，浚浅为深，具有条理。即令尹继善、白钟山等会璜次第兴举。”十一月，高邮运河东堤新建石坝工成，奏请酌定水则，车逻、南关二坝过水至三尺五寸，开五里中闸；至五尺，开新建石坝。又奏：“车逻、南关坝脊高於高邮湖面二尺七寸。芒稻闸为湖水归江第一尾閼，请常年启放，俾江、湖脉络贯通。”上深嘉之，从所请，并降旨命勒石闸畔。

二十三年正月，擢工部尚书。五月，上下江诸工皆竟。九月，调礼部。二十四年四月，请在籍终养。二十五年，诣京

师祝上寿。归至清江浦，奏言：“归江之路，尚有应筹。请於金湾坝下开引河，并浚董家沟。又以廖家沟、石羊沟、董家沟三坝改低三尺，使与芒稻闸相准。”上命交尹继善等勘议。二十九年，丁母忧。三十二年，服阕，署礼部尚书，旋实授。七月，授河东河道总督，奏：“杨桥大坝为河南第一要工，虽已堵闭，时辄渗漏。而北岸河滩顺直，既不能挑引河分溜，大坝迤东又遍地飞沙，不能建越堤。请将坝身裹戗培厚，用资完固。”璜每巡河，不避艰险，身先属吏。一夕闻虞城工险，驰往。天甫晓，雨雹交下，下埽岌岌欲崩，从者失色，劝璜姑退。璜立堤上叱曰：“埽去我与俱去！”雨雹息，堤卒无恙。

三十三年九月，召授工部尚书，罢直南书房。寻以在河督任未甄别佐杂，左迁左副都御史。三十六年，迁工部侍郎。三十八年，擢尚书，调兵部。四十年，复调工部。四十四年，调吏部，协办大学士。初，璜议挽黄河北流仍归山东故道，入对尝及之。是岁河决青龙冈，大学士阿桂视工。上以璜议谘阿桂及河督李奉翰，佥谓地北高南低，水性就下；欲导河北注，揣时度势，断不能行。上复命廷臣集议，仍谓黄河南徙已久，不可轻议改道，寝其事。

四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在上书房总师傅上行走。并以璜年老，谕冬令日出后入朝，赐玄狐端罩。五十年正月，与千叟宴，为汉大臣领班。五十一年，以老乞休，赐诗慰留。上幸避暑山庄，命留京办事。五十五年四月，以璜成进士逾六十年，重与恩荣宴。璜年八十，与高宗同岁生，生日在六月，奏改万寿节后。上嘉其知礼，代定八月十九日，赐诗及联榜、上方珍玩宠之。五十六年，复赐肩輿入直。五十九年七月，卒，

年八十有四，命皇八子奠醑，赠太子太师，赐祭葬，谥文恭。

子八，长承谦，进士，官至侍读，先璜卒。族子承恩，举人，累官至河东河道总督。

高斌，字右文，高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初隶内务府。雍正元年，授内务府主事。再迁郎中，管苏州织造。六年，授广东布政使，调浙江、江苏、河南诸省。九年，迁河东副总河。十年，调两淮盐政，兼署江宁织造。十一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十二年，回盐政任。复署河道总督，培范公堤六万四千馀丈。十三年，回盐政任。旋授江南河道总督。

乾隆元年，疏请河工抢修工段需用土方，令河兵挑运十之四，用民工十之六。又请苇荡营采柴均归厂运。又请各州县河工外解各项悉归河库道。河南永城、江南萧县频年被河患，上命高斌会两江总督赵弘恩、河南巡抚富德筹疏通之策。高斌等奏：“黄河南岸砀山毛城铺向有减水石坝一，萧县王家山有天然减水石闸一，睢宁县峰山有减水闸四，建自康熙间，诚分黄导淮以水治水之善策。年久淤浅，水发为患。毛城铺旧有洪沟、巴河二河，为减泄黄水故道。闸下地势，东北偏高，水向南行，漫入祝家口。请俟水涸疏浚二河，并於二河上游开蒋沟河，筑祝家口、潘家口二坝。漳水南流，使尽入蒋沟、洪沟、巴河分流下注，永城、砀山诸县当无水患。王家山天然闸减水会入徐溪口，旧有引河，间有淤浅；峰山减水四闸，历年既久，引河亦有淤浅；均应疏浚。”又奏：“淮扬运河自清口至瓜洲三百馀里，其源为分洪泽湖水入天妃闸，建瓴而下，经淮安、宝应、高邮、扬州以达於江，惟借东西

漕堤为障。请於天妃、正越两闸之下，相距百馀丈，各建草坝三。坝下建正石闸二，越河石闸二。又於所建二闸尾各建草坝三。重重关锁，层层收蓄，则水平溜缓，可御洪泽湖异涨，亦可减运河水势。湖水三分入运，七分会黄。山盱尾间天然南北二坝，非洪泽湖异涨不可轻开，使清水全力御黄；而高、宝诸湖所受之水，循轨入口，不至泛滥下河。则高、宝、兴、盐诸县民田可免洪湖泄水之患。”疏入，均议行。

御史夏之芳等疏言：“毛城铺引河一开，则高堰危，淮、扬运道民生可虑。”命高斌会大学士嵇曾筠、副总河刘永澄等详度。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广东学政王安国复请浚海口，又命高斌与宏恩及江苏巡抚邵基会勘。二年三月，高斌请入觐。赵弘恩内擢户部尚书，亦诣京师。上命王大臣集议，并召之芳等皆与。高斌言：“毛城铺减水坝康熙十七年靳辅所建，减水归洪泽湖，助清刷黄。六十年来，河道民生，均受其益。现浚毛城铺，乃因坝下旧河量加挑浚，使水有所归，并非开坝。况减下之水，纡回曲折六百馀里，经徐、萧、睢、宿、灵、虹诸州县，有杨疃等五湖为之渟蓄。入湖时即已澄清，无挟沙入湖之患，亦无湖不能容之虑。”之芳等仍执所见，议未决，御史甄之璜奏：“毛城铺开河，淮、扬百万之众，忧虑惶恐。”钟衡条奏亦及之。上卒用高斌议，斥之璜、衡、之芳等。

高斌复请别开新运口，堵塞旧运口，以避黄河倒灌。三年正月，淮、扬运河工竟，有旨嘉奖。四年，上闻时论议高斌所改新运口离黄稍远，而上游水势遇黄河异涨，仍不见倒灌，命大学士鄂尔泰乘驿往勘。鄂尔泰仍主开新运口，如高斌议。八月，高斌入觐，命便道与直隶总督孙嘉淦、总河顾

琮会勘直隶河道。六年，奏言：“黄河自宿迁下至清河，河流湍急，内逼运河，唇齿相依。请培运河南岸缕堤，作为黄河北岸遥堤。”又言：“江都瓜河地势卑下，请量改口门，别浚越河，以减淮水入瓜河分数。”又言镇江南岸埽工宜改砖工。均下部议行。

调直隶总督，兼管总河。奏言：“永定河惟在尾间通畅，请於三角淀旁开引河，下接大清河老河头，上接郑家楼水口。挑去积土，即於北岸圈筑坡埝，以防北轹。南岸亦量为接筑，以遏南溜。下口河唇，随时疏通。至上游应筹分泄，请於南岸双营，北岸胡林店、小惠家庄各增建三合土滚坝一；并减堤高，使卑於坝。南岸郭家堤旧草坝应一律修筑如式。”七年，淮、扬水灾，上命高斌及侍郎周学健会总督德沛等治赈。事毕，还直隶，复奏言：“永定河上游为桑乾河，自山西大同至直隶西宁，两岸可各开渠灌田。自西宁石闸村入山，经宣化黑龙湾、怀来和合堡、宛平沿河口，两山夹峙，一线中趋。若於山口取巨石错落堆叠，仿竹络坝之意，为玲珑水坝，以杀其汹涌，则下游河患可减。”疏上，均议行。十年三月，加太子太保。五月，授吏部尚书，仍管直隶水利、河道工程。十二月，命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

十一年，御史杨开鼎劾南河河道总督白钟山河决匿灾不报，命高斌往江南会总督尹继善按治，白钟山坐夺官。疏言：“淮、黄二渚，每年伏秋水涨，以老坝口水志为准则。乾隆七年最大，水志连底水一丈四尺七寸，当以此较量每年水势。各处闸坝开闭，应以就近石工水涨尺寸为度。”运河水涨，又命高斌往勘。疏陈培六塘河谢家庄、龙沟口诸处堤堰，浚中墩

河、项家冲东门河；又疏请豁免海州、沐阳、赣榆诸县逋赋，及板浦、徐渎、中正、莞渎、临洪、兴庄诸场折价带征银；并从之。高斌尝谓黄水宜合不宜分，清水宜蓄不宜泄，惟规度湖河水势，视其缩盈以定蓄泄，方不至泛滥阻碍为民害。诸所等画，皆可循守。十二年三月，授文渊阁大学士。四月，命往江南同河道总督周学健督理防汛。五月，直隶水利工竟。

十三年，命偕左都御史刘统勋如山东治赈。又命偕总督顾琮如浙江按巡抚常安婪贿状，高斌等颇不欲穷治。上又遣大学士讷亲往按，责高斌模棱，下吏议，夺官，命留任。闰七月，周学健得罪，命兼管江南河道总督。寻以籍学健家产徇私瞻顾，夺大学士，仍留河道总督。十六年三月，上南巡，命仍以大学士衔管河道总督事。闰五月，暂管两江总督。八月，盱南阳武漫工未合龙，诏往相度修筑。命未下，高斌奏请驰赴协办。上奖其急公任事，得大臣体。十一月，工竟，命同侍郎汪由敦勘天津诸处河工。十七年，年七十，赐诗。

十八年，洪泽湖溢，邵伯运河二闸冲决，高邮、宝应诸县被水，下部严议。学习河务布政使富勒赫奏劾南河亏帑，命署尚书策楞、尚书刘统勋往按。策楞等疏发外河同知陈克济、海防同知王德宣亏帑状；并及洪泽湖水溢，通判周冕未为备，水至不能御，不即奏劾状。上责高斌徇纵，与协办河务张师载并夺官，留工效力赎罪。九月，黄河决铜山张家路，南注灵、虹诸县，归洪泽湖，夺淮而下。上以秋汛已过，何至冲漫河堤，责高斌命往铜山勒限堵塞。策楞寻奏同知李燉、守备张宾侵帑误工状，上命斩燉、宾，紮高斌、张师载使视行刑，仍传旨释之。二十年三月，卒於工次。予内大臣衔，发

内库银一千治丧。

二十二年，上南巡，谕曰：“原任大学士、内大臣高斌，任河道总督时颇著劳绩。即如毛城铺所以分泄黄流，高斌设立徐州水志，至七尺方开。后人不用其法，遂致黄弱沙淤，隐貽河患。其於黄河两岸汕刷支河，每岁冬季必率厅汛填筑。近年工员疏忽，因有孙家集夺溜之事。至三滚坝泄洪湖盛涨，高斌坚持堵闭，下游州县屡获丰收。功在民生，自不可没。癸酉张家路及运河河闸之决，则其果於自信，抑且年迈自满之失。在本朝河臣中，即不能如靳辅，较齐苏勒、嵇曾筠有过无不及。可与靳辅、齐苏勒、嵇曾筠同祀，使后之司河务者知所激劝。”二十三年，赐谥文定。《御制怀旧诗》，列五督臣中。命祀贤良祠。

子高恒，高恒子高朴，皆坐事获谴，自有传。上复录高斌孙高杞授内务府郎中。从子高晋。

高晋，字昭德。父述明，凉州总兵。高晋初授山东泗水知县，累迁安徽布政使，兼江宁织造。乾隆二十年，擢安徽巡抚。二十二年，上南巡视河，命高晋协办徐州黄河两岸堤工。高晋奏言：“凤、颖灾区诸工并举，米价日昂，动工程银三万两购米，尚虑不敷。上念淮徐海道诸工，截漕二十万石平糶。请分五万济上江各工。”从之。工竟，加太子少傅。

二十六年，迁江南河道总督。奏言：“高、宝、兴、泰积年被水，上命封南关、车逻等坝，於金湾坝下浚引河，泄水归江，使洪泽湖、运河之水不致漫坝东注。下河各县支河汉港及田间积水，均汇入串场河，北至盐城石碇、天妃等闸，出新洋港。又自兴化白驹、青龙、八社、大团等闸出斗龙港，分

二道归海。惟下河形如釜底，积涝骤难消涸。请浚兴化迤南丁溪、小梅二闸引河使出王家港，兴化迤北上冈、北草堰、陈家冲三闸引河，使汇射阳湖，增二道归海，俾数州县积水节节流通，沮洳渐成沃壤。”从之。二十七年，授内大臣，奏言：“运河归江，邵伯以下旧设六闸。自盐河分流下注，请将六闸金门量为展宽。又盐河旧设中、南、北各二闸，应留北二闸以济盐、运。南、中二闸过水迟滞，应添建石坝，接长土堤，酌挑引河，俾高、宝湖水归江益畅。”二十八年，加太子太傅。二十九年，奏言：“清口以上桃、宿等厅，专受黄水；清口东坝以下，淮、黄合流，至云梯关迤东归海。北岸五套、南岸陈家浦顶冲入溜，议培筑旧堤。臣以云梯关外近海，与其筑堤束水，不若於旧堤上首作斜长子堰，使水汇正河入海。”上均是之。

三十年，迁两江总督，仍统理南河事务。三十一年，按苏州同知段成功纵仆扰民，高晋以成功方病，拟宽之，上责其袒庇。三十三年，署湖广总督，兼摄荆州将军事。三十四年，回任，兼署江苏巡抚。上命采洋铜铸钱，高晋请收小钱，并运云南铜供铸，费省於洋铜，上用其议。三十六年，兼署漕运总督，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仍任总督如故。寻命同侍郎裘曰修、总督杨廷璋筹勘永定河工。事竟，还江南。

四十年，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奏请以蜀山湖收蓄伏秋汛水，工部以旧例蜀山湖於十月后收蓄汶河清水议驳，上命高晋会勘。寻奏：“蜀山湖周六十五里，在汶河南、运河东，为第一水柜。向定蓄水限九尺七八寸，请改以一丈一尺为率，兼蓄伏秋汛水。”从之。四十一年，河督吴嗣爵奏黄河淤高，命

高晋与总督萨载筹议。请浚清口以内引河停淤，使清水畅出，与黄河汇流东注，并力剔沙，则黄河不浚自深，海口不疏自治。”上谕曰：“此奏甚合机宜形势，为治淮、黄一大关键。屈时妥为之。”是冬，入觐，上以高晋年七十，书旌以赐。

四十三年，命赴浙江会巡抚王亶望相度海塘，又命赴河南堵筑仪封漫口。秋，河决时和驿，高晋请议处，命宽之。冬，时和驿工竟。仪封新修埽工蛰陷，部议夺官，仍命留任。十二月，卒，赐祭葬，谥文端。《怀旧诗》并列五督臣中。子书麟、广兴，自有传。

完颜伟，完颜即其氏，满洲镶黄旗人。雍正间，自内务府笔帖式累迁户部员外郎。命往江南学习河务。乾隆二年，授浙江海防道。调江南河务道，寻擢浙江按察使。方建尖山坝工，巡抚卢焯奏以伟督工，岁费银五百。六年，命为江南副总河，就擢河道总督。高邮南关、五里、车逻三坝，值河、湖盛涨，泄水辄浸下河州县民田。上命闭洪泽湖天然坝及三坝，不使水入下河。知州沈光曾以上河滨湖滩地被水，议以济运馀水由三坝减泄，并易芒稻河闸为坝，疏宝应、高邮、甘泉诸湖南注之路。伟劾其扰乱河工，光曾坐夺官。

初，上以黄河大溜逼清口，命循康熙旧迹，开陶庄引河，导使北注。大学士鄂尔泰与河道总督高斌合勘，甫定议，会暴汛积淤，工遂停。高斌亦去任，复命伟相度。伟议自清口迤西黄河南岸设木龙挑溜，使渐趋而北。七年，疏言：“淮源上游雨多水发，贾鲁河盛涨，由涡达淮，汇於洪泽湖。三石滚坝减归高、宝、邵伯等湖，而古沟、东坝漫刷过水又自白

马湖来会，水势益大。臣督筑子堰捍御，并开高邮老土坝及南关等三坝，水势始定。”上嘉之。

是岁黄河亦盛涨，石林口减水过多，沛县及山东鱼台、滕、峄诸县皆被水。伟具疏请罪。御史吴炜劾伟用人不得当，伟疏辩，上不深责，调河东河道总督。九年，奏言：“山东历年被水，由於上游散慢，下游梗阻。运河东接汶、泗、沂、济诸水，泄入微山、蜀山、南旺、马踏诸湖；北接漳、卫二水，泄入盐河、徒骇、马颊、钩盘诸河。遇伏秋异涨，宣泄不及，应於运河内增闸坝以分其势，疏下河以畅其流。其经由各州县，凡沟渠淤狭者浚之，堤堰残缺者修之。”报可。十年，以母老乞回京，有旨慰留。十三年，授左副都御史。旋卒。

顾琮，字用方，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尚书顾八代孙。父顾俨，历官副都统。顾琮，以监生录入算学馆，修《算法》诸书，书成议叙。康熙六十一年，授吏部员外郎。雍正三年，授户部郎中，迁御史。四年，巡视长芦盐政。八年，迁太仆寺卿。九年，授霸州营田使。十一年，协理直隶总河，迁太常寺卿，署直隶总督。寻授直隶河道总督。十二年，奏报：“永定河口深通，上流始得畅注入淀。近因淤，议浚引河，自然牙刷，不劳民力，号为天赐引河。”上令报祀。疏请更定管河厅汛，增设员缺，下部议行。

乾隆元年，署江苏巡抚。丁父忧回旗。二年，命协办吏部尚书事。永定河决，命偕总督李卫督修。旋署河道总督。三年正月，改授朱藻，命协同办理。奏畿辅西南诸水汇於东西两淀，淤垫漫溢为患。请设堡船捞泥，以三角淀通判、清河

同知司其事。藻罢去，复授河道总督。五年，浚青县兴济、沧州捷地两减河，疏陈善后诸事，请疏海口，筑遥堤，多设涵洞。六年，请改定子牙河管河官制。寻以裁缺回京。是年，授漕运总督。七年，奏言：“清江以上，运河两岸，向来只知束水济运，未知借水灌田，坐听万顷源泉，未收涓滴之利。同此田亩，淮南、淮北，腴瘠相悬。或疑运河泄水，於济运有妨。不知漕艘道经淮、徐，五月上旬即可过竣。稻田须水，正在夏秋间。若屈时始行宣导，是祇借闭蓄之水为灌溉之资，於漕运初无所妨。况清江左右所建涵洞，成效彰彰。推此仿行，万无疑虑。请特遣大臣总理相度，会同督、抚、河臣详酌兴工。”议未及行。八年，以督运诣京师。入对，请行限田，上斥其扰民。

十年六月，疏请於马庄集、曹家店各建石闸，束上游之水，并将骆马湖入运处改在阜河以上轮车头，建闸挑渠，引水济运。十字河竹络坝开放后，黄水湍激，横截运河，粮艘提溜为难。当於竹溪坝下束黄坝迤东接堤堵截，别於苏家闸南浚河越黄入运，从之。十一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十二年，命偕大学士高斌按浙江巡抚常安贪婪状。坐未穷治，夺官，命留任。寻调河东河道总督。十七年，疏言：“运河堤未设堡房。请视黄河例，每二里建堡房，都计四百馀座。”十九年，坐江南总河任内浮费工银，夺官。旋卒。

顾琮内行严正，尝入对，值旱多风，世宗以为忧。顾琮引《洪范》谓“蒙恒风若，虑臣或蔽君”，上为之动容。世宗崩，顾琮方丧偶，逾三年乃续娶。方苞以为合礼。

白钟山，字毓秀，汉军正蓝旗人。雍正初，自户部笔帖式迁江南山清襄河同知。累擢江苏布政使。奏：“狼山、苏松二镇驻地距苏州俱远，军糈挽运维艰，请就所驻及附近州县配给。崇明孤悬海外，地不产米，请由江、广采运，拨万石贮崇明仓，备平糴。海滨涨出沙洲，民人占居，当筑土墩以避潮患。”从之。十二年，授南河副总河，旋擢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元年，奏：“河标兵驻济宁，无仓储，每称贷贵余。请以生息银二千七百有奇买谷四千石，设仓存贮，春借秋收。”又奏：“豫东河防，水落时，当堵塞支河。伏秋水涨，购料募夫，每虑不及。请发河南、山东司库银分存郑州至武陟、封丘、曹、单诸县，永远贮备。”皆从之。四年，疏言：“漳水旧自直隶入海，康熙四十五年，引漳入卫济运，故道渐淤，全归卫河，势难容受。嗣於德州哨马营建滚水坝，开引河泄卫水，由钩盘河达老黄河入海。然漳、卫二水随时淤塞，虚糜帑金。漳水旧有正河、支河，应择易浚者复其故道。於馆陶建闸，卫水大，听漳入海以防涨；卫水小，分漳入卫以济运。”奏入，命大学士鄂尔泰详议，议在丘县东和尔寨村承漳河北折之势，接开十馀里，至漳洞村入旧河；因於新河东流入卫处建闸，以时启闭，上从之。时漕运总督补熙请造十丈大船，运河当以水深四尺为则。白钟山谓：“闸河无源之水，雨至而后泉旺，泉旺而后河盈。上闸闭、下闸启，则下闸倍深，上闸倍浅。各闸相距远近不均，水近者深，则远者必浅。以人役水，以水送舟，必不能均深四尺。”侍郎赵殿最又请於馆陶、临清各立卫河水则，白钟山谓：“尺寸不足，将卫辉民田渠闸尽闭，致妨灌溉，事既难行，尺寸既足，将官渠官闸尽闭，来

源顿息。下流已逝，运河之水亦立见消涸。二者均属非计。”议并寝。

八年，调江南河道总督，疏言：“石林口堵筑坚固，大溜直趋下流。黄村、韩家塘等处新筑子堰，恐不足抵御，於对岸浚引河，导溜南注，并加厚子堰，派兵驻防。”又奏言：“苇荡左右两营，岁输柴二百二十五万束。积久生弊，轮运不齐。请禁兵民杂采，定采苇期限，浚运柴沟渠，编柴船帮号。”皆允行。

十一年，御史扬开鼎劾：“白钟山出纳愷吝，任情驳减，用捐工偷，纵仆役婪索。陈家浦决七百馀丈，止称二十馀丈。兴筑延缓，阜宁、盐城二县受其害。”命高斌会尹继善按治，以开鼎从。寻覆奏驳减、婪索无实据，惟陈家浦漫口冲刷，贻害累民。上召白钟山诣京师，夺官，效力河工。总河顾琮复论白钟山措处失当，上命籍其贳逾十万以偿。

十五年，授永定河道。十八年，河决张家路，命从尚书舒赫德往勘。旋命以按察使衔协办南河事。十九年，复授河东河道总督。二十年，署山东巡抚。请罢孔氏世袭曲阜知县，上命改授世袭六品官。寻奏济宁以南积水未消，请缓开汶河大坝，疏浚下游河道。上命白钟山往勘南河，文武各官听调遣。

二十二年，调江南河道总督，疏言：“自河决张家路，沙停河淤，下流不畅，南高北洼。迨孙家集复决，河底益高。黄河受病，率由水势侧注北岸，冲刷沟槽。惟有南北分筹，南宜疏，北宜筑。筑则支河不致夺溜，疏则稍分有馀之水势，庶徐州得以少安。臣与河臣张师载商榷，以为南岸长滩较北岸

更险，必於横互处浚引河，导溜归中，岸堤益加高厚。北岸无堤，漫水如梁家马路、徐家庄等处支河数十道，及黄家庄、郭家堂等处漫槽矮滩，宜筑土坝。水平则收束以刷正河，水涨则平漫平消，不至冲槽夺溜。并於孙家集培堤增坝，以为重障。骆马湖北受蒙阴山水，西受微山湖水，其尾间在六塘河。上游湖堤在在残缺，亟应修补捍防。”皆从之。

荆山桥工竟，议叙。奏言：“宁夏上游河水陡涨，急报下游防范。正阳关为淮水上下关键，应仿宁夏水报法，派员专司其事。”又奏：“上江诸水皆归安河以达洪泽湖。安河间段淤浅，连年水患由此。宜多募渔船，伐芦捞泥，俾尾间一通，上游皆有去路。又归仁堤下旧有涵洞，穿鲍家河以达安河，久经湮塞。拟开浚分林子河一支，则安河进水之地亦有所分，患可渐减。”报闻。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二十六年，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庄恪。

论曰：自靳辅治河、淮，继其后者，疏浚修筑，守成法惟谨。世宗朝，齐苏勒最著，嵇曾筠、高斌皆仍世继业，与靳辅同祠河上，有功德於民，克应祭法。完颜伟、顾琮、白钟山随事补苴，不负当官之责。高斌任事二十年，疏毛家铺引河，排众议行之，民蒙其利。夺淮之役，缚赴工次待决。雷霆不测之威，赫矣哉！

卷三百十一

列传九十八

哈攀龙子国兴 任举 冶大雄

马良柱 本进忠 刘顺

哈攀龙，直隶河间人，其先出回部。乾隆二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以副将发福建，除兴化城守副将。迁总兵，历河南南阳，福建海坛、漳州诸镇。以母丧去官。十三年，高宗东巡，攀龙迎銮，命往金川，隶总督张广泗军，署松潘镇总兵。出美诺沟，取撒卧山、大松林、噶达诸寨。分兵出马沟右梁，察形势，得其险要，搜截松林，贼蔽松设卡。毁其二，径左梁山沟，炮毙贼数十。进克渴足寨，焚碉寨四、水城一，杀贼二十馀。寻与署重庆镇总兵任举合兵攻色尔力石城，举没於阵。攀龙入林，殪贼三十馀，夺举尸回。复偕都统班第、署重庆镇总兵段起贤、侍卫富成分道夜袭色尔力，焚木卡三，杀贼五十馀。进破石梁、双沟诸垒。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劾攀龙攻色尔力不能下，兵部议左迁。上责攀龙自陈，攀龙言屡克卡杀贼报广泗，广泗不以入告。会讷亲、广泗皆得罪去，上知攀龙枉，命罢议。寻从经略大学士傅恒夜攻色尔力，先登，拔石卡，殪贼数十。十四年，金川事定，命署固原提督。十六年，移湖广提督，陈整饬弁兵诸事，上嘉勉之。寻命真除。复移贵州提督。入陛见，病留京师，卒。

子国兴，乾隆十七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出为云南督

标右营游击，迁东川营参将。缅甸头人召散据孟艮为乱。总督杨应琚檄国兴佐军，战楞木，进克猛卯，督战被枪，创右辅及臂。应琚以闻，赐孔雀翎。寻署腾越营副将。时副将赵宏榜以偏师深入，与缅人战於新街，师败绩。国兴师至蛮暮，诇新街无备，督兵潜入，缅人乃引退。从将军明瑞进克木邦，战於蛮暮，大破之。复偕侍卫莽克察击斩守隘贼六十馀。擢楚姚镇总兵。入陛见，命在乾清门行走，赉银币。还军，移普洱镇总兵，迁贵州提督。经略傅恒议用水师，令国兴赴铜壁关外野人山督造船。移云南提督，加太子少保。船成，从傅恒出猛拱、孟养、南丰、猛烈、猛坝，次老官屯。缅人水陆备甚固，攻之不时下。头人诺尔塔以其酋懵驳命，遣使得鲁蕴诣军乞解兵。傅恒令国兴出见，晓以利害，令具约十年一贡，毋更扰边，归所掠内地人。缅人誓奉约。时傅恒方病，将军阿桂召从征诸大臣议，皆言许之便，遂与定约解兵。既而贡弗至，总督彰宝遣都司苏尔相谕意，留不遣，扬言国兴许以木邦、猛拱、蛮暮三土司予缅人，请如议。彰宝劾国兴与缅人议具约不以实，上召国兴至京师，诘国兴，国兴自陈未尝有此议。上责国兴迁就毕事，夺太子少保，左授贵州古州镇总兵。移云南临元镇。后二年，得鲁蕴复至老官屯，请如前誓三事。

时师征金川，上命国兴从将军温福进讨。三十七年，迁西安提督，命尽护陕西、甘肃从征诸军。寻令偕总兵董天弼自曾头沟取底木达、布朗郭宗。温福以国兴能军，令自策卜丹径取美诺当一面。国兴自阿喀木雅山沟紆道径玛尔迪克山寨，察策卜丹地势，林深径狭，不宜於行师，乃将二千人佐

海兰察攻玛尔迪克。温福再疏闻上。金川贼千馀屯贡噶山左，谋劫粮，国兴驰击，贼败匿。师还，经玛尔迪克，贼自林中出，复击败之，上赉荷包四。进攻贡噶山，设伏，斩贼百馀，搜箐夺碉卡。九月，金川酋索诺木使诣国兴，请献鄂克什地以降。国兴令并割南北两山美美卡、木兰坝及玛尔迪克。越日，贼尽撤诸栅。国兴以兵入鄂克什旧寨，贼退守路顶宗。十月，使归墨垄沟师败时所掠外委臧儒，且言尝劝僧格桑同降。温福以闻，上令国兴檄谕索诺木声其罪。时国兴及海兰察将五千人屯贡噶山，谋攻策卜丹，阻冰雪未进。上命还师攻路顶宗。路顶宗山麓有巨沟，沟源出南山。海兰察紆道出山后，侍卫额森特自小径为应，国兴前越沟攻碉。师继进，遂克路顶宗，破卡五十馀、碉三百馀，俘获甚众。复自喀木色尔北山攻穆拉斯郭大寨，进据兜乌山巅，与总兵马彪军合，夺附近碉卡，克额尔奔木栅。复将千人渡水，自南山鄂尔济仰攻，克诸寨，与大军会，进攻明郭宗。别以兵袭击公雅山，克木尔古鲁寨，并夺据嘉巴山麓。廷议既定小金川，分命将帅三道进讨金川。上曰：“国兴虽绿营汉员，熟军事；又尝为乾清门侍卫，与满洲大臣无异。”授参赞大臣，佐副将军丰昇额。是月克明郭宗，焚念经楼。整兵进取日果尔乌谷山麓，攻美诺。上嘉国兴功，官其子文虎守备。攻克布朗郭宗，僧格桑遁金川。我军直抵底木达，僧格桑父泽旺出降。小金川平。

国兴卒於军，赐白金千，存恤其家，加赠太子太保，谥壮武。祀昭忠祠，图形紫光阁。文虎授陕西提标右营守备，从军攻木果木，阵没，从祀昭忠祠。复官次子文彪千总。

任举，山西大同人。雍正二年武进士。以守备发陕西。累迁固原提标左营游击，署城守营参将。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固原兵变，夜攻提督许仕盛，毁辕门将入。举闻乱，单骑诣鼓楼鸣角，招营兵未变者才五十人，部勒使成列。变兵惧，退掠市廛。举追及，手刃十余人，擒四十余人。变兵出城南门，还攻东西二门。举守东门，右营游击铁保守西门，御战，变兵溃。事定，总督庆复以闻，擢中军参将。

十二年，命征金川，隶总督张广泗军。寻授西凤协副将。举至军，与总兵许应虎、副将高宗瑾、参将买国良攻色底贼碉，击以炮二百余发，碉一角圯，垣凿孔发炮，密如鳞比。举度我军炮小不能下，将移军退守，贼出战，再设伏败之。十三年，上谕谓：“在军诸将狃於瞻对之役，庸懦欺蒙，已成夙习。今别用举等，皆未从征瞻对，无所击肘，宜鼓励勇往。”广泗亦奏在川镇将，忠诚勇干无出举右者，令率汉、土兵三千取道攻昔岭。寻又奏令署重庆镇总兵。

举与参将王恺自牛厂至素可尼山。时五月，遇大雪，辟道以行。经撒乌山，至昔岭山梁，山北曰木冈，孤峰当道，贼置城卡守隘。举督兵攻卡，凭高发炮洞其垣，令土兵缘沟潜进，毁贼碉。师循出山腰，克贼卡，遂陟中峰，以千人驻守，进攻木冈。时总兵哈攀龙师至马沟右梁，阻松林不得进。广泗令自纳喇沟出昔岭右，与举合攻木冈贼所置城卡，力战未即下。举察昔岭左有道通卡撒，中经得思东、木达沟，贼皆置碉焉。总兵冶大雄方自卡撒进，举与合军，焚木达沟诸碉，围得思东，断其汲道，督兵挟斧斫贼，贼堕岩遁，得大小碉三。进攻色尔力石城，分兵为三道：举督兵直攻石城，攀龙

出其右，副将唐开中及国良出其左。越沟度林，攻贼所置木城，国良战死。六月己巳，举与攀龙、开中合攻石城，城坚甚。我师方力攻，贼三百馀自西南林内出，举督兵与战，被创；战益力，枪复中要害，遂卒。攀龙入林杀贼，以其尸还。

时上方命举真除，经略大学士讷亲以举死事闻，上阅疏为泣下，并谕：“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於危地，思之深恻！”命视提督例赐恤，加都督同知，谥勇烈，祀昭忠祠，官其子承恩都司，承绪千总。承恩丧终入谢，上以尚幼，命传谕其母善教之。二十四年，授三等侍卫。累迁福建陆路提督。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承恩请往讨之，师无功，逮诣京师，罪当死，上宽之。五十三年，赦出狱。五十五年，复授巡捕营参将，迁副将。卒。承绪官巡捕营游击，市中火，赴救被创，卒。上之赦承恩，谓其未有子，承绪又死勤事，不可使举无嗣也。

冶大雄，四川成都人。康熙季年入伍，从征西藏，克里塘、巴塘，降结敦落笼宗、说板多打笼宗诸寨，获为乱喇嘛五。雍正初，从军出松潘黄胜关，剿抚热当十二部落。攻郭隆寺，攻岭三，破寨十五，追斩康布喇嘛於西海。又从征桌子山、棋子山，戮头人。追剿罗卜藏丹津，擒丹津琿台吉。川陕总督岳钟琪疏荐，引见，特授蓝翎侍卫。累迁陕西庄浪营参将。加副将衔，赐孔雀翎，命赴巴里坤军，檄署川陕督标中军副将。

准噶尔犯克什图、峨仑矶诸卡伦。大雄偕总兵樊廷以二千人当贼二万，转战七昼夜，拔守卡伦兵以出。与总兵张元

佐等师会，力战杀贼。赐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赉白金五千。寻授直隶山永协副将。命署湖北彝陵镇总兵。上言：“彝陵距省千馀里，兵饷岁以四季支給，请改夏秋、冬春二次汇支。”下督抚议行。寻调署山西大同镇总兵。与前任总兵李如栢互劾，均夺职。乾隆元年，以副将发湖广，寻授衡州协副将。城绥苗、瑶为乱，大雄驻长安堡，焚贼寨，戮其渠，馀相率就抚。擢镇筴镇总兵。总督孙嘉淦劾大雄贪纵，夺职。湖南巡抚蒋溥言谏无贪纵迹，引见，复授云南昭通镇总兵。叙剿苗功，加都督佥事銜。

十三年，从征金川，至卡撒，统云南、贵州诸军进攻色底、光多诸寨。引兵出昔岭中峰之西，与署总兵哈攀龙、任举师会，克大小碉十、石城一，堕碉百三十。同攻克昔岭沟底石城水卡。经略大学士傅恒奏大雄历经战阵，令总理营垒，措置妥协，赐孔雀翎。金川头人莎罗奔等乞降，师还。授云南提督，加左都督銜。入觐，官其子继钧蓝翎侍卫，命送大雄上官。疏言：“西藏喀拉乌苏诸地与准噶尔连界，盗窃纷扰，是其故习。今藏北鄙即我边地，防边自可弭盗。请驻藏大臣仍设重兵，循大道置台站，以资防守。”上嘉其留心。

继钧至常德迎家，中途假回民金，大雄以闻。上以大雄知事不可揜乃始奏劾，左授哈密总兵。命署安西提督，赴巴里坤验马驼，疏报四千馀。会总督方观承核参将钟世杰等至巴里坤领马千九百馀，途中马多死，论罪。上以大雄疏不实，下部议；总督黄廷桂复劾大雄，命夺官，逮京师治罪。二十一年四月，行至西安，卒。三十二年，上以绿营世职不得世袭罔替，下兵部察诸将有功者，俟袭次毕，赐恩骑尉世袭罔

替，大雄与焉。

马良柱，甘肃张掖人，其先本回部。康熙季年，从军征吐鲁蕃；雍正初，将军阿尔那撒赴插汉麦里干讨贼：皆有功。复从安西镇总兵孙继宗攻罗卜藏丹津，降台吉三十三。战於哈马尔打布罕噶斯，擒其渠，授蓝翎侍卫，赐白金百，迁三等侍卫。外援四川提标游击，赐貂皮、数珠。命将兵屯西藏。旋以兵扰民，左降，听四川巡抚、提督调遣。

八年，瞻对土司为乱，提督黄廷桂檄良柱讨之。贼坚守石碉，督兵仰仗，枪殪所乘马，易马进，再殪，乃步行督战。碉上投石如雨，伤面，搏贼益奋，火其碉，并焚擦马、擦牙诸寨，歼贼无算。侧冷邦诸头人皆降。复授松潘镇左营游击。三迁夔州协副将。

乾隆十年，师复征瞻对，破直达、松多诸寨，夺碉七十馀。进攻下密左山梁，获头人噶笼丹坪。再进克下密等百馀寨，获头人塔巴四交。渡丫鲁河，遂破瞻对，焚其寨。其渠姜错太死於火。十二年，大金川酋莎罗奔攻革布什咱土司，并掠明正土司所属鲁密、章谷诸地。巡抚纪山移良柱威茂协副将，督兵防御。莎罗奔纠小金川土司泽旺侵沃日各寨，都司马光祖赴援，贼大至，光祖困於热笼。良柱率轻骑驰救，败贼巴纳山，进克石卡二百二十三。光祖等出应，贼溃，围解。泽旺降，并还所侵沃日三寨。诏嘉其奋勇，迁重庆镇总兵。再进复孙克宗官寨，攻江卡，战屡胜，克大小碉寨百馀，降二十馀寨。进克丹噶山，分兵焚撒笼等七寨，噶固等寨先后降。贼守石达大碉，良柱冒雨进，数十战，贼乘夜来扑营，设伏，

歼焉。马邦头人思错已降，总兵许应虎驭之不以道，复叛，围应虎於的交，良柱驰救。贼退入戎布寨，攻之未下。旋复犯马邦，副将张兴被围。良柱请移戎布师赴援，总督张广泗不许，兴陷於贼。侵噶固，守兵叛附贼，夺卡伦七。广泗令良柱往攻，力战，贼未却。值大雪二十馀日，粮匱，煮铠弩以食。力不支，广泗檄退师。仓卒移营，炮械为贼得。

广泗劾之，命逮诣京师，良柱陈粮绝状，上特原之。命在香山教禁军云梯，亲临观之。良柱起舞鞭，称旨，赐大缎、荷包。命仍赴金川军，以副将、参将等官酌量委用。寻授泰宁协副将，大学士傅恒视师，檄良柱攻昔岭，克之。莎罗奔请降，良柱以十馀骑入其营宣谕。授建昌镇总兵，赐孔雀翎。母忧去官。召入京师，仍令教禁军习云梯。服阕，授松潘镇总兵。杂谷土司苍旺为乱，偕提督岳钟琪讨平之。寻请老，改籍四川华阳。卒，年八十一。

良柱额隆然，大目虬髯，边人畏之，号为狮子头。善战，临阵手铁鞭一，马上旋转如飞。其攻噶固，广泗不为策应，饷又不时至，上知广泗忌其成功，故特轻其罚云。子应诏，官直隶河间副将。孙瑜，自有传。

本进忠，甘肃西宁人。初入伍，冒姓名曰张元吉，寻请复姓名。雍正中，从扬武将军张广泗援吐鲁番，屯鲁克沁。准噶尔来侵，邀击，擒贼七。复追败之哈喇和卓。乾隆十三年，檄赴金川，从征囊得山梁。攻碉先登，夺矛，中石，伤。从攻普沾，掷火弹入碉，焚碉十三，夺木城。进战於乐利噶尔堤克，殪贼。攻碉，右股中枪，伤。录功，擢四川威茂协右

营都司。引见，赐大缎。杂谷土司苍旺为乱，提督岳钟琪檄进忠讨之，夺铜炮一，斩馘数十，生擒二十五，降茶堡番民二千馀。自角木角沟入杂谷，获仓旺。累擢永宁协副将。

三十年，从将军明瑞征缅甸，进攻蛮结，克木卡十六，殄贼三，伤额，明日，仍裹创出战。事闻，赐孔雀翎，号法式善巴图鲁。擢云南临元镇总兵。明瑞令将五千人屯龙陵关备调遣。召诣热河行在，入见，命乾清门行走，赐貂皮、银币，令还军。旋移普洱镇总兵，擢云南提督。卒，加太子太保，谥勤毅。

刘顺，顺天人。雍正五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以守备发陕西。累迁至金塔协副将。乾隆十三年，令将千五百人赴金川，偕副将高雄自甲索攻囊得，道松林。贼百馀出战，击之遁，毁贼碉。从大军自卡撒左山梁进，诸碉以次皆下。惟普瞻双、单二碉守甚坚。日暮，将收兵，顺潜率所部逼单碉，纵火攻之，贼溃，并夺双碉。师继进，遂克色底。普瞻西有山曰阿利，贼碉林立。顺冒雨奋攻，夺山梁木卡，破碉。发炮，殄贼数十，复破大碉一、石卡四。经略讷亲屡奏顺奋勇。金川平，擢贵州威宁镇总兵。上以顺熟边情，移甘肃西宁镇总兵。入见，赐孔雀翎。擢安西提督。病，乞罢。卒，加太子太保，谥壮靖。

论曰：初征金川，攀龙、举、大雄皆以勇略著。举尤骁桀为军锋，讷亲、张广泗督战急，鼓锐攻坚，遂以身殉，伤已！良柱善战，又以广泗牵制，不能尽其材。进忠、顺力战

破坚碣，亦攀龙辈之亚也。

卷三百十二

列传九十九

傅清 拉布敦 班第子巴禄
鄂容安 纳穆札尔 三泰

傅清，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李荣保次子，傅恒弟也。雍正间，授侍卫。乾隆初，累迁至直隶天津镇总兵。康熙中定西藏，留兵镇抚，以大臣驻藏办事，为员二，嗣省其一。是时驻藏副都统索拜当代，命傅清以副都统往。十一年，疏言：“西藏处徼外，西北界准噶尔，北通青海，为四川西南外郭。自雍正十二年设塘汛，不特传送官文书，且以联络声气。上年索拜以节费议撤汛，使藏人任邮递，谓之番塘。未几辄被盜。今准噶尔当入藏熬茶，番塘恐滋误。请自打箭炉至藏复置塘汛，酌卫僻远近，当得兵千人以内。”议如所请。

十二年，西藏郡王颇罗鼐卒。颇罗鼐爱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请以为嗣，遂袭爵为郡王。上谕傅清曰：“颇罗鼐更事多，黽勉事中国。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幼，傅清宜留意。如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思虑所未至，当为指示。”傅清疏言：“颇罗鼐在时，长子公珠尔默特策布登出驻阿里克夏，当令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帅师出驻腾格里诺尔、喀喇乌苏诸处。今仍遣珠尔默特策布登驻阿里克夏，令别遣宰桑驻腾格里诺尔、喀喇乌苏诸处。”又以准噶尔入藏熬茶，请增兵分路防护。上命

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商榷，毋涉张皇。十三年，命以提督拉布敦代，傅清还。复授天津镇总兵，迁古北口、固原提督。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请撤留藏兵，上从之。旋以副都统纪山代拉布敦。

十四年，纪山疏言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与达赖喇嘛有隙，请移达赖喇嘛置泰宁。上知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乖戾且为乱，命驻藏大臣复旧置二员，予傅清都统衔，自固原复往。纪山复疏谓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言其兄珠尔默特策布登将举兵相攻，上命傅清途中诘虚实。傅清疏言：“珠尔默特策布登未尝构兵，特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妄言，藉以夺其兄分地。臣至藏，即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惩治。”是时上已遣侍郎拉布敦代纪山，因谕傅清，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乖戾且为乱，令熟计密奏。

十五年，傅清与拉布敦先后至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迫其兄珠尔默特策布登至死，遂逐其子，遣使通准噶尔，叛益有迹。上命副都统班第赴西藏，与傅清、拉布敦密谋取进止，仍诏傅清、拉布敦毋轻发，并密谕四川总督策楞勒兵为备。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谋愈急，绝塘汛，军书不得达。傅清与拉布敦未得上诏，计以为：“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且叛，徒为所屠。乱既成，吾军不得即进，是弃两藏也。不如先发，虽亦死，乱乃易定。”

十月壬午，召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至通司冈驻藏大臣署，言有诏，使登楼，预去其梯，若将宣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方拜跪，傅清自后挥刀断其首。於是其党罗卜藏札什始率众围楼数重，发枪炮，纵火，傅清中三创，度不免，自刭死。拉布敦死楼下。主事策塔尔、参将黄元龙皆自杀。通判常明中

矢石死。从死者千总二、兵四十九、商民七十七。事闻，上轸悼，宣示始末，谓其“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心苦而功大。”傅清追封一等伯，谥襄烈，旋命立祠通司冈。丧还，上临奠。其子孙以一等子世袭，赐白金万。

班第至藏，戮罗卜藏札什等，疏陈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自立名号，通款准噶尔，称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为汗，请其发兵至拉达克为声援。上复降诏褒傅清、拉布敦，建祠京师，命曰双忠。子明仁，以侍卫袭子爵。从征金川，卒於军。

拉布敦，栋鄂氏，满洲镶红旗人。其先对齐巴颜，於太祖时率所部来归，语见阿兰珠、朗格诸传。父锡勒达事圣祖，自赞礼郎累迁吏部尚书。出署川陕总督，还京师。以镇箠苗为乱，命偕副都统图斯海、徐九如帅师讨之，降三百一寨，剿十五寨。锡勒达与荆州副都统珠满、湖广提督俞益谟所戡定者，天星寨、龙椒洞、排六梁等三寨。乱定，与总督于成龙、巡抚赵申乔议立营汛，增设官吏为抚绥，复还京师。卒。

拉布敦，其第六子也。生有力，能弯十力弓，左右射。工诗文，习外国语言。康熙间，袭叔祖勒尔图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雍正朝，从傅尔丹讨准噶尔，战於和通呼尔哈诺尔；又从策凌讨准噶尔，战於额尔德尼昭：皆有所斩获，授世管佐领。上命军中举骁勇之士，拉布敦与焉，赐孔雀翎。乾隆初，累迁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八年，复讨准噶尔，授参赞大臣，出北路。九年，授定边左副将军。其冬，疏言：“厄鲁特宰桑额勒慎等内牧布尔吉推河，乌梁海得木齐札木禅内牧布延图河源。布尔吉推河在阿尔台山梁外，布延图河源在阿尔台山梁

内，距卡伦不远，已割坐卡侍卫等严防。”十年冬，疏言：“乌梁海得木齐乌尔巴齐等避雪，内牧黄加书鲁克，距卡伦不远。托尔和乌兰、布延图、哈玛尔沙海诸卡伦外，皆有准噶尔人踪迹，仍割坐卡侍卫等严防。”寻召还京师，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复出署古北口提督。

十三年，驻藏副都统傅清当代，命拉布敦往。十四年，召还，以纪山代，授工部侍郎。未终岁，上征纪山还，复命赴藏。十五年，授左都御史。寻与傅清谋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其党罗卜藏札什围楼，拉布敦挟刀跃下楼，击杀数十人，自剖其腹死。上闻，赠爵、赐金、立祠如傅清。命以拉布敦之族升隶正黄旗，谥壮果。子隆保，以侍卫袭子爵。误班夺官，爵除。

班第，博尔济吉特氏，蒙古镶黄旗人。康熙间，自官学生授内阁中书。五迁，雍正初至内阁学士。四川、云南徼外与西藏定界，命偕副都统鄂齐如西藏宣谕。迁理藩院侍郎。坐事左迁，在内阁学士上行走。十一年，命在军机处行走。乾隆三年，授兵部侍郎。外擢湖广总督。剿镇筸、永绥乱苗，两阅月而毕，上嘉焉。五年，以忧还京师。六年，命仍在军机处行走，授兵部尚书。

十三年，师征金川，授内大臣，出督军饷，加太子少保。寻按四川巡抚纪山加征累民状，命即署巡抚。时讷亲、张广泗师久无功，上谕班第，但言广泗罪状，语不及讷亲。上谕曰：“班第虽职饷，然为本兵军机大臣，军事及将弁功罪，皆职掌所在，不得以督饷，一切置不问。”左迁兵部侍郎。

十四年，予副都统衔赴青海办事。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有叛迹，驻藏办事大臣傅清、拉布敦疏闻。上移班第代拉布敦，未至，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谋益急，傅清、拉布敦召至廨，诛之。其徒卓呢、罗卜藏札什等遂叛，傅清、拉布敦死之。公班第达执卓呢、罗卜藏札什等，班第至，按讯，又得其党德什奈等凡二十七人，悉诛之。上以藏酋授王爵名位过重，命班第达以公爵管格隆事，令班第宣谕。班第又疏陈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与准噶尔通书谋叛状，上命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妻子。四川总督策楞等以师至，会议西藏善后诸事。西藏大定。十六年，授都统衔。十七年，还京师，仍在军机处行走，授正红旗汉军都统。出署两广总督。

十九年，师征准噶尔，复授兵部尚书，署定边左副将军，出北路。准噶尔内乱，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诏以明年进兵，谕班第筹画。班第以军中驼马牛羊宜牧地，得扎布堪、呢圭诸处，冬令暖，富水草，令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等往督牧。遣兵擒乌梁海宰桑车根、赤伦等，收其众数千户。复令参赞大臣萨喇尔将兵擒准噶尔宰桑库克新玛木特、通玛木特，收其众，得牲畜无算。上奖班第奋勇果断，予子爵，世授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赐白金千。十二月，授定北将军，召来京示方略。

二十年正月，大举讨准噶尔，班第出北路，阿睦尔撒纳授定边左副将军为副；永常以定西将军出西路，萨喇尔授定边右副将军为副。班第与阿睦尔撒纳等议以二月出师。阿睦尔撒纳将六千人先行，班第将二千人继其后。班第至齐齐克淖尔，以马不给，令千五百人先，留五百人待马再进。至喇

托辉，与阿睦尔撒纳军合。上以阿睦尔撒纳为准噶尔人所知，令其前行易招抚，戒班第仍令阿睦尔撒纳先行毋合军。班第至额尔得里克，复令阿睦尔撒纳先行。四月，师至博罗塔拉，得达瓦齐所遣征兵使者，知伊犁无备。班第谋约西路军锐进。五月，遂克伊犁。达瓦齐以万人保格登山，侍卫阿玉锡以二十馀骑击之，惊走。上奖班第功，封一等诚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金黄绦朝珠。班第以伊犁厄鲁特生计甚艰，不足供大兵，六月，疏请留察哈尔兵三百、喀尔喀兵二百移驻伊犁河北尼楚衮治事。诸军次第遣还。是月，获达瓦齐，献俘京师。

军初出，上察阿睦尔撒纳有异志，令班第严约束。及伊犁既定，上令和硕特四部部置汗，将以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阿睦尔撒纳觊总统四部，意不懌，置副将军印不用，用故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凌菊形小印檄诸部，诋其降，言以中国兵定乱，叛迹渐著。上召阿睦尔撒纳，以九月至热河行在，行饮至礼，与他部汗同受封。参赞大臣色布腾巴尔珠尔率遣还诸军以归。阿睦尔撒纳乞代奏，冀总统四部，期七月俟命。色布腾巴尔珠尔归，不敢闻。以班第趣阿睦尔撒纳诣热河，令参赞大臣额林沁多尔济与俱。阿睦尔撒纳快快就道，而上念阿睦尔撒纳终且叛，谕班第宜乘其未发讨之，毋濡忍貽后患。谕至，阿睦尔撒纳已行。上又命鄂容安等擒治。

八月，阿睦尔撒纳行至乌陇古，解副将军印还额林沁多尔济，走额尔齐斯，遂叛。伊犁道梗。阿睦尔撒纳之党克什木、巴朗、敦克多曼集、乌克图等作乱，班第与鄂容安以五百人拒战，自固勒札赴空格斯，转战至乌兰库图勒，贼大至，

围合。班第拔剑自刭，鄂容安同殉。上初闻班第等陷贼，令参赞大臣策楞自巴里坤间使传谕毋以身殉。策楞闻讹传班第等自贼中出，以闻，上解所佩荷包为赐。既闻班第等死事状，降诏谓：“班第、鄂容安见危授命，固为可悯；然於事无补，非傅清、拉布敦为国除凶者比。”二十一年，师复定伊犁。丧还，上亲临奠，并令执克什木、巴朗等，馘耳以祭。又以萨喇尔同陷贼不能死，令监往旁视。寻以班第义烈，仍如傅清、拉布敦故事，京师建祠，亦曰双忠。旋复命图形紫光阁。

子巴禄，初以察哈尔总管从军，袭一等诚勇公，授镶红旗蒙古都统，从定伊犁。师讨霍集占，授参赞大臣，援将军兆惠有功，命驻军和阗。战伊西洱库尔淖尔，屡败霍集占。师还，加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为后五十功臣首。出为凉州、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卒。

鄂容安，字休如，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大学士鄂尔泰长子。雍正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世宗命充军机处章京。乾隆元年，授编修，南书房行走。再迁，五年，授詹事府詹事。鄂尔泰承旨固辞，上曰：“鄂容安与张廷玉子若霭，皇考命在军机处行走，本欲造就成材。朕兹擢用，鄂尔泰毋以己意辞。”是时直军机处大臣与章京皆曰行走，无异辞也。寻又命上书房行走。七年，以与闻左副都御史仲永檀密奏留中事，夺职，语在《永檀传》。八年，命仍在上书房行走，授国子监祭酒。十年，袭三等伯爵，后五年加号襄勤。十二年，授兵部侍郎。

十三年，出为河南巡抚，赐孔雀翎。河南境伏牛山界陕

西、湖北二省，袤延八百馀里，鄂容安行部入山亲勘。又以界上诸关通大道，易藏奸宄，饬行保甲，入奏，上嘉焉。卫辉参将阮玉堂督操，鞭所部兵，兵哗。鄂容安疏请先治哗兵罪，然后罢玉堂，毋令兵骄，亦当上指。鄂容安又令余补诸府、州、县常平仓谷都二十九万石有奇，浚治开封、归德、陈州三府干枝诸水，以慎蓄泄、广灌溉。上奖其留心本务。

十五年，上巡幸河南，鄂容安疏言河南士民乐输银五十八万七千有奇，上曰：“朕巡幸方岳，从不以丝毫累民，曾何藉於输将？且省方问俗，勤恤民隐，尚虑助之弗周，岂容供用转资於下？鄂容安此奏失政体。其以输银还之士民。”鄂容安疏请罪，又言：“士民输银出本愿，还之恐不免胥吏中饱，仍请允其奏。”上意终不悻。还幸保定，鄂容安入见，不引谢，上诘责，令痛自改悔，不得有丝毫糜费粉饰，为补过之地。

十六年，移山东巡抚。济南被水，米贵。鄂容安请用乾隆十三年例，暂弛海禁，招商往奉天余运。旋与东河总督顾琮规塞张秋挂剑台河决，培筑运河堤，自台儿庄至德州千有馀里，循堤建堡房。塞太行堤涵洞，以纾宁阳等县水患。十七年，疏陈山东州县吏交代库银仓谷多有亏缺，下各府考核。又移江西巡抚。

十八年，授两江总督。十九年，疏言：“江南地广事繁，胥役弊滋甚。淮安等府藉赈为弊，苏州等府藉漕为弊，徐州府藉应徭为弊，当严核惩治。令各属胥吏遵经制原额，禁伪冒及额外无名白役。”是年考绩，加太子少傅。

上将用兵准噶尔取达瓦齐，以鄂容安年力方盛，勇壮晓畅，召授参赞大臣。二十年，永常以定西将军出西路，萨喇

尔以定边右副将军为副，鄂容安实从。谕曰：“汉西域塞外地甚广，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今遗陟久湮。鄂容安在军，凡准噶尔所属及回部诸地，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当一一谘询记载。”旋偕萨喇尔人告，途中抚降诸部落，并檄谕达瓦齐，赉荷包、鼻烟壶。

及师定伊犁，值胡中藻以赋诗讪上诛。中藻为鄂尔泰门生，鄂尔泰从子鄂昌与唱和，连坐。上责鄂容安不为陈奏，行赏独不及。命与班第驻守伊犁。

阿睦尔撒纳叛迹渐著，鄂容安人告。上令与萨喇尔率师至塔尔巴哈台相机捕治。阿睦尔撒纳入觐，中途遂叛，伊犁诸宰桑应之。鄂容安与班第力战不支，相顾曰：“今日徒死，於事无济，负上付托矣！”班第自刭。鄂容安腕弱不能下，命其仆割刃於腹，乃死。故事，大臣予谥者，内阁拟二谥请上裁，以翰林起家者例谥“文”，至是拟“文刚”、“文烈”，上抹二“文”字，谥刚烈。图形紫光阁，上亲为赞，有曰：“用违其才，实予之失。”盖重惜之也。以次子鄂津袭爵，官至伊犁领队大臣，坐事夺官；以鄂容安长子鄂岳袭爵。

纳穆札尔，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都统拉锡子。纳穆札尔自闲散授蓝翎侍卫。累迁工部侍郎、镶蓝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十五年，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乱既定，命偕班第驻西藏。议增设噶卜伦，皆予扎萨克衔。自喀喇乌苏至库车增台八，设兵。准噶尔通藏，凡阿里、那克桑、腾格里淖尔、阿哈雅克四路，各於隘口设卡伦。又有勒底雅路，为准噶尔犯藏时间道，亦驻兵防守。迭疏陈请，皆如议行。

十九年，杜尔伯特诸部来降，命赴北路料理游牧。偕喀尔喀亲王得亲扎布规画安置辉特、和硕特十三旗於固尔班舒鲁克，杜尔伯特十旗於鄂尔海西喇乌苏，分界驻牧，设卡伦防范。纳穆札尔抚降人颇至，当夏，虑赴京领饷不耐炎暑，请遣使转饷至张家口散给；及秋，杜尔伯特诸旗遇霜雪损畜，入告，予米五百石赈抚。辉特、和硕特诸旗生计绌，奏济以粮畜。

阿睦尔撒纳叛，命驻乌里雅苏台。旋移户部侍郎。二十一年，和托辉特台吉青滚杂卜亦叛，纳穆札尔虑喀尔喀诸部为所动，传檄谕以利害。上嘉之，授参赞大臣，从将军成衮扎布率索伦兵追捕青滚杂卜。十一月，师至杭哈奖噶斯，已近俄罗斯境，捕得青滚杂卜，槛送京师。上奖纳穆札尔勇往，封一等伯，世袭，号曰勤襄。二十二年，授工部尚书、正红旗满洲都统，命驻科布多。旋又命移驻布延图。十月，署定边左副将军。二十三年，议乌梁海降人酋曰察达克所属鄂拓克置得木齐、收楞额，治庶事。请以得木齐改佐领，收楞额改骁骑校，岁贡貂皮送乌里雅苏台，费以缎布。疏入，如所议。

师讨霍集占，复授参赞大臣，出西路。寻授靖逆将军，会雅尔哈善攻库车。及兆惠代雅尔哈善，将师自阿克苏进逼叶尔羌，至喀喇乌苏，为霍集占所围。纳穆札尔及参赞大臣三泰先奉命帅师济兆惠军，兆惠遣副都统爱隆阿、侍卫奎玛岱来迎。纳穆札尔道遣爱隆阿先还，而与三泰、奎玛岱将二百骑夜进，遇贼三千馀，围数重，力战矢尽，遂没於阵。上闻，

追封三等义烈公，谥武毅。祀昭忠祠。回部平，图形紫光阁。

子保宁，自有传。保泰，自拜唐阿累迁察哈尔都统，与雅满泰同为驻藏大臣。廓尔喀侵藏，保泰坐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避兵，又匿廓尔喀未构兵前表贡方物，及遣使有所请不以入奏，上改其名曰俘习浑，与雅满泰同夺职荷校，先后予杖者四。藏事定，戍俘习浑黑龙江。赦还。雅满泰复授侍卫。

三泰，石氏，汉军正白旗人，都统石文炳孙也。父观音保，官至都统。三泰，自蓝翎侍卫累迁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吏部侍郎。乾隆二十三年，命军机处行走，调户部侍郎。命以参赞大臣行走从纳穆札尔出西路。七月，命纳穆札尔、三泰率健锐营及索伦、察哈尔兵应兆惠。夜进，期以黎明至兆惠军。遇贼，众寡势不敌，力战，三泰坠马，徒步击贼，中创死。三等侍卫彰武、蓝翎侍卫班泰、管站四品花翎西拉布、护军校委署章京齐旺扎布及兆惠所遣迎师三等侍卫奎玛岱，皆死。上闻，追封三等子，谥果勇。

石廷柱之裔，本以散秩大臣世袭，至是，别授其兄祥泰散秩大臣。回部平，图形紫光阁。上追悼纳穆札尔、三泰死事，为赋《双义诗》，以傅清、拉布敦殉西藏，班第、鄂容安死伊犁相似。谓“此六人者，事异心同，皆与国休戚之荃臣也”。子佛柱，袭子爵、散秩大臣，官阿克苏领队大臣。

论曰：高宗朝徼外诸叛，霍集占最桀骜耐战，方其困兆惠保叶尔羌，非师武臣力，几不能克。阿睦尔撒纳既叛，师未接，辄远窜，非霍集占比也。珠尔默特那木札尔欲背中国，

乃汗准噶尔，尤愚妄，殆不足数。六臣所遇异，故其效亦殊。大诛既加，罪人斯得，咸廩廩称义烈矣。

卷三百十三

列传一百

兆惠 阿里衮 子丰昇额 布彦达赉 舒赫德
子舒常

兆惠，字和甫，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孝恭仁皇后族孙。父佛标，官至都统。兆惠，以笔帖式直军机处。七迁至刑部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乾隆十三年，命兼领户部侍郎。赴金川督粮运，疏论粮运事，并言诸将惟乌尔登、哈攀龙勇往，并及诸行省遣兵多不实。上命告经略傅恒核实。师还，命核军需。调户部侍郎。赴山东按传钞尚书孙嘉淦伪疏稿，暂署巡抚。十八年，命赴西藏防准噶尔。十九年，议用兵，命协理北路军务，并督粮运。二十年，命驻乌里雅苏台。准噶尔台吉噶勒藏多尔济降，命兆惠界以牲畜。是岁阿睦尔撒纳叛，陷伊犁。命兆惠移驻巴里坤，兼督额林哈毕尔噶台站。二十一年，师收复伊犁。上以定西将军策楞不胜任，召兆惠还京授方略，未行，命逮策楞，并解扎拉丰阿定边右副将军以授兆惠。

时阿睦尔撒纳北遁哈萨克，定西将军达尔党阿逐捕未得，上命还师。厄鲁特诸宰桑从军者谋为乱，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告兆惠，巴雅尔入掠其牧地。兆惠令宁夏将军和起将百

人征厄鲁特兵往御，而噶勒藏多尔济从子扎那噶尔布及宰桑呢吗、哈萨克锡喇、达什策零等阴通巴雅尔，中途变作，和起死之。

兆惠自伊犁将五百人逐捕，经济尔哈朗至鄂垒扎拉图，与达什策零战，大败之。逐贼战於库图齐，再战於达勒奇，杀贼数千。二十二年正月，至乌鲁木齐。噶勒藏多尔济、扎那噶尔布等诸贼皆会，日数十战，马且尽。师步行冰雪中，至特讷格尔，遂被围。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先遣侍卫图伦楚将兵八百益兆惠军。会兆惠遣军校云多克德楞彻自围中出，诣雅尔哈善言转战状，事闻，上嘉兆惠奋勇，封一等武毅伯、授户部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领侍卫内大臣。

及图伦楚兵至，围解，兆惠得新兵，复逐捕巴雅尔至穆垒河源。巴雅尔已徙牧他处，乃还师巴里坤。上以兆惠远道旋师，逐贼不怠，赉御用玉辮、荷包、鼻烟壶，命同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分路剪除厄鲁特。兆惠旋偕参赞大臣鄂实等自额林哈毕尔噶进剿。时扎那噶尔布已杀噶勒藏多尔济。会阿睦尔撒纳自哈萨克盗马窜还伊犁，掠扎那噶尔布牧地。

兆惠察回部头人布拉呢敦、霍集占叛有迹，令参赞大臣富德逐捕阿睦尔撒纳，而驻师济尔哈朗以待。上责兆惠与成衮扎布急回部、缓阿睦尔撒纳，失轻重。兆惠乃率师继富德以北，遣使宣谕左右哈萨克，师复进次额密勒西岸。富德师至塔尔巴哈台，获逃渠巴雅尔及其孥，槛送京师，语详《富德传》。哈萨克汗阿布赉使献马，并具表请入觐，上降敕宣谕。阿布赉使言阿睦尔撒纳以二十骑来投，约诘朝相见，令先收其马并及牛羊。阿睦尔撒纳惊走，获其从子达什车凌、宰桑

齐巴罕，缚送兆惠，兆惠以闻，命槛车致京师。兆惠分遣诸将图伦楚、三达保、爱隆阿击败阿睦尔撒纳属众，降其渠纳木奇父子，送京师。兆惠复进，与富德军合，诃阿睦尔撒纳已入俄罗斯。上命还师。

旋授兆惠定边将军，讨布拉呢敦、霍集占。兆惠奏请屯田乌鲁木齐，以来春进讨，倘不能即入回部，则且积谷市马为持重，上责其怯懦。二十三年正月，兆惠以厄鲁特人在沙喇伯勒尚万户，当先剿除，乃专力回部。上授雅尔哈善靖逆将军，趣进师；命兆惠剿厄鲁特事竟，别道合攻。并谕兆惠：“厄鲁特性反覆，往往自残杀。毋以其乌合稍众，过疑虑。”兆惠与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分四道进剿：兆惠趋博罗布尔噶苏，车布登扎布趋博罗塔拉，副都统瑚尔起等趋尼勒喀，侍卫达礼善等趋齐格特，皆会於伊犁。厄鲁特众纷纭溃窜，遂尽歼焉。

上以贼渠哈萨克锡喇、鄂哲特等十余人皆未获，命兆惠等加意奋勉。四月，兆惠获鄂哲特送京师，疏言：“准噶尔事将蒞，请自伊犁移师合攻回部。”上仍责兆惠俘哈萨克锡喇等。既又令赴库车察军事，还京师，诏未至而兆惠师已发，会雅尔哈善围库车，霍集占突围走。上逮雅尔哈善，以兆惠代将。兆惠中途疏言：“将八百人赴库车，当与雅尔哈善协力剿贼，不愿覩颜遽还。”上奖其肫诚勇往，赐双眼孔雀翎。

既至军，诃霍集占自库车出入叶尔羌城守，乃帅师往捕。道阿克苏，头人颇拉特降。和阗头人霍集斯故擒达瓦齐有功，至是亦来附，并招乌什头人俱降，遂薄叶尔羌。兆惠兵止四百，自乌什至此千五百里，马行乏，择要隘屯兵。霍集占出

战，三败，保城不复出。兆惠遣副都统爱隆阿以八百人扼喀什噶尔来路阻贼援，而率师临葱岭南河为阵。葱岭南河者即喀喇乌苏，译言黑水，故时谓兆惠军为黑水营。

兆惠念兵寡而城大，不任攻，谍言贼牧群在城南英峨奇盘山，乃帅轻骑躡其牧地，且致贼为野战。渡黑水才四百骑而桥圯，霍集占挟数千骑出，师且战且涉水，士卒殊死战，五昼夜杀贼数千人。诸将高天喜、鄂实、三格、特通额皆战死。兆惠马再蹶，面及胫皆伤，乃收兵筑垒掘濠以为卫，贼亦筑垒与我师相持。布拉呢敦自喀什噶尔至，助霍集占困我师。靖逆将军纳穆札尔等帅师赴援，中途遇回兵，力战，皆死之。上先事发索伦、察哈尔、健锐营及陕、甘绿旗兵济兆惠师；闻兆惠被围，促富德赴援，又命阿里衮选战马三千送军前。兆惠发阿克苏，令舒赫德驻守。至是遣使令以被围状入奏，上奖兆惠统军深入，忠诚勇敢，进封武毅谋勇一等公，并赐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

霍集占既逼我师为长围，相持数月。贼自上游引水谋灌我师垒，我师於下游沟而泄之。我师垒迫深林，贼发枪弹著林木中，我师伐为薪，得弹，用以击贼，常不匮。水不给，贼引水，反得饮，又掘井恒得泉。发地得藏粟一百六十窖，掠野得马驼千馀。迫岁暮，围合已三月，军中粮渐尽，士卒煮鞞革，甚或掠回民以食。布拉呢敦、霍集占以围久不下，会布鲁特掠英吉沙尔，而兆惠即以是日率师焚贼垒，所杀伤过当，疑兆惠与布鲁特相约，因遣使入我师请和。兆惠因其使射书谕以纳款当入觐，二酋亦射书请撤围相见。兆惠置不更答，而二酋自此攻稍缓。

二十四年正月，富德帅师至呼尔璘，遇回兵，转战五昼夜。阿里衮送马至，合军复战。布拉呢敦出战，中弹伤，还喀什噶尔。师至叶尔羌河岸，阿里衮与爱隆阿合军为右翼，富德及舒赫德为左翼，逐贼，以次徐进。兆惠自围中望见火光十馀里，马驼群嚣塵上，知援集，乃率馀军破垒出，与诸军相合，引还阿克苏。上为赋《黑水行》纪其事。兆惠疏辞进封及章服，谕毋辞，并以其母老，时遣人存问。

霍集占之党攻和阗，上以兆惠、富德既合军急引还，谓富德不得以援兆惠为毕事，兆惠为帅被围待援，尤不当遽引师退。谕趣富德援和阗，兆惠当就现在兵力加意奋勉，以竟全功。兆惠督诸将分道进攻，布拉呢敦弃喀什噶尔，霍集占亦弃叶尔羌同遁。兆惠师至喀什噶尔，抚定馀众，富德亦收叶尔羌，为画疆界，定贡赋，铸泉币，并分屯满、汉兵驻守。富德师复进，追及霍集占，战於阿勒楚尔，再战於伊西洱库尔淖尔。布拉呢敦、霍集占窜入巴达克山，师从之。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初言霍集占中弹死，生获布拉呢敦；复言两酋已皆死，献霍集占首。上加兆惠宗室公品级、鞍辔，并授其子侍卫。兆惠复抚定霍罕额尔德尼伯克所属四城，并齐哩克布鲁特、额德格纳布鲁特、阿济毕部众，请留兵分驻叶尔羌、喀什噶尔诸城。复定各城伯克更番入觐例。二十五年二月，师还，上幸良乡，於城南行郊劳礼。兆惠入谒，赐朝珠及马，从上还京。饮至，赉银币。图形紫光阁。

二十六年七月，命协办大学士，兼领刑部。旋令偕大学士刘统勋按杨桥河庆。二十七年，复偕统勋勘江南运河。二十八年，直隶水灾，命勘海口，疏天津、静海诸县水道。复

命偕两江总督尹继善筹浚荆山桥河道。二十九年十一月，卒。上临其丧，赠太保，谥文襄。嘉庆元年十一月，命配享太庙。

子扎兰泰，尚高宗女和硕和恪公主，袭爵，授额駙。

阿里衮，字松崖，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尹德第四子，而讷亲弟也。乾隆初，自二等待卫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迁侍郎，历兵、户二部。五年，命与金都御史朱必塔如山东勘巡抚硕色报歉收失实状。疏言：“兰山、郯城被水最甚，请缓征新、旧赋，而以官帑市谷补社仓。”复命与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如江西勘巡抚岳浚等徇情纳贿状，鞫实，浚坐黜。

六年，侍郎梁诗正奏八旗兵丁当分置边屯，复命与大学士查郎阿如奉天相度地势。上言：“地宜耕者，吉林乌拉东北拉林、阿尔楚克，阿尔楚哈东飞克图，齐齐哈尔东南呼兰，西南黑尔苏站、刷烟站，白都讷东八家子至登额尔者库，皆沃壤；呼兰东佛忒喜素素富林木，惟地高下各异。墨尔根寒暑早，齐齐哈尔砂碛，吉林乌拉无馀地，宁古塔山深，乌苏里产参，皆不宜耕。”议政王大臣用其议，移屯自拉林、阿尔楚哈始。

八年，命如湖南勘巡抚许容劾粮道谢济世狂纵状，白济世枉。命即署巡抚，历河南、山西、山东诸省。十四年，讷亲诛，令分任讷亲偿帑。旋以兄弟不相及，命免之。上将巡五台，阿里衮疏请於台怀建行宫，太原就巡抚署增建群室，上不许。阿里衮别疏荐参将傅谦，大学士傅恒弟也，上责其不当，诏切责。十五年，授湖广总督。湖北巡抚唐绥祖为前总督永兴劾罢，阿里衮白绥祖无受赇状，永兴坐黜。十六年，移两广总督。东莞民莫信丰谋为乱，讨平之。寻居母忧，还京

师。授户部侍郎，擢尚书，历刑、工、户三部，兼镶白旗汉军都统。

二十一年四月，命军机处行走。时上方责诸将逐捕阿睦尔撒纳，定西将军达尔党阿出西路。五月，命阿里衮佐达尔党阿，在领队大臣上行走。九月，师至雅拉，遇贼再胜。十月，命与达尔党阿还京师。二十二年正月，上以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会师巴里坤，阿里衮仍在领队大臣上行走。二月，达尔党阿以失阿睦尔撒纳削爵，阿里衮亦坐降户部侍郎，旋兼正白旗蒙古副都统。

时回部大和卓木布拉呢敦、小和卓木霍集占分据叶尔羌、喀什噶尔为乱，於是沙拉斯、玛呼斯诸部游牧与相应。九月，阿里衮与都统满福自阿斯罕布拉克、和什特呼克取道至哈喇沙尔，搜山杀敌。复进至塔本顺和尔、纳木噶，俘男妇二百馀。十二月，满福为郭多克喀什哈诱戕，沙拉斯、玛呼斯遁库车诸处。阿里衮复进次哈喇沙尔西南库尔勒。二十三年正月，复进逐敌至呼尔塔克山，获玛呼斯得木齐额默根等。四月，阿里衮自鲁克察还师，驻巴里坤。上先得伯克素赉玛奏，阿里衮方搜捕玛哈沁将还师，与阿里衮疏言师向呼尔塔克山不相应，上因责阿里衮中途迁延，罢侍郎，以副都统革职留任。

六月，靖逆将军雅尔哈善攻库车，霍集占赴援，入城守，已，复走还叶尔羌。上为罢雅尔哈善，而督定边将军兆惠攻阿克苏，遂进逼叶尔羌。十一月，命阿里衮选马三千、驼七百益兆惠军。兆惠攻叶尔羌不克，濒黑水结寨，霍集占为长围困之。上闻，授富德定边右将军、阿里衮参赞大臣，援兆

惠。是月命袭封二等公。十二月，授兵部尚书、正红旗蒙古都统。二十四年正月，富德师至呼尔璦，霍集占出战，五日四夜未决。阿里衮以驼马至，乘夜分师为两翼斫阵，斩千馀级。布拉呢敦中创，与霍集占并败走。援兆惠全师以还。上以阿里衮送马济军，如期集事，且杀贼多，加云骑尉世职，例进一等公。七月，霍集占走巴达克山部，阿里衮与富德等帅师从之，降其众万二千有奇。阿里衮以五百人驻伊西勒库尔淖尔西截隘，复分兵出其南，遇敌，夺其家属辎重，降二千有奇。复将选兵二百逾岭逐敌。巴达克山部旋纳款，以霍集占首献。行赏，赐阿里衮双眼孔雀翎。

二十五年，召还京师。六月，自喀什噶尔行次叶尔羌，会雅木扎尔回酋迈喇木煽讹谓阿睦尔撒纳复入阿克苏，群起为乱。乃复还喀什噶尔，率八百人以出，至伯什克勒木，迈喇木等以千余人拒战，阿里衮督所部击破之。贼入城坚守，麾兵合围，夜四鼓，城人呼号乞降，迈喇木遁去。上奖阿里衮应机立办，授其子拜唐阿丰昇额蓝翎侍卫。阿里衮旋捕迈喇木等送京师，复进丰昇额三等侍卫，授其次子倭兴额蓝翎侍卫。十月，阿里衮还京师，授领侍卫内大臣，图形紫光阁。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时缅甸乱，南徼兵连数岁。三十一年春，将军明瑞深入，上授阿里衮参赞大臣，驰传至军。二月，明瑞战死猛腊，大学士傅恒出为经略，授阿里衮及阿桂为副将军，并令暂领云贵总督，率师驻永昌。朝议：“明年进兵。今岁秋夏瘴退，先收普洱、思茅边外诸小部落。”阿里衮疏言：“边外十三板纳皆内属不为乱，惟召散、整贝、猛勇三部附缅甸。”当用兵时，

刑部尚书舒赫德在军，与云南巡抚鄂宁密疏议抚。六月，缅甸使头人请款，阿里衮拒之，以闻。上命置毋答，并谴舒赫德等。七月，阿里衮疏请绝缅甸贸易，并治云南省城至永昌道，抚慰沿边诸土司，借帑俾市籽种牛具，皆得俞旨。十二月，阿桂兵至，共发兵出边，未深入而还。

三十四年二月，上摘云贵总督明德疏语，以军中马羸责阿里衮等，下部议夺职，命宽之。三月，傅恒至军，与阿里衮等议进兵渡戛鸠江，西攻猛拱、猛养两土司，向阿瓦。阿瓦，缅甸都也。偏师至猛密，夹江而下，造舟蛮暮通往来。七月，师行。初，阿里衮病疡，上遣医就视良愈，至是复大作。傅恒令留永昌治疾，阿里衮坚请行。师进，缅甸兵不出。十月，傅恒还师蛮暮，复进攻老官屯，驻戛鸠江口。缅甸兵水陆并至，傅恒、阿桂军江东，阿里衮军江西，迎战。敌结寨自固，阿里衮率兵七百攻之，敌百馀弃寨走。把总姚卓杀敌，夺其旗，师锐进，敌四百馀亦遁。复战，会日暮，敌不能坚守，皆引去。凡破寨三，杀敌五百馀。傅恒亦遭疾，诸将议毋更进兵，阿里衮曰：“老官屯贼寨，前岁额尔登额攻未克。距此仅一舍，不破之何以报命？”策马行，傅恒以下皆从之，寨坚，攻不克。阿里衮疾甚，犹强起督攻，视枪炮最多处辄身当之。傅恒虑其伤，令将舟师，毋更与攻寨。十二月，卒於军，谥襄壮，祀贤良祠。以丰昇额金川功，追加封号为果毅继勇公。子丰昇额、倭兴额、色克精额、布彦达赉。

丰昇额，自三等侍卫袭封一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署兵部尚书、镶蓝旗蒙古都统。三十五年八月，命在军机处行走。金川再用兵，定边左副将军温福为帅，劾参赞大臣伍岱

乖谬。上命丰昇额往勘，因授丰昇额参赞大臣。五月，丰昇额攻东玛寨，伪退以致敌，令章京佛伦泰、富尔赛突起偪寨，侍卫伸达苏发钜炮，敌惊却，多坠崖死，遂克东玛。六月，攻固卜济山梁。师至色尔渠，令乌什哈达、巴三泰等左右进攻。丰昇额出中路，发炮堕碉。乌什哈达等引兵出岩下，丰昇额自山径策应鏖战，敌大奔。七月，复克色尔渠大碉及卡房百馀。卡房，敌所置堠也。旋与温福大军合，十月，克路顶宗、喀木色尔诸寨。复进克兜乌山梁及附近诸寨。十一月，克博尔根山，夺玛觉乌大寨。再进克明郭宗，下碉卡九十馀。克嘉巴山，焚经楼。语详《温福传》。十二月，授丰昇额副将军。

三十八年正月，与将军温福、副将军阿桂议分道并进，温福自功噶尔拉进攻噶尔萨尔，阿桂自僧格宗经纳围纳扎木，至当噶尔拉，待温福军至，与合攻噶拉依。丰昇额自章谷、吉地经绰斯甲布，温福分遣参赞大臣舒常驻军於此，与合攻勒乌围。丰昇额驻军宜喜，於其地设粮台，规进取。四月，考绩，加太子少保。温福师锐进，六月，次木果木。阿桂亦克当噶尔拉。上令丰昇额攻大板昭，命未至，木果木师溃，温福死之。上闻败，命丰昇额引兵自党坝、三杂谷至巴朗拉为阿桂声援。既闻阿桂自当噶尔拉全师而出，屯翁古尔垄，逾丰昇额仍驻宜喜为犄角。

丰昇额初未移军，分兵驻智固山，防后路。阿桂以定西将军为帅，十一月，收小金川全境。丰昇额自宜喜攻克沙坝山梁碉卡，分敌势。十二月，阿桂定策自取谷噶，而令丰昇额攻凯立叶，进兵。上命丰昇额以五千人往攻，三十九年正月，师次萨尔赤鄂罗山，占其南雪山，又分兵屯孟拜拉山梁。

阿桂遣纳木扎等将二千人与合军。二月晦夜半，丰昇额帅师自达尔扎克北山涧越石蹋雪以进。次日黎明，至凯立叶山麓。山绝险，凡大峰各置碉，见我师至且近，枪石并发。丰昇额督师直前冲击，与侍卫彰霭、明仁取第二峰，玛尔占、伊达里取第三峰，令领队大臣五岱营第三峰下。捷闻，上以碉据峰巅，仰攻不易克，命留五岱於此，而移军谷噶，与阿桂合军攻勒乌围。

阿桂遣谍告丰昇额：“达尔扎克面当莫尔敏山，山旁地曰迪噶拉穆扎。师得此，绕出凯立叶后，夹攻易为力。”丰昇额即遣兵占莫尔敏山，敌力争，绝我师前后不相属，卒败敌，取迪噶拉穆扎。丰昇额寻从上命移军谷噶。六月，克色绷普，破碉十一。七月，克该布达什诺大碉。十月，自间道克墨格尔陟曰尔巴当噶西峰，破碉寨二百馀，得凯立叶山梁之半。命议叙，赉玄狐帽、貂马褂。十一月，攻格鲁古丫口，通党坝，遂进逼勒乌围。四十年正月，克甲尔纳堪布卓沿河诸碉寨。四月，破噶尔丹寺及噶朗噶木栅十七。五月，克丫口石碉八、木城四。再进，尽隳逊克尔宗诸碉寨。敕奖其奋勉，命封号加“继勇”字。七月，师至章噶，碉甚坚，碉外为壕三重，壕外立木栅。海兰察攻其中，丰昇额督官达色、仁和等攻其左右，毁栅覆壕以度师，缘碉侧直上，自其巅俯攻，遂克之，并得其旁木城。八月，与阿桂合克勒乌围。九月，复进向噶拉依。十二月，克格隆古科布曲山梁。四十一年正月，克玛尔古当噶山梁。金川全部悉定。师围噶拉依，上命加丰昇额一等子，以其弟布彦达赉袭爵。寻移户部尚书，赐双眼孔雀翎。二月，金川酋索诺木出降，致京师。

四月，师还，赉御厩马具鞍辔，图形紫光阁。四十二年十月，卒，赠太子太保，谥诚武。

布彦达赉，自三等侍卫累迁武备院卿。嘉庆间，授户部尚书、正白旗满洲都统、步军左翼总兵署统领。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恭勤。布彦达赉女为宣宗元妃，道光元年，册谥孝穆皇后，礼成，追封三等公。

舒赫德，字伯容，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徐元梦孙也。舒赫德，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累迁御史，充军机处章京。乾隆二年，疏言：“八旗生齿日繁。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省土沃可耕。请将闲散移屯。并条议设公库，以各省税务专属旗员，赎旗地典於民者，以官地界无地旗丁。以十年为期，次第施行。”上以税务专属旗员为非是，谕曰：“舒赫德此议，但知旗人生计艰难，不知国家设关，欲稽察奸宄，非为收税之员身家计也。朕日以砥砺廉隅勉臣工，尚恐其不能遵奉，而可以谋利导之乎？况各省税务本未分满、汉，旗员有廉洁者，何尝不可派委。大抵为上者施逮下之仁，惟有励以忠勤，示以节俭；为下者皆当早作夜思，宣力供职，以永受国家惠养。方可谓之计长久。盖厚其生计，不可不思，而长贪以为惠下，则未见其利，而且贻害，非所以教旗员，亦非所以爱旗员也。”初，雍正间，京师设官米局，收旗丁饷米存储平糶。舒赫德疏请复设，从之。五迁至兵部尚书，移户部尚书。

十三年，命从经略大学士傅恒征金川，授参赞，加太子太保。十四年，师还，留办军需奏销。命往云南、湖广、河南查阅营伍，并勘云南金沙江运铜水道。舒赫德疏言金沙江

下游铜运无阻，上游四十馀滩多峻险，仍当陆运。总督张允随言上下游皆疏通，语不实。古州总兵哈尚德因古州被水，请移城，上令舒赫德相度。舒赫德请城内外疏积水，无待移建。十月，复移兵部尚书。十五年，疏言：“定例额兵百人缺二，谓之‘名粮’，为军中公使钱。惟缮治军器、巡防路费，每不给於用。马兵不宜於东南，其在西北，十居其八，亦可量减。籐牌兵全无实用。拟於马兵、籐牌兵内加增名粮，以备公用。”廷议允行。十二月，命如浙江勘海塘。十六年，命勘永定河工。又命如浙江按杭州将军觉罗额尔登受赇状。

十七年，命偕侍郎玉保赴北路军防准噶尔。十八年，以准噶尔内乱，撤防，召还。命如江南塞铜山张家马路河决。时准噶尔达瓦齐复为台吉，所部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等来降。准噶尔宰桑玛木特，乌梁海得木齐扎木参、瑚图克等追车凌，先后阑入北路卡伦。上命舒赫德如鄂尔坤治军事，而令侍郎玉保、前锋统领努三、散秩大臣萨喇尔佐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十九年春，舒赫德至军，参赞大臣达清阿诱致玛木特，将槛送京师，疏闻，上以玛木特闻召即至，命释使还。既，萨喇尔、努三帅师出边，获扎木参、瑚图克，舒赫德等复疏请槛送京师。上以玛木特诱致，扎木参等乃逐捕所得，事不同，责舒赫德谬误，命以扎木参等囚置军中。军中方传达瓦齐遣其将扎努噶尔布以五千人犯边。成衮扎布等致书达瓦齐，言玛木特、扎木参等以入边被捕本末。上以为太懦，谕舒赫德等。上方以准噶尔内讧，将乘时收乌梁海，以萨喇尔本蒙古头人，习边事，将倚以招致。舒赫德等疏言达瓦齐复为台吉，乌梁海等未易招致，令萨喇尔驻军卓克索待后举。上责舒赫

德畏怯，使萨喇尔掣肘。蒙古贝勒额琳沁、公格勒克巴木丕勒以赴军迁延得罪，舒赫德等疏言其至军后奋勉，请赎罪。上下诏责其舛谬，并及行文达瓦齐事，下部议夺官，得旨宽免。上幸热河，召舒赫德诣行在示方略。旋解成袞扎布将军以授策楞。

七月，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舒赫德与策楞议留阿睦尔撒纳及诸头人军中待命，以其孥移置苏尼特。阿睦尔撒纳有兄为玛木特所获，乞资以行粮俾赴援，舒赫德不许。是时上方欲倚阿睦尔撒纳擒达瓦齐，事闻，上盛怒，诏罪状策楞、舒赫德，略谓：“阿睦尔撒纳初来降，乃以其眷属移置戈壁南，相距数千里，使其父母妻子分析离居，失远人归附心。准噶尔内乱，所部叩关内附，正可示以怀柔，永绥边境。策楞、舒赫德颠倒舛谬，至於此极！皆夺职，以闲散在参赞大臣上效力赎罪，并籍其家，罪及诸子。二十年正月，上命阿睦尔撒纳佐班第帅师讨达瓦齐。阿睦尔撒纳请移游牧於乌里雅苏台，上许之。命领队大臣兆惠驻军於此，予舒赫德章京衔佐兆惠。六月，师已定伊犁，谕曰：“策楞、舒赫德军前效力，今大功已成，本欲施恩，开其自效。策楞已予都统衔，驻军巴里坤。检舒赫德笔札，虽无怨望语，乃效汉人习，日必记事作诗。嗣宜痛自改悔，令仍以章京留乌里雅苏台。”上分准噶尔故地，本众建诸侯意，四卫拉特各为汗。阿睦尔撒纳求为总统，上不许，遂叛。其妻子在乌里雅苏台，舒赫德偕兆惠收送京师。二十一年，喀尔喀台吉青滚杂卜叛，驿道中梗。会察哈尔兵数百送羊至，命赫德留之，分布诸台站，军报乃通。行边至努兑木伦，护厄鲁特人。掠马者乌梁海人入

边，窜匿俄罗斯，驰檄往索。上嘉其治事尚协机宜，召还，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二十二年正月，上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逐捕阿睦尔撒纳，授舒赫德参赞大臣。寻擢兵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三月，以舒赫德在军独具疏奏事，责其放纵，罢尚书。七月，疏请防范沙喇斯游牧内移，上斥其藉作归计，严谕申戒。十二月，上以成衮扎布师久无功，诏罪状舒赫德，略言：“舒赫德起自废籍，初赴军授方略，令传谕成衮扎布，并戒其毋更恇怯。乃至军后，诸事皆失机宜。即如招服克呼特、乌鲁特等游牧，当收其马以佐军；乃任令屯驻山中，致兵过复叛。及朕有旨诘责，始东遮西露，往来道途，疲马力於无用之地。举此一端，可见诸事皆无成算。此实舒赫德未将朕旨宣示成衮扎布之所致也。舒赫德罪不胜诛，朕念成衮扎布去年擒青滚杂卜之功，赏舒赫德以不死。令夺职为兵，从军赎罪。”

二十三年，予头等侍卫衔，驻阿克苏。十月，将军北惠逐捕霍集占，深入被围。命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往援，授舒赫德参赞大臣，会於巴尔楚克。舒赫德以阿克苏通叶尔羌、喀什噶尔要隘，当设卡伦。上嘉之，擢吏部侍郎，迁工部尚书、镶红旗满洲都统，赐孔雀翎。十二月，简阿克苏锐卒、诸路兵先至者驰援兆惠。二十四年正月，与富德合军解兆惠围，予云骑尉世职。七月，命移驻叶尔羌，旋命仍驻阿克苏。先后奏定回城赋税，台站酌设伯克，阿克苏铸腾格，以四存公，六畀回人。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乌什、和阗置文武吏。皆得旨议行。寻以回部平，图形紫光阁。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

二十九年，命如福建按提督黄仕简劾厦门洋行陋规，总督杨廷璋以下皆得罪，语详《廷璋传》。三十一年，署陕甘总督，旋署户部尚书。三十二年，如湖南北谳狱。三十三年，将军明瑞征缅甸，败绩，死之。上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授舒赫德参赞大臣，先赴云南筹画进军。舒赫德密疏议巡，忤上旨。下部议夺官，并削云骑尉世职，命以都统衔参赞大臣，出驻乌什。

三十六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等自俄罗斯来归，众疑其伪降，舒赫德力白无他志，命如伊犁宣抚，寻授伊犁将军。十一月，授户部尚书。三十八年，加太子太保，授武英殿大学士。九月，命如江南监黄河老坝口堤工。寿张民王伦叛，破临清，命督师进剿，克之，伦自燔死。赐双眼孔雀翎，复予云骑尉世职，赉貂冠、黑狐褂。四十一年，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初，舒赫德为伊犁将军，子舒宁在京杖毙二奴，得罪，上命发伊犁交舒赫德约束。及是，又以争煤矿为山东民所讼，舒赫德缚舒宁送刑部，疏请罪。下部议夺官，命宽之。四十二年四月，卒，赠太保，谥文襄，祀贤良祠。

子舒常，始为侍卫。舒赫德议移置阿睦尔撒纳妻子得罪，舒常亦夺官，发黑龙江披甲。及舒赫德召还为副都统，授舒常三等侍卫。舒赫德以佐成衮扎布无功再得罪，舒常复发黑龙江。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命释还。累迁至镶蓝旗护军统领。三十七年，将军温福征金川，授参赞大臣。金川平，图形紫光阁，与舒赫德父子并列前五十功臣。舒赫德卒，令还京治丧，授工部侍郎。出为贵州巡抚，迁湖广、两广总督。入为工部尚书。复出署江西巡抚，复为湖广总督。荆州汉水决，夺

官，授一等侍卫。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改镶黄旗蒙古都统。嘉庆初，署刑、兵二部尚书。卒，谥恪靖。

论曰：兆惠再就围中受爵，得援师克竟其功；而为之援者，前则雅尔哈善，后则富德，顾坐法不克有终。讷亲之诛也，高宗谓策楞、达尔党阿皆愧奋，阿里衮独内疑，遇事畏蒞。然策楞、达尔党阿先后僨事夺封，阿里衮以战阨承世祚，丰昇额继之，庆延於后嗣。舒赫德初为御史有直声，后出视军，高宗屡言其懦，再被谴谪，终致台司。功名始终之际，盖亦有天焉。然其要必归於忠谨，兹非彰彰可睹者欤？

卷三百十四

列传一百零一

策楞子特通额 特清额 特成额 玉保

达尔党阿 哈达哈子哈宁阿 永常觉罗雅尔

哈善 富德 萨赖尔

策楞，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尹德长子。乾隆初，为御前侍卫。二年秋，永定河决，上出帑命策楞如卢沟桥赈灾民。累迁为广州将军，授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托庸劾布政使唐绥祖赃私，下策楞勘讞。策楞雪绥祖枉，上嘉其秉公。寻加太子少傅，移两江总督。其弟讷亲承父爵进为一等公，以征金川失律坐谴。十三年十月，命策楞袭爵，仍为二等公，复

移川陕总督。旋以川、陕辖地广，析置二督，策楞专领四川。时大学士傅恒代讷亲为经略，命策楞参赞军务。傅恒受金川降，班师行赏，策楞加太子太保。

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狡暴，谋为乱，上命策楞戒备。十五年冬，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为其党所戕，西藏乱，上命策楞及提督岳钟琪督师戡难。时西藏公班第达获逆渠卓呢、罗卜藏扎布，戢兵待命。策楞以闻，请率八百人以往，留军驻打箭炉待征发。策楞至西藏，与钟琪及侍郎兆惠，驻藏大臣纳穆札尔、班第等审定规制，为西藏善后章程，语详《西藏传》。

杂谷土司苍旺侵梭磨、卓克基二土司为乱，策楞与钟琪发兵讨之。上以川兵弱，当瞻对、金川用兵后，元气未复，诫慎重。师战胜，获苍旺，收其地内属。策楞丁母忧，解官还京师。江南淮、扬水灾，命偕尚书刘统勋往勘。因疏河工积习，总督高斌以下皆坐黜，即令策楞署南河总督。河决铜山张家马路，上以河工非所习，改授两广总督。时准噶尔酋达瓦齐庸懦，所部内讧。上锐意用兵，十九年二月，召策楞，命出视师，授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之降也，尚书舒赫德在军察其狙诈，虑且复叛，策楞与共议，以所携部族置戈壁南，而留阿睦尔撒纳及诸头人丁壮胜兵者从军。上闻阿睦尔撒纳降，将倚以取达瓦齐，得策楞等疏，怒甚，命削职，以闲散在参赞上效力赎罪，发诸子各行省驻防披甲。上遂用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导我师讨达瓦齐。二十年五月，师定伊犁，上降诏犹责策楞、舒赫德恇怯乖张，几僨事。旋以师有功，予策楞副都统衔，令率偏师戍巴里坤。

九月，阿睦尔撒纳叛去，上以永常为定西将军，命策楞参赞大臣上行走。既，闻当阿睦尔撒纳叛时，永常引师自穆垒左次巴里坤，罢永常将军，以命策楞。旋诏逮永常，授扎拉丰阿为将军。策楞疏言待军士器械，随将军进兵。诏并逮策楞，谓惩其懦也。寻以罪在永常，贷策楞，令属扎拉丰阿督饷。会准噶尔宰桑克什木等陷伊犁，定北将军班第等死事。策楞驰疏闻，请合兵进讨。上复授策楞副都统衔参赞大臣，扎拉丰阿未至，摄将军。策楞与喀尔喀诸部贝勒合兵击败准噶尔部落，授内大臣，真除定西将军。上督诸将逐捕阿睦尔撒纳甚急。二十一年二月，策楞闻台吉诺尔布等已得阿睦尔撒纳，腾章奏捷，上告於陵庙。进策楞一等公，赐双眼孔雀翎、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三月，策楞复疏言前奏非实，上命停封赏，严促进兵逐捕。是月，复克伊犁，阿睦尔撒纳走哈萨克。四月，命大学士傅恒视师，逮策楞及参赞大臣玉保。旋得策楞奏，方督兵压哈萨克境，令擒阿睦尔撒纳以献。上乃令傅恒还京师。时达尔党阿出西路，哈达哈出北路，与策楞合军以进，师久次，不得阿睦尔撒纳踪迹。九月，达尔党阿、哈达哈引兵还屯哈萨拉克。十一月，复命逮策楞、玉保槛送京师，途遇准噶尔兵，为所戕。

子特通额，初发黑龙江披甲。二十三年，以侍卫从将军兆惠讨霍集占，战黑水，与总兵高天喜等同战死。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特清额，初发杭州披甲。自上虞备用处拜唐阿，十一迁，至嘉庆间，授成都将军。尝两摄四川总督。会有为《蜀都赋》讪长吏者，给事中胡大成以闻。仁宗命工部尚书托津、光

禄寺少卿卢荫溥诣勘，特清额坐徇隐，降三级留任。未几，卒。

特成额，初发西安披甲。自黏竿处拜唐阿，再迁三等侍卫。师讨大金川酋索诺木，高宗命特成额从征。转战两年，自资理北山下克美美卡诸地；攻荣噶尔博最高峰，夺康萨尔山半石碛；破密拉噶拉木山梁木城：特成额皆有功，授贵州威宁镇总兵。乾隆四十二年，上以勋旧世家有世为领侍卫内大臣，因以丰昇额遗缺授特成额。三迁授礼部尚书，为成都将军，三摄总督。寻除湖广总督。五十年，岁旱，湖北、江苏、浙江皆饥，特成额疏请发湖南仓谷赈湖北。有馀平值以赈，使商自四川贩米至者，见湖北谷值低，得输以济江、浙。上奖其不分畛域，得大臣体。寻移云贵总督，以李侍尧代督湖广。侍尧疏发上年旱饥，孝感民无食，掠富家储谷；诸生梅调元者，纠众与抗，生瘞二十三人。上震怒，逮特成额，籍其家。旋予副都统衔，充乌什办事大臣。又坐在湖广失察属吏侵帑、案牍壅积，屡被谴责。及荆州堤决，复逮下狱论绞，久之，赦。授头等侍卫、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嘉庆初，自科布多参赞大臣授兵部侍郎，未上，卒。

玉保，乌朗罕济勒门氏，蒙古镶白旗人。自理藩院笔帖式三迁郎中。乾隆三年，擢侍郎。八年，率准噶尔使者入藏熬茶，赐孔雀翎。十二年，复率准噶尔使者入藏熬茶，疏言：“前次入藏，自巴延喀喇纳木齐图穆伦至穆鲁乌苏渡口，道甚险，时方秋冬间少雪，行旅尚便。今冬令大雪，拟改道逾哈什哈岭左巴延喀喇巴山后。自布鲁尔仍至穆鲁乌苏渡口。”报可。十六年，迁正黄旗蒙古都统。十七年，达瓦齐为乱，命

偕尚书舒赫德赴北路防边。十八年，杜尔伯特台吉策凌等来降，命驰赴犒劳。上以玉保习准噶尔事，命以参赞大臣佐军事。十九年，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复命驰赴犒劳，率以入觐。

二十年，阿睦尔撒纳叛，命仍以侍郎、参赞大臣出北路。师次哈齐克，遣兵至鄂什默纳河，收阿睦尔撒纳所属三百余户。搜山，获阿睦尔撒纳党得木齐班咱等。进次安集雅哈，歼阿巴噶齐所属三百余户，围班杂游牧。寻从逆喇嘛达什藏布，并收其妻子。擢内大臣。二十一年，策楞疏报已获阿睦尔撒纳，行赏，封玉保三等男世袭。玉保获从贼达永阿，言阿睦尔撒纳相距仅一日，玉保执送策楞。又得从贼乌逊，言阿睦尔撒纳方出痘，所部尚有厄鲁特兵八千、哈萨克兵三千，亦执送策楞。上责玉保退缩，玉保师复进。遣诸将乌尔登等追至库陇癸岭，得从贼额林沁，言阿睦尔撒纳已逾岭入哈萨克境，引还，次固勒扎。上怒策楞、玉保不得阿睦尔撒纳。策楞又疏言玉保驰檄谓阿睦尔撒纳即日就擒，无烦大军深入，因是勒兵未进，遂命并逮诣京师，旋命姑宽之。玉保疏辨未尝驰檄阻策楞进兵，上谓：“玉保即未阻策楞进兵，阿睦尔撒纳脱於谁手？”因斥其畏葸欺饰，削男爵，夺参赞大臣，改授领队大臣。玉保疏言阿睦尔撒纳仅馀从贼二三人，投哈萨克汗阿布赉，正督兵往索。上以玉保明知叛贼子身无助，始直前追逐，斥其取巧。命尚书阿里衮诣军逮策楞，并谕：“玉保已率兵向哈萨克，免其罪，未行则并逮。”寻达尔党阿疏报玉保师已临哈萨克，命授头等侍卫。旋以师久次不得阿睦尔撒纳，命仍逮治，与策楞同送京师。道死。

达尔党阿，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理藩院尚书阿灵阿次子。初袭曾祖额亦都一等子爵，累官吏部尚书。讷亲得罪，请从军。师还，加太子少保。乾隆十九年，出为黑龙江将军。策楞得罪，命袭封二等公。是年十二月，上用阿睦尔撒纳讨达瓦齐，以班第为定北将军，授达尔党阿参赞大臣。二十年正月，命将索伦、巴尔呼兵诣军。五月，定伊犁。师还，命协办大学士。

及阿睦尔撒纳叛，授定边左副将军，偕参赞大臣哈达哈，出北路，率师逐捕。十月，改授右副将军，出西路，而以哈达哈当北路。十二月，复以将印授扎拉丰阿，达尔党阿仍为参赞大臣。二十一年正月，又以鄂勒哲依、萨赖尔同掌将印。达尔党阿帅师至珠勒都斯迎萨赖尔。及策楞报获阿睦尔撒纳，达尔党阿亦赐双眼孔雀翎。寻自特讷格尔赴安集海，分兵略唐古特游牧。旋以阿睦尔撒纳窜入哈萨克，上命西路专任达尔党阿，北路专任哈达哈，督兵压哈萨克境，使擒阿睦尔撒纳以献。五月，复授右副将军。时策楞驻登努勒台，令达尔党阿还师。达尔党阿不从，上即解策楞定西将军以命达尔党阿。

八月，师次雅尔拉，哈萨克汗阿布赉遣头人和集博尔根率四千骑分二队从阿睦尔撒纳走鲁腊，而自率千馀骑西行，会於毫阿腊克山下。达尔党阿师至，遇和集博尔根前队，自山谷中诱使出，突其中坚，斩五百七十馀级，获头人楚鲁克。逐敌至努喇，遇和集博尔根后队，复战陷阵，得其纛，斩三百四十馀级。阿睦尔撒纳部宰桑言阿睦尔撒纳易蓝纛以战，战

败，易服遁。哈达哈亦击破阿布赉军，获头人昭华什。两军合，遣楚鲁克、昭华什还谕其渠。时阿睦尔撒纳走不过一二里许，遇楚鲁克等，使还报伪为哈萨克头人语，待其汗阿布赉至，且执阿睦尔撒纳以献。达尔党阿信之，按兵以待。阿睦尔撒纳从容捆载去。上闻不得阿睦尔撒纳，命缴双眼翎，召还京师，罢协办大学士。二十二年二月，夺爵，左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八月，军中俘阿睦尔撒纳从子达什，策楞槛致京师。上始闻达尔党阿、哈达哈缓追逸贼状，俱夺官，发热河披甲。二十三年，授三等侍卫，率西安驻防兵赴军，师有功，进二等侍卫。卒。

哈达哈，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子。傅尔丹初袭曾祖费英东二等信勇公，乾隆元年，追论失律罪，黜，以哈达哈袭。是时哈达哈已自侍卫累迁领侍卫内大臣，兼勋旧佐领。既，袭爵，复迁镶红旗满洲都统、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署兵部尚书、步军统领。

十九年，师讨达瓦齐，授参赞大臣，佐定北将军班第出北路。寻改领队大臣。二十年，达瓦齐就俘。再出师讨阿睦尔撒纳，复授参赞大臣，佐定边左副将军达尔党阿出北路。哈达哈请将索伦、喀尔喀兵为前锋，上奖其奋勉。寻命代达尔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当北路，移军布延图。南自伊克斯淖尔，北至乌哈尔喀硕及乌里雅苏台、劄卜堪诸形胜地，皆分兵列戍。二十一年，命自阿尔泰进兵，诏以北路专任哈达哈。特楞古特宰桑敦多克、固尔班和卓等与我师遇，伪请降。哈达哈察其诈，斩敦多克，紮固尔班和卓等，殄其众。上嘉其勇，再授领侍卫内大臣，赐双眼孔雀翎。

师至嵩哈萨拉克山，遇哈萨克汗阿布赉拥众自巴颜山西行，与战，败之。复遣诸将瑚尔起、鄂博什、奇彻布等追击，斩百馀级，获马二百。哈达哈不知阿布赉在军，未穷追；而达尔党阿与阿睦尔撒纳遇，战既胜，纵使脱去。两军合，引还。夺双眼孔雀翎，命以参赞大臣屯科布多。寻论失阿布赉罪，夺爵，罢领侍卫内大臣，左授兵部侍郎。旋就进尚书，徙屯乌里雅苏台。二十二年八月，诏罪状达尔党阿、哈达哈，谓：“二臣皆勋旧子孙，袭爵专阍，而因循观望，坐失军机若此。”尽夺其官，发热河披甲。二十三年，与达尔党阿同授三等侍卫从军，同进二等侍卫。

子哈宁阿，自蓝翎侍卫累迁宁夏副都统。哈达哈为定边左副将军，哈宁阿为领队大臣。寻命以参赞大臣佐定西将军达尔党阿出西路。旋令诣伊犁佐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兆惠困济尔哈朗，力战突围出，哈宁阿与焉，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又从兆惠击巴雅尔，功最，赐玉辮、荷包、鼻烟壶。哈达哈夺爵，以哈宁阿袭，擢镶黄旗汉军都统。乾隆二十三年，复授参赞大臣，佐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讨霍集占。围库车，霍集占脱去，与雅尔哈善同逮送京师。二十四年正月，雅尔哈善弃市。上以哈宁阿为参赞，责薄於将军，又念济尔哈朗力战有劳，命系狱待秋决。十一月，富德师至巴达克山，遣使令缚送霍集占。上以达尔党阿、哈达哈皆在军，不自奋请行，诏诘责，因言：“哈宁阿秋谳本当决，哈达哈稍有事效，尚当宽宥，今岂可曲贷？重念费英东勋劳，不忍刑诸市。”命赐自尽，且令驰谕哈达哈，哈达哈已先以十月卒於军。

永常，董鄂氏，满洲正白旗人。自三等侍卫累迁镶红旗满洲都统。乾隆五年，命如安西按事，即授安西提督，屯哈密，赐孔雀翎、红绒结顶冠。十五年，授湖广总督。罗田民马潮柱为乱，讨平之。十八年，上将征准噶尔，命为钦差大臣，驻安西。旋移陕甘总督，加太子少保。

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言达瓦齐昏暴。上决策用兵，召永常诣京师，谕行军机宜，遂以内大臣授定西将军。时上倚阿睦尔撒纳及来降宰桑萨赖尔取达瓦齐，以阿睦尔撒纳副定北将军班第出北路，以萨赖尔副永常出西路，仍谕阿睦尔撒纳、萨赖尔为军锋，敕永常督军锋先发。永常令诸道军兼程并进，上责其误。永常师次巴里坤，命还肃州。永常还督饷，有所计画，上皆不谓然。师定伊犁，俘达瓦齐，诏责：“永常但知师行粮随，沾沾议接济。今功已成，何虑粮不足？因粮於敌，从来胜算。如永常奏，辗转挽运，动逾数十日，庸有济乎？”因左授吏部侍郎。

阿睦尔撒纳叛，犯伊犁，永常师左次，上责其怯懦，罢内大臣、定西将军，以副都统衔为参赞。厄鲁特诸台吉有不从阿睦尔撒纳叛者，宰桑扎木参等率数千人诣永常请附屯。永常疑其诈，挟宰桑为质，兼程却走，恐贼蹑其后，征策楞赴援，并檄阿敏道引还，同驻巴里坤。上命夺官逮京师，行至临潼，道卒。仍籍其家，戍其子拉林。

觉罗雅尔哈善，字蔚文，满洲正红旗人。雍正三年繙译举人，自内阁中书四迁，乾隆三年，授通政使。御史邱玖华疏论九卿议事不公，别疏请录用贤良祠大臣子孙。雅尔哈善劾玖华为原任侍郎励宗万门生，宗万祖杜讷为贤良祠大臣，玖

华劾九卿议事不公，示刚正，实为起宗万地。上谓：“录用贤良祠大臣子孙，不过虚衔微秩，视其材可用然后用之。岂有尝为侍郎获罪因贤良祠大臣子孙而辄起者？励宗万虽愚，计不出此。玖华所论九卿议事不公，切中时弊。诸臣见之，宜深自儆省。若迁怒建言者，是为不知耻！”命解雅尔哈善任。令庄亲王允禄、平郡王福彭会大学士以下严鞫，雅尔哈善言语得之右通政陈履平，因请皆夺官。上责王大臣议不当，命夺雅尔哈善官，履平下吏议。四年，特起四川龙安知府。五年，以忧去。六年，授江南松江知府，移苏州知府。九年，迁福建汀漳道。雅尔哈善在松江、苏州皆有声绩，其去，民思之。十三年，以福建按察使署江苏巡抚。上元民毁制钱，雅尔哈善论如律，复以数少乞原，上责其宽纵，命夺职留任。十五年，雅尔哈善议经征未完不及一分知县许惟枚等，皆劾罢。总督黄廷桂劾不当下吏议，当夺官，仍命留任。寻入为户部侍郎。十六年，复出为浙江巡抚。十九年，复入为户部侍郎，命军机处行走，旋授兵部侍郎。

二十年，师讨阿睦尔撒纳，授参赞大臣，出北路。二十一年，命改赴西路，令驻巴里坤办事。疏请徙布库努特降人於乌兰乌苏，与前降噶勒杂特人同牧。未几，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叛，噶勒杂特人哈萨克锡喇等与为响应，回部降人莽噶里克亦从之。雅尔哈善擒其党并其子白和卓。十二月，上奖雅尔哈善实心治军事，加内大臣衔。和硕特降酋沙克都尔曼吉不与阿睦尔撒纳之乱，率所部徙巴里坤附城为牧地以居。噶勒藏多尔济巴雅尔之叛，上寄谕雅尔哈善，令密察沙克都尔曼吉踪迹。雅尔哈善方内疑，又以饷不时至，沙克都尔曼

吉请粮不能给，乃使裨将阎相师将五百人入其垒，若迷途借宿者。夜大雪，相师吹笛，督兵袭其庐。沙克都尔曼吉惊起，其妻与相抱持，至死不释，其众四千余人歼焉。雅尔哈善疏报沙克都尔曼吉与绰罗斯叛党扎那噶尔布相通，戮以杜后患。又遣兵赴鲁克察克剿莽噶里克，上嘉其奋往。

二十二年春，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自伊犁率师逐捕噶勒藏多尔济等，雅尔哈善遣侍卫图伦楚将八百人益兆惠军。提督傅魁师至盐池，遇莽噶里克率三十二人入塞探白和卓消息，傅魁执而杀之，雅尔哈善疏闻。上以莽噶里克为叛首，当讫定行诛，命逮傅魁送京师。兆惠师自济尔哈朗至特纳勒尔，为敌围，得图伦楚援乃解。寻召雅尔哈善还京师，调户部侍郎。四月，复授参赞大臣，令驻济尔哈朗。九月，擢兵部尚书。十二月，令移驻鲁克察克，总理屯田。

二十三年二月，命为靖逆将军，帅师讨霍集占。五月，师至库车，霍集占所属头人阿卜都克勒木城守。雅尔哈善督师合围，断其水草，城贼出战，屡败之。六月，败援贼於托木罗克。霍集占自将八千人，具最精巴拉鸟枪，行阿克苏戈壁来援。雅尔哈善督兵战库车南，斩千馀级。霍集占负伤入库车，获其纛。库车依冈为城，以柳枝、沙土密筑甚坚，炮攻不能入。提督马得胜策穴地入城，距城北一里为隧，已及城。雅尔哈善督之急，我兵夜乘燧入穴。城贼见火光，於城内为横沟，水入隧，我兵皆没。头人鄂对告雅尔哈善曰：“库车食且尽，霍集占必出走。城西鄂根河水浅可涉，北山通戈壁走阿克苏。宜分兵屯此二隘，霍集占可擒也。”雅尔哈善以鄂对新降，不可信。越八日，霍集占乘夜引四百骑启西门，涉鄂

根河遁。又数日，阿卜都克勒木复夜遁。馀头人阿拉难尔等率老弱出城降。雅尔哈善杂讯城人，谓沙呢雅斯等五人为阿卜都克勒木死党，因杀之。

疏入，上闻不得霍集占，盛怒，夺雅尔哈善官。雅尔哈善劾副都统顺德讷疏纵，又劾马得胜失机。上曰：“雅尔哈善始劾顺德讷，继劾马得胜，无一语引罪。不思身任元戎，指麾诸将者谁之责欤？此而不置之法，国宪安在？”命兆惠至军斩顺德讷以徇，逮雅尔哈善及得胜送京师。二十四年正月，逮至，命王公大臣会鞫，以雅尔哈善老师糜饷失机事，论斩，遂见法。后二日，并斩得胜。自雅尔哈善死，高宗知沙克都尔曼吉无叛状，赋诗斥其杀降。

富德，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驻防吉林。乾隆初，自护军擢至三等侍卫。十三年，从经略大学士傅恒征金川，擒贼党阿扣，迁二等侍卫。师还，累迁副都统。二十年，师征准噶尔，命送绰罗斯台吉噶勒藏多尔济等赴军。擢参赞大臣，督西路台站。阿睦尔撒纳所属唐古忒部见阿睦尔撒纳入伊犁，谋遁去。二十一年，富德帅师至鄂塔穆和尔，遇唐古忒众千馀营树林蒲苇中，击杀二十余人，追至色白口山内。贼据险分队抵御，夺寨六，斩获无算。唐古忒部遁伊犁，追至察罕鄂博，复遇哈萨克兵千人与唐古忒队合。富德奋勇冲击，斩百馀级，夺回被掠集赛噶杂特三十馀户，擒台吉恩克巴雅尔等四十余人。上奖富德奋勉，授正黄旗蒙古都统。

二十二年，定边将军成衮扎布赴巴里坤，以富德为参赞大臣。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疏报与成衮扎布分道进兵，命富德从兆惠军。阿睦尔撒纳还掠扎那噶尔布游牧，富德追剿，收

复巴尔达穆特各鄂拓克。得叛酋巴雅尔踪迹，遂深入逐捕，夺隘五。至爱登苏，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降。阿睦尔撒纳逃入俄罗斯，寻死。叛酋哈萨克锡喇、布库察罕未获，命富德逐捕。二十三年，招右部哈萨克图里拜及塔什罕回人图尔占俱来降，遣使入觐。上以富德在军久，招抚西哈萨克有劳，予云骑尉世职。

是时雅尔哈善讨霍集占无功，兆惠代将，师锐进，被围，命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军次呼尔璘，遇贼骑五千，转战五日四夜。会参赞大臣阿里衮送马至，分翼驰突，贼众大溃，杀巴尔图十五人、大伯克数十人、贼千馀。酋布拉呢敦中枪伤剧，舁入城，旋遁喀什噶尔。兆惠解围出，以功封三等伯。师进次叶尔羌河岸，复战败贼，进封一等成勇伯。霍集占党侵和阗，富德赴援，破贼。进攻叶尔羌，霍集占兄弟弃城遁，追败之於阿勒楚尔，又败之於伊西洱库尔淖尔，窜巴达克山。军从之，令擒献，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献霍集占首。师还，进封一等靖远成勇侯，赐双眼孔雀翎，官其子侍卫，授领侍卫大臣。二十五年，复授御前大臣，图形紫光阁，赐紫禁城骑马，命军机处行走。寻授理藩院尚书、正黄旗蒙古都统。副都统老格盗官驼事发，鞫实，言寄马富德牧厂，有牲畜数千。上以富德暴贵，安得有牧厂，命都统巴尔品勘验，旋奏富德家产拥货至三万馀。命和亲王等会鞫，得富德出兵时留官马，索蒙古王公牲畜，并携缎、布、烟、茶牟利状，下狱，吏议当斩，上命改监候。二十八年，赦，授散秩大臣。三十三年，将军明瑞征缅甸死绥，参赞大臣额勒登额坐逗遛得罪。额勒登额亦吉林驻防，与富德有连，富德

坐误举，罢散秩大臣，下狱，吏议当斩，上命入缓决。三十六年，赦，授三等侍卫。

三十八年，将军温福征金川，军溃木果木。发健锐、火器两营兵益阿桂军，授富德头等侍卫，为领队大臣，从副将军明亮出南路。富德自真登、梅列旧卡进兵，克得布甲喇嘛寺、得里两面山梁、日寨、策尔丹色木诸隘，复进克僧格宗、马柰、绒布寨、卡卡角诸隘，授副都统，待缺。复进克沙锡理穆当噶尔碉卡、羊圈河桥。四十四年，请拨兵三千往宜喜助明亮，允之。攻噶咱普得娄，夺卡五；攻布咱尔尼山梁，夺沿河卡五；攻庚额特山梁，夺大碉三、卡八；攻噶咱普得尔窝，贼弃碉窜，追至马尔邦，乞降。富德从军二年，未能大有摧破，屡下诏敦责之，至是，命下部叙功。

金川平，阿桂劾富德滥赏，侵士兵盐菜银两弥不足，下桂林核实，复命袁守侗如川会阿桂具狱。富德密上清字疏讦阿桂，上命槛送京师。廷讯，乃具服滥赏，并以银六铤入己；又受知府曾承谟馈金五十两，并劾副将广著，不待命即令其充兵，广著自戕死。清字疏复称“阿桂手持黄带，语不逊”，坐诬告大逆，例当斩，遂见法。

萨赖尔，蒙古正黄旗人。本厄鲁特头人，隶准噶尔台吉达什达瓦为宰桑。乾隆十五年，准噶尔内乱，萨赖尔率所属四十七户降，安置察哈尔。命入旗，授散秩大臣。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请遣萨赖尔归，不许。授参赞大臣，出北路。十九年，乌梁海得木齐扎木参入边，萨赖尔以五百人御之，擒扎木参，而遣收凌、朔岱、讷库勒等十人还。事闻，授内大

臣。既，遣还诸人来告宰桑雅尔都、得木齐阿茂海欲来归，乞驻牧乌兰固木、克木克木齐克。萨赖尔言雅尔都等亲至，许驻特斯河，否则驱之阿尔台山外；并请发厄鲁特兵听调。尚书舒赫德以为未便，上谕萨赖尔相机而行。命舒赫德会同萨赖尔及车凌等选台吉、宰桑可信任者将兵二百人，并令侍卫永柱会总管阿敏道选察哈尔八旗兵五百，交萨赖尔为招谕驱逐之用。

萨赖尔兵至卓克索，乌梁海宰桑雅尔都、车根、赤伦、察达克、图布慎、玛济岱各鄂拓克窜徙阿尔台山外。萨赖尔奏：“乌梁海等已远遁，但贪恋故土，必仍回牧。彼时整兵速出，易於收服。请暂撤兵还。”允之。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命萨赖尔迎劳颁赏。旋偕喀尔喀贝子车木楚克扎布等以千八百人击雅尔都、车根、赤伦、察达克四宰桑於察罕乌苏，败之，获牛马无算。初，有扎哈沁宰桑库克新玛木特者犯卡伦，追之弗获，达青阿诱执之。上责其不武，令纵之去。玛木特移牧布拉罕托辉，不即降。道遇通玛木特，被擒，縶之诺海克卜特勒。萨赖尔闻知之，自乌兰山后掩擒通玛木特，并护库克新玛木特送军营，安置其户畜於库卜克尔克勒。上嘉之，授子爵世袭，迁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时定议征达瓦齐，命萨赖尔为定边右副将军。二十年正月，率师偕参赞大臣鄂容安等出西路。师行，厄鲁特降者於途中肆劫。上戒鄂容安，以己意喻萨赖尔使自敛戢。阿睦尔撒纳请移牧乌里雅苏台，招辉特部众。上察其意叵测，谕萨赖尔令防范，并促其进兵。萨赖尔等疏报扎哈沁得木齐巴哈曼集以三百馀户，宰桑敦多克以千馀户来降。复遣侍卫瑚集

图招谕达瓦齐同族台吉噶勒藏多尔济，寻率台吉诺海奇齐等三十余人来降，诏封为绰罗斯汗。上谕奖萨赖尔，解所佩荷包以赐，并赐双眼孔雀翎。三月，萨赖尔与诸将和起、齐努浑自罗克伦督兵赴博罗塔拉，与北路班第等军合。疏言：“招抚绰罗斯台吉衮布扎卜等，皆率所属来降，凡四千余户。叶尔羌、喀什噶尔和卓木献玉盘请降，令各回原牧；降人请与地耕牧，令往吐鲁番、莽阿里克处受地。阿睦尔撒纳属人二百余及额林哈毕尔噶穷夷八百余户，令附属扎哈沁宰桑，有牲畜者。畀籽种，令其耕牧。并自罗克伦启行，驰檄达瓦齐，晓谕利害。”上奖其筹画妥协，以御用宝石朝珠赐之。

萨赖尔兵至登努勒台，将军班第等亦至厄楚衮，两军合。达瓦齐居伊犁河西格登，不设备。五月，西路军自固勒扎渡口越推墨尔里克岭直抵格登，达瓦齐惊遁，未几就擒。伊犁平，诏封萨赖尔一等超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服。六月，军还。征阿睦尔撒纳入觐，萨赖尔同班第、鄂容安驻守伊犁，留兵五百为卫。七月，阿睦尔撒纳谋叛，逗遛途中。班第等屡疏入告，萨赖尔亦以为言。上密谕诸臣擒治，弗能决，阿睦尔撒纳遂遁。其徒克什木等为乱，班第、鄂容安死之，萨赖尔更衣降。十二月，萨赖尔遣使诣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以阿睦尔撒纳踪迹告，请发兵往击。和起以闻，上令将军策楞传谕慰劳，赉荷包、鼻烟壶，俟其至赐之。又命理藩院员外郎唐喀禄董其游牧。

二十一年正月，萨赖尔脱出，至吐鲁番。巴里坤参赞大臣达尔党阿率兵往会。萨赖尔疏请罪，上令驻特纳格尔，仍授定边右副将军。三月，策楞疏言：“侍卫巴宁阿自伊犁归，

言克什木之乱，将军班第等自固勒扎赴崆格斯御之。贼甫至，萨赖尔欲奔。鄂容安曰：‘贼来当战，胡急走？’萨赖尔答言：‘尔何知？’遂策马去，众从之。班第等仅馀司员侍卫及卫卒六十人。夜贼至，班第等遂自杀。”上命逮萨赖尔入都，鞫实，以萨赖尔降人，贷其死，命锢之狱。班第等丧还，执克什木馘以祭，令萨赖尔观之。寻以叛党渐次就擒，释出狱。二十四年，授散秩大臣、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乾清门行走。旋擢内大臣，复封二等超勇伯。卒。图形紫光阁。

论曰：国重有世臣，然承平久，富贵宴安，恒不足任使；出任军旅，兵未接，将已内怯，几何不僨事耶？策楞辈拥兵玩寇，其病正坐此。雅尔哈善文墨吏，其杀降亦以内怯。富德族微，力战致通显，有功而不善居，卒以遽祸。萨赖尔反覆，迹甚著，独以降人蒙宽典，幸矣！

卷三百十五

列传一百零二

高天喜鄂实 三格 和起 唐喀禄

阿敏道 满福 豆斌 端济布

诺尔本

高天喜，甘肃两宁人。天喜本准噶尔人，雍正中为我师所俘。高氏抚为子，因从其族籍。从军，累擢保宁堡守备。乾隆二十二年，副将军兆惠击伊犁，天喜从参将迈斯汉赴授。遇

噶勒杂特贼百馀，击杀之，获其驼马。既，闻兆惠被困济尔哈朗，议驰救，迈斯汉怯不进。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以闻，上即夺迈斯汉官以命天喜。寻迁金塔协副将。再迁西宁镇总兵，授领队大臣。二十三年十月，师攻叶尔羌，兆惠议出间道袭取贼輜重，渡黑水。天喜督兵修桥渡师，未及半，贼大至。天喜闻兆惠陷贼阵，舍桥亟赴之，奋与贼战，与鄂实、三格、特通额俱没於阵。上赋诗惜之。谥果义，又赐其家白金千。

鄂实，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大学士鄂尔泰第二子。出为叔父鄂礼后。自荫生授三等侍卫。累迁本旗副都统、左翼前鋒统领。兄鄂容安死阿睦尔撒纳之乱，鄂实请从军，授参赞大臣，佐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出西路。二十二年夏，成衮扎布令逐捕扎那噶尔布，鄂实以地险马疲，中道引还。上手诏诘责曰：“若谓地险，贼何以能行？若谓马疲，贼马何独能壮健？”左授蓝翎侍卫。是冬，鄂实逐扎哈沁贼，斩一百四十馀级，获牲械。上谓：“今当大雪，马力应疲乏，尚能剿贼。彼时鄂实为参赞大臣，有事但谗诸将军。兹以负罪，乃直前剿贼，朕知其隐矣。”量迁三等侍卫。死事，上令仍视前鋒统领赐恤，谥果壮。

三格，栋鄂氏，满洲正白旗人。自诸生授蓝翎侍卫。累迁黑龙江副都统。命将索伦、巴尔呼兵三千，佐参赞大臣策楞出西路，为领队大臣。策楞以怯懦逮，三格亦坐夺官。旋复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攻呼尔璘台吉赛音伯勒克等，再战，掠其牧地，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二十二年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令逐捕扎那噶尔布，未得。秋，师至博罗和罗，遇叛

党额林沁达瓦等百馀户，三格与战。会布鲁古特台吉琿齐、呼尔璘台吉达瓦斩扎那噶尔布伪请降，并请招额林沁达瓦，三格信之，遽引师还，琿齐等旋遁去。坐夺官，并削世职，以兵伍自效。死事，上命仍视副都统赐恤，谥刚勇。

天喜、鄂实、三格并祀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回部平；图形紫光阁。特通额，策楞子也，附见《策楞传》。

和起，马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其先世阿音布，国初以军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和起袭职，授盛京协领。累擢宁夏副都统。乾隆十九年，命与侍卫海福将千人佐定西将军永常讨达瓦齐，迁宁夏将军。永常劾和起兵不及额，而和起先疏言将九百人以往，留百人护輜重，上得永常疏，不之罪也。寻又命偕提督豆斌为巴里坤办事大臣，策楞代永常为定西将军，复劾和起送兵马迟误，当夺官，留任。旋复官，授钦差大臣关防，召诣京师谘军事。达什达瓦所属宰桑讷默库、曼集、乌达瑚们都等在军私还游牧，命和起严鞫得实，以降人请予宽典，上不许，命正军法。

二十一年十一月，辉特台吉巴雅尔叛，掠扎哈沁五百馀户。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令和起将索伦兵百人往按，檄吐鲁番伯克莽阿里克等集辟展，而噶勒杂特宰桑哈萨克锡喇、布鲁特台吉尼玛阴应巴雅尔，诡以兵五百会。和起望兵至，疑之。令莽阿里克诃之，给告曰：“我兵也！”逾时，尼玛等操戈前，莽阿里克自后噪，贼众蜂集。和起所将兵仅百人，负重创，手刃数贼，股中枪，徒步转战，至夜力尽。和起垂死，命索伦侍卫努古德、彭金布突围出，以所戴孔雀翎为识报兆惠，遂

死之。谥武烈，追封一等伯，以一等子世袭，祀贤良、昭忠二祠。二十三年，师还，获尼玛及其子槛送京师，命戮於和起墓前。子和隆武，自有传。

唐喀禄，他塔喇氏，蒙古正蓝旗人。自笔帖式再迁理藩院员外郎。乾隆十九年，赐副都统衔，命赴北路军董理新降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班珠尔等游牧地。唐喀禄疏言：“班珠尔所属多老稚不能耕，虑饥馑。”上以距耕时尚远，责其琐屑，命撤还。扎萨克林丕勒多尔济初命同董理游牧，将军别有指挥，唐喀禄疏请留。上责其不当，左迁理藩院笔帖式。寻复授员外郎，命送济隆呼图克图自巴林赴伊犁，董理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游牧。复赐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将驻防扎布堪兵千人，从定边右副将军哈达哈赴哈萨克，逐捕阿睦尔撒纳。贼渠固尔班和卓遁入乌梁海，唐喀禄报哈达哈督兵擒之，赐孔雀翎。阿睦尔撒纳令其徒达瓦藏布入掠，唐喀禄令索伦总管鄂博什将五百人御之，降其众三百。寻命屯科布多。授理藩院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

唐喀禄行按诸部，辉特降人屯扎克赛，每自相劫夺，请移屯呼伦贝尔、齐齐哈尔诸地；喀尔喀俘获扎哈沁、特楞古特、奇尔吉斯、乌尔罕济兰诸部人万馀，请以扎哈沁人移驻卡伦内；特楞古特、奇尔吉斯、乌尔罕济兰人给东三省兵丁为奴；杜尔伯特游牧请移乌兰固木：上并从其请。师出西路击哈萨克锡喇，命唐喀禄屯额尔齐斯为声援。阿睦尔撒纳败走，唐喀禄调知杜尔伯特贝勒巴图博罗特、台吉阿喇善等潜与相结；遣兵攻之辉巴朗山，擒阿喇善等，并戮乌梁海五十

馀户，遂赴塔尔巴哈台逐捕阿睦尔撒纳及哈萨克锡喇，赐御用荷包、鼻烟壶。师至塔尔巴哈台，粮罄马乏，唐喀禄引师退，疏言遵旨撤兵，上怒，左授蓝领侍卫，佐定边左副将军纳穆扎尔出北路。降人和硕齐，上擢用至散秩大臣，至是令护哈萨克来使入边，上命纳穆扎尔遣唐喀禄将二百人迎之。阿睦尔撒纳窜俄罗斯，上命唐喀禄偕和硕齐驻额尔齐斯侦御。

二十三年三月，土尔扈特舍棱等谋走俄罗斯，上命偕和硕齐逐捕。四月，师次布固图河，获舍棱弟劳章扎卜。劳章扎卜诡为兄乞降，唐喀禄未敢信，和硕齐遽纵之还。越日，舍棱诡约降，献酒，和硕齐饮之，邀唐喀禄过其营，贼噪而起。唐喀禄及侍卫富锡尔、穆伦保、佛尔庆额力战，均遇害，和硕齐更衣降。事闻，赐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富锡尔、佛尔庆额，皆满洲镶黄旗人；穆伦保，满洲正白旗人；皆赐云骑尉世职。

阿敏道，图尔格期氏，蒙古镶红旗人，世居察哈尔。父阿吉斯，康熙间讨噶尔丹，以员外郎从军，中道粮匮，兵苦饥。阿吉斯言於众曰：“我等官兵世受国恩，甘毙道路。誓竭力前进。”众皆诺。於是有昭莫多之胜。圣祖嘉其能，予拖沙喇哈番世职。卒。

阿敏道，袭职。雍正初，累迁二等侍卫。九年，命将巴里呼兵百人自固尔班塞堪赴巴尔坤佐军，又命偕侍读学士查克丹调喀尔喀兵三千率之往。寻复偕护军统领费雅思哈赴乌尔辉音扎罕练兵。乾隆元年，准噶尔乞和，撤军，阿敏道还京，授镶蓝旗察哈尔总管。十九年，师收乌梁海，将察哈尔

兵以从，加副都统衔。二十年，迁所获巴尔沁人等於齐拉罕。师定伊犁，定北将军班第奏以阿敏道督台站。是年，阿睦尔撒纳叛，班第陷贼。阿巴噶斯、哈丹附逆肆掠，台站中断。阿敏道辄督兵巡徼，使驿递恒得相续。会定西将军永常自木垒退驻乌尔图布拉克，撤阿敏道还。上夺永常官，以策楞代将。命阿敏道将精骑诣伊犁求班第消息。策楞不即遣，上诘责之。寻将千人捕阿巴噶斯、哈丹贼众。

二十一年，授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时回酋布拉呢敦、霍集占有异志，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谕知之，遣阿敏道将索伦兵百、厄鲁特兵三千赴叶尔羌、喀什噶尔慰抚，且使致二渠。至库车，霍集占在焉，闭城拒我师。阿敏道斩游骑四十馀，围之。城人诡言曰：“厄鲁特吾仇，虑为害。撤还即纳降。”阿敏道遂命厄鲁特兵退，仅留索伦兵百。或虑有变，阿敏道曰：“吾招抚回众，惟期於国有济，何暇他虑？”遂入，为霍集占所执。

二十二年，上谕诸将檄霍集占送阿敏道还，不从，谋加害。库车伯克呼岱巴尔以告，阿敏道谋脱归，不克，死之。二等男署察哈尔营总旺扎勒及诸裨将绷科、耨金吹、扎木苏七、巴克萨拾，并索伦兵百人，皆从死。事平，诸有功者图形紫光阁，阿敏道列后五十功臣，加世职为骑都尉兼一云骑尉，祀昭忠祠。旺扎勒加云骑尉，绷科等皆予云骑尉世职。

满福，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自世管佐领累擢拉林副都统。乾隆二十二年，迁都统，驻巴里坤。命将吉林兵千人屯吐鲁番，寻授领队大臣。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出珠勒都斯，

令满福将三百人巡视阿勒辉至乌纳哈特十三台站，搜剿吗哈沁。沙拉斯、吗唬斯既降复叛，掠台站，上命满福自阿勒辉往剿，又令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帅师与会。阿里衮未至，满福师次肯色岭，与贼遇，击之，贼败走，伪遣人乞降，且言贼渠已就缚，请除道迎。满福信之，行次哈喇和落，径险林密，下临深沟。满福悟为贼所诿，急麾前队返。贼千馀突自林中出，围我师。满福厉声督兵力战，被创坠沟，死之。上以满福虽为贼所愚，愍其捐躯，命如阵亡例议恤，谥武毅，祀昭忠祠，图形紫光阁。

豆斌，陕西固原人。初以马兵入提标，累迁肃州镇标中营守备。雍正间，从征准噶尔，力战受创，赐白金四百。迁川陕督标前营游击。准噶尔犯科舍图，率兵击走之。乾隆初，累迁提督，自广东移广西。疏言：“各营鸟枪，旧式大小参差，坐卧倚伏，不能应手；又质薄易热，难收实用。请照陕西威字号缠丝枪式改制。”下两广总督议行。俄，调还固原。又命以提督衔领湖北宜昌镇总兵事。寻复历甘肃、安西提督。命讨准噶尔，帅将标兵出驻巴里坤，以输军马后时，下吏议。旋乞病，罢。

居数月，复授安西提督，仍令赴巴里坤兆惠师。师攻霍集占於库车，命斌将所部从，充领队大臣，徼巡鲁克察克、辟展、库车诸地驿路。兆惠被围黑水，斌从副将军富德自阿克苏兼程赴援。师次呼尔璘，霍集占以五千人迎战，我师分两翼，贼据高冈，斌率中军火器进攻。贼知我师马力乏，拥众相逼。阿里衮解马至，斌偕众将夹击，胁中创，仍力战，贼

大败。创甚遂卒，谥壮节，祀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上制诗惜之。回部平，图形紫光阁。孙霁，袭世职，官至山东登州镇总兵。

端济布，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自前锋累迁头等侍卫、镶黄旗察哈尔总管。乾隆二十二年，上令选兵千佐定边将军兆惠出西路。自朱尔图斯赴玛纳斯，获得木齐鄂罗斯，并所部三百人、马驼牛羊二千馀。扎哈沁头人巴哈曼集叛走，端济布偕侍卫奎玛岱追捕，至小卫和勒津，降所部二百户，又得掠台站贼札木布。师捕治厄鲁特头人噶尔藏多尔济、扎那噶尔布等，布鲁古特台吉琿齐、呼尔璘台吉达瓦斩扎那噶尔布，诣端济布军请降。端济布遽引师还，琿齐、达瓦复叛去。上惩端济布惟事姑息，命靖逆将军雅尔哈善按治。师至罗克伦蒙古图岭，获噶尔藏多尔济宰桑罗卜札尼玛、得木齐敦多克，槛送巴里坤。上闻，命贷端济布罪。

扎哈沁得木齐哈勒拜等谋掠台站，参赞大臣哈宁阿檄端济布往捕，至玛纳斯，得间谍十馀。渡河至美罗托山，贼遁，收其游牧牲畜。师围库车，端济布将吉林、厄鲁特兵以从。霍集占将三千人自赛里木来援，屯高阜。端济布偕侍卫顺德纳等奋击，斩二千馀级。师攻叶尔羌，霍集占筑台城东北。端济布及侍卫诺尔本将右翼后队攻之，贼拒战，复斩二千馀级。兆惠被围於黑水，端济布从定边左副将军富德赴援，十馀战，至呼尔璘，与兆惠军会，赐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授镶红旗满洲副都统。

师逐贼，战於阿尔楚尔，再战於伊西洱库尔淖尔，端济

布将二百人截贼逃路。侦山有贼寨，越岭攻之，被创，赐号塔什巴图鲁。师还，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卒，赠都统，谥壮节，祀昭忠祠。谕以“端济布力战受伤，与阵亡者无异也”。

诺尔本，吴机格忒氏，满洲正蓝旗人。以前锋从军。富德获宰桑乌巴什，遣诺尔本送兆惠军。道遇贼，力战，赐号克筹巴图鲁。师围库车，霍集占来援。诺尔本偕公衮楚克，侍卫齐凌札卜、齐努浑等击贼右翼，贼败走，逐之六十馀里，至鄂根河口，斩获甚众；贼逃入苏巴什山，复偕齐努浑入山搜戮：温诏嘉焉。师攻叶尔羌，偕端济布战城东，败贼。师还，命在乾清门行走，赉银帛，赐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擢头等侍卫，从明瑞征缅甸，击贼被创。寻令将兵屯腾越。还京，擢围场总管，加副都统衔。卒。

论曰：高天喜骁勇善战，与鄂实、三格奋斗破阵，死事为最烈。和起等仓卒为贼陷，慷慨授命。斌与端济布以力战受创，得与战死者同其血食。旌勇励忠，当如是也。

卷三百十六

列传一百零三

瑚尔起 爱隆阿弟巴灵阿 舒明
福禄 齐里克齐 阎相师 伊柱
努三乌勒登

瑚尔起，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自笔帖式累迁协领。乾隆十三年，从征金川。迁呼伦贝尔总管。二十年，从征准噶尔，加副都统衔。二十一年，从参赞大臣达尔党阿自珠尔都斯逐捕阿睦尔撒纳，谕知阿睦尔撒纳窜哈萨克，从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以师临之。哈萨克汗阿布赉拒战，击败之，斩百馀级，得马二百馀。获其头人，言阿睦尔撒纳方在泥雅斯图山，檄阿布赉擒献。杜尔默特贝勒巴图、伯罗特等潜通阿睦尔撒纳，瑚尔起与战辉巴朗山，执伯罗特，尽歼其部众，及阿睦尔撒纳所留乌梁海五十馀户。

沙喇斯、玛呼斯既降复叛，掠台站，而布鲁古特台吉琿齐等戕察哈尔总管巴宁阿以叛。上命瑚尔起偕鄂实、三格副哈宁阿，将千人驻济尔哈朗、巴里坤适中地，捕琿齐及沙喇斯、玛呼斯部众。瑚尔起偕鄂实追剿扎哈沁逃贼，又偕副都统巴图济尔噶勒自呼斯坦至尼勒喀河，侦琿齐等百馀户游牧，突击，执之。

寻从师自伊犁逐剿诸回部，至善塔斯巔，招降布鲁特头人图鲁启拜、鄂库及其部众，搜捕阿里玛图河逸贼。上以索

伦兵从征久，召瑚尔起及副都统鄂博什率以还，瑚尔起等仍请从军。将军兆惠攻霍集占於叶尔羌，被围，定边右副将军富德檄瑚尔起及巴图济尔噶勒率索伦兵自伊拉里克赴援，以马驼未至，负粮械步行戈壁中。上奖谕，即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师至巴尔楚克，兆惠围已解，与富德军合。霍集占之徒阿卜都克勒木等侵和阗，攻哈拉哈什，侍卫齐凌扎卜请援，兆惠令瑚尔起与巴图济尔噶勒督兵赴援。齐凌扎卜驰告，夜行至伊立齐，贼闻兵至，引退。谕知贼骑七百馀屯博尔齐，天大雾，瑚尔起督兵突击，贼溃走，退至皂洼勒河，斩百馀级，收回人四千馀户，和阗遂平。上赋《博罗齐行》纪事，赐瑚尔起云骑尉世职。

师自喀喇乌苏逐捕霍集占，至阿尔楚尔。贼设伏两山间，我军张两翼击之，贼败走三十里，负山而屯。瑚尔起等自山麓横冲入阵，师夹击，贼大败，越山遁，师从之，至伊西洱库尔淖尔。瑚尔起等为伏东山，侧击，贼复大败，霍集占窜入巴达克山。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献霍集占首。瑚尔起将索伦兵还，赉银币，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瑚尔起疏言：“呼伦贝尔多水泉，可耕。请选塔里雅沁降回百户往耕。”上命瑚尔起以副都统为呼伦贝尔总管，董其事。移黑龙江副都统。从征缅甸，收猛拱、猛养诸地。卒於军。赐骑都尉，并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祀昭忠祠。

爱隆阿，觉尔察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前锋侍卫累迁齐齐哈尔副都统。乾隆二十一年，授领队大臣，赴巴里坤军营。偕参赞大臣富德逐捕巴雅尔，至爱登苏，遇阿布赉部众突出，

数与战，却之。自巴尔楚克至济尔哈朗置台站，逐贼沙喇博和什岭，遇都尔伯特纳木奇游牧，乞降，旋遁去，爱隆阿追及之，杀千余人，纳木奇逐纳款。师至察罕乌苏，收厄鲁特宰桑乌鲁木游牧百馀户。师屯济尔哈朗，命爱隆阿驻守济尔哈朗、巴里坤适中地。寻从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讨霍集占。先是爱登苏之战，侍卫奇彻布战没，至是爱隆阿上言：“前擒巴雅尔，夺还奇彻布尸，富德未及疏列。”定边将军兆惠疏言：“爱隆阿原报所无，事后追论，显为争功，请严议。”诏原之。

师围库车，贼来援，爱隆阿等与战於戈壁，歼贼甚众。霍集占将五千人续至，爱隆阿等率吉林及索伦兵千骑逐贼至鄂根河侧，与战，迫贼入水，死者三千余人，拔其纛，驿致京师。上为赋《回纛行》，奖其能战。旋从将军兆惠至叶尔羌，与霍集占部众战，当左翼。兆惠被困，靖逆将军纳穆札尔赴援，爱隆阿将兵截喀什噶尔贼援路。徼巡台站，至托罕塔罕，遇贼，剿杀百余人。上授爱隆阿参赞大臣，令与定边右副将军富德援兆惠。爱隆阿战呼尔璘，再战叶尔羌河，遂与兆惠军合。寻引兵驻乌什，兼防喀什噶尔，予云骑尉世职。复从富德逐霍集占，战於伊西洱库尔淖尔。徼巡台站，值吗唬斯、宾巴等谋劫察罕乌苏台站，以兵追袭，斩获殆尽，进骑都尉世职。师还，授正白旗护军统领，兼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再进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授伊犁参赞大臣。卒。

弟巴灵阿，自亲军校累迁二等侍卫，授察哈尔总管。赐坤都尔巴图鲁名号，授领队大臣。在博罗齐搜捕厄鲁特部众，遇伏战死，赐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舒明，乌梁海济勒莫特氏，蒙古正黄旗人。自二等侍卫累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黄旗护军统领。命赴北路军，为诸部降人董理游牧。旋授吏部侍郎。谕知降人讷默库戕台站侍卫，谋以所部叛，驰奏。敕参赞大臣阿兰泰往捕治，阿兰泰请益兵，上责其纷扰。讷默库就擒，上以舒明筹策得宜，而阿兰泰推诿迟误，夺阿兰泰三等男爵畀舒明。

舒明在边，诸部降人至者，为之拊循。噶勒杂特宰桑根敦降，上授佐领，使与丹毕游牧同处。都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乌巴什降，上授伯什阿噶什亲王、乌巴什贝子，游牧额尔齐斯，舒明为陈请留屯哈达青吉勒。达什达瓦部降，编为三旗，移阿尔台；其续至者，使处扎哈沁旧游牧地。策凌乌巴什、巴图博罗特及达玛林等部众贫甚，疏请赈，上为发米六百石。上闻和托辉特青滚杂卜将叛，命舒明谕之。舒明言叛已著，命会将军成衮札布等捕治。授参赞大臣，成衮札布令将科布多兵二百以往。上命侍卫巴宁阿勒泰将三百人为舒明佐。旋命偕成衮札布驻乌里雅苏台。授理藩部侍郎。再迁绥远城将军，兼领归化城都统。二十七年，卒。

子雅尔泰，袭三等男。累迁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坐事左授头等侍卫。与保泰同充驻藏大臣。廓尔喀侵后藏，与保泰同得罪，荷校被杖。复起至头等侍卫。卒。

福祿，旺察氏，蒙古正白旗人。自护军校累迁福建建宁镇总兵。内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外授直隶宣化、广东右翼诸镇总兵。又内移正红旗汉军副都统。乾隆二十三年，授参

赞大臣，驻乌里雅苏台。旋命将索伦兵二千人赴巴里坤。时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与参赞大臣阿桂会讨舍楞，福祿请具三月粮，自科布多输送，从之。至海拉尔，与御前侍卫敦察会师进。旋佐将军兆惠讨霍集占，偕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帅师次呼尔璦。霍集占以五千余人来犯，福祿偕领队大臣永庆率索伦、察哈尔兵击之，自己至申，与贼战十余次，贼溃去。进次叶尔羌河岸，城贼突围出，富德与福祿等领中军自右进，追贼渡河，贼屡败。兆惠自叶尔羌出，至阿尔吉什，侦鄂斯璦方侵和阗，疏请富德、福祿帅师策应。上命福祿偕策布登札布以兵堵霍集占窜俄罗斯路。旋命驻军和阗，予云骑尉世职。迁杭州将军。准噶尔平，图形紫光阁。上巡浙江，福祿督驻防兵肄武，制《阅武诗》奖之。调西安将军。授领侍卫内大臣。以老乞休。卒。

齐里克齐，蒙古镶黄旗人。初为额鲁特人，以地为氏。乾隆二十年，师征准噶尔，来降。准噶尔平，从定边将军兆惠击霍集占，战於霍尔果斯。霍集占败走，降头人图鲁启拜等，授蓝翎侍卫。护哈萨克使臣诣京师，迁三等侍卫。复从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击霍集占，至色勒库尔，敌踞山以拒。齐里克齐偕前锋参领喀木齐布督健锐营兵自山阴攀登仰击，霍集占败遁。降所部二千余人，获军器、驼骡，赐布哈巴图鲁勇号。师还，命在乾清门行走，图形紫光阁。再迁头等侍卫，予云骑尉世职。三十二年，从将军明瑞征缅甸，遇贼於底麻，败之。赐副都统衔。召回京，再迁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三十七年，师征金川，命督健锐营从参赞大臣阿桂出南路。授领队

大臣，攻美诺，克之。金川平，师还，领健锐营。

嘉庆初，教匪起，送察哈尔马如湖北军，事竟即还。上以未请从军，诏诘责，夺官，削世职。寻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卒。

阎相师，字渭阳，陕西高台人。入伍。累迁安西前营游击。雅尔哈善谋诛厄鲁特降人沙克都尔曼吉。天大雪，相师将五百人，伪为失道，求寄宿其垒。夜分，鸣笳骤起，杀沙克都尔曼吉，歼其部众四千余人。寻偕副将丑达将千人赴鲁克察克同额敏和卓逐回酋莽阿里克。录功，迁金塔寺营副将。屯田吐鲁番。擢甘肃肃州镇总兵，赐花翎。从雅尔哈善讨霍集占，授领队大臣。围库车，力战被创。师克阿克苏，以相师驻守。已，复随剿霍集占於叶尔羌。授安西提督，驻喀什噶尔。未几，改甘肃提督，移驻库车。上命屯田乌鲁木齐。凯旋，入觐，赉银币，图形紫光阁。引疾罢，予食全俸。旋卒，赠太子太保，谥桓肃。

相师躯干修伟，有至性。既贵，念亲不逮养，每食泣下。得俸与兄弟，不问出入。所居镇夷堡地万亩，为浚渠灌溉，数百家利赖之。

伊柱，萨克达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塔勒马善，雍正间，以副都统将归化城兵从征噶尔丹策凌。将军达尔济驻伯格儿，世宗命塔勒马善参赞军务。署前锋统领，逐贼至额得尔河源，驻军乌里雅苏台。乾隆初，权定边左副将军，召还。师复徵准噶尔，命赴额尔齐斯屯田。二十一年，授北路参赞大臣。复

召还，授护军统领。卒。

伊柱，自佐领再迁索伦总管。偕副都统济福、侍卫德尔森保赴喀尔喀车臣部捕盗，得逋贼。二十四年，从将军兆惠讨霍集占。霍集占之弃叶尔羌走也，副将军富德等逐之，至阿尔楚尔。贼设伏两山间，师分三队奋击，伊柱领右翼，战自辰至午，贼大溃。翌日，至巴达克山界伊西洱库尔淖尔，贼据险守。师分道进攻，树白纛，降贼万馀。伊柱偕巴图济尔噶勒等堵山后策应。富德遣侍卫赛音图等谕巴达克山汗，使擒霍集占以献。伊柱驻兵卡伦为声援。瓦罕伯克率所部降。寻，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函献霍集占首。回部平。伊柱将千人驻喀什噶尔，护诸降人屯田伊犁。师还，上御丰泽园宴劳，赐伊柱缎十二、白金五百。伊柱复出领屯田，为置台守望，疏渠灌溉，农隙督佃伐木作屋以居，上谕令加意开拓。迁镶蓝旗蒙古副都统。从将军明瑞徵缅甸，击贼老官屯。卒於军，进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努三，瓜尔佳氏，吉林满洲正黄旗人。自前锋再迁头等侍卫、御前行走。乾隆十一年，四川总督庆复剿下瞻对头人班滚，命努三如庆复军。庆复疏报班滚焚死，罢兵。张广泗代庆复，言班滚现在。庆复坐得罪，努三罢御前行走。寻授镶白旗蒙古副都统、正蓝旗护军统领。十八年，师征准噶尔，命从湖广总督永常筹军事。旋帅师驻鄂尔坤。准噶尔宰桑玛木特阑入卡伦。授参赞大臣，命会将军成衮札布逐捕。努三与参赞大臣萨赖尔、护军统领乌勒登合军，军不戢，杂取牲畜。努三获逃人特赫拜哈都，未闻上。乌勒登收乌梁海，纵

逃人巴朗。上诘责努三、乌勒登，下定北将军班第等按治。努三、乌勒登自陈收牲畜匿以自私事始萨赖尔，上以萨赖尔新降，不知法度，责努三等不得以此诿过。寻谏上，坐失巴朗，罪当斩。诏录其前劳，恕死，留军，仍籍其家。

旋授蓝翎侍卫。再迁头等侍卫，命与左都御史何国宗赴伊犁，测天度，绘地图。送兵诣巴里坤，请回京。左授蓝翎侍卫，留巴里坤差遣。招抚巴尔达穆特各鄂拓克有劳，三迁镶蓝旗护军统领，督巴里坤屯田。兆惠被围黑水，努三从定边左副将军富德往援，至呼尔璘，分两翼击贼，与兆惠军会，赐骑都尉世职。师还，赐银币。累迁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满洲都统。卒，谥恪靖。

乌勒登，乌礼苏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前锋累迁镶黄旗蒙古副都统、护军统领。乾隆十三年，从征金川。经略大学士傅恒至军，令驻军马奈。十八年，师征准噶尔，授参赞大臣，驻乌里雅苏台。扎哈沁宰桑玛木特等阑入卡伦，乌勒登偕喀尔喀副都统策登扎卜将五百人，与参赞大臣努三分道捕治。参赞大臣萨赖尔收乌梁海，乌勒登自索郭克策应，俘获甚众。寻坐纵逃人巴朗，并与努三匿所获乌梁海牲畜，罪当斩，贷死从军。寻授头等侍卫，命选厄鲁特宰桑厄勒锥音等兵赴伊犁讨贼。加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进剿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

阿睦尔撒纳窜哈萨克，定西将军策楞遣乌勒登将千人从参赞大臣玉保逐捕，玉保中道引还。乌勒登师至库陇癸岭，阿睦尔撒纳脱走。逮诣京师，廷鞠，言：“初闻阿睦尔撒纳遁，请发兵速追之。策楞、玉保俱不允。后从玉保往，复请追击。

玉保止发兵五十，至库陇癸岭，仅馀二十人，驼复乏。阿睦尔撒纳於师行日已过岭窜哈萨克。”上以其言实，贷死，授三等侍卫，在乾清门行走。寻仍遣赴军。定边将军兆惠招降布勒特部头目图鲁启拜，令乌勒登自珠木罕至图固斯塔老宣诏，护降人入觐。擢头等侍卫，授参赞大臣。令捕玛哈沁，并截霍集占逃路。寻以捕玛哈沁不力，令在领队大臣上行走。师还，累迁镶黄旗蒙古都统、左翼前锋统领。卒。

谕曰：从兆惠、富德讨霍集占有功诸将校，若瑚尔起、爱隆阿歼敌擒旗，见於咏歌，厥绩懋焉。舒明逐叛拊降，以劳受爵。福祿、努三与呼尔璘之役，齐里克齐佐色勒库尔之战，相师助库车之围，伊柱收伊西洱之降，录功皆居最，抑亦其次也。

卷三百十七

列传一百零四

王无党 吴进义 谭行义 李勋
樊廷 武进陞 马负书 范毓麟

王无党，直隶万全人。康熙五十一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累迁广西梧州协副将。贵州台拱九股苗为乱，无党率师讨定之，擢左江镇总兵。九股苗复为乱，无党驰抵古州，分兵赴八寨督剿。经略张广泗檄无党分攻台拱大台雄，克之。平交上等三十馀寨，擒其渠巴利，会收牛皮大箐。乾隆元年，署

贵州提督。从广泗抚定上下九股诸苗从为乱者。二年，真除。疏陈黔省急务，请筹积贮，筑城垣，整墩台塘房，禁掠卖人口，下部议行。定番州属姑卢寨苗恃险强肆，广泗与无党遣汉、土官兵三千馀，分道毁寨搜箐，擒其渠老排，十馀日而定，上褒其妥协。四年，陞见，赐孔雀翎。

六年，移湖广提督。黑峒苗为乱，大学士鄂尔泰以无党在贵州久，熟苗事，留使戡定乃上官。八年，上以湖广军政废弛，无党至官未有所整理，下诏诘责。十三年，坐提标兵救火攘衣物，兵部论无党徇庇，当夺官，命诣京师引见，左授湖南沅州协副将。迁云南楚雄镇总兵。内擢銮仪使。复外授福建漳州镇总兵。迁浙江提督。以目疾乞罢。卒，谥壮愬。

吴进义，字子恒，陕西宁朔人。父开圻，康熙二十七年一甲三名武进士，官至云南元江副将。进义入伍，从振武将军孙思克征噶尔丹，劄署守备，发江南借补千总。累迁江南寿春镇总兵。擢江南提督，疏言：“太湖界江、浙，渔船奸良难辨。请照海洋例巡哨，支河小汛，饬两省陆路兵巡查，则声势联络，奸宄敛迹。”有旨嘉奖。久之，移浙江，再移福建，复还浙江。时有伪为孙嘉淦疏稿语忤上，进义与浙闽总督喀尔吉善以闻。上令究所从来，语连提督廨胥吏，喀尔吉善劾进义隐讳，命解官听讞。进义力辨未尝隐讳，其幕客证进义已见稿。浙江巡抚雅尔哈善论进义当重辟，上愍其老，命贳罪。复以疏稿未得作伪主名，令江苏巡抚庄有恭会鞫。有恭疏陈进义实未见稿，浙江承审诸吏牵合附会。事下军机大臣覆讯，得实。上以进义无辜废斥，召来京，命以提督衔署直

隶宣化镇总兵。未几，授古北口提督。进义请限操演火药，增设河屯协弓兵，皆允行。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七年，卒，年八十四，加太子太保，谥壮愬。

进义家世多武功，从祖坤，贵州永北总兵，尝征四川苗及金川有功。坤子开增，自武举官至浙江温州总兵。

谭行义，四川三台人。康熙时，以武举授陕西西宁卫千总。雍正初，从军平青海，再迁河南城守营参将。河东总督田文镜劾行义送陕西军马疲瘦，夺官，上令来京引见，召对称旨，赐编刻《上谕》、貂皮、香珠，复原官。再迁广东高雷廉总兵。总督鄂弥达檄行义将五千人协剿贵州乱苗，进击滚纵、高表诸寨。经略张广泗令赴援上江，攻乌婆、摆吊诸险要地，搜牛皮大箐，获其魁。历福建漳州、湖南镇筴诸镇。

乾隆四年，授广西提督，帅师会讨楚、粤乱苗。宜山县土蛮恃险劫掠，行义与总督马尔泰、署巡抚安图令游击杨刚讨之。破白土、丘索二村，执其渠，斩以徇。忻城土县外八堡有剧盗曰蓝明星，恃险焚劫。行义檄副将毕映捕治，明星遁入山，搜捕得之。有黄顺者，匿湖北、广东错壤处，谋为乱。贵州人黎阿兰与相应，散旗印，将起事。行义谕知之，督兵攻克贼巢，擒斩首从七十馀，事乃定。柳州兵皆居草舍，患火。行义请发白金四千贷兵建瓦屋，分三年还帑，从之。又有李彩者，纠众聚迁江石版村谋犯县城，行义既捕治，请城北设汛。寻以擅发仓谷贷於兵，左授登州镇总兵。十一年，迁江南提督。十四年，移浙江提督。十六年，再移福建陆路提督。十八年，卒，谥恭愬。

李勋，贵州镇远人。入伍，稍迁守备。从征台拱九股生

苗，广泗檄同剿羊吊、洞里、羊色诸地，搜牛皮大箐，勋亦在行间。累迁湖广提督。缅甸乱，移云南提督。疏请自普洱驰往孟艮捕治乱渠召散，上以其老，不胜瘴疠，命还普洱。勋已至孟艮，督总兵刘德成、华封等葺堡垒，防要隘，得召散兄猛养等。勋还，卒於途。加太子太保，谥庄毅。

樊廷，陕西武威人。初入伍，更姓名王刚。从征乌蒙、青海、西藏，积功累迁甘肃肃州镇总兵。自陈复姓名，改籍四川潼川县。准噶尔犯科舍图卡伦，盗驼马，其众二万馀。廷率副将冶大雄等将二千人御之，转战七昼夜，与总兵张元佐等军合，杀贼无算，尽还所盗。时提督纪成斌护宁远大将军印，闻上，诏褒廷以寡敌众，忠勇冠军，赐白金万，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授陕西固原提督、都督僉事。入觐，请从军，命从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出师屯南山。副将军张广泗侦贼伏乌尔图水，檄廷将千五百人自砦泉子进剿，至哈洮遇贼，夺据山梁，连败之。越噶顺抵鄂隆吉大坂，杀贼四百，擒三十六，收其粮械。

乾隆初，上从查郎阿请，发甘、凉诸镇兵五千人驻哈密，置总统提督，以授廷。廷至军，疏言：“乌尔克为极西第一要隘，兵出侦洮赖大坂北芦草沟、噶顺沟东乱山子及乌尔图水，夜辄有火光。守隘兵寡，请量增。”又疏言：“哈密兵在山南烟墩沟诸地牧驼马，请分山北防兵巡护。”皆用其议。在边二年，以病乞罢，命还固原治疾，遣医往诊。寻卒於哈密。遗疏论防边事甚切，上深愍之。命查郎阿经纪其丧，归葬凉州。赠都督同知，谥勇毅。

子经文，官至广东右翼总兵。经文字继祖，官湖北副将。继祖子从典，请改籍湖北恩施。从典子燮，官湖南永城镇总兵，同治中，坐事罢。

武进陞，山西宁乡人，其后改籍江南江宁。初以张姓入伍。稍迁浙江温州镇标守备。雍正初，闽浙总督满保疏荐，引见，授三等侍卫，属怡亲王允祥。寻外授江宁游击。累迁福建陆路提督。言：“闽省不习骑射，加意督率，弓力渐增。马兵出马收马较前改观。”高宗谕以“如此方不负任使，然亦不可欲速，尤贵为之以实，要之以久”。进陞与总督喀尔吉善忤，疏言：“喀尔吉善外似和平，心实刚愎。令臣密察水师提督张天骏营伍，臣辞以水师非所辖。督臣正言厉色，必令臣密察。及察知水师陋规，告之督臣，督臣置不问，反与天骏契合。臣察漳州营马值，总兵马负书为督臣旧部，巧为徇私。令臣无地自容。”又疏言喀尔吉善衰惫状，上斥进陞支离狂率。喀尔吉善亦劾进陞徇所属，纵兵行窃。因左授江南狼山镇总兵，进陞疏谢，谕曰：“汝无他过，祇好胜多事，故左授示薄惩。若不知改，或遂委靡，一切姑息，皆不可也。”居数月，擢江南提督，以老罢。再起，终浙江提督。卒，年八十馀，谥良毅。

马负书，汉军镶黄旗人。乾隆元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累迁福建漳城镇总兵。疏言：“漳州民好斗，有所谓‘闯棍’，结党肆行，土豪养为牙爪，请严治之。”上下其章喀尔吉善，令体察惩治。历琼州、金门、台湾、狼山诸镇。署古北口提督，疏言：“兵习阵法，无济实用。应於秋冬收获后，择地成列，为仰攻旁击势。分合进退，以金鼓为节。常

月教场演习，仍依营制。”得旨允行。授福建陆路提督。卒，谥昭毅。

范毓麟，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麟兄毓麟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麟主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餘万石。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餘石，毓麟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师既罢，米转运近地，户部接近值核销，故所受远值，责毓麟追缴，凡白金二百六十二万，复出私财采参，市铜供铸钱以偿。

毓麟以武举授卫千总，以驼佐军，擢守备。累迁直隶天津镇总兵。自河南河北镇移广东潮州，疏请令潮州营兵如河北例，兼习长枪、短棍、连接棍诸艺。世宗命与总督鄂弥达、提督张溥商榷。鄂弥达等上言：“广东山海交错，军械惟鸟枪最宜，次则弓箭、藤牌、挑刀、大炮。毓麟所议与广东不甚宜。”上韪鄂弥达等议，仍谕毓麟初至，当嘉其肯言。嘉应、潮阳遇飓，海岸决。毓麟以闻，命加意抚绥。乾隆初，署广东提督。故事，市舶至，诣海关纳税。或遇风未至所往地，中道暂泊，亦论税如例。毓麟虑民避屡税，遇风不敢泊，致倾覆，疏请商舟寄泊，非即地市易不征税，上命待审察。毓麟以忧归，服终，授直隶正定镇总兵。湖广总督阿尔赛请移任苗疆，上不允，谕以“毓麟富家子弟，谨慎无过。苗疆事重，

不能胜也”。上巡五台，毓琦言兄毓麟子清注具羊千、马十备赏赉，上却之。寻以老罢。卒。

论曰：提镇虽专阃，然受制於督抚，所辖兵散处诸营汛，都试肄武，虚存其制耳。无党、进义皆能勤其官者，行义捕盗，廷屡从战，皆有劳。进陞继继不欲旷其职。毓琦与其兄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家而不悔，求诸往史，所未有也。

卷三百十八

列传一百零五

阿桂子阿迪斯 阿必达

阿桂，字广庭，章佳氏。初为满洲正蓝旗人，以阿桂平回部驻伊犁治事有劳，改隶正白旗。父大学士阿克敦，自有传。

阿桂，乾隆三年举人。初以父荫授大理寺丞，累迁吏部员外郎，充军机处章京。十三年，从兵部尚书班第参金川军事。讷亲、张广泗以无功被罪，岳钟琪劾阿桂结张广泗蔽讷亲，逮问。十四年，上以阿克敦年老，无次子，治事勤勉；阿桂罪与贻误军事不同，特旨宥之。寻复官，擢江西按察使，召补内阁侍读学士。二十年，擢内阁学士。时方征准噶尔，命阿桂赴乌里雅苏台督台站。逾年，父丧还京。旋复遣赴军，授参赞大臣，命驻科布多，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二十二年秋，授工部侍郎。辉特头人舍楞约降，唐喀禄以兵往会，为所袭，阿桂率兵策应，上嘉之，赐花翎。上命阿桂与策布登扎布合

军击舍楞，毋使逃入俄罗斯。阿桂言：“得降贼，谓舍楞将逃土尔扈特；或不达，且复回准噶尔。邀之中路，可擒献。”上责其观望，召还京。是年准部平，复命赴西路，与副将军富德追捕馀贼。

霍集占叛，二十四年，命赴霍斯库鲁克从富德进讨。八月，逐贼至阿勒楚尔，又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回众降。霍集占走拔达克山。是年回部平。上以阿克苏新附，为回部要地，命阿桂驻军绥抚。二十五年，移驻伊犁。阿桂上言伊犁屯田、阿克苏调兵诸事。上嘉其勇往，命专司耕作营造，务使军士、回民皆乐於从事。时西域初定，地方万馀里，伏莽尚众，与俄罗斯邻。上诏统兵诸大臣议，咸谓沙漠辽远，牲畜凋耗，难驻守。阿桂疏言：“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伊犁河以南海努克等处，水土沃衍，宜屯田。请增遣回民娴耕作者往屯；增派官兵驻防，协同耕种；次第建置城邑；预备马驼，置台站；运沿边米赴伊犁；简各省流人娴工艺者，发备任使。”又奏定山川、土谷诸祀典，上用其议。阿桂造农器，督诸屯耕获，岁大丰。

二十六年，疏言：“伊犁牧群蕃息，请停内地购马驼。增招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回民诣伊犁，广屯田。”皆称旨。迭授内大臣、工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仍驻伊犁。奏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晶河三地屯田，人授十五亩。二十七年，疏定约束章程，建绥定、安远二城，兵居、民房次第立，一如内地，数千里行旅晏然，予骑都尉世职。召还，赐紫禁城骑马，命军机处行走。调正红旗满洲都统，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命署伊犁将军。寻调署四川总督。时金川

土司郎卡与绰斯甲布等九土司构衅，阿桂巡边，尽得郎卡狡狴怙恶状，并悉其山川形势，入奏。是冬，召还京。三十年，上南巡，命留京治事。

乌什回赖黑木图拉作乱，诏驰赴乌什与将军明瑞攻之，赖黑木图拉中矢死，众伯克复推额色木图拉抗我师，自三月至八月，攻城不下。明瑞军其北，阿桂军其南，作长围困之，绝其水道。贼粮尽，内讧，沙布勒者擒额色木图拉以献，乌什平。上责其迟延，示怯损威，部议夺官，命留任，驻雅尔城。旋复夺尚书，命还伊犁助明瑞治事。阿桂疏请移雅尔城於楚呼楚，从之。三十二年，授伊犁将军。请自楚呼楚至乌尔图布拉克设三台，以通雅尔，下部行。

缅甸扰边，总督刘藻、杨应琚先后得罪去，上命明瑞率师讨之，至猛育，粮尽，战没。大学士傅恒自请行，三十三年，以傅恒为经略，阿桂及阿里衮为副将军，仍授阿桂兵部尚书、云贵总督。三十四年，以明德为总督，令阿桂专治军事。阿桂请由铜壁关抵蛮暮，伐木造舟，俟经略至军，进攻老官屯，且言军粮不给。上以为畏怯，罢副将军，改授参赞大臣。九月，舟成，傅恒亦至，分三路进：傅恒出万仞关，由大金沙江西经猛拱、暮鲁至老官屯；阿里衮率舟师循江下；阿桂率蛮暮新舟出江会之，先伏兵甘立寨。缅人从猛戛来拒，寨兵出击，沉三舟，舟师噪应之，缅人大溃，歼其渠，遂与西岸军合。老官屯守御坚，军士多病瘴，阿里衮卒於军，复授阿桂副将军。傅恒亦病，上命班师，而缅甸懵驳亦惩甘立寨之败，遣使议受约束，乃召傅恒还。命阿桂留办善后，授礼部尚书。

三十五年，兼镶红旗汉军都统。命赴腾越待缅甸人入贡。遣都司苏尔相赍檄至老官屯，缅甸人拘之，索还木邦等三土司。疏入，上命罢尚书、都统，以内大臣留办副将军事。三十六年，疏请大举征缅甸，入觐陈机密。上手诏诘责，命夺官留军效力。是时金川酋郎卡已死，其子索诺木及小金川酋泽旺子僧格桑扰边，四川总督阿尔泰征之无功，上命阿桂随副将军、尚书温福进讨。十二月，署四川提督，克巴朗拉、达木、巴宗各寨。三十七年二月，克资哩山，进克阿喀木雅。松潘总兵宋元俊亦复革布什咱。两金川势日蹙，合谋抗我师。上命温福等三路进讨，阿桂出西路阿喀木雅攻喇卜楚克，克之，夺普尔玛寨，进逼美美卡。泽旺为子谢罪，索诺木亦代僧格桑请还侵地，上不许。时侍郎桂林代阿尔泰为总督，并领其众，至墨陇沟，失利，副将薛琮死之，阿尔泰劾罢桂林。上授阿桂参赞大臣，命赴南路接剿。僧格宗者，小金川门户也。甲尔木山梁为僧格宗要径。阿桂乘贼怠，潜赴墨陇沟，夜半大雾，袭据之，进逼僧格宗，突入毁其碉，歼贼无算。上授温福定边将军，丰昇额、阿桂俱授副将军，分道取美诺。阿桂克美都喇嘛寺，俯瞰美诺。僧格桑遁布朗郭宗，而温福亦克西路来会，进剿布朗郭宗。僧格桑送孛金川而遁底木达，求见父泽旺，泽旺不纳，渡河走金川。泽旺降，械送京师，小金川平。於是议讨金川，金川贼巢二：曰噶拉依，曰勒乌围。温福由功噶尔拉，阿桂由当噶尔拉，合攻噶拉依；丰昇额由绰斯甲布径攻勒乌围。复授礼部尚书。

三十八年正月朔，冒大雪，进夺当功噶尔拉诸碉，而温福至木果木，索诺木诱降番叛袭军后，断登春粮道，我师溃，

温福死之。小金川与美诺等相继陷。阿桂悉收降番械，毁碉寨，分置其人章谷、打箭炉，斩其桀骜者，亲殿军退驻达河。事闻，上怒甚，命发健锐、火器两营，黑龙江、吉林、伊犁额鲁特兵五千，授阿桂定西将军，明亮、丰昇额副将军，舒常参赞大臣，整师再出。十月，攻下资哩。用番人木塔尔策，分师由中、南两路进，潜军登北山巅，遂取美诺，明亮等亦克僧格宗来会，凡七日，小金川平。

三十九年正月朔，阿桂抵布朗郭宗，人裹十日粮，分三队进，转战以前，克喇穆左右二山，赞巴拉克山、色依谷山。二月，克罗博瓦山，勒乌围门户也。贼退守喇穆山。部将海兰察从间道破色瀚普寨，绕出山后，贼退守萨甲山岭。海兰察夺其峭壁大碉，诸寨夺气，同时下，乘胜临逊克尔宗。僧格桑死於金川，金川酋献其尸，而死守逊克尔宗。十月，阿桂用策先克默格尔山及凯立叶，於是日尔巴当噶诸碉反在我师后，遂悉平之。贼退守康萨尔山。时丰昇额出北路，师至凯立叶，望见烟火，以师来会；而明亮出南路，阻於庚额山；阿桂令移军，冒雨破宜喜，与明亮军隔河相望。十一月，克格鲁克古丫口，金川东北之贼殆尽。

四十年正月，克康萨尔山梁。二月，克沿河斯莫思达寨。四月，克木思工噶克丫口。五月，克下巴木通及勒吉尔博山梁，进据得式梯，复克噶尔丹寺、噶明噶等寨。进攻巴占，屡攻不下。分兵从舍图枉卡绕击，牵贼势。七月，克昆色尔及果克多山，进克拉枯寺、菑则大海山梁，旋克章噶。八月，克隆斯得寨，遂克勒乌围。捷闻，上遣阿桂子阿必达赉红宝石顶赐之。九月，克当噶克底诸寨。十月，克达木噶。十一月，

克西里山雅玛朋寨。十二月，克萨尔歪诸寨，进据噶占。四十一年正月，克玛尔古当噶碉寨五百馀，遂围噶拉依。索诺木母先赴河西集馀众，大兵合围，与其子绝，遂降。阿桂令作书招索诺木，而其头目降者相继，索诺木乃率众降。金川平，安置降番，设副将、同知分驻其地。诏封一等诚谋英勇公，进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处行走。四月，班师。上幸良乡城南行郊劳礼，赐御用鞍马。还京献俘，御紫光阁，行饮至礼，赐紫缰、四开襖袍。

初，阿桂去云南，缅甸遣使议入贡，械送京师下狱。至是诛索诺木母子头人，上命释缅使令观，译告以故，纵之归，冀以威武风动之。四十二年，署云贵总督图思德奏：“懜驳已死，子赘角牙立，输诚纳贡，愿归中国人。请开关通市。”上以事重，当有重臣相度受成，命阿桂往莅。五月，授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兼正红旗满洲都统。缅甸使不至，遣苏尔相等归，遂召阿桂还。未几，缅甸内乱。又十馀年，国王孟陨具表祝上八旬圣寿，定十年一贡。南徼始安。

四十四年，河决仪封、兰阳，奉命往按。阿桂令开郭家庄引河，筑拦黄坝；又於下流王家庄，筑顺黄坝；蓄水势，逼溜直入引河。四十五年三月，堤工葺，还京。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旋命勘浙江海塘，筑鱼鳞石塘、柴塘，及范公塘。四十六年，工成，命顺道勘清江陶庄河道高堰石工。

甘肃撒拉尔新教苏四十三与老教仇杀，戕官吏。总督勒尔谨捕教首马明心下狱，同教回民二千馀夜济洮河犯兰州，噪索明心。布政使王廷赞诛明心，贼愈炽。上命阿桂视师，时阿桂犹在工。命和坤往督战，失利。贼据龙虎、华林诸山，道

险隘。阿桂至，设围绝其水道，进攻之，贼大溃。歼苏四十三，馀党奔华林寺，焚之，无一降者。甘肃冒赈事发，命按治，尽得大小官吏舞弊分赍状，谳定，疏请增设仓廩，广储粮石，以济民食。

秋，河决河南青龙冈，命自甘肃赴河南会河道总督李奉翰督塞河。故事，河决，当决处两端筑坝，渐近渐合，谓之“合龙”。十二月，两坝将合，副将李荣吉谓水势盛，宜缓，阿桂督之急。既合，属吏入贺，荣吉独不至，召之，则对使者曰：“为荣吉谢相公，坝不可恃，不敢离也。”越二日，果复决，阿桂驰视。荣吉已堕水，悬千金赏救之起，解御赐黑狐端罩覆之。因上疏自劾，请别简大臣董其役，上诏答，略曰：“近年诸臣中能胜治河任者，舍阿桂岂复有人？惟当安心静镇，别求善策。”四十七年，奏请於下游疏引河，上游筑大堤，并於北岸建坝，迫溜南趋。四十八年，工始竟，诣热河行在，复命仍赴工次，审定章程。

浙江布政使盛住疏论总督陈辉祖籍王亶望家有所私，命阿桂如浙江按治。还，又命勘江南盐河水道，又命勘河南兰阳十二堡堤工，并於戴村建闸。四十九年，甘肃盐茶厅回民张阿浑据石峰堡以叛。上遣福康安、海兰察等讨之，复命阿桂视师。两月馀，破堡，戮张阿浑等，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又命督河南睢州堤工。五十年，举千叟宴，阿桂领班。又命勘河南睢州河工，并察洪泽湖、清口形势。五十一年，又命勘清口堤工，并如浙江按仓库亏缺，勘海塘；又命勘江南桃源、安东河决。再如浙江按治平阳知县黄梅重征，论如律。

五十二年，又命督塞睢州十三堡河决。时台湾民林爽文

叛，上命福康安讨之，谕阿桂军事。阿桂疏论师当扼要害，分道并进，先通诸罗道，廓清后路，自大甲溪进兵。谕曰：“所见与朕略同，已谕福康安奉方略。”睢州工竟，又命勘江南临湖砖石堤工。五十三年，又命按湖北荆州水灾。请疏濬金洲以导水，修万城堤以护城。五十四年，命再勘荆州堤工。嘉庆元年，高宗内禅，阿桂奉册宝。再举千叟宴，仍领班，於是阿桂年八十矣，疏辞领兵部。二年八月，卒，仁宗临其丧。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成。

阿桂屡将大军，知人善任使。诸将有战绩，奖以数语，或赉酒食，其人辄感激效死终其身。临敌，夜对酒，深念得策，辄持酒以起，旦必有所号令。方温福败，受命代将。一日日欲暮，率十数骑升高阜觐贼砦。贼望见，犷骑数百环阜上。阿桂令从骑皆下马，解衣裂悬林木，乃令上马徐下阜。贼迫阜，从落日中睹旂帜，疑我师众，方遣骑出侦，阿桂已还军矣。师薄噶拉依，索诺木约以明日降，城栅尽毁。日暮，诸将谒阿桂，谓：“今日必生致索诺木，不然，虑有他。”阿桂不答，入帐卧。明旦，索诺木自缚诣帐下。阿桂谓诸将曰：“诸君昨日语，盖虑索诺木他窜，或且死。我已得险要，窜安之？且能死，岂至今日？故吾以为无虑。”诸将皆谢服。及执政，尤识大体。康熙中，诸行省提镇以次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著为例。乾隆四十七年诏补实额，别给养廉。阿桂疏言：“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新增之饷，岁近三百万，二十馀年即需七千万。请除边省外，无庸概增。”上不从。是时帑藏盈溢，其后渐至虚匱。此其一端也。乾隆末，和坤势渐张，阿桂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

立数十武。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阿桂内念位将相，受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志。

高宗图功臣於紫光阁，前后凡四举，列於前者亲为之赞。

定伊犁回部五十人：大学士傅恒，将军兆惠、班第、纳木札尔，副将军策布登扎布、富德、萨拉尔，大学士总督黄廷桂，参赞大臣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贝子扎拉丰阿，郡王罗卜藏多尔济、额敏和卓，尚书舒赫德、阿里衮，总督鄂容安，侍郎明瑞、阿桂、三泰、鄂实，领队大臣内大臣博尔奔察，提督豆斌、高天喜，副都统端济布，护军统领爱隆阿，前锋统领玛璘，副都统巴图济尔噶尔，散秩大臣齐凌扎布、噶布舒，郡王霍集斯，贝子鄂对，内大臣鄂齐尔，散秩大臣阿玉锡、达什策凌，副都统鄂博什、温布、由屯、三格，侍卫奇彻布、老格、达克、塔纳、萨穆坦、璘绰尔图、塔玛璘、富锡尔、海兰察、富绍、扎奇图、阿尔丹察、五十保。

定金川五十人：将军阿桂，副将军丰昇额、明亮，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尚书福隆安，参赞大臣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都统海兰察，护军统领额森特、舒常，领队大臣都统奎林、和隆武、福康安，副都统普尔普，荆州将军兴兆，参赞大臣提督哈国兴，领队大臣提督马彪、马全、书麟，副都统三保、乌什哈达、瑚尼尔图、珠尔格德、阿尔都、阿尔萨朗、舒亮、科玛、伊兰保、佛伦泰、富兴、德赫布、莽喀察，总兵海禄、敖成、官达色、成德、钦保、曹顺、保宁、特成额、乌尔纳，总兵敦柱，侍卫额尔特、托尔托保、泰斐英阿、柏凌、达兰泰、萨尔吉岱，佐领特尔懋澈，副将兴奎。

定台湾二十人：大学士阿桂、和珅、王杰，协办大学士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尚书福长安、董诰，总督李侍尧、孙士毅，巡抚徐嗣曾，成都将军鄂辉，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提督蔡攀龙、梁朝柱、许世亨，总兵穆克登阿、张芝元、普吉保，散秩大臣穆塔尔。

定廓尔喀十五人：大学士福康安、阿桂、和珅、王杰、孙士毅，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尚书福长安、董诰、庆桂、和琳，总督惠龄，护军统领台斐英阿、额勒登保，副都统阿满泰、成德。

功稍次者列於后，儒臣为之赞，惟阿桂与海兰察四次皆前列。阿桂定金川元功，定台湾首辅，皆第一；定廓尔喀以爵复第一，让於福康安。道光三年二月，宣宗命配飨太庙。子阿迪斯、阿必达。

阿迪斯，初以三等侍卫坐阿桂征缅甸无功，夺职，发遣广西右江镇。逾年赦复官。累迁兵部侍郎，袭一等公。复累迁成都将军。以川西盗发，逮问，发遣伊犁。赦归。卒。

阿必达，初名阿弥达，高宗命更名。阿桂得罪，夺蓝翎侍卫，发遣广东雷琼镇。赦归，复官。擢二等侍卫，命赴西宁祭告河神，探黄河真源，上命辑入《河源纪略》。累迁工部侍郎。卒。阿必达子那彦宝，官至成都将军；那彦成，自有传。

论曰：将者国之辅，智信仁勇，合群策群力治而用之，是之谓大将。由是道也，佐天子辨章国政，岂有二术哉？乾隆间，国军屡出，熊罴之士，因事而有功；然开诚布公，谋定而后动，负士民司命之重，固无如阿桂者。还领枢密，决疑

定计，瞻言百里，非同时诸大臣所能及，岂不伟欤？

卷三百十九

列传一百零六

于敏中 和珅弟和琳 苏凌阿

於敏中，字叔子，江苏金坛人。乾隆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以文翰受高宗知，直懋勤殿，敕书《华严》、《楞严》两经。累迁侍讲，典山西乡试，督山东、浙江学政。十五年，直上书房。累迁内阁学士。十八年，复督山东学政。擢兵部侍郎。二十一年，丁本生父忧，归宗持服。逾年，起署刑部侍郎。二十三年，嗣父枋歿，回籍治丧。未几，丁本生母忧，未以上闻。御史朱嵇疏劾敏中“两次亲丧，蒙混为一，愆然赴官”。并言：“部臣与疆臣异，不宜夺情任事。”诏原之。寻实授。调户部，管钱法堂事。二十五年，命为军机大臣。敏中敏捷过人，承旨得上意。三十年，擢户部尚书。子齐贤，乡试未中式。诏以敏中久直内廷，仅一子年已及壮，加恩依尚书品级予荫生。又以敏中正室前卒，特封其妾张为淑人。三十三年，加太子太保。三十六年，协办大学士。

三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如故。时下诏征遗书，安徽学政朱筠请开局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大学士刘统勋谓非政要，欲寝其议。敏中善筠奏，与统勋力争，於是特开四库全书馆，命敏中为正总裁，主其事。又充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屡典会试，命为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

院掌院学士。

敏中为军机大臣久，颇接外吏，通声气。三十九年，内监高云从漏泄硃批道府记载，下廷臣鞫治。云从言敏中尝向询问记载，及云从买地涉讼，尝乞敏中嘱托府尹蒋赐棨。上面诘，敏中引罪，诏切责之曰：“内廷诸臣与内监交涉，一言及私，即当据实奏闻。朕方嘉其持正，重治若辈之罪，岂肯转咎奏参者？于敏中侍朕左右有年，岂尚不知朕而为此隐忍耶？于敏中日蒙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询消息？自川省用兵以来，敏中承旨有劳。大功告竣，朕欲如张廷玉例，领以世职。今事垂成，敏中乃有此事，是其福泽有限，不能受朕深恩，宁不痛自愧悔？免其治罪，严加议处。”部议革职，诏从宽留任。四十一年，金川平，诏嘉其劳勩，过失可原，仍列功臣，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袭罔替。四十四年，病喘，遣医视，赐人参。卒，优诏赐恤，祭葬如例，祀贤良祠，谥文襄。

子齐贤，前卒。孙德裕，袭世职，以主事用。敏中从姪时和，拥其赀回籍，德裕讼之。江苏巡抚吴坛察治，罪时和，戍伊犁。所侵夺者，还德裕三万两，馀充金坛开河用。

苏松粮道章攀桂为敏中营造花园，事觉，褫攀桂职。敏中受地方官逢迎，以已卒置不论。既而浙江巡抚王亶望以贪败，上追咎敏中。五十一年，诏曰：“朕几馀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煊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秕政。取阅《严嵩传》，见其贿赂公行，生死予夺，潜窃威柄，实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纪纲整肃，太阿从不下移，本无大臣专权之事。原任大学士于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优。

无识之徒，心存依附，敏中亦遂时相招引，潜受苞苴。其时军机大臣中无老成更事之人，福康安年轻，未能历练，以致敏中声势略张。究之亦止侍直承旨，不特非前朝严嵩可比，并不能如康熙年间明珠、徐乾学、高士奇等；即宠眷亦尚不及鄂尔泰、张廷玉，安能於朕前窃弄威福、淆乱是非耶？朕因其宣力年久，身故仍加恩饰终，准入贤良祠。迨四十六年甘肃捐监折收之事败露，王亶望等侵欺贪黷，罪不容诛。因忆此事前经舒赫德奏请停止，于敏中於朕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部中免拨解之烦，閭阎有柴贩之利，一举两得，是以准行。詎知勒尔谨为王亶望所愚，通同一气，肥橐殃民。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敢遽行奏请？王亶望岂敢肆无忌惮？于敏中拥有厚赏，必出王亶望等贿求酬谢。使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今不将其子孙治罪，已为从宽；贤良祠为国家风励有位盛典，岂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滥行列入？朕久有此心，因览《严嵩传》，触动鉴戒。恐无知之人，将以明世宗比朕，朕不受也。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六十年，国史馆进呈《敏中列传》，诏曰：“于敏中简任纶扉，不自检束，既向宦寺交接，复与外省官吏夤缘舞弊。即此二节，实属辜恩，非大臣所应有。若仍令滥邀世职，何以示惩？其孙于德裕现官直隶知府，已属格外恩施，所袭轻车都尉世职即撤革，以为大臣营私玷职者戒。”

和珅，字致齐，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少贫无藉，为文生员。乾隆三十四年，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寻授三等侍卫，挑补黏杆处。四十年，直乾清门，擢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次

年，遂授户部侍郎，命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駸駸向用。又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临督，总理行营事务。四十五年，命偕侍郎喀凝阿往云南按总督李侍尧贪私事。侍尧号才臣，帝所倚任。和珅至，鞫其仆，得侍尧婪索状，论重辟，奏云南吏治废弛，府州县多亏帑，亟宜清釐。上欲用和珅为总督，嫌於事出所按劾，乃以福康安代之。命回京，未至，擢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及复命，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授御前大臣兼都统。赐婚其子丰绅殷德为和孝公主额驸，待年行婚礼。又授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藩院尚书事，宠任冠朝列矣。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番回苏四十三等叛，逼兰州，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额森特等率兵讨之。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偕大学士阿桂往督师。阿桂有疾，促和珅兼程先进。至则海兰察等已击贼胜之，即督诸将分四路进兵，海兰察逼贼山梁，歼其伏。贼掘沟坎深数丈，并断小道，不能度。总兵图钦保阵亡。后数日，阿桂至，和珅委过诸将不听调遣。阿桂曰：“是宜诛！”明日，同部署战事，阿桂所指挥，辄应如响。乃曰：“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恚甚。上微察之，诏斥和珅匿图钦保死事不上闻，赴师迟延，而劾海兰察、额森特先战颠倒是非；又谓自阿桂至军，措置始有条理，一人足办贼，和珅在军事不归一，海兰察等久随阿桂，易节制，命和珅速回京。和珅用是衔阿桂，终身与之齟齬。寻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

四十七年，御史钱澧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命和珅偕都御史刘墉按鞫，澧从往。和珅阴袒国泰，

既至，盘库，令抽视银数十封无缺，即起还行馆。澧请封库，明日尽发视库银，得借市银充抵状，国泰等罪皆鞫实。会加恩中外大臣，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四十八年，赐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清字经馆总裁。甘肃石峰堡回匪平，以承旨论功，再予轻车都尉世职，并前职授一等男爵。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如故。

五十一年，御史曹锡宝劾和坤家奴刘全奢僭，造屋逾制，帝察其欲劾和坤，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命王大臣会同都察院传问锡宝，使直陈和坤私弊，卒不能指实。和坤亦预使刘全毁屋更造，察勘不得直，锡宝因获谴。逾月，授和坤文华殿大学士。诏以其管崇文门监督已阅八年，大学士不宜兼樞务，且锡宝劾其家人，未必不因此，遂罢其监督。部员湛露擢广信知府，上见其年幼，不胜方面，斥和坤滥保。又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容家人婪索，和坤请调回富勒浑，不兴大狱。京师米贵，和坤请禁囤积，逾五十石者交厂减柴，商民以为不便。廷臣迁就原议，上并切责之。五十三年，以台湾逆匪林爽文平，晋封三等忠襄伯，赐紫缰。五十五年，赐黄带、四开襟袍。上八旬万寿，命和坤偕尚书金简专司庆典事。内阁学士尹壮图疏论各省库藏空虚，上为动色，和坤请即命壮图往勘各省库，以侍郎庆成监之。庆成每至一省辄掣肘，待挪移既足，然后启榷，迄无亏绌，壮图以妄言坐黜。

五十六年，刻《石经》於辟雍，命为正总裁。时总裁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敕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坤嫉之，毁元瑞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上曰：“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和坤乃使人撰《考文

提要举正》以攻之，冒为己作进上，訾《提要》不便士子，请销毁，上不许。馆臣疏请颁行，为和珅所阻，中止，复私使人磨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

五十七年，廓尔喀平，予议叙，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六十年，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时朝审停勾。情重者请旨裁定。和珅管理藩院，於蒙古重狱置未奏，镌级留任。又廷试武举发策，上命检《实录》。故事，《实录》不载武试策问，和珅率对不以实，诏斥护过饰非，革职留任。先是京察屡邀议叙，是年特停罢之。嘉庆二年，调管刑部。寻以军需报销，仍兼管户部。三年，教匪王三槐就擒，以襄赞功晋公爵。

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藪，以徵求无厌日益敝。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帅多倚和珅，糜饷奢侈，久无功。阿桂以勋臣为首辅，素不相能，被其梗轧。入直治事，不与同止直庐。阿桂卒，益无顾忌，於军机寄谕独署己衔。同列嵇璜年老，以谗数被斥责。王杰持正，恒与忤，亦不能制。朱珪旧为仁宗傅，在两广总督任，高宗欲召为大学士，和珅忌其进用，密取仁宗贺诗白高宗，指为市恩。高宗大怒，赖董诰谏免；寻以他事降珪安徽巡抚，屏不得内召。言官惟钱澧劾其党国泰得直，后论和珅与阿桂入直不同止直庐，奉命监察，以劳瘁死。曹锡宝、尹壮图皆获谴，无敢昌言其罪者。高宗虽遇事裁抑，和珅巧弥缝，不悛益恣。仁宗自在潜邸知其奸，及即位，以高宗春秋高，不欲

遽发，仍优容之。

四年正月，高宗崩，给事中王念孙首劾其不法状，仁宗即以宣遗诏日传旨逮治，命王大臣会鞠，俱得实。诏宣布和珅罪状，略曰：“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於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大罪一。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大罪二。乘椅桥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大罪三。取出宫女子为次妻，大罪四。於各路军报任意压搁，有心欺蔽，大罪五。皇考圣躬不豫，和珅毫无忧戚，谈笑如常，大罪六。皇考力疾批答章奏，字迹间有未真，和珅辄谓不如撕去另拟，大罪七。兼管户部报销，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大罪八。上年奎舒奏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肆劫青海，和珅驳回原摺，隐匿不办，大罪九。皇考升遐后，朕谕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擅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重听衰迈，因与其弟和琳姻亲，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在其家教读，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大罪十二。所钞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大罪十三。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居民称和陵，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馀，多於大内数倍，大珠大於御用冠顶，大罪十五。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於大内，大罪十六。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金二万六千馀两，私库藏金六千馀两，地窖埋银三百馀万两，大罪十八。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馀万，与民争利，大罪十

九。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馀万，并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内外诸臣疏言和珅罪当以大逆论，上犹以和珅尝任首辅，不忍令肆市，赐自尽。

诸劾和珅者比於操、莽。直隶布政使吴熊光旧直军机，上因其入觐，问曰：“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熊光曰：“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珅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上曰：“然则治之得无太急？”熊光曰：“不速治其罪，无识之徒观望夤缘，别滋事端。发之速，是义之尽；收之速，是仁之至。”上既诛和珅，宣谕廷臣：“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悔改，咸与自新。”有言和珅家产尚有隐匿者，亦斥不问。和珅在位时，令奏事者具副本送军机处；呈进方物，必先关白，擅自准驳，遇不全纳者悉入私家。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珅私宅供役者千馀人，又令各部以年老平庸之员保送御史。至是，悉革其弊。吏、户两部成例为和珅所变更者，诸臣奏请次第修正。初，乾隆中命和珅改入正黄旗，及得罪，仍隶正红旗。

子丰绅殷德，尚固伦和孝公主，累擢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和珅伏法，廷臣议夺爵职。诏以公主故，留袭伯爵。寻以籍没家产，正珠朝珠非臣下所应有，鞫家人，言和珅时於灯下悬挂，临镜自语。仁宗怒，褫丰绅殷德伯爵，仍袭旧职三等轻车都尉。嘉庆七年，川、楚、陕教匪平，推恩给民公品级，授散秩大臣。未几，公主府长史奎福讦丰绅殷德演习武艺，谋为不轨，欲害公主。廷臣会鞫，得诬告状。诏以丰绅殷德与公主素和睦，所作《青蝇赋》，忧谗畏讥，无怨望违悖；惟坐国服内侍妾生女罪，褫公衔，罢职在家圈禁。十

一年，授头等侍卫，擢副都统，赐伯爵衔。十五年，病，乞解任，赐公爵衔。寻卒。无子，以和琳子丰神伊绵袭轻车都尉。

和珅伏法后越十五年，国史馆以列传上。仁宗以事迹疏略，高宗数加谴责，阙而未载，无以信今传后，敕编修席煜职，特诏申戒焉。

弟和琳，自笔帖式累迁湖广道御史。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私交粮艘带运木植，鞫得两广总督福康安寄书索购状，帝嘉和琳伉直，下部议叙，由是遂见擢用。自吏部给事中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寻授兵部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廓尔喀扰后藏，将军福康安往剿，帝命和琳督办前藏以东台站乌拉等事。寻命与鄂辉更番照料粮饷，擢工部尚书。疏陈贼酋拉特纳巴都尔悔罪状，诏令福康安受降，偕和琳妥筹善后。未几，授镶白旗汉军都统。命偕孙士毅、惠龄核办察木多以西销算事，仍理藏务。乾隆五十八年，予云骑尉世职。五十九年，授四川总督。六十年，贵州苗石柳邓叛，扰正大、嗅脑、松桃，湖南苗吴半生、石三保应之，围永绥，帝命云贵总督福康安往剿。和琳时方入京，至印州，松桃匪已阑入秀山境。和琳闻警驰往，督参将张志林、都司马瑜击走之；后复败贼晏农，进攻礮木山黄陂，通道松桃，赏双眼花翎。时福康安已解正大、嗅脑、松挑围，攻石柳邓於大塘汛，和琳率兵会之，遂命参赞军事；克虾蟆碛、乌龙岩，降七十馀寨，封一等宣勇伯。复攻下岩碧山，赏上服貂褂。又以降吴半生功，赏黄带。龙角碛、鸭保、天星诸寨大捷，加太子太保，赏玄狐端罩。嘉庆元年，克结石冈、廖家冲、连峰坳诸隘，赏

用紫纁。福康安卒，命和琳督办军务。时石三保已就获，石柳邓尚据平陇。夺尖云山炮台，复乾州，赏三眼花翎。八月，进围平陇，卒於军。晋赠一等公，谥忠壮，赐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贤良等祠，准其家建专祠。四年，和珅诛，廷臣论和琳藉势邀功，上亦追咎其会剿苗匪，牵掣福康安，师无功，命撤出太庙，毁专祠，夺其子丰绅伊绵公爵，改袭三等轻车都尉。

苏凌阿，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六年繙译举人。自内阁中书累迁江西广饶九南道。左迁。五十年，自吏部员外郎超擢，历兵、工、户三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出为两江总督。嘉庆二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和珅诛，休致，守护裕陵。卒。

论曰：高宗英毅，大臣有过失，不稍假借。世传敏中以高云从事失上意，有疾，令休沐，遽赐陀罗尼经被，遂以不起闻。观罢祠之诏，至引严嵩为类，传闻有无未可知矣。和珅继用事，值高宗倦勤，怙宠贪恣，卒以是败。仁宗尝论唐代宗杀李辅国，谓：“代宗为太子，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诛之，一狱吏已办。”盖即为和珅发也。

卷三百二十

列传一百零七

三宝 永贵 蔡新程景伊 梁国治
英廉 彭元瑞 纪昀陆锡熊 陆费墀

三宝，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四年翻译进士，授内阁中书。袭世管佐领。迁内阁侍读。出为湖北驿盐道。入补户部郎中。师征准噶尔，命赴北路董达什达瓦游牧。擢直隶布政使。二十六年，上幸热河，坐蹕路不修，命以道衔驻哈密。二十九年，起四川布政使，更湖北、湖南、贵州诸省。三十七年，擢山西巡抚。明年，移浙江。四十二年，擢湖广总督。阅兵，衡州协副将海福、沅州协副将洪昌运皆衰老，三宝请以海福内授旗员，昌运令休致。上以偏护满洲，显分轩轻，拒不允。四十四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督湖广如故。

旋移闽浙总督。浙江海塘自老盐仓以上皆柴塘，上南巡，谕改筑石塘。三宝疏言：“时方大汛，未宜更动。当於柴塘内下桩筑石，而以柴塘为外护。”会上亦降旨令留柴塘为重关保障，与三宝议合。旋命入阁治事。巡抚王亶望以赃败，三宝坐未举劾，部议当夺职，上命留任。寻复令在上书房总师傅上行走。四十九年，扈蹕热河，以疾还京师。卒，谥文敬。

三宝喜读宋诸儒书，大节不苟。为直隶布政使时，高宗幸热河，至密云，值大霖雨，水盛涨。上欲策骑乱流渡，三

宝谏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今以万乘轻狎波涛，使御驷有失，臣等虽万段，何可追悔？”上曰：“满洲旧俗宜亲习劳勩，顾不可耶？”三宝

曰：“上方奉太后乘輿同临幸，即上渡河安便，不识奉太后何所？”上动容，为之回辔。其为上书房总师傅，辑古今储贰事曰《春华日览》，授诸皇子，论者谓其得师保之体云。

永贵，字心斋，拜都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布兰泰，自云骑尉世职授理藩院员外郎。雍正间，为江西巡抚，治严刻，世宗召还京师面诘之，对曰：“臣治事从严，待上改正，俾恩出自上。”世宗不怪，夺职。寻复起，至古北口提督。卒，谥愬僖。

永贵，自笔帖式授户部主事。乾隆初，累迁郎中。出为湖南辰沅永靖道。擢云南布政使。移浙江，署巡抚。前总督李卫领盐政，发帑收馀盐，名曰“帑盐”；令武职任缉私，其制未善。永贵条上八事，俾文武互任其责，下部议行。居三年，命真除。温、台诸县旱，永贵令知府金洪铨治赈，不称职。永贵论劾，请休致。总督喀尔吉善再劾，上为夺洪铨职。御史范廷楷因劾永贵瞻徇，上难其代，命宽之。永贵请留本省及江苏漕八十万，借拨江苏等省米五十五万，又请开事例，补仓储。上责其张皇，既又闻永贵陈灾状有所讳饰，乃命夺职，赴北路军董理粮饷。居三年，赐按察使衔，署甘肃临洮道，仍赴巴里坤主饷。

二十一年，加副都统衔，兼参赞大臣。是岁冬，厄鲁特宰桑达什策凌等为乱，定边右副将军兆惠驻伊犁办贼。永贵既抵巴里坤，具以军事上闻，上嘉其奋勉，予三等轻车都尉

世职，令从兆惠自额林沁毕尔罕进兵。命署西安巡抚，未之任，令赴鲁克察克屯田。二十三年，以侍郎衔留军，因授刑部侍郎，董屯田。乌鲁木齐、辟展、托克三、哈喇沙尔、昌吉、罗克伦皆驻兵营垒，秋获得谷三万五千八百馀石。是时兆惠兵次叶尔羌，命永贵驻阿克苏主馈军。

二十四年，还至库车，布政使德舒为吗哈沁所戕。永贵与护军统领努三协歼逆众，回部平。移仓场侍郎。擢左都御史。二十六年，命赴克什噶尔办事。旋授礼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仍驻克什噶尔。疏请疏沟渠，兴耕稼，议自赫色勒河东南浚渠四十馀里，引水入赫色勒布伊，材托庸河湍急，宜增堤坝，凿山石，弱水势。召还京师。

三十年，乌什回人为乱，复命赴喀什哈尔。事平，移驻乌什。三十三年，署伊犁将军。移吏部，再移礼部。坐厄鲁特兵盗哈萨克马转诬哈萨克，办事大臣巴尔品断狱未得其实，永贵论劾，语有所诿饰。又以凉州、庄浪满洲兵损马当偿，误扣热河兵饷，召还京师，命授左都御史，命不得用翎顶。旋移礼部尚书，得用顶带，仍不得戴翎。四十二年，命署大学士，题孝圣宪皇后神主。寻补吏部尚书，在阿哥总谕达处行走，赐花翎。初，山东民王伦为乱，给事中李漱芳陈奏饥民酿衅，坐妄言，左授礼部主事。及是，吏部请以漱芳升授员外郎。上责永贵市恩，削职夺花翎，令以三品顶带赴乌什办事。诏诘责甚至，且言：“永贵回乌什，如不实心任事，心在彼处正法。”先是叶尔羌办事大臣侍郎高朴役回民采玉，并婪取金珠，为诸伯克所讼。永贵如叶尔羌，讯得实，闻上。上为诛高朴，手诏嘉永贵持正，并谓：“永贵罪不至贬。今命西

行，适以发高朴之奸，潜销祸萌，此天启朕衷也！”仍授吏部尚书，赐花翎。寻授参赞大臣。四十四年，召还京师，授镶蓝旗满洲都统。四十五年，协办大学士。四十八年，卒，谥文勤。

永贵端谨。初直军机处，与阿桂齐名，时称“二桂”。其抚浙江，有廉声。

子伊江阿，官至山东巡抚。高宗崩，伊江阿因奏事附书和坤劝节哀。和坤已下狱，仁宗得其书，诏诘责，夺职。既，又追论在山东日侵佛宽盗，命戍伊犁。寻授蓝翎侍卫、古城领队大臣。卒。

蔡新，字次明，福建漳浦人，赠尚书世远族子。乾隆元年进士，进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书房。试御史第一，辞，授侍讲。累迁工部侍郎，移刑部。十八年，以母老请归省，赐其母貂缎；旋乞终养，允之。即家命为上书房总师傅，辞，高宗谕之曰：“非令汝即来供职，待后日耳。”二十五年，上五十寿，入京师祝嘏。二十六年，南巡，覲行在。母丧终，授刑部侍郎。三十二年，擢工部尚书。三十八年，移礼部。四十五年，命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四十六年，乞假修墓。四十八年，还朝。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五十年，与千叟宴。上临雍讲学，新以大学士领国子监，讲《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赐茶并文绮。

新操履端谨，言行必衷於礼法。上眷之厚，赋《临雍诗》，注谓：“今群臣孰可当三老五更？独新长朕四岁，或可居兄事。然恐其局促勿敢当，举王导对晋元帝语以谢耳。”新

上疏乞致仕，语切至，上许其归，加太子太师，三赋诗以饯。既归，上每制文，屡以寄新，且曰：“在朝无可与言古文者。不可阿好徒称颂。”五十五年，上八十寿，诣京师祝嘏，赐宴同乐园，赐人参一斤。及归，命归途所经，有司具舟车护行。上仍以诗文寄新，谕将以验学诣，戒诗毋和韵。五十七年，重赴鹿鸣宴。六十年，上御极六十载，谕新不必入贺。新奏言上九旬万寿，冀再诣阙祝嘏。上谕之曰：“览奏，字字出诚心，我君臣共勉之。若天恩得符所愿，实佳话也！”嘉庆元年，新年九十，赐额曰“绿野恒春”，侑以诸珍物。四年，高宗崩，奔赴，至福州，病不能进。巡抚汪志伊以闻，温诏止其行。是冬，卒，赠太傅，谥文端。

新学以求仁为宗，以不动心为要。尝辑先儒操心、养心、存心、求放心诸语，曰《事心录》。直上书房四十二年，培养启迪，动必称儒先。高宗以新究心根柢，守世远家法，深敬礼之。既归，福建督抚坐贪黷、亏仓库得重谴，上责“新知而不言，自比寒蝉，无体国公忠之意”。新上疏请下吏议，卒以笃老宽之。嘉庆初，海盗方肆，新子本俊官京师，御史宋树疏言新家书及海盗事，不以闻。上为诘本俊，本俊言新已具疏令誉真入奏，上亦不之责，仍谕新毋畏。新家居谨慎，遇丞尉执礼必恭。或问之，曰：“欲使乡人知位至宰相，亦必敬本籍官吏，庶心有所不敢，犯法者鲜耳。”著有《缉斋诗文集》。

程景伊，字聘三，江南武进人。乾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再迁侍读学士，命在上书房行走。复三迁兵部侍郎。景伊致人书，言：“承乏中枢，晨夕内廷多旷废。今秋

未与木兰之役，稍得专心职业。”为上闻，责其耽逸，解上书房行走。历礼、工诸部。三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历刑、吏诸部。三十八年，协办大学士。四十一年，上东巡回銮，驻蹕黄新庄。景伊与在京王大臣迎驾，未召见即退班，命夺职，仍留任。四十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四十五年，上南巡，命景伊留京治事。上还京师，入对，以景伊病后衰弱，命安心调理，勿勉强行走。七月，卒，谥文恭。

梁国治，字阶平，浙江会稽人。乾隆十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迁国子监司业。充广东乡试正考官。复命，奏对称旨，命以道员发广东待缺。旋除惠嘉潮道，移署粮驿道。卓异引见，擢署左副都御史。迁吏部侍郎。广东总督杨廷璋等追论国治署粮驿道时失察家人舞弊，谏实，夺职。起授山西冀宁道。三迁湖北巡抚。三十四年，命署湖广总督，兼荆州将军。时湖北频岁水旱，治赈，缺仓谷四十八万馀石。国治议发司库白金二十万，俟秋获易谷，来岁春夏间出粜，石溢银一钱。行之数年，仓谷得无缺。三十六年，移湖南巡抚。师征金川，治军械，造药弹，费不给。国治请以司库储备军兴白金十馀万，照一年应扣各粮通行借给，仍分三年扣还归款。国治又以出征将弁，例军中升用，本营缺出，仍系照常拔补。循资按格者，转得坐致升迁；冒敌冲锋者，专待军营缺出，无以鼓励戎行。请嗣后本营缺出，与出征将弁一体论升。皆从其请。三十八年，召还京师，命在军机处行走，并直南书房。三十九年，授户部右侍郎。四十二年，迁尚书。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傅。四十八年，命协办大学士。五十年，晋

授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五十一年，卒，加太子太保，谥文定。

国治父文标，官刑部司狱，恤囚有惠政。国治笃孝友，与兄孪生，兄早卒，终生不称寿，事嫂如母。治事敬慎缜密。生平无疾言遽色，然不可以私干。门下士有求入按察使幕主刑名者，戒之曰：“心术不可不慎！”其人请改治钱谷，则曰：“刑名不慎，不过杀一人，所杀必有数，且为人所共知。钱谷厉人，十倍刑名，当时不觉。近数十年，远或数百年，流毒至於无穷，且未有已！”卒不许。著有《敬思堂集》。

英廉，字计六，冯氏，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雍正十年举人。自笔帖式授内务府主事。乾隆初，命往江南河工学习，补淮安府外河同知。累迁永定河道。河决，总督方观承劾英廉淤沟镶埽，冲陷水上月堤，匿不以闻，遂误要工。夺职，逮治，英廉抗辨。逾年谳未决，观承请遣大臣莅其事。上命尚书舒赫德会鞫，言英廉申报不以实，且未将淤沟先事预防，堵筑经费，当责出私财以偿。上谕言：“英廉上官未及两月，淤沟失防，咎实在前政。然观承以总督劾属吏，不敢率意入罪，谳逾年未定，请遣大臣莅其事。是其心有所警畏，亦朕明慎庶政之效。仍从其请。”未几，命在高梁桥迤西稻田厂效力。寻复自笔帖式授内务府主事。累迁内务府正黄旗护军统领。外授江宁布政使，兼织造。英廉以父老，乞留京师，赐二品衔，授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

三十四年，征缅甸，师行，命与尚书托庸等董其事。迁刑部尚书，仍兼户部侍郎、正黄旗满洲都统。三十九年，侍

郎高朴劾左都御史观保，侍郎申保、倪承宽、吴坛交内监高云从，泄道府记载。上问英廉，英廉谢不知。诏诘责，命夺职，从宽留任。京师商人投呈皇六子，有所陈请，事下内务府。上召内务府诸大臣，问：“收呈者谁也？”英廉、金简皆谢不知。迈拉逊乃言“六阿哥收呈”。上责英廉、金简隐讳，下部议，命宽之，仍注册。

四十二年，协办大学士。四十四年，暂署直隶总督。四十五年，大学士于敏中卒，上以英廉本汉军，协办有年，特授汉大学士。汉军授汉大学士自英廉始。寻授东阁大学士，仍领户部。四十六年，复署直隶总督，疏请清州县亏帑。四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复署直隶总督。直隶灾，治赈，疏请以截存漕米补各仓储谷，又疏请蠲未完耗羨三万馀两，皆从其请。寻以病乞罢，命以大学士还京师养病。卒，赐白金五千治丧，祀贤良祠，谥文肃。

彭元瑞，字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直懋勤殿。大考，以内直不与。迁侍讲。擢詹事府少詹事。直南书房。迁侍郎，历工、户、兵、吏诸部。高宗六十寿，次《圣教序》为赞以进，上嘉之。上制《全韵诗》，元瑞重次周兴嗣《千字文》为跋。上手诏奖谕，称为“异想逸材”，赐貂裘、砚、墨。敕撰宁寿宫、皇极殿镫联，称旨，赐以诗。辟雍成，释奠讲学，又继以耕藉。上《三大礼赋》。擢尚书，历礼、兵、吏三部。五十五年，上八十寿，以岁阳在庚，进《八庚全韵诗》。上以庚韵字数奇，易首句用韵去一联，末句乃谐律，亲为裁定。寻加太子少保、协办大

学士。五十六年，以从孙冒入官，御史初彭龄论劾，左授礼部侍郎，命仍直南书房。寻复授工部尚书。嘉庆四年，高宗奉安礼成，元瑞撰祝文，仁宗嘉其得体，加太子太保。元瑞子翼蒙，官江南盐巡道，坐事免，元瑞自劾，又坐误举编修缪晋，下吏议，上皆宽之。修《高宗实录》，命充总裁。八年，以疾乞罢，慰留，久之乃许。命仍领《实录》总裁。旋卒，赠协办大学士，谥文勤。

元瑞以文学被知遇。内廷著录藏书及书画、彝鼎，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宁寿鉴古》、《天禄琳琅》诸书，元瑞无役不与。和章献颂，屡荷褒嘉。所著有《经进稿》、《知圣道斋跋尾》诸书。《高宗实录》成，推恩赐祭，并祀贤良祠，官翼蒙员外郎。

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再迁左春坊左庶子。京察，授贵州都匀府知府。高宗以昀学问优，加四品衔，留庶子。寻擢翰林院侍读学士。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得罪，昀为姻家，漏言夺职，戍乌鲁木齐。释还，上幸热河，迎銮密云。试诗，以土尔扈特全部归顺为题，称旨，复授编修。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大学士刘统勋举昀及郎中陆锡熊为总纂。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尽读诸行省所进书，论次为《提要》上之，擢侍读。上复命辑《简明书目》。坐子汝传积逋被讼，下吏议，上宽之。旋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建文渊阁藏书，命充直阁事。累迁兵部侍郎。《四库全书》成，表上。上曰：“表必出昀手！”命加赉。迁左都御史。再迁礼部尚书。复为左都御史。畿辅

灾，饥民多就食京师。故事，五城设饭厂，自十月至三月。昀疏请自六月中旬始，厂日煮米三石，十月加煮米二石，仍以三月止，从之。复迁礼部尚书，仍署左都御史。疏请乡会试《春秋》罢胡安国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谷》，从之。嘉庆元年，移兵部尚书。复移左都御史。二年，复迁礼部尚书。疏请妇女遇强暴，虽受污，仍量予旌表。十年，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卒，赐白金五百治丧，谥文达。

昀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铭深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惩明季讲学之习，宋五子书功令所重，不敢显立异同；而於南宋以后诸儒，深文诋议，不无门户出入之见云。

陆锡熊，字健男，江苏上海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召试，授内阁中书。累迁刑部郎中。与昀同司总纂，旋并授翰林院侍读。五迁左副都御史。旋以书有讹谬，令重为校正，写官所费，责锡熊与昀分任。又令诣奉天校正文溯阁藏书，卒於奉天。

陆费墀，字丹叔，浙江桐乡人。陆费为复姓。墀，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四库全书馆总校，用昀、锡熊例，擢侍读。累迁礼部侍郎。书有讹谬，上谓昀、锡熊、墀专司其事，而墀咎尤重。文澜、文汇、文宗三阁书面叶木匣，责墀出资装治。仍下吏议，夺职。旋卒。上命籍墀家，留千金贍其孥，馀充三阁装治之用。

论曰：乾隆中年后，多以武功致台鼎。若三宝、永贵、国

治、英廉，皆先陟外台，敷历著声绩。国治直枢廷十馀年，先后与于敏中、和珅未尝有所阿。新、元瑞、昀起侍从，文学负时望。新谨厚承世远之教。昀校定《四库书》，成一代文治，允哉，称其位矣！

卷三百二十一

列传一百零八

裘曰修 吴绍诗子垣 坛 阎循琦
王际华 曹秀先 周煌 子兴岱
曹文植 杜玉林 王士棻 金简子缙布

裘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自编修五迁至侍郎，历兵、吏、户诸部。胡中藻以赋诗讪上罪殊死，事未发，曰修漏言於乡人。上诘曰修，不敢承，逮所与言者质实，上谓“曰修面欺”。二十年五月，下部议夺职，左授右中允。十二月，擢吏部侍郎。二十一年，令在军机处行走。师讨准噶尔，命如巴里坤董军储。二十二年，疏言：“西陲回民数十部落，厄鲁特人介其中。当策妄阿喇布坦时恣杀掠，回民久切齿。请敕伯克额敏和卓，厄鲁特窜入境当擒戮，予赏赉，勿被煽生疑惧。”寻还京师。

河屡决山东、河南、安徽境，积水久不去。是岁上南巡莅视，既返跸，命曰修会山东、河南、安徽诸巡抚周行积水诸州县，画疏浚之策。曰修至安徽，偕巡抚高晋疏言：“安徽宿、灵璧、虹三州县频年被水，上承河南虞城、夏邑、商丘、

永城四县积水，下注毕汇於宿州。宿州有睢河，虹县有潼河，泗洲与宿迁、桃源接壤处有安河，皆境内大水，与灵璧、虹县诸支港当次第疏浚，俾入洪泽湖。洪泽以清口为出路，上令去草坝使畅流，江南之民，仰颂圣明，宜令每岁应期开放。”

曰修至河南，偕巡抚胡宝瑑疏陈：“黄河南岸，自荣泽以下诸水，东入睢，东南入淮，皆浅阻不能宣泄。东境干河，在商丘为丰乐河，在夏邑为响河，在永城为巴河，实即一水，次则贾鲁河，又次则惠济河、涡河，皆当疏浚。自永城至汝宁府支河当施工者凡十二，导积水自支河入於干河。其不能达者，或多作沟渠，或渟为薮泽，潢汙野潦，有所约束而不为民害。”

曰修至山东，偕巡抚鹤年疏请培馆陶、临清滨运河诸州县民埝，官给夫米，令实力修补。复偕巡抚蒋洲疏言：“山东当疏浚诸水，以兖州为要，曹州次之。兖州宜治者九水，曹州西南境当浚顺堤河，东北境当於八里庙建坝，俾沙河、赵王河水入运，赖以节宣。”曰修诸议皆称上意，命及时修筑。

曰修复至安徽，议浚颍州府境与河南连界者六水，在府境者四水，加疏宿州境睢河，并宽留清口坝口门。上奖所议甚合机宜。还河南，诸干河工竟，议绩浚商丘、遂平、上蔡、新蔡诸支流凡五水，并筑诸堤堰。调户部侍郎。二十三年，诸水毕治，御制诗褒之。疏言：“诸行省偏灾，米豆例免税。但以免税故，稽查繁密。欲通商而商反以为累，却顾不前。请如常收税。”下九卿议行。京师平糶，曰修言糶价过减，适令商家乘机居积，请石减百钱，数日后市价稍平，以次渐减。会天津民讼盐商牛兆泰，兆泰与曰修有连，曰修尝寄书，上命

不必在军机处行走。二十五年，授仓场侍郎。

二十六年，河决杨桥，命如河南勘灾赈，并议疏泄。曰修请广设粥厂，饥民便就食；量增料价，料易集，工可速蒺：上皆可其奏。上遣大学士刘统勋、兆惠督塞河。曰修勘下游，疏言：“黄水悉入贾鲁、惠济二河，二河倘不能容，为患滋大。宜察堤埝为河水所从入，悉堵御，俾中流不至复决。”曰修还杨桥，疏言河流逼北岸，当挽行中道；又请培补沁水堤，并赈流民：得旨嘉允。曰修子编修麟，卒於京师。上念曰修所领事将竟，有子丧，母老，召还京师。工竟，上制《中州治河碑》，褒曰修及宝璟不惜工，不爱帑，不劳民，上源下流，以次就治。旋居母丧，归。

二十八年，上以直隶连年被水，曰修服将除，召来京督直隶水利。署吏部侍郎。河渠工毕，曰修请迎生母就养。上令会高晋筹浚睢河，曰修言当厚蓄清水以刷淤泥，秋冬水弱，南北筑坝堵截，至四月水涨，启坝分泄，上采其议。二十九年，福建提督黄仕简疏论总督、巡抚得厦门洋行岁馈，命曰修偕尚书舒赫德往按，并命曰修暂署福建巡抚。谕定，还京师，署仓场侍郎。三十年，授户部侍郎。

三十一年，上以江南淮、徐诸河堤前令曰修等经营修筑，为时已久；复命曰修及高恒往勘山东、河南毗连处，并令巡视。曰修等疏言：“诸水自二十二年大治后，岁於农隙疏浚，堤岸亦以时培补，现无淤垫残缺。”报闻。迁尚书，历礼、工、刑三部。三十三年，丁生母忧，归。三十四年，召授刑部尚书。初，江南、山东蝗起，命曰修捕治。是岁畿南蝗，复命捕治。曰修至武清，令顺天府尹窦光鼐行求蝗起处。上责曰

修不亲勘，左授顺天府府尹。寻迁工部侍郎。

三十六年，命如沧州勘运河，疏请改低坝基杀水势，疏下流引河，移捷地闸，裁曲就直，疏减河使顺流达海，上从之。迁工部尚书，命南书房行走。命督浚北运河。三十七年，又命督浚永定、北运诸河，疏言：“治河不外疏筑，而筑不如疏。直省近水居民与水争地，水退即占耕，升科筑埝。有司见不及远，以为粮地自当防护，逼水为堤埝，水乃横决为灾。请敕所司，淀泊毋得报垦升科，横加堤埝，使水有所归。”上降旨严禁。

三十八年四月，曰修病瘳乞归，上以“钱陈群尝病此，以老许其归；今曰修方六十，不当如陈群之引退。”赐诗慰之，屡遣存问，御医视疾。旋加太子少傅。卒，谥文达。子行简，自有传。

吴绍诗，字二南，山东海丰人。诸生。雍正二年，世宗命京官主事以上、外官知县以上，举品行才猷备任使，即亲戚子弟不必引避。时绍诗世父象宽官湖北黄梅知县，遂以绍诗应诏，引见，分刑部学习。十二年，授七品小京官。乾隆初，累迁至郎中。外擢甘肃巩昌知府，迁陕西督粮道。总督永常劾绍诗采兵米侵帑，夺职，下巡抚钟音鞠治。绍诗以市米贵贱不齐，为中价具报，非侵帑。状闻，发军台效力，以母病许赎。

二十二年，高宗南巡，绍诗迎蹕。起贵州督粮道。迁云南按察使。调甘肃按察使，就迁布政使。疏言宁夏驻防将军以下官禄应给粳米，请改征诸民应纳粟米石者，改交粳米七

斗，上命宁夏驻防官禄如凉州、庄浪例，改折价。又疏镇番县柳林湖招垦地，请如安西瓜州屯田例，升科纳赋，较前此征租岁计有盈，且民户世业，俾可尽心耕耨，下总督杨应琚等议行。甘、凉诸县旱，绍诗复疏言张掖、永昌、镇番、碾伯、高台五县旧无城，抚彝厅、隆德、泾州城已损坏，请以时修筑，使饥民就工授食，下巡抚常钧议行。旋以忧归，三十一年，服除，擢刑部侍郎。

出为江西巡抚。以南昌、九江二卫屯田租过重，赣州、袁州、铅山三卫所租重而田缺，疏请减租，下总督高晋详勘量减。上犹产铁砂，民争取滋事，疏请募民淘采，募商设厂收熔，为之条例。九江关监督舒善、建昌府知府黄肇隆皆以不职为上闻，责绍诗不先事论劾，部议夺职，命宽之。三十四年，召为刑部尚书，未上，调礼部尚书。是岁南昌等县被水，十月，绍诗将受代，始奏请缓征。上谕曰：“灾地收薄，小民岂能复事输将？绍诗迁延不问，直至开征将及一月，始以一奏塞责。现虽传谕停缓，急公者纳粮不免拮据，疲窘者徒受催科之累。此皆绍诗全不知以民事为重有以误之也。绍诗累经部议降革，并从宽留任。此则玩视民瘼，难复曲贷。”因命夺职。

三十五年，起刑部郎中，三十六年，擢侍郎。皇太后八十万寿，列香山九老，赐以宴赆。三十七年，调吏部侍郎。三十九年，乞致仕。四十一年，上东巡，迎蹕，加尚书衔。卒，年七十八，谥恭定。子垣、坛。

垣，自举人入贡授兵部郎中，三十五年，特命调刑部。三十六年，绍诗为侍郎，上以垣本特调，命毋回避。三十七年，

弟坛为侍郎，乃调吏部。迁监察御史，以忧归。服除，补原官。迁给事中。以弟坛为巡抚，例不为言官，署吏部郎中。坛卒，复为给事中。五迁为吏部侍郎。四十九年，外授广西巡抚。五十年，入觐，与千叟宴。调湖北巡抚。江夏等州县旱，疏请缓征平糶，募商赴四川买米。五十一年，卒，上赐恤，犹奖其实心治灾赈也。

坛，二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一年，绍诗为侍郎，上以坛治事明敏，毋回避。三十二年，超授江苏按察使，就迁布政使。江宁、苏州两布政所属，互支官俸兵米，坛疏请更定；江苏赋重甲诸行省，每遇奏销，款目繁复，坛疏请分别总案、专案，以便察核：皆议行。三十七年，内擢刑部侍郎。三十九年，太监高云从以泄道府记载诛，京朝诸臣从问消息者皆夺职，坛亦与。上谓：“不意坛竟至於此！念其练习刑名，废弃可惜。左授刑部主事。”迁郎中。四十四年，授江南河库道，迁江苏布政使。四十五年，擢巡抚。疏言：“吴县旧有公田万二千五百亩，银漕外岁纳租息佐转漕，逋租甚巨。以非正赋，遇蠲免不得与。请并予豁除，灾歉随赋蠲缓。”又疏言：“江、河险处设救生船五十六，今裁存二十八。请增募四十，分泊京口、瓜州、金山诸处。”并从之。旋卒。

绍诗父子明习法律，为高宗所器。绍诗两为侍郎，垣、坛先后在郎署，特命毋相避。及绍诗移贰吏部，以坛继其后。父子相代，尤异数。乾隆初，重修《大清律例》，绍诗充纂修官，《纲目》二卷，实所厘定。坛复著《大清律例通考》三十九卷。

阎循琦，字景韩，山东昌乐人。乾隆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工部主事。三迁广东道御史，仍兼工部行走。疏言：“江南诸行省水灾治赈，应照户口秤定银封。主其事者每假手胥吏，不能无扣减，甚或私用轻戥。宜令督抚派专员监封，仍令道府以时抽验。贫民以银易钱买米，当禁奸民剥削。富家积钱，亦应令其散易，以平市价。”上曰：“循琦所言，颇中情弊。但若明降谕旨。不肖者未必畏惮；本无此弊者，或转因此启其舞弊。当抄循琦奏寄诸行省督抚，令加意体察。”又疏言八旗义学教习多不实心督课，请岁派大臣会礼部堂官严察，上为罢八旗义学，令董理各官学大臣尽心教育。迁转吏科掌印给事中。

三十四年，特命兼吏部文选司郎中。迁内阁侍读学士，仍兼吏部行走。京西门头沟煤窑岁久淤塞，有议他处营采者，因缘为利，命循琦会勘。谓旧窑产煤本旺，凿沟隧，疏积水，淤去而煤畅；他处有可采，当以时招商。议上，大学士傅恒覆奏如循琦言。三十六年，超擢工部侍郎。会试知贡举，事毕入封，上问：“诸臣知贡举每有条奏，汝独无，何也？”循琦对：“《科场条例》已甚详备，诸臣实力奉行自足，不敢毛举一二端自谓晓事也。”上曰：“汝言是。凡事皆当如此，非独知贡举而已。”三十八年，迁工部尚书。四十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恭定。

王际华，字秋瑞，浙江钱塘人。乾隆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十三年，大考翰詹，擢侍读学士、上书房行走。广东旧设两学政，十五年，以侍读程岩督广韶学政，际华督肇高学政，旋用岩议裁并，以忧归。服除，起原官。三迁至侍

郎，历工、刑、兵、户、吏诸部。在兵部，疏言：“武乡会试旧例，外场挑双好、单好、合式三类入内场，双、单好列东号，合式列西号。不肖者见列西号，知不能幸中，纷纷求出。即有归号，终日喧哗。请嗣后武乡会试，但挑双、单好，毋更挑合式。”在吏部，疏请在京文武官吏议处，及各部会议外省文武官吏议处，当分别定限，皆如所议。三十四年，迁礼部尚书。三十八年，加太子少傅，调户部尚书。四十一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赐其子朝梧内阁中书，官至山东兗沂曹道。

程岩，字巨山，江西铅山人。以检讨督广东肇高学政，移督广韶学政。建议裁并，即以命岩。官至礼部侍郎。

曹秀先，字恒所，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未试，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年，迁浙江道御史。十七年八月，举恩科会试，秀先从子咏祖坐关节诛，秀先当夺职，上以秀先初不与知，但失察，命宽之。十八年，近畿蝗，秀先请御制文以祭，举蜡礼；州县募捕蝗，毋藉吏胥。上曰：“蝗害稼，惟实力捕治，此人事所可尽。若欲假文辞以期感格，如韩愈祭鳄鱼，鳄鱼远徙与否，究亦无稽。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笔，好名无实，深所弗取。”下部议，罢蜡礼，餘如所请。七迁至侍郎，历工、户、吏诸部。三十九年，迁礼部尚书、上书房行走，命为总师傅。四十六年，礼部议四十七年祀祈谷坛日用次辛。上曰：“朕御极以来，遇正月上辛在初三日前，当隔岁斋戒，改用次辛。其有初四日上辛亦改次辛者，以为圣母皇太后祝厘、朕率王公大臣拜贺东朝，礼不可阙。至明

岁正月上辛，则非向年可比矣。如谓不敢轻易朝正令典，亦当备稽往例，具奏请旨。乃遽行题达，何昧昧至此！”礼部堂官悉下部议，秀先当夺职，复命宽之。四十七年，罢上书房总师傅。四十九年，卒，赠太子太傅，谥文恪。

秀先少孤，事母胡孝，尝为吮疽。母卒，庶母龚为携持，事如母。学於兄茂先，事之如严师。既贵，收宗族，弭乡里水患。莅政勤慎廉俭，挂吏议数四，辄命减免。秀先颜其堂曰“知恩”，纪上眷也。

子师曾，自兵部郎中屡迁至侍郎，历礼、兵二部。嘉庆二十五年，以兵部失行在印，左授太常寺少卿。道光初，再迁太常寺卿。请修墓，归。卒。

周煌，字景垣，四川涪州人。乾隆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二十年，命偕侍讲全魁册封琉球国王尚穆。寻迁右中允，再迁侍讲。二十二年，使还，奏上《琉球国志略》，命以武英殿聚珍板印行。以从兵在琉球失约束，下吏议，当夺官，上以煌远使，且在姑米山遇风险，命宽之，仍留任。二十三年，大考二等，开复。寻迁左庶子，命上书房行走。累迁兵部侍郎。三十八年五月，命如四川按壁山民讼武生勒派；十月，复命如四川按蓬溪诸生讼县吏勒派；俱鞫虚，罪如律。四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四十五年，调兵部尚书。四十六年，上幸热河，煌诣行在入对。四川方多盗，号为咽噜子。总督文绶疏报，遣将吏捕治。上以谕煌，煌对：“咽噜子所在多有，县辄百十人，其渠号‘朋头’。白日劫掠，将吏置不问。甚且州县胥役亦为之，大竹县役子为盗渠，号一只虎。”上为罢文

绶，调福康安督四川，命防护煌所居村。四十七年，命为上书房总师傅，未逾年，以煌不胜总师傅，罢之。四十九年，调左都御史。五十年，以病乞休，诏以兵部尚书加太子少傅致仕。寻卒，进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恭。

子兴岱，字冠三。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超授内阁学士。擢侍郎，历礼、吏、户诸部。命在南书房行走。嘉庆四年，祭告川、陕岳渎。川、楚教匪乱方急，上命兴岱经被寇州县宣谕慰恤，并传诏招抚；复以军中诸将勇怯谕兴岱。兴岱奏：“臣行次广元，民言总兵朱射斗在高院场战败，总督魁伦未遣兵应授，又不严守潼关。贼夜掠太和镇，焚杀甚酷。行次梓潼，贼正扰县境，民纷纷徙避。臣在县督率严防，驻二日乃行，途中宣上指慰谕。民言川军逐贼，德楞泰最奋勇，且能於临阵广布德意，解散胁从。但贼势方张，一人不能兼顾。请敕督兵诸大臣同心协力。”上夺魁伦官，逮诣成都，命兴岱会勒保按鞫。事毕，还京师。煌尝两使四川按事，兴岱复继之，时以为荣。六年，充江西考官，坐受馈，并索取衣裘，命退出南书房，左授侍读学士。八年，大考，以老乞休，上从之。旋复授编修，迁侍讲。擢内阁学士，复再迁左都御史。十四年，卒。

曹文埴，字竹虚，安徽歙县人。乾隆二十五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直懋勤殿，四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命在南书房行走。再迁詹事府詹事。居父丧，归。四十二年，诣京师，谒孝圣宪皇后梓宫。丧终，仍在南书房行走。授左副都御史。迁侍郎，历刑、兵、工、户诸部，兼管顺天府府

尹。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其妻，以自缢报，其妻弟贵宁争非是。命左都御史纪昀等验尸，仍以自缢具狱。贵宁复争言：“海升与大学士阿桂有连，验不实。”更命文埴与侍郎伊龄阿覆验，得殴杀状，以闻。上奖文埴等不徇隐，公正得大臣体。阿桂以尝奏及语袒海升，坐罚俸，昀下吏议，刑部侍郎景禄、杜玉林及郎中王士棻等皆遣戍。擢文埴户部尚书。复命与伊龄阿如通州督漕政，漕船回空较早，命议叙。

五十一年，命如浙江察仓库亏缺。旋复命阿桂会文埴董理。浙江滨海建石塘，外积柴为障，是为柴塘。外又累土为坡以护，是为坦水。巡抚福崧疏请筹岁修，命文埴并按。文埴言：“柴塘日受潮汐，往来汕刷，势不能无蹲踞。今既为坦水，若不以时补修，不足当潮势而为石塘之保障。”得旨，如所议。文埴还京师。上以阿桂及文埴鞠平阳知县黄梅未得实，下部议，降二级，命宽之。

五十二年，文埴以母老乞归养，俞其请，加太子太保，御书赐其母。五十四年，上以明年八十万寿，命文埴母诣京师。文埴疏言：“母健在，明年当诣京师祝嘏。至时如未能远离，当自审度。上体圣意，下顺亲心，诸事皆从实。”得旨：“卿能来，朕诚喜，但毋稍勉强。”五十五年，文埴诣京师祝嘏，上赐文埴母大缎、貂皮。五十六年，御试翰詹，文埴子编修振镛列三等。上以才可造，以为文埴子，擢侍讲。寄赐文埴御制文勒石拓本。六十年，以上御极周甲子，文埴诣京师贺，上复赐文埴母御书、文绮、貂皮。嘉庆三年，卒。高宗方有疾，恤典未行。五年，仁宗命予恤，谥文敏，并赐文埴母大缎、人参。

乾隆之季，和珅专政，嫉阿桂功高位其上。海升妻之狱，辞连阿桂。和珅妄谓文埴能立异同，欲引以为重。文埴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决引退，恩礼弗替。子振鏞，自有传。

杜玉林，字凝台，江苏金匱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外授江西南康知府，三迁四川布政使。四十四年，内擢刑部侍郎。四十五年，命如四川按会理州沙金凤诉其兄土司金龙占田狱。谳定，金凤复诣京师呈诉，覆谳如玉林议分田，惟狱情未尽，又知州徐士勋当劾，玉林以同乡置不问。吏议当左迁，上授玉林工部侍郎，仍领刑部事。旋复还刑部，迭使湖南北、江南谳狱。尚书福隆安仆笞杀役夫，贿他人自代，玉林不能察，降三品冠服。旋命复本秩。五十年，坐海升妻狱，戍伊犁。明年，召还。授刑部郎中。行至泾州，卒。

玉林善治狱，尝曰：“刑一成而不变。治律例犹善医，贵不泥於方书，而察其受病之实。不如是无以临民。”

王士棻，字兰圃，陕西华州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和珅为步军统领，宠其役，役占通州车行。州民诉刑部，士棻为定谳，戍其役黑龙江。上诣碧云寺礼佛，讶池涸，问其故。僧言寺后开煤矿，引水别流。上怒，逮主其事者下刑部，则和珅奴也。诸曹惮和珅，不欲竟其狱，士棻复为定谳。上责和珅而诛其奴。五十年四月，海升妻之狱，刑部侍郎杜玉林坐验尸不以实，当谴。上欲以士棻代，而士棻亦佐验。上谕曰：“王士棻在刑部年久，前因召对，观其人尚有才，方欲量加擢用。乃覆验回护，逢迎阿桂，罪无可逭。”遂与玉林戍伊犁。明年，召还。授刑部员外

郎。五十二年六月，特擢江苏按察使。五十五年，高邮州吏以伪印征赋，事发，巡抚闵鹗元以下皆坐重谴。上以按察使得奏事，士棻见巡抚以下互相徇隐，置若罔闻，士棻本起废籍，尤负恩，命夺职；总督书麟等请遣戍，上许纳赎。寻复授刑部员外郎。五十七年，以病乞归。嘉庆元年，卒。

士棻治狱，虚公周密，每有所平反。章丘民辛存义索逋於屠者，死於途，旁置屠刀。县吏坐屠杀人。士棻奉命诣谳，躬访於村女，别得罪人，屠乃雪。旗丁有兄弟异母而同居者，兄鰥，弟有妇，夜为人戕，母诉长子奸杀。士棻莅视，长子伏地哭，无一语。在侧指画者，母之侄也。士棻审视良久，叱其侄曰：“杀人者汝也！”侄股栗具伏。泰安嫠颜氏富而子幼，夫弟强之嫁，走诉部。或馈士棻白金五千，士棻拒之，卒论如律。邳州民有舅讼甥者，谓其发母墓，罪殊死。士棻疑之，为覆谳。盖甥为前母子，舅则后母兄。后母憎长子，舅诳之曰：“汝母墓有蛇迹。”甥与其妻往视，勇伺丛墓间，执诣县。士棻得其情，白长子枉。士棻尝曰：“刑官之弊，莫大於成见。听讼有成见，强人从我，不能尽其情，是客气也。断罪有成见，或偏於严明，因求能折狱名；或偏於宽厚，自以为阴德；皆私心也。”高宗知其才，屡坐谴，终不使废弃，仍俾为刑官。世传其再起复欲用为侍郎，和珅实尼之云。

金简，赐姓金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初隶内务府汉军。父三保，武备院卿。金简，乾隆中授内务府笔帖式，累迁奉宸院卿。三十七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监武英殿刻书，充《四库全书》副总裁，专司考核督催。三十九年，授户部侍郎，

管钱法堂，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赐孔雀翎。四十年，奏：“京局鼓铸，每年七十五卯，钱九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千。岁馀二万馀千，加以节年馀存，遇闰尽可抵放。请裁去闰月四卯。”从之。四十三年，命纂《四库荟要》，署工部尚书。命赴盛京察平允库项亏短，关防拉萨礼等治罪如律。奏定盛京银库章程，下部议行。四十六年，命总理工部。四十八年，擢工部尚书、镶黄旗汉军都统。四十九年，请疏浚卢沟桥中泓五孔水道，并请定三、四年疏浚一次。五十年，与千叟宴。《四库全书》成，议叙。命修葺明陵，请加筑思陵月台，并拓享殿、宫门。五十六年，故安南国王黎维祁听所属黄益晓、黎光霁等稟请归国，命金简察治，益晓、光霁等并发遣。五十七年，调吏部尚书。五十九年，卒，令皇孙绵勤奠醑，赐祭葬，谥勤恪。金简女弟为高宗贵妃。嘉庆初，仁宗命其族改入满洲，赐姓。

缙布，金简子。初授拜唐阿，擢蓝翎侍卫。乾隆四十八年，授泰宁镇总兵。六十年，召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嘉庆三年，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四年，授工部侍郎，赐孔雀翎。奏请增设内务府养育兵，上斥其例外乞恩，意在沽名。俄以清字摺误书孝圣宪皇后徽号，夺官，予四品顶带，留佐领。旋复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五年，授兵部侍郎。六年，擢工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九年，署户部尚书。十四年，卒。

论曰：曰修奉使治水，利泽施於生民；绍诗疏律义，尚平恕：皆有子克承厥绪。循琦、际华、秀先回翔台省，以笃

谨被主知；文埴眷尤厚，不阿时相，洁其身以去：皆彬彬平世令仆才也。乾隆之季，民穷盗起，煌父子言乡里民间疾苦，高宗不以为忤。金简起戚畹，所论铸钱、葺明陵，及黎维祁乞归国，并关国故，故比而次之。

卷三百二十二

列传一百零九

窦光鼐 李漱芳 范宜宾 曹锡宝 谢振定
钱沣 尹壮图

窦光鼐，字元调，山东诸城人。乾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考四等，罚俸。高宗夙知光鼐，居数月，擢左中允。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年，授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上南巡，临海县训导章知邨将献诗，光鼐以诗拙阻之。知邨欲讦光鼐，光鼐以闻。上召知邨试以诗，诗甚拙，且言愿从军。上斥其妄，命夺职戍辟展。后数年，上欲赦知邨还，而知邨妄为悖逆语，欲以陷光鼐，上乃诛之。

光鼐学政任满，还京师。秋谏，光鼐以广西囚陈父悔守田禾杀贼，不宜入情实；贵州囚罗阿扛逞凶杀人，不宜入缓决；持异议，签商刑部，语忿激。刑部遽以闻，上命大学士来保、史贻直，协办大学士梁诗正覆核，请如刑部议，且言光鼐先已画题，何得又请改拟。上诘光鼐，光鼐言：“两案异议，本属签商，并非固执。因会议时言词过激，刑部遽将签出未定之稿先行密奏。臣未能降心抑气，与刑部婉言，咎实

难辞，请交部严加议处。”上以“会讞大典，光鼐意气自用，甚至纷呶谩骂而不自知。设将来预议者尤而效之，於国宪朝章不可为训”。命下部严议，当左迁，仍命留任。光鼐疏言：“事主杀窃盗，律止杖徒。近来各省多以窃盗拒捕而被杀，此罪人不拒捕而擅杀，皆以斗论，宽窃盗而严事主，非禁暴之意。应请遵本律。”议行。

二十七年，上以光鼐迂拙，不胜副都御史，命署内阁学士。授顺天府府尹。坐属县蝗不以时捕，左迁四品京堂，仍留任。旋赴三河、怀柔督捕蝗，疏言：“近京州县多旗地，嗣后捕蝗，民为旗地佃，当一体拨夫应用。”上从所请，以谕直隶总督杨廷璋。廷璋言自方观承始设护田夫，旗、民均役。上复以诘光鼐，召还京师，令从军机大臣入见。问：“民为旗地佃，不肯拨夫应用，属何人庄业？”光鼐不能对，请征东北二路同知及三河、顺义知县质证。退又疏请罢护田夫，别定派夫捕蝗事例。上以光鼐所见迂鄙纰缪，下部议，夺职。

居数月，谕光鼐但拘钝无能，无大过，左授通政司副使。再迁宗人府府丞。复督浙江学政，擢吏部侍郎。浙江州县仓库多亏缺，上命察核。光鼐疏言：“前总督陈辉祖、巡抚王亶望贪墨败露，总督富勒浑未严察。臣闻嘉兴、海盐、平阳诸县亏数皆逾十万，当察核分别定拟。”上嘉其持正，命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往会巡抚伊龄阿及光鼐察核。

旋疏劾永嘉知县席世维借诸生谷输仓；平阳知县黄梅假弥亏苛敛，且於母死日演剧；仙居知县徐延翰毙临海诸生马寘於狱；并及布政使盛住上年诣京师，携贐过丰，召物议；总督富勒浑经嘉兴，供应浩烦，馈阍役数至千百。上命大学士

阿桂如浙江按治。阿桂疏言盛住诣京师，附携应解参价银三万九千馀，非私赀；平阳知县黄梅母九十生日演剧，即以其夕死；仙居诸生马寘诬寺僧博，复与斗殴，因下狱死。光霁语皆不仇。光霁再疏论梅事，言阿桂遣属吏诣平阳谘访，未得实，躬赴平阳覆察。伊龄阿再疏劾光霁赴平阳刑迫求佐证诸状，上责光霁乖张瞽乱，命夺职，逮下刑部。光霁寻奏：“亲赴平阳，士民呈梅派捐单票，田一亩捐大钱五十；又勒捐富户数至千百贯；每岁采买仓谷不予值。梅在县八年，所侵谷值及捐钱不下二十万。母死不欲发丧，特令演剧。”上以光霁呈单票有据，时阿桂已还京师，令复如浙江秉公按治，并命江苏巡抚闵鹵元会鞫，以光霁质证。阿桂、鹵元疏言梅婪索事实，论如律。上以光霁所奏非妄，命署光禄寺卿，阿桂、文埴、晟、伊龄阿皆下部议。旋擢光霁宗人府府丞。迁礼部侍郎。复督浙江学政。再迁左都御史。

六十年，充会试正考官，榜发，首归安王以锺，次王以銜，兄弟联名高第。大学士和珅素嫉光霁，言於上，谓光霁迭为浙江学政，事有私。上命解任听部议，及廷试，和珅为读卷官，以銜复以第一人及第，事乃解。命予四品衔休致。卒。

李漱芳，字艺圃，四川渠县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三年，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巡视中城，尚书福隆安家奴蓝大恃势纵恣，挟无赖酗酒，横行市肆间。漱芳捕治，论奏，高宗深嘉之，命戍蓝大，以福隆安下吏议。寻擢工科给事中。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漱芳疏陈奸民聚众滋事，为饥寒所迫；又言近畿亦有流民扶老

携幼，迁徙逃亡，有司监卢沟桥，阻不使北行。给事中范宜宾亦以为言，请增设粥厂。上命侍郎高朴、袁守侗率宜宾、漱芳往卢沟桥及近畿诸城镇省视，初无流民。伦乱定，俘其徒槛致京师廷鞠，命漱芳旁视，无言为饥寒迫者。问岁事，对秋收尚及半。上责漱芳妄言，代奸民解说，心术不可问，不宜复居言路，为世道人心害，宥罪，降礼部主事。四十三年，礼部请以漱芳升授员外郎。故事，郎中、员外郎员缺，迁应升授者，拟正、陪上请。至是，独以漱芳请。上不悻，责尚书永贵擅专邀誉，涉明季党援朋比之习，夺其职。漱芳久之乃迁员外郎。卒。

范宜宾，汉军镶黄旗人，大学士文程后也。以荫生官户部郎中，历御史给事中，累迁太常寺少卿。出为安徽布政使，与巡抚胡文伯不相能，两江总督高晋以闻。上召宜宾还，授左副都御史。宜宾奏言属县蝗见，屡请捕治，文伯执不可。上为黜文伯，而宜宾亦以捕蝗不力下吏议，当左迁。上以宜宾旧为御史尚黠勉，命仍为御史。宜宾疏言藩臬有所陈奏，辄呈稿督抚，当禁饬。上以整饬吏治，要在朝廷纲纪肃清，自无扶同蒙蔽之事，不在设法峻防，置其议不行。及与漱芳同被谴，上以宜宾汉军世仆，乃敢妄言干誉，特重其罚，夺职，戍新疆。

曹锡宝，字鸿书，一字剑亭，江南上海人。乾隆初，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资深当擢侍读，锡宝辞。大学士傅恒知其欲以甲科进，乃不为请迁。二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以母忧归，病疡，数年乃愈。三十一年，散

馆，改刑部主事。再迁郎中。授山东粮道。卫千总宁廷言子惠以索逋杀千总张继渠，锡宝下部议。上巡山东，召见，命来京以部属用。以大学士阿桂奏，令入四库全书馆自效。书成，以国子监司业升用。

居三年，上以锡宝补司业无期，特授陕西道监察御史。时协办大学士和珅执政，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锡宝将论劾，侍郎南汇吴省钦与锡宝同乡里，闻其事，和珅方从上热河行在，驰以告和珅，令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锡宝疏至，上诘和珅。和珅言平时戒约严，或扈从日久渐生事，乞严察重惩。乃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上召锡宝诣行在面诘，锡宝奏全倚势营私，未有实迹，第为和珅“杜渐防微”，乃有此奏。复谕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等覆询，锡宝又承“杜渐防微”语失当，请治罪。下部议，当左迁。上手诏略言：“平时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诈亿不信之见。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诚布公，而猜疑防范，据一时无根之谈，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断无此政体。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托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五十七年，卒。

仁宗亲政，诛和珅，并籍全家，乃追思锡宝直言，谕曰：“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资丰厚。彼时和珅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於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资产至二十馀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其子江视赠官予荫。”锡宝，一士从子，再世居台省，敢言名，

家有瓮，焚谏草，江尝乞诸能文者为诗歌，传一时云。

谢振定，字一斋，一字芑泉，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五十九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南漕，漕艘阻瓜洲，振定祷於神，风转顺漕艘，人称“谢公风”。六十年，迁兵科给事中。巡视东城，有乘违制车骋於衢者，执而讯之，则和坤妾弟也，语不逊，振定命痛笞之，遂焚其车。曰：“此车岂复堪宰相坐耶？”居数日，给事中王钟健希和坤意，假他事劾振定，夺职。和坤败，嘉庆五年，起授礼部主事。迁员外郎，充坐粮厅，监收漕粮，裁革陋规，兑运肃然。十四年，卒。

道光中，振定子兴峣，官河南裕州知州。以卓荐引见，循例奏姓名、里贯。宣宗问：“尔湖南人，乃能为京师语，何也？”兴峣对言：“臣父振定官御史，臣生长京师。”上曰：“尔乃烧车御史子耶？”因褒勉甚至。明日，语军机大臣：“朕少闻烧车御史事，昨乃见其子。”命擢兴峣叙州知府。

钱沔，字东注，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四十六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甘肃冒赈折捐事发，主其事者为甘肃布政使王亶望，时已迁浙江巡抚，坐诛，总督勒尔谨及诸府县吏死者数十人，事具《亶望传》。陕西巡抚毕沅尝两署陕甘总督，独置不问。沔疏言：“冒赈折捐，固由亶望骫法，但亶望为布政使时，沅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谓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饵，惟是瞻徇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请

比捏结各员治罪。”上为诘责沅，降秩视三品，事具《沅传》。

四十七年，沅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饬，各州县库皆亏缺，上命大学士和珅、左都御史刘墉率沅往按。和珅庇国泰，怵沅，沅不为挠。至山东，发历城县库验帑银。故事，帑银以五十两为一铤，市银则否。国泰闻使者将至，假市银补库。沅按问得其状，召商还所假，库为之空。复按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库，皆亏缺如沅言。国泰、易简罪至死，和珅不能护也。上旌沅直言，擢通政司参议。四十八年，迁太常寺少卿。再迁通政司副使。出督湖南学政，沅持正，得士为盛。五十一年，任满，命留任。湖北荆州水坏城郭，孝感土豪杀饥民。上责沅在邻省何不以闻，下部议。诸生或匿丧赴试，又有上违禁书籍者。沅按治未竟，闻亲丧去官，以事属巡抚浦霖。霖遂并劾沅，坐夺职。上命左授六部主事。

五十八年，沅服除，诣京师，授户部主事。引见，即擢员外郎。复除湖广道监察御史。时和珅愈专政，大学士阿桂、王杰，尚书董诰、福长安与同为军机大臣，不相能，入直恒异处。沅疏言：“我朝设立军机处，大臣与其职者，智萃止其中，庸以集思广益，仰赞高深。地一则势无所分，居同则情可共见。即各司咨事画稿，亦有定所。近日惟阿桂每日入止军机处；和珅或止内右门内直庐，或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直庐；王杰、董诰则止於南书房；福长安则止於造办处。每日召对，联行而入，退即各还所处。虽亦有时暂至军机处，而事过辄起。各司咨事画稿，趋步多歧。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怀刑，浹於肌髓，决不至因此遂启朋党

角立之渐。然世宗宪皇帝以来，及皇上御极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未尝纤芥有他。由前律后，不应听其轻更。内右门内切近禁寝，向因有养心殿带领引见事，须先一两刻预备。恩加大臣，不令与各官露立，是以设庐许得暂止。不应於未辨色之前，一大臣入止，而随从军机司员亦更入更出。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相狎。万一有无知如高云从者，虽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渐宜早。至南书房备几暇顾问，俟军机事毕，入直未迟；若隆宗门外直庐及造办处，则各色应差皆得觐听於外，大臣於中治事，亦属过褻。请敕诸大臣仍照旧规同止军机处，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协恭之雅，共励一堂。其圆明园治事，和珅、福长安止於如意门外南顺墙东向直庐，王杰、董诰止於南书房直庐，并请敕更正。”上为申诫诸大臣，并命沔稽察军机处。

和珅素恶沔，至是尤深嫌之。上夙许其持正，度未可遽倾，凡遇劳苦事多委之。沔贫，衣裘薄，宵兴晡散，遂得疾。六十年，卒。或谓沔将劾和珅，和珅实酖之。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九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转京畿道。三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五十五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协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

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此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上谕曰：“壮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未见。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逢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壮图覆奏：“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上复谕曰：“壮图覆奏，并未指实。至称经过诸省商民蹙额兴叹，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此闻自何人，见於何处，仍令指实覆奏。”壮图再覆奏，自承措词过当，请治罪。上命户部侍郎庆成偕壮图赴山西察仓库，始大同府库，次山西布政使库，皆无亏。壮图请还京治罪。上命庆成偕壮图再赴直隶、山东、江南诸省。庆成所至，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历直隶布政使及正定、兰山、山阳诸府县，皆无亏。上寄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上又令庆成传旨，令其指实二三人，毋更含糊支饰。壮图自承虚诳，奏请治罪。寻复察苏州布政使库，亦无亏。还京，下刑部治罪，此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上谓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必遽加重罪，命左授内阁侍读。继又以侍读缺少，改礼部主事。

壮图以母老乞归。嘉庆四年，仁宗亲政，召诣京师。壮图仍以母老乞归，上赐其母大缎两端，加壮图给事中衔，赐奏事摺匣，命得上章言事。壮图未行，复上疏请清核各省陋

规，明定科条，上以为不可行。既归，疏请拔真才，储实用，大要谓：“保举未定处分，当下吏部严立科条；科场或通关节，当将房考落卷送主司搜阅。其尤要者，谓六部满洲司员稿案，文义多未晓畅，当严督令习经书通文理；乡会试加广名额，司员先尽科甲挑补。”下军机大臣议，奏谓惟房考落卷送主司搜阅，事近可行，补入《科场条例》。

云南巡抚初彭龄乞养归，壮图疏请留，上不允。别疏复申前议，谓满洲子弟十五六岁前专责习经书通文理，再习骑射翻译。上谓：“壮图以前尝驳飭之事复行渎陈，更张本朝成法。下云南巡抚伊桑阿传旨申飭。”八年，疏言：“天下万几，皆皇上独理。内外诸臣不过浮沉旅进旅退之中，无能匡扶弼亮。请於内之卿贰、翰詹、科道，外之藩、臬、道、府、慎选二十人，轮直内廷。每日奏章谕旨，尽心检校，有疏忽偏倚之处，许就近详辨可否。”上责：“壮图言皆迂阔纰谬，断不可行。若如所奏，直於军机大臣外复设内军机，成何政体？”因及云南布政使陈孝昇、道员萨荣安方以冒销军需被罪，令巡抚那彦宝诘壮图，何无一言奏及。壮图言以不得孝升等确据，未取入告，仍请议处，上命宽之。十三年，卒。

论曰：“高宗中年后，遇有言事者，遣大臣按治，辄命其参与。光霁既将坐谴，卒得自白，阿桂之贤也。沆劾国泰发库藏掩覆，论者谓刘墉密与沆商榷，盖亦有力焉。漱芳、锡宝、壮图皆不能实其言，大臣怙宠乱政，民迫於饥寒，卒成祸乱。呜呼，古昔圣王兢兢，重畏民瘁，良有以也！”

卷三百二十三

列传一百一十

黄廷桂 鄂弥达 杨廷璋 庄有恭

李侍尧弟奉尧 伍弥泰官保

黄廷桂，字丹崖，汉军镶红旗人。父秉中，官福建巡抚。廷桂，初袭曾祖宪章拖沙喇哈番世职。康熙五十二年，授三等侍卫，迁参领。圣祖幸热河，屡扈从。世宗在潜邸，知其才，雍正三年，授直隶宣化总兵。五年，擢四川提督。疏言：“四川三面环夷。军械多敝缺，现饬修补。川马本不高大，又日系槽，多羸毙。令在丰乐场后荒山督牧。士卒骄奢，饬服用毋僭官制。岁十月，番入内地佣工，名曰‘下坝’，次年夏初始归，以禁携妇女，致成群肆恶，饬携家属方许就雇。成都属德阳、仁寿二县，南北距数百里，驻一把总；永宁协驻贵州永宁城，中隔河，东隶黔，西隶蜀，兵民歧视，应更定汛守。”命会总督岳钟琪议行。又奏请严捕窃贼及博奕之具，上谕曰：“禁令弗行，咎在不公不明，不在不严。法犹药也，取攻疾而已。过竣厉则伤元气，徒猛不足贵也。”又奏严治建昌降番劫掠，又奏省城设防火堆棚，营置救火兵二十，上并嘉之。六年，请於提标及城守等营各设义塾，上谕曰：“文武不可偏重。少年聪颖，稍通文墨，势必流为怯懦，不愿为兵。则营伍所馀，皆鲁钝一流。是非兴文，实乃废武。邀虚名而无实益，将焉用之？”

乌蒙米贴苗妇陆氏为乱，发永宁、遵义兵援剿。四川雷波土司杨明义阴助陆氏，诱附近结觉、阿路、阿照、平底诸苗劫粮。陆氏既擒，请剿明义，令廷桂率总兵张耀祖率兵往。军至拉密，擒明义，并获造谋人卑租及结觉酋双尺、阿路酋鲁佩及阿不罗酋觉逼，斩馘近万。上谕曰：“览奏，斩馘何啻猎人弋兽！傥兵退仍复如故，岂有尽行杀戮之理？当详思善於措置之道。”师复进攻确里密、阿都、阿驴诸苗，炮殪确里密酋利耶。阿都苗擒其酋阿必以献，阿驴苗降。七年，奏军事竟，上以效忠奋勇嘉之。寻疏陈苗疆地方诸事，上命筹善后。复奏湖北容美土司田雯如在四川界征花丝银，咨湖北察究。上谕曰：“楚、蜀诸土司容美最富强，越分僭礼。应晓以大义，渐令革除。”又奏筹剿瞻对土司，上谕曰：“瞻对虽微，亦不可轻视。凡事概以敬慎出之。”奏请开采黄螂等处铜铅，以资鼓铸。上谕曰：“黄螂、雷波与新抚凉山诸夷错壤，第宜示以静镇，胡可兴起利端？若听民开采，流亡无藉之徒必群相趋赴，酿生事故。速会同巡抚宪德将金竹坪、白蜡山诸地铜铅矿厂概行封禁。脱至纷纭，黄廷桂、宪德之身家性命不足赎其辜也！”廷桂奏引罪，复以详慎申戒之。

寻奏捕得妖言罪人杨大铭等，言其渠杨七匿酉阳土司所，已檄令擒献。上谕曰：“此事尤宜详慎！朕料酉阳土司未必为此事。”八年，奏於杨隘嘴获杨七，非酉阳境内。上谕曰：“朕非有过人技，但较汝等克诚克公耳。人有利害是非之心，遇事接物，非过即不及。惟公与诚为对证之药。”十二月，奏倮乱，发兵攻克金锁关、黑铁关、黄草坪诸地，恢复永善。得旨奖许。上尝谕宪德，令密陈廷桂为人，奏称“多疑偏听，好

胜矜人，是其病痛。”上终以实心任事嘉之。

九年，师讨噶尔丹策零，分设四川总督，即以命廷桂，仍兼领提督。奏请将四川常平仓捐谷改银，上谕曰：“四川本产米地，积贮尚易。遽请开捐，误矣。且欲改谷作银，又将银买谷，更转辗滋弊，当另议增贮。”十年六月，奏建昌镇辖竹核，当凉山之中，为苗疆腹心要地，请於附近各险隘增兵设镇，上命大学士鄂尔泰详议。寻议兵力宜合不宜分，蛮巢宜远不宜近，但使我势联络，不必随处设防。请於竹核设兵三千，分驻吽姑、格落、鱼红、大赤口、阿都、沙马、普雄诸地。敕下廷桂行之。

八月，儿斯番为乱，奏遣总兵赵儒剿捕，上责廷桂从前未料理妥协。十月，廷桂奏言：“雍正五年儿斯番为乱，臣檄副将王刚按治。时臣甫到川，地利夷情尚未谙习。今凶锋既肆，由臣抚驭无方，已遵旨密谕赵儒凜遵料理。”十二月，擒儿斯酋，并剿定河东各寨勾结诸番。复奏言：“王刚前所惩创，不过儿斯一堡。今仰蒙指示，赵儒督励将士，一切险巢重地，深林石穴，悉行荡平。”上深奖之。

十三年，奏：“贵州古州苗乱，四川建昌、永宁俱与连界，已饬将吏加意抚辑。”上谕以“不动声色，静镇慎密”。乾隆元年，裁总督缺，廷桂仍为提督。十二月，召诣京师。二年，授銓仪使。寻授天津总兵。五年，迁古北口提督。六年，上幸热河，道古北口，阅兵，营伍整肃，赐廷桂马，并上用缎。寻授甘肃巡抚。十二年，署陕甘总督。

十三年，授两江总督。疏言：“江西俗悍，有司因循姑息，动辄喧鬪，饬严捕究治。”又言：“南方晴少雨多，各营操练

闲旷，令於阴雨时择公所或宽敞寺宇操练。”上谕曰：“汝至江南，整饬振作，但不可欲速，要之以久可也。”十五年，加太子少保。疏劾“江苏巡抚雅尔哈善以奏销钱粮，奉旨训饬；知县许惟枚等经征未完，不及一分，例止罚俸。忽奏请夺官。人必以为出自上意，居心巧诈”。雅尔哈善下吏议。

十六年，调陕甘总督。时四川复分设总督，十八年，仍以命廷桂。奏四川岁丰谷贱，上命转输二十万石赈淮、扬被水州县，御制诗纪其事。进吏部尚书，留总督任。四川滨江诸县引江水溉田。馀多山田，每苦旱。廷桂奏饬通省勘修塘堰，新都、芦山等十州县及青神莲花坝、乐山平江乡、三台南明镇次第修举，悉成腴壤。二十年，奏请增炉铸钱，为通省修城。上谕曰：“有益地方之事，详妥为之。”授武英殿大学士，仍领总督事。打箭炉徼外孔撒、麻书两土司构衅，金川、绰斯甲布袒麻书，革布什咱、德尔格忒袒孔撒，互攻杀。廷桂偕提督岳钟琪饬谕解散。

六月，复调陕甘总督。师讨阿睦尔撒纳，陕、甘当运输孔道。廷桂途次以军中调取营马，并令州县采买马驼，即饬各驿马十调五六，得马数千匹佐军。寻奏军中文报，责成沿边提镇料理，诏如所请。二十一年四月，命驻肃州督办军需。奏言：“各处调解军马，口外严寒，自安西至哈密，经戈壁十馀站，饲饮不时，每致疲毙。现派专官分站料理，将积贮草豆、经过匹数、住歇时刻、行走膳分，按日呈报。”又奏：“山西解驼，先留安西牧放。陕西解马，亦先调甘肃饲养。陆续前运，以济实用。”先后送军前驼马七万馀。又言：“西北两路军营向通商贩，后因撤兵禁止。巴里坤军营应用牛羊诸

物，专自肃州贩往，路远价昂，难资接济，请照旧通商。”上命筹济库车、阿克苏粮运。廷桂奏：“夹山一路，可自哈密直趋辟展、吐鲁番，其间骡驼通行，水草饶裕，较绕行巴里坤为近。拟即运粮贮吐鲁番，转运军营，往返更加迅速。”又发银二十万，解阿克苏买回城米，运粮十万储巴里坤。凡所经画，屡合上指。十二月，上谕曰：“廷桂於西陲用兵，虽未身历行阵，而筹办军需，每有朕旨未到，旋即奏至，与所规画不约而同。体国奉公，精详妥协，而又毫不累民，内地若无兵事，其功最大。”积功自太子太保进少保，自骑都尉进三等忠勤伯，先后赐双眼孔雀翎、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白金二万。二十四年正月，驻凉州，以病剧闻。命额驸福隆安率御医诊视，甫行，廷桂卒。上即命福隆安奠醑，御制诗挽之，赐祭葬，谥文襄。丧还，上复亲临奠醑。二十五年，凯宴成功将士，追念廷桂，复赋诗惜之。寻命图形紫光阁，御制《怀旧诗》，列廷桂五督臣首。

孙检，官副都统。乾隆四十九年，以刻廷桂《奏疏》，载两朝批答，被严旨申饬。曾孙文煜，自侍卫累擢副都统，调马兰镇总兵。

鄂弥达，鄂济氏，满洲正白旗人。初授户部笔帖式。雍正元年，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五年，命同广东巡抚杨文乾等如福建察仓库。六年，擢贵州布政使。八年，迁广东巡抚。疏言：“鸟枪例有禁，琼州民恃枪御盗，请户得藏一，多者罪之。”梧州民陈美伦等谋乱，捕治如法。十年，署广东总督。疏言：“总督旧驻肇庆，所以控制两粤。今专督广东，应

请移驻广州。”饶平武举余猗等谋乱，捕治如治。寻实授总督。安南民邓文武等遇风入铜鼓角海面，鄂弥达畀以资，送归国，国王以伽南、沉香诸物为谢，却之，疏闻，上奖其得体。先后疏请移设将吏。又疏请於三水西南镇建仓贮谷，并以米贵，会城设局平糶。又请升程乡县为直隶州，名曰嘉应。皆报可。十三年，命兼辖广西，仍驻肇庆。贵州台拱苗乱，鄂弥达发兵令左江总兵王无党率以赴援，复发兵驻黔、粤界，上谕奖之。

乾隆元年，高宗命近盐场贫民贩盐毋禁。鄂弥达疏言：“广东按察使白映棠未遵旨分别，老幼男妇发票，称四十斤以下不许缉捕，致奸徒借口，成群贩私。”上奖鄂弥达洞悉政体，解映棠任。寻奏：“广东盐由场配运省河及潮州广济桥转兑各埠，请令到埠先完饷银，开仓后缴盐价。”下部议行。御史薛馥条奏广西团练乡勇，并设瑶童义学，下鄂弥达议。二年，奏言：“团练乡勇，不若训练土司兵，於边疆有益。瑶童义学，韶、连等属已有成效，应如馥所奏。”寻又疏言：“惠、潮、嘉应三府州民多请州县给票，移家入川。臣饬州县不得滥给，并遣吏於界上察验。”又疏言：“贵州新辟苗疆，总督张广泗奏设屯军垦田。臣以今苗畏威安贴，将来生齿渐繁，地少人多，必致生怨。又恐屯军虐苗激变，请撤屯军於附近防守，其田仍给苗民。”上谕曰：“所见甚正。广泗首尾承办此事，持之甚力，朕则以为终非长策也。”

四年，调川陕总督。疏言：“榆林边民岁往鄂尔多斯种地，牛具、籽种、日用皆贷於鄂尔多斯。秋收馀粮，易牛羊皮入内地变价，重息还债。请於出口时视种地多寡，借以官银，秋

收以粮抵，俾免借贷折耗之苦，仓储亦可渐充。”上从之。又请发司库银十万买谷分贮沿边，又请修宁夏渠道，并加筑沿河长堤。又奏：“安西镇远兵驻防哈密，承种屯田，在城兵仅数百。年来商民日增，请视凉州柳林湖例，募流民及营兵子弟垦田，撤兵回城差操。”均如议行。

五年，两广总督马尔泰劾知府袁安煜放债病民，并及鄂弥达纵仆占煤山事。上解鄂弥达任，召诣京师。寻授兵部侍郎。六年，授宁古塔将军，调荆州。九年，授湖广总督。疏言：“武、汉滨江城郭民田，赖有堤以障。请於武昌芥麦湾增筑大堤，安陆沙洋大堤增筑月堤，襄阳老龙石堤加备岁修银。”十一年，上以鄂弥达不称封疆，召诣京师。十五年，授吏部侍郎。十六年，授镶蓝旗汉军都统。二十年，授刑部尚书，署直隶总督。二十一年，兼管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二年，加太子太保。二十六年，卒，予白金二千治丧，赐祭葬，谥文恭。

杨廷璋，字奉峨，汉军镶黄旗人。世袭佐领。雍正七年，自笔帖式授工部主事。再迁郎中。授广西桂林知府。乾隆二年，擢左江道。十五年，擢按察使。二十年，迁湖南布政使。二十一年，授浙江巡抚。上南巡，谕曰：“西湖水民间藉以溉田。今闻沿湖多占垦，湖身渐壅，田亩虞涸竭。已开垦成熟者，免其清出，不许再侵占。”廷璋因奏：“此类田地多碍水道，请概令开浚归湖。沿岸栽柳，俾根株盘结，亦可固堤。”又请帑疏浚湖州七十二楼，泄水入太湖，免田地被淹。又奏：“仁和、钱塘、萧山三县江塘视海塘例，以二十丈为准，按段

编号立石。仁、钱二县江塘民房，堤岸外馀二十馀里，视海塘例，每里设堡夫一，建堡分防。”均从之。又请开台州黄岩场沿海地，近场归灶，近县归民。户以百亩为率，分限起科，得腴产十万亩。奏入，嘉许。

二十四年，授闽浙总督。请改设螺洲、大头崎、乌龙江诸地塘汛。又奏内地商舶出洋，核给船照。又奏台湾谷贱，内地歉收，民每偷渡就食。请酌宽米禁，往来台、厦横洋船准运米二百石，塘船六十石。自鹿耳门出至厦门入，皆给照察验。台湾与生番接壤，前总督杨应琚饬属勘界，挑沟筑土牛以杜私垦。至是，廷璋议彰化、淡水与生番接壤，依山傍溪，挑沟筑土牛为界；并於沿边设隘寮，分兵驻守。二十六年，同福建巡抚吴士功奏劾提督马龙图借用公使钱，并以龙图已归款，请用自首例减等。上责其错谬，下吏议夺官，士功戍巴里坤，廷璋留任。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旋授体仁阁大学士，留总督任。二十九年，廷璋入觐。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厦门商舶出入，官署受陋规。上命尚书舒赫德、侍郎裘曰修往按。具得廷璋令历任厦门同知代市人参、珊瑚、珍珠未发价状，命解任。下吏议夺官，上以廷璋平时尚能任事，授散秩大臣。未几，授正红旗汉军都统、工部尚书。

三十年，命署两广总督。三十一年，安南捕盗，窜入小镇安土司怕怀隘，官兵捕得。廷璋照会安南遣头人视行诛。安南复报其国隘口盗发，请遣兵堵截。廷璋遣兵守隘。事上闻，具言防边宜镇静。上戒以“边地夷情，当审度事理，因时制宜。若专务持重，养痍貽害，弊不可胜言也。”夏，崖州安岐黎为乱，扰客民，廷璋檄镇道捕治。并奏：“客民编保甲，禁

放债。黎民市易设墟场，熟黎令剃发。民出入黎峒必讯，以杜后患。”上从之。又奏：“小镇安改设通判。南界接安南，於那波、者赖、者欣三村，建卡设兵。怕怀隘为小镇安门户，设兵巡缉。打面梁与云南接界，建卡防守。”下部议行。师征缅甸，云贵总督杨应琚以疾闻，上令廷璋赴永昌佐应琚治军。三十二年，疏报应琚病愈，仍回广东任。寻召授刑部尚书。

三十三年，授直隶总督，加太子少保。秋，滹沱水盛涨。廷璋请於正定西南筑堤，藁城西北筑埽，并以护城。又奏勘任丘滨淀诸地，以杨各庄诸地最低，请改种稻田；文安洼修筑堤埝，并於龙潭湾诸地开堤泄水，并从之。三十四年，请拨通仓米十二万运各灾区平糶。又奏：“乾隆二十四年滹沱南徙，旧河於垫。上年大涨，河行故道。束鹿木丘、倾井诸村遂成巨浸。请裁湾取直，并修筑护城堤埝。”报闻。三十六年，复召授刑部尚书。预香山九老会。十二月，卒，年八十四，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勤惠。

庄有恭，字容可，广东番禺人。乾隆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直上书房。后三年，弟有信成进士，引见，有恭以起居注侍直，上问及之，有信选庶吉士。兄弟同请告省亲。有恭累迁侍讲学士，擢光禄寺卿。以父忧归，服除，擢内阁学士。迁户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充江南乡试考官，复督江苏学政。十六年，授江苏巡抚。十七年，署两江总督。疏言：“太仓、镇洋沿海田庐，赖海塘保障。前巡抚高其倬议自宝山湖口港至昭文福山港筑土塘三万四千七百馀丈，仅筑湖口港至刘河南岸土、石塘。今年秋令风潮，刘河南赖以无恙。其

北颇致损伤，士民自请挑筑。惟恐一时难集，工不速竟。应筑土塘九千丈有奇，请借库银一万六千两，令自募夫役，於伏汛前毕工。每亩扣输，二年清款。”如所请行。有恭督学政时，浙人丁文彬献所著《文武记》、《太公望传》等。有恭以为病狂，置不问。至是，文彬以书上衍圣公孔昭焕，昭焕告巡抚杨应琚以闻。有恭疏请罪，坐罚学政养廉银十倍。

十九年，御史杨开鼎条奏江南收漕诸弊，敕有恭覆奏。寻疏言：“江南收漕诸弊，以苏、常、松、镇、太五属为尤甚。已酌定条例，勒石漕仓，遇收漕，饬粮道以下官周巡察访。开鼎言需索不遂，借词米不如式，勒令晒晾筛扬。漕粮上供天庾，自应乾圆洁净。倘不如式，不堪久贮，必致贻误仓储。粮户良顽不等，每次青腰、白脐、潮嫩、杂碎诸米强交；如令更易，即造作浮言挟制。自应分别察究，不得但责官吏，取悦刁民。”上奖其言公正。

二十一年，丁母忧，命予假百日回籍治丧，於伏汛前至淮安，署江南河道总督。泰兴县有朱聃者，坐主使杀人罪至绞，乞赎罪，有恭许之，临行疏闻。上责其专擅，令家居待罪。总督尹继善又言有恭监临乡试，察出有贿谋联号者，复有以斗蟋蟀致讼者，皆令罚鍰，未奏闻。上命夺有恭官，逮诣京师，下大学士九卿论罪，当绞。上以脏不入己，贯之，令护母丧回籍后赴军台效力。方诣谪所，命戴罪署湖北巡抚。

二十四年，调浙江。二十五年，劾杭州将军伊领阿、副都统刘扬达违例乘轿。上夺伊领阿等官，奖有恭，命议叙。三月，疏言：“绍兴南塘、嘉兴乍浦塘并属要工。臣赴山阴勘得宋家楼为三江、曹娥二水交会，又适当潮汐之冲，为南塘首

险，已改建石塘巩固。复至萧山龛、长等山，越南大亶至海宁中小亶、登文堂、葛畧诸山，勘海宁南门外，西过戴家石桥，东至陈文港，工长五千丈有奇，根址坚实，不须重建。其必当修筑者千六百馀丈，内七百七十馀丈残缺过甚，作为要工，馀次第兴修。自陈文港东至尖山，下有韩家池柴塘四百丈有奇，亦应重筑。复循海而北，自海盐至平湖，遍历乍浦塘。海盐东临大海，南有台驻，北有乍浦诸山，山趾角张。县城以一面当潮汐，城外石塘，最为险要，间有冲损，已令随时修补。”六月，又疏言：“四塘、胡家兜至海宁南门外，潮退沙涨，长十八里。前请办戴家石桥要工，既有新沙外护，应先就迤东工段趲办。再审量沙势，分别缓急。”九月，又疏言：“缓修各工，陈文港十丈，令用鱼鳞式逐层整砌。圆通菴前十丈，仍如式坚筑。廿里亭西二十五丈，修整坦面，加用排桩，令紧帖塘身。”二十六年十二月，又奏言：“海宁西塘、老盐仓诸地，经霉、伏两汛，老沙汕刷，宜先事预防，先后拆镶二百丈。自霜降后，臣往来察勘，见柴、石两塘交接处水已临塘，自此迤西，老沙仍多坍卸。请将接连前工七十丈，从速镶办。”均从之。

二十七年，上南巡，临视老盐仓、尖山诸地，令修筑柴塘，并设竹篓、坦水诸工。九月，疏报海宁塘工竟，上嘉有恭能尽心，命议叙。是秋多雨水涨，有恭以嘉、湖雨府水归太湖，河道多淤，下流尤壅阂；因请浚乌程、长兴境内七十二淞，并遣吏至江南按行三江故道。十月，调江苏巡抚。上命浙江海塘工程仍责成有恭专司其事，并免学政任内应罚银。二十九年，擢刑部尚书，留巡抚任。

有恭疏请大修三江水利，略言：“太湖北受荆溪百渎，南受天目诸山之水，为吴中巨浸，而分疏之大干，以三江为要。三江者，吴淞江、娄江、东江也。东江自宋已湮，明永乐间，别开黄浦，宽广足当三江之一，今亦谓之东江。三江分流，经吴江、震泽、吴、元和、昆山、新阳、青浦、华亭、上海、太仓、镇洋、嘉定十二州县境，其间港浦纵横，湖荡参错。大概观之，无处不可分泄。然百节之通，不敌一节之塞。太湖出水口，不特宝带桥一处，如吴江十八港、十七桥，吴县鲇鱼口、大缺口，为湖水穿运河入江要道，今不无浅阻。又如入吴淞之庞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淀山湖、溁浦，向来宽深，近以小民贪利，遍植茭芦，圈筑鱼荡，亦多侵占。刘河，古娄江也。今河形大非昔比，舟楫来往，必舣舟待潮。昆山外濠为娄江正道，浅狭特甚。苏州娄门外江面仅宽四五丈，偶遇秋霖，众水汇集。江身浅窄，先为潦水所占，俟其稍退，然后湖水得出，为之传送，而上游已漫淹矣。东南财赋重地，水利民生大计，若及早为之，事半功倍。今筹治法，当於运河西凡太湖出水之口，皆为清厘占塞，俾分流无阻。其运河东三江故道，惟黄浦现在深通，但於泖口挑去新涨芦墩，足资宣泄。吴淞江自庞山湖以下，娄江自娄门以下，凡有浅狭阻滞之处，宜浚治宽深，令上流所泄之数，足相容纳。其江身所有植芦插断及冒占之区，尽数铲除，嗣后仍严为之禁。则水之停蓄有所，传送以时，并即以挑河之土加培圩岸。现在闸座去海太近，难於启闭者，酌量改移，庶浑潮不入，清水盛强，而海口之淤，亦将不挑而自去。总计所需虽觉浩繁，然散在十二州县，通力合作，实亦无多。民间闻有此举，咸乐

趋事，愿以民力为之。但分段督修，仍须官董其成；且工费繁多，若待鸠财而后兴工。稍稽时日。垦发帑兴工，仍於各州县分年按亩征还，则民力既纾，工可速集。”奏入，报可。於是选绅耆，赋工役，先疏桥港，次及河身。茭芦鱼荡之圈占者，除之；城市民居之不可毁者，别开月河以导之。工始於二十八年十二月，至二十九年三月告竟，用公帑二十二万有奇。

三十年正月，命协办大学士，仍暂留巡抚任。南巡，复赐诗褒勉。八月，召诣京师。有恭劾苏州同知段成功纵役累民，夺官，谏未定。巡抚明德察成功实受赇，诈称病；按察使朱奎扬、知府孔传炯皆知之，不以言。上命夺奎扬等官，逮讯。三十一年正月，罢有恭协办大学士。又遣侍郎四达按治，得有恭授意奎扬等有意从宽状，并夺有恭官，下刑部狱。军机大臣会鞫，并追缴学政任内应罚银。二月，军机大臣等谏上，有恭罪应斩，谕改监候。八月，命原之。授福建巡抚。三十二年，卒。仍免追缴学政任内应罚银。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二等伯李永芳四世孙也。父元亮，官户部尚书，谥勤恪。侍尧，乾隆初以荫生授印务章京，见知高宗。累迁至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十七年，调热河副都统。二十年，擢工部侍郎，调户部。署广州将军。劾前将军锡特库废弛马政，锡特库下吏议。奏定广州满洲、汉军驻防官制兵额。二十一年，署两广总督。奏：“广东各属买补仓谷，兼杂上、中、下三等，而报以上价。应碾米，用上谷；应借粟，用中、下谷。”上谕以所言洞悉情弊，谕各省督

抚严饬州县买补当碾试，务得上谷。又请禁广东制钱搀和古钱，并吴三桂伪号钱事。上谕以“前代钱仍听行用。吴三桂利用伪号钱，令民间检出，官为收换，供鼓铸之用”。又奏广州驻防出旗汉军官兵旷米，平糶便民，上从之。二十三年，守备张彬佐禁村民演剧被殴，奏请饬谕。上谓：“未得惩创恶习之意。应先治刁民，后议劣弁，庶刁悍之徒知畏惧。”

二十四年，实授总督。奏：“广东各国商舶所集，请饬销货后依期回国，不得住冬；商馆毋许私行交易；毋许贷与内地行商资本；毋许雇内地厮役。”二十五年，又奏：“粤海关各国商舶出入，例於正税船钞外有各种规礼，应请删除名色，并为归公银若干。各口仆役饭食、舟车诸费，於此核销。”并下部议行。广西巡抚鄂宝以贵县僮民韦志刚不法，知县石崇光察报。避重就轻，请夺官。上以事由崇光察报，命毋夺官；侍尧奏先经面谕崇光体勘，始行察报，上令逮崇光按鞫。又奏志刚实无不法事，崇光猜疑妄报，仍夺崇光官。上以侍尧与鄂宝各怀意见，饬以“秉虚公，除习气。”

二十六年，召授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勋旧佐领。二十八年，授湖广总督。奏：“湖广行销淮盐，抬价病民，请酌中定价。”命两淮盐政高恒赴湖广会议，奏请按准商成本，酌加馀息，明定限制，从之。加太子太保。

二十九年，调两广总督。右江镇总兵李星垣坐婪贿得罪，命侍尧按鞫，拟绞。上以侍尧尝荐星垣，今拟罪轻纵，责侍尧回护，坐降调。以忧还京师。署工部尚书。三十一年，调署刑部。三十二年，回两广总督任。袭二等昭信伯。三十四年，师征缅甸，命侍尧传檄暹罗。时暹罗方为甘恩敕所据，侍

尧以为不宣传檄；以己意宣谕暹罗各夷目，密侦缅甸，苟入境，令擒以献，上黠之。丰顺民朱阿姜谋为乱，督吏捕治。

三十八年，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安南内乱，令广西镇、道严防。入觐，赐黑狐端罩。四十年，兵部以广东民纠党结盟，不数月至五起，当追论武职弛纵罪。侍尧奏言：“武职既协缉，复追论弛纵罪，则规免处分，必致暗为消弭，凶徒转得漏网，请宽之。”上从其请，并谕曰：“侍尧此奏，意在挽回积习。然亦惟侍尧向不姑息属僚，朕所深信，始可为此言。若他人，未可轻为仿效也。”

四十二年，云贵总督图思德奏缅甸投诚，吁请纳贡。上命大学士阿桂往莅其事，并调侍尧云贵总督。缅甸头人孟干谒侍尧，请缓贡。侍尧偕阿桂奏：“孟干等语反覆，遵旨断接济，绝侦探，示以威德，不予迁就。”上召阿桂还。缅甸归所留守备苏尔相，侍尧遣诣京师。缅甸乞遣孟干等还，侍尧谕令归所留按察使衔杨重英，上嘉其合机宜。四十三年，奏获缅甸遣腾越州民入关为谍，送京师。寻奏：“永昌、普洱界连缅甸，拟每岁派兵五千五百，在张凤街、三台山、九龙口诸地防守。”上谕以“揆度边情，不值如此办理”。侍尧复请於杉木陇设大汛，拨腾越兵五百；千崖设小汛，拨南甸兵二百，轮驻巡防；并分守虎踞、铜壁等关。从之。四十五年，云南粮储道海宁诉侍尧贪纵营私状，命尚书和珅、侍郎喀宁阿按治。侍尧自承得道府以下馈赂，不讳，上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所不到！”夺官，逮诣京师。和珅等奏拟斩监候，夺爵以授其弟奉尧。又下大学士九卿议，改斩决，上心欲宽之，复下各直省督抚议。各

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独江苏巡抚闵鹗元迎上意，奏：“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议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上乃下诏，谓：“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改斩监候。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为乱，上遣大学士阿桂视师。特旨予侍尧三品顶戴、孔雀翎，赴甘肃治军事。甘肃冒赈事发，总督勒尔谨得罪，命侍尧领总督事，会阿桂按治。勒尔谨及前布政使王亶望、布政使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皆坐斩。上命诸州县侵冒二万以上拟斩决，一万以下斩候，於是皋兰知县程栋等二十人皆坐斩。四十七年，奏：“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亏库帑八十八万有奇、仓粮七十四万有奇，请於现任总督以下各官养廉扣抵归补。”上命宽免。又请豁免节年民欠三十万两。旋命予现任品级顶带，加太子太保。四十九年，广东盐商谭达元诉侍尧任两广时，总商沈冀州敛派公费馈送，上命尚书福康安按鞫，请罪侍尧。上责侍尧偿缴公费，免其罪。

苏四十三乱既定，上履谕侍尧密察新教回民。至是，盐茶厅回田五等复为乱，侍尧会固原提督刚塔捕田五。田五自戕，得其孥诛之。无何，田五之徒复攻靖远。侍尧驻靖远，令刚塔督兵往，乱久未定。上命大学士阿桂、尚书福康安视师。渭城陷，西安副都统明善战死，贼据石峰堡。上责侍尧玩延怯懦，夺官，仍在军效力督饷。侍尧旋督兵赴伏羌。福康安至军，发侍尧玩愒贻误诸罪状。逮热河行在，王大臣按鞫，拟斩决。上仍令从宽改监候。五十年，谕释之。署正黄旗汉军都统。署户部尚书。

湖北江陵民诉知县孔毓檀侵赈，命侍尧往按。奏言毓檀

未侵賑，但治賑迟缓，坐夺官。命署湖广总督。奏上年孝感被灾饥民刘金立等掠谷，生员梅调元纠众殴杀金立，并生瘞二十三人。上逮前总督特成额及知县秦朴等治其罪。未几，实授。

五十二年，入觐。台湾民林爽文为乱，调侍尧闽浙总督，驻蚶江。时前总督常青督兵渡台湾，侍尧以兵力不足，调广东、浙江兵济师。又虑贼据笨港劫粮械，拨缁船分防鹿耳门、鹿仔港。上奖以筹济有方。乱久未定，上以常青非将才，命福康安为将军督师；并寄谕常青全师以归，待福康安至，再筹进取。侍尧恐常青宣露上旨，人心惶惑，节录发寄，并具疏请罪。上大悦，奖以“深合机宜，得大臣体”。赐双眼孔雀翎。福康安劾提督柴大纪，上责侍尧徇隐。五十三年，侍尧亦奏大纪贪劣诸状，自请治罪，上宽之。台湾平，命仍袭伯爵。建福康安等生祠於台湾，命侍尧居福康安、海兰察之次。复命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

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屡以贪黷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十月，疾闻，命其子侍卫毓秀往省。旋卒，谥恭毅。

弟奉尧，自官学生袭勋旧佐领，授蓝翎侍卫。累迁江南提督。四十五年，袭伯爵。四十六年，调福建陆路提督。以漳、泉累有械斗，左授马兰镇总兵。五十二年，署直隶提督。山东学政刘权之移家，舟经静海被盗，下吏议。上以署事未久，且随扈热河，宽之。五十三年，侍尧还袭伯爵，加奉尧提督衔。五十四年，卒，谥慎简。子毓文，乾隆六十年，侍

尧督云、贵与局员通同偷减钱法事发，夺毓秀伯爵，命毓文承袭。

伍弥泰，伍弥氏，蒙古正黄旗人，副将军三等伯阿喇纳子。伍弥泰以雍正二年袭爵。授公中佐领，擢散秩大臣，迁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乾隆十五年，赐伯号曰诚毅。二十年，授凉州将军。旋命以将军衔驻西藏办事，二十四年，代还，授正蓝旗蒙古都统。出为江宁将军。二十七年，上以伍弥泰不胜任，召还，仍为散秩大臣。命协办伊犁事务。哈萨克越境游牧，师逐之出塞。上以伍弥泰不谙军务，令随行学习。二十八年，命往乌鲁木齐办事。筑精河屯堡，上赐名曰绥来。三十一年，代还，署镶黄蒙古、正白汉军两旗都统。授内大臣。三十五年，命往西宁办事。郭罗克土番劫洞库尔种人行李，伍弥泰遣兵逐捕，得行李以还。奏闻，上以未痛剿，责伍弥泰怠忽。三十八年，改驻西藏办事。四十一年，代还，擢理藩院尚书，兼镶白旗汉军都统。出为绥远城将军，调西安。四十三年，伊犁将军伊勒图请以屯田无眷属之兵次第撤回，下伍弥泰议。选陕、甘绿营兵三千携眷属以往。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诣京师，命伍弥泰护行，仍还西安。

四十六年，撒拉尔回苏四十三等为乱，陷河州。上命伍弥泰选兵千人备征发。伍弥泰奏提督马彪已率兵赴河州，拟选满洲兵千继往。上以所奏与谕旨合，深嘉之。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督军攻华林山梁，命伍弥泰驻龙尾山为声援。回乱旋定，捕得阿浑五。有海潮宗者，尝出降，彪遣往开谕，遂留从乱。上责伍弥泰等不先奏闻，下吏议夺官，上宽之。

四十八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镶白旗蒙古都统，充上书房总谳达。四十九年，上巡江、浙，命留京办事，授东阁大学士。上以伍弥泰年逾七十，命与大学士嵇璜、蔡新俱日出后入朝，风雪浍寒，免其入直。五十年，预千叟宴。五十一年，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端。

伍弥泰治事知大体。班禅额尔德尼至京师，王大臣多和南称弟子。伍弥泰护行，与抗礼。

官保，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初授刑部笔帖式，擢堂主事。累迁郎中。乾隆七年，授江南江宁知府。十一年，总督尹继善奏官保不宜外任，复授刑部员外郎。转郎中，改御史。擢刑科给事中，巡视台湾。二十二年，擢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往西藏办事。二十六年，授刑部侍郎。三十年，调工部。三十二年，复往西藏办事，察知粮务通判吴元澄以库银贸易。上以官保初至藏即察奏，嘉其急公，谏实，论斩。历正红旗蒙古、满洲都统，理藩院，刑、礼、户诸部尚书。三十四年，协办大学士。上幸热河，命留京办事。三十八年，调吏部。四十一年，以年逾八十乞休，命致仕。卒，赐祭葬，谥文勤。

论曰：廷桂尝言：“事英主有法。若先有市惠、好名、党援诸病，上所知，便一事不可行。”其言深中高宗之隐，被眷遇宜矣。侍尧眷遇尤厚，屡坐脏败，屡屈法贷之。盖特怜其才，非以其工进献也。阿弥达、廷璋皆以谨闻，亦未竟其罪。有恭抚江、浙，治海塘，重水利，有惠於民。其被谴尚非有所私，视侍尧辈故当胜。伍弥泰虽未尝领疆寄，久於边

徽，恩被延登，在当时亦劳臣也，因附著之。

卷三百二十四

列传一百十一

方观承 富明安 周元理 李湖
李瀚 李世杰 袁守侗 郑大进 刘峨
陆耀 管干贞 蒋兆奎 胡季堂

方观承，字遐谷，安徽桐城人。祖登峰，官工部主事。父式济，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内阁中书。侨居江宁，坐戴名世《南山集》狱，并戍黑龙江。观承尚少，寄食清凉山寺。岁与兄观永徒步至塞外营养，往来南北，枵腹重趼。数年，祖与父皆没，益困。然因是具知南北阨塞及民情土俗所宜，厉志勤学，为平郡王福彭所知。雍正十年，福彭以定边大将军率师讨准噶尔，奏为记室。世宗召入对，赐中书衔。师还，授内阁中书。乾隆二年，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隶清河道。署总督史贻直奏勘永定河工，上谕之曰：“方观承不穿凿而有条理，可与详酌。”八年，迁按察使。九年，命大学士讷亲勘浙江海塘及山东、江南河道，以观承从。寻擢布政使。十一年，署山东巡抚。十二年，回布政使任。十三年，迁浙江巡抚。十四年，擢直隶总督，兼理河道。十五年，加太子少保。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陕甘总督。二十一年，回直隶任。

观承抚山东时，议以安山湖畀民承垦升科，奏言：“湖中尚有积水，但二麦布种於水已涸之后，收获於水未发之先。故虽有水患，民愿承垦升科。升科后，官征民纳，例重秋收。秋禾被水，请蠲、请赈、请豁，徒致纷繁。即如南旺湖，亦经台臣条奏畀民承垦。臣从讷亲履勘，见卑处水涸，高处如屋如岩，意谓水不能及。臣至山东，方知夏秋间运河及汶水暴涨，赖以分减，运道得保无虞。凡大川所经，众水所注，其宣泄潴蓄之区，恒阅数年、数十年，有若闲置，一旦实得其用，未可以目前忘久远。安山湖亦运河泄水地，应视南旺湖例，夏麦秋禾，分季收租。除去升科名目，应征、应免，悉从其宜。国利而民亦不病。”又奏：“义仓与社仓同为积贮，但社仓例惟借种，义仓则借与赈兼行，而尤重在赈。设仓宜在乡不宜在城，积谷宜在民不宜在官，秋获告丰，劝导输纳，岁终将谷数奏明，不必开具管收除在。则其数不在官。法可行久。”

抚浙江，海塘引河出中小亶安流，北大亶沙涨成陆。观承履勘，丈出地三十五万馀亩，畀民承垦。又以引河既出中小亶，民间失地，以附近村地二万馀亩拨补。复察各地碱气未除，民不能即耕，令灶户以未种地交民承佃，使灶户得租，贫民得地。分疏以闻，上嘉之。

督直隶二十年，治绩彰显。以兼理河道，治水尤著劳勩。直隶五大河，永定河浑流最难治。观承初上官，即疏言：“永定河自六工以下，河形高仰，请就旧有北大堤，改移下口，庶水行地中，畅下无阻。”上谕以“改移下口不可轻言”。明年春，上临视永定河堤，御制诗示观承，大指谓河堤但可培厚，

不可加高；略移下口，取易於趋下，亦补偏救弊之策。是夏，永定河南岸三工污沟夺溜。上以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豆瓣集漫口图》示观承，观承奏：“豆瓣集为中河馀水漫溢，故可於水缓处施工。永定河若但堵月堤，溢水无归路。仍塞漫口，逼溜入引河，复故道。”上韪之。又明年春，疏言：“永定河下口掣溜出冰窖坝口。请即於坦坡埝尾东北斜穿三角淀，开引河入叶淀，自凤河转入大清河。”廷议以时初过凌汛，虑盛涨挟沙淤淀，令观承覆奏。奏言：“冰窖坝口掣溜，在上七工尾，低於正河丈二三尺。南距南坦坡，北距北大堤，有漫衍而无冲溢，此地势之顺也。水由坝出，非冲决亦非开放，民情不怨，此人事之顺也。凌汛改移，经理有暇，此天时之顺也。今日必应改移，不复稍存歧见。至虑盛涨挟沙淤淀，浑水至三十里外，水涣沙停，当无此虑。且臣亦尝计及，故不使东循龙尾直入凤河，而引入叶淀，迂其途而广其地，更可经久无患。”上命尚书舒赫德、河东总督顾琮会勘，如观承议。自是永定河下口出冰窖。

居二年，复疏言：“永定河下口渐淤。请於北岸六工尾开堤放水，至五道口，导归沙家淀，仍自凤河入大清河。”廷议以甫改冰窖下口，何以又请於北岸六工开堤放水，令观承覆奏。奏言：“冰窖改口后，水势畅顺。上年盛涨，下口十里内淤阻。今请於北岸六工放水，循南埝而行，仍以凤河为尾闾，实於现在情形为便。”自是永定河下口又改自北岸六工入凤河。旋请以凤河东堤及韩家埝隶永定河道，又请於下口北埝外更作遥埝，为匀沙散水之用，并加筑凤河东堤，与遥埝相接。观承治永定河凡再改下口，相时决机，从之辄利。

河决长垣、东明，命观承往勘。疏言：“二县以太行堤为卫，其地南高北下。河南阳武诸县水北注，赖此堤捍之。康熙六十年后，屡被冲决。请於堤西开新引河，导水入旧引河东注，即以所起土别筑新堤。”命如所议。观承疏请治子牙河，自杨家口至阎儿庄，改支河为正河。复於阎儿庄北循堤浚新引河接黑港旧引河，俱於子牙桥北入正河。疏请治滹沱河，自晋州张岔山口改流，南出宁晋入滏阳河，当顺新道。疏请治漳河，自临漳东南改流趋大名，分支：一出城北，一流入河间。当於河口筑坝，断水南流。疏淤浚河，引水归故道。皆如议行。又疏浚易州安国河，开渠灌田，赐名曰安河。上以河南巡抚胡宝琮督民间缮治道路沟洫，令观承仿行。观承方令诸州县以工代赈，修堤埝，浚减河，筑叠道，凡三十二州县。既奉命，奏言：“正定、顺德、广平、大名等地民力易集，近年漳、漆、滏、洺诸水疏通。他处亦先后开工。要使沥水有归，农田杜患。”逾年，疏报自大兴、宛平东至抚宁，西至易、涿，西南至望都，东南至阜城；复循运河自武清至吴桥，凡二十二州县，筑叠道，开沟渠，诸工皆竟。

直隶北境东自热河，西至宣化，皆接蒙古界，流民出塞耕蒙古地。永定河改道冰窖之岁，土默特贝子哈木噶巴牙斯呼郎图议驱民收地。观承疏言：“贫民无家可归，即甘爱驱逐，而数万男妇，内地亦难於安置，请简大臣按治。”上遣侍郎刘纶等往勘，议仍用原定年限，语详《纶传》。是岁，理藩院尚书纳延泰议撤多伦诺尔铺司，毋占蒙古游牧。观承奏：“多伦诺尔自设铺司，文移资送邮，解饷得栖止，行旅亦堪投宿，并无碍於游牧。今於南茶棚、上渡、转出子、水泉子诸地量留

屋宇，如或藏匿匪类，责所司究治。”

观承复请热河编立烟户，令有司稽察。附近敖汉、柰曼、翁牛特、土默特诸部，副都统岁周巡。理藩院议商人领票赴恰克图、库伦贸易，不得往喀尔喀各旗私与为市，并禁张家口设肆。观承疏言：“禁张家口设肆，商人赴恰克图、库伦者日少。内地资蒙古马羊皮革，蒙古亦需内地茶布，有无不能相通，未见其益。请令商人领票赴恰克图、库伦，仍许经过喀尔喀各旗相为交易，但不得久居放债，碍蒙古生计。”御史七十五请於多伦诺尔收税，观承奏：“内地茶布自张家口往，毋庸重征。惟恰克图、库伦等地互市，及克什克腾木植，当於多伦诺尔征税。”

右卫兵移驻张家口，观承疏言：“岁支米粟不敷一万四千馀石。请以宣化、怀来、怀安、蔚、西宁五州县征豆改粟米出粜，至张家口粜米，可得八千馀石。又以领催、前锋、马兵岁米五之一改折加给，俾兵食有资，而转输可省。”兵部议以张家口副将隶察哈尔都统，观承疏请将边外七汛隶都统，左卫、怀安仍隶宣化镇。

漕船自清江至通州，天津为南北运河枢键。二十二年，漕船迟至，上命观承督民船起剥。观承於北仓设席囤贮米，令交兑船泊北仓南，起剥船泊北仓北，皆傍东岸。一帮限二里，同时起米不相妨。西岸行空船，计日毕事。疏请发库帑给脚价，明岁新漕归款。二十四年，上以北运河水浅，截先到漕艘留米四十万石贮北仓。观承疏言：“前帮截留，后帮继进，为日无多。请以剥为截，令先到各帮每船剥若干，使得轻便，馀米仍抵通州交兑。应截五六百船全米，匀为千船半米。俟

河水涨发，继进之船，浮送无阻。”谕奖其妥协。上以各省钱贵，用山东布政使李渭议，禁富民积钱，家限五十串。观承奏：“富民积钱，势不能按户而察之。与其限所积不能稽所入，请令交易在三十两以下者许用钱，过是即用银，违者收以官价。富民积钱，谕令易银，违者以十之二入官。至寻常出入，应各从其便。”上问：“成效若何？”观承言：“富户钱渐出，市值亦平减。”廷议各省糴米，商人往往藉口昂值，下观承核议。观承疏：“请需米省分具款交产米省分，令有司代购。则牙儉不敢抗地方官教令，操纵自如。”疏并下部议行。

观承督陕、甘，董理储糴，送驼马，运粮茶，上敕以妥速为要。方冬，疏言哈密至巴里坤大坂积雪，遣兵铲除，请日加面四两。在陕、甘四阅月，即返直隶。观承莅政精密，畿辅事繁重，乘輿岁临幸，往来供张。值西征师行，具营幕刍粮，未尝少乏，军兴而於民无扰。尤勤於民事，尝请以永定河淤滩，堤内外留十丈，备栽柳取土，馀畀守堤贫民领耕输租。又请以永定河苇地改艺秋禾，又以麦田牧羊，奏请申禁。又举木棉事十六则，为《图说》以进，上为题诗。沟渠叠道工竟，又请将栾城、柏乡、内丘、定兴、安肃、望都诸县改筑砖城。涿洲拒马河桥圯，令改建石桥。又重建衡水县西桥，请赐名安济。政无巨细，皆殫心力赴之。

二十八年，上命勘天津等处积水，责观承玩误，下部议夺官，命宽之。御史吉梦熊、朱续经交章劾观承，上谕曰：“观承在直久，存息事宁人之见。前以天津等处积水未消，予以惩儆，而言者动以为归过之地。直隶事务殷繁，又值灾歉，措置不无踧蹰。言易行难，持论者易地以处，恐未必能如观

承之勉力支持也。”三十年，上南巡，赐诗。三十三年，病疟，遣医诊视。八月，卒，赐祭葬，谥恪敏。御制《怀旧诗》，入五督臣中。子维甸，自有传。

富明安，富察氏，满洲镶红旗人。初授笔帖式。累迁户部郎中。乾隆十一年，授广东惠潮嘉道，历广东高廉、粮驿，广西苍梧诸道，福建、广西按察使。二十六年，迁江西布政使。请以南昌同知、通判二员定一员为满缺，专司翻译清文。上以江西无驻防满洲兵，不允。二十八年，命往巴里坤办事。三十二年，广东巡抚明山劾富明安官粮驿道浮收仓米，夺官，逮京师鞠治。事白，复官。命署山西布政使。三十三年，护巡抚。劾雁平道时廷霭纵仆扰民，坐夺官。

擢山东巡抚。疏言：“高密百脉湖受五龙河、胶河诸水，夏秋常苦泛滥。请浚引河，引胶河北入胶、莱运河，涸出新地得四百馀顷。”上嘉之。太仆寺少卿范宜宾奏请裁减东省闭坝后驿夫工食，富明安疏言：“水驿夫役终岁在驿，闭坝多在十一月，开坝有早至正月者，中间相距两月馀，而铜、铅诸船守冻，尚须守护。节省无多，窒碍转甚，非政体所宜。”从之。

三十五年，疏言：“小清河行章丘、邹平、长山、新城、高苑、博兴、乐安七县六百馀里。源出章丘，东至新城、高苑间分支，北为支脉沟；又东至博兴分支，南为预备河。至乐安入淄水归海。比年湖泊淤塞，春夏水涨，民田常被其害。现就乐安境内挑淤培堤，并疏浚南、北支渠，使支干通流，建瓴而下。博兴、乐安可复膏腴。章丘、邹平、长山、新城、高

苑诸县附近湖泊涸出，有益於民。民咸愿出力兴工，毋庸动帑。”谕曰：“有利於民，事在应为，但不可滋弊耳。”

三十六年，又奏：“济宁西北当运河西岸，受上游曹州境内诸水。以运河势高，不能泄水入运，遂至间段停积。饬浚旧有五渠，使南汇昭阳湖，并同时修治沂水、涑水、墨河、响水诸渠二十馀处，及运河东岸徒骇、马颊诸河，泄涨水入海。”上以“知勤民之本”嘉之。三十八年，授闽浙总督，调湖广。三十九年，京山民严金龙父子为乱，捕得置诸法。卒，赠太子太保，谥恭恪。

周元理，字秉中，浙江仁和人。乾隆三年举人。十一年，以知县拣发直隶，补蠡县。调清苑。以总督方观承荐，擢广东万州知州，改霸州。以修城未竣，留清苑。会有部胥持伪札驰传者，察其奸，诘问具服，事上闻，上才之。调易州，擢宣化知府。母忧归。上屡出巡幸，畿辅当其冲，宫馆、驿传、车马、刍牧诸役，主办非其人，往往为民厉，奏起元理董其事。服阕，补广平，调天津，又调保定。擢清河道，迁按察使，再迁布政使。三十六年，命从尚书裘曰修、总督杨廷璋勘青县、沧州减河。用元理议，请撤闸改用滚水坝，并定每岁测量疏浚，从之。旋授山东巡抚。奏：“小清河发源章丘长白山，至乐安溜河门入海。章丘至博兴，有浒山、清河诸泊为纳水之区。请先将二泊浚深开广，遇水发时，有所停蓄，然后听其入河分注归海。并於每年农隙，疏浚下游各河。”未半载，擢直隶总督。

三十七年，疏言：“直隶雨多河涨，行潦无归，行旅多滞。

民间堤埝冲决，田庐受害。请用以工作赈例，勘修冲途诸州县叠道，并浚良乡茨尾雅河，新城、雄县卢僧河；修新城、清河、雄、任丘、献诸县堤埝。”上遣尚书裘曰修按行直隶河工，元理与合疏言：“直隶诸水，千支万派。总由三汊河为入海之道，全资西岸叠道，置桥穿运，而东汇入海河。出口西岸旧有桥十一，今拟添建桥九，俾无壅遏，上游不至受害。格淀堤自当城以下改为叠道，酌添涵洞，使行水畅顺。子牙河下游澄清，不使清河受淤。”诏如所请。雄县民诉知县胡锡瑛私鬻仓谷，上遣曰修及侍郎英廉按治得实，论罪。上谕曰：“直隶治赈，周元理奏言有司料理妥实。今有雄县事，所称妥实者安在？”下吏议，夺官，命留任。三十八年，加太子少保。

三十九年八月，山东寿张民王伦为乱，破寿张、堂邑、阳谷，犯东昌及临清，夺粮艘为浮桥，欲渡运河。上以畿南地相接，敕守要害。元理驰至故城，令布政使杨景素、总兵王朝兴、副将玛尔清阿以兵千二百驻临清西岸遏其冲。大学士舒赫德率禁旅讨贼，贼渡西岸犯我师，玛尔清阿击败之。贼溃复合，又为我师所败，进夺浮桥。贼退保临清旧城，元理令朝兴督兵助攻，伦自焚死，乱旋定。寻与侍郎兼顺天府尹蒋赐棨勘八旗在官荒地，请招佃承垦，八年后起租；沮洳庳下之区，并为开沟泄水；下部议行。四十年，元理年七十，召至京，御书榜赐之。四十一年，与学政罗源汉请热河增建学校。四十三年，上命改热河为承德府，令元理筹画。疏请改设州一县五，增置官吏如制。并请开附近潘家口汛煤窑。四十四年，坐井陘知县周尚亲勒派累民，民上诉，元理请罪民。上命尚书福隆安按治，责元理袒护，夺官，予三品衔，令修

正定隆兴寺自赎。寻授左副都御史，仍署直隶总督。四十五年，迁兵部左侍郎，擢工部尚书。四十六年，引疾归。四十七年，卒。令江苏布政使致祭。

元理为治举大体，泛爱兼容。时以有长者行重之，为方观承所识拔。时同入荐剡者曰李湖，亦有名。

湖，字又川，江西南昌人。乾隆四年进士。初授山东武城知县，调郯城。累迁直隶通永道，调清河道。迁直隶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三十六年，擢贵州巡抚，三十七年，调云南。四十年，总督彭宝以贪婪得罪，责湖隐忍缄默不先劾奏，夺官，予布政使衔，往四川军营会办军需奏销。四十三年，授湖南巡抚，四十五年，调广东。湖敏於当官，在贵州规画铅运，在云南厘剔铜政，均如议行。所至以清严为政。其莅广东，以广东夙多盗，番禺沙湾、茭塘近海为盗藪，密诇姓名、居址及出入径途，知群盗以七月望归设祀，飭文武吏围捕。旬日间诛为首者二百有奇，而释其胁从，盗风以息。旋条奏申明员弁，责成编船移汛，设施甚备，令行法立，民咸颂之。卒，赠尚书衔，谥恭毅，祀贤良祠。

李瀚，字文澜，汉军镶黄旗人。少孤，母苦节食贫，抚以成立。瀚选入咸安宫肄业。雍正十年举人，充景山官学教习。乾隆十三年，授山东荣城知县。二十三年，迁胶州知州。在官八年，民颂其惠，筑堤曰李堤，立石纪焉。三十一年，擢武定知府。大水，乘小舟勘赈，几溺，卒竟其事。徒骇河久塞，请发帑浚治，自是连岁无水患。三十四年，擢兗沂曹道。核防河诸费，岁节以万计，而堤益坚。三十六年，擢江西布

政使。奏请停编审，上谕曰：“丁银既摊入地粮，滋生人丁，遵康熙五十二年圣祖恩旨，永不加赋。各省民谷细数，督抚年终奏报。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应永行停止。”护巡抚。户部用湖南布政使吴虎炳议，禁小钱，并及古钱。瀚奏：“收买小钱二千四百馀斤，古钱仅四十馀斤，前代流传，销磨殆尽。应援两江总督高晋奏准例，听民间行使。如有私铸古钱，仍与小钱一例查禁。”从之。又奏言：“《时宪书》按省刊载太阳出入、昼夜、节气时刻。今江南分江苏、安徽，湖广分湖北、湖南，陕西分甘肃，请添注省名，分晰开载。”如所请行。四十年，授云南巡抚。行至贵州，道卒。

李世杰，字汉三，贵州黔西人。少倜傥，喜骑射。年二十馀，折节改行。乾隆九年，入资为江苏常熟黄泗浦巡检。知县李永书引与同堂听讼，县人称其平。总督尹继善、巡抚庄有恭荐卓异，迁金匱主簿。有恭檄充巡捕官，为入资以知县留江苏。二十二年，除泰州知州。始至，讼未结者四百馀案，昼夜据案视事，不五月报结。巡抚陈宏谋荐堪胜知府。二十七年，擢镇江知府。上命裁京口驻防汉军，世杰捐廉集资，人予饷三月、衣一袭，裁者三千人，皆分畀职役。三十年，擢安徽宁池太广道。丁父忧，服闋，三十六年，授四川盐驿道。未几，擢按察使。

师征金川，总督桂林檄世杰驻打箭炉，督约咱路军需。木果木之败，副将军阿桂全师暂退，军中饷银数万巨锭，募运还，无应者。世杰令曰：“委于贼，宁散于民！”从军贸易者数万人，争取立尽。世杰督队护其后，密檄关吏，见持饷银

入口者皆令还官，铤酬以给银五两，帑获全。师复进，铸炮缺炭，檄世杰营办。世杰令伐树扎木城卡卫，掘地为大窑数十，复伐树而薪焉。不旬月，炭足供铸。守御僧格宗发敌伏，俘十六人以还。阿桂以闻，赐孔雀翎。四十年，擢湖北布政使，仍留军督饷。四十二年，金川平，乃上官。四十四年，擢广西巡抚。丁母忧。四十六年，命署湖南巡抚，服阕真除。四十七年，调河南。大学士阿桂督塞青龙冈决口，疏引河，上命占用民田当安顿调济。世杰寻奏请以北岸涸出地亩，划给南岸占用民田。四十八年，奏引河新筑南堤，捐廉种柳，别疏厘定防护新河将吏官制。

迁四川总督。四川自军兴后，征调赋敛无艺，仓库如洗。世杰洁己率属，休养生息，俾渐复旧观，上尝举世杰功风厉诸省。世杰疏劾酉阳知州吴申，州民入湖广界为盗，不即捕治。上谕曰：“四川盗匪，前此大加惩创，地方安静，乃复有焚杀抢劫之事，皆世杰因循玩愒所酿成。”传旨申飭。甘肃回复乱，世杰奏遣川北总兵富禄率兵赴援，建昌总兵魁麟防昭化、广元。上以回乱渐定，谕世杰镇静。

五十年，世杰年七十，入觐，与千叟宴。州县捕金川逃兵不力，例夺官，仍留任，准调不准升。世杰奏请准令捐复，上严斥之，下吏议。旋又允陕西巡抚何裕城请，命世杰免议。湖广饥，告余於四川，世杰请以近水次诸州县常平仓谷碾米三十万石。既，浙江亦告灾，世杰以浙江视湖广远，运米济赈，缓且不及；又请以备应湖广余米，拨十万石先济浙江。上嘉世杰得封疆大臣体，命议叙。

五十一年，调江南总督。世杰遘疾，乞解任，上不许。秋

大雨，河决司家庄。偕安徽巡抚书麟，河道总督李奉翰筹工费，请开捐例。上谕之曰：“户部库银尚存七千馀万，帑藏充盈，足敷供亿。世杰何必为此鳃鳃言利之举？捐纳未尝无人才，而庸流因之并进博朘仕。一二年后，得廉俸过於所出，国家并无实际，铨政官方，两无裨益。此奏不可行。”寻复命大学士阿桂莅工，及冬，工乃竟。五十二年，狼山镇陈杰疏言各营火药短少，上命察核。世杰奏：“镇属盐城等五营硝磺缺额，磺产山西，例二年一次采运。近因运使岁需烟盒，磺银催解不前，不能如例，以致支绌。”上谕曰：“硝磺军火要需，向俱采办足额。以两江而论，安徽据奏足额，何独江苏短缺？两淮年例，岁不过烟盒七架、大小爆竹一万，所需能几？有司采运迟延，以此卸罪。世杰以此率涉支饰，令两淮盐政徵瑞会同料理。”世杰寻劾江宁布政使袁鉴於各属磺价尚未解齐，误将运使烟盒价牵叙，下吏议。又以河督题报苇荡营新淤滩地产柴数与案不符，责世杰未察核；世杰复偕徵瑞奏言硝磺缺额，由采运稽迟，请将历任布政使议处。上谕曰：“世杰等本当治罪，但以事涉上供，从宽降鉴江宁知府，停世杰养廉三年。”并罢两淮例进烟盒、爆竹。

复调四川总督。五十三年，巴勒布夷为乱，据西藏属聂拉木、济咙。上命世杰拨驻防绿营及明正、巴塘、里塘、德尔革尔诸土司兵赴西藏；而世杰得驻藏大臣庆林牒，已发驻防绿营兵及屯练降番合三千人，令提督成德等率以行。奏入，上命毋发明正、巴塘、里塘、德尔革尔诸土司兵。世杰奏：“奉谕已令诸土司发兵，诸土司近尚安静。既调复停，恐番性生疑，仍令备调。”上嘉世杰相机妥办，不拘泥遵旨，解御佩

大小荷包赐之。世杰又奏发米万三千三百石运四藏，足敷兵食。上褒世杰尽心，命移驻打箭炉。迭疏报成都将军鄂辉率兵千二百入藏，副将那苏图率屯练五百驻打箭炉。寻以巴勒布夷运遁，谕世杰还成都。五十四年，秋审，四川原定缓决、刑部改情实者凡七案。上责世杰宽纵，以其老，且平日治事核实，免议。世杰荐川北道明安，引见，上以其年衰，改主事，世杰下吏议。世杰以病请解任，上令侍卫庆成偕医诊视，赐人参，并令自审病轻则来京，重则回籍。五十五年三月，入觐，授兵部尚书，赐紫禁城乘肩舆。江苏句容吏侵蚀钱粮漕米，上责世杰在两江未觉察，命以原品休致回籍。五十九年，卒，年七十九，赐祭葬，谥恭勤。

世杰仕而后学，摘发钩距，必得要领。上每言其不通文理，然屡褒其能事，礼遇优厚。世杰长子漳州知府华国早卒，上降诏慰勉。其孙举人再瀛，会试未中式，令一体殿试，授礼部主事。及世杰入为尚书，再瀛病卒，召其次子知州华封授员外郎，俾奉侍。华封官至两广盐运使。

袁守侗，字执冲，山东长山人，乾隆九年举人，入馆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迁侍读。再迁吏部郎中。考选江西道御史，授浙江盐驿道。二十八年，迁广西按察使。奏言：“烟瘴充军人皆凶悍，请分拨泗城、镇安、宁明、东兰诸地；解役疏脱斩绞重囚，短解回徒，长解问流；各署书役贴写帮差，滥收滋弊，请量定多寡，分别汰留。”又言：“卓异官，藩、臬、道、府甫到任未三月，停止出结。”部议均从之。三十四年，丁父忧，服阕，命以三品京堂仍充军机章京，补太仆寺卿。迁吏部侍郎，调刑部。命如云南按布政使钱度贪婪状，论

如律。三十八年，兼署礼部，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管顺天府尹。复命如云南按保山知县王锡供给总督彰宝亏空兵粮，论如律。调吏部。又命如贵州按总督图思德劾镇远知府苏圻贪婪状，罪至死。暂署贵州巡抚。又如四川按松冈站员冀谷勋侵蚀军米，论如律。四十一年，迁户部尚书。复命如四川按富德滥用犒军银，即监诣京师，赐黑狐端罩。

四十二年，调刑部。命如甘肃勘验捐收监粮。复命偕两江总督高晋筹堵仪封漫口。四十四年，奏言遵兜袖法筑两坝，以期回溜分入引河。又与高晋会奏引河头去口门稍远，开引沟三百馀丈，直达引河，绘图奏闻。上以所拟引河向南，恐迂回不能得势，於图内朱笔标识，令向北改直。寻奏坝工蛰陷，两坝镶筑兜收。遵谕将引河头西首淤滩切去，俾沟口向西北，开宽，引溜下注。是年四月，授河东河道总督。调直隶总督。四十五年，疏请修筑北运河筐儿港减水石坝。四十六年，甘肃监粮舞弊成大狱，上以守伺勘验不实，下吏议，夺官，命留任。丁母忧，去官。

四十七年，谕勘浚伊家河，疏山东积水。守伺诣勘，奏请自善桥以北抵杨家楼，长七千馀丈，展宽浚深，堵筑缺口，拆改碍水桥座，谕速行办理。寻复授直隶总督。四十八年，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清惠。

郑大进，字退谷，广东揭阳人。乾隆元年进士。授直隶肥乡知县。累迁山东济东道。二十九年，山东淫雨，高唐、茌平诸县水涨阻道。大进相度宣泄，水不为患。巡抚崔应阶荐其能，迁两淮盐运使。三十六年，丁父忧，去官。服除，上召至热河，命署浙江按察使。寻授湖南按察使。四十年，迁

贵州布政使。四十三年，授河南巡抚。四十四年，调湖北。旋署湖广总督。奏：“安陆、荆州二府滨临江、汉，以堤为卫。今夏涨发，钟祥、潜江、荆门、江陵堤决，已一律修复，惟潜江长一垸地洼沙积，筑堤难固，应择地势较高处筑月堤。钟祥、永兴、保安诸垸地当冲，亦应筑月堤，俾水发江宽，不致出险。又有刘家巷堤应并修筑。”四十五年，奏：“武昌滨江上游，诸水汇流，绕城而东。江涨冲刷，堤根虚悬。现修武昌城毕，请并修堤，毋使水啮城。”均从之。又奏言：“湖广邪教为害，总督班第奏请枷责发落，俾免株连。牧令遂视为自理词讼，率不通详。请自今以后，据实呈院司核办，讳匿徇纵者劾之。”上韪其言。

四十六年，授直隶总督。命勘永定河工。奏言：“六工以下河身内旧有民居，乾隆十五年给价迁移。又以下口改流，奏令暂回缴原给房价，减粮田亩，依旧征收。今勘南、北两岸，自头工至六工，村落已尽迁移。六工以下，水势迁徙靡常，累将北埝改筑展宽。南、北两堤遥隔五十馀里，其中居民五十馀村，水涨以船为家，应令迁移。永清柳坨诸村、东安孙家坨诸村旗、民二百八户，已勘定地址，令陆续移居。河身较远之村，仍准暂住。禁筑坝修房，以杜占居。”报闻。四十七年二月，赐孔雀翎、黄马褂。五月，奏保定九龙河经清苑、安州至任丘入淀，年久积淤。请旧有望都向闸、殷家营、高岭村三闸外，於望都樊村建石闸一，清苑冉村、邓村、营头建石闸三。并修整诸旧闸，开浚安州、新安、任丘诸县河。皆称旨，加太子少傅。卒，赐祭葬，谥勤恪。

刘峨，字先资，山东单县人。入赀授知县。乾隆二十三年，选直隶曲阳知县。调宛平。卢沟桥有逆旅，多阴戕过客没其财，峨发其奸。西山煤矿多藏匿亡命，峨散其党与，先后捕治置诸法。三迁通永道，以母忧归。起天津道，仍调通永道，以父忧归。未一年，上命署清河道，服阕真除。四十五年，迁湖北按察使。石首有寡妇，兄公谋其产，诬之，死於狱。峨治官书发其枉，逮其兄公至，亲鞫，论如律。四十六年，迁安徽布政使，调山西。四十八年，擢广西巡抚。甫两月，迁直隶总督。辅国公弘晟遣仆至静海冒占入官地，事闻，上谕峨：“遇王公以下私遣人干有司，无问是非曲直，即据实奏闻。”长芦盐政徵瑞奏漕艘至杨村，以民船剥运，盐运迟误。上谓非特盐运迟误，且恐商货壅滞，令峨赴天津与徵瑞议民船编号轮雇，照例发价，并定赴通回空限期，下部议行。分疏劾中仓监督赵元搢喉殴民至死，三河知县王治歧挪用旗租，并论如律。谒避暑山庄祝嘏，赐孔雀翎、黄马褂。南宫民魏玉凯诉县人李存仁习邪教，上遣侍郎姜晟会鞫。存仁坐诛，玉凯妄及无辜，论戍。四十九年，上遣尚书金简会勘卢沟桥下游沙淤，请於中泓五孔抽沟三道。上以抽沟水缓，命中泓五孔全行疏浚。徵瑞请捐银三十万造剥船济运，上以直隶木材少，命湖广、江西二省分造。峨奏言：“北仓存漕四十馀万，俟新造剥船到齐，先行运通。”上许之。

五十一年七月，广平民段文经、元城民徐克展为乱，夜入大名，戕大名道熊恩绂。峨奏闻，即督兵驰往捕治，得从乱者王国柱等，自列向习八卦教，及文经、克展蓄谋为乱状。上令峨捕文经、克展，久之未获，累降旨诘责。十月，河南

巡抚毕沅奏於亳州获克展，槛送京师，而文经终未能得。五十二年，命停峨本年廉俸。山东学政刘权之迎眷属赴官，途遇盗，峨坐夺官，命留任。

五十三年，命偕山东巡抚长麟等勘议粮艘在德州剥运。五十五年，巡城御史穆克登额等获建昌盗，自列尝劫建昌钱铺，有同为盗者，系清苑狱二年未决。上责峨废弛，遣侍卫庆成逮清苑知县米复松诣京师，下刑部论罪；夺峨孔雀翎、黄马褂，降调兵部侍郎。未几，擢尚书。五十六年，命如河南按虞城民诉县役事，又如江西按广丰武弁包漕、崇义民发冢弃骸事，并讯明，论如律。峨至崇义，入深山中勘冢地，江西民称之。五十七年，从上幸热河，赐还孔雀翎、黄马褂。六十年，以疾乞解任，加太子少保，原品休致。卒，赐祭葬，谥恪简。

陆耀，字青来，江南吴江人。乾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奉职勤慎，有急务立办，大学士傅恒深器之。上出巡幸，俱令扈从。累迁户部郎中。三十五年，出为云南大理知府，以亲老请改补近省，调山东登州府。三十六年，调济南府。上书巡抚徐绩，请留南漕广积贮。三十七年，授甘肃西宁道。耀乞绩代奏，乞假送母居京师，上命改授运河道。上书河道总督姚立德，言：“兖州、泰安二府泉四百七十八，当浚渠导泉，俾由高趋下，其流不绝。”又言：“运河例岁冬闭坝，春挑浚，天寒暑短，民役俱惫。宜修复南旺、济宁、临清月河，并於彭口南岸亦开月河。岁九、十月漕艘商舶皆从此行，以其时疏浚运河。”皆用其议。又请修《河渠志》，成《运河备考》。

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去济宁二百里，有欲闭城者，耀不可，曰：“寇未至闭城，示之怯也。且何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贼害且胁诱耶？”乃募乡兵助守，坐城闾任稽察，事旋定。四十年，擢按察使，耀议以流犯罪轻，请免其解司；四十三年，擢布政使，耀议流外壅积，请停分发；皆从之。耀母老，病狂疾，奏乞解任终养，上许之。四十六年，丁母忧。运河筑堤，上以耀习河务，命往山东会运河道沈启震董其役。四十八年，命署布政使，服阕真除。

四十九年，擢湖南巡抚。湖南盐商例有馈，峻却之，命平盐价如其数。疏请增岳麓、城南二书院膏火，又疏请申亲老告养例，请敕各督抚不论现任、试用，通飭呈明终养。又奏：“湖南社仓前巡抚刘墉令湘阴等四十五州县劝捐，得谷十二万；勒限严催，仅耒阳等十五州县交齐，余未足数者十七县，全未交者十三县。如湘阴、巴陵、武陵诸县滨临江湖，地多硗瘠；桂阳、泸溪、辰谿诸县介在山僻，民鲜盖藏；若执前捐数目，责令全完，民间未沾借贷之益，转受追呼之扰。请凡现在未收者停止催缴。上允其奏。耀以病请解任。旋卒。

耀自幼立志以古人自期，学廉体用。居官廉俭。入覲，门吏留装物索贐；耀乃置衣被城外而假於友，覲已还之。初至长沙，总督特昇额以阅兵至，见耀方午食，惟菽乳蔬蓏，訝之。耀曰：“天不雨，方斋，故所食止此。”特昇额怒其奴曰：“吾馆舍酒肉臭，何不以祈雨告？”还馆舍，命悉撤去。

管干贞，字松崖，江南阳湖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考选贵州道御史。巡视西城，讼牒皆亲判；

周行郊内外，捕治诸不法者。先后命巡漕天津、瓜、仪，凡十二年。累迁至光禄寺卿。干贞以漕船回空，多守冻打冰，令先通下游，免上游冰下注，益增坚厚，后遂守其法。疏言：“运河以诸湖为水柜，诚使节节疏通，虽遇旱涝，可以节宣。否则雨少无筹济之方，雨多无容水之地。至引黄入运，系一时权宜。苟疏浚得宜，黄河全力下注，运河自不致停沙。”又奏请治骆马湖，使运河水有所蓄泄，并得旨议行。迁内阁学士。五十三年，擢工部侍郎。

五十四年，授漕运总督。粮艘至天津杨村，每以水浅须起拨，运丁不能给舟值，例由长芦盐运使以鬻盐钱贷运丁，借直隶藩库银归款，运丁分年缴纳。其后议停，运丁多不便，干贞请如旧例。又疏陈江西军丁疲敝，请筹款增补，行、月二粮折价；借官银代偿积逋，令分年输纳；宽限清厘屯田，俾藉以调剂。并从之。五十五年，赐孔雀翎、黄马褂。疏言：“漕艘百餘帮，役夫数万人，最易藏奸生事。上年新漕，饬严立规条，行必按伍，止则支更。亲行督察，乃知别有奸人随运潜行。督饬捕治数十人，交州县确拟严惩。”得旨嘉奖。五十八年，疏言：“苏州太仓押运官，例抵淮后改委赴通。中途分更，互相推诿。请自水次抵通，始终其事，庶官有专司。”又请河南豁免缓征，停运减存船只，就近赴山东受雇拨运。又请各帮水手短纤，责成头舵工丁以素识诚实之人充补，免聚众窃盗诸累。皆报可。各省开兑，多至春初，又在在逗遛，遇水浅或河溢，有在河北度岁者。干贞严饬弁丁修艤受兑，复冬兑春开旧制。粮艘起运，每策马督催，风雨不避。或不归所乘舟，支帐露宿。微弁出力，必亲慰劳。运丁舟人不用命，

立予惩罚。当时或苦其苛急，及回空省费，无丝毫派累，咸大悦服。高宗尝召见褒其能，谓可亚杨锡绂。五十九年，以疾乞假，命两江总督书麟摄其事。疾愈，任事如故。

干贞成进士时，礼部改“贞”为“珍”，六十年，命仍原名。嘉庆元年，户部议江、浙白粮全运京仓，以羨米为耗，浙江运丁如议交运。干贞以江南馀米较少，执议不行，交部严议，夺官。三年，卒。子遴群，官浙江巡抚。

蒋兆奎，字聚五，陕西渭南人。自副贡生补甘肃张掖县教谕。乾隆三十一年，成进士。三十三年，教谕俸满，授四川合江知县。调灌县，丁忧。师征小金川，攻热耳，总督富勒浑奏留兆奎从军，驻达乌围治饷。既破热耳，移饷往。俄，大金川助乱，兆奎知热耳不足守，复移粮达乌围。已而，他所粮悉被焚。将军阿桂才兆奎，使驻日隆治饷，兼司令炮局。旋调署华阳，加知州衔。四川盗号咽噜子，扰尤溪。兆奎捕得盗渠，获首犯，服阙，迁山西泽州同知。擢太原知府。以巡抚农起荐，擢河东盐运使。五十四年，迁按察使，仍兼理盐务。寻迁甘肃布政使。五十六年，高宗八旬万寿，兆奎入祝嘏。时河东商困，兆奎议改盐课归地丁，上命如山西同巡抚冯光熊勘议。旋议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应纳正杂课四十八万馀两，均入三省行盐完课纳税百七十二厅州县地丁，两加九分有奇，下部议行。五十七年，上以河东盐价减，销畅，两三月内，发贩盐数倍於往年，商民交便。褒兆奎始终承办，收效甚速，赐孔雀翎。

旋授山西巡抚。五十九年，迎蹕，赐黄马褂。六十年，以山西钱贱，请停宝晋局铸钱，从之。嘉庆元年，诏与千叟宴。

寻命母诣京师，仍加恩赉。奏劾汾州知府张力行挟讼事婪索，冀宁道邓希曾等回护同官。夺力行官，命兆奎按鞫。又发力行侵帑状，坐斩。二年，以病乞解任，归。

四年，高宗崩，兆奎入临，即授漕运总督。固辞，不许。旋奏言：“整顿漕运，要在恤丁。今陋规尽革，旗丁自可节费；而生齿日繁，诸物昂贵，旗丁应得之项，实不敷用，急须调剂。前读上谕：‘有漕作县，无不浮收，江、浙尤甚，每石加至七八斗。’历来交纳，视为固然。今若划出一斗津贴旗丁，馀悉革除。所出有限，所省已多。不特千万旗丁藉资济运，即交粮亿万花户皆沾恩无穷。”疏入，上嫌事近加赋，饬与有漕省分各督抚另议调剂。兆奎疏言：“各督抚所议调剂，有名无实。两江费淳所奏，不敷运费；江苏拟四升七合，安徽拟二升，焉能有济？”因力请罢斥。上责兆奎粗率，并谕：“加赋断不可行。此外如何设策善后，令再核议。”兆奎奏请：“每船借给银百两，於各粮道库支领，分三年，以旗丁应领之项扣还。山东、河南两省路途较近，减借五十两；有漕各省本有轻赍，原应征米，斗折银五分。请仍征本色，按照旗丁米数，分给白粮。无轻赍，请通融匀给。”上以“所拟损民益丁，巧避加赋之名，仍存加赋之实”，遣侍郎铁保会淳详察。兆奎又奏：“旗丁运费本有应得之项，惟定在数十百年之前。今物价数倍，费用不敷。近年旗丁尚可支持者，以州县浮收，向索兑费，并折收行月等米，以之贴补一切经费。今革除漕弊，浮费可省，兑费不能减。臣才识短浅，惟恐贻误，求上别简贤员，原从小心敬畏而来，不敌气质用事。”上即命铁保代兆奎，召授工部侍郎。

寻授山东巡抚。御前侍卫明安泰山进香，还京师，奏山东有司私馈银八百，并及途中营汛墩房坍塌。上以诒兆奎，兆奎复奏辩，且称老病，求去。上怒其忿激，念廉名素著，降三品卿衔休致。七年，卒。

胡季堂，河南光山人，侍郎煦子。初以荫生授顺天府通判，改刑部员外郎，迁郎中。出为甘肃庆阳知府，再迁甘肃按察使，调江苏。江苏按察使移驻苏州，而狱犹在江宁，季堂请更置，报可。乾隆三十九年，擢刑部侍郎，四十四年，迁尚书。季堂屡奉使诸省谳狱，直隶、吉林、江苏皆一至，山东四至，河南再至。察得唆讼者严治之；有诬诉，论如律，不稍贷。初使河南按商丘狱，上谕之曰：“季堂河南人，按本省事尤当秉公持正。勿以事涉大吏，虑将来报复，稍为瞻顾。”商丘民汤秉五迫孀妇刘为妻，刘绝食死。其狱已题旌，刘父犹陈诉，并及顺刀神拳会民事，察得唆讼者罪之。使山东按平度狱，州民罗有良与人斗，误蹴其母死。莱州知府徐大榕原勘无误，乃坐是夺官，当平反，得旨嘉奖。再使山东，暂署巡抚。山东灾，请截本省漕米治赈。还京师，加太子少保，再兼署兵部尚书。

嘉庆三年，授直隶总督，赐孔雀翎。四年，仁宗亲政，季堂疏发和珅罪状。寻请以籍没其仆呼什图米麦万馀石，分借文安、大城被水村民。长新店盗发，上责季堂废弛，削太子太保，夺孔雀翎。下吏部议，夺官，去顶带留任。河南内黄知县陶象柄获长新店首盗，季堂奏闻。上嘉季堂不邀功，还顶带；又获从犯，还孔雀翎。是时川、楚、陕教匪为乱，五

年，季堂奏：“教匪稽诛，臣闻经略额勒登保、参赞德楞泰等由川而楚而陕而甘，数千百里穷追，接战辄胜。是教匪所恃，不在势众而在得间能逃也。川、楚、陕连界，崇山峻岭，断涧深沟，在在险阻。教匪窜匿其间，劫掠而食，不烦裹粮；迫民前驱，不烦招集。官兵至，辄翻山越涧而逃。官兵必先运粮，又须探路，诸费周章。即道路可通，糗粮可继，而日夜追蹶奔走，其势必疲。是教匪逸而兵劳也。臣愚以为当先严守要隘，俾教匪无路可奔；乃宣上德意，散其胁从，然后临之以兵，分道进剿。教匪途穷食尽，计日可平。闻陕西省有团练乡勇，或一二村，或数村，联合筑堡为声援。川、楚可推而行之，令各守本境，俾自护其田庐妇子。则教匪虽多，骤难肆扰。官兵剿抚兼施，无顾此失彼之虑。”上谕曰：“所论极是。总之能堵方能剿，能剿方能抚，大端不外乎此。”

寻以病乞解任，还太子太保。卒，赠太子太傅，遣御前侍卫丰伸济伦奠醊，谥庄敏。子钰，进士，直隶清河道；麟湖南盐法道。

论曰：牧民於平世，自庶而求富，修水利，饬农功，其先务也。观承殫心力於是，政行畿甸。富明安、元理、瀚皆以此为急，各著绩效。干贞筹运道，尤重行水。世杰起下僚，介而能恕。耀以学为政，所施未尽其蕴。季堂论治教匪，后来坚壁清野之议，已发其端。我有先正，言明且清，诸臣所论列，足当之矣。

卷三百二十五

列传一百十二

李清时姚立德 李宏 子奉翰 孙亨特
何焯子裕城 吴嗣爵 萨载 兰第锡 韩铎

李清时，字授侯，福建安溪人，大学士光地从孙。乾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四年，授浙江嘉兴知府。上南巡，或议自嘉兴至杭州别辟道行民舟，清时於官塘外求得水道相属，上通吴江平望，下达杭州坝子门，号为副河。丁父忧，去官。服除，授山东兖州知府。二十二年，擢运河道。

二十六年，河决孙家集，运河由夏镇至南阳两堤俱溃，清时督修筑。议者或拟用桩埽，费以六十万计；或拟建石堤，费以三百万计。清时少时行濒海间，见筑堤捍海为田者，掷碎石积水中，潮退则以木拦之，填土其上，坚筑成堤；因参用其法，以河东、西两岸皆水，得土难，令以石垒两旁，积葑其中，水涸，募夫起土置积葑上，费帑十四万有奇，而两堤成。曹县溢，水泻入微山湖，出韩庄湖口，闸隘，水不得泄，令於闸北毁石堤，掘地深之以泄水。事上闻，上命於其地建滚水坝，高一丈二尺馀。清时请减低为一丈，令湖水落至丈，乃闭闸蓄水。泗水经兖州西流入府河、济宁城东旧有杨家坝，遏水使入马场湖，蓄以济运，遇伏秋水涨不能泄，淹民田，令改坝为闸，视水盛衰为启闭。汶水分流入蜀山、马踏两湖，旧制引水使南行少北行多，后乃反之，漕船经袁口、靳口，浅

涩不能进。清时规分水口，令南坝加长，北坝收短，以为节宣，并减低何家坝，使汶水南弱而北增。蜀山湖出口为利运、金线二闸，旧制开金线资南运。清时令移金线在利运北，使蜀山水先济北运。寿张境有沙、赵二水，阻运河不得入海。旧於运河东岸建三空五孔桥，又於八里庙建平水三闸，使二水盛涨有所泄。清时议减低三空五孔桥，又於八里庙增建滚水坝，使涨未盛即泄，不为范、濮、寿张、东阿诸县民田害。总督方观承行河，用其议，二水始宣畅。卫水自馆陶至临清与汶会，旧有闸，盛涨不能御。清时令於闸南当汶、卫交流处筑坝，仍岁加高厚；又议拓四女寺滚水坝。尚书裘曰修行河，用其议，卫河得安流。

二十九年，调江南淮徐道。三十年，擢河东河道总督，赐其母大缎、貂皮。清时以河堤岁修，司其事者每不度形势，过高糜帑，而卑薄者不能大有增益，乃饬所司当水涨各具堤高水面尺寸呈报，择堤最薄者培之。迨伏秋水发，耿家寨称十四堡，水及旧堤上，赖豫增新筑以免。清厘河工征料诸弊，岁减派料至千馀万斤。三十一年，运河东岸漫口，自请议处，原之。三十二年七月，授山东巡抚。高苑、博兴、乐安三县被水，清时谓小清河下流隘，故上游溢，檄所司勘验。遽疾作，乞解任，不许。三十三年，卒。

清时治水善相度情形，穷源竟委。每乘小舟出入荒陂丛泽、支流断港中，或徒步按行谘访，必得要领，乃见诸建置。

姚立德，字次功，浙江仁和人。祖三辰，官吏部侍郎。立德以荫生授主事。乾隆十二年，外授江宁通判，迁知直隶景州。州俗，有人市鬻奴婢，牵就牙侩估其值，如牲畜然；亲

死三日，祭城隍庙狱曰“哭庙”：立德谕禁之，陋俗以革。累迁山东按察使，署河东河道总督。按行工次，见阳武汛十七堡诸地土松浮，疏请筑半戕，培堤使坚。山东运河两岸蜀山、南旺、马场、昭阳、微山诸湖，每伏秋盛涨，水不能容，为豫筹蓄泄，坝开塞、闸启闭惟其时。三十九年，实授，加兵部尚书衔。高云龙者，内监高云从弟也，立德入云从言，荐之临清州为谦从，坐逮，依结交近侍律论斩，命夺官，仍留任。阳谷民王伦为乱，立德分守东昌，城圯难守，引运河水绕城壕，恃以为固；檄发伦先墓，磔其尸。四十四年，仪封河决，屡筑屡冲，命夺官，仍留工效力自赎。四十五年，责令回籍。旋发往南河，补淮安里河同知。四十八年，卒。

李宏，字济夫，汉军正蓝旗人。监生，入贡授州同。效力河工，授山阳县外河县丞。累迁宿虹同知。乾隆十六年，授河库道。尚书刘统勋劾河员亏帑，事连宏，解职。事白，留工。二十二年，发直隶以河务同知用，总督尹继善疏请留南河。侍郎梦麟勘治六塘河以下，以宏从。寻复补河库道，丁父忧，命在任守制。二十七年，调淮徐道。二十九年，擢河东河道总督。奏言：“山东运河资湖水接济。今秋雨少，饬早闭临运各闸。”又言：“微山湖蓄水济运。韩庄湖口闸水深，与滚水坝脊相平，空船足敷浮送，即应堵闭。泗河会合诸泉，收入独山湖，仅济南运。应请於兖州府金口坝截筑土堰，俾达马场湖，俾济宁上、下河道并资其益。蜀山、马踏二湖专济北运，亦须筑坝收蓄。”又请增募夫役挑浚沙、赵、漳、卫、汶、泗、韩、马诸水，均报闻。又奏：“黄河北岸耿家寨埽工

为豫东第一险要，自乾隆九年下埽修防，岁费帑料。去冬於对岸引渠，冀分溜势。今秋全河畅分入渠，险工淤闭。”得旨嘉奖。

三十年，调江南河道总督。上以宏初自监司擢用，道厅以下多同官，虑有瞻徇，命高晋统理南河，留宏协理河东总河。奏言：“黄河至河南武陟、荣泽始有堤防，丹、沁二水自武陟木栾店汇入，伊、洛、瀍、涧四水自巩县洛口汇入，设诸水并涨，两岸节节均须防守。臣咨饬陕州於黄河出口处，巩县於伊、洛、瀍、涧入河处，黄沁同知於沁水入河处，各立水志，自桃汛迄霜降，长落尺寸，逐日登记具报；如遇陡涨，飞报江南总河，严督修防。大丹河至河内县丹谷口，旧筑拦河石坝，令由小丹河归卫济运，请不时察验疏令畅达卫河。辉县百泉为卫河之源，苏门山下汇为巨浸。南建三斗门，中为官渠济运，东西为民渠灌田。向例重运抵临清，闭民渠，使泉流尽入官渠。五月后插秧，一日济运，一日灌田。惟民渠石坝失修，泉水旁泄，应令修砌坚实。”均如议行。上以清口节宣未畅，下河田庐易湮，特定高堰五坝水志水高一尺，清口坝拆展十丈。三十一年三月，宏奏言：“清口水门因上年霜降后湖水大消，祇留十四丈。桃汛将届，应预将东坝拆展，使口门宽二十丈，俾洪湖及早腾空，预留容纳之地。”上嘉之。夏秋间湖水盛涨，续展至五十三丈。八月，河溢徐州韩家塘。宏与高晋分驻两坝堵筑，逾月工竟。奏言：“平时大展清口，腾空湖面，乃得葺工迅速。”冬，以湖水渐落，请接筑东、西坝，仍留口门二十丈，酌量收束，蓄清抵黄。三十三年，河溢王家田头，下吏议降调，宽之。三十四年，奏言：“洪泽湖

水大，将清口东、西坝递展宣泄。适黄水骤长，灌入清口。随闭惠济、通济、福兴三闸，俾并力敌黄，黄水消退。”报闻。三十六年，卒。

宏尝以明汶上老人白英立祠戴村，子孙向有荫袭，请旨仍给八品世职，上从之。

李奉翰，宏子。入赀授县丞，补沂水。累迁江苏苏松太道，坐事罢。复入赀还原官，发江南河工效力，奏署河库道。上以奉翰宏子，习河事，命真除。四十四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四十五年二月，授河东河道总督。河溢考城芝麻庄、张家油房，奉翰督吏塞芝麻庄，工竟。上谕曰：“勉为之，莫以水弱而弛其敬谨！”旋命仍署江南河道总督。奉翰奏：“张家油房工未竟，较南河睢宁工为要。请留河东，俾蒞其役。”报可。九月，张家油房工亦竟，上为欣慰。四十六年正月，调江南河道总督。二月，奏请重定南河汛员额缺，酌增河兵；移改运河闸官、运河汛员，视缺简要，更定品秩，下大学士九卿议行。七月，河决青龙冈，命偕大学士阿桂驰赴河南会河东河道总督韩锬督办东、西两坝下埽。甫合龙，坝蛰陷，乃与阿桂等议宽浚青龙冈迤下至孔家庄、荣华寺、杨家堂诸地引河，并於黄河下游北岸疏潘家屯、张家庄二引河、苏家山水线河、宿迁十字河、桃源顾家庄引河，五道泄水。四十八年春，青龙冈工竟。方坝陷，奉翰督吏抢护，堕入金门，格於缆，伤焉，河工谓两坝间为金门，缆所以引埽者，事闻上。四十九年，上南巡，奉翰覲行在，上奖其勤劳，赐骑都尉世职。五十年，坐清口东、西两坝不早收束，致运道浅阻，降三品顶带。寻命复之。秋，河水大至，奉翰督吏昼夜填筑，塞

李家庄、烟墩头、司家庄、汤家庄诸漫口。五十四年，调河东河道总督。五十八年，命赴浙江会巡抚吉庆会勘海塘。奏请以范公塘及海宁石坝改筑柴盘头，并於石塘前修朴坦水，三官塘柴工后加培土戩，从之。五十九年，漳水溢，临漳三台涨发，命驰往勘察。奏：“漳河两岸沙土浮松，水势骤长骤落，向无堤堰。上年大雨漫溢，应将下游淤垫处疏浚深通，再将三台坝基填筑，俾归故道。”上从其议。嘉庆二年正月，加太子太保，授两江总督，兼领南河事。三年，河决睢宁。四年正月，与河道总督康基田督塞睢州决口，工竟。二月，卒。

李亨特，奉翰次子。入赀授布政司理问，发河东委用，补充州通判。累迁云南迤西道。嘉庆初，佐平苗、倮，赐孔雀翎，加按察使銜。累迁调授江苏按察使。九年，擢河东河道总督。十一年，河南巡抚马慧裕劾亨特索属吏赇不得，迫令告养诸状，上命侍郎扎津等往按，夺官，发伊犁。十三年，释还，令至南河候差委。十四年，以河决荷花塘，追咎亨特不善料理，复发热河效力。未几，复释还，授主事。十五年，选户部主事，擢直隶永定河道。未几，复授河东河道总督。十六年，奏南粮到通州剥运不能迅速，请在杨村全数起剥，下仓场侍郎玉宁、戴均元等议驳。上责亨特冒昧，下吏议降调，命留任。十八年秋，河溢睢宁。坐夺官，命留工效力。十九年，河道总督吴璥奏微山湖存水仅一二尺，南阳、昭阳、独山诸湖淤成平陆，无水可导。上责亨特在官不能预筹，又闻亨特既夺官居济宁，仍用总河仪制，斥亨特玩误纵恣，命逮下刑部治罪，籍其家，刑部议发新疆。上命在部荷校半年，发黑龙江效力。二十年，卒於戍所。

何焯，字谦之，浙江山阴人，先世籍湖南靖州。雍正中，入赘授州同，效力江南河工。从大学士河道总督嵇曾筠修浙江尖山海塘，请补杭州东塘同知，避本籍，仍发江南河工。乾隆初，权丰碭通判，授桃源同知。十五年，擢河库道。十六年，迁两淮盐运使，特敕兼管河务，以母忧去官。十九年，尚书刘统勋等奏论河库帑项不清，夺焯官，拟徒，追偿，拘留工次，久乃缴完免罪。二十二年，仍发南河以同知用。从侍郎梦麟疏浚荆山桥河工。从副总河嵇璜治淮、扬河务，超擢淮扬道。二十三年，丁父忧，总督尹继善奏留在任守制，许之。

二十六年，以郎中内调。会河决中弁杨桥，上命大学士刘统勋等莅工，以焯从。工竟，留焯驻工防护。旋授开归陈许道，调山东运河道。三十年，调河南河北道，擢按察使。上以焯习河事，命兼领河工。焯信浮屠说，讞狱辄从轻比，睢州民刘玉树谋杀入，鞫实，拟斩候，刑部改立决。上责焯宽纵，谕巡抚阿思哈，阿思哈称其能胜任。其冬，擢布政使，仍兼理河务。两权巡抚。三十六年，授巡抚，兼河务如故。寻又命兼领山东河道。三十七年，浙川、内乡被水，正阳、确山风灾，疏请抚恤缓征，上赐诗，褒以“爱民知政”。

三十八年，上巡天津，阅永定河工，焯迎驾，赐孔雀翎、黄马褂。寻命与工部尚书裘曰修、直隶总督周元理勘永定河上游，疏言：“永定河挟沙而行，散漫无定。水性就下，本无不同；而地有高卑，沙有通塞，情因时而或异。永定河迁徙不定，其情也，非其性也。察其情，导其性，先宣后防，千古极则，虽起神禹，无以易之。永定河下口，蒙皇上指示疏

导，既不阻下达之势，更可免浸润之虞，其法固当常守。所虑数十年后，妄生异论，别骋新奇，势且变乱旧章，贻河防巨患。请将圣谕并议言条款勒碑垂久远。”报闻。

三十九年，疏请各州县常平仓溢额以四千石为限，余循例变价。又奏河南漕谷七十九万、薊米二十九万，分存各州县界。邻省安阳等五州县限二万石、近水次祥符等三十五州县限一万石。均如所拟。加总督衔，仍领河南巡抚，又进兵部尚书衔。其秋，会剿王伦，事平，道内黄，病作。遣医往视，未至，卒。焞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恭惠。

裕城，焞子，字福天。自贡生入贡授道员。乾隆四十二年，除山东督粮道。调河南河北道。河溢仪封，大学士高晋莅工，以裕城从。仪封埽工蛰陷，坐夺官，命留任。四十六年，调江南河库道。裕城侍焞治河，尝著《全河指要》，谓：“治河当节宣并用，不当泥河不两行之说，偏於节束。”并上书当事，指陈南北岸诸险工。未几，可决青龙冈，注微山湖，冲运河。四十七年七月，河东河道总督韩镛丁忧，青龙冈工未竟，上特命裕城署理。大学士阿桂视工曲家楼，请自兰阳至商丘别筑新堤。裕城奏：“兰阳新开引河，其上游素称险要，必须内有重障，外有挑护。大堤后旧有越堤，相去远，恐不足恃。请向东添筑格堤，临河近溜处加筑挑水坝。”上从之。又奏兖州伊家河在运河八闸之西，以分泄运河及濒湖诸水，应挑展宽深，上命速兴工。又奏伊家河兴工后，即往河南勘验引水子沟；仍往来山东、河南督察：上嘉之，并谕曰：“汝若不自满而加以勤学，或可继汝父也。”伊家河工竟，四十八年，赐孔雀翎。是年，青龙冈工竟，请修筑运河堤岸，诣济

宁勘估，奏需帑六十四万有奇，得旨允行。授河南巡抚。以秋审多失出，降三品顶带，停支养廉。四十九年，运河堤岸工竟，命议叙。师讨石峰堡乱回，道河南，裕城佐军兴，复顶带、养廉。五十年，调陕西巡抚。朝邑被水，上谕裕城就被水处将淤积泥沙建筑河堤。寻奏创建护城堤，下部议行。调江西巡抚，五十二年，奏江西河路二千四百馀里，请以所获盗舟改设巡船，上嘉之。又奏丰城镇平堤中段水势冲激，不足捍御，请改建石堤，从之。五十五年，调安徽巡抚。命来京祝八旬万寿，行次合肥，卒。

吴嗣爵，字树屏，浙江钱塘人。八岁而孤，母钱督之严，雍正八年成进士。授礼部主事，大学士张廷玉奏改吏部。再迁郎中。嗣爵强识，娴故事。乾隆六年，授常州知府，再授保定，皆奏留部。旋命视学湖北，调福建。十三年，授淮安知府，迁淮扬道。洪泽湖盛涨，例当开天然坝。嗣爵曰：“开坝减暴涨，如下河州县生灵何？”持之力，卒无恙。十六年，调两淮盐运使。十八年，复授淮扬道，遭母忧，上谕曰：“防河官吏丛弊，故特由运使调用。河工与地方官吏不同，畀假两月治丧，毕，在任守制。”

擢江苏按察使。迁布政使，调湖南，未行，奏江宁等三十五州县积欠应征口粮，请特旨缓征。上谕巡抚託恩多，托恩多奏江宁等州县年丰，不当再请缓征。上责嗣爵藉缓征卸过，并为有司催征不力地，命发江南河工，以同知用。二十五年，补宿虹同知，仍授淮扬道，移淮徐道。黄河盛涨，逼徐家庄缕堤，嗣爵督吏抢护，命署理河东河道总督。旋坐官

运使时商人侵蚀提引公费，坐降调，命改夺官，仍留任。三十四年，奏请修补丁庙、六里、南旺、荆门、戴村诸闸坝，并言：“运河两岸土工，临清以北为民堰，南旺以南为官堤，自临清至南旺，官堤、民堰交错。请凡民堰卑薄残缺处，督令修筑，官堤酌缓急次第培修。”上嘉之。署河南巡抚。三十五年，奏：“南旺湖北高南下，在运河西岸，值分水口之冲。伏秋汶水发，自关家、常鸣等斗门灌入，祇能收水入湖，不能出水济运。请於南旺下游土地庙前增建石闸一，以时启闭。”

三十六年，迁江南河道总督。四十年，奏：“丁家集黄河自北趋南，北岸新滩插入河心，致冲漫南岸民堰五百余丈。毛城铺过水较大，下流亦不能容。今收正河头，测量河唇，浚引渠，筑子坝，於北岸旁黄河故道浚引河，来春相机开放，俾河改由北岸东下，不使旁注丁家集诸地。”又奏：“里河厅运口本设惠济、通济、福兴三闸，惠济尤为淮水入运关键，请俟春融修筑。”四十一年，又奏清口通湖引河凡五，为洪泽湖尾闾，并分别筹浚，运道以济。寻奏五引河中张家庄、裴家场二河水泄，应浚使宽深，从之。是年，上东巡，嗣爵覲行在，入对，不能兴，左右掖以出。改吏部侍郎，四十二年，乞罢，归。四十四年，卒，年七十有三。子璲，自有传。

萨载，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父萨哈岱，官镶蓝旗满洲副都统。萨载，翻译举人，授理藩院笔帖式。累迁江苏苏松太道，管苏州织造。果亲王弘瞻短价令制绣缎朝衣，事发，夺官。召还京，予主事衔。寻授萨哈岱苏州织造，命萨载侍行为佐。逾年，改授普福，命交两江总督差委。旋授

松江知府。乾隆三十年，加道衔，复署苏州织造。三十四年，擢江苏布政使，仍兼织造。三十五年，署巡抚。巡抚永德请以华亭、宝出土塘改建条石，萨载言条石易倾圯。按察使吴坛请裁巡检弓兵，增州县捕役，萨载言不便，皆寝其议。三十六年，与总督高晋奏浚海州河道，又奏江苏社谷积至三十七万六千馀石，请察验，报闻。

三十七年，真除江苏巡抚。上命察屯田，萨载奏江安粮道属江淮、兴武等六卫，苏州粮道属苏州、太仓等四卫，令清厘册报，循新例四年一编审；加给江淮、兴武二卫屯丁垦田，运丁快丁终岁挽输，请加给津贴；太仓、镇海二卫田不随船，私相售典，循旧例借项赎回；从之。三十九年，河溢外河厅老坝口，偕河道总督吴嗣爵董工事，未两旬工竟，议叙。

四十一年，上东巡，覲行在，授江南河道总督。命与高晋察黄河海口淤沙。萨载先至，奏：“海口前在王家港，自雍正时接涌淤滩，长四十馀里；南岸为新淤尖、为尖头洋，北岸为二泓、三泓、四泓。二泓、四泓宽二十馀丈，潮至深二三丈；三泓宽四十馀丈，潮至深三四丈。河底有高低，河唇又渐远，淤积已久，难以施工。”上谕曰：“此海口自然之势，难以人力胜之。”寻与高晋奏请以清口东、西坝移建平城台，於陶庄迤上别开引河。是夏，运河及骆马湖水涨，萨载督吏防护，上嘉其妥协。寻开陶庄引河，四十二年二月，工竟。上谕曰：“朕屡次南巡，临阅清、黄交汇处，虑其倒灌，思引向陶庄北流。历任河臣未有能任此者。昨岁萨载奏请施工，与朕意合。据奏工竟，自此黄河离清口较远，既免黄河倒灌之

虞，并收清水刷沙之益，实为全河一大关键。视齐苏勒例，予骑都尉世职。”入觐，上命於拦黄坝迤上加筑坝为重门保障，并於旧有木龙三架迤上增设木龙。萨载回任，奏遵上指料理，上嘉之。冬，复奏：“新河河面首尾宽窄不同，请於北滩顺水势抽槽，酌留土格。俟来年水涨放溜冲刷，使河面首尾宽阔相若。”绘图以进，上览图中北岸有新淤，因虑北淤则溜必南趋，识以朱笔，命萨载疏治。四十三年，奏：“高家马头新淤已刷动宽深，彭家马头新淤前作柴枕土坝。兹於滩面抽槽，候水涨冲刷。”旋署两江总督。四十四年，奏拦黄坝外旧河露淤滩，请於滩面筑束水堤为新河保障。寻实授两江总督。先是，高晋奏中河口门淤阻，议移下游李家庄，上命萨载勘奏。萨载请将清口东、西坝移筑惠济祠前，上从之。

四十五年，大学士阿桂奏：“陶庄引河首尾宽而中窄，河身虽已刷深，水势尚嫌束缚。伏秋汛涨，恐宣泄不及。”命偕萨载勘覆。寻奏请河宽六十馀丈处展十馀丈，河宽不及六十丈处展二十馀丈。又奏：“云梯关外二套以下河流现行之道，道远而水浅，请於四泓以下增设闸坝；二套上迤西马港河旧堤残缺，应行修复；并於旧无堤处补筑新堤，下接北潮河西堰。”上从之。

夏，河溢郭家渡，命萨载与河道总督陈辉祖督护。是岁河水盛涨，初开毛城铺、苏家山、峰山头诸闸，次将清口东西坝全行拆展。萨载奏诸州县被水，睢宁、泗州为重，邳州、宿迁、灵璧、五河次之，现在抚恤宁贴。上谕曰：“实在无善策，祇可尽力抚恤，以期补过。”复命引河水入陶庄新河。寻奏丰、碭、铜、沛险工俱次第抢护，下游洪泽、高宝诸湖亦

俱平定，俟水落堵筑。得旨：“览奏深慰。”先是，上临高堰阅洪泽湖砖石诸工，谕萨载石工卑者增高，砖工悉改用石。萨载奏请酌量缓急，分三年修筑。八月，丁父忧，命百日满后仍署两江总督。四十六年，奏请自李家庄至临河集北浚引河，上命速为之。

六月，河溢魏家庄，水大至。萨载奏：“全河奔注，归入洪泽湖。清口展宽至八十丈，山盱五坝已开智、义二坝；而高堰诸地水势未消，盈堤推岸。未开三坝及车逻、昭关二坝，或坚守，或酌开，俟察勘后续奏。”上命坚守。寻续奏洪泽湖浪涌山盱五坝，所存仁、礼二坝掣通过水，续开车逻、昭关二坝。上以各闸坝俱开，下河民田被淹，令察灾状速奏。八月，魏家庄工竟。山东巡抚国泰奏运河积淤，水不能畅行，议於刘老涧坝旁开水口分泄，上命萨载往勘。萨载奏：“运河泄水宣畅，已开驼车头竹娄坝泄水入骆马湖，刘老涧九孔石闸亦过水。若议别开水口，不便使无水之区再受水患。”上韪其言。又奏：“微山湖东南两面水色澄清，沂河及骆马湖水不使涓滴入运，为运河腾空去路。永济桥孔亦无横坝拦截，水势畅消。”上称为有条理，命国泰听其指授，毋持己见。

十二月，兼署安徽巡抚。四十七年，奏请浚泗州谢家沟，泄睢河及杨疃诸河水入洪泽湖；又承上命浚铜山潘家屯引河。四月，河南青龙冈漫口既堵复蛰，大溜下注。上命宽浚潘家屯、刘老涧诸河，泄水归海。萨载请开张家庄引河与潘家屯引河分流，使湖泄入黄又多一路。上谕曰：“筹泄水之路，为今日急务，宜妥为之。”加太子少保。江苏巡抚吴坛议开金坛漕河，自丹徒穿句容境分水脊达江宁。萨载奏：“分水脊即茅

山之麓，地峻土坚，势不能开凿。请浚七里桥至巷口桥河道，与上、下河道宽深一律。”又请自镇江钱家港至江宁龙潭浚辟新河，及修浚金山对渡瓜洲城河，上嘉之。又奏请浚涟河，展骆马湖六塘河、盐河口门，均如议行。

四十八年正月，服阙，实授两江总督。河南青龙冈工竟，萨载奏黄河归故道，入江南境流行迅速，得旨：“欣慰览之！”上命移建沛县城。萨载奏请移旧城西南戚山，并修夏镇文武官署，丰、沛二县漕仓。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坐婪贿得罪，责萨载未奏劾，下吏议，夺官，命留任，罚养廉三年。五十年，漕艘北行，以运中河浅阻，至天津误期。上责萨载开运中河不知建闸，水势一泄无馀；又清口东、西坝不能及早收束预为蓄水，致运道浅阻。降三品顶带。五十一年，足疾，请解任。遣医往视，命复原品。寻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诚恪，祀贤良祠。

子萨腾安，袭骑都尉，官至广西按察使；萨云安，官云南迤西道，坐事戍军台。

兰第锡，山西吉州人。乾隆十五年举人，授凤台教谕。擢顺天大兴知县。三十四年，总督杨廷璋请以第锡升补永定河北岸同知，吏部以大兴非沿河州县，议驳，再请，上特许之。再迁永定河道。四十八年，署河东河道总督。奏请河堤分界栽柳，并禁近堤取土；又奏仪封六堡、三堡滩面浅狭，水力较悍，请於新堤南筑月堤为障：皆从之。四十九年，奏：“河工绸缪防护，全在平时。堤有深浅，水有变迁，及车马践踏，獾鼠洞穴，必朝夕在堤，始能目睹亲切。至冬末凌汛，春初

桃汛，尤应昼夜巡逻。应令驻工各员移至堤顶，禁勿私下；如有旷误，文武得互举。令以堤为家，庶不至疏防。”均如所请行。五十年，奏：“北岸黄沁等厅、南岸上南等厅旧堤，及兰仪等厅新堤，各增卑培薄；并加筑旧坝，添作挑水。”上命速行。五十二年，上以第锡署任三年，勤奋妥协，命实授。旋兼兵部侍郎。

河溢睢州十三堡，疏请罪，上以其地原无埽工，原之。工竟，议叙。五十四年，调江南河道总督。河溢睢宁周家楼，疏请罪，上以河水异涨，原之。工竟，议叙。五十六年，奏勘毛城铺滚水坝、王平庄新挑引河，上奖第锡察验各工不草率。五十七年，请自淮安移驻清江浦，改建衙署，允之。五十九年，奏丰北汛接筑土坝过多，上游水势不能畅达，有碍曹、单河流去路，自请下吏议夺官，上命留任。嘉庆元年，河溢丰北汛，疏请罪，谕俟工竣核功过。工竟，赐黄辫荷包，仍以不能先事预防停甄叙。二年，卒。

三年，第锡以河溢当偿帑二十万馀两。上以第锡尚廉洁，虑不能胜，谕山西巡抚伯麟，伯麟奏第锡遗田舍仅值一百四十馀两。上奖第锡清慎，谕道、厅以上及曾任总河各员分别代偿。

韩铎，顺天大兴人，原籍贵州毕节。入赀授通判，拣发山东，授上河通判。累擢江南淮徐道。乾隆四十六年，授河东河道总督。奏言：“山东运河，赖汶、泗来源及各湖接济。汶河上游东平戴村等处民堰，对岸沙淤，应凿滩抽沟，以展河势。泗河下游即为府河，自安居、十里二斗门入运，河浅

堰卑，亦当疏治。蜀山、马踏、马场、南旺诸湖，现当济运泄水，堰根显露，正可取土培堤。”七月，河决祥符焦桥，疏请罪，上原之。工竟，命优叙。未几，河又决仪封曲家楼、青龙冈、大李家庄、孔家庄，凡溢四口。上令江南河道总督李奉翰赴工会督。水全出青龙冈，而孔家庄等三口皆塞。又命大学士阿桂履勘，又令山东巡抚国泰赴工会督。工垂竟，坝蛰复溃。大学士嵇璜议引河北流复故道，上以谕阿桂、李奉翰及铄。铄疏言：“青龙冈始漫，势甚汹涌，是以倒漾北行，分入沙、赵二河，穿运归海。未久旋即断流，仍行南注。地势北高南下，若於南岸建堤堵截，欲回狂澜使之北注，诚如圣谕必不能行。水性就下，未便轻议更张。”阿桂等所奏亦略同，乃寝璜议，惟以河水北行既已断流，责铄何不即时具奏。

四十七年正月，坝复蛰。上闻运道河以南深通，河以北多淤势，命铄往微山湖北运河察勘。二月，赴济宁，会国泰及巡漕御史毓奇察勘，请自济宁在城闸至峰县黄林庄，筑土堰、柴坝、桩埽、桥梁，设水站，置绞关；铄并请察勘毕，还青龙冈工次。上命铄往来督察，复勘伊家河、荆山桥诸地水势，请浚铜山潘家屯引河益使宽深，并浚骆马湖、六塘河及济宁南北徒骇、马颊、伊家等河。时青龙冈坝屡筑屡蛰，铄遵上指迅筹宣泄，使黄水渐消。复还青龙冈工次，会阿桂等於兰阳三堡改筑大堤，浚渠道水出商丘七堡入正河故道。铄旋以父忧去。四十八年三月，青龙冈工始竟。四十九年，服阕，授工部侍郎。部议铄任河督时应偿帑十四万馀两，诏免十之七。五十四年，命会勘通惠、温榆二河，及朝阳门外护城河。调户部。五十五年，命往江南会同江南河道总督兰第

锡督防汛。嘉庆三年，调兵部。四年三月，命守护裕陵。六年，以年老休致。九年，卒。

论曰：世业尚矣，於河事尤可徵。前乎此者，嵇曾筠有子璜，高斌有从子高晋。若李氏、何氏、吴氏皆继之而起，宏及子奉翰、烱及子裕城并有名乾隆朝，嗣爵子璲则下逮嘉庆，奉翰子亨特，贪侈隳绩，忝祖父矣。清时以诚笃名，第锡以廉洁著。青龙冈塞河决，历两载工始竟，阿桂主之，萨载、韩镛佐之。详具其始末，见成功之难也。

卷三百二十六

列传一百十三

开泰 阿尔泰 桂林 温福

开泰，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九年，迁侍讲。上御门；开泰未入侍班，黜令乾清门行走。十三年，复编修。乾隆元年，迁国子监司业。八年，迁祭酒。督江苏学政。再迁内阁学士。三迁兵部侍郎，仍留学政任。十年，授湖北巡抚。疏言：“社仓较常平尤近於民，而弊亦易滋。湖北社仓谷麦五十二万石有奇，散在诸乡，恐多亏缺。应飭道府按部所至，便宜抽验。”调江西。十三年，又调湖南。疏言：“户部咨各省常平仓谷，以雍正旧额为准。湖南溢额谷五十五万馀石，令赍价储库。臣维雍正旧额七十馀万石。湖南夙称产米，乾隆二年至八年，诸省赴湖南购米，

先后计百七十五万有奇。中间又拨运福建、江苏。若尽巢溢额之谷，遇本省需用或邻疆告巢，必致仓储缺额，买补不易。”疏上，以留心积贮嘉之。十五年，有寿抡元者，自言南河同知，赴湖南采木，布政使孙灏谕永州府为料理。寻得其诈伪状，开泰以闻，但言灏殊为未谙。上以灏瞻徇，何得但言未谙，知为开泰门生，斥其徇庇，下吏部严议，议夺官，命留任。寻调贵州。十八年，疏言：“古州募军屯田，户上田六亩，中田八亩，下田十亩。今食指日多，生计艰难，请准屯户入伍充兵。”许之。擢湖广总督，加太子少傅。

二十年，调四川。金川土司莎罗奔与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初为婚媾，继乃相怨构兵。旁近绰斯甲布、鄂克什、杂谷、巴旺、丹坝、明正、章谷、小金川诸土司皆不直莎罗奔。二十三年，莎罗奔攻吉地。吉地，色楞敦多布所居寨也。开泰与提督岳钟琪檄游击杨青、都司夏尚德等率兵分屯章谷、泰宁，令鄂克什、杂谷援革布什咱，攻金川，莎罗奔引退。寻复攻破吉地，色楞敦多布走泰宁求援，开泰复檄诸土司出兵助之，调杂谷土练千人分屯丹坝、章谷、泰宁，发黎、雅、峨边兵屯打箭炉，谕郎卡撤兵。郎卡，莎罗奔从子，为副酋，主兵事者也。事闻，上谓：“番目相攻，於打箭炉何与？”疑郎卡扰边，命开泰具实覆奏。开泰寻疏报章谷、巴旺土兵击败金川，莎罗奔焚吉地走，尽复革布什咱境，留绰斯甲布、明正两土司兵分守之，使色楞敦多布归寨。上谕曰：“番民挟仇攻击，不必绳以内地官法。宜以番攻番，处以静镇。”旋加太子太保。二十四年，松潘镇总兵杨朝栋入觐，开泰与钟琪奏朝栋衰老，难期胜任。上责开泰何以不先奏，下吏部议，夺

官，命仍留任。

二十七年，莎罗奔死，郎卡应袭。例，土司承袭，邻封诸土司具结。开泰以郎卡与诸土司皆不协，令毋取结，疏闻，上许之，命严谕郎卡知恩守法。未几，郎卡侵丹坝，取所属玛让，开泰檄绰斯甲布往援，使守备温钦等赴金川诘责。上谕曰：“郎卡狼子野心，即使诘责伏罪，岂肯永守约束？诸土司援兵既集，能协力剿除，分据其地，转可相安；若诸部不能并力剿除，而郎卡怙恶不悛，亦非开泰、岳钟琪四川绿营兵能任其事，应临时奏请进止。”二十八年六月，开泰奏九土司大举击破金川。上闻郎卡使人诣成都，开泰许进谒，抚慰之，而阴令九土司进兵，谕曰：“郎卡於绰斯甲布等屡肆欺凌，众土司合力报复。开泰既闻其事，惟应明白宣示，谕令悉锐往攻；而於郎卡来人严为拒绝，且谕以尔结怨邻境，谁肯甘心？断不能曲为庇护。如此，则郎卡既不敢逞强，绰斯甲布等亦可泄忿。乃既用谲以笼络郎卡，又隐为各土司援助，郎卡素狡黠，岂能掩其耳目？殊非驾驭边夷之道。”命夺官，以头等待卫赴伊犁办事。寻卒。

阿尔泰，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间，以副榜贡生授宗人府笔帖式。乾隆中，屡迁至山东巡抚。以山东产山绸，疏请令民间就山坡隙地广植梓櫟，免其升科。岁大水，阿尔泰先后浚兖州、沂州支渠三十有九，曹州、单县顺堤河二百馀里；培南旺、蜀山湖民埝；导章丘珍珠、麻塘二泉，新城五龙河溉民田；并及高苑、博兴、惠民诸县近水地，皆令艺稻。筑洸河堤至於马场湖，以卫济宁州城，析白马湖

引入独山湖以疏泗水，开汶上稻田数百顷。济东诸州县濒徒骇、马颊两河，支流相贯注，及哨马营、四女寺支河，皆次第疏治。浚卫河自德州至於馆陶凡三百馀里。泄寿张积水自沙、赵二河入运，泄东平积水入会泉、大清诸河，泄济南、东昌诸州县积水。开支河三十馀，循官道为壕，引水自壕入支河，自支河入徒骇、大清诸河。漳、汶合流，开引河，增子埝，以防盛涨。阿尔泰抚山东七年，治水利有绩，擢四川总督，加太子太保。

阿尔泰至四川，议平治道路：陆道北讫广元，西达松潘，东抵夔州，护其倾欹，补其缺落，兼葺大渡河泸定桥；水道自万县入湖广境，凿治险滩凡一百有奇。议以牧厂馀地招佃为田。议置义仓，捐谷千馀石以倡。议开南川金佛山磺矿。议筑都江大堰。议松潘、杂谷、打箭炉三厅置仓储麦稞，备边储。上皆从其请。

初，征金川，以头人郎卡出降，罢兵。三十一年，复为乱，掠丹坝、巴旺。阿尔泰策以番攻番，令旁近绰斯甲布诸土司攻之。秋出行边，至杂谷脑。郎卡使请还所侵丹坝碉卡。复与提督董天弼进至康巴达，郎卡出谒，阿尔泰许如所请，并畀以新印。疏闻，上戒毋迁就苟安。三十五年，小金川头人僧格桑掠鄂克什，阿尔泰赴达木巴宗，僧格桑出谒；还侵地。寻授武英殿大学士，仍领总督。三十六年，召还京，入阁治事。既，复令出领总督。金川头人索诺木攻革布什咱，僧格桑亦围达木巴宗，侵明正土司。阿尔泰疏言：“两金川相比，如议出师，需兵既多，糜饷亦巨。兹令董天弼临之以兵，仍使游击宋元俊宣谕索诺木。”上责阿尔泰议非是，决策用兵，

令定边右副将军温福视师，佐以侍郎桂林，谕斥阿尔泰掩饰偷安，夺大学士、总督，留军治饷，以桂林代为总督。师克约咱，上以阿尔泰铸大炮利军行，予散秩大臣銜。

三十七年，与总兵宋元俊劾桂林覆军讳败，上为罢桂林，即命阿尔泰摄总督。俄移督湖广。阿尔泰疏言：“各路转饷，当招商承运。西路去内地近，南路山险途长，商不肯应募，当增运值。火药已运罄，当令云南、陕西协助。”上谓：“阿尔泰专领转饷，何不早筹画？今福隆安、阿桂皆至南路，始以一奏塞责。”命毋往湖广，仍以散秩大臣留军督饷。未几，阿桂疏言军至卡丫，无五日之粮；又言绰斯甲布转饷将一月犹未至。阿尔泰亦自陈请夺职从军。上责其倚老负恩，始终不肯以国事为念，命逮问。

阿尔泰初至四川，上以天坛立灯竿，下四川求楠木。阿尔泰附运木材以进，言出养廉采献。既乃私语人，谓他日且以此负累。语闻上，上心嫌之。至是，诏罪状阿尔泰，犹及此事，斥为昧良饰诈。川东道托隆入见，发阿尔泰赃私，下继任总督富勒浑严鞫。三十八年，狱具，拟斩，上命赐自尽。

桂林，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两广总督鹤年子。桂林自廪生入贡为工部主事。累迁山西按察使。乾隆三十六年三月，擢户部侍郎、军机处行走。九月，命佐定边右副将军温福讨金川。十一月，授四川总督。小金川头人在卡外投文馈土宜，桂林却不受，檄罪状其酋僧格桑。旋督兵收约咱，进克其东山梁大小碉五、石卡二十馀。疏请添调黔、陕兵五千益师，上许益陕、甘兵三千。桂林旋督总兵宋元俊攻卡丫，

进据墨尔多山梁。上嘉其措置合宜，手诏谓：“无意中用汝，竟能得力。亦赖在军机处半年，日聆朕训也。”

三十七年，克卡丫，复破克郭松、甲木、噶尔金。进克噶尔金后山梁，分兵攻东山梁，袭阿仰，自墨垄沟进取达乌围。是时大金川酋索诺木攻陷革布什咱，屯兵其地。桂林议乘索诺木兵力未备、革布什咱人心未定，与元俊分兵五道并进，并约将军温福合击，密令革布什咱降酋旺勒丹等约其戚加琿尔为内应，遂收革布什咱寨落七十馀里。旋令元俊及守备陈定国率绰斯甲布土兵屯甲尔垄坝，进攻默资沟、吉地，断其水道，进攻丹东。上奖桂林甚合机宜，促元俊乘胜深入取索诺木。

桂林遣裨将自东山梁墨垄沟越岭进攻，别遣兵出问道，自札哇窠山梁绝崖设伏师。既度东山梁墨垄沟，札哇窠伏兵亦起，贼败窜，克大碉一、石卡二十一。别遣参将常泰环攻党哩，都司李天贵等攻沙冲，革布什咱头人为内应，贼尽歼。党哩、沙冲地并复。总兵英泰等复攻克达乌官寨。上嘉基功，赐御用玉鞬。再进攻克格乌巴桑及那隆山岭。元俊别攻克丹东及觉拉喇嘛寺，诛贼渠三百、番众百三十馀。革布什咱地尽复，桂林檄定国将所调绰斯甲布兵驻界上听调。上以革布什咱既复，正当乘胜进剿金川，攻其无备，责桂林失算。

桂林复督兵攻达乌东岸山梁，参将薛琮战没，琮骁将，深入粮尽。桂林既失期不会师，又不以时遣援，军尽覆，疏请治罪，述战状不敢尽。元俊与散秩大臣阿尔泰劾其虚诳，并言桂林在卡丫建屋宇以居，迫属僚供应，与副都统铁保、提督汪腾龙等终日酣饮，诸将罕得见；密令腾龙畀总兵王万邦

白金五百，赎被掠官兵，希图掩饰。上夺桂林职，命额驸、尚书、公福隆安驰往按治，寻奏所劾皆虚，惟官兵伤损不即察奏属实；至赎被掠官兵，乃在军户部郎中汪承霈闻巴旺、布拉克底士兵归失道，官兵告桂林，发白金五百交腾龙备赏，事为元俊构陷，请分别治罪。上以桂林在军日亲曲蘖，止图安逸，不能与士卒同甘苦，致北山梁伤损多兵，不得为无罪，命戍伊犁。三十八年七月，予三等侍卫衔，仍诣军前督粮运。四十年，授头等侍卫。寻授四川提督，迁两广总督。卒，加太子太保衔，谥壮敏。

温福，字履绥，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文华殿大学士温达孙也。自翻译举人授兵部笔帖式。乾隆初，累迁户部郎中。外擢湖南布政使，历四年；移贵州布政使，亦四年。坐平远民哄讼庭、按治草率，夺职，戍乌里雅苏台。二十三年，起内阁侍读学士。从定边将军兆惠讨霍集占，战叶尔羌，枪伤颧。擢内阁学士，迁仓场侍郎，予云骑尉世职。外授福建巡抚，内迁吏部侍郎、军机处行走，进理藩院尚书。

三十六年，师征金川，授定边右副将军，以侍郎桂林佐之，共讨贼。温福自汶川出西路，桂林自打箭炉出南路。时小金川头人泽旺子僧格桑割地乞援於大金川头人索诺木，索诺木潜遣兵助之。上命先剿小金川，且勿声大金川罪。温福至打箭炉，分兵三道入：温福出巴朗拉，提督董天弼自甲金达援达木巴宗，总督阿尔泰自约咱攻僧格桑。十一月，擢武英殿大学士。十二月，至巴朗拉，战三昼夜，贼败去。三十七年正月，取达木巴宗。进攻斯底叶安，而分军出别斯满、玛尔瓦尔济，两路夹击，进克资哩。再进克东玛，再进克路顶

宗及喀木色尔，取诸碉寨。再进得博尔根山梁，并攻克得玛觉乌寨落，攻公雅山。十二月，授定边将军，以阿桂、丰昇额副之。进克明郭宗，再进克底木达。底木达者，僧格桑父泽旺所居寨也。师至，俘泽旺，槛致京师，诛於市，而僧格桑奔大金川。温福檄索诺木令缚献僧格桑，不应。

上将进讨大金川，温福等疏言：“前此张广泗征金川，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实祇有六路，皆以抵勒乌围、噶尔依为主。一为卡撒正路，自美诺至噶尔依，约五程，为傅恒进兵路；一为丹坝，自维州桥经番地抵勒乌围，约二十馀程，中有穆津冈天险，为岳钟琪进兵路；一地名僧格桑，自美诺抵噶尔依，六七程，即总兵马良柱所行路；一为革布什咱，一为马尔邦，皆距噶尔依六七程，险狭难行；一为绰斯甲布寨至勒乌围三程，至噶尔依亦三程，均隔大河，碉寨林立，难攻。此外又有俄坡一路，从绰斯甲布寨至勒乌围，仅二程，路较平。今当由卡撒正路进兵，其俄坡一路，既有绰斯甲布土司愿出兵复其侵地，可为犄角。其馀各路，分兵牵制，使不能兼顾。”於是温福自功噶尔拉入，阿桂自当噶尔拉入，丰昇额自绰斯甲布入。温福性刚愎，不广咨方略，惟袭讷亲、张广泗故事，以碉卡攻碉卡，修筑千计。所将兵二万馀，强半散在各碉卡。每逾数日当奏事，即督兵攻碉。士卒多伤亡，咨怨无斗志。温福日置酒高会，参赞伍岱叹曰：“焉有为帅若此而能制胜者？”因密疏闻上，温福亦疏劾伍岱。上命丰昇额及额駙色布腾巴勒珠尔按治。温福又言色布腾巴勒珠尔朋比倾陷，上为夺伍岱职，令色布腾巴勒珠尔逮诣热河行在，狱成，戍伍岱伊犁。

三十八年春，温福师至功噶尔拉，贼阻险，不得进，别取道攻昔岭，驻军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军屯底木达。木果木、底木达皆故小金川地，索诺木阴使小金川头人煽诸降番使复叛。诸降番以师久顿不进，遂蜂起应之。先攻底木达，天弼死之，次劫粮台，潜袭木果木。温福不严备山后要隘，贼突薄大营，夺炮局，断汲道。时大营兵尚万馀，运粮役数千，争避入大营，温福坚闭垒门不纳，轰而溃，声如坏堤，於是军心益震。贼四面蹂入，温福中枪死，各卡兵望风溃散。参赞海兰察闻警赴援，殿馀兵自间道出。小金川地尽陷。上初闻温福死，诏予一等伯爵，世袭罔替，祀昭忠祠。既，刘秉恬、海兰察、富勒浑各疏言温福债事状，命夺伯爵，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四十一年，命并罢之。子勒保、永保，皆有传。

论曰：金川再乱，开泰、阿尔泰皆主以番攻番，迟回坐误。桂林有宋元俊不能用，反齟齬之，拥兵不进。阿尔泰与元俊劾桂林，此其意以军国为重，不屑屑阿贵近、疏卑远，宜若可成功，乃坐蜚语败。温福锐进，似胜开泰辈，乃又刚愎，有董天弼不能用，予兵至少，令僻处军后，卒致债溃，徒以身殉，岂不惜哉？